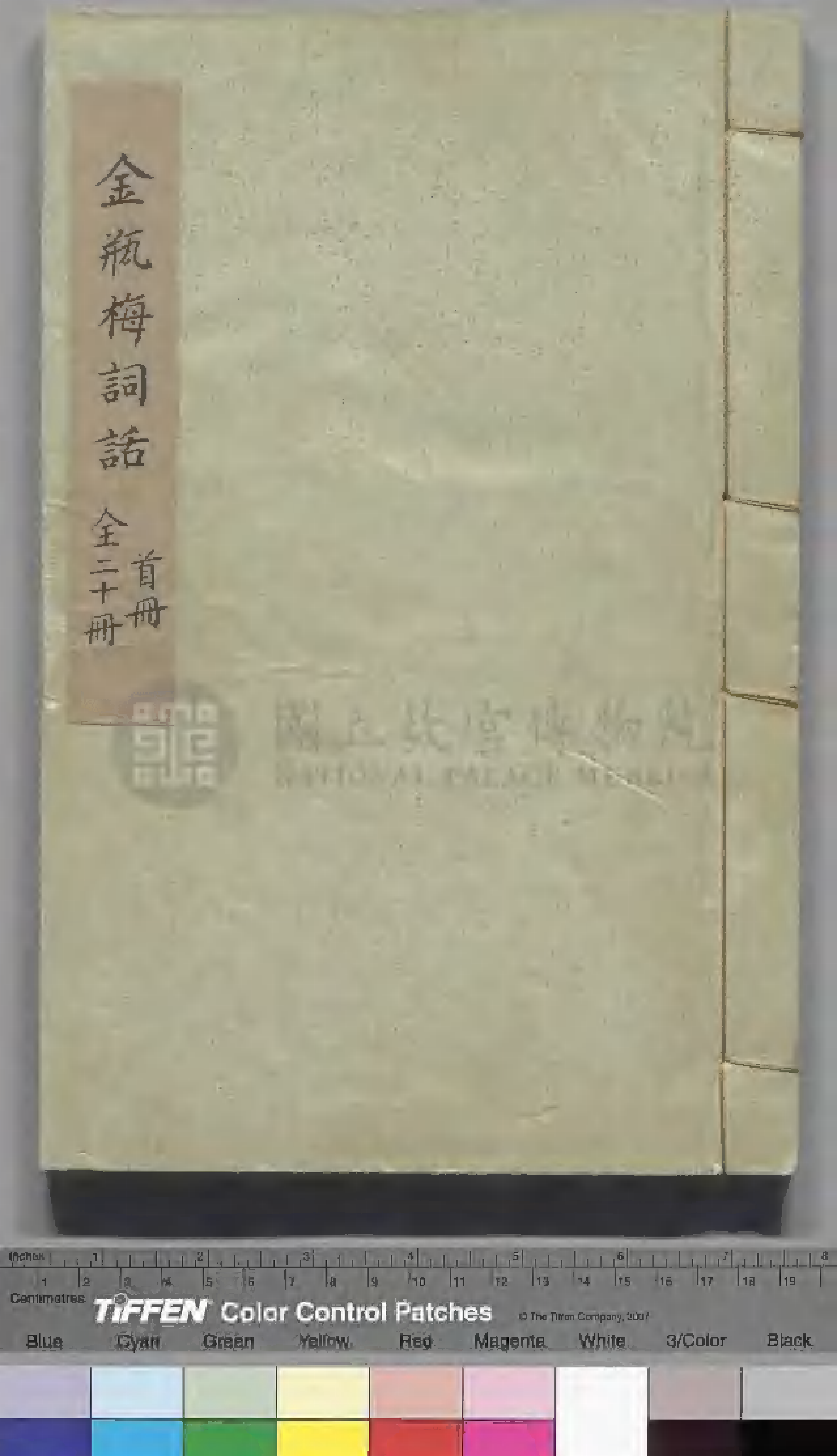
金瓶梅詞話

全二十册

首册


金瓶梅詞話
全二十冊
首冊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金瓶梅詞話序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七情憂鬱爲甚上智之士與化俱生霧散而氷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爲

累惟下焉者旣不出了於心胸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不致于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生爲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

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迴之事如在目前始終如脈絡貫通如萬系迎風而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其中未免語涉俚俗氣含脂粉余則曰不然關雎之

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于淫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于傷者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元微之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

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鍾情麗集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于湖記其間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此一傳者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

碎語使三尺童子聞之如飫天
漿而披鯨牙洞洞然易曉雖不
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綽有可觀
其他關繫世道風化懲戒善惡
滌慮洗心無不小補譬如房中
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惡之人非

堯舜聖賢鮮不為所躭富貴善
良是以搖動人心蕩其素志觀
其高堂大厦雲窻霧閣何深沉
也金屏綉褥何美麗也鬢雲斜
嚲春酥滿胸何嬋娟也雄鳳雌
凰迭舞何慇懃也錦衣玉食何

後費也佳人才子嘲風咏月何
綢繆也雞舌含香唾圓流玉何
溢度也一雙玉腕綰復綰兩隻
金蓮顛倒顛何猛浪也既其樂
矣然樂極必悲生如離別之機
將興憔悴之容必見者所不能

免也折梅逢驛使尺素寄魚書
所不能無也患難迫切之中顛
沛流離之頃所不能脫也陷命
於刀劒所不能逃也陽有王法
幽有鬼神所不能逭也至于淫
人妻子妻子淫人禍因惡積福

緣善慶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悠久近則安享終身逆天時者身名權喪禍不旋踵人之處世雖不出乎世運代謝然不經凶禍不蒙恥辱者亦幸矣吾故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所謂也

欣欣子書于明賢里之軒

跋

金瓶梅傳為世廟時。一鉅公寓言。蓋有所刺也。然曲盡人間醜態。其亦先師不删鄭衛之旨乎。中間處

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矣。不知者竟目為淫書。不惟不知作者之旨。併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為白之。

廿公書

金瓶梅序

金瓶梅穢書也袁石公亟稱之亦自寄其牢騷耳非有取於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也如諸婦多矣而獨以潘金蓮李瓶兒春梅命名者亦楚檮杌之意也蓋金蓮以姦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

死較諸娼爲更慘耳借西門慶以描
畫世之大淨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
丑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淨婆令
人讀之汗下蓋爲世戒非爲世勸也
余嘗曰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
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
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余

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
筵衍至霸王夜宴少年垂涎曰男兒
何可不如此孝秀曰也只爲這烏江
設此一着耳同座聞之歎爲有道之
言若有人識得此意方許他讀金瓶
梅也不然石公幾爲導淫宣慾之尤
矣奉勸世人勿爲西門之後車可也

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於
金閶道中

新刻金瓶梅詞話

詞曰

閬苑瀛洲金谷陵樓算不如茅舍清幽野
花綉地莫也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
酒熟堪醻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
閒一步着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
謳
短短橫牆矮矮疎窗忔憎兒小小池塘高

低疊峯巒綠水邊傍也有些風有些月有些
凉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山光
客來無酒清話何妨但細烹茶熱烘盞淺
澆湯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磷磷床砌堦除軒
窗隨意小巧規模却也清幽也瀟灑也寬
舒懶散無拘此等何如倚闌干臨水觀魚
風花雪月贏得工夫好炷心香說些話讀
些書

淨掃塵埃惜耳蒼苔任門前紅葉鋪堦也
堪圖畫還也奇哉有數株松數竿竹數枝
梅花木栽培取次教開明朝事天自安排
知他富貴幾時來且優游且隨分且閒懷

四貪詞

酒

酒損精神破喪家語言無狀鬧喧譁疎親

慢友多由你。背義忘恩盡是他。 切須戒飲流霞。若能依此實無差。失却萬事皆因此。今後逢賓只待茶。

色

休愛綠鬢美朱顏。少貪紅粉翠花鈿。損身害命多嬌態。傾國傾城色更鮮。 莫戀此。養丹田。人能寡慾壽長年。從今罷却閒風月。紗帳梅花獨自眠。

財

錢帛金珠籠內收。若非公道少貪求。親朋道義因財失。父子懷情為利休。 急縮手。且抽頭。免使身心晝夜愁。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遠憂。

氣

莫使强梁逞技能。揮拳捰袖弄精神。一時怒發無明穴。到後憂煎禍及身。 莫太過

免災迍。勸君凡事放寬情。合撒手時須撒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新刻金瓶梅詞話目錄

金瓶梅詞話目錄畢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一

第一回

景陽岡武松打虎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詞曰。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斬萬人頭。如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爲花柔。請看項籍并劉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

此一隻詞兒。單說着情色二字。乃一體一用。故色絢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晋人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如磁石吸鐵。隔礙潛通。無情之物尚爾。何況爲人。終日在情色中做活計一節。須而丈夫隻手把吳鉤。吳鉤。乃古劍也。古有干將莫邪。太阿。吳鉤。魚腸。屬鏤之名。言丈

夫心腸如鐵石，氣槩貫虹蜺，不免屈志于女人。題起當時西楚霸王，姓項名籍，單名羽字。因秦始皇無道，南修五嶺，北築長城，東塡大海，西建阿房，并吞六國，坑儒焚典。因與漢王劉邦，單名季字，時二人起兵，席捲三秦，滅了秦國，指鴻溝爲界，平分天下。因用范增之謀，連敗漢王七十二陣，只因寵着一個婦人，名喚虞姬，有傾城之色，載于軍中，朝夕不離。一旦被韓信所敗，夜走陰陵，爲追兵所逼，霸王敗向江東取救，因捨虞姬不得，又聞四面皆楚歌，事發，嘆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畢，泪下數行。虞姬曰：大王莫非以賤妾之故，有誤軍中大事。霸王曰：不然，吾與汝不忍相捨故耳。況汝這般容色，劉邦乃酒色之君，必見汝而納之。虞姬道：曰妾寧以義死，不以苟生。遂請王之寶劍，自刎而死。霸王因見慟哭，以自刎。史官有詩嘆曰：

拔山力盡霸圖隳，倚劍空歌不逝騅。
明月滿營天似水，那堪回首別虞姬。

那漢王劉邦，原是泗上亭長，提三尺劍，碭山斬白蛇起手，二年亡秦，五年滅楚，掙成天下。只因也是寵着個婦人，名喚戚氏，夫人所生一子，名趙王如意。因被呂后妬害，心甚不安。一日高祖有疾，乃枕戚夫人腿而卧。夫人哭曰：陛下萬歲後，妾母子何所托。帝曰：不難，吾明日出朝，廢太子而立爾子，意下如何。戚夫人乃收泪謝恩。呂后聞之，密召張良謀計，良舉薦商山四皓，下來輔佐太子。一日同太子入朝高祖，見四人鬚髮交白，衣冠甚

偉。各問姓名。一名東園公。一名綺里季。一名夏黃公。一名甪里先生。因大驚曰。朕昔求聘諸公。如何不至。今日乃從吾兒所遊。四皓答曰。太子乃守成之主也。高祖聞之。愀然不悅。比及四皓出殿。乃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廢太子。況彼四人輔佐。羽翼已成。卒難搖動矣。戚夫人遂哭泣不止。帝乃作歌以解之。

鴻鵠高飛兮羽翼。抱龍兮橫蹤四海。橫蹤四海兮。又可柰何。雖有繒繳兮。尚安所施

歌訖。後遂不果立趙王矣。高祖崩世。呂后酒酖殺趙王如意。人彘了戚夫人。以除其心中之患。詩人評此二君。評到個去處。說劉項者。固當世之英雄。不免爲二婦人。以屈其志氣。雖然。妻之視妾。名分雖殊。而戚氏之禍。尤慘于虞姬。然則妾婦之道。以事其丈夫。而欲保全首領于牖下。難矣。觀此二君。豈不是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有詩爲証。

劉項佳人絕可憐　英雄無策庇嬋娟
戚姬葬處君知否　不及虞姬有墓田

說話的。如今只愛說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則德薄。女衒色則情放。若乃持盈慎滿。則爲端士淑女。豈有殺身之禍。今古皆然。貴賤一般。如今這一本書。乃虎中美女。後引出一個風情故事來。一個好色的婦女。因與了破落戶相通。日日追歡。朝朝迷戀。後不免屍橫刀下。命染黃泉。永不得着綺穿羅。再不能施朱付粉。靜而思之。着甚來由。況這婦人。他死有甚事。貪他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他的丟了潑天鬨產業。驚了東平府。大

開了清河縣。端的不知誰家婦女。誰的妻小。後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正是

說時華岳山峯歪。　道破黃河水逆流。

話說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朝中寵信高楊童蔡。四個奸臣。以致天下大亂。黎民失業。百姓倒懸。四方盜賊蜂起。罡星下生人間。攪亂大宋花花世界。四處反了四大寇。那四大寇。

山東宋江　淮西王慶　河北田虎　江南方臘

皆轟州劫縣。放火殺人。僭稱王號。惟有宋江。替天行道。專報不平。殺天下贓官汚吏。豪惡刁民。那時山東陽谷縣。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有個嫡親同胞兄弟。名喚武松。其人身長七尺。膀闊三停。自幼有膂力。學得一手好鎗棒。他的哥哥武大。生的身不滿三尺。爲人懦弱。又頭腦濁蠢可笑。平日本分不惹是非。因時遭荒饉。將祖房兒賣了。與兄弟分居。搬移在清河縣居住。這武松因酒醉。打了童樞密。單身獨自。逃在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庄上。他那裡招覽天下英雄豪傑。仗義疎財。人號他做小孟嘗君。柴大官人。迺是周朝柴世宗嫡派子孫。那裡躲逃。柴進因見武松是一條好漢。收攬在庄上。不想武松就害起瘧疾來。住了一年有餘。因思想哥哥武大。告辭歸家。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谷縣地方。那時山東界上。有一座景陽崗。山中有一隻吊睛白額虎。食得路絕人稀。官司杖限獵戶。擒捉此虎。崗子路上。兩邊都有榜文。可教過往經商。結夥成羣。于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崗。其餘不許過崗。這武松聽了。呵呵大笑。就在路傍酒

店內吃了幾碗酒。背着䏶。橫拖着防身稍棒。浪浪滄滄。大扠步走上崗來。不半里之地。見一座山神廟。門首。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看時。上面寫道。景陽岡上。有一隻大蟲。近來傷人甚多。見今立限各鄉并獵戶人等。打捕住時。官給賞銀三十兩。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箇時辰。結夥過崗。其餘時分。及單身客旅。白日不許過崗。恐被傷害性命。不便。各宜知悉。武松喝道。怕甚麽鳥。且只顧上崗去。看有甚大蟲。武松將棒綰在脇下。一步步上那崗來。回看那日色。漸漸下山。此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走了一會。酒力發作。遠遠望見亂樹林子。直奔過樹林子來。見一塊光撻撻地大青畊石。把那棒倚在一邊。放翻身躰。却待要睡。但見青天忽然起一陣狂風。看那風時。但見

無形無影透人懷　四季能吹萬物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原來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過處。只聽得亂樹背落黃葉。刷刷的響。撲地一聲。跳出一隻弔睛白額斑斕猛虎來。猶如牛來大。武松見了。叫聲阿呀。時從青石上翻身下來。便提稍棒在手。閃在青石背後。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跑了一跑。打了個歡翅。將那條尾剪了又剪。半空中。猶如一個焦霹靂。滿山滿嶺。盡皆振響。這武松被那一驚。把肚中酒都變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原來猛虎項短。回頭看人教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

一伸抓將起來武松只一躲躲在側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了一聲把山崗也振動武松却又閃過一邊原來虎傷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時氣力已自沒了一半武松見虎沒力翻身回來雙手輪起稍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枝帶葉打將下來原來不曾打着大蟲正打在樹枝上磕磕把那條棒折做兩截只拏一半在手裡這武松心中也有幾分慌了那虎便咆哮性發剪尾弄風起來向武松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一跳却跳回十步遠那大蟲撲不着武松把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乘勢向前兩隻手揪在大蟲頂花皮便力只一按那虎急要挣扎早沒了氣力武松儘力揪定那虎那裡肯放鬆一面把隻脚望虎面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虎咆哮把身底下扒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里武松按在坑里騰出右手提起拳頭來只顧狠打儘平生氣力不消半歇兒時辰把那大蟲打死倒卧着却似一個綿布袋動不得了有古風一篇單道景陽崗武松打虎但見

景陽崗頭風正狂　萬里陰雲埋日光
焰焰滿川紅日赤　紛紛遍地草皆黃
觸目晚霞掛林藪　侵人冷霧滿穹蒼
忽聞一聲霹靂響　山腰飛出獸中王
昂頭踴躍逞牙爪　谷裏獐鹿皆奔忙
山中狐兔潛蹤跡　澗內獐猿驚且慌
卞莊見後魂魄散　存孝遇時心膽忙

清河壯士酒未醒　忽在岡頭偶相迎
上下尋人虎飢渴　撞着猙獰來撲人
虎來撲人似山倒　人去迎虎如岩傾
臂腕落時墜飛砲　爪牙爬處幾泥坑
拳頭脚尖如雨點　淋漓兩手鮮血染
穢污腥風滿松林　散亂毛鬚墜山巖
近看千鈞勢未休　遠觀八面威風斂
身橫野草錦斑消　緊閉雙睛光不閃

當下這隻猛虎被武松沒頓飯之間一頓拳脚打的動不得了。使的這漢子口裏兒自氣喘不息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稍棒只怕大蟲不死向身上又打了十數下那大蟲氣都沒了。武松尋思我就勢把這大蟲拖下岡子去就血泊中雙手來提時那里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脚都蘇軟了武松正坐在石上歇息只聽草坡里刷刺刺响武松口中不言心下驚恐天色已黑了倘或又跳出一個大蟲來我卻怎生鬭得過他剛言未畢只見坡下鑽出兩隻大蟲來諕武松大驚道阿呀今番我死也只見那兩個大蟲于面前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卻是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頭上帶着虎磕腦那兩人手裏各拏着一條五股鋼叉見了武松倒頭便拜說道壯士你是人也神也端的吃了總律心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了身軀不然如何獨自一個天色漸晚又沒器械打死這個傷人大蟲我們在此觀看多時了端的壯士高姓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

不改姓自我便是陽谷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問你兩個是甚麼人那兩個道不瞞壯士說我們是本處打獵戶因爲崗前這隻虎夜夜出來傷人極多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個過路客人不計其數本縣知縣相公着落我們眾獵戶限日捕捉得獲時賞銀三十兩不獲時定限吃拷叵耐這業畜勢大難近得他誰敢向前我們只和數十鄉夫在此遠遠地安下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裡埋伏却見你大剌剌從崗子上走來三拳兩脚和大蟲敵鬥把大蟲登時打死了未知壯士身上有多少力俺眾人把大蟲綁了請壯士下崗往本縣去見知縣相公討賞去來于是眾鄉夫獵戶約湊有七八十人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將一個兜轎擡了武松逕投本處一個上戶家那戶里正都在庄前迎接把這大蟲扛在草廳上却有本縣里老都來相探問了武松姓名因把打虎一節說了一遍眾人道眞乃英雄好漢那眾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盞吃得大醉打掃客房武松歇息到天明里老先去縣裡報知一面合具虎床安排花紅軟轎迎送武松到縣衙前清河縣知縣使人來接到縣內廳上那滿縣人民聽得說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崗上大蟲迎賀將來盡皆出來觀看哄動了那個縣治武松到廳上下了轎扛着大蟲在廳前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心中自忖道不恁地怎打得這個猛虎便喚武松上廳來參見畢將打虎首尾訴說了一遍兩邊官吏都驚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盃酒將庫中眾士戶出納的賞錢三十兩就賜與武松武松禀道小人托

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個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這三十兩賞賜，給發與眾獵戶，因這畜生受了相公許多責罰，何不就把這賞給散與眾人去，也顯相公恩沾小人義氣。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處分。武松就把這三十兩賞錢，在廳上俵散與眾獵戶去了。知縣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條好漢，有心要擡舉他，便道：雖是陽谷縣的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我這縣裏做個巡捕的都頭，專一河東水西，擒拏盜賊，你意下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去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巡捕都頭。眾里正大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誇官，吃了三五日酒。正要陽谷縣抓尋哥哥，不料又在清河縣做了都頭。一日在街上閒遊，喜不自勝，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有詩為證：

壯士英雄藝略芳，挺身直上景陽崗。
醉來打死山中虎，自此聲名播四方。

按下武松，單表武大，自從與兄弟分居之後，因時遭荒饉，攜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人見他為人懦弱，模樣猥衰，起了他個渾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俗語言其身上粗躁，頭臉窄狹故也。以此人見他這般軟弱朴實，多欺負他。武大並無生氣，常時迴避便了。看官聽說：世上惟有人心最歹，軟的又欺，惡的又怕，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古人有幾句格言說的好：

柔軟立身之本，剛強惹禍之胎。無爭無競是賢才，虧我些兒

伶俐。青史幾場春夢、紅塵多才奇才。不須計較巧安排、守分而今見在

且說武大終日挑担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不幸把渾家故了、丟下個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個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大戶家臨街房居住。依舊做買賣、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常看顧他照顧他炊餅。閑時在他鋪中坐、武大無不奉承。因此張宅家下人個個都歡喜、在大戶面前。一力與他說方便。因此大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這張大戶家有萬貫家財。百間房產年約六旬之上。身邊寸男尺女皆無。媽媽余氏、主家嚴厲。房中並無清秀使女。一日大戶拍胸歎了一口氣。媽媽問道、你田產豐盛資財充足閑中何故歎氣。大戶道、我許大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家財終何大用。媽媽道、既然如此說、我教媒人。替你買兩個使女早晚習學彈唱服侍你便了。大戶心中大喜、謝了媽媽。過了幾時、媽媽果然教媒人來、與大戶買了兩個使女、一個叫做潘金蓮、一個喚做白玉蓮。這潘金蓮却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顏色、纏得一雙好小脚兒、因此小名金蓮。父親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裡、習學彈唱、就會描眉畫眼、傅粉施朱、梳一個纏髻兒、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張做勢、喬模喬樣。況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五、就會描鸞刺繡、品竹彈絲、又會一手琵琶、後王招宣死了、潘媽媽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戶家、與玉蓮同時進門、大戶家習學彈唱。

金蓮學琵琶，玉蓮學箏。玉蓮亦年方二八，乃是樂戶人家女子，生得白淨小巧。玉蓮這兩個同房歇臥。主家婆余氏初時甚是擡舉二人，不會上鍋，排備酒掃，與他金銀首飾，粧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眉灣新月。尤細尤灣，張大戶每要收他，只怕主家婆利害，不得手。一日主家婆鄰家赴席不在，大戶暗把金蓮喚至房中，遂收用了。正是

美玉無瑕，一朝損壞。　珍珠何日，再得完全。

大戶自從收用金蓮之後，不覺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

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淚，第三耳便添聾，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

還有一庄兒不可說，白日間只是打盹，到晚來噴嚏也無數。後主家婆頗知其事，與大戶嚷罵了數日，將金蓮甚是苦打。大戶知不容此女，却賭氣倒賠房奩，要尋嫁得一個相應的人家。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見無妻小，又住著宅內房兒，堪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為妻。這武大自從娶的金蓮來家，大戶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銀伍兩與他做本錢。武大若挑担兒出去，大戶候無人，便踅入房中，與金蓮廝會。武大雖一時撞見，亦不敢聲言。朝來暮往，如此也有幾時。忽一日大戶得患陰寒病症，嗚呼哀哉死了。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童將金蓮

武大。即時趕出。不容在房子裏住。武大不覺。又尋紫石街西。王皇親房子。賃內外兩間居住。依舊賣炊餅。原來金蓮自從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人物猥獕。甚是憎嫌。常與他合氣。報怨大戶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奴嫁與這樣個貨。每日牽着不走。打着倒腿的。只是一味味酒。着緊處都是錐扎也不動。奴端的那世裡悔氣。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常無人處彈個山坡羊爲証。

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他當男兒漢看覷。不是奴自己誇獎。他烏鴉怎配鸞鳳對。奴眞金子埋在土裡。他是塊高號銅。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頑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體。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奈何隨他怎樣。倒底奴心不美。聽知。奴是塊金磚怎比泥土基。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女。若自己有些顏色。所稟伶俐。配個好男子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也未免有幾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湊着的少。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武大每日自挑炊餅担兒出去。賣到晚方歸。婦人在家。別無事幹。一日三飡吃了飯。打扮光鮮。只在門前簾兒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雙睛傳意。左右街坊。有幾個奸詐浮浪子弟。睃見了武大這個老婆。打扮油樣。沾風惹草。被這干人在街上。撒謎語。往來嘲戲。唱叫這一塊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裡。人人自知武大。是個懦弱之人。却不知他娶得這個婆娘在屋裡。風流伶俐。諸般都好。爲頭的一件。好偷漢子。有詩爲證。

金蓮容貌更堪題　笑蹙春山八字眉
若遇風流清子弟　等閑雲雨便偷期

這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嗑瓜子兒。一徑把那一對小金蓮。做露出來。勾引的這夥人。日逐在門前。彈胡博詞叔兒難。口裡油似滑言語。無般不說出來。因此武大在紫石街住不牢。又要往別處搬移。與老婆商議。婦人道。賊混沌。不曉事的。你賃人家房住。淺房淺屋。可知有小人囉唣。不如湊幾兩銀子。看相應的。典上他兩間住。却也氣槩些。免受人欺負。你是個男子漢。倒擺布不開。常交老娘受氣。武大道。我那里有錢典房。婦人道。呸。濁才料。把奴的釵梳湊辦了去。有何難處。過後有了。再治不遲。武大聽了老婆這般說。當下湊了十數兩銀子。典得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個小小院落。甚是乾淨。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照舊賣炊餅。一日街上所過。見數隊纓鎗鑼鼓喧天。花紅軟轎簇擁着一個人。却是他嫡親兄弟武松。因在景陽崗。打死了大蟲。知縣相公擡舉他新陞做了巡捕都頭。街上里老人等。作賀他送他下處去。却被武大撞見。一手扯住。叫道兄弟。你今日做了都頭。怎不看顧我。武松回頭。見是哥哥。二人相合。兄弟大喜。一面邀請到家中。讓至樓上坐。房裡喚出金蓮來。與武松相見。因說道。前日景陽崗打死了大蟲的。便是你小叔。今新充了都頭。是我一母同胞兄弟。那婦人叉手向前。便道叔叔萬福。武松施禮。倒身下拜。婦人扶住武松道。叔叔請起。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兩個相讓

了一回。都平磕了頭起來。少頃小女迎兒拿茶。二人吃了。武松見婦人十分妖嬈。只把頭來低着。不多時。武大安排酒飯管待武松。說話中間。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丟下婦人獨自在樓上陪武松坐的。看了武松身材凜凜。相貌堂堂。身上恰似有千百斤氣力。不然如何打得那大蟲。心里尋思道。一母所生的兄弟。又這般長大。人物壯健。奴若嫁得這個。胡亂也罷了。你看我家那身不滿尺的丁樹。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裡遭瘟。直到如今。據看武松。又好氣力。何不交他搬來我家住。誰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裡。那婦人一面臉上排下笑來。問道。叔叔。你如今在那里居住。每日飯食。誰人整理。武松道。武二新充了都頭。逐日答應上司。別處住不方便。胡亂在縣前尋了個下處。每日撥兩個土兵服事做飯。婦人道。叔叔何不搬來家里住。省的在縣前土兵服事。做飯腌臢。一家里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也方便些。就是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也乾淨。武松道。深謝嫂嫂。婦人又道。莫不別處有嬸嬸。可請來廝會也。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八歲。婦人道。原來叔叔倒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里來。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舊房居住。不想搬在這里。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纔得到這里。若似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是。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松撒潑。婦人笑道。怎的顛倒說。常言人無剛強。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上這樣三打不回頭。四打連身轉的人。有詩為

證詩曰

叔嫂萍踪得偶逢　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　暗把邪言釣武松

原來這婦人甚是言語撇清。武松道，家兄不惹禍，免嫂嫂憂心。二人只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肉菜果餅歸來，放在廚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且下來安排則個。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此無人陪侍，却交我撇了下去。武松道，嫂嫂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便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便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子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果菜點心之類，隨即盪上酒來。武大教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

把酒來斟。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杯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那里來管閒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怎的肉果兒也不揀一筯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那武大又是善弱的人，那里會管待人。婦人陪武松吃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身上。武松乞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理他。吃了一歇，酒闌了，便起身。武大道，二哥沒事，再吃幾杯兒去。武松道，生受，我再來望哥哥嫂嫂罷。都送下樓來。出的門外，婦人便道，叔叔是必上心，搬來家里住。若是不搬來，俺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

人。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武松道。旣是吾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來。婦人道。叔叔是必記心者。奴這里專候。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幾點碧桃春自開。有詩爲証。

可怪金蓮用意深　包藏淫行蕩春心
武松正大原難犯　耿耿清名抵萬金

當日這婦人情意。十分慇勤。却說武松到縣前客店內。收拾行李鋪蓋交士兵挑了。引到哥家。那婦人見了。强如拾了金寶一般歡喜。旋打掃一間房與武松安頓停當。武松分付士兵回去。當晚就在哥家宿歇。次日早起。婦人也慌忙起來。與他燒湯淨面。武松梳洗裹幘出門去縣里畫卯。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來家吃飯。休去別處吃了。武松應諾。到縣里畫卯已畢。伺候了一早辰。回到家中。那婦人又早齊齊整整。安排下飯。三口兒同吃了飯。婦人雙手便捧一盃茶來。遞與武松。武松道。交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明日縣裡撥個士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怎生這般計較。自家骨肉。又不服事了別人。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奴家見他拏東拏西。蹀里蹀斜。也不靠他。就是撥了士兵來。那廝上鍋上竈。不乾淨。奴眼里也看不上這等人。武松道。恁的却生受嫂嫂了。有詩爲証。

武松儀表甚搊搜　阿嫂淫心不可收
籠絡歸來家里住　要同雲雨會風流

詩休絮煩。自從武松搬來哥家里住。取些銀子出來。與武大。交買餅饊茶果。請那兩邊隣舍。都鬬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

安排了回席。都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段子與嫂嫂做衣服。那婦人堆下笑來，便道：叔叔如何使得。旣然賜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道個萬福。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里承差應事。不論歸遲歸早，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服事武松。武松倒安身不得。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撥他，武松是個硬心的直漢，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只見四下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但見

　萬里彤雲密布，空中祥瑞飄簾，瓊花片片舞前簷。剡溪當此際，濡滯子猷船。頃刻樓臺都壓倒，江山銀色相連。飛鹽撒粉漫連天。當時呂蒙正，窰內嗟無錢。

當日這雪，直下到一更時分，却似銀粧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果去縣里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婦人早赶出去做買賣，央及間壁王婆買了些酒肉，去武松房里簇了一盆炭火。心里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鬭他一鬭，不怕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望見武松正在雪裡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婦人推起簾子，迎着笑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挂心。入將門來，便把氈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將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子上。隨即解了纏帶，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入房內。那婦人便道：奴等了一早晨，叔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早間有一相識請我吃飯，

了那纏又有一個作盃我不耐煩。一直走到家來。婦人道。既恁的請叔叔向火。武松道。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掇條杌子。自近火盆邊坐的。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閂。後門也關了。却搬些煮酒菜蔬入房里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里去了。婦人道。你哥哥每日出去做些買賣。我和叔叔自吃三盃。武松道。一發等哥哥來家吃也不遲。婦人道。那里等的他。說由未了。只見迎兒小女早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不必嫂嫂費心。待武二自斟。婦人也掇一條杌子。近火邊坐了。桌上擺着盃盤。婦人拏盞酒擎在手里。看着武松。叔叔滿飲此盃。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盃來。說道。天氣寒冷。叔叔飲個成雙的盞兒。武松道。嫂嫂自飲。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一盃酒。遞與婦人。婦人接過酒來。呷了。却拏注子再斟酒。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一徑將酥胸微露。雲鬟半嚲。臉上堆下笑來。說道。我聽得人說。叔叔在縣前街上。養着個唱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別人胡說。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就是了。婦人道。啊呀。你休說他。那里曉得甚麼。如在醉生夢死一般。他若知道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盃。連篩了三四盃飲過。那婦人也有三盃酒落肚。烘動春心。那里按納得住。慾心如火。只把閑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已只把頭來低了。却不來兜攬。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房內却拏火箸簇火。婦人良久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里。一隻手拏着注

子一雙手便去武松肩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服不寒冷麼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理他婦人見他不應匹手便來奪火箸口裡道叔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便丟下火箸却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下大半盞酒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盞兒殘酒乞武松匹手奪過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耻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武松睜起眼來說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的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傷人倫的猪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耻為此等的勾當倘有些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裡認的是嫂嫂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再來休要如此所為婦人吃他幾句搶的通紅了面皮便叫迎兒收拾了碟盞家火口裡指着說道我自作要子不值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收了家火自往廚下去了有詩為證

潑賤操心太不良　貪淫無耻壞綱常
席間尚且求雲雨　反被都頭罵一塲

這婦人見勾搭武松不動反被他搶白了一塲好的武松自在房中氣忿忿的自己尋思天色却早申牌時分武大挑着担兒大雪裡歸來推開門放下担兒進的房來見婦人一雙眼哭的紅紅的便問道你和誰鬧來婦人道都是你這不爭氣的交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誰爭奈武二那厮我見他大雪裡歸來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他見前

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便是迎兒眼見我不賴他武大道我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聲乞鄰舍聽見笑話武大撒了婦人便來武松房里叫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個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晌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膀靴着了上蓋戴上氊笠兒一面繫纏帶一面出大門武大叫道二哥你那里去也不答一直只顧去了武大回到房內問婦人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往縣前那條路去了正不知怎的了婦人罵道賊混沌蟲有甚難見處那廝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猜他一定叫個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里住却不道你留他武大道他搬了去須乞別人笑話婦人罵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倒不乞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去我却做不的這

樣人你與了我一紙休書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里再敢開口被這婦人倒數罵了一頓正在家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個土兵拿着條扁担徑來房內收拾行李便出門武大走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那里再敢問備細由武松搬了出去那婦人在裡面喃喃吶吶罵道却也好只道是親難轉債人自知道一個兄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嚼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搬了去到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不知怎的了心中只是放不下自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宿歇武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本待要去縣前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婦人千叮萬囑分付交不要去兌

攪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有詩為証。

雨意雲情不遂謀　心中誰信起戈矛

生將武二搬離去　骨肉番令作寇仇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西門慶簾下遇金蓮　王婆子貪賄說風情

月老姻緣配未真　金蓮賣俏逞花容

只因月下星前意　惹起門旁簾外心

王媽誘財施巧計　鄆哥賣果被嫌嗔

那知後日蕭墻禍　血濺屏幃滿地紅

話說武松。自從搬離哥家。撚指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光景。却說本縣知縣。自從到任以來。却得二年有餘。轉得許多金銀。要使一心腹人。送上東京親眷處收寄三年。任滿朝覲。打點上司。一來却怕路上小人。須得一個有力量的人去方好。猛可想起都頭武松。須得此人英雄膽力。方了得此事。當日就喚武松到

衙內商議道我有個親戚在東京城內做官姓朱名勔見做殿
前太尉之職要送一担禮物稍封書去問安只恐途中不好行
須得你去方可你休推辭辛苦回來我自重賞你武松應道小
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辭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自來也
不曾到東京就那里觀光上國景致走一遭也是恩相擡舉知
縣大喜賞了武松三盃酒十兩路費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了
知縣的言語出的縣門來到下處叫了士兵卻來街上買了一
瓶酒并菜蔬之類逕到武大家武大恰街上回來見武松在門
前坐地交士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
食來心中自思莫不這厮思想我了不然卻又回來那厮一定
强我不過我且慢慢問他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挽雲鬟

換了些顏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婦人拜道叔叔不
知怎的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叫奴心裡沒理會處每日叫
你哥哥去縣裡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沒尋處今日再喜得叔
叔來家沒事壞鈔做甚麼武松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
說知婦人道既如此請樓上坐三個人來到樓上武松讓哥嫂
上首坐了他便掇杌子打橫士兵擺上酒來熟下飯一齊拏上
來武松勸哥嫂吃婦人便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吃酒酒至
數巡武松問迎兒討副勸盃叫士兵篩一盃酒拏在手裡看着
武大道大哥在上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
便要起程多是兩三個月少是一個月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
說你從來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

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炊餅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家便下了簾子，早閉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若是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你依我時，滿飲此盃。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吃過了一盃，武松再斟第二盞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人，不必要武松多說。我的哥哥爲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常言表壯不如裡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麽。豈不聞古人云：籬牢犬不入。那婦人[illegible]了這幾句話，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罵道：你這個混沌東西，有甚言語在別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個不戴頭巾的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膿膿血搠不出來鱉。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眞個螻蟻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麽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休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塊磚兒，一個個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却不應心頭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過此盃。那婦人一手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胡梯上發話道：既是你聰明伶俐，恰不道長嫂爲母。我初嫁武大時，不曾聽得有甚小叔，那里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晦氣了，偏撞着這許多鳥事。一面哭下樓去了。有詩爲證：

苦口良言諫勸多　金蓮懷恨起風波
自家惶愧難存坐　氣殺英雄小二哥

那婦人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武大武松吃了幾杯酒，坐不住，都下的樓來，弟兄洒淚而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武松道，哥哥你便不做買賣也罷，只在家里坐的，盤纏兄弟自差人送與你。臨行武松又分付道，哥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在家仔細門戶。武大道，理會得了。武松辭了武大，回到縣前下處，收拾行裝并防身器械。次日領了知縣禮物，金銀駝垜，討了脚程，起身上路，往東京去了。不題。只說武大自從兄弟武松說了去，整日乞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由他自罵，只依兄弟言語，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未晚便回家，歇了担兒，先便去除了簾子，關上大門，却來屋裡動旦。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燥起來，罵道，不識時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裡，便把牢門關了，也吃隣舍家笑話，說我家怎生禁鬼。聽信你兄弟說，空生有卵鳥嘴，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道，由他笑也罷，我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被婦人啖在臉上道，呸，濁東西，你是個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由他，我兄弟說的是金石之語。原來武松去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到家便關門。那婦人氣生氣死，和他合了幾場氣，落後鬧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去收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心里自也暗喜，尋思道，恁的却不好。有詩為証。

慎事關門并早歸　　眼前恩愛隔崔嵬
春心一點如絲亂　　空鎖牢籠總是虛

白駒過隙，日月攛梭，纔見梅開臘底，又早天氣回陽。一日三月

春光明媚時分金蓮打扮光鮮单等武大出門就在門前簾下站立約莫將及他歸來時分便下了簾子自去房内坐的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却有一個人從簾子下走過來自古没巧不成話姻緣合當湊着婦人正手里拏着叉竿放簾子忽被一陣風將叉竿刮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頭巾上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紀生的十分博浪頭上戴着纓子帽兒金玲瓏簪兒金井玉欄杆圈兒長腰身穿緑羅褶兒脚下細結底陳橋鞋兒清水布襪兒腿上勒着兩扇玄色挑絲護膝兒手里搖着灑金川扇兒越顯出張生般龎兒潘安的貌兒可意的人兒風風流流從簾子下丟與奴個眼色兒這個人被叉竿打在頭上便立住了脚待要發作時回過臉來看却不想是個美貌妖嬈的婦人但見他黑鬒鬒賽鴉鴒的鬢兒翠彎彎的新月的眉兒清泠泠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艷腮兒嬌滴滴銀盆臉兒輕嫋嫋花朶身兒玉纖纖葱枝手兒一捻捻楊柳腰兒軟濃濃白面臍肚兒窄多多尖趫脚兒肉奶奶胸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緊揪揪紅綳綳白鮮鮮黑裀裀正不知是什麼東西觀不盡這婦人容貌且看他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戴着黑油油頭髮鬏髻口面上緝着皮金一逕里踅出香雲一結周圍小簪兒齊插六鬢斜插一朶並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八字彎彎柳葉襯在腮兩朶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菜玉酥胷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褶兒又短襯湘裙

碾絹綾紗通花汗巾兒，袖中兒邊搭剌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胷兒，重重紐扣，褲腿兒臟頭垂下。往下看，尖趫趫金蓮小脚，雲頭巧緝山牙老鴉鞋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扣鶯花，行坐處風吹裙袴，口兒裡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桃初笑臉生花，人見了魂飛魄散，賣弄殺偏俏的冤家。

那人見了，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變顏笑吟吟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說道：奴家一時被風失手，悞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喏道：不妨，娘子請方便。却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那婆子笑道：兀的誰家大官人打這屋簷下過，打的正好。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時冲撞，娘子休怪。婦人荅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個喏，回應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積年招花惹草慣細風情的賊眼，不離這婦人身上，臨去也回頭了七八遍，方一直搖搖擺擺遮着扇兒去了。有詩爲証。

風日清和漫出遊　　偶從簾下識嬌羞
只因臨去秋波轉　　惹起春心不肯休

當時婦人見了那人生的風流浮浪，語言甜淨，更加幾分留戀，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他若沒我情意時，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不想這段姻緣，却在他身上。都是在簾下眼巴巴的看不見那人，方纔收了簾子，關上大門，歸房去了。看官聽說，莫不這人無有家業的，原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

門前開着個生藥鋪。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近來發跡有錢。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那人覆姓西門。單名一個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做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他父母雙亡。兄弟俱無。先頭渾家。是早逝。身邊止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塡房爲繼室。房中也有四五個丫鬟婦女。又常與勾欄裡的李嬌兒打熱。今也娶在家裏。南街子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丟兒。包了些時。也娶來家居住。專一飄風戲月。調占良人婦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一個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餘遍。人多不敢惹他。這西門大官人。自從簾下見了那婦人一面。到家尋思道。好一個雌兒。怎能勾得手。猛然想起。那間壁賣茶王婆子來。堪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撮合得此事成。我破幾兩銀子謝他。也不值甚的。于是連飯也不吃。走出街上閒遊。一直逕踅入王婆茶坊裡來。便去裡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個大肥喏。西門慶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娘子。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說。我和你說正話。休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的不認的。他老公便是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不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敢是賣餶飿的李三娘子兒。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倒是一雙。西門慶

道。莫不是花胞膊劉小二的婆兒。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又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了。王婆冷冷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笑一聲。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聽了。跌腳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郎麽。王婆道。正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一塊羊肉。怎生落在狗口裡。王婆道。便是這般故事。自古駿馬却駝痴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這等配合。西門慶道。乾娘。我少你多少茶果錢。王婆道。不多。由他歇些時却筭不妨。西門慶又道。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了。王婆道。說不的。跟了一個淮上客人。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都不交他跟我。那孩子倒乖覺伶俐。王婆道。若得大官人檯舉他時。十分之好。西門慶道。得他歸來。却再計較。說畢。大謝起身去了。約莫未及兩個時辰。又踅將來。王婆門首簾邊坐的。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味兒。王婆做了個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吃了。將盞子放下。西門慶道。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裡。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得不在屋裡。西門慶笑。我問你這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得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道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看這大官人作戲。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婆子這臉上怎吃得那等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見今也有幾個身邊人

在家。只是沒一個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
便來說也不妨。若是回頭人兒也好。只是要中得我意。王婆道。
前日有一個到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是好時。與我
說成了。我自重謝你。王婆道。生的十二分人才。只是年紀大些。
西門慶道。自古半老佳人可共。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多
少年紀。王婆子道。那娘子。是丁亥生屬猪的。交新年恰九十三
歲了。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扯着風臉取笑。說畢。西
門慶笑了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關
門。只見西門慶又踅將來。逕去簾子底下。拿櫈子上坐了。朝着
武大門前。只顧將眼睃望。王婆道。大官人。吃個和合湯。西門慶
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連忙取一鍾來與西門慶吃了。坐到
晚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由他伏惟
安置。來日再請過論。西門慶笑了去。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
心只在婦人身上。當晚無話。次日清晨。王婆却纔開門。把眼看
外時。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街前來回踅走。王婆道。這刷子踅得
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交他舐不着。那廝會討
縣里人便益。且交他來老娘手裏。納些敗缺。撰他幾貫風流錢
使。原來這開茶坊的王婆子。也不是守本分的。便是積年通殷
勤。做媒婆。做賣婆。做牙婆。又會收小的。也會抱腰。又善放刁。還
有一件不可說。髲髻上着綠。陽腊灌腦袋。端的看不出這婆子
的本事來。但見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隨何。只憑說六國唇鎗。全仗話三齊舌

鰥。隻鸞孤鳳。霎時間交仗成雙。寡婦鰥男。一席話搬唆擺對。解使三里門内女。遮麼九皈殿中仙。玉皇殿上侍香金童。把臂拖來。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腰抱住。略施奸計。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纔用機關。交李天王摟定鬼子母。甜言說誘。男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和。女似麻姑須亂性。藏頭露尾。攛掇淑女害相思。送暖偷寒。調弄嫦娥偷漢子。這婆子。端的慣調風月巧排常在公門操鬥毆。

這婆子正開門。在茶局子裡整理茶鍋。張見西門慶踅過幾遍。奔入茶局子水簾下。對着武大門首。不住把眼只望簾子裡瞧。王婆只推不看見。只顧在茶局子内搧火。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盞茶來我吃。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坐。不多時。便濃濃點兩盞稠茶。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了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你影射的。緣何陪着你吃茶。西門慶也笑了一會。便問乾娘。間壁賣的是甚麼。王婆道。他家賣的拖煎河漏子。乾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餃窩窩蛤蜊麵。熱盪溫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是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個拏的家去。王婆道。若要買他燒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會。起身去了。良久。王婆只在茶局里。比時冷眼張見他在門前踅過東看一看。又轉西去。又復一復。一連走了七八遍。少頃。逕入茶房裏來。王婆道。大

官人僥倖。好幾日不見面了。西門慶便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
一兩一塊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且收了。做茶錢。王婆笑
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多者乾娘只顧收着。婆子暗道。來了。
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收了。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便道。老身
看大官人有些渴。吃了寬蒸茶兒如何。西門慶。如何乾娘便猜
得着。婆子道。有甚難猜處。自古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形容便
得知。老身異樣蹺蹊。古怪的事。不知猜勾多少。西門慶道。我有
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得着時。便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
道。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個中節。大官人。你將耳
朶來。你這兩日。腳步兒勤。赶趁得頻。已定是記掛着間壁那個
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將起來道。乾娘。端的智賽隋何。機強
陸賈。不瞞乾娘說。不知怎的。吃他那日叉簾子時。見了一面。恰
似收了我三魂六魄的一般。日夜只是放他不下。到家茶飯懶
吃。做事沒入腳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婆冷冷笑道。老身不
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十月初三日。下大
雪。那一日賣了不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只靠些雜趁養口。西
門慶道。乾娘如何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沒
了老公。丟下這個小廝。無得過日子。迎頭兒跟着人說媒。次後
攢人家些衣服賣。又與人家抱腰。收小的。閒常也會做牽頭。做
馬伯六。也會針灸看病。也會做貝戎兒。西門慶聽了。笑將起來。
我並不知乾娘有如此手段。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我便送十兩
銀子。與你。做棺材本。你好交這雌兒會我一面。王婆便哈哈笑

了。有詩為証。

西門浪子意猖狂　死下工夫戲女娘
虧殺賣茶王老母　生交巫女會襄王

畢竟婆子有甚計策說來。要知後項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王婆定十件挨光計　西門慶茶房戲金蓮

色不迷人人自迷　迷他端的受他虧
精神耗散容顏淺　骨髓焦枯氣力微
犯着姦情家易散　染成色病藥難醫
古來飽煖生閑事　禍到頭來總不知

話說西門慶。央王婆。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便道乾娘。你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成。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挨光的兩個字最難。怎的是挨光。似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驢大行貨。第三要鄧通般有錢。第四要青春小少。就要綿裡針一

般軟款忍耐第五要閑工夫此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閑都全了此事便獲得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件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件我小時在三街兩巷遊串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里也有幾貫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來得恁勤乾娘你自作成完備了時我自重重謝你西門慶當日意已在言表王婆道大官人你說伍件事多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成不得西門慶道且說甚麽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挨光最難十分肯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處我知你從來慳恪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件打攪西門慶

道這個容易我只聽你言語便了王婆道若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妙計須交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大官人肯依我麽西門慶道不揀怎的我都依你端的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來商量西門慶央及道乾娘你休撒科自作成我則個恩有重報王婆笑哈哈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這條計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强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八九着大官人占用今日實對你說了罷這個雌兒來歷雖然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百家奇曲雙陸象棋無般不知小名叫做金蓮娘家姓潘原是南關外潘裁的女兒賣在張大戶家學彈唱後因大戶年老打發出來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與了他爲妻這幾年

武大爲人軟弱。每日早出晚歸。只做買賣。這雌兒等閑不出來。老身無事。常過去與他閑坐。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他也叫我做乾娘。武大這兩日出門早。大官人如幹此事。便買一疋藍紬。一疋白紬。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老身却走過去。問他借曆日。央及人揀個好日期。叫個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來說。揀了日期。不肯與我來做時。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這光便有一分了。我便請得他來做。就替我裁。這便二分了。他若來做時。午間我却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吃。他若說不便當。定要將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他不言語吃了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莫來。直到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以咳嗽爲號。你在

門前。叫道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來買盞茶吃。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裏坐吃茶。他若見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道我扯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坐下時。我便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施主的官人。虧殺他。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針指。若是他不來兜攬答應時。此事便休了。他若口里答應。與你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了。我却難爲這位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施主。一個出錢。一個出力。不是老身路岐相央。難得這位娘子在這里。官人做個主人。替娘子澆澆手。你便取銀子出來。央我買。若是他便走時。不成我扯住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不動身時。事務易成。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拏銀子。臨出門時。對他說。有勞娘

了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難道阻當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待我買得東西。提在卓子上。便說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去。且吃一盃兒酒。難得這官人壞錢。他不肯和你同卓吃。去了。回去了。此事便休了。若是只口里說要去。却不動身。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交你買。你便拏銀子。又央我買酒去。并果子來配酒。我把門拽上。關你和他兩個在屋里。若焦躁跑了歸去時。此事便休了。他若由我拽上門。不焦躁時。這光便有九分。只欠一分了。便完就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里。便着幾句甜話兒。說入去。却不可燥爆。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向卓子上拂落一雙筯下去。只推拾筯。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將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收了。再也難成。若是他不做聲時。此事十分光了。他必然有意。這十分光做完備。你怎的謝我。西門慶聽了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烟閣。乾娘你這條計。端的絕品好妙計。王婆道。却不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湖。這條計。乾娘幾時可行。王婆道。亦只今晚來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過去問他。借曆日細細說念他。你快使人送將紬絹綿子來。休要遲了。西門慶道。乾娘若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于是作別了王婆。離了茶肆。就去街上買了紬絹三疋。并十兩銀子。清水好綿。家里叫了個貼身答應的小厮。名喚玳安。用包袱包了。一直送入王婆家來。

王婆歡喜收下。打發小厮回去。正是雲雨幾時就。空使襄王築楚臺。有詩為証。

兩意相投似蜜甜　王婆撮合更搜奇
安排十件挨光計　管取交歡不負期

當下王婆。收了紬絹綿子。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來。那婦人接着。請去樓上坐的。王婆道。娘子怎的這兩日。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懶去走動。王婆道。娘子家里有曆日。借與老身看一看。要個裁衣的日子。婦人道。乾娘裁甚衣服。王婆道。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我兒子又不在家。婦人道。大哥怎的一向不見。王婆道。那厮跟了個客人在外邊。不見個音信回來。老身日逐耽心不下。婦人道。

大哥今年多少青春。王婆道。那厮十七歲了。婦人道。怎的不與他尋個親事。與乾娘也替得手。王婆道。因是這等說。家中沒人待老身東摸西摸的來。早晚也替他尋下個兒。等那厮來。卻再理會。見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身子打碎般。睡不倒的只害疼。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難得一個財主官人。常在貧家吃茶。但凡他宅里看病。買使女。說親。見老身這般本分。大小事兒無不照顧老身。又布施了老身一套送終衣料。紬絹表裡俱全。又有若干好綿。放在家里。一年有餘。不能勾閑做得。今年覺得好生不濟。不想又撞着閏月。趁着兩日倒閑。要做。又被那裁縫勒掯。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苦也。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若是不嫌時。奴這幾日。

倒閙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堆下笑來説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久聞娘子好針指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個何妨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日去交人揀了黄道好日奴便動手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詩詞百家曲兒内字樣你不知全了多少如何交人看曆日婦人微笑道奴家自幼失學婆子道好説好説便取曆日遞與婦人婦人接在手内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後日也不好直到外後日方是裁衣日期王婆一把手取過曆頭來掛在墻上便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就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曾央人看來説明日是個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破日不忌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服正用破日便好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膽大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個那婦人道不必將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又怕門首没人婦人道既是這等説奴明日飯後過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覆了西門慶話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晨王婆收拾房内乾淨買備下針線安排了茶水在家等候且説武大吃了早飯挑着担兒自出去了那婦人把簾兒掛了分付迎兒看家從後門走過王婆家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里坐下便濃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與婦人吃了抹得卓子乾淨便取出那紬絹三疋來婦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縫將起來婆子看了口裡不住聲假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裡真個不曾見這個好針線那

婦人縫到日中，王婆安排些酒食請他，又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吃。再縫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了生活，自歸家去。恰好武大挑担兒進門，婦人拽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裡，看見老婆面色微紅，問道：你那裡來？婦人應道：便是間壁乾娘央我做送終衣服，日中安排了些酒食點心請我吃。武大道：你也不要吃他的纔得。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甚麼便攪擾他。你明日再去做時，帶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隣。休要失了人情。他若不肯交你還禮時，你便拏了生活來家做，還與他便了。有詩為証。

阿母牢籠設計深　大郎愚鹵不知音
帶錢買酒酬奸詐　却把婆娘自送人

婦人聽了武大言語，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挑担兒出去了，王婆便踅過來相請。婦人去到他家房里，取出生活來，一面縫起。王婆忙點茶來與他吃了茶。看看縫到日中，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錢來，向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盞酒吃。王婆道：阿呀，那里有這個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里做生活，如何交娘子倒出錢。婆子的酒食不到吃傷了哩。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是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便了。那婆子聽了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攪了事，自又添錢去買好酒好食希奇果子來，殷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由你十八分精細，被小

意兒過縱十個九個着了道兒。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心請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來後門首叫道娘子老身大膽。那婦人從樓上應道。奴却待來也。兩個厮見了。來到王婆房里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個吃了。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巴不到此日。打選衣帽齊齊整整。身邊帶着三五兩銀子。手拏着酒金川扇兒。搖搖擺擺逕往紫石街來到王婆門口茶坊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的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赶出來看了咲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入屋里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只一拖。拖進房里來看那婦人道這個便是與老身衣料施主官人。西門慶睁眼看着那婦人。雲鬟叠翠粉面生春。上穿白夏布衫兒桃紅裙子藍比甲正在房裡做衣服。見西門慶過來。便把頭低了。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道喏。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便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疋紬絹放在家一年有餘不曾做得。虧殺隣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個是布機也似針線縫的又好又密真個難得。大官人你過來且看一看。西門慶把起衣服來看了。一面喝采。口裡道這位娘子。傳得這等好針指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故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動問這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

笑道大官人你請坐我對你說了罷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那婆子道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大官人你那日屋簷下頭過打得正好西門慶道就是那日在門首叉竿打了我網巾的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婦人笑道那日奴悮冲撞官人休怪一面立起身來道了個萬福那西門慶慌的還禮不迭因說道小人不敢王婆道就是這位卻是間壁武大郎的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就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是個養家經紀人且是街上做買賣大大小小不曾惡了一個又會撰錢又且好性格真個難得這等人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了這大郎但有事百依百隨且是合得着這婦人道拙夫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強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夫主所為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一生只是志誠為倒不好王婆一面打着攛鼓兒說西門慶奬了一回王婆因望婦人說道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麼婦人道不認得婆子道這位官人便是本縣裡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家有萬萬貫錢財在縣門前開生藥鋪家中錢過北斗米爛成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白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又放官吏債結識人他家大娘子也是我說的媒也是吳千戶家小姐生的百伶百俐因問大官人怎的連日不過貧家吃茶西門慶道便是連日家中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閑來婆子道大姐有誰家定了怎的不請老身去說媒西門慶道被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親

家陳宅合成帖兒他兒子陳經濟纔十七歲還上學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他那邊有了個文嫂兒來討帖兒俺這里又便常在家中走的賣翠花的薛嫂兒同做保即說此親事乾娘若肯去到明日下小茶我使人來請你婆子哈哈笑道老身哄大官人要子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養下來的他們說親時又沒我做成的熱飯兒怎肯搭上老身一分常言道當行厭當行到明日要過了門時老身胡亂三朝五日拏上些人情去走走討得一張半張卓面到是正景怎的好和人鬬氣兩個一遞一句說了一回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嘈那婦人便低了頭縫針線有詩為証

水性從來是女流　背夫常與外人偷
金蓮心愛西門慶　淫蕩春心不自由

西門慶見金蓮十分情意欣喜恨不得就要成雙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吃畢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著西門慶把手在臉上摸一摸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自古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一者緣法撞遇二者來得正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虧殺你這兩位施主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里官人好與老身做個主人拏出些銀子買些酒食來與娘子澆澆手如何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裡有銀子在此便向茄袋裡取出來約有一兩一塊遞

與王婆子交倩辦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官人。口裡說着。却不動身。王婆將銀子臨出門。便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我去就來。那婦人道乾娘免了罷。却亦不動身。也是姻緣都有意了。王婆便出門去了。丟下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裏。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只看着那婦人。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睃西門慶。見了他這表人物。心中到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只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了見成肥鵞燒鴨。熟肉鮮鮓。細巧果子。歸來盡把盤碟盛了。擺在房里桌子上。看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吃一盃兒酒。那婦人道你自陪大官人吃。奴却不當。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一面將盤饌却擺在面前。三人坐在。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擎起酒盞來。道與婦人說道。請不棄滿飲此盃。婦人謝道。多承官人厚意。奴家量淺吃不得。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有詩為証。

從來男女不同筵　賣俏迎奸最可憐
不獨文君奔司馬　西門今亦遇金蓮

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向二人各道了萬福。西門慶拏起筯來。說道乾娘替我勸娘子些菜兒。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小人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五歲。屬龍的。正月初九日丑時生。西門慶道。娘子到與家下賤累同庚。也是庚辰。屬龍的。只是娘子月分大七個月。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時

婦人道，將天比地，折殺奴家。王婆便插口道，好個精細的娘子，百伶百俐，又不枉了做得一手好針線，諸子百家，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筆好寫。西門慶道，却是那里去討。武大郎好有福，招得這位娘子在屋里。王婆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上有許多，那里討得一個似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個好的在家里。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西門慶道，休說。我先妻若是他在時，却不恁的，家無主，屋倒竪。如今身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都不管事。那婦人便問，大官人恁的時沒了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陳氏，雖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小人。如今不幸他沒了，已過三年來也。繼娶這個賤累，又常有疾病，不管事，家里的勾當都七顛八倒。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里時便要嘔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我直言，你先頭娘子，并如今娘子，也沒武大娘子這手針線，這一表人物。西門慶道，便是先妻也沒武大娘子這一般兒風流。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東街上住的，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春。我見他是路岐人，不喜歡。婆子又道，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却長久。西門慶道，這個人見今已娶在家里。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册正了他。王婆道，與卓二姐却相交得好。西門慶道，卓丟兒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來得了個細疾，白不得好。婆子道，若有似武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的，來宅上說，不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

主張。誰敢說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便那里有這般中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哩。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道正好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便把茄袋內。還有三四兩散銀子。都與王婆說道乾娘你拏了去要吃時只顧取來多得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睃那粉頭時。三鍾酒下肚。烘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不起身。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幾朵碧桃春自開。有詩為証。

眼意眉情卒未休　姻緣相湊遇風流
王婆貪賄無他技　一味花言巧舌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淫婦背武大偷姦　鄆哥不憤鬧茶肆

酒色多能悞國邦　由來美色喪忠良
紂因妲己宗祀失　吳爲西施社稷亡
自愛青青行處樂　豈知紅粉笑中殃
兩門貪戀金蓮色　内失家麋外赶獐

話說王婆拏銀子出門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壺裡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且和大官人吃着老身直去縣東街那里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一歇兒耽閣婦人聽了說乾娘休要去奴酒多不用了。婆子便道阿呀娘子大官人又不是別人沒事相陪

吃一盞兒怕怎的婦人口裡說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婆子一面把門拽上用索兒拴了倒關他二人在屋裏當路坐了一頭續着鎖却說西門慶在房里把眼看那婦人雲鬟半嚲酥胸微露粉面上顯出紅白來一徑把壺來斟酒勸那婦人酒一回推害熱脫了身上綠紗褶子央煩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上那婦人連忙用手接了過去搭放停當這西門慶故意把袖子在卓上一拂將那雙筯拂落在地下來一來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筯正落在婦人脚邊這西門慶連忙將身下去拾筯只見婦人尖尖趫趫剛三寸恰半扠一對小小金蓮正趫在筯邊西門慶且不拾筯便去他綉花鞋頭上只一捏那婦人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唣你有心奴亦有意你真個勾搭我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說道娘子作成小人則個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摟將起來說只怕乾娘來撞見西門慶道不妨乾娘知道當下兩個就在王婆房裡脫衣解帶共枕同歡但見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甘同心帶結一個將朱唇緊貼一個粉臉斜偎羅襪高挑肩膊上露兩灣新月金釵斜墜枕頭邊堆一朵烏雲誓海盟山搏弄得千般嬌妮羞雲怯雨揉搓的萬種妖嬈恰恰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楊柳腰脈脈春濃櫻桃口微微氣喘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顆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心直饒匹配眷姻諧真個偷情滋味美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

大驚小怪。拍手打掌。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交你偷漢子。你家武大郎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武大說去。回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便雙膝跪下。說道乾娘饒恕。王婆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婦人便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乾娘。王婆道。從今日為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你武大說。那婦人說。我只依着乾娘說便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着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一去了不來。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婆子道。你每二人。出

話無憑。當各人留下件表記物件拏着。纔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又來插在婦人雲髻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一面亦將袖中巾帕。遞與西門慶收了。三人又吃了幾杯酒。已是下午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廝也是歸來時分。奴回家去罷。便拜辭王婆西門慶。踅過後門歸家。先去下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智賽隋何。機强陸賈。女兵十個九個。都出不了乾娘手。王婆又道。這雌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這色系子女不可言。婆子道。他房裏彈唱姐兒出身。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得還虧老娘把你兩個生扭做夫妻。強撮成配。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西門慶道。乾娘這般費心。

我到家便取定銀子送來。所許之物，豈肯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耳聽好消息。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道：但得一片橘皮吃，且莫忘了洞庭湖。一面看街上無人，帶上眼罩，笑了去。不在話下。到次日，又來王婆家討茶吃。王婆讓坐，連忙點茶來吃了。西門慶便向袖中取出一錠十兩銀子來，遞與王婆。但凡世上人，錢財能動人意。那婆子黑眼睛見了雪花銀子，一面歡天喜地收了。一連道了兩個萬福，說道：多謝大官人布施。因向西門慶道：這咱晚武大還未見出門，待老身往他家推借瓢看一看。一面從後門踅過婦人家來。婦人正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聽見叫門，問迎兒：是誰？迎兒道：是王奶奶來借瓢。婦人連忙迎將出來道：乾娘有瓢，一任拏去，且請家裏坐。婆子道：老身那邊無人，因向婦人使手勢。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在那邊。婆子拏瓢出了門，一力攛掇武大吃了飯，挑擔出去了。先到樓上，從新粧點，換了一套艷色新衣，分付迎兒：好生看家，我往你王奶家坐一坐就來。若是你爹來時，就報我知道。若不聽我說，打下你這個小賊人下截來。迎兒應諾不題。婦人一面走過王婆茶坊里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正是：

合歡杏蘂春堪笑，裹許原來別有人。

有詞單道這雙關二意為証：

這瓢是瓢，口兒小，身子兒大。你幼在春風棚上恁兒高，到大來人難要，他怎肯守定顏回，甘貧樂道，專一趁東風，水上漂。有疾被他撞倒，無情被他罣着，到底被他纏住拏着，也曾在馬房裏餵料，也曾在茶房裡來叫，如今弄的許由也不要，赤

道黑洞洞葫蘆中賣的甚麽藥。

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如天上落下來一般。兩個並肩疊股而坐。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因問昨日歸家。武大沒問甚麽。婦人道。他問乾娘衣服做了不曾。我便說衣服做了。還與乾娘做送終鞋襪。說畢。婆子連忙安排上酒來。擺在房內。二人交盃暢飲。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比初見時越發標致。吃了酒。粉面上透出紅白來。兩道水鬢描畫的長長的。端的平欺神仙。賽過姮娥。有沉醉東風為証。

動人心紅白肉色。堪人愛可意裙釵。裙拖着翡翠紗衫。袖挽泥金帶。喜孜孜寶髻斜歪。恰便似月裏姮娥下世來。不枉了千金也難買。

西門慶誇之不足。摟在懷中。掀起他裙來。看見他一對小脚。穿着老鴉段子鞋兒。恰剛半扠。心中甚喜。一遞一口與他吃酒。嘲問話兒。婦人因問西門慶貴庚。西門慶告他說。屬虎的。二十七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婦人問家中有幾位娘子。西門慶道。除下拙妻。還有三四個身邊人。只是沒一個中我意的。婦人又問幾位哥兒。西門慶道。只是一個小女。早晚出嫁。並無娃兒。西門慶嘲問了一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裹面盛着香茶木樨餅兒來。用舌尖遞送與婦人。兩個相摟相抱。如蛇吐信子一般。嗚咂有聲。那王婆子只管往來拿菜篩酒。那裏去管他閑事。由着二人在房內做一處取樂頑耍。少頃。吃得酒濃。不覺烘動春心。西門慶色心輒起。露出腰間那話。引婦人纖手捫弄。原來西

門慶。自幼常在三街四巷養婆娘。根下猶來着銀打就藥煮成的托子。那話約有許長大。紅赤赤黑鬚鬚直豎豎堅硬。好個東西。有詩單道其態為証。

一物從來六寸長　有時柔軟有時剛
軟如醉漢東西倒　硬似風僧上下狂
出牝入陰為本事　腰州臍下作家鄉
天生二子隨身便　曾與佳人鬪幾塲

少頃。婦人脫了衣裳。西門慶摸見牝戶上。並無毳毛。猶如白馥馥。鼓蓬蓬發。軟濃濃。紅縐縐。緊湫湫。千人愛萬人貪。更不知是何物。有詩為証。

溫紫香乾口賽蓮　能柔能軟最堪憐
喜便吐舌開口笑　困時隨力就身眠
內襠縣里為家業　薄草崖邊是故園
若遇風流清子弟　等閑戰鬪不開言

話休饒舌。那婦人自當日為始。每日踅過王婆家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隣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正是自知本分為活計。那曉防奸革弊心。有詩為証。

好事從來不出門　惡言醜行便彰聞
可憐武大親妻子　暗與西門作細君

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個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為做軍。在鄆州生養的。人取名叫做鄆哥兒。家中止有個老爹。年

紀高大。那小廝生的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裏賣些時新菓品。如常得西門慶賚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遶街尋西門慶。又有一等多口人說。鄆哥。你要尋他我教你一個去處。一尋一個着。鄆哥道。聒噪老叔。教我去。尋得他見。賺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是好處。那多口道。我說與你罷西門慶刮剌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房里坐的。這早晚多定只在那里。你小孩子家。只故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往紫石街走來。逕奔入王婆子茶房里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櫈兒上。績苧蔴線。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聲喏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里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撰三

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情知是那個。便只是他那個。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個姓名。鄆哥道。便是兩個字的。婆子道。甚麼兩個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說句話兒。望裡便走。那婆子一把手便揪住道。這小猴子。那里去。人家屋裡。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罵道。含鳥小猢猻。我屋裏那討甚麼西門大官。鄆哥道。乾娘不要獨自吃。你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猢猻。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多落在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小猢猻。也來老娘屋裡放屁。鄆哥道。我是小

猢猻你是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個栗暴鄆哥便叫道你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肏娘的小猢猻你敢高則聲大耳刮子打出你去鄆哥道賊老咬蟲沒事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叉一頭大栗暴着直打出街上去把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落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王婆茶房裏罵道老咬蟲我交你不要慌我不說與他也不做出來不信定然遭塌了你這場門面交你撰不成錢使這小猴子提個籃兒逕奔街上尋這個人不見鄆哥尋這個人却正是王婆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有分交

險道神脫了衣冠　小猴子泄漏出患害

畢竟未知道鄆哥尋甚麽人要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鄆哥幇捉罵王婆　淫婦藥酖武大郎

参透風流二字禪　好姻緣是惡姻緣
痴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觀時個個嫌
野草閑花休採折　真姿勁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子打了。心中正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逕奔來街上。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巷。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担兒。正從那條街過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兒道。我只是這等模樣。有甚麼吃的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粉。一地里沒糴處。人

都道你屋里有。武大道。我屋裡並不養鵝鴨。那里有這麥麩。鄆哥道。你說沒粉麥。怎的賺得你恁肥䐛䐛的。便軟倒。提起你來也不防。煮你在鍋里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兒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道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個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個東道。我吃三盃。我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担兒。引着鄆哥到個小酒店里。歇下担兒。拏幾個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鏇酒。請鄆哥吃了。那小廝道。酒不要添。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且說與我則個。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的肐膊。武大道。却怎的來有這肐膊。對你說。我今日將這籃雪梨去尋西門大官。掛一小勾子。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道。他在王婆茶坊里來。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見了他撰得三五十文錢使。叵耐王婆那老猪狗。不放我去。房里尋他。大栗暴打出我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眞個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屁鳥人。那廝兩個落得快活。只專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里做一處。你問道眞個也是假。莫不我哄你不成。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

家里做衣服做鞋脚歸來便臉紅我先妻丟下個女孩兒要便朝打暮罵不與飯吃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見了我不做喜歡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兒便去捉奸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條漢元來没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麽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三人也有個暗號兒見你入來拏他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個若捉他不着反吃他一頓好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你一狀子你須吃他一場官司又没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性命武大道兄弟你都説得是我却怎的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王婆打了也没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要説自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担兒只在左邊等我我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來打我我先把籃兒丟在街心來你却搶入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里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十貫錢我把與你去你可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幾貫錢并幾個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担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那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禮虧只得窩盤他些個當晚武大挑了担兒歸來也是和往日一般並不題起別事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了三盞吃了那婦人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

安在担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里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担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得他出去了便踅過王婆茶房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担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里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還早些個你自去賣一遭來那廝七八也將來也你只在左邊處伺候不可遠去了武大雲飛也似去街上賣了一遭兒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你便飛奔入去武大自把担兒寄了不在話下有詩為証

虎有倀兮鳥有媒　暗中牽陷自狂為
鄆哥指計西門慶　虧殺王婆撮合奇

且說鄆哥提着籃兒便走入茶坊里來向王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為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如何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直我髱髱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時把那手中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一聲你打時就打王婆腰里帶個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險些兒不跌倒却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命頂在壁上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裡來那婆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待要走去阻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力頂住那裡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里做手腳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僕入床下去躲武大搶到房門首用手推那房門時

那里推得開。口里只叫做得好事。那婦人頂着門。慌做一團。口里便說道。你閑常時。只好鳥嘴。賣弄殺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用了個紙虎兒。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交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話。題醒他這個念頭。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拔開拴。叫聲不要來。武大却待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脚來。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撲地望後便倒了。武大打鬧。一直走了。鄆哥見頭勢不好。也撇了王婆。撒開跳了。那街坊隣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管事。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裡吐血。面皮蠟查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救得甦醒。兩個上下肩攙着。便從後門扶歸中樓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家。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勾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歸來便臉紅。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不得向前。嚇道。小賤人。你不對我說。與了他水吃。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人這等說。又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又沒人來采問。一日武大叫老婆過來。分付他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又捉着你奸。你倒挑撥奸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執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得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起。你若

不看顧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也不回言。却推道過王婆家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似提在冷水盆內一般。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崗上打死大蟲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個好漢。我如今却和娘子眷戀日久。情孚意洽。拆散不開。據此等說時。正是怎生得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個把舵的。我是個撑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往自做個男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個。王婆道。既要我遮藏你們。我有一條計。你們却要長做夫妻。要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每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又來相會。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在一處。不耽驚受怕。我却有這條妙計。只是難教你們。西門慶道。乾娘周旋了我們則個。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别人家里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來與你。却是甚麼東西。王婆子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趂他狼狽。好下手。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來。却交大娘子自去贖一貼心疼的藥來。却把這砒霜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他命。一把火燒得乾乾凈凈。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他待怎的。自古道。初嫁從親。再嫁由身。小叔如何管得。暗地裡來往半年一載。便好了。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一頂轎子。娶到家去。這個

不是長遠做夫婦。諸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剪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却如何處置。大官人。往家去快取此物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個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為証。詩曰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世間有此事　武大身軀喪粉頭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遞與王婆收了。這婆子看着那婦人。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兒。如今武大不對你說交你救活他。你便乘此機把些小意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這心疼藥裡。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氣發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一蓋。都不要人聽見。緊緊的按住被角。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發之時。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氣斷了。你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只一揩。都揩沒了血跡。便入在棺里。扛出去燒了。有麼了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家臨時手軟了。安排不得屍首。婆子道。這個易得。你那邊只敲壁子。我自就過來幫扶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來討話。說罷。自歸家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撚為細末。遞與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回到樓上。看着武大。一絲沒了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

大你做甚麼來哭。婦人拭着眼淚道。我的一時間不是乞那西門慶騙了。誰想脚踢中了你心。我問得一處有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只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來家。亦不題起。你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那婦人拏了銅錢。逕來王婆家裡坐地。却交王婆贖得藥來。把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這貼心疼藥。太醫交你半夜裡吃。吃了倒頭一睡。把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半夜裡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你。看看天色將黑了。婦人在房裡點上燈。下面燒了大鍋湯。拏了一方抹布。煮在鍋裡。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却舀一碗白湯來。把到樓上。却叫大哥。藥在那里。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將那藥抖在盞子里。把那藥帖安了。將白湯冲在盞里。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匀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便把藥來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婦人道。只要他醫治病好。管甚麼難吃易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要再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

角那里肯放些鬆寬。正似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裡如雪刃相侵。滿腹中似鋼刀亂攪。渾身冰冷。七竅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枉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奸人。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腳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把抹布撇在裏面。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身上。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掇。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走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大官人是網巾圈兒打靠後。西門慶道。這個何須你說費心。婦人道。你若負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若負了

心就是你武大一般王婆道大官人且休閑說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緊地方天明就要入殮只怕被仵作看出破綻來怎了團頭何九他也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不肯殮西門慶笑道這個不妨事。何九我自分付他他不敢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便快去分付他不可遲了西門慶把銀子交付與王婆買棺材他便自去對何九說去了。正是三光有影遣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

畢竟西門慶怎的對何九說要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第六回

西門慶買囑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可怪狂夫戀野花　因貪淫色受波喳
亡身喪命皆因此　破業傾家總為他
半晌風流有何益　一般滋味不須誇
有朝禍起蕭墻內　虧殺王婆先做牙

却說西門慶便對何九說去了。且說王婆拿銀子來買棺材冥器，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婦人商議，就于武大靈前點起一盞隨身燈。鄰舍街坊都來看望，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拙夫因害心疼，得病不想一日一日越重了，看來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

鼓死了。好是苦也。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隣舍明知道此人死的不明。不敢只顧問他。衆人盡勸道。死是死了。活的自要安穩過。娘子省煩惱。天氣暄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去。王婆擡了棺材來。又去請仵作團頭何九。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裡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于報恩寺叫了兩個禪和子。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個火家整頓。且說何九到巳牌時分。慢慢的走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老九何往。何九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借一步說話。何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裡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之人。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

故見外。且請坐。二人讓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分付酒保取瓶好酒來。酒保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一面盪上酒來。何九心中疑忌。想道。西門慶自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盃酒必有蹺蹊。兩個飲勾多時。只見西門慶向袖子裡摸出一錠雪花銀子。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叉手道小人無半點用功効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自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身。凡百事周全。一床錦被遮盖則個。余不多言。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老九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却。何九

自來懼西門慶。是個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又吃了幾盃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目。明日來我鋪子內支錢。兩個下樓。一面出了店門。臨行西門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分付罷。一直去了。何九心中疑忌。我殮武大身屍。他何故與我這十兩銀子。此事必蹺蹊。一面來到武大門首。只見那幾個火家。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久哩。火家在那裡。何九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入門。揭起簾子進來。王婆接着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也來了半日。老九如何這咱纔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只見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布鬏髻。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得的苦。我夫心疼症候。幾個日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心裡自忖的道。我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討得這個老婆。在屋裡。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向靈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點着那兩點神水。定睛看時。見武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惡。傍邊那兩個火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一面七手八脚。葫蘆提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長命釘釘了。王婆一力攛掇。拏出一吊錢來。與何九打發衆火家去了。就問幾時出去。王婆道

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城外燒化。衆火家各分散了。那婦人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日請四個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衆火家。都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個隣舍街坊吊孝相送。那婦人帶上孝。坐了一乘轎子。一路上口內。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敎舉火燒化棺材。并武大屍首。燒得乾乾淨淨。把骨殖撒在池子裏。原來那日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頓。那婦人歸到家中樓上去。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靈。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裡面貼些金旛錢紙。金銀錠之類。那日却和西門慶做一處。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不比先前在王婆茶坊裡。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人。兩個恣情肆意。停眠整宿。初時西門慶。恐隣舍瞧破。先到王婆那邊坐一回。今武大死後。帶着跟隨小廝。徑從婦人家後門而入。自此和婦人。情沾肺腑。意密如膠。常時三五夜不曾歸去。把家中大小。丟的七顛八倒。都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幾時。必有敗。有鷓鴣天爲証。

色膽如天不自由　情深意密兩綢繆
貪歡不管生和死　溺愛誰將身體修
只爲恩深情鬱鬱　多因愛闊恨悠悠
要將吳越寃仇解　地老天荒難歇休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剌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一日將近端陽佳節。但見

綠楊裊裊垂絲碧。海榴點點胭脂赤。微微風動幔。颯颯涼侵

扇處處遇端陽家家共舉觴

西門慶自岳廟上回來到王婆茶坊裡坐下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裡去來怎的不過去看看大娘子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節間記掛着來看看大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裡怕還未去哩等我過去看看回大官人這婆子一面走過婦人後門看時婦人正陪潘媽媽在房裡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笑道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個進門盞兒到明日養個好娃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那裡得養出來你年小少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婆子便看着潘媽媽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是老花子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說罷潘媽媽道他從小兒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原來這婆子撮合得西門慶和這婦人刮剌上了早晚替他通事慇懃兒提壺打酒靠些油水養口一面對他娘潘媽媽說你家這姐姐端的百伶百俐不枉了好個婦女到明日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的他潘媽媽道乾娘既是撮合山全靠乾娘作成則個一面安下鍾筯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一連陪了幾盃酒吃得臉紅紅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候連忙丟了個眼色與婦人告辭歸去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于是一力攛掇他娘起身去了將房中收拾乾淨燒些異香從新把娘的殘饌撤去另安排一席齊整酒肴預備陪侍西門慶從月臺上過來婦人從梯櫈接着到房中道個萬福坐下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怎肯帶孝樓上

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用一張白帋蒙着。羹飯也不揪採。每日只是濃粧艷抹。穿顏色衣服。打扮嬌樣。陪伴西門慶做一處作歡頑耍。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就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了奴。又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兒了。把奴冷丟。不來揪採。西門慶道。便是家中小妾昨日沒了。殯送忙了兩日。今日往廟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類。那婦人滿心歡喜。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廝玳安來。氊包內取出。一件件把與婦人。婦人方纔拜謝收了。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令他拏茶與西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卓兒。陪西門慶吃茶。西門慶道。你不消費心。我已與了乾娘銀子。買酒肉嗄飯果品去了。大節間。正要和你坐一坐。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卓整菜兒等到乾娘買來。且有一回耽閣。明且吃着。婦人陪西門慶臉兒相貼。腿兒相壓。並肩一處飲酒。且說婆子提着個籃子。拏着一條十八兩秤。走到街上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天氣。大雨時行。只見紅日當天。忽一塊濕雲處。大雨傾盆相似。但見

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刷剌剌漫空障日飛來。一點點擊得芭蕉聲碎。狂風相助。侵天老檜掀翻。霹靂交加。泰華嵩喬震動。洗炎驅暑。潤澤田苗。洗炎驅暑。佳人貪其賞玩。潤澤田苗。行人忘其泥濘。正是江淮河濟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魚肉雞鵝菜蔬菓品之類。在街上遇見這大雨。慌忙躲在人家房簷下。用手巾裹着頭。把衣服都淋濕了。等了一歇。那雨腳慢了些。大步雲飛來家。進入門

來把酒肉放在厨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笑嘻嘻道。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濕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賠我。西門慶道。你看老婆子。就是個賴精。婆子道。我不是賴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疋大海青。婦人道。乾娘。你且飲過盪熱酒盞兒。那婆子陪着飲了三盃。說道老身往厨下烘乾衣裳去。一面走到厨下。把衣服烘乾。那雞鵞嗄飯。割切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菓品之類都擺在房中。盪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共設佳肴。交盃疊股而飲。西門慶飲酒中間。看見婦人壁上掛着一面琵琶。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歹彈個曲兒我下酒。婦人笑道。奴自幼初學一兩句。不十分好。官人休要笑耻。西門慶一面取下琵琶來。摟婦人在懷。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款弄冰絃。慢慢彈着唱了一個兩頭南調兒。

冠兒不戴懶梳妝。髻挽青絲雲鬢光。金釵斜插在烏雲上。喚梅香開籠廂。穿一套素縞衣裳。打扮的是西施模樣。出繡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燒一炷兒夜香。

西門慶聽了。喜歡的沒入脚處。一手摟過婦人粉項來。就親了個嘴。稱誇道。誰知姐姐你有這段兒聰明。就是小人在构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沒你這手好彈唱。婦人笑道。蒙官人擡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西門慶一面捧着他香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兩個殢雨尤雲。調笑頑耍。少頃。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繡花鞋兒。擎在手內。放一小盃酒在

內。吃鞋盃耍子。婦人道。奴家好小脚兒。官人休要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解衣上床頑耍。王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厨房中。動啖用着。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似水如魚。取樂歡娛。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西門慶亦施逞鎗法打動。兩個女貌郎才。俱在妙齡之際。有詩單道其態。

詩曰

寂靜蘭房簟枕涼　才子佳人至妙頑
纔去倒澆紅臘燭　忽然又掉夜行船
偷香粉蝶飱花蕚　戲水蜻蜓上下旋
樂極情濃無限趣　靈龜口內吐清泉

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銀子。與婦人做盤纏。婦人再三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罩。出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關上大門。又和王婆吃了一回酒。各散去了。正是倚門相送劉郎去。烟水桃花去路迷。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薛嫂兒說娶孟玉樓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我做媒人實可能　全憑兩腿走慇懃
唇鎗慣把鰥男配　舌劍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常頭上帶　喜筵餅錠袖中撐
只有一件不堪處　半是成人半敗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賣翠花兒的薛嫂兒提着花廂兒一地哩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使的小厮玳安兒問大官人在那裡玳安道俺爹在鋪子裡和傅二叔筭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鋪主管姓傅名銘字自新排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一直走到鋪子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在裡面與主管

筭帳。一面點首兒喚他出來。這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了主管出來。兩人走在僻靜處說話。薛嫂道了萬福。西門慶問他有甚說話。薛嫂道。我來有一件親事。來對大官人說。管情中得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的三娘窩兒。方纔我在大娘房裡。買我的花翠。留我吃茶。坐了這一日。我就不曾敢題起。逕來尋你老人家。和你說。這位娘子。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是咱這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裡有一分好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粧花袍兒。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箱子。珠子箍兒。胡珠環子。金寶石頭面。金鐲銀釧不消說。手裡現銀子他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筩。不幸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止有一個小叔兒。還小纔十歲。青春年少。守他甚麼。有他家一個嫡親的姑娘。要主張着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歲。生的長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不瞞大官人說。他娘家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會彈了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就上垜。誰似你老人家有福。好得這許多帶頭。又得一個娘子。西門慶只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在他心上。就問薛嫂兒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我和老人家。這等計議。相看不打緊。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雖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差着一槅兒哩。這婆子。原嫁與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裡住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都無。

只靠姪男姪女養活今日已過明日我來會大官人咱只倒在身上求他求只求張良拜只拜韓信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道他侄兒媳婦有東西隨問什麼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子大官人多許他幾兩銀子家裡有的是那囂段子拏上一段買上一担禮物親去見他和他講過一拳打倒他隨問傍邊有人說話這婆子一力張主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話說的西門慶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看官聽說世上這媒人們原來只一味圖撰錢不顧人死活無官的說做有官把偏房說做正房一味瞞天大謊全無半點兒真實正是

媒妁慇懃說始終　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北邊他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廂兒去了西門慶進來和傅夥計筭帳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帽齊整拏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羮果顴了一個禮盒的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頭口小廝跟隨逕來北邊牛邊街徐公公房子裡楊姑娘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得知說近邊一個財主敬來門外和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只姑奶奶是大先來覿面親見過你老人家講了話然後纔敢領去門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來見在門首下馬伺候婆子聽見便道阿呀保山你如何不先來說聲一面分付了丫鬟打掃客位收拾乾淨頓下好茶一面道有請這薛嫂一力攛掇先把盒担擡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担

兒出去就請西門慶進來入見這西門慶頭戴纏棕大帽一撒
鉤縧粉底皂靴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還下禮
去西門慶那裡肯一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讓了半日婆子
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傍打橫婆子便道大官人貴姓
薛嫂道我纔對你老人家說就忘了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
的財主西門慶大官人在縣前開着個大生藥鋪又放官吏債
家中錢過北斗米爛陳倉沒個當家立紀娘子聞得咱家門外
大娘子要嫁特來見姑奶奶講說親事因說你兩親家都在此
漏眼不藏絲有話當面說省得俺媒人們架謊這裡是姑奶奶
大人有話不先來和姑奶奶說再和誰說婆子道官人倘然要
說俺侄兒媳婦自恁來閑講便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老身

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沒的禮物惶恐那婆
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薛嫂駅盤子出門一面走
來陪坐拏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不言謂之懦
我姪兒在時做人掙了一分錢不幸死了如今多落在他手裡
少說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與
我侄兒念上個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與上我
一個棺材本也不曾要了你家的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
做臭毛鼠替你兩個硬張主娶過門時生辰貴長官人放他來
走走就認俺這們窮親戚也不過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
家放心適間所言的話我小人都知道了你老人家既開口休
說一個棺材本就是十個棺材本小人也來得起說着向靴桶

裡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說道這個不當甚麼先與你老人家買盞茶吃到明日娶過門時還找七十兩銀子兩疋段子與你老人家爲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只照頭上門行走看官聽說世上錢財乃是衆生腦髓最能動人這老虔婆黑眼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來說道官人在上不當老身意小自古先說斷後不亂薛嫂在傍插口說你老人家忒多心那裡這等計較我的大老爹不是那等人自恁還要擬着盒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今知府知縣相公來往好不四海結識人寬廣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陪的坐吃了兩道茶西門慶便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說過話明日好往門外相看婆子道我家姪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保一面就說我說不嫁這樣人家再嫁甚樣人家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官人老身不知官人下降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怪拄拐送出送了兩步西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便說道還虧我主張有理麽寧可先在婆子身上倒還强如別人說多因說道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裡和他說句話咱巴是會過明日先往門外去了西門慶便拏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便上馬來家他便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到日暮時分纔歸家去話休饒舌到次日打選衣帽齊整袖着插戴騎着大白馬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便騎驢子出的南門外來到猪市街到了楊家門首原來門面屋

四間，到底五層。西門慶勒馬在門首等候。薛嫂先入去半日。西門慶下馬，坐南朝北一間門樓，粉青照壁，進去裡面，儀門紫墻，竹槍籬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靛缸一溜，打布欖兩條。薛嫂推開朱紅槅扇，三間倒坐客位，正面上供養着一軸水月觀音、善財童子。四面掛名人山水，大理石屏風，安着兩座投箭高壺。上下椅桌光鮮，簾櫳瀟灑。薛嫂請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一面走入裡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粧未了，你老人家請先坐一坐。只見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西門慶吃了，收下盞托去。這薛嫂兒倒還是媒人家，一面指手畫腳，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了那頭姑娘，只這位娘子是大，雖有他小叔，還小哩，不曉的什麼。當初有過世的他老公

在舖子裡，一日不筭銀子，搭錢兩大笸籮。毛青鞋面布，俺每問他買，定要三分一尺。見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手下使着兩個丫頭，一個小廝。長了十五歲，吊起頭去，名喚蘭香；小丫頭纔十二歲，名喚小鸞。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事，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強如住在北邊那搭剌子哩。往它裡去不方便。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了我幾疋大布，還沒與我，到明日不管，一總謝罷了。又道：剛纔你老人家看見門首那兩座布架子，當初楊大叔在時，街道上不知使了多少錢，這房子也值七八百兩銀子，到底五層，通後街，到明日丟與小叔罷了。正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良久，只聞環珮叮咚，蘭麝馥郁，婦人出來，上穿翠藍麒

麟補子粧花紗衫。大紅粧花寬欄。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西門慶睜眼觀看那婦人。但見

長挑身材。粉粧玉琢。模樣兒不肥不瘦。身段兒不短不長。面上稀稀有幾點微麻。生的天然俏麗。裙下映一對金蓮小脚。果然周正堪憐。二珠金環。耳邊低挂。雙頭鸞釵。鬢後斜揷。但行動。胸前搖响玉玲瓏。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恰似嫦娥離月殿。猶如神女下瑤階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薛嫂忙去掀開簾子。婦人出來。望上不端不正道了個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把眼上下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開言說。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入門爲正。管理家事。未知意下如何。那婦人問道。官人貴庚。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建生。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道。奴家青春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薛嫂在傍揷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小丫鬟拏了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銀鑲雕漆茶鍾。銀杏葉茶匙。婦人起身先取頭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忙用手接了。道了萬福。慌的薛嫂向前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裙邊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扠。一對尖尖趫趫金蓮脚來。穿着大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與西門慶瞧。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取第二盞茶來。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慶便吩咐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

金戒指六個放在托盤內拿下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人行禮日期奴這裡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今月二十四日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娶婦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來對北邊姑娘那裡說去薛嫂道大官人昨日已是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樁事好不歡喜纔使我領大官人來這裡相見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這門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的說又好了薛嫂道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說畢西門慶作辭起身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老人家心下如何西門慶道薛嫂其實累了你薛嫂道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我和大娘子說句話就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娘子你嫁得這位老公也罷了因問西門慶房裡有人沒有人見作何生理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裡人那箇是成頭腦的我說是謊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家名目誰是不知道的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娘家使了小廝安童盒子裡跨着鄉裡來的四塊黃米麵棗兒糕兩塊糖幾個艾窩窩就來問曾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曾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嫁待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奶掛心今已曾留下插定了薛嫂道天麼天麼早是俺媒人不說謊姑奶奶

家使了大官人說將來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滿滿一盒子點心臘肉。又與了安僮五六十文錢。到家多拜上奶奶。那家日子定下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廝去了。薛嫂道。姑奶奶家送來什麼。與我些包了家去。稍與孩子吃。婦人與了他一塊糖。十個艾窩窩。千恩萬謝出門。不在話下。且說他母舅張四。倚着他小外甥楊宗保。要圖留婦人手裡東西。一心舉保與大街坊尚推官兒子尚舉人為繼室。若小可人家。還有話說。不想閻得是縣前開生藥鋪西門慶定了。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動不得秤了。尋思已久。千方百計。不如破他為上計。走來對婦人說。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尚推官兒子尚舉人。他又是斯文詩禮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强如嫁西門慶。那廝積年把持官府。刁徒潑皮。他家見有正頭娘子。乃是吳千戶家女兒。過去做大是做小。却不難為你了。况他房裡。又有三四個老婆。併沒上頭的丫頭。到他家人多口多。你惹氣也。婦人道。自古船多不礙路。若他家有大娘子。我情愿讓他做姐姐。奴做妹子。雖然房裡人多。漢子歡喜。那時難道你阻他。漢子若不歡喜。那時難道你去扯他。不怕一百人單擺着。休說他富貴人家。那家沒四五個着緊。街上乞食的。携男抱女。也挈扯着三四個妻小。你老人家忒多慮了。奴過去自有個道理。不妨事。張四道。娘子。我聞得此人。單管挑販人口。慣打婦熬妻。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你愿受他的這氣麼。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我在他家

把得家定裡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爲女婦人家好吃㦖做嘴大舌長招是惹非不打他打狗不成張四道不是我打聽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把人多口多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說那裡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凡事從上流看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子漢不歡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不妨事張四道我見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卧柳又裡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邊胡行亂走奴婦人家只管得三層門内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着起來朝廷爺一時没錢使還問太僕寺借馬價銀子支來使休說買賣的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裡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這張四見說不動這婦人到吃他搶了幾句的話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了有詩爲証

張四無端喪楚言　姻嫁誰想是前緣
佳人心愛西門慶　說破咽喉揔是閒

張四羞慙歸家與婆子商議单等婦人起身指着外甥楊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西門慶行禮請了他舅大娘來坐轎押担衣服頭面四季袍兒羹果茶餅布絹紬綿約有二十餘担這邊請他姑娘并他姐姐接茶陪待不必細說到二十六日請十二位高僧念經做水陸燒靈都是他姑娘一

力嵓王這張四搞婦人起身那當日請了幾位街坊衆鄉隣來和婦人講話那日薛嫂正引着西門慶家顧了幾個閒漢併守備府裡討的一二十名軍牢正進來搬擡婦人床帳嫁粧箱籠被張四攔住說道保山且休擡有話講一面邀請了街坊隣舍進來坐下張四先開言說列位高隣聽着大娘子在這裡不該我張龍說你家男子漢楊宗錫與你這小叔楊宗保都是我外甥是我的妞姐養的今日不幸他死了掙了一塲錢有人主張着你這是親戚難管你家務事這也罷了爭奈第二個外甥楊宗保年紀一個業障都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莫不家當沒他的分兒今日對着列位高隣在這裡你手裡有東西沒東西嫁人去也難管你只把你箱籠打開眼同衆人看一看你還擡去我不留下你的只見個明白娘子你意下何何婦人聽言一面哭起來說道衆位聽着你老人家差矣奴不是歹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添羞臉又嫁人他手裡有錢沒錢人所共知就是積儹了幾兩銀子都使在這房子上房兒我沒帶去都留與小叔家活等件分毫不動就是外邊有三百四百兩銀子欠帳文書合同已都交與你老人家陸續討來家中盤纏再有甚麼銀兩來張四道你沒銀兩也罷如今只對着衆位打開箱籠有沒有看一看你還擎了去我又不要你的婦人道莫不奴的鞋脚也要瞧不成正亂着只見姑娘拄拐自後而出衆人便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福陪衆人坐下姑娘開口列位高隣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隔從莫不沒

我說去死了的也是侄兒活着的也是侄兒十個指頭咬着都疼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裡沒錢他就是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嫩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留着他做什麼衆街隣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婆子道難道他娘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姪兒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克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瞧了一眼說道你好失心兒鳳凰無寶處不落此道一句話道着這婆子眞病須臾怒起紫漲了面皮扯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能不才是楊家正頭香主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膫子合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個外甥是我姐姐養的你這老咬蟲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頭放水姑娘道賤沒廉耻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留着他在屋裡有何筭計既不是圖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巳張四道我不是圖錢爭奈是我姐姐養的有差遲多是我過不得日子不是你這老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黃貓兒黑尾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時不使了繩子扛子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淫婦掙將錢來焦尾靶怪不的恁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老蒼根老猪狗我無兒無女強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養和尚合道士你還在睡裡夢裡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曾打起來多虧衆隣舍勸住說道老舅你讓姑娘一句兒罷薛嫂兒見他二人攘打鬧裏領率西

門慶家小厮伴當并發來衆軍牢。趕人閙裡。七手八脚。將婦人床帳裝奩箱籠。搬的搬。擡的擡。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眼大大的。敢怒而不敢言。衆隣舍見不是事。安撫了一回。各人多散了。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四對紅紗灯籠。他這妞妞孟大姨送親。他小叔楊宗寶。頭上扎着髻兒。穿着青紗衣撒騎在馬上。送他嫂子成親。西門慶答賀了他。一疋錦段。一柄玉縧兒。蘭香小鸞兩個了頭。都跟了來鋪床疊被。小厮琴童方年十五歲。亦帶過來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并婦人兩個嫂子孟大嫂二嫂。都來做生日。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兩疋尺頭。自此親戚來往不絕。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裡。收拾三間與他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令家中大小都唤着三姨。到晚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金帳裡。依然兩個新人。紅錦被中。現出兩般舊物。有詩爲証。

怎覩多情風月標　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　夜夜嬋娟在柳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靜悄房櫳獨自猜　鴛鴦失伴信音乖
臂上粉香猶未泯　床頭楸面暗塵埋
芳容消瘦虛鸞鏡　雲鬢蓬鬆墜玉釵
駿驥不來勞望眼　空餘鴛枕淚盈腮

話說西門慶。自從娶了玉樓在家。燕爾新婚。如膠似漆。又遇着陳宅那邊使了文嫂兒來通信。六月十二日。就要娶大姐過門。西門慶促忙促急儹造不出床來。就把孟玉樓陪來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三朝九日。足亂了約一個月多。不曾往潘金蓮家去。把那婦人每日門兒倚遍。眼兒望穿。使王

婆往他門首去了兩遍。門首小厮。常見王婆。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多不理他。只說大官人不得閑哩。婦人盼他急的緊。只見婆子回了婦人。婦人又打罵小女兒。街上去尋覓那小妮子。怎敢入他那深宅大院裡去。只在門首踅探了一兩遍。不見西門慶。就回來了。來家又被婦人噦罵在臉上。打在臉上。怪他沒用。便要教他跪着。餓到晌午。又不與他飯吃。那時正值三伏天道。十分炎熱。婦人在房中害熱。分付迎兒熱下水。伺候澡盆。要洗澡。又做了一籠夸餡肉角兒。等西門慶來吃。身上只着薄纊短衫。坐在小杌上。盼不見西門慶來到。嘴谷都的。罵了幾句負心賊。無情無緒。悶悶不語。用纖手向脚上。脫下兩隻紅繡鞋兒來。試打一個相思卦。看西門慶來不來。正是逢人不敢高聲語。暗卜金錢問遠人。有山坡羊為証

凌波羅襪。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蓮卸花。怎生纏得些娘大。柳條兒比來剛半叔。他不念咱。咱想念他想着門兒。私下簾兒。悄呀。空教奴被兒裡。叫着他那名兒罵。你怎戀烟花。不來我家。奴眉兒淡淡教誰畫。何處綠楊拴繫馬。他辜負咱。咱念戀他。

當下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卦。見西門慶不來了。不覺困倦來。就歪在床上盹睡着了。約一個時辰。醒來心中正沒好氣。迎兒問熱了水。娘洗澡也不洗。婦人便問角兒蒸熟了。拏來我看。迎兒連忙拏到房中。婦人用纖手一數。原做下一扇籠。三十個角兒翻來覆去。只數了二十九個。少了一個角兒。便問往那裡去了。

迎兒道我並沒看見只怕娘錯數了婦人道我親數了兩遍三十個角兒要等你爹來吃你如何偷吃了一個好嬌態淫婦奴才你害饞癆饞痞心裡要想這個角兒吃你大碗小碗吠搗不下飯去我做下的孝順你來于是不由分說把這小妮子跣剝去了身上衣服拏馬鞭子下手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殺猪也似叫問着他你不承認我定打下百數打的妮子急了說道娘休打是我害餓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偷了如何賴我錯數了眼看着就是個牢頭禍根淫婦有那亡八在時輕學重告今日往那裡去了還在我跟前弄神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放起他來分付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說道賊淫婦你舒過臉來等我掐你這皮臉兩下子那迎兒真個舒着臉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纔饒了他良久走到鏡臺前從新粧點出來門簾下站立也是天假其便只見西門慶家小厮玳安夾着氈包騎着馬打婦人門首過的婦人叫住他問他往何處去來那小厮平日說話乖覺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婦人嘗與他浸潤他有甚不是在西門慶面前替他說方便以此婦人往來就滑一面下馬來說道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備府裡去來婦人叫進門來問他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來傍個影兒看我一看想必另續上了一個心甜的姊妹把我做個網巾圈兒打靠後了玳安道俺爹再沒續上姊妹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不得脫身來看得六姨婦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裡丟我恁個半月音信

不送一個兒。只是不放在心兒上。因問玳安。有甚麽事。你對我說。那小厮嘻嘻只是笑。不肯說。有椿事兒罷了。六姨只顧吹毛求問。怎的。婦人道。好小油嘴兒。你不對我說。我就惱你一生。小厮道。我對六姨說。六姨休對爹說是我說的。婦人道。我不對他說。便了。玳安如此這般。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這婦人不聽便罷。聽了由不的那裡眼中淚珠兒順着香腮流將下來。玳安慌了。便道六姨。你原來這等量窄。我故便不對你說。對你說。便就如此。婦人倚定門兒長歎了一口氣說道玳安。你不知道。我與他從前已往。那樣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拋閃了。止不住紛紛落下淚來。玳安道。六姨。你何苦如此。家中這娘也不管着他。婦人便道玳安。你聽告訴。另有前腔爲證。

喬才心邪。不來一月。奴繡鴛衾曠了三十夜。他俏心兒別。俺癡心兒呆。不合將人十分熱。常言道容易得來容易捨。興過也緣分也。

說畢。又哭了。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的也只在這兩日頭。他生日待來也。你寫兒個字兒。等我替你稍去。與俺爹瞧看了。必然就來。婦人道。是必累你。請的他來。到明日我做雙好鞋與你穿。我這裡也要等他來。與他上壽哩。他若不來。都在你小油嘴身上。他若是問起你來這裡做什麽。你怎生回答他。玳安道。爹若問小的。只說在街上飲馬。六姨使王奶奶叫了我去。稍了這個柬帖兒。多上覆爹。好歹請爹過去哩。婦人笑道。你這小油嘴。到是再來的紅娘。倒會成合事兒哩。說畢。令迎兒把卓上

蒸下的角兒裝了一碟兒打發玳安兒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過一幅花箋。又輕拈玉管。款弄羊毛。須臾寫了一首寄生草。詞曰。

將奴這知心話。付花箋寄與他。想當初結下青絲髮。門兒倚遍簾兒下。受了些沒打弄的耽驚怕。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

寫就疊成一個方勝兒。封停當。付與玳安兒收了。好歹多上覆他。待他生日。千萬走走。奴這裏來專望。那玳安吃了點心。婦人又與數十文錢。臨出門上馬。婦人道。你到家見你爹。就說六姨好不罵你。他若不來。你就說六姨到明日。坐轎子親自來哩。玳安道。六姨自吃你賣糞團的撞見了敲板兒蠻子。叫冤屈麻飯肐胆的帳。騎着木驢兒。磕瓜子兒。瑣碎昏昏。說畢騎上馬去了。那婦人每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一般。那裡得個西門慶影兒來看看。七月將盡。到了他生辰。這婦人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等了一日。杳無音信。盼了多時。寂無形影。不覺銀牙暗咬。星眼流波。至晚旋叫王婆來。安排酒肉與他吃了。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他。央往西門慶家走走去。請他來。王婆道。咱晚來茶前酒後。他定也不來。待老身明日侵早。往大官人宅上。請他去罷。婦人道。乾娘是必記心。休要忘了。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門兒來。肯悞了勾當。當下這婆子。非錢而不行。得了這根簪子。吃得臉紅紅歸家去了。原來婦人在房中香薰鴛被。款剔銀灯。睡不着。短歎長吁。翻來覆去。正是得多少琵琶夜

久慇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于是獨自彈著琵琶。唱一個綿搭絮爲証。

當初奴愛你風流。共你剪髮燃香。雨態雲踪兩意投。背親夫和你情偷。怕甚麽傍人講論。覆水難收。你若負了奴真情。正是緣木求魚空自守。　又

誰想你另有了裙釵。氣的奴似醉如痴。斜傍定幃屏。故意兒猜。不明白。怎生丟開。傳書寄柬。你又不來。你若負了奴的恩情。人不爲仇天降災。　又

奴家又不曾愛你錢財。只愛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輕性兒乖。奴本是朶好花兒園內初開。蝴蝶飡破再也不來。我和你那樣的恩情。前世裡前緣。今世裡該。　又

心中猶豫展轉成憂。常言婦女痴心。惟有情人意不周。是我迎頭和你把情偷。鮮花付與。怎肯干休。你如今另有知心。海神廟裡。和你把狀投。

原來婦人。一夜翻來覆去。不曾睡着。到天明。使迎兒過間壁瞧那王奶奶。請你爹去了不曾。迎兒去了。不多時。說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且說那婆子。早辰梳洗出門來。到西門慶門首。問門上大官人在家。都說不知道。在對門墻脚下。等不勾多時。只見傅夥計來開舖子。婆子走向前來。道了萬福。動問一聲。大官人在家麽。傅夥計道。你老人家尋他怎的。這早來問着我。第二個人也不知他。說大官人。昨日壽日。在家請客吃酒。吃了一日酒。到晚拉衆朋友。往院裡去了。一夜通沒來家。你往那裡尋他去。

這婆子拜辭出縣前來。到東街口。正往构欄那條巷去、只見西門慶騎馬、遠遠從東來、兩個小廝跟隨、吃的醉眼摩娑。前合後仰、被婆子高聲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兒怎的、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扯住。西門慶醉中問道、你是王乾娘、你來有甚話說、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不數句、西門慶道。小廝來家。對我說來。我知道、六姐惱我哩、我如今就去、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兩個一遞一句、整說了一路話。比及時到婦人門首、婆子先入去、報道大娘子。且喜還虧老身去了。沒半個時辰、把大官人請得來了。婦人聽見他來、連忙叫迎兒收拾房中乾淨。一面出房來迎接。西門慶搖着扇兒進來。帶酒半酣、進入房來。與婦人唱喏、婦人還了萬福、說道大官人。貴人稀見面、怎的把奴來丟了一向。不來傍個影兒、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膠似漆、那裡想起奴家來、還說大官人不變心哩、西門慶道、你休聽人胡說、那討甚麽新娘子來、只因少女出嫁、忙了幾日、不曾得閑工夫來看你。就是這般話、婦人道、你還哄我哩、你若不是憐新棄舊。再不外邊另有別人、你指着旺跳身子、說個誓、我方信你、那西門慶道、我若負了你情意、生碗來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匾担大蛆蝳口袋、婦人道、賊負心的、匾担大蛆蝳口袋。管你甚事。一手向他頭上。把帽兒撮下來、望地下只一丟、慌的王婆地下。拾起來。見一頂新纓子瓦楞帽兒。替他放在卓上、說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請大官人來、就是這般的。還不與他帶上着、試了風。婦人道。那怕負心强人、陰寒死了。奴也不疼他、一面向他頭上。拔下一根簪

兒拏在手裡觀看却是一點油金簪兒上面鈒着兩溜子字兒
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却是孟玉樓帶來的婦人
猜做那個唱的與他的奪了放在袖子裡不與他說道你還不
變心哩奴與你的簪兒那裡去了却帶着那個的這根簪子西
門慶道你那根簪子前日因吃酒醉了跌下馬來把帽子落了
頭髮散開尋時就不見了婦人道你哄三歲小孩兒也不信哥
哥兒你醉的眼花恁樣了簪子落地下就看不見王婆在傍插
口道大娘子你休怪大官人他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拉屎出
門交獺象拌了一交原來覷遠不覷近西門慶道緊自他麻犯
人你又自作耍婦人因見手中拏着一根紅骨細洒金金釘鉸
川扇兒取過來迎亮處只一照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意兒

扇兒多是牙咬的碎眼兒就是那個妙人與他的扇子不由分
說兩把折了西門慶救時已是扯的爛了說道這扇子是我一
個朋友卜志道送我的今日纔拏了三日被你扯爛了那婦人
便落了他一回只見迎兒拿茶來叫迎兒放下茶托與西門慶
磕頭王婆道你兩口子聒聒了這半日也勾了休要悞了勾當
老身廚下收拾去也婦人一面分付迎兒房中放卓兒預先安
排下與西門慶上壽的酒肴無非是燒鷄熟鵝鮮魚肉酢菓品
之類須臾安排停當拏到房中擺在卓上婦人向箱中取出與
西門慶做下上壽的物事用盤托盛着擺在面前與西門慶觀
看一雙玄色段子鞋一雙挑線密約深盟隨君膝下香草邊闌
松竹梅花歲寒三友醬色段子護膝一條紗綠潞紬永祥雲嵌

八寶水光絹裡兒紫線帶兒裡面裝着排草梅桂花兜肚一根並頭蓮瓣簪兒簪兒上鈒着五言四句詩一首云奴有並頭蓮贈與君關髻凡事同頭上切勿輕相棄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把婦人一手摟過親了個嘴說道怎知你有如此一段聰慧少有婦人教迎兒執壺斟一盃與西門慶花枝招颭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兩個並肩而坐交杯換盞飲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幾杯酒吃的臉紅紅的告辭回家去了二人自在取樂頑耍迎兒打發王婆出去關上大門廚下坐的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看看天色晚來但見

密雲迷晚岫暗霧鎖長空群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天鬬碧僧投古寺深林中嚷嚷鴉飛客奔荒村閭巷內汪汪犬吠枝上子規啼夜月園中粉蝶戲花來

當下西門慶分付小廝回馬家去就在婦人家歇了到晚久二人如顛狂鷂子相似儘力盤桓淫慾無度常言道樂極悲生泰極否來光陰迅速單表武松自從領了知縣書禮離了清河縣送禮物馱担到東京朱太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街上各處閑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山東大路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却淡暑新秋路上水雨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個月光景在路上雨水所阻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看哥哥不免差了一個土兵預先報與知縣相公又私自寄了一封家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也不久只在八月內回還那土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稟帖然後逕奔來抓尋

武大家。可可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門首。那士兵見武大家閉着纔要叫門。婆子便問你是尋誰的。士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哥。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你有書信。交與我。就是了。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士兵向前。唱了一個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促促。騎上頭口。飛的一般去了。這王婆拏着那封書。從後門走過婦人家來。迎見開了門。婆子入來。原來婦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大官人娘子。起來。奴多有句話。和你們說。如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武二差士兵寄了書來。他與哥哥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幾句話兒。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遲滯。早處長便。那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正是分開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一齊與婦人多起來。穿上衣服。請王婆到房內坐了。取出書來。與西門慶看了。武松書中寫着。不過中秋回家。二人都慌了手腳。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每則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我如今與大姐。情深意海。不能相捨。武二那廝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麼難處之事。我前日已說過了。初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己。古來叔嫂不通門戶。如今已自大郎百日來到。大娘子請上幾位衆僧來。把這靈牌子燒了。趂武二未到家來。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廝回來。我自有話說。他敢怎的。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無些鳥事。西門慶便道。乾娘說的是。正是人無剛骨。安身不牢。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約定八月初六日。是武大郎

百日請僧念佛燒靈。初八日晚。抬娶婦人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一時。玳安奚馬來接回家。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拏了數兩散碎銀錢。二斗白米。齋襯。來婦人家。教王婆報恩寺。請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并天晚夕除靈。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經担來。鋪陳道場。懸掛佛像。王婆伴廚子在灶上。安排整理齋供。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響靈杵。打動鼓鈸。宣揚諷誦。呪演法華經。禮拜梁王懺。早辰發牒。請降三寶。證盟功德。請佛獻供。午刻召亡施食。不必細說。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主拈香僉字。証盟禮佛。婦人方纔起來梳洗。喬素打扮。來到佛前參拜。那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一個個都昏迷了佛性禪心。一個個多關不住心猿意馬。都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維摩昏亂。誦經言豈顧高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錯拏香盒。宣盟表白。大宋國稱做大唐。懺罪闍黎。武大郎念爲大父。長老心忙。打鼓錯拏徒弟手。沙彌心蕩。磬搥打破老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那婦人佛前燒了香。僉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了。依舊陪伴西門慶做一處。擺上酒席葷腥來。自去取樂。西門慶分付王婆。有事你自答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大官人。你到放心。由着老娘。和那秃厮纏。你兩口兒是會受用。看官聽

說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懷不亂的少古人有云一個字便是僧二個字便是和尚三個字是個鬼樂官四個字是色中餓鬼蘇東坡又云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此一篇議論專說這爲僧戒行住着這高堂大廈佛殿僧房吃着那十方檀越錢粮又不耕種一日三飡又無甚事縈心只專在這色慾上留心譬如在家俗人或士農工商富貴長者小相俱全每被利名所絆或人事往來雖有美妻少妾在旁忽想起一件事來關心或探探瓮中無米囤内少柴早把興來沒了卻輸與這和尚每許多有詩爲証

色中餓鬼獸中狨　壞教貪淫玷祖風
此物只宜林下看　不堪引入畫堂中

當時這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喬模喬樣多記在心裡到午齋往寺中歇晌回來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飲酒作歡原來婦人卧房正在佛堂一處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窓下水盆裡洗手忽然聽見婦人在房裡顫聲柔氣呻呻吟吟哼哼唧唧恰似有人在房裡交姤一般于是推洗手立住了脚聽勾良久只聽婦人口裡㰤聲呼叫西門慶達達你休只顧纏打到幾時只怕和尚來聽見饒了奴快些丟了罷西門慶道你且休慌我還要在蓋子上燒一下兒哩不想都被這禿厮聽了個不亦樂乎落後衆和尚都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個傳一個都知道婦人有漢子在屋裡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臨佛事完滿晚夕送靈化財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髻

換了一身艷衣服。在簾裡與西門慶兩個並肩而立。看着和尚化燒靈座。王婆舀將水。點一把火來。登時把靈牌并佛燒了。那賊禿冷眼瞧見簾子裡一個漢子。和婆娘影影綽綽並肩站立。想起白日裡聽見那些勾當。只個亂打鼓撇鈸不住。被風把長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下。露見青旋旋光頭。不去拾。只顧撇鈸打鼓笑成一塊。王婆便叫道。師父。紙馬也燒過了。還只個撇打怎的。和尚答道。還有紙爐蓋子上沒燒過。西門慶聽見。一面令王婆快打發襯錢與他。長老道。請齋主娘子謝謝。婦人道。王婆說免了罷。衆和尚道。不如饒了罷。一齊哄的去了。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爲証。

淫婦燒靈志不平　和尚竊壁聽淫聲

果然佛道能消罪　亡者聞之亦慘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西門慶計娶潘金蓮　武都頭悞打李外傳

色膽如天不自由　情深意密兩綢繆
只思當日同歡愛　豈想蕭墻有後憂
只貪快樂恣悠遊　英雄壯士報寃仇
天公自有安排處　勝負輸贏卒未休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換了一身艷色衣服。晚夕安排了一席酒。請王婆來作辭。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養活。分付等武二回來。只說大娘子。度日不過。他娘敎他前去。嫁了外京客人去了。婦人箱籠。早先一日。都打發過西門慶家去。剩下些破卓壞櫈。舊衣裳。都與了王婆。西門慶又將一兩銀子相謝

到次日。一頂轎子。四個灯籠。王婆送親。玳安跟轎。把婦人擡到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是個刁徒潑皮。有錢有勢。誰敢來多管。地街上編了四句口號。說得極好。

堪笑西門不識羞　先奸後娶醜名留
轎内坐着浪淫婦　後邊跟着老牽頭

西門慶娶婦人到家。收拾花園内樓下三間。與他做房。一個獨獨小院角門進去。設放花草盆景。白日間人跡罕到。極是一個幽僻去處。一邊是外房。一邊是卧房。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歡門描金床。大紅羅圈金帳幔。寶象花揀庄桌椅錦杌。擺設齊整。大娘子吳月娘房裡使着兩個丫頭。一名春梅。一名玉簫。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内。令他伏侍金蓮。赶着叫娘。却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名喚小玉。伏侍月娘。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灶丫頭。名喚秋菊。排行金蓮做第五房。先頭陳家娘子。陪床的。名喚孫雪娥。約二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有姿色。西門慶與他帶了鬏髻。排行第四。以此把金蓮做個第五房。此事表過不題。這婦人一娶過門來。西門慶家中大小。多不歡喜。看官聽說。世上婦人。眼裡火的極多。隨你甚賢慧婦人。男子漢娶小。說不嗔。及到其間。見漢子往他房裡同床共枕。歡樂去了。雖故性兒好殺。也有幾分臉酸心歹。正是

可惜團圓今夜月。清光咫尺別人圓。

西門慶當下。就在婦人房中宿歇。如魚似水。美愛無加。到第二日。婦人梳粧打扮。穿一套

艷色衣服春梅捧茶走來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裡拜見大小
遞見面鞋腳月娘在坐上仔細定睛觀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
十五六生的這樣標致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帶着風
情月意纖腰嫋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引得蜂狂
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吳月娘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
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日看了一
回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小廝每家來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
不曾看見今日果然生的標致怪不的俺那強人愛他金蓮先
與月娘磕了頭遞了鞋腳月娘受了他四禮次後李嬌兒孟玉
樓孫雪娥多拜見平敘了姊妹之禮立在傍邊月娘教丫頭拏
個坐兒教他坐分付丫頭媳婦赶着他叫五娘這婦人坐在傍
邊不轉睛把眼兒只看吳月娘約三九年紀因是八月十五日
生的故小字叫做月娘生的面若銀盆眼如杏子舉止溫柔持
重寡言第二個李嬌兒乃院中唱的生的肌膚豐肥身體沉重
在人前多咳嗽一聲上床賴追陪解數名妓者之稱而風月多
不及金蓮也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樓約三十年紀生的貌
若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稀稀多幾點微麻自是
天然俏麗惟裙下雙灣金蓮無大小之分第四個孫雪娥乃房
裡出身五短身材輕盈體態能造五鮮湯水善舞翠盤之妙這
婦人一抹兒多看到在心裡過三日之後每日清晨起來就來

房裡與月娘做針指做鞋脚凡事不拏強拏不動強動指着丫頭赶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快把小意兒貼戀幾次把月娘喜歡的沒入脚處稱呼他做六姐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吃飯吃茶和他同卓兒一處吃因此李嬌兒等衆人見月娘錯敬他各人都不做喜歡說俺們是舊人到不理論他來了多少時便這等慣了他大姐好沒分曉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　後車倒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　錯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西門慶自從娶潘金蓮來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頭面又相趁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際凡事如膠似漆百依百隨淫慾之事無日無之按下這裡不題却表武松八月初[illegible][illegible]清河縣且去縣裡交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已知金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酒食管待他不必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裡換了衣服鞋脚帶上一頂新頭巾鎖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隣舍看見武松回來都吃一驚捏兩把汗說道這番蕭墻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武松走到哥哥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看見迎兒小女在樓穿廊下撣線說道我莫不眼花了叫聲嫂嫂也不應叫聲哥哥也不應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我哥嫂聲音向前便問迎兒小女那迎兒小女見他叔叔來諕的不敢言語武松道你爹娘往那裡去了迎兒只是哭不做聲正問着隔壁王婆聽得是武二歸來生怕决撒了只得走過幫着迎兒支吾武二一見王婆過來唱

了個啞悶道我哥哥。往那裡去了。嫂嫂也怎的不見。那婆子道二哥請坐。我告訴你。哥哥自從你去了。到四月間得個拙病死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幾時死了。得什麼病。吃誰的藥來。王婆道你哥哥四月二十頭。猛可地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麼藥不吃到。醫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的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早脫下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誰人保得常沒事。武二道我哥哥如今埋在那裡。王婆道你哥哥一倒了頭。家中一文錢也沒有。大娘子又是沒腳蟹。那裡去尋墳地做着。虧他左邊一個財主。前與大郎有一面之交。捨助一具棺木。沒奈何放了三日。擡出一把火燒了。武二道今嫂嫂往那裡去了。婆子道他少女嫩婦的。又沒的養贍過熬守了百日孝。他娘勸道前月他嫁了外京人去了。丢下這業障丫頭子。教我替他養活。專等你回來。交付與你。也了我一場事。武二聽言。沉吟了半晌。便撇下了王婆出門去。逕投縣前下處去。開了門去。門房裡。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教土兵街上打了一條麻縧。買了一雙綿鞋。一頂孝帽。帶在頭上。又買了些菓品點心香燭冥紙金銀錠之類。歸到哥哥家。從新安設武大郎靈位。安排羹飯。就在桌子上。點起燈燭。鋪設酒肴。掛起經旛紙縛。那消兩個時辰。安排得端正。約一更已後。武二拈了香。撲番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為人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看若是負屈銜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報

冤雪恨把酒一面澆奠了燒化冥帋武二便放聲大哭哭倒還是一路上來的人哭的那兩家隣舍無不悽惶武二哭罷將這羹飯酒肴和土兵迎兒吃了討兩條蓆子教土兵房中傍邊睡武二把迎兒房中睡他便把條蓆子就武大靈卓子前睡約莫將半夜時分武二番來覆去那裡睡得着口裡只是長吁氣那土兵齁齁的却是死人一般挺在那裡武二扒將起來看時那靈卓子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二坐在蓆子上自言自語口裡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後却無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那靈卓子下捲起一陣冷風來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怪風侵骨冷凜冽如殺氣透肌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隱隱遮藏食毒鬼紛紛飄逐影魔幢

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皆竪起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從靈卓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不仔細却待向前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一交跌番在蓆子上坐的尋思道怪哉是夢非夢剛纔我哥哥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他的魂想來他這一死必然不明聽那更皷正打三更三點回頭看那土兵正睡得好于是咄咄不樂等到天明却再理會胡亂睡了一回看看五更雞叫東方將明土兵起來燒湯武二洗漱了喚起迎兒看家帶領土兵出了在街上訪問街坊隣舍我哥哥怎的死了嫂嫂嫁得何人去了那街坊隣舍明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誰肯來管只說都頭不消

訪問王婆在緊隔壁住只問王婆就知了有那多口的說賣梨的鄆哥兒與仵作何九二人最知詳細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去尋鄆哥不見那小猴子手裡拏着個柳籠簸羅兒正糴米回來武二便叫鄆哥兄弟唱喏那小廝見是武二叫他便道武都頭你來遲了一步兒須動不得手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却難保你們打官司耍子武二道好兄弟跟我來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過賣造兩分飯來武二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倒有養家孝順之心我沒什麽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鄆哥道你且拏去與老爹做盤費我自有用你處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十來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哥哥和甚人合氣被甚人謀害了家中嫂嫂被那一個取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這鄆哥一手接過銀子自心裡想道這五兩銀子老爹也勾盤費得三五個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一面說道武二哥你聽我說只怕說與你休氣苦于是把賣梨兒尋西門慶後被王婆怎地打不放進去又怎的幇扶武大捉姦西門慶怎的踢中了武大心疼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從頭至尾訴說了一遍武二聽了便道你這話說是實麽又問道我的嫂子嫁與甚麼人去了鄆哥道你嫂子乞西門慶擡到家待摀吊底子兒自還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說謊鄆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兄弟既然如此討飯來吃須臾大盤大碗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兩個下樓來分付鄆哥你回家把盤費交與你老爹明日早來縣前與我證一證

又問何九在那裡居住鄆哥道你這時候尋何九你未曾來時三日前走的不知往那裡去了這武二放了鄆哥家去到三日武二早起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走到縣門前只見鄆哥在此伺候一直帶到廳上跪下聲冤起來知縣看見認的是武松便問你告什麼因何聲冤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惡西門慶與嫂潘氏通奸踢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性命何九朦朧入殮燒毀屍傷見今西門慶霸占嫂在家爲妾見有這個小厮鄆哥是證見望相公做主則個因遞上狀子知縣接着便問何九怎的不見武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縣于是摘問了鄆哥口詞當下退廳與佐貳官吏通同商議原來知縣縣丞主簿吏典上下多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這件事難以問理知縣出來便叫武松道你也是個本縣中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奸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奸他今只憑這小厮口內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公道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當止即止武二道告稟相公這多是實情不是小人捏造出來的知縣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計較可行時便與你拏人武二方纔起來走出外邊把鄆哥留在裡面不放回家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說武二回來帶領鄆哥告狀一節西門慶慌了卻使心腹家人來保來旺身邊袖着銀兩打點官吏都買囑了到次日早辰武二在廳上告稟知縣催逼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下狀子來說道武二你

休聽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欠明白難以問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你不可一時造次當該吏典在旁便道都頭你在衙門裡也曉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五件事俱完方可推問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怎生問理武二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有理處了狀子下廳來來到下處放了鄆哥歸家不覺仰天長歎一聲咬牙切齒口中罵淫婦不絕道漢子怎消洋這一口氣一直奔到西門慶生藥店前要尋西門慶廝打正見他開鋪子的傅夥計在木櫃裡面見武二狠狠的走來聲喏問道大官人在宅上麼傅夥計認的是武二便道不在家了都頭有甚話說武二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傅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二一引引到僻靜巷口

說話武二一番過臉來用手撮住他衣領睜圓怪眼說道你要死却是要活傅夥計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二道你若要死便不要說若要活時你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廝如今在那裡我個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傅夥計是個小胆之人見武二發作慌了手脚說道都頭息怒小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顧着小人只開鋪子並不知他閑帳大官人本不在家剛纔和一相知往獅子街大酒樓上吃酒去了小人並不敢說謊武二聽了此言方纔放了手大扠步雲飛奔到獅子街來諕的傅夥計半日移脚不動那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且說西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隸李外傳專一在縣在府綽攬些公事往來聽氣兒撰

錢使若有兩家告狀的他便賣串兒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裡打背又因此縣中起了他個渾名叫做李外傳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討得這個消息要來回報西門慶知道武二告狀不行一面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正吃酒在熱鬧處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武松兇兒人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推更衣從樓後窗只一跳順着房山跳下人家後院內去了那武二奔到酒樓前便問酒保西門慶在此麼那酒保道西門大官和一相識在樓上吃酒哩武二撥步撩衣飛搶上樓去只見一個人坐在正面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認的是本縣皂隸李外傳知就來報信的心中甚怒向前便問西門慶那裡去了那李外傳見是武二謊得謊了半日說不出來被武二一脚把卓子踢倒了碟兒盞兒都打的粉碎兩個唱的也諕得走不動武二匹面向李外傳打一拳來李外傳叫聲呀時便跳起來立在凳子上樓後窗尋出路被武二雙提住隔着樓前窗倒撞落在當街心裡來跌得個發昏下邊酒保見武二行兇都驚得呆了誰敢向前街上兩邊人多住了脚睜眼武二又氣不捨奔下樓見那人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只把眼動于是兜襠又是兩脚嗚呼哀哉斷氣身亡衆人道都頭此人不是西門慶錯打了他武二道我問他如何不說我所以打他原來不經打就死了那地方保甲見人死了又不敢向前捉武二只得慢慢挨近上來收籠他那裡肯放鬆連酒保王鸞并兩個粉頭包氏牛氏都拴了竟投縣衙裡來見知

縣。此時哄動了獅子街。鬧了清河縣。街上看的人。不計其數。多說西門慶不當死。不知走的那裡去了。却拏這個人來頂缸。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吃刀柳樹上暴。誰人受用。誰人吃官司。有這等事。有詩爲證。

英雄雪恨被刑纏　天公何事黑漫漫

九泉乾死食毒客　深閨笑殺一金蓮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武二充配孟州道　妻妾宴賞芙蓉亭

朝看瑜伽經　暮誦消災呪

種瓜須得瓜　種荳須得荳

經呪本無心　冤結如何究

地獄與天堂　作者還自受

話說被地方保甲拏去縣裡見知縣去了。且表西門慶。跳下樓窗。順着房山扒伏在人家院裡藏了。原來是行醫的胡老人家。只見他家使的一個大胖丫頭。走來毛廁裡淨手。蹶着大屁股猛可見了一個漢子。扒伏在院牆下。往前走不迭。大叫有賊了。慌的胡老人急進來看。見認的是西門慶。便道大官人。且喜武

二哥你不着把那人打死了地方拏去縣中見官去了多已定死罪大官人歸家去無事這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搖擺着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二人拍手喜笑以為除了患害婦人叫西門慶上下多使些錢務要結果了他休要放他出來西門慶一面差心腹家人來旺兒餽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十兩雪花銀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只要休輕勘了武二知縣受了西門慶賄賂到次日早衙陞廳地方保甲押着武二并酒保唱的干証人在廳前跪下縣主一夜把臉番了便叫武二你這廝昨日虛告如何不遵法度今又平白打死了人有何理說武二磕頭告道望相公與小人做主小人本與西門慶執仇廝打不料撞遇了此人在酒樓上問道西門慶那裡去了他不說小人一時怒起悞打死了他知縣道這廝何說你豈不認的他是縣中皂隸想必別有緣故你不實說喝令左右與我加起刑來人是苦蟲不打不成兩邊閃三四個皂隸役卒抱許多刑具把武松拖翻雨點般篦板子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二十板打得武二口口聲聲叫寃說道小人平日也與相公用力効勞之處相公豈不憫念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聽了此言越發惱了你這廝親手打死了人尚還口強抵賴那個喝令與我好生拶起來當下拶了武松一拶敲了五十杖子教取面長枷帶了收在監內一干人寄監在門房裡內中縣丞佐貳官也有和武二好的念他是個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他爭柰多受了西門慶賄賂粘住了口做不的張主又見武松只是聲寃延挨了幾日

只得朦朧取了供招，喚當該吏典并仵作、甲、隣人等，押到獅子街檢驗李外傳身屍，填寫屍單格目，委的被武松尋問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怒起，一時鬭毆，拳打脚踢，撞跌身死，左肋面門心坎腎囊，俱有青赤傷痕不等。檢驗明白，回到縣中。一日做了文書，申詳解送東平府來，詳允發落。這東平府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個清廉的官，聽的報來，隨即陞廳。那官人但見：

平生正直，稟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大在金鑾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戶口增，錢糧辦，黎民稱頌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攀轅截鐙，名標青史播千年；勒石鐫碑，聲振黃堂傳萬古。正直清廉民父母，賢良方正號青天。

這府尹陳文昭已知這事了，便教押過這一干犯人，就當廳先把清河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擬看過，端的上面怎生寫着？文曰：

東平府清河縣為人命事，呈稱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係陽谷縣人氏，因有膂力，本縣參做都頭。因公差回還，祭奠亡兄，見嫂潘氏守孝不滿，擅自嫁人，是松在巷口打聽，不合與獅子街王鑾酒樓上撞遇先不知名、今知名李外傳，因酒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鬭毆，互相不伏，揪打踢撞傷重，當時身死。比有娼婦牛氏、包氏見證，致被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仵作、甲、隣人等，檢驗明白，取

供具結填箚解繳前來覆審無異同擬武松合依鬪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律絞酒保王鸞并牛氏包氏俱供明無罪。今合行申到案發落請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　日知縣李達天縣丞樂和安主簿華何祿

典史夏恭基司吏錢勞。

府尹看了一遍將武松叫過面前跪下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得見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道小的本爲哥哥報仇因尋西門慶悞打死此人把前情訴告了一遍委是小的負屈啣冤西門慶殺大嫂他不得但只是個小人哥哥武大含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已盡知了。因

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于是將一干人衆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爲兄報仇悞打死這李外傳也是個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裡一干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着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門慶并嫂潘氏王婆小廝鄆哥作作何九一同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武松在東平府監中人都知道他是屈官司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到把酒食與他吃早有人把這件事報到清河縣西門慶知道了慌了手脚陳文昭是個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走去央浼親家陳宅心腹并家人來保星夜來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提

督轉央內閣蔡太師。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連忙賚了一封緊要密書帖兒。特來東平府下書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寺正。陞東平府府尹。又係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了。只把武松免死。問了個脊杖四十。剌配二千里充軍。況武大已死。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干人犯。釋放寧家。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團頭枷釘了。臉上剌了兩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其餘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差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當日武松與兩個公人。出離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將家活多變賣了。打發那兩個公人路上盤費。央挽左隣姚二郎看管迎兒。倘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街坊隣舍。上戶人家。見武二是個有義的漢子。不幸遭此刑。平昔與武二好的。都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二到下處問士兵。要出行李包裹來。即日離了清河縣。上路迤邐往孟州大道而行。正遇着中秋天氣。此這一去。正是若得苟全痴性命。也甘饑餓過平生。有詩為證。

府尹推詳秉至公　武松垂死又疏通
今朝剌配牢城去　病草萋萋遇暖風

這裡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路去了。一塊石頭方落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于是家中

分付家人來旺來保興兒收拾打掃後花園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懸起金障安排酒席齊整叫了一起樂人吹彈歌舞請大娘子吳月娘第二李嬌兒第三孟玉樓第四孫雪娥第五潘金蓮合家歡喜飲酒家人媳婦丫鬟使女兩邊侍奉怎見當日好筵席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水晶盤內高堆火棗交梨碧玉盃中滿泛瓊漿玉液烹龍肝炮鳳腑果然下筯了萬錢黑熊掌紫駝蹄酒後獻來香滿座更有那軟炊紅蓮香稻細膾通印子魚伊魴洛鯉誠然貴似牛羊龍眼荔枝信是東南佳味碾破鳳團白玉甌中分白浪斟來瓊液紫金壺內噴清香畢竟壓賽孟嘗君只此敢欺石崇

當

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多兩傍列坐傳盃弄盞花簇錦攢飲酒只見小廝玳安領下一個小廝一個小女兒纔頭髮齊眉兒生的乖覺拏着兩個盒兒說道隔壁花太監家的送花兒來與娘們戴走到西門慶月娘眾人跟前都磕了頭立在傍邊說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并花兒與西門大娘戴揭開簾子看盒兒一盒是朝廷上用的菓餡椒鹽金餅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兒月娘滿心歡喜說道又叫你娘費心一面看菜兒打發兩個吃了點心月娘與了那小丫頭一方汗巾兒與了小廝一百文錢說道多上覆你娘多謝了因問小丫頭兒你叫什麼名字他回言道我叫繡春

小厮叫做天福兒打發去了月娘便向西門慶道咱這裡間壁住的花家這娘子兒倒且是好常時使過小厮丫頭送東西與我我並不曾回些禮兒與他西門慶道花二哥他娶了這娘子兒今不上二年光景他自說娘子好個性兒不然房裡怎生得這兩個好丫頭月娘道前者六月間他家老公公死了出殯時我在山頭會他一面生的五短身材團面皮細灣灣兩道眉兒且自白淨好個溫克性兒年紀還小哩不上二十四五西門慶道你不知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晚嫁花家子虛帶了一分好錢來月娘道他送盒來親近你我又在個緊隣咱休差了禮數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荅他看官聽說原來花子虛渾家娘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日所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瓶兒來就小字喚做瓶姐先與大名府梁中書家爲妾梁中書乃東京蔡太史女婿夫人性甚嫉妬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花園中這李氏只在外邊書房內住有養娘扶侍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書同夫人在翠雲樓上李逵殺了全家老小梁中書與夫人各自逃生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與養娘媽媽走上東京投親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陞廣南鎮守因姪男花子虛沒妻室就使媒人說親娶爲正室太監在廣南去也帶他到廣南住了半年有餘不幸花太監有病告老在家因見清河縣人在本縣住了如今花太監死了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裡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與西門慶都是會中朋友西門慶是個大哥第二個姓應雙名伯爵原是開

紬絹舖的應員外兒子。沒了本錢。跌落下來。專在本司三院幫嫖貼食。會一腳好氣毬。雙陸棋子。件件皆通。第三個姓謝。名希大。字子純。亦是幇閑勤兒。會一手好琵琶。每日無營運。專在院中吃些風流茶飯。還有個祝日念。孫寡嘴。吳典恩。雲裡手。常時節。卜志道。白來搶。共十個朋友。卜志道故了。花子虛補了。每月會在一處。叫兩個唱的。花攢錦簇。頑耍。衆人見花子虛乃是內臣家勤兒。手裡使錢撒漫。都亂撮合他。在院中請表子。整三五夜不歸家。正是

紫陌春光好　紅樓醉管絃

人生能有幾　不樂是徒然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當日西門慶。率同妻妾。合家歡樂。在芙蓉亭上飲酒。至晚方散。歸到潘金蓮房中。已有半酣。乘着酒興要和婦人雲雨。婦人連忙薰香打鋪。和他解衣上床。西門慶且不與他雲雨。明知婦人第一好品簫。于是坐在青紗帳內。令婦人馬爬在身邊。雙手輕籠金釧。捧定那話。往口裡吞放。西門慶垂首觀其出入之妙。嗚咂良久。淫興倍增。因呼春梅進來遞茶。婦人恐怕丫頭看見。連忙放下帳子來。西門慶道。怕怎麽的。因說起隔壁花二哥房裡。到有兩個好丫頭。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丫頭。還有一個。也有春梅年紀。也是花二哥收過用了。但見他娘在門首站立。他跟出來。見是生的好模樣兒。誰知這花二哥年紀小小的。房裡恁般用人。婦人聽了。瞅了他一眼。說道怪行貨我不好罵你。你心裡要收這個丫頭。收他便了。如何遠打週折

指山說磨。拏人家來比奴一節。不是那樣人。他又不是我的了頭。既然如此。明日我往後邊坐一面騰個空兒。你自在房中叫他來。收他便了。說畢。當下西門慶品簫過了。方纔抱頭交股而寢。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慇懃快把紫簫吹。有西江月為証

紗帳輕飄蘭麝。娥眉慣把簫吹。雪白玉體透房幃。禁不住魂飛魄蕩。玉腕款籠金釧。兩情如醉如痴。才郎情動囑奴知。慢慢多咂一會。

到次日。果然婦人往後邊孟玉樓房中坐了。西門慶叫春梅到房中。春點杏桃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腰。收用了這妮子。婦人自此一力擡舉他起來。不令他上鍋抹灶。只叫他在房中。鋪床疊被。遞茶水。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纏的兩隻腳小小的。原來春梅比秋菊不同。性聰慧。喜謔浪。善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西門慶甚是寵他。秋菊為人濁蠢。不任事體。婦人打的是他。正是

燕雀池塘語話喧　皆因仁義說愚賢
雖然異數同飛鳥　貴賤高低不一般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二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婦人嫉妬非常　浪子落魄無賴
一聽巧語花言　不顧新懽舊愛
出逢紅袖相牽　又把風情別賣
果然寒食元宵　誰不幫興幫敗

話說潘金蓮在家恃寵生驕，顛寒作熱，鎮日夜不得個寧靜，性極多疑專，一聽籬察壁，尋些頭腦厮鬧，那個春梅又不是十分耐煩的。一日金蓮為些零碎事情，不湊巧罵了春梅幾句，春梅沒處出氣，走往後邊厨房下去，捶檯拍盤，悶狠狠的模樣，那孫

雪娥看不過假意戲他道你行貨子想漢子便別處去想怎的在這裡硬氣春梅政在悶時聽了幾句不一時暴跳起來那個歪斯纏我哄漢子雪娥見他性不順只做不開口春梅便使性做幾步走到前邊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一五一十又添些話頭道我和娘收了俏一帮兒哄漢子挑撥與金蓮知道金蓮滿肚子不快活只因送吳月娘出去送殯起身早些也有些身子倦睡了一覺走到亭子上只見孟玉樓搖颭的走來笑嘻嘻道姐姐如何悶悶的不言語金蓮道不要說起今早倦倒了不得三姐你在那里去來玉樓道纔到後面廚房里走了一下金蓮道他與你說些什麼來玉樓道姐姐沒言語金蓮雖故口裡說着終久懷記在心與雪娥結仇不在話下兩個做了一回針指只見春梅抱着湯瓶秋菊拿了兩盞茶來吃畢茶兩個放卓兒擺下棋子盤兒下棋正下在熱閙處忽見看園門小厮琴童走來報道爹來了慌的兩個婦人收棋子不迭西門慶恰進門檻看見二人家常都帶着銀絲鬏髻露着四鬢耳邊青寶石墜子白紗衫兒銀紅比甲挑線裙子雙鉤尖趫紅鴛瘦小鞋一個個粉粧玉琢不覺滿面堆笑戲道好似一對兒粉頭也值百十銀子潘金蓮說道俺每纔不是粉頭你家正有粉頭在後邊哩那玉樓抽身就往後走被西門慶一手扯住說道你往那里去我來了你脫身去了實說我不在家你兩個在這里做甚麼金蓮道俺兩個悶的慌在這里下了兩盤棋子時沒做賊誰知道你就來了一面替他接了衣服說道你今日送殯來家早西門慶

道今日齋堂裡都是內相同官。一來天氣喧熱我不耐煩。先來家玉樓問道他大娘怎的還不來家西門慶道他的轎子也待進城我使回兩個小廝接去了。一面脫了衣服坐下因問你兩個下棋賭些什麼。金蓮道俺兩個自恁下一盤耍子平白賭什麼西門慶道等我和你們下一盤那個輸了拿出一兩銀子做東道金蓮道俺每並沒銀子。西門慶道你沒銀子拿簪子問我手裡當也是一般于是擺下棋子三人下了一盤。潘金蓮輸了。西門慶纔數子兒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一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山推掐花兒。西門慶尋到那里說道好小油嘴兒你輸了棋子却躲在這里那婦人見西門慶來昵笑不止說道怪行貨子孟三兒輸了你不敢禁他却來纏我將手中花撮成瓣兒洒西門慶一身被西門慶走向前雙關抱住按在湖山畔就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戲謔做一處不防玉樓走到跟前叫道六姐他大娘來家了。咱後邊去來。這婦人方纔撇了西門慶說道哥兒我回來和你答話。同玉樓到後邊與月娘道了萬福。月娘問你每笑甚麼。玉樓道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輸了一兩銀子。到明日整治東道請姐姐耍子。月娘笑了。金蓮當下只在月娘面前只打了個照面兒就走來前邊陪伴西門慶。分付春梅房中薰下香預備澡盆浴湯准備晚間兩個效魚水之懽看官聽說家中雖是吳月娘大娘子。在正房居住。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看往。出門走動出入銀錢都在唱的李嬌兒手裡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中上灶。打發各房飲食譬如西

門慶在那房里宿歇或吃酒吃飯造甚湯水俱經雪娥手中整理那房裡丫頭自往廚下拿去此事不說當晚西門慶在金蓮房中吃了回酒洗畢澡兩人歇了次日也是合當有事西門慶許了金蓮要往廟上替他買珠子要穿箍兒戴早起來等着要吃荷花餅銀絲鮓湯纔起身使春梅往廚下說去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金蓮道你休使他有人說我縱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幇兒哄漢子百般指猪罵狗欺負俺娘兒們你又使他後邊做甚麼去西門慶便問是誰說此話欺負他你對我說婦人道說怎的盆罐都有耳躲你只不叫他後邊去另使秋菊去便了這西門慶遂叫過秋菊分付他往廚下對雪娥說去約有兩頓飯時婦人已是把卓兒放了白不見拿來急的西門慶只是暴跳婦人見秋菊不來使春梅你去後邊瞧瞧那奴才只顧生根長苗不見來春梅有幾分不順使性子走到廚下只見秋菊正在那里等着哩便罵道賊餲奴娘要卸你那腿哩說你怎的就不去了哩爹緊等着吃了餅要往廟上去急的爹在前邊暴跳叫我採了你去哩這孫雪娥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罵道怪小淫婦兒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鍋兒是鐵打的也等慢慢兒的來預備下熬的粥兒又不吃忽剌八新梁興出來要烙餅做湯那個是肚裡蛔虫春梅不忿他罵說道沒的扯毯淡主子不使了來問你那個好來問你要有沒俺們到前邊自說的一聲兒有那些聲氣的一隻手擰着秋菊的耳躲一直往前邊來雪娥道主子奴才常遠似這等硬氣有時道着春梅道中有時

道使時道沒的把俺娘兒兩個別變了罷于是氣狠狠走來婦人見他臉氣的黃黃拉着秋菊進門便問怎的來了春梅道你問他我去時還在厨房裡雌着等他慢條絲禮兒纔和麵兒我自不是說了一句爹在前邊等着娘說你怎的就不去了使我來叫你來了倒被小院兒裡的千奴才萬奴才罵了我恁一頓說爹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只相那個調唆了爹一般預備下粥兒不吃平白新生發起要餅和湯只顧在厨房裡罵人不肯做哩婦人在旁便道我說別要使他去人自恁和他合氣說俺娘兒兩個攔攔你在這屋裡只當吃人罵將來這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走到後邊厨房裡不由分說向雪娥踢了幾脚罵道賊歪剌骨我使他來要餅你如何罵他你罵他奴才你如何

不溺胞尿把你自家照照那雪娥被西門慶踢罵了一頓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剛走出厨房門外雪娥對着大家人來昭妻一丈青說道你看我今日晦氣早是你在旁聽我又沒曾說什麼他走將來兇神也一般大喓小喝把丫頭採的去了反對主子面前輕事重報惹的走來平白把恁一場兒我洗着眼兒看着主子奴才長遠恁硬氣着只休要錯了脚兒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復回來又打了幾拳罵道賊奴才淫婦你還說不欺負他親耳躲聽見你還罵他打的雪娥疼痛難忍西門慶便往前邊去了那雪娥氣的在厨房裡兩淚悲啼放聲大哭吳月娘正在上房纔起來梳頭因問小玉厨房裡亂的些甚麼小玉回道爹要餅吃了往廟上去說姑娘罵五娘房裡春梅來被爹聽見

了在廚房裡踢了姑娘幾脚哭起來月娘道也沒見他要餅吃
連忙做了與他去就罷了平白又罵他房裡丫頭怎的于是使
小玉走到廚房攛掇雪娥和家人媳婦連忙攢造湯水打發西
門慶吃了騎馬小厮跟隨往廟上去不題這雪娥氣憤不過走
到月娘房裡正告訴月娘此事不防金蓮驀然走來立于䆫下
潛聽見雪娥在屋裡對月娘李嬌兒說他怎的攔攔漢子背地
無所不爲娘你不知淫婦說起來比養漢老婆還浪一夜沒漢
子也成不的背地幹的那繭兒人幹不出他幹出來當初在家
把親漢子用毒藥擺死了跟了來如今把俺們也吃他活埋了
弄的漢子烏眼雞一般見了俺們便不待見月娘道也沒見你
他前邊使了丫頭要餅你好好打發與他去便了平白又罵他

怎的雪娥道我罵他禿也瞎也來那頃這丫頭在娘房裡着緊
不聽手俺沒曾在灶上把刀背打他娘尚且不言語可可今日
輪他手裡便驕貴的這等的了正說着只見小玉走到說五娘
在外邊少頃金蓮進房望着雪娥說道比對我當初擺死親夫
你就不消叫漢子娶我來家省的我攔攔着他撐了你的窩兒
論起春梅又不是我房裡丫頭你氣不憤還教他伏侍大娘就
是了省的你和他合氣把我扯在裡頭那個好意死了漢子嫁
人如今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我一紙休書我去就是了
月娘道我也不曉的你們底事你每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孫
雪娥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隨問誰他辨不過他又在
漢子根前截舌兒轉過眼就不認了依你說起來除了娘把俺

們都撺了只留着你罷那吳月娘坐着由着他那兩個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語後來見罵起來雪娥道你罵我奴才你便是真奴才拉些兒不曾打起來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後邊去這潘金蓮一直歸到前邊卸了濃粧洗了脂粉烏雲散亂花容不整哭得兩眼如桃搦在床上到日西時分西門慶廟上來袖着四兩珠子進入房中一見便問怎的來婦人放聲號哭起來問西門慶要休書如此這般告訴一遍我當初又不曾圖你錢財自恁跟了你來如何今日交人這等欺負千也說我擺殺漢子萬也說我擺殺漢子拾了本有吊了本無沒了頭便罷了如何要人房裡了頭伙侍吃人指罵我一個還多着影兒哩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神暴跳五陵氣冲天一陣風走到後邊採過雪娥頭髮來儘力拿短棍打了幾下多虧吳月娘向前拉住了手說道沒的大家省事些兒罷了好交你主子惹氣西門慶便道好賊搓剌骨我親自聽見你在廚房裡罵你還攪纏別人我不把你下截打下來也不筭看官聽說不爭今日打了孫雪娥管教潘金蓮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有詩為證

金蓮恃寵使夫君　到使孫娥忌怨深
自古感恩并積恨　千年萬載不生塵

當下西門慶打了雪娥走到前邊窩盤住了金蓮袖中取出今日廟上買的四兩珠子遞與他穿箍兒戴婦人見漢子與他做主兒出了氣如何不喜由是要一奉十寵愛愈深一日在園中

置了一席，請吳月娘、孟玉樓，連西門慶四人，共飲酒。話休饒舌。那西門慶立了一夥，結識了十個人做朋友，每月會茶飲酒。頭一個名喚應伯爵，是個潑落戶出身，一分兒家財都嫖沒了，專一跟着富家子弟幫嫖貼食，在院中頑耍，諢名叫做應花子。第二個姓謝名希大，乃清河衛千戶官兒應襲子孫，自幼兒沒了父母，遊手好閑，善能踢的好氣毬，又且賭博，把前程丟了。如今做幫閑的。第三名喚吳典恩，乃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縣前與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來往。第四名孫天化，綽號孫寡嘴，年紀五十餘歲，專在院中闖寡門，與小娘傳書寄柬，勾引子弟，討風流錢過日子。第五是雲參將兄弟，名喚雲離守。第六是花太監姪兒花子虛。第七姓祝，名喚祝日念。第八姓常，名常時節。第九個姓白，名喚白來創。連西門慶共十個。衆人見西門慶有些錢鈔，讓西門慶做了大哥。每月輪流會茶擺酒。一日輪該花子虛家擺酒會茶，就在西門慶緊隔壁。內官家擺酒，都是大盤大碗，甚是豐盛。衆人都到齊了。那日西門慶有事，約午後不見到來，都留席面。少頃西門慶來到，衣帽整齊，四個小廝跟隨。衆人都下席迎接，敘禮讓坐。東家安席，西門慶居首席。一個粉頭，兩個妓女，琵琶箏纂，在席前彈唱。端的說不盡梨園嬌艷，色藝雙全。但見：

羅衣疊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囀，聲如枝上流鶯。舞態蹁躚，影似花間鳳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遏行雲遮楚館。高低緊慢按

宫商。吐玉噴珠輕重疾徐依格調。鏗金戛玉。箏排鴈柱聲聲
慢。板排紅牙字字新。
少頃酒過三巡。歌吟兩套。三個唱的放下樂器。向前花枝搖颭。
繡帶飄飄。磕頭。西門慶呼荅應小使玳安。書袋內取三封賞賜。
每人二錢。拜謝了下去。因問東家花子虛。這位姐兒上姓。端的
會唱。東家未及荅。在席應伯爵插口道。大官人多忘事。就不認
的了。這撥箏的是花二哥令翠。勾欄後巷吳銀兒。那撥阮的。是
朱毛頭的女兒朱愛愛。這彈琵琶的是二條巷。李三媽的女兒
李桂卿的妹子。小名叫做桂姐。你家中見放着他親姑娘。大官
人如何推不認的。西門慶笑道。六年不見。就出落得成了人兒
了。落後酒闌上席來遞酒。這桂姐殷懃勸酒。情話盤桓。西門慶
因問你三媽你姐姐桂卿在家做甚麼。怎的不來我家走走看
看你姑娘。桂姐道。俺媽從去歲不好了一塲。至今腿脚半邊通
動不的。只扶着人走。俺姐姐桂卿。被淮上一個客人包了半年。
常是接到店裡住。兩三日不放來家。家中好不無人。只靠着我。
逐日出來供唱。荅應這幾個相熟的老爹。好不辛苦。也要往宅
裡看看姑娘。白不得個閑。爹許久怎的也不在裡邊走走。放姑
娘家去看看俺媽。這西門慶見他一團和氣說話兒乖覺伶變。
就有幾分留戀之意。說道。我今日約兩位好朋友。送你家去。你
意下如何。桂姐道。爹休哄我。你肯貴人脚兒踏俺賤地。西門慶
道。我不哄你。便到是袖中取出汗巾。連挑牙與香茶盒兒。遞與桂
姐收了。桂姐道。多咱去。如今使保兒先家去說一聲。作個預備。

西門慶道。直待人散。一同起身。少頃遞畢酒。約掌燈人散時分。西門慶約下應伯爵謝希大。也不到家。騾馬同送桂姐。逕進抅攔。徑李家去。正是錦繡窩中。人手不如撒手美。紅綿套裡。鑽頭容易出頭難。有詞為証。

陷人坑。土窨般暗開掘。迷魂洞。囚牢般巧砌疊。檢屍場。屠鋪般明排列。衒一味死温存。活打刼。招牌兒大字書者。買俏金哥哥休撦。纏頭錦。婆婆自接。賣花錢。姐姐不賒。

西門慶等送桂姐轎子到門首。李桂卿迎門接入堂中。見畢禮數。請老媽出來拜見。不一時虔婆扶拐而出。半邊肐膊。通動但不得。見了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天麼天麼。姐夫貴人。那陣風兒刮你到手此處。西門慶笑道。一向窮冗。沒曾來得。老媽休怪。虔婆便問道。二位老爹貴姓。西門慶道。是我兩個好友。應二哥。謝子純。今日在花家會茶。遇見桂姐。因此同送回來。快看酒來。俺們樂飲三盃。虔婆讓三位上首坐了。一面點了茶。一面下去打抹春檯。收拾酒菜。少頃。保兒上來。放桌兒。掌上燈燭。酒餚羅列。桂姐從新房中打扮出來。旁邊陪坐。真個是風月窩。鶯花寨。免不得姊妹兩個在旁。金樽滿泛。玉阮同調。歌唱遞酒。有詩為証。

瑠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幙圍香風。吹龍笛。擊鼍鼓。皓齒歌。細腰舞。况是青春莫虛度。銀缸掩映嬌娥語。酒不到劉伶墳上去。

當下桂卿姐兒兩個唱了一套。席上觥籌交錯飲酒。西門慶向

桂卿說道今日二位在此久聞桂姐善能禾唱南曲何不請歌一詞以奉勸二位一盃兒酒意下如何那應伯爵道我等不當起動洗耳願聽佳音那桂姐坐着只是笑半日不動身原來西門慶有心要梳籠桂姐故此發言先索落他唱卻被院中婆娘見精識精看破了八九分李桂卿在旁就先開口說道我家桂姐從小兒養得嬌自來生得靦腆不肯對人胡亂便唱于是西門慶便叫玳安小廝書袋內取出五兩一錠銀子來放在卓上便說道這些不當甚麼權與桂姐爲脂粉之需改日另送幾套織金衣服那桂姐連忙起身相謝了方纔一面令丫鬟收下了一面放下一張小卓兒請桂卿下席來唱當下桂姐不慌不忙輕扶羅袖擺動湘裙袖口邊搭刺着一方銀紅撮穗的落花流水汗巾兒歌唱一隻駐雲飛

　舉止從容壓盡勾欄占上風行動香風送頻使人欽重嗏玉杵污泥中豈凡庸一曲清商滿座皆驚動何似襄王一夢中何似襄王一夢中

唱畢把個西門慶喜歡的沒入腳處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晚夕就在李桂卿房裡歇了一宿緊着西門慶要梳籠這女子又被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在根前一力攛掇就上了道兒次日使小廝往家去拏五十兩銀子段鋪內討四套衣裳要梳籠桂姐那李嬌兒聽見要梳籠他家中姪女兒如何不喜連忙拏了一錠大元寶付與玳安拏到院中打頭面做衣服定卓席吹彈歌舞花攢錦簇做三日飲喜酒應伯爵謝希大又約會了孫寡嘴祝

日念常時節每人出五分銀子，人情，作賀，都來攢他鋪的盡歡。此後西門慶出每日大酒大肉在院中頑耍不在話下。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語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魘勝貪財

堪笑西門暴富　有錢便是主顧
一家歪斯胡纏　那討綱常禮數
狎客日日來往　紅粉夜夜陪宿
不是常久夫妻　也算春風一度

話說西門慶在院中貪戀桂姐姿色約半月不曾來家吳月娘使小厮一連拏馬接了數次李家把西門慶衣帽都藏過一邊不放他起身丢的家中這些婦人都閑靜了到別人猶可惟有潘金蓮這婦人青春未及三十歲慾火難禁一丈高每日和孟玉樓兩箇打扮粉粧玉琢皓齒朱唇無一日不走在大門首

倚門而望等到黃昏時分到晚來歸入房中粲枕孤幃鳳臺無侶雖不着走來花園中欵步花苔月洋水底猶恐西門慶心性難拏怪玳瑁猫兒交懽鬪的我芳心迷亂當時玉樓帶來一箇小厮名喚琴童年約十六歲纔留起頭髮生的眉目清秀乖滑伶俐西門慶教他拿鑰匙看管花園打掃晚夕就在花園門前一間小耳房內歇潘金蓮和孟玉樓白日裡常在花園中亭子上坐在一處做針指或下棋這小厮專一道小殷懃常覷見西門慶來就先來告報以此婦人喜他常叫他入房賞酒與他吃兩箇朝朝暮暮眉來眼去都有意了不想將近七月廿八日西門慶生日來到吳月娘見西門慶在院中留戀烟花不想回家一面使小厮玳安拏馬往院中接西門慶這潘金蓮暗暗修了一柬帖交付玳安教悄悄遞與你爹說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這玳安不敢怠慢騎馬一直到構欄李家只見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常時節衆人正在那裡相伴着西門慶摟着粉頭花攢錦簇懽樂飲酒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便問你來怎麼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西門慶道前邊各項銀子叫傳二叔討討等我到家筭帳玳安道這兩日傳二叔討了許多等爹到家上帳西門慶道你桂姨那一套衣服稍來不曾玳安道已稍在此便向毡包內取出一套紅衫藍裙遞與桂姐桂姐桂卿道了萬福收了連忙分付下邊看待玳安酒飯那小厮吃了酒飯復走來上邊伺候悄悄向西門慶耳邊附耳低言說道家中五娘使我稍了箇帖兒在此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纔待用手

去接早被李桂姐看見只道是西門慶前邊那表子寄來的情書一手搶過來拆開觀看却是一幅廻文邊錦箋上寫着幾行墨跡桂姐遞與祝日念教念與他聽這祝日念見上面寫詞一首名落梅風對衆朗誦了一遍

黄昏想白日思盼殺人多情不至因他爲他憔悴死可憐也繡衾獨自　燈將殘人睡也空留得半牕的月　眼心硬渾似鐵這淒涼怎捱今夜

下書愛妾潘六兒拜

那桂姐聽畢撇了酒席走入房中倒在床上面朝裡邊睡了這西門慶見桂姐惱了把帖子扯的稀爛衆人前把玳安踢了兩腳請桂姐兩遍不來慌的西門慶親自進房抱出他來到酒席上說道分付帶馬回去家中那個淫婦使你來我這一到家都打個臭死不說玳安含淚回家西門慶道桂姐你休惱這帖子不是別人的乃是舍下第五個小妾頭寄請我到家有些事兒計較再無別故祝日念在旁又戲道桂姐你休聽他哄你哩這個潘六兒乃是那邊院裡新叙的一個表子生的一表人物你休放他去西門慶笑趕着打說道你這賊天殺的單會弄死了人緊着他恁麻犯人你又胡說李桂卿道姐夫差了既然家中有人拘管就不消在前梳籠人家粉頭自守着家裡的便了纔相伴了多少時那人兒便就要拋離了去應伯爵插口道說的有理便道大官人你依我你也不消家去桂姐也不必惱今日說過那個再恁惱了每人罰二兩銀子買酒肉咱大家

吃到是這四五箇闘客說的說笑的笑在席上猜枚行令頑耍飲酒把桂姐窩盤住了西門慶把桂姐摟在懷中倍笑一遞一口兒飲酒只見少頃鮮紅漆丹盤拿了七鍾茶來雪綻般茶盞杏葉茶匙兒鹽笋芝麻木樨泡茶馨香可掬每人面前一盞應伯爵道我有箇朝天子兒单道這茶好處

這細茶的嫩芽生長在春風下不揪不採葉兒楂但煮着顏色大絶品清奇難描難畫口兒裡常時呷醉了時想他醒來時愛他原來一簍兒千金價

謝希大笑道大官人使錢費物不圖這一摟兒却圖些甚的如今每人有詞的唱詞不會詞每人說箇笑話兒與桂姐下酒該謝希大先說有一箇泥水匠在院中饅地老媽兒怎慢着他些兒他暗暗把陰溝內堵上箇磚落後天下雨積的滿院子都是水老媽慌了尋的他來多與他酒飯還稱了一錢銀子央他打水平那泥水匠吃了酒飯悄悄走陰溝內把那箇磚拿出把水登時出的罄盡老媽便問作頭兒此是那裡的病泥水匠回道這病與你老人家病一樣有錢便流無錢不流原來把桂姐家來傷了桂姐道我也有箇笑話回奉列位有一孫真人擺着筵席請人却教座下老虎去請那老虎把客人一箇箇都路上吃了真人等至天晚不見一客到人都說你那老虎都把客人路上吃了不一時老虎來真人便問你請的客人都往那裡去了老虎口吐人言告師父得知我從來不曉得請人只會白嚼人就是一能當下把衆人都傷了應伯爵道可見的俺每只白白嚼

你家孤老就還不起箇東道。于是向頭上拔下一根鬧銀耳斡兒來。重一錢。謝希大一對鍍金網巾圈。秤了秤。只九分半。祝日念袖中掏出一方舊汗巾兒。算二百文長錢。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男裙。當兩壺半壇酒。常時節無以爲敬。問西門慶借了一錢成色銀子。都遞與桂卿。置辦東道。請西門慶和桂姐。那桂卿將銀錢都付與保兒。買了一錢螃蟹。打了一錢銀子豬肉。宰了一隻雞。自家又賠出些小菜兒來。廚下安排停當。大盤小碗。拿上來。衆人坐下。說了一聲動筋吃時。說時遲。那時快。但見。人人動嘴。箇箇低頭。遮天映日。猶如蝗蝻一齊來。擠眼掇肩。好似餓牢纔打出。這箇搶風膀臂。如經年未見酒和餚。那箇連二快子。成歲不逢筵與席。一箇汗流滿面。恰似與雞骨朶有冤仇。一箇油抹唇邊。把豬毛皮連唾嚥。吃片時。盃盤狼藉。啖頃刻。筯子縱橫。盃盤狼藉。如水洗之光滑。筯子縱橫。似打磨之乾淨。這箇稱爲食王元帥。那箇號作淨盤將軍。酒壺番曬又重斟。盤饌已無還去探。正是珍羞百味片時休。果然都送入五臟廟。

當下衆人吃了箇淨光王佛。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鍾酒。揀了些菜蔬。還被這夥人吃的去了。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兩張。前邊跟馬的那小厮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使估恰削了。一泡磆谷都的熱屎。臨出門來。孫寡嘴把李家明間內供養的鍍金銅佛。搡在褲腰裡。應伯爵推鬬桂姐親嘴。把頭上金啄針兒戲了。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祝

日念走到桂卿房裡照臉，溜了他一面水銀鏡子。常時節借的西門慶一錢八成銀子，竟是寫在嫖帳上了。原來這起人，只伴着西門慶頑耍，好不快活。有詩為証。

构欄妓者媚如綉　只堪乘興暫時留
若要死貪無足厭　家中金鑰教誰收

按下這裡衆人簇擁着西門慶歡樂飲酒。单表玳安小厮回馬到家，吳月娘和孟玉樓潘金蓮在房坐的。見了玳安，便問你接了爹來了不曾。玳安哭的兩眼紅紅的，如此這般，被爹踢罵了小的來了。說道那個再使人接來，家都要罵。月娘便道你看不合理，不來便了，如何去罵小厮。來如何狐迷變心這等的。孟玉樓道，踢將小厮便罷了，如何連俺們都罵將來。潘金蓮道，十箇九箇院中淫婦，和你有甚情實。常言說的好，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烟花寨。金蓮只知說出來，不防路上說話，草裡有人。李嬌兒從玳安自院中來家時分，走來窻下潛聽，見潘金蓮對着月娘罵他家千淫婦萬淫婦，暗暗懷恨在心。從此二人結仇，不在話下。正是

甜言美語三冬煖　惡語傷人六月寒
金蓮只曉爭先話　那料旁人起禍端

不說李嬌兒與金蓮結仇。单表金蓮這婦人歸到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箇了頭打發睡了。推往花園中遊翫，將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把小厮灌醉了，掩閉了房門，褪衣解帶，兩箇就幹做在一處。正是色膽如天

怕甚事。鴛幃雲雨百年情。但見。

一箇不顧綱常貴賤。一箇那分上下高低。一箇色膽歪邪。管甚丈夫利害。一箇淫心蕩漾。從他律犯明條。一箇氣喑眼瞪。好似牛吼柳影。一箇言嬌語澁。渾如鶯囀花間。一箇耳畔許雨意雲情。一箇枕邊說山盟海誓。百花園內。翻爲快活排場。主母房中。變作行樂世界。霎時一滴驢精髓。傾在金蓮玉爐中。

自此爲始。每夜婦人便叫這小廝進房中。如此未到天明。就打發出來。背地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又把裙邊帶的錦香囊葫蘆兒。也與了他。繫在身底下。豈知這小廝不守本分。常常和同行小廝在街吃酒要錢。頗露圭角。常言世事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有一日風聲吹到孫雪娥李嬌兒耳躲內。說道。賊淫婦。往常言語假撇清。如何今日也做出來了。偷養小廝。齊來告月娘。月娘再三不信。說道。不爭你們和他合氣。惹的孟三姐不怪。只說你們擠撮他的小廝。說的二人無言而退。落後婦人。夜間和小廝在房中行事。忘記關廚房門。不想丫頭秋菊。出來淨手。看見了。次日傳與後邊小玉。小玉對雪娥說。雪娥同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正值七月廿七日。西門慶上壽。從院中來家。二人如此這般。他屋裡丫頭。親口說出來。又不是俺們葬送他。大娘不說。俺們對他爹說。若是饒了這箇淫婦。自除非饒了蝎子。娘是的。月娘道。他纔來家。又是他好日子。你每不依我。只顧說去。等住回亂將起來。我不管你。二人不聽月娘之

言。約的西門慶進入房中。齊來告訴。說金蓮在家養小厮一節。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走到前邊坐下。一片聲叫琴童兒。早有人報與潘金蓮。金蓮慌了手脚。使春梅忙叫小厮到房中。囑付千萬不要說出來。把頭上簪子都要過來收了。着了慌。就忘下解了香囊葫蘆下來。被西門慶叫到前廳跪下。分付三四個小厮。選大板子伺候西門慶道問賊奴才你知罪麼。那琴童半日不敢言語。西門慶令左右除下帽子。拔下他簪子來我瞧。見撇着兩根金裹頭銀簪子。因問你戴的金裹頭銀簪子。往那裡去了。琴童道。小的並沒甚銀簪子。西門慶道。奴才還搗鬼。與我旋剝了衣服。拿板子打。當下兩三個小厮扶侍。一個剝去他衣服。扯了褲子。見他身底下穿着玉色絹旋兒。旋兒帶上。露出錦香囊葫蘆兒。西門慶一眼就看見。便叫拿上來我瞧認的是潘金蓮裙邊帶的物件。不覺心中大怒。就問他此物從那裡得來。你實說是誰與你的。唬的小厮半日開口不得。說道。這是小的某日打掃花園。在花園內拾的。並不曾有人與我。西門慶越怒。切齒喝令與我綑起着實打。當下把琴童兒綑子綑着。雨點般欄杆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三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順腿淋漓。又教大家人來保把奴才兩個鬢與我撏了。趕將出去。再不許進門。那琴童磕了頭。哭哭啼啼出門去了。這小厮只因昨夜與玉皇殿上掌書仙子厮調戲。今日罪犯天條貶下方。有詩為證。

虎有倀兮鳥有媒　金蓮未必守空閨

不堪今日私奴僕　　自此遭愆更莫追

當下西門慶打畢琴童趕出去了。潘金蓮在房中聽見。如提冷水盆內一般。不一時西門慶進房來。號的戰戰兢兢。渾身無了脉息。小心在旁扶侍接衣服。被西門慶兜臉了箇耳刮子。把婦人打了一交。分付春梅把前後角門頂了。不放一箇人進來。拿張小椅兒坐在院內花架兒底下。取了一根馬鞭子。拏在手裡。喝令淫婦脫了衣裳跪着。那婦人自知理虧。不敢不跪。到是真箇脫去了上下衣服。跪在面前。低垂粉面。不敢出一聲兒。西門慶便問賊淫婦。你休推睡裡夢裡。奴才我纔已審問明白。他一一都供出來了。你實說。我不在家。你與他偷了幾遭。婦人便哭道。天麼天麼。可不寃屈殺了我罷了。自從你不在家半箇來月。奴白日裡只和孟三姐做一處做針指。到晚夕早關了房門就睡了。沒勾當不敢出這角門邊兒來。你不信只問春梅便了。有甚和塩和醋。他有箇不知道的。因叫春梅來。姐姐你過來親對你爹說。西門慶罵道。賊淫婦。有人說你把頭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都偷與了小厮。你如何不認。婦人道。就屈殺了奴罷了。是那箇不逢好死的。嚼舌根的淫婦。嚼他那旺跳的身子。見你常時進奴這屋裡來歇。揣都氣不憤。拏這有天沒日頭的事壓枉奴。就是你與的簪子。都有數兒。一五一十都在。你查不是。我平白想起甚麼來。與那奴才。好成樣的奴才。也不枉說的。行一箇尿不出來的毛奴才。平空把我紊一篇舌頭。西門慶道。簪子有沒罷了。因向袖中取出琴童那香囊來。說道。這箇是你的物件

兒如何打小厮身底下揑出來。你還口潗甚麼。說着紛紛的惱了。向他白馥馥香肌上颼的一馬鞭子來。打的婦人疼痛難忍。眼噙粉淚。沒口子叫道。好爹爹。你饒了奴罷。你容奴說。奴便說。不容奴說。你就打死奴。也只臭爛了這塊地。這箇香囊葫蘆兒。你不在家。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因從木香欄下所過。帶繫兒不牢。就抓落在地。我那裡沒尋。誰知這奴才拾了。奴並不曾與他。只這一句。就合着綱纔琴童前廳上。供稱在花園內拾的一樣的話。又見婦人脫的光赤條條。花朵兒般身子。嬌啼嫩語。跪在地下。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把心已回動了八九分。因叫過春梅摟在懷中。問他淫婦果然與小厮有首尾沒有。你說饒了淫婦。我就饒了罷。那春梅撒嬌撒癡。坐在

西門慶懷裡。說道。這箇爹你好沒的說。和娘成日唇不離腮。娘肯與那奴才。這箇都是人氣不憤俺娘兒們。作做出這樣事來。爹你也要箇主張。好把醜名兒頂在頭上。傳出外邊去好聽。幾句把西門慶說的一聲兒不言語。丟了馬鞭子。一面教金蓮起來。穿上衣服。分付秋菊看菜兒。放卓兒吃酒。這婦人當下滿斟了一盃酒。雙手遞上去。花枝招颭。繡帶飄飄。跪在地下。等他鍾兒。西門慶分付道。我今日饒了你。我若但凡不在家。要你洗心改正。早關了門戶。不許你胡思亂想。我若知道。定不饒你。婦人道。你分付奴知道了。到是揷燭也似與西門慶磕了四箇頭。方纔安坐兒在旁陪坐飲酒。正是爲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潘金蓮這婦人。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今日討得這場

羞辱在身上。有詩爲証。

金蓮容貌更温柔　恃寵爭妍惹寇讐

不是春梅當日勸　父孃皮肉怎禁抽

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忽聽小厮打門。說前邊有吳大舅吳二舅傅夥計女兒女婿。衆親戚送禮來祝壽。方纔撇了金蓮整衣出來前邊陪待賓客。那時應伯爵謝希大等衆人都有人情。院中李桂姐家。亦使保兒送禮來。西門慶前邊亂着。收人家禮物。發柬請人。不在話下。且說孟玉樓打聽金蓮受辱。約的西門慶不在家裡。䠠着李嬌兒孫雪娥。走來看望金蓮。見金蓮睡在床上。因問道。六姐。你端的怎麽緣故。告我說則箇。那金蓮滿眼流淚哭道。三姐。你看小淫婦。今日在背地裡白唆調漢子。打了我恁一頓。我到明日和這兩箇淫婦。冤讐結的有海深。玉樓道。你便與他有瑕玷。如何做作着把我的小厮弄出去了。六姐你休煩惱。莫不漢子就不聽俺每說句話兒。若明日他不進我房裡來。便罷。但到我房裡來。等我慢慢勸他。金蓮道。多謝姐姐費心。一面叫春梅看茶來吃。坐着說了回話。玉樓告回房去了。至晚西門慶因上房吳大妗子來了。走到玉樓房中宿歇。玉樓因說道。你休枉了六姐心。六姐並無此事。都是日前和李嬌兒孫雪娥兩箇有言語。平白把我的小厮扎罰了。你不問了青紅皂白。就把他屈了。你休怪六姐。却不難爲六姐了。我就替他賭了大誓。若果有此事。大姐姐有箇不先說的。西門慶道。我問春梅。他也是般說。玉樓道。他今在房中不好哩。你不去看他看去。

西門慶道我知道明日到他房中去當晚無話到第二日西門慶正生日有周守備夏提刑張團練吳大舅許多官客飲酒拏轎子接了李桂姐并兩箇唱的唱了一日李嬌兒見他姪女兒來引着拜見月娘眾人在上房裡坐吃茶請潘金蓮見連使了頭請了兩遍金蓮不出來只說心中不好到晚夕桂姐臨家去拜辭月娘月娘與他一件雲絹比甲兒汗巾花翠之類同李嬌兒送出到門首桂姐又親自到他花園角門首好歹見見五娘那金蓮聽見他來使春梅把角門關閉煉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叫不開說道我不開這花娘遂羞訕滿面而回正是廣行方便為人何處不相逢多結寃讐路逢狹處難回避不題李桂姐回家去了單表西門慶至晚進入金蓮房內來那金蓮把雲鬟不整花容倦淡迎接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伺候茶湯脚水百般慇懃扶侍把小意定貼戀到夜裡枕蓆魚水懽娛屈身忍辱無所不至說道我的哥哥這一家都誰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旁人見你這般疼奴在奴身邊去的多都氣不憤背地裡架舌頭在你根前唆調我的傻寃家你想起甚麼來中了人的拖刀之計把你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情折判常言道家鷄打的團團轉野鷄打的貼天飛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這屋裡敢往那裡去就是前日你在院裡踢罵了小厮來早時有上房大姐姐孟三姐在根前我是不是說了一聲也是好的恐怕他家裡粉頭淘渌壞了你身子院中唱的只是一味愛錢你有甚情節誰人疼你誰知

被有心的人聽見兩箇背地信成一幇見筭計我自古人害人
不死天害人纔害死了往後久而自明只要你與奴做箇主兒
便了于是幾句把西門慶說的窩盤住了是夜與他淫慾無度
到次日西門慶備馬玳安平安兩箇小廝跟隨往院中來卻說
李桂姐正打扮着陪人坐的聽見他來連忙走進房去洗了濃
粧除了簪環倒在床上裹衾而臥西門慶走到坐了半日還沒
一箇出來陪侍只見老媽出來道了萬福讓西門慶坐下虔婆
便問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西門慶道正是因賤日窮冗
家中無人虔婆道姐兒那日打攪西門慶道怎的那日姐姐桂
卿不來走走虔婆道桂卿不在家被客人接去店裡這幾日還
不放了來說了半日話小頂人拿茶來陪着吃了西門慶便問
怎的不見桂姐虔婆道姐夫還不知哩小孩兒家不知怎的那
日着了惱來家就不好起來睡倒了房門兒也不出到如今
姐夫好狠心也不來看看姐兒西門慶道真箇我通不知因問
在那邊房裡我看看去虔婆道在他後邊臥房裡睡慌忙令丫
鬟掀簾子西門慶走到他房中只見粉頭烏雲散亂粉面慵粧
裹被便坐在那床上面朝裡見了西門慶不動一動兒便問道
你那日來家怎的不好也不荅應又問你着了誰人惱你告我
說問了半日那桂姐方開言說道左右是你家五娘子你家
中既有恁好的迎權買俏又來稀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麼俺
們雖是門戶中出身跐起腳兒比外邊良人家不成的貨兒高
好些我前日又不是供唱我也送人情去大娘倒見我甚是親

熟又那兩箇與我許多花翠衣服待要不請你見又說俺院中沒禮法只聞知人說你家有的了五娘子當能請你拜見又不出來家來同俺姑娘又辭你去你使丫頭把房門關了端的好不識人敬重西門慶道你倒休怪他他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他若好時有箇不出來見你的這箇淫婦我幾次因他再三咬羣兒口嘴傷人也要打他哩這桂姐叉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說道沒羞的哥兒你就打他西門慶道你還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這幾箇老婆丫頭但打起來也不善着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不下來好不好還把頭髮都剪了桂姐道我見砍頭的沒見砍嘴的你打三箇官兒唱兩箇喏誰見來你若有本事到家裡只剪下一料子頭髮拏來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好子弟西門慶道你敢與我排手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箇手當日西門慶在院中歇了一夜到次日黃昏時分辭了桂姐上馬回家桂姐道我在這裡眼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哥兒你這一去沒有這物件兒休要見我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幾句話歸家已是酒酣不往別房裡去逕到前邊潘金蓮房來婦人見他有酒了加意用心伏侍問他酒飯都不吃分付春梅把床上拭抹涼蓆乾淨帶上門出去他便坐在床令婦人脫靴那婦人不敢不脫須臾脫了靴打發他上床西門慶且不睡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褪了衣服地下跪着那婦人諕的揑兩把汗又不知因為甚麼于是跪在地下柔聲大哭道我的爹爹你透與奴箇伶俐說話奴死也甘心饒奴終夕恁提心

吊膽。陪着一千箇小心。還投不着你的機會。只拏鈍刀子鋸處我。教奴怎生吃受。西門慶罵道。賊淫婦。你真箇不脫衣裳。我就沒好意了。叫春梅。門背後有馬鞭子。與我取了來。那春梅只顧不進房來。叫了半日。纔慢條斯禮。推開房門進來。看見婦人跪在床地平上。向燈前倒着卓兒下了油。西門慶使他。只不動身。婦人叫道。春梅我的姐姐。你救我救兒。他如今要打我。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不要管他。你只遞馬鞭子與我打這淫婦。春梅道。爹。你怎的恁沒羞。娘幹壞了你的甚麼事兒。你信淫婦言語。來平地裡起風波。要便搜尋娘。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你教人有刺眼兒看得上你。倒是也不依他。拽上房門。走在前邊去了。那西門慶無法可處。反呵呵笑了。向金蓮道。我且不打你

你上來。我問你要椿物兒。你與我不與我。婦人道。好親親。奴一身都骨朶肉兒都屬了你。隨要甚麼。奴無有不依隨的。不知你心裡要甚麼兒。西門慶道。我心要你頂上一柳兒好頭髮。婦人道。好心肝。淫婦的身上。隨你怎的揀着燒遍了也依。這箇剪頭髮。却成不的。可不諕死了我罷了。奴出娘胞兒。活了二十六歲。從沒幹這營生。打緊我頂上這頭髮。近來又脫了。奴好些。只當可憐見我罷。西門慶道。你只嗔我惱。我說的你就不依我。婦人道。我不依你。再依誰。因問你實對奴說。要奴這頭髮做甚麼去。西門慶道。我要做網巾。婦人道。你要做網巾。我就與你做。休要拏與淫婦。教他好壓鎮我。西門慶道。我不與人便了。要你髮兒做頂線兒。婦人道。你既要做頂線。待奴剪與你。當下婦人分開

頭髮。西門慶拏剪刀。按婦人當頂上。齊臻臻剪下一大掛來。用紙包放在順袋內。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嬌聲哭道。奴凡事依你。只願你休忘了心腸。隨你前邊和人好。只休抛閃了奴家。是夜與他櫳會異常。到次日西門慶起身。婦人打發他吃了飯。出門騎馬。逕到院裡。桂姐便問你剪的他頭髮在那裡。西門慶道。有在此。便向茄袋內取出。遞與桂姐。打開觀看。果然黑油也一般好頭髮。就收在袖中。西門慶道。你看了還與我。他昨日為剪這頭髮。好不費難。吃我變了臉。惱了。他纔容我剪下這一柳子來。我哄他只說要做網巾頂線兒。逕拏進來與你瞧。可見我不失信。桂姐道。甚麼稀罕貨。慌的你恁箇腔兒。等你家去。我還與你。比是你恁怕他。就不消剪他的來了。西門慶笑道。那裡是怕他的。我語言不的了。桂姐一面教桂卿陪着他吃酒。走到背地裡。把婦人頭髮早絮在鞋底下。每日躧踏。不在話下。到是把西門慶纏住。連過了數日。不放家來。金蓮自從頭髮剪下之後。覺意心中不快。每日房門不出。茶飯慵餐。吳月娘使小厮請了家中常走看的。那劉婆子看視。說娘子着了些暗氣。惱在心中。不能回轉。頭疼惡心。飲食不進。一面打開藥包來。留了兩服黑丸子藥兒。晚上用薑湯吃。又說我明日叫俺老公來。替你老人家看看今歲流年。有灾沒有。金蓮道。原來你家老公。也會筭命。劉婆道。他雖是箇瞽目人。到會兩三樁本事。第一善陰陽讖命。與人家禳保。第二會針灸收瘡。第三樁兒不可說。单管與人家回背。婦人問道。怎麼是回背。劉婆子道。如何有父子不和。兄弟

不睦夫妻小妻爭鬪教了俺這老公去說了替他用鎮物安鎮書符水與他吃了不消三日教他父子親熱兄弟和睦妻妾不爭若人家買賣不順溜田宅不興旺者常與人開財門發利市治病酒掃禳星告斗都會因此人都叫他做劉理星也是一家子新娶箇媳婦兒是小人家女兒有些手脚兒不穩常偷盗婆婆家東西往娘家去丈夫知道常被責打俺老公與他回背書了二道符燒灰放在水缸下埋着渾家大小吃了缸内水眼看着媳婦偷盗只推沒看見一般又放一件鎮物在枕頭男子漢睡了那枕頭也好似手封住了的再不打他了那潘金蓮聽見遂留心便叫丫頭打發茶湯點心與劉婆吃了臨去包了三錢藥錢另外又秤了五錢教買紙劄信物明日早飯時叫劉瞎來燒神紙那劉婆子作辭回家到次日果然大清早辰領賊瞎逕進大門往裡走那日西門慶還在院中未來看門小厮便問瞎子往那裡走劉婆道今日與裡邊五娘燒紙小厮道既是與五娘燒紙老劉你領進去仔細看狗這婆子領定逕到潘金蓮臥房明間內等到半日婦人纔出來瞎子見了禮坐下婦人說與他八字賊瞎子用手搯了搯說道娘子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巳丑時初八日立春已交正月算命依子平正論娘子這八字中雖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濟子上有些妨礙亥中一木生到正月間不癡身旺論不尅當自焚又兩重庚金羊刃大重夫星難爲尅過兩箇纔好婦人道已尅過了賊瞎子道娘子這命中休怪小人說子平雖取煞印格只吃了亥中有癸水庚中又

有癸水。水太多了，冲動了。只一重巳土，關煞混雜。論來男人煞重掌威權，女子煞重必刑夫，所以主爲人聰明機變，得人之寵辱。只有一件，今歲流年甲辰，歲運併臨，災殃必命中又犯小耗勾絞，兩位星辰打攪，雖不能傷，只是主有比肩不和，小人嘴舌常沾些啾唧不寧之狀。婦人聽了，說道：累先生仔細用心，與我回背回背，我這裏一兩銀子，相謝先生，買一盞茶吃。奴不求別的，只願得小人離退，夫主愛敬便了。一面轉入房中，拔了兩件首飾，遞與賊瞎。賊瞎接了，放入袖中，說道：既要小人回背，用柳木一塊，刻兩箇男女人形像，書着娘子與夫主生時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線，扎在一處，上用紅紗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針釘其手，下用膠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頭內。又朱砂書符一道，燒灰，暗暗攪在艷茶內，若得夫主吃了，緊到晚夕睡了枕頭，不過三日，自然有驗。婦人道：請問先生，這四樁兒是怎的說？賊瞎道：好教娘子得知，用紗蒙眼，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一般嬌艷。用艾塞心，使他心愛到你。用針釘手，隨你怎的不是，使他再不敢動手打你，着緊還跪着你。用膠粘足者，使他再不往那裏胡行。婦人聽言，有這等事，滿心歡喜，當下備了香燭紙馬，替婦人燒了紙。到次日，使劉婆送了符水鎮物與婦人，如法常頓停當，將符燒灰，頓下好茶，待的西門慶家來，婦人叫春梅遞茶與他吃。到晚夕，與他共枕同床，過了一日，兩日三，似水如魚，歡會如常。看官聽說：但凡大小人家，師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記休招惹他，背地甚麼事不幹出來。古人有四句

格言說得好。

堂前切莫走三婆　後門常鎖莫通和

院內有井防小口　便是禍少福星多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李瓶兒隔墻密約　迎春女窺隙偷光

人生雖未有千全　處世規模要放寬

好是但看君子語　是非休聽小人言

徒將世俗能欺戲　也畏人心似隔山

寄語知音女娘道　莫將苦處語為甜

話說一日。六月十四日。西門慶從前邊來。走到月娘房中。月娘告說。今日你不在家。花家使小厮。拏帖子來請你吃酒。若是他來家就去。西門慶觀看原帖子。寫着即午院中吳銀家叙。希過我往萬萬。于是打選衣帽齊整。叫了兩箇跟隨。預備下駿馬。先逕到花家。不想花子虛不在家了。他渾家李瓶兒。夏月間。戴着

銀絲鬏髻。金鑲紫瑛墜子。藕絲對衿衫。白紗挑線鑲邊裙。裙邊露一對紅鴛鳳嘴。尖尖趫趫。立在二門裡台基上。手中正拏一隻紗綠潞紬鞋扇。那西門慶三不知。正進門。兩箇撞了箇滿懷。這西門慶留心已久。雖故庄上見了一面。不曾細翫其詳。于是對面見了。一面人生的甚是白淨。五短身材。瓜子面皮。生的細彎彎兩道眉兒。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忙向前深深的作揖。婦人還了萬福。轉身入後邊去了。使出一箇頭髮齊眉的丫鬟來。名喚秀春。請西門慶客位內坐。他便立在角門首半露嬌容說大官人少坐一時。他適纔有些小事出去了。便來也。少頃使丫鬟拏出一盞茶來。西門慶吃了。婦人隔門說道。今日他請大官人。往那邊吃酒去。好歹看奴之面。勸他早些來家。兩箇小廝又都跟的去了。止是這兩箇丫鬟和奴家中無人。西門慶便道嫂子。見得有理。哥家事要緊。嫂子既然分付在下。在下已定伴哥同去同來。怎肯失了哥的事。正說着。只見花子虛來家。婦人便回房中去了。花子虛見西門慶做揖。說道蒙兄下降。小弟適有些不得已小事出去。望望失迎。恕罪。于是分賓主坐。便叫小廝看茶。須臾茶罷。分付小廝對你娘說看菜兒來。我和你西門爹吃三盃起身。今日院內吳銀姐生日。請兄同往一樂。西門慶道仁兄何不早說。即令玳安快家去討五錢銀子封了來。花子虛道兄何故又費心。小弟到不是了。西門慶見左右放卓兒說道兒不消留坐了。咱往裡邊吃去罷。花子虛道。不敢久留。兄坐一回。就是大盤大碗。雞蹄鮮肉餚饌。拏將上來。銀高脚葵花鍾。

每人一鍾。又是四箇捲餅。吃畢。收下來與馬上人吃。少頃。問玳
安取了分資來。一同起身上馬。西門慶是太平平安兒。花子虛
是天福天喜兒。四箇小廝跟隨。逕往构欄後巷。吳四媽家。與吳
銀兒做生日。到那裡花攢錦簇。歌舞吹彈。飲酒至一更時分方
散。西門慶留心。把子虛灌的酩酊大醉。又因李瓶兒央浼之言。
頓得相伴他一同來家。小厮叫開大門。扶到他客位坐下。李瓶
兒同丫鬟。掌着燈燭出來。把子虛攙扶進去。西門慶交付明白。
就要告回。婦人旋走出來。拜謝西門慶說道。拙夫不才貪酒。多
累看奴薄面。姑待來家。官人休要笑話。那西門慶忙屈着還喏
說道不敢。嫂子這裡分付。早辰一面出門。將的軍去。將的軍來。
在下敢不銘心刻骨。同哥一答裡來家。非嫂子耽心顧的在下

幹事不的了。你看哥在他家。被那些人纏住了。我強着催哥
起身。走到樂星堂兒門首。粉頭鄭愛香兒家。小名叫做鄭觀音
生的一表人物。哥就往他家去。被我再三攔住了。說道哥家去
罷。改日再來。家中嫂子放心不下。方纔一直來家。不然若到鄭
家一夜不來。嫂子在上。不該我說。哥也糊突。嫂子又青年。恁大
家室。如何使丟了去。成夜不在家。是何道理。婦人道。正是如此。
奴為他這等在外胡行。不聽人說。奴也氣了一身病痛在這裡。
往後大官人但遇他在院中。好歹看奴薄面。勸他早早回家。奴
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這西門慶是頭上打一下。腳底板響的人。
積年風月中走。甚麼事兒不知道。可可今日婦人到明明開了
一條大路。教他入港。于是滿面堆笑道。嫂子說那裡話。比來比

來。相交朋友做甚麼。我已定苦心諫哥。嫂子放心。婦人又道了萬福。又叫小丫鬟拿了一盞果仁泡茶來。銀匙雕漆茶鍾。西門慶吃畢茶。說道。我回去罷。嫂子仔細門戶。于是告辭歸家。自此這西門慶就安心設計。圖謀這婦人。屢屢安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把子虛掛住在院裡飲酒過夜。他便脫身來家。一往在門首站立着。看見婦人領着兩箇丫鬟。正在門首。看見西門慶在門前咳嗽。一回走過東來。又往西去。或在對門站立。把眼不住望門裡睃着。婦人影身在門裡。見他來便閃進裡面。他過去了又探頭去瞧。兩箇眼意心期。已在不言之表。一日西門慶門首正站立間。婦人使過小丫鬟秀春來請。西門慶故意問道。姐姐你請我做甚麼。你爹在家裡不在。秀春道。俺爹不在家。娘請西門爹問句話兒。這西門慶得不的一聲。連忙走過來。讓到客位內坐下。良久婦人出來。道了萬福。便道。前日多承官人厚意。奴銘刻于心。知感不盡。拙夫從昨日出去。一連兩日不來家了。不知官人曾會見他來不曾。西門慶道。他昨日同三四箇在鄭家吃酒。我偶然有些小事就來了。今日我不曾得進去。不知他還在那裡沒在。若是我在那裡。有箇不催促哥哥早來家的。恐怕嫂子憂心。婦人道。正是這般說。只是奴吃他憑不聽人說常時在前邊眠花臥柳。不顧家事的虧。西門慶道。論起哥來。仁義上也好。只是有這一件兒。說着。小丫鬟拿茶來吃了。那西門慶恐子虛來家。不敢久戀。就要告歸。婦人千叮萬囑。央西門慶明日到那裡。好歹勸他早來家。奴恩有報。已定重謝官人。西門

慶道。嫂子沒的說。我與哥是那樣相交。說畢。西門慶家去了。到次日。花子虛自院中回家。婦人再三埋怨。說道。你便外邊貪酒戀色。多虧隔壁西門大官人。兩次三番。顧睦你來家。你買分禮兒知謝知謝他。方不失了人情。那花子虛連忙買了四盒禮物。一罈酒。使小廝天福兒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收下。厚賞來人去了。吳月娘便說。花家如何送你這分禮。西門慶道。此是花二哥前日請我們在院中。與吳銀兒做生日。醉了。被我攙扶了他來家。又見我常時院中勸他休過夜。早早來家。他娘子兒因此感不過我的情。想對花二哥說。買了此禮來謝我。那吳月娘聽了。與他打了箇問訊。說道。我的哥哥。你自顧了你罷。又泥佛勸土佛。你也成日不着箇家。在于養女調婦。又勸人家漢子。又道。你莫不白受他這分禮。因問他帖兒上寫着誰的名字。若是他娘子的名字。今日寫我的帖兒。請他娘子過來坐坐。他也只恁要來咱家走走哩。若是他男子漢名字。隨你請不請。我不管你。西門慶道。是花二哥名字。我明日請他便了。次日西門慶果然治盃請過這花子虛來。吃了一日酒歸家。李瓶兒說。你不要差了禮數。咱送了他一分禮。他左右還請你過去吃了一席酒。你改日另治一席酒請他。只當回席也是好處。光陰迅速。又早九月重陽令節。這花子虛假着節下。叫了兩箇妓者。具柬請西門慶過來賞菊。又邀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四人相陪。傳花擊鼓。懽樂飲酒。有詩為証。

烏兔循環似箭忙　人間佳節又重陽

千枝紅樹粧秋色　三徑黃花吐異香
不見登高烏帽客　還思捧酒綺羅娘
秀簾瑣闥私相覷　從此恩情兩不忘

當日衆人飲酒。到掌燈之後。西門慶忽下席來。外邊更衣解手。不防李瓶兒正在遮槅子外邊站立偷覷。兩箇撞了箇滿懷。西門慶廻避不及。婦人走于西角門首。暗暗使丫鬟秀春黑影裡走到西門慶根前。低聲說道。俺娘使我對西門爹說。少吃酒。早早回家。如今便打發我爹往院裡歇去。晚夕娘如此這般。要和西門爹說話哩。這西門慶聽了。懽喜不盡。小解回來。到席上連偷酒在懷。唱的左右彈唱遞酒。只是粧醉再不吃。看看到一更時分。那李瓶兒不住走來簾外窺覷。見西門慶坐在上面。只推做打盹。那應伯爵謝希大。如同箇子釘在椅子上。正吃的門定油兒。白不起身。熬的祝日念孫寡嘴也去了。他兩箇還不動。把箇李瓶兒急的要不的。西門慶已是走出來。被花子虛再不放說道。今日小弟没發心。哥怎的白不肯坐。西門慶道。我本醉了。吃不去。于是故意東倒西歪。教兩箇小廝扶歸家去了。應伯爵道。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吃了没多酒就醉了。既是東家費心。難爲兩箇姐兒在此。拏大鍾來。咱每再週四五十輪散了罷。李瓶兒在簾外聽見。罵涎臉的囚根子不絕。暗暗使小厮天喜兒請下花子虛來。分付說。你既要與這夥人吃。趂早與我院裡吃去。休要在家裡聒噪我。半夜三更。熬油費火。我那裡耐煩。花子虛道。這咱晚我就和他們院裡去。也是來家不成。你休

再麻犯我是的。婦人道。你去我不麻犯。便了。這花子虛得不的。這一聲。走來對衆人說。如此這般。我們往院裡去。應伯爵道。真個嫂子有此話。休哄我。你再去問聲嫂子來。咱好起身。子虛道。房下剛纔已是說了。教我明日來家。謝希大道。可是來。自吃應花子這等韶刀。哥剛纔已是討了老脚來。咱去的也放心。于是連兩個唱的。都一齊起身進院。天福兒天喜兒跟花子虛等三人。到後巷吳銀兒家。已是二更天氣。叫開門。吳銀兒已是睡下。旋起來。堂中秉燭。迎接入裡面坐下。應伯爵道。你家孤老今日請俺們賞菊飲酒。吃的不割不截的。又邀了俺每進來。你這裡有酒。拏出俺每吃。且不說花子虛在院裡吃酒。单表西門慶推醉到家。走到潘金蓮房裡。剛脫了衣裳。就往前邊花園裡去坐。单等李瓶兒那邊。請他。良久。只聽的那邊趕狗關門。少頃。只見丫鬟迎春。黑影影裡扒着墻推叫猫。看見西門慶坐在亭子上。遞了話。這西門慶掇過一張卓櫈來。踏着。暗暗扒過墻來。這邊已安下梯子。李瓶兒打發子虛去了。已是摘了冠兒。亂挽烏雲。素體濃粧。立于穿廊下。看見西門慶過來。歡喜無盡。迎接進房中。掌着燈燭。早已安排一卓齊齊整整酒餚果菜。小壺內滿貯香醪。婦人雙手高擎玉斝。迎春執壺遞酒。向西門慶深深道了萬福。說道。一向感謝官人。官人又費心扒謝。使奴家心下不安。今日奴自治了這盃淡酒。請官人過來。聊盡奴一點薄情。又撞着兩個天殺的涎臉。只顧坐住了。急的奴要不的。剛纔吃我都打發他往院裡去了。西門慶道。只怕二哥還來家麼。婦人道。奴

已分付過夜不來了。兩箇小廝都跟去了。家裡再無一人。只是
這兩箇丫頭。一箇馮媽媽看門首是奴從小兒養娘心腹人。前
後門都已關閉了。西門慶聽了。心中甚喜。兩箇于是並肩疊股。
交盃換盞。飲酒做一處。迎春旁邊斟酒。秀春往來拿菜兒。吃得
酒濃時。錦帳中香薰鴛被。設放珊枕。兩個丫鬟擡開酒卓。拽上
門去了。兩人上牀交歡。原來大人家有兩層窗寮。外面爲窗。裡
面爲寮。婦人打發丫鬟出去。關上裡邊兩扇窗寮。房中掌着燈
燭。外邊通看不見。這迎春丫鬟今年已十七歲。頗知事體。見他
兩個今夜偷期。悄悄向窗下。用頭上簪子。挺簽破窗寮上紙。往
裡窺覷。端的二人怎樣交接。但見燈光影裡。鮫綃帳內。一來一
往。一撞一冲。這一個玉臂忙搖。那一個金蓮高舉。這一個鶯聲
嚦嚦。那一個燕語喃喃。好似君瑞遇鶯娘。猶若宋玉偷神女。山
盟海誓。依稀耳中。蝶戀蜂恣。未肯即罷。戰良久。被翻紅浪。靈犀
一點透酥胸。鬭多時。帳構銀鉤。眉黛兩彎垂玉臉。那正是三次
親唇情越厚。一酥麻體與人偷。這房中二人雲雨。不料迎春在
窗外聽看了個不亦樂乎。聽見他二人說話。西門慶問婦人多
少青春。李瓶兒道。奴屬羊的。今年二十三歲。因問他大娘貴庚。
西門慶道。房下屬龍的。二十六歲了。婦人道。原來長奴三歲。到
明日買分禮物過去。看看大娘。只相不敢親近。西門慶道。房下
自來好性兒。不然我房裡怎生容得這許多人。見婦人又問你
頭裡過這邊來。他大娘知道不知。倘或問你時。你怎生回答。西
門慶道。俺房下都在後邊。第四層房子裡。惟有我第五個小妾

潘氏在這前邊花園內獨自一所樓房居住他不敢管我婦人道他五娘貴庚多少西門慶道他與大房下都同年婦人道又好了若不嫌奴有玷奴就拜他五娘做個姐姐罷到明日討他大娘和五娘的脚樣兒來奴親自做兩雙鞋兒過去以表奴情婦人便向頭上關頂的金簪兒拔下兩根來遞與西門慶分付若在院裡休要叫花子虛看見西門慶道這理會得當下二人如膠似漆盤桓到五更時分窗外鷄鳴東方漸白西門慶恐怕子虛來家整衣而起婦人道你照前越墻而過兩個約定暗號兒但子虛不在家這邊使丫鬟立墻頭上暗暗以咳嗽爲號或先丢塊瓦兒見這邊無人方纔上墻叫他西門慶便用梯櫈扒過墻來這邊早安下脚手接他兩個隔墻酧和竊玉偷香又不由大門裡行走街坊隣舍怎得曉的暗地裡事有詩爲証

吃食少添鹽醋　不是去處休去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西門慶天明依舊扒過墻來走到潘金蓮房裡金蓮還睡未起因問你昨日三不知又往那去了一夜不來家也不對奴說一聲兒西門慶道花二哥又使了小厮邀我往院裡去吃了半夜酒脫身纔走來家金蓮雖故信了還有幾分疑影在心中一日同孟玉樓飯後的時分在花園裡亭子上坐着做針指只見掠過一塊瓦兒來打在面前那孟玉樓低着納鞋沒看見這潘金蓮單單把眼四下觀瞧影影綽綽只見一個白臉在墻頭上探了探就下去了金蓮忙推玉樓指與他瞧說道三姐姐

你看這個是隔壁花家那大丫頭不知上墻瞧花兒看見俺們在這裡他就下去了說畢也不就罷了到晚夕西門慶自外赴席來家進金蓮房中金蓮與他接了衣裳問他飯不吃茶也不吃趔趄着脚兒只往前邊花園裡走的這潘金蓮賊留心暗暗看着他坐了好一回只見先頭那丫頭在墻頭上打了個[illegible]面這西門慶就躡着梯櫈過墻去了那邊李瓶兒入房中兩個廝會不必細說這潘金蓮歸到房中番來復去通一夜不曾睡將天明只見西門慶過來推開房門婦人一逕睡在牀上不理他那西門慶先帶幾分愧色挨近他牀邊坐下婦人見他來跳起來坐着一手撮着他耳朶罵道好負心的賊你昨日端的那去來把老娘氣了一夜又說沒曾揹住你你原來幹的那繭兒我已是曉的不耐煩了趁早實說從前已往隔壁花家那淫婦得手偷了幾遭一一說出來我便罷休但瞞着一字兒到明日你前脚兒但過那邊去了後脚我這邊就嚷嚷起來教你負心的囚根子死無葬身之地你安下人標住他漢子在院裡過夜是裡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嗔道昨日大白日裡我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只見他家那大丫頭在墻那邊探頭舒腦的原來是那淫婦使的勾使鬼來勾你來了你還哄我老娘前日他家那忘八半夜叫了你往院裡去原來他家就是院裡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慌的妝矮子只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說道怪小油嘴兒禁聲些實不瞞你他如此這般問了你兩個的年紀到明日討了鞋樣去每人替你做雙鞋

兒要拜認你兩個做姐他情愿做妹子。金蓮道我是不要那淫婦認甚哥哥姐姐的他要了人家漢子又來獻小慇懃兒哄人家老公我老娘眼裡放不下砂子的人肯叫你在我根前弄了鬼兒去了說着一隻手把他褲子扯開只見他那話軟仃儅銀托子還帶上面問道你實說晚夕與那淫婦弄了幾遭西門慶道弄到有數兒的只一遭婦人道你指着你這旺跳的身子賭個誓一遭就弄的他恁軟如鼻涕濃如醬恰似風癱了的一般有些硬朗氣兒也是人心說着把托子一揪掛下來罵道沒羞的黃貓黑尾的強盜嘴道教我那裡沒尋原來把這行貨子悄地帶出和那淫婦合搗去了。那西門慶便滿臉兒陪笑兒說道怪小淫婦兒麻犯人死了他再三教我稍了上覆來他到明日過來與你磕頭還要替你做鞋昨日使丫頭替了吳家的樣子去了。今日教我稍了這一對壽字簪兒送你。于是除了帽子向頭上拔將下來遞與金蓮金蓮接在手內觀看。却是兩根番紋低板石青填地金玲瓏壽字簪兒乃御前所製造宮裡出來的甚是奇巧金蓮滿心歡喜說道既是如此。我不言語便了。等你過那邊去我這裡與你兩個觀風教你兩個自在合搗你心下如何那西門慶喜歡的雙手摟抱着說道我的乖乖的兒正是如此不枉的養兒不在阿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我到明日梯己買一套粧花衣服謝你婦人道我不信那蜜口糖舌既要老娘替你二人遮全要依我三件事西門慶道不拘幾件。我都依婦人道頭一件不許你往走院裡去第二件要依我說話第

三件你過去和他睡了來家。就要告我說。一字不許你瞞我。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處。都依你便了。自此爲始西門慶過去睡了來。就告婦人說。李瓶兒怎的生得白淨。身軟如綿花瓜子一般。好風月。又善飲。俺兩個帳子裡放着果盒。看牌飲酒。常頑耍半夜不睡。又向袖中取出一個物件兒來。遞與金蓮瞧。道此是他老公公內府畫出來的。俺兩個點着燈。看着上面行事。金蓮接在手中。展開觀看。有詞爲証。

內府衢花綾表。牙籤錦帶粧成。大青大綠細描金。鑲嵌手方乾淨。女賽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雙雙帳內慣交鋒。解名二十四。春意動閑情。

金蓮從前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就交與春梅好生收我箱子內。早晚看着耍子。西門慶道。你看兩日。還交與我。此是人的愛物兒。我借了他來家瞧瞧。還與他。金蓮道。他的東西。如何到我家。我又不曾從他手裡要將來。就是他打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沒問他要我却借將來了。恠小奴才兒休作耍。因赶着奪那手卷。金蓮道。你若奪一奪兒。賭個手段。我就把他扯得稀爛。大家看不成。西門慶笑道。我也沒法了。隨你看畢了。與他罷麼。你還了他這個去。他還有個稀奇物件兒哩。到明日我要了來與你。金蓮道。我兒誰養的你恁乖。你拿了來。我方與你這手卷去。兩個噤聒了一回。晚夕金蓮在房中香薰鴛被。款設銀燈。艷粧澡牝。與西門慶展開手卷。在錦帳之中。效于飛之樂。看官聽說。巫蠱魘昧之事。自古有之。觀其金蓮。自從教劉瞎子回背之後

不上幾時就生出許多枝節。使西門慶變嗔怒而為寵愛。化幽辱而為歡娛。再不敢制他。出三不信我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洗腳水。有詩為証。

記得書齋乍會時。雲蹤雨跡少人知。曉來鸞鳳栖雙枕。剔盡銀缸半吐輝。思往事。夢魂迷。今宵喜得效于飛。顛鸞倒鳳無窮樂。從此雙雙永不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迎奸赴會

眼意心期未即休　不堪拈弄玉搔頭
春回笑臉花含媚　淺感蛾眉柳帶愁
粉暈桃腮思伉儷　寒生蘭室盼綢繆
何如得遂相如志　不讓文君詠白頭

話說一日吳月娘心中不快。吳大妗子來看。月娘留他住兩日。正陪着在房中坐的。忽見小廝玳安抱進氈包來。說爹來家了。吳大妗子便往李嬌兒房裡去了。少頃西門慶進來。脫了衣服坐下。小玉拿茶來也不吃。月娘見他面帶幾分憂色。便問你今日會茶來家忒早。西門慶道今該常時節會。他家沒地方。請了

俺們在門外五里原永福寺去耍子。有花大哥邀了應二哥俺們四五個往院裡鄭愛香兒家吃酒。正吃在熱鬧處。忽見幾個做公的進來不由分說把花二哥拿的去了。把衆人諕的吃了一驚我便走到李桂姐家躲了半日。不放心使人打聽原來是花二哥內臣家房族中花大花三花四告家財。在東京開封府遞了狀子。批下來着落本縣拿人。俺每纔放心。各人散歸家來。月娘聞言便道正該。鎮日跟着這夥人喬神道想着個家。只在外邊胡撞今日只當丟出事來。纔是個了手。你如今還不心死。到明日不吃人爭鋒廝打。群到那裡打個爛羊頭。你肯斷絕了這條路兒。正經家裡老婆好言語說着你肯聽。只是院裡淫婦在你跟前說句話兒。你到着人個驢耳朶聽他。正是人家說着耳邊風。外人說着金字經。西門慶笑道。誰人敢七個頭八個胆打我。月娘道。你這行貨子。只好家裡嘴頭子罷了。若上場兒誰的看出那嘴舌來了。正說着。只見玳安走來。說隔壁花二娘家使了天福兒來。請爹過那邊去說話。這西門慶得不的一聲兒趣趄腳兒就往外走。月娘道。明日沒的教人扯你把。西門慶道。切憐間不妨事。我去到那裡看他有甚麽話說。當下走過花子虛家來。李瓶兒使小廝請到後邊說話。只見婦人羅衫不整。粉面慵粧。從房裡出來。臉諕的蠟查也似黃。跪着西門慶再三哀告道。大官人沒耐何。不看僧面看佛面。常言道。家有患難。鄰保相助。因奴拙夫不聽人言。把着正經家事兒不理。只在外信着人。成日不着家。今日只當吃人暗筭。弄出這等事來。着緊這時

節方對小廝說將來教我尋人情救他。我一個女婦人。沒腳蟹。那裡尋那人情去。發狠起將來想着他。恁不依他說。拿到東京打的他爛爛的不虧。只是難爲過世老公公的名子。奴沒奈何。請將大官人來。央及大官人把他不要題起罷。千萬只看奴之薄面。有人情好歹尋一個兒。只休教他吃凌逼便了。西門慶見婦人下禮。連忙道。嫂子請起來不妨。今日我還不知。因爲了甚勾當。俺每都在鄭家吃酒。只見幾個做公的人。把哥拿的到東京去了。婦人道。正是一言難盡。此是俺過世老公公。連房大姪兒花大花三花四。與俺家都是叔伯兄弟。大哥喚做花子由。三哥喚花子光。第四個的叫花子華。俺這個名花子虛。却是老公公嫡親姪兒。雖然老公公掙下這一分家財。見俺這個兒不成器。從廣東回來。把東西只交付與我手裡收着。着緊還打倘挑見那別的越發打的不敢上前。去年老公公死了。這花大花三花四。也分了些床帳家去了。只見一分銀子兒沒曾得我便說多少與他些也罷了。俺這個成日只在外邊胡幹。把正經事兒通不理一理。見今日手暗不透風。却教人弄下來了。說畢放聲大哭。西門慶道。嫂子放心。我只道是甚麼事來。原來是房分中告家財事。這個不打緊。旣是嫂子分付。哥的事兒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如哥的事一般。隨問怎的。我在下謹領。婦人問道。官人若肯下顧時。又好了。請問尋分上。用多少禮兒。奴好預備。西門慶道。也用不多。聞得東京開封府楊府尹。乃蔡太師門生。蔡太師與我這四門親家楊提督。都是當朝天子面前說得

話的人。令兩個分上齊對楊府尹說。有個不依的。不拘多大事情也了了。如今倒是蔡太師用些禮物。那提督楊爺。與我舍下有親。他肯受禮。婦人便往房裡開箱子。搬出六十定大元寶。共計三千兩。教西門慶收去。尋人情上下使用。西門慶道。只消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許多。婦人道。多的大官人收去。奴床後邊有四口描金箱櫃。蟒衣玉帶。帽頂縧環。提繫條脫。值錢珍寶。玩好之物。亦發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裡。奴用時取去。趁子奴不思個防身之計。信着他往後過不出好日子來。眼見得三拳敵不得四手。到明日沒的把這些東西兒吃人暗算奪了去。坑閃得奴三不歸。西門慶道。只怕花二哥來家尋問怎了。婦人道。這都是老公公在時。梯巳交與奴收着的之物。他一字不知。大官人只顧收去。西門慶說道。既是嫂子恁說。我到家叫人來取。于是一直來家。與月娘商議。月娘說。銀子便用食盒叫小廝擡來。那箱籠東西。若從大門裡來。教兩邊街房看着不惹眼。必須如此如此。夜晚打墻上過來方隱密些。西門慶聽言大喜。卽令來旺兒玳安兒來興平安。四個小廝。兩架食盒。把三千兩金銀先擡來家。然後到晚夕月上的時分。李瓶兒那邊同兩個丫鬟迎春綉春。放卓櫈把箱櫃挨到墻上。西門慶這邊止是月娘金蓮春梅。用梯子接着。墻頭上鋪苫氈條。一個個打發過來。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你說有這等事。要得富。險上做。有詩爲証。

富貴自是福來投　利名還有利名憂

命裡有時終須有　命裡無時莫強求

西門慶收下他許多軟細金銀寶物。鄰舍街坊俱不得知道。連夜打點馱裝停當。求了他親家陳宅一封書。差家人上東京。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有日到了東京城內。交割楊提督書禮。轉求內閣蔡太師柬帖。下與開封府楊府尹。這府尹名喚楊時。別號龜山。乃陝西弘農縣人氏。由癸未進士。陞大理寺卿。今推開封府裡。極是個清廉的官。況蔡太師是他舊時座主。楊戩又是當道時臣。如何不做分上。這裡西門慶又順星夜稍書與花子虛知道。說人情都到了。等當官問你家財下落。只說都花費無存。止是房產庄田見在。恰說一日楊府尹陞廳。六房官吏俱都祇候。但見

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懷惻隱之心。常有仁慈之念。爭田奪地。辨曲直而後施行。鬭毆相爭。審輕重方使決斷。閒則撫琴會客。也應分理民情。雖然京兆宰臣官。果是一邦民父母。

當日楊府尹陞廳。監中提出花子虛來。一干人上廳跪下。審問他家財下落。那花子虛口口只說。自從老公公死了。發送念經。都花費了。止有宅舍兩所。庄田一處見在。其餘床帳家火物件。俱被族人分扯一空。楊府尹道。你每內官家財。無可稽考。得之易。失之易。既是花費無存。批仰清河縣委官。將花太監住宅二所。庄田一處。估價變賣。分給花子由等三人回繳。子由等還要當廳跪稟。要監追子虛要別項銀兩下落。被楊府尹大怒。都喝下來。說道。你這厮少打。當初你那內相一死之時。你每

不告。做甚麼來。如今事情往。又來騷擾費告我紙筆。于是把花子虛一下兒也沒打。批了一道公文。押發清河縣前來估計庄宅不在話下。早有西門慶家人來保。打聽這消息。星夜回來報知西門慶。門慶聽的楊府尹見了分上。放出花子虛來家。滿心歡喜。這裡李瓶兒請過西門慶去計議。要教西門慶拿幾兩銀子。買了所住的宅子罷。到明日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西門慶歸家。與吳月娘商議。月娘道。隨他當官估價賣多少。你不可承攬要他這房子。恐怕他漢子。一時生起疑心來怎了。這西門慶聽記在心。那消幾日。花子虛來家。清河縣委下樂縣丞。丈估計太監大宅一所。坐落大街安慶坊。值銀七百兩。賣與王皇親爲業。南門外庄田一處。值銀六百五十五兩。賣與守備周秀爲業。止有住居小宅。值銀五百四十兩。因在西門慶緊隔壁。沒人敢買。花子虛再三使人來說。西門慶只推沒銀子。延挨不肯上帳。縣中緊等要回文書。李瓶兒急了。暗暗使過馮媽媽來。對西門慶說。教拿他寄放的銀子。兌五百四十兩買了罷。這西門慶方纔依允。當官交兌了銀兩。花大哥都畫了字。連夜做文書回了上司。共該銀一千八百九十五兩。三人均分訖。花子虛打了一場官司出來。沒分的絲毫。把銀兩房舍庄田。又沒了。兩箱內三千兩大元寶。又不見蹤影。心中甚是焦燥。因問李瓶兒查算。西門慶那邊使用銀兩下落。今剩下多少。還要湊着添買房子。反吃婦人整罵了四五日。罵道。呸。魍魎混沌。你成日放着正事兒不理。在外邊眠花臥柳。不着家。只當被人所筭。弄成圈套。拿在

守裡使將人來對我說教我尋人情。奴是個女婦人家。大門邊兒也沒走。能走不能飛。曉的甚麼。認的何人。那裡尋人情。渾身是鐵。打得多少釘兒。替你到處求爹爹。告奶奶。甫能尋得人情。惜不種下急流之中。誰人來管你。多虧了他隔壁西門慶。看日前相交之情。大冷天。刮的那黃風黑風。使了家下人往東京去。替你把事兒幹的停停當當的。你今日了畢官司出來。兩腳踏住平川地。得命思財。瘡好忘痛。來家還問老婆找起後帳兒來了。還說有也沒你。過險有你寫來的帖子見在。沒你的手字兒。我擅自拿出你的銀子尋人情。抵盜與人便難了。花子虛道。可知是我的帖子來說。實指望還剩下些。咱湊着買房子過日子。往後知數來見了。婦人道。呸濁[illegible]料我不叫罵你的。你早存

細好來。因頭兒上下筭計。圖底兒下却筭計。千也說使多了。萬也說使多了。你那三千兩銀子。能到的那裡。蔡太師楊提督。好小食膓兒。不是恁大人情。囑的話。平白拿了你一場。當官蒿條兒也沒曾打在你這王八身上。好好放出來。教你在家裡恁說嘴。人家不屬你管轄。不俐你甚麼着疼的親故。平白怎替你南上北下。走跳使錢救你。你來家該擺席酒兒。請過人來知謝人一知謝兒。還一掃帚掃的人光光的。問人找起後帳兒來了。幾句連搽帶罵的。子虛閉口無言。到次日。西門慶使了玳安送了一分禮來與子虛壓驚。子虛這裡安排了一席。叫了兩個妓者。請西門慶來知謝。就找着問他銀兩下落。依着西門慶這邊還找過幾百兩銀子與他湊買房子。李瓶兒不肯。暗地使過馮

媽媽子過來對西門慶說休要來吃酒開送了一箱花帳與他只說銀子上下打點都使沒了花子虛不識時還使小廝再三邀請西門慶一徑躲的往院裡去了只回不在家花子虛氣的發昏只是跌脚看官聽說大抵只是婦人更變不與男子漢一心隨你咬折釘子般剛毅之夫也難防測其暗地之事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內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婦人壞了者為何皆由御之不得其道故也要之在乎夫唱婦隨容德相感緣分相投男慕乎女女慕乎男庶可以保其無咎稍有微嫌輒顯厭惡若似花子虛終日落魄飄風謾無紀律而欲其內人不生他意豈可得乎正是自意得其墊無風可動搖有詩為証

功業如將智力求　當年盜跖却封侯

行藏有義真堪羨　好色無仁豈不羞

鄆蕩貪淫西門子　背夫水性女嬌流

子虛氣塞柔腸斷　他日冤司必報仇

話休饒舌後來子虛只擯湊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了獅子街一所房屋居住得了這口重氣剛搬到那裡不幸害了一場傷寒從十一月初旬睡倒在床上就不曾起來的對李瓶兒還請的大街坊胡太醫來看後來怕使錢只挨著一日兩日三挨到二十頭嗚呼哀哉斷氣身忘年二十四歲那手下的大小厮天喜兒從子虛病倒之時拐了五兩銀子走了無踪跡子虛一倒了頭李瓶兒就使了馮媽媽請了西門慶過去與他商議買棺入殮念經發送到墳上埋葬那花大花三花四一般兒

男婦也都來吊孝送殯回來各都散了西門慶那日也教吳月娘亦了一張卓席與他山頭祭奠當日婦人轎子歸家也回了一個靈位供養在房中雖是守靈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從子虛在時就把兩個丫頭教西門慶要了子虛死後越發通家往還一日正月初九日李瓶兒打聽是潘金蓮生日未曾過子虛五七就買禮坐轎子穿白綾襖兒藍織金裙白苧布鬏髻珠子箍兒來與金蓮做生日馮媽媽抱氈包天福兒跟轎進門就先與月娘揷燭也磕了四個頭說道前日山頭多勞動大娘受餓又多謝重禮拜了月娘又請李嬌兒孟玉樓拜見了然後潘金蓮來到說道這個就是五娘又磕下頭一口一聲稱呼姐姐請受奴一禮兒金蓮那裡肯受相讓了半日兩個還平磕了頭金蓮又謝了他壽禮又有吳大妗子潘姥姥都一同見了李瓶兒便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往門外玉皇廟打醮去了一面讓坐下換茶來吃了良久只見孫雪娥走過來李瓶兒見他粧飾少次與衆人便去起身來問道此位是何人奴不知不曾請見的月娘道此是他姑娘哩這李瓶兒就要慌忙行禮月娘道不勞起動二娘只拜平拜見罷于是二人彼此拜畢月娘就讓到房中換了衣裳分付丫鬟明間內放卓兒擺茶須臾圍爐添炭酒泛羊羔安排上酒來當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李瓶兒上坐月娘和李嬌兒主席孟玉樓和潘金蓮打橫孫雪娥回廚下照管不敢久坐月娘見李瓶兒鍾鍾酒都不辭于是親自巡了一遍酒又令李嬌兒衆人各巡酒一遍頗嘲問他話兒便說道花

二娘搬的遠了俺姊妹們離多會少好不思想二娘狠心就不說來看俺們看見孟玉樓便道二娘今日不是因與六姐做生日還不來哩李瓶兒道好大娘三娘蒙衆娘擡舉奴心裡也要來一來熱孝在身二者拙夫死了家下沒人昨日纔過了他五七不是怕五娘怪還不敢來因問大娘貴降在幾時月娘道賤日早哩潘金蓮接過來道大娘生日八月十五二娘好歹來走走李瓶兒道不消說一定都來孟玉樓道二娘今日與俺姊妹相伴一夜兒呵不往家去罷了李瓶兒道奴可知也要和衆位娘敘些話兒不瞞衆位娘說小家兒人家初搬到那裡自從拙夫沒了家下沒人奴那房子後墻緊靠着喬皇親花園好不空曠夕常有狐狸打磚掠瓦奴又害怕原是兩個小厮那個大小厮又走了正是這個天福兒小厮看守前門後半截通空落落的倒虧了這個老馮是奴舊時人常來與奴漿洗些衣裳與丫頭做鞋腳累他月娘因問老馮多大年紀且是好個恩實媽媽兒高言兒也沒句兒李瓶兒道他今年五十六歲屬狗兒男兒花女沒有只靠說媒度日我這裡常管他些衣裳兒昨日拙夫死了叫過他來與奴做伴兒晚夕同丫頭一炕睡潘金蓮嘴快說道可又來既有老馮在家裡看家二娘在這過一夜兒也罷了左右那花爹沒了有誰管着你玉樓道二娘只依我教老馮回了轎子不去罷那李瓶兒只是笑不做聲說話中間酒過數巡潘姥姥先起身往前邊去了潘金蓮隨跟着他娘往房裡去了李瓶兒再三辭奴的酒勾了李嬌兒道花二娘怎的在他大

娘三娘手裡吃過酒偏我遞酒二娘不肯吃顯的有厚薄于是
拿大杯只顧斟上李瓶兒道好二娘奴委的吃不去了豈敢做
假月娘道二娘你吃過此杯罷歇歇兒罷那李瓶兒方纔接了
放在面前只顧與衆人說話孟玉樓見春梅立在傍邊便問春
梅你娘在前邊做甚麼哩你去連你娘潘姥姥快請來你說大
娘請來陪你花二娘吃酒哩春梅去不多時回來道俺姥姥害
身上疼睡哩俺娘在房裡勻臉就來月娘道我倒也沒見你倒
是個主人家把客人丟下三不知往房裡去了俺姐兒一日臉
不知勻多少遭數要便走的勻臉去了諸般都好只是有這些
孩子氣正說着只見潘金蓮上穿了香色潞紬雁啣蘆花樣對
衿襖兒白綾豎領粧花眉子溜金蜂趕菊鈕扣兒下着一尺寬
海馬潮雲羊皮金沿邊挑線裙子大紅段子白綾高底鞋粧花
膝褲青寶石墜子珠子箍與孟玉樓一樣打扮惟月娘是大紅
段子襖青素綾披襖沙綠紬裙頭上帶着䯼髻貂鼠卧兎兒玉
樓在席上看見金蓮艷抹濃粧鬢嚲邊撇着一根金壽字簪兒
從外搖擺將來戲道五丫頭你好人兒今日是你個驕馬畜把
客人丟在這裡你躲房裡去了你可成人養的那金蓮笑嘻嘻
向他身上打了一下玉樓道好大胆的五丫頭你還來遞一鍾
兒李瓶兒道奴在三娘手裡吃了好少酒兒巴却勻了金蓮道
他的手裡是他手裡帳我也敢奉二娘一鍾兒于是揎起袖子
滿斟一大杯遞與李瓶兒只顧放着不肯吃月娘陪吳大妗子
從房裡出來看見金蓮陪着李瓶兒坐的問道他潘姥姥怎的

不來陪花二娘坐金蓮道俺媽害身上疼在房裡捱着哩叫他
不肯來月娘因看見金蓮鬢上撇着那壽字簪兒便問二娘你
與六姐這對壽字簪兒是那裡打造的倒且是好樣兒到明日
俺每人照樣也配恁一對兒戴李瓶兒道大娘既要奴還有幾
對明日每位娘都補奉上一對兒此是過世老公公宮裡御
前作帶出來的外邊那裡有這樣範月娘道奴取笑鬭二娘要
子俺姊妹們人多那裡有這些相送衆女眷飲酒歡笑看看日
西時分馮媽媽在後邊雪娥房裡管待酒吃的臉紅紅的出來
催逼李瓶兒起身不起身好打發轎子回去月娘道二娘不去
罷叫老馮回了轎子家去罷李瓶兒只說家裡無人改日再奉
看列位娘有日子住哩孟玉樓道二娘好執古俺衆人就沒些
分上見如今不打發轎子等住回翁一答兒心不的也要留二娘
自這說話逼逼的李瓶兒說把房門鑰匙遞與馮媽媽說道既
是他衆位娘再三留我顯的奴不識敬重分付轎子回去教他
明日來接罷你和小廝家去罷又叫過馮媽媽附耳低言教
大丫頭迎春拿鑰匙開我床房裡頭一個箱子小描金頭面匣
兒裡拿四對金壽字簪兒你明日早送來我要送四位娘那馮媽
媽得了話拜辭了月娘月娘道吃酒去馮媽媽道我到纔在後
邊姑娘房裡酒飯都吃了明日老身早來罷一面千恩萬謝出
門不在話下少頃李瓶兒不肯吃酒月娘請到上房同大妗子
一處吃茶坐的忽見玳安小廝抱進氊包西門慶來家掀開簾
子進來說道花二娘在這裡慌的李瓶兒難起身來兩個見了

禮坐下。月娘叫玉簫與西門慶接了衣裳。西門慶便對吳大妗子李瓶兒說道今日會門外玉皇廟聖誕打醮該我年例做會首。要不是過了午齋。我就來了。因與衆人在吳道官房裡算帳七担八挪。纏到這咱晚。因問二娘今日不家去罷了。玉樓道二娘這裡再三不肯要去。被俺衆姊妹強着留下。李瓶兒道家裡沒人。奴不放心。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這兩日好不巡夜的甚緊怕怎的。但有些風吹草動。拿我個帖送與周大人。點倒奉行。又道二娘怎的冷清清坐着。用了些酒兒不曾。孟玉樓道。俺衆人再三奉勸二娘。二娘只是推不肯吃。西門慶道。你們不濟。等我奉勸二娘。二娘好小量兒。李瓶兒口裡雖說奴吃不去了。只不動身。一面分付丫鬟從新房中放桌兒。都是留下伺候西門慶的。

整下飯菜蔬細巧菓仁擺了一張卓子。吳大妗子知局趕趨席不用酒。因往李嬌兒那邊房裡去了。當下李瓶兒上坐。西門慶拿椅子關席。吳月娘在炕上跐着爐壺兒。孟玉樓潘金蓮兩邊打橫。五人坐定。把酒來斟。也不用小鍾兒。要大銀衢花鍾子。你一杯我一盞。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吃來吃去。吃的婦人眉黛低橫。秋波斜視。正是兩朶桃花上臉來。眉眼施開真色婦月娘見他二人吃的餳成一塊。言顛語亂。有下上來。往那邊房裡吳大妗坐去了。由着他三個陪着。吃到三更時分。李瓶兒星眼乜斜。身立不住。拉金蓮往後邊淨手。西門慶走到月娘這邊房裡。亦東倒西歪問月娘打發他那裡歇。月娘道。他來與那個做生日。就在那個兒房裡歇。西門慶我在那裡歇宿。月娘道。

隨你那裡歇宿。再不你也跟了他一處去歇罷。西門慶笑道。豈有此禮。因叫小玉來。脫衣我在這房裡睡了。月娘道。就別要汙邪休要惹我。那沒好口的罵的出來。你在這裡。他大妗子那裡歇。西門慶道。罷罷。我往孟三兒房裡歇去罷。于是往玉樓房中歇了。潘金蓮引着李瓶兒淨了手。同往他前邊來。晚夕和姥姥一處歇臥。到次日起來。臨鏡梳頭。春梅與他討洗臉水。打發他梳粧。因見春梅伶变知是西門慶用過的丫鬟。與了他一付金三事兒。那春梅連忙就對金蓮說了。金蓮謝了又謝。說道。又勞二娘賞賜他。李瓶兒道。不枉了五娘有福。好個姐姐。早晨金蓮領着他。同潘姥姥叫春梅開了花園門。各處遊看了一遍。李瓶兒看見他那邊墻頭開了個便門。通着他那壁。便問西門爹幾

時起蓋這房子。金蓮道。前者央陰陽看來。也只到這二月間興工動土。收起要蓋。把二娘那房子打開。通做一處。前面蓋山子捲棚。展一個大花園。後面還蓋三間翫花樓。與奴這三間樓相連。做一條邊。這李瓶兒聽見在心。兩人正說話。只見月娘使了小玉來。請後邊吃茶。三人同來到上房。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吳大妗子擺下茶等着哩。眾人正吃點心茶湯。只見馮媽媽驀地走來。眾人讓他坐吃茶。馮媽媽向袖中取出一方舊汗巾包着四對金壽字簪兒。遞與李瓶兒。接過來先奉了一對與月娘。然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每人都是一對。月娘道。多有破費二娘。這個却使不得。李瓶兒笑道。好大娘。甚麼罕希之物。胡亂與娘們賞人便了。月娘眾人拜謝了。方纔各人插在頭上。月

娘道只說二娘家門首就是燈市好不熱鬧。到明日俺們看燈去就到往二娘府上望望你要推不在家李瓶兒道奴到那日奉請衆位娘金蓮道姐姐還不知。奴打聽來。這十五日是二娘生日月娘道今日說道若道二娘貴降的日子俺姊妹一個也不少與二娘祝壽去李瓶兒笑道蝸居小舍娘們肯下降奴已定奉請不一時吃罷早飯擺上酒來飲酒。看看留連到日西時分轎子來接李瓶兒告辭歸家衆姊妹款留不住臨出門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早起身出門與縣丞送行去了婦人千恩萬謝方纔上轎來家正是合歡核桃眞堪笑裡許原來別有人畢竟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翫月樓　狎客幇嫖麗春院

日墜西山月出東　百年光景似飄蓬
點頭纔羨朱顏子　轉眼翻為白髮翁
易老韶華休浪度　掀天富貴等雲空
不如且討紅裙趣　依翠偎紅院宇中

話說光陰迅速又早到正月十五日。西門慶這裡。先一日差小廝玳安。送了四盤羹菜兩盤壽桃一壜酒。一盤壽麵。一套織金重絹衣服寫吳月娘名字。西門吳氏斂衽拜。送與李瓶兒做生日李瓶兒纔起來梳粧。叫了玳安兒到臥房裡。說道前日打擾你大娘那裡今日又教你大娘費心送禮來。玳安道。娘多上覆。

我爹上覆二娘。不多些微禮。與二娘賞人。李瓶兒一面分付迎春。外邊明間內放小卓兒。擺了四盒茶食。管待玳安。臨出門與二錢銀子。八寶兒一方閃色手帕。到家多上覆你列位娘。我這裡使老馮拿帖兒請去。好歹明日都光降走走。玳安磕頭出門。兩個擡盒子的。與一百文錢。李瓶兒這裡隨即使老馮兒。用請書盒兒拿着五個柬帖兒。十五日請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又稍了一個帖。暗暗請西門慶。那日晚夕赴席。月娘到次日。留下孫雪娥看家。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出門。都穿着粧花錦繡衣服。來興。來安。玳安。畫童。四個小廝跟隨着。到獅子街燈市李瓶兒新買的房子。門面四間。到底三層。臨街是樓。儀門去兩邊廂房。三間客座。一間。稍間過道穿進去第三層。三間臥房。一間廚房。後邊落地。緊靠着喬皇親花園。李瓶兒知月娘衆人來看燈。臨街樓上。設放圍屏桌席。懸掛許多花燈。先迎接到客位內。見畢禮數。次讓入後邊明間內待茶。房裡換衣裳。罷茶。但不必細說。到午間。李瓶兒客位內設四張卓席。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金釧兒。彈唱飲酒。凡酒過五巡。食割三道。前邊樓上酒席。又請月娘衆人登樓看燈頑耍。樓簷前掛着湘簾。懸着彩燈。吳月娘穿着大紅粧花通袖襖兒。嬌綠段裙。貂鼠皮襖。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是白綾襖兒。藍段裙。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鬢後挑着許多各色燈籠兒。搭伏定樓窓下觀看。見那燈市中。人烟湊集。十分熱鬧。當街搭數十座燈架。

四下圍列些諸門買賣。玩燈男女。花紅柳綠。車馬轟雷。鰲山聳漢。怎見好燈市。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玉樓燈。見一片珠璣。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圍錦繡。繡毬燈。皎皎潔潔。雪花燈。拂拂紛紛。秀才燈。揖讓進止。存孔孟之遺風。媳婦燈。容德溫柔。効孟姜之節操。和尚燈。月明與柳翠相連。通州燈。鍾馗共小妹並坐。師婆燈。揮羽扇假降邪神。劉海燈。倒背金蟾。戲吞至寶。駱駝燈。青獅燈。馱無價之奇珍。咆咆哮哮。猿猴燈。白象燈。進連城之秘寶。頑頑耍耍。七手八脚。螃蠏燈。倒戲清波。巨口大髯。鮎魚燈。平吞綠藻。銀蛾鬬彩。雪柳爭輝。雙雙隨繡帶香毬。縷縷拂華旛翠幰。魚龍沙戲。七真五老獻丹書。吊掛流蘇。九夷八蠻來進寶。村裡社鼓。隊共喧闐。百戲貨郎。庄庄齊鬭巧。轉燈兒一來一往。吊燈兒或仰或垂。琉璃瓶光單美女奇花。雲母障並瀛州閬苑。往東看。雕漆床。螺鈿床。金碧交輝。向西瞧。羊皮燈。掠彩燈。錦繡奪眼。北一帶都是古董玩器。南壁廂盡皆書畫。瓶爐王孫爭看。小欄下蹴踘齊雲。仕女相攜。高樓上妖嬈衒色。卦肆雲集。相幙星羅。講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榮枯有准。又有那站高坡打談的。詞曲楊恭。到看這搧响鈸遊脚僧。演說三藏。賣元宵的高堆菓餡。粘梅花的齊插枯枝。剪春娥。鬢邊斜插鬧東風。禱京釵。頭上飛金光耀日。圍屏畫石崇之錦帳。珠簾彩梅月之雙清。雖然覽不盡鰲山景也。應豐登快活年。

吳月娘看了一回。見樓下人亂。和李嬌兒各歸席上吃酒去了哩。惟有潘金蓮。孟玉樓同兩個唱的。只顧搭伏着樓窗子。望下人觀看。那潘金蓮一徑把白綾襖袖子摟着。顯他遍地金掏袖兒。露出那十指春葱來。帶着六個金馬鐙戒指兒。探着半截身子。口中磕瓜子兒。把磕了的瓜子皮兒。都吐下來。落在人身上。和玉樓兩個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你來看那家房簷底下掛了兩盞玉綉毬燈。一來一往。滾上滾下。且是到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來看這對門架子上。挑着一盞大魚燈。下面又有許多小魚鱉蝦蟹兒跟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孟玉樓。三姐姐。你看這首裡。這個婆兒燈。那老兒燈。正看着。忽然被一陣風來。把個婆子兒燈。下半截割了一個大窟窿。婦人看見笑不了。引惹的那樓下看燈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擠匝不開都壓羅羅兒。須臾哄圍了一圍人。內中有幾個浮浪子弟。直指着談論。一個說道。已定是那公侯府位裡。出來的宅眷。一個又猜是貴戚皇孫家豔妾。來此看燈。不然如何內家粧束。那一個說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兒。是那大人家。叫來這裡看燈彈唱。又一個走過來。便道。自我認的。你每都猜不着。你把他當唱的。把後面那四個放到那裡。我告說。這兩個婦人。也不是小可人家的。他是閻羅大王妻。五道將軍的妾。是咱縣門前開生藥鋪。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的婦女。你惹他怎的。想必跟他大娘子來這裡看燈。這個穿綠遍地金比甲的。我不認的。那穿大紅遍地金比甲兒。上帶着個翠面花兒的。倒好似賣炊餅武大郎的

娘子。大郎因爲在王婆茶房內捉姦。被大官踢中了死了。把他
要在家裡做了妾。後次他小叔武松東京回來告狀。悞打死了
皂隷李外傳。被大官人墊發充軍去了。如今一二年不見出來
落的這等標致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多口過來。說道你們沒要
緊。指說他怎的。咱每散開罷。樓上吳月娘。見樓下人圍的多了。
叫了金蓮玉樓歸席坐下。聽着兩個粉頭彈唱燈詞飲酒。坐了
一回。月娘要起身。說道酒勾了。我和他二娘先行一步。留下他
姊妹兩個。再坐一回兒。以盡二娘之情。今日他爹不在家。家裡
無人。光丢着些丫頭們。我不放心。這李瓶兒那裡肯放。說道好
大娘。奴沒敬心也是的。今日大娘來。兒沒好生揀一箸兒。大節
間。燈兒也沒點。飯兒也沒上。就要家去。就是西門爹不在家中。
還有他姑娘們哩。怕怎的。待月色上來的時候。奴送三位娘去
月娘道。二娘。不是這等說。我又不大十分用酒。留下他姊妹兩
個。就同我在這裡一般。李瓶兒道。大娘不用。二娘也不吃一鍾也
沒這個道理。想奴前日在大娘府上。那等鍾鍾不辭。眾位娘竟
不肯饒我。今日來到奴這湫窄之處。雖無甚物供獻。也盡奴一
點勞心。于是拿大銀鍾。遞與李嬌兒。說道二娘好歹吃一杯兒。
大娘奴曉的吃不的了。不敢奉大杯。只奉小杯兒哩。于是滿斟
遞與月娘。因說李嬌兒。二娘你用過此杯罷。兩個唱的。月娘每
人與了他二錢銀子。待的李嬌兒吃過酒。月娘起身。囑付玉樓
金蓮。我兩個先起身。我去便使小廝拿燈籠來接你們。也就來
罷。家裡沒人。玉樓應諾。李瓶兒送月娘李嬌兒到門首上轎去

了。歸到樓上。陪玉樓金蓮飲酒。看看天晚。玉兔東生。樓上點起燈來。兩個唱的彈唱飲酒。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那日同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家中吃了飯。同往燈市裡遊玩。到了獅子街東口。西門慶因為月娘衆人。今日都在李瓶兒家。樓上吃酒。恐怕他兩個看見。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燈。只到買紗燈的根前就回了。不想轉過灣來。撞遇孫寡嘴祝日念唱喏。說道。連日不會哥。心中渴想。見了應伯爵謝希大。罵道。你兩個天殺的好人兒。你來和哥遊玩。就不說叫俺一聲兒。西門慶道。祝兄弟。你錯怪了他兩個。剛纔也是路上相遇。祝日念道。如今看了燈。往那裡去。西門慶道。同衆位兄弟。到大酒樓上吃三杯兒。不是請衆兄弟。房下們。今日都往人家。吃酒去了。祝日念道。比是哥請俺每到酒樓上。咱何不往裡邊。望望李桂姐去。只當大節間。往他拜拜年去。混他混。前日俺兩個在他家。望着俺每。好不哭哩。說他從臘月裡不好到如今。大官人通影邊兒不進裡面看他看。見俺每便回說。只怕哥事忙。替哥推過了。哥今日倒閑。俺每情愿相伴哥進去走走。西門慶因計掛着晚夕李瓶兒。還推辭道。今日我還有小事不得去。明日罷。怎禁這夥人死拖活拽。于是同進去院中。正是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不知買盡長安笑　活得蒼生幾戶貧

西門慶同衆人到了李家。桂卿正打扮着在門首站立。一面迎接入中堂。相見了。都道了萬福。祝日念高叫道。快請二媽出來。

還虧俺衆人今日請的大官人來了。必須老虔婆扶拐而出。向西門慶見畢禮數。說道。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如何一向不進來看看姐姐兒。想必別處另叙了新表子來。祝日念走來插口道。你老人家會猜算。俺大官近日相絕色的表子。每日只在那裡閑走。不想你家桂姐兒。剛纔不是俺二人。在燈市裡撞見拉他來。他還不來哩。媽不信。問孫天化就是了。因指着應伯爵。謝希大說道。這兩個天殺的。和他都是一路神祇。老虔婆聽了。呷呷笑道。好應二哥。俺家沒惱着你。如何不在姐夫面前美言一句兒。雖故姐夫裡邊頭絮兒多。常言道好子弟不斷一個粉頭。粉頭不接一個孤老。天下錢眼兒都一樣。不是老身誇口說。我家桂姐也不醜。姐夫自有眼。今也不消人說。孫寡嘴道。我是老實說。哥如今新叙的這個表子。不是裡面的。是外面的表子。還把裡邊人合入教。那西門慶聽了。趕着孫寡嘴只顧打。說道。老媽。你休聽這天災人禍老油嘴。弄殺人。你孫寡嘴和衆人笑成一塊。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三兩銀子來。遞與桂姐。大節間我請衆朋友。桂卿推讓。我不肯接。遞與老媽。老媽說道。怎麽見姐夫就笑話我家大節下。拿不出酒菜兒管待列位老爹。又教姐夫壞鈔。拿出銀子。顯的俺們院裡人家。只是愛錢了。應伯爵走過來說道。老媽你依我收了。只當正月裡頭二主子快倉。快安排酒來俺每吃。那虔婆說道。這個理上却使不得。一壁推辭。一壁把銀子接的袖了。深深道了個萬福。說道。謝姐夫的布施。應伯爵道。媽你且住。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了。一個子弟在院裡嫖小

娘兒那一日作耍裝做貧子進去。老媽見他衣服藍縷，不理他。坐了半日，茶也不拿出來。子弟說：媽，我肚飢，有飯尋些來我吃。老媽道：米囤也曬，那討飯來？子弟又道：既沒飯，有水拿些來我洗洗臉罷。老媽道：少挑水錢，連日沒送水來。這子弟向袖中取出十兩一定銀子，放在桌子上，教買米顧水去。慌的老媽沒口子道：姐夫吃了臉洗飯，洗了飯吃臉。把衆人都笑了。虔婆道：你還是這等快取笑，可可兒的來，自古有恁說，沒這事。應伯爵道：你拿耳朵，我對你說，大官人新近請了花二哥表子後巷兒吳銀兒了，不要你家桂姐了。今日不是我們纏了他來，他還往你家來哩。虔婆笑道：我不信，俺桂姐今日不是强口，比吳銀兒好多着哩。我家與姐夫是快刀兒割不斷的親戚，姐夫是何等人兒，他眼裡兒的多着緊處，金子也估出個成色來。說畢，客位內放四把校椅，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天化四人上坐，西門慶對席。老媽下去收拾酒菜去了。半日，李桂姐出來，家常挽着一窩絲杭州攢，金累絲釵，翠梅花鈿兒，珠子箍兒，金籠墜子，上穿白綾對衿襖兒，椪花眉子，綠遍地金掏袖，下着紅羅裙子，打扮的粉粧玉琢，望下不當不正道了萬福，與桂卿一邊一個打横坐下。少頃，鴇老彩漆方盤拿七盞來，雪綻盤盞兒，銀杏葉茶匙，梅桂潑鹵瓜仁泡茶，甚是馨香美味。桂卿、桂姐每人遞了一盞，陪着吃畢茶，接下茶托去。保兒上來打抹春臺，纔待收拾擺放案酒，忽見簾子外探頭舒腦有幾個穿藍縷衣者，謂之架兒，進來跪下，手裡拿三四升瓜子兒：大節間孝順大老爹。西門慶見

認頭一個毋于春兒周你每那幾位在這裡于春道還有段綿紗青聶鉞在外邊伺候段綿紗進來看見應伯爵在裡說道應爹也在這裡連忙磕了頭西門慶起來分付收了他瓜子兒打開銀子包兒捏一兩一塊銀子掠在地下于春兒接了和衆人扒在地下磕了個頭說道謝爹賞賜往外飛跑有朝天子單道這架兒行藏爲証

這家子打和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少虛頭大一些兒不巧人騰挪遶院裡都踅過席面上幇閑把牙兒閑磕攥一回纏散火轉錢又不多歪斯纏怎麼他在虎口裡求津唾

西門慶打發架兒出門安排酒上來吃酒桂姐滿泛金杯雙垂紅袖餚烹異品菓獻時新倚翠偎紅花濃酒艷酒過兩巡桂卿外與桂姐一個彈箏一個琵琶一個箏兩個彈着唱了一套霽景融和正唱在熱鬧處見三個穿青衣黃坂鞭者謂之圓社手裡捧着一個盒兒盛着一隻燒鵝提着兩瓶老酒大節間來孝順大官人貴人向前打了半跪西門慶平昔認的一個喚白禿子一個是小張閑那一個是羅回子因說道你每且外邊候候兒待俺每吃過酒踢三跑于是向卓上拾了四盤下飯一大壺酒一碟點心打發衆員社吃了整理氣毬齊備西門慶出來外面院子裡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來與兩個圓社踢一個揸頭一個對障拘踢拐打之間無不假喝彩奉承就有些不到處都快取過去了反來向西門慶面前討賞錢說桂姐的行頭比舊時越發踢熟了撇來的丢拐教小人每湊手腳不迭再過一

二年。這邊院中似桂姊妹這行頭。就數一數二的。盖了群絶倫了。強如二條巷董官女兒數十倍。當下桂姐踢了兩跑下來。使的塵生眉畔。汗濕腮邊。氣喘吁吁。腰肢困乏。袖中取出春扇兒搖涼。與西門慶攜手並觀看桂卿與謝希大張小閑。踢行頭。白禿子羅回子在傍虛撮脚兒等漏往來拾毛。亦有朝天子一詞。單道這踢圓的始末爲証。

在家中也閒。到處刮涎。生理全不幹。氣毬兒不離在身邊。每日街頭站。窮的又不趁富貴。他偏羨從早辰只到晚。不得甚飽飡。轉不的大錢。他老婆常被人包占。

西門慶正看着衆人在院內。打雙陸踢氣毬飲酒。只見玳安騎馬來接。悄悄附耳低言。說道。大娘二娘家去了。花二娘說小的請爹早些過去哩。這西門慶聽了。暗暗吩咐玳安。把馬吊在後邊門首等着。于是酒也不吃。拉桂姐房中。只坐了沒去一回兒。就出來推淨手。于後門上馬。一溜烟走了。應伯爵使保兒去拉扯。西門慶只說。我家裡有事。那裡肯回來。教玳安拿了一兩五錢銀子。打發三個圓社。李家恐怕他又往後巷吳銀兒家。使了鬟直跟至院門首方回。應伯爵等衆人。還吃二更鼓纔散。正是嗔罵由他嗔罵。歡娛我且歡娛。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西門慶謀財娶婦　應伯爵喜慶追歡

傾城傾國莫相疑　巫水巫雲夢亦癡
紅粉情多銷駿骨　金蘭誼薄惜蛾眉
溫柔鄉裡精神健　窈窕風前意態奇
村子不知春寂寂　千金此夕故踟躕

話說當日西門慶出離院門。玳安跟隨打馬。逕到獅子街李瓶兒家門首下馬。見大門關的緊緊的。就知堂客轎子家去了。一面叫玳安問馮媽媽開門。西門慶進來。李瓶兒堂中秉燭。花冠齊整。素服輕盈。正倚簾櫳。口中磕瓜子兒。見西門慶來。忙輕移蓮步。欵蹙湘裙。下堦迎接。笑道。你早來些兒。他三娘五娘還在

這裡只剗纔轎子起身。往家裡去了。今日他大娘去的早。說你不在家。那裡去了。西門慶道。今日我和應二哥謝子純。早辰看燈。打你門首過去來。不想又撞見兩個朋友。都拉去院裡家走撞到這咱晚。我又恐怕你這裡等候。小廝去時。教我推淨手打後門跑了。不然必吃他們掛住了。休想來的成。李瓶兒道。適間多謝官人重禮。他娘每又不肯坐。只說家 裡沒人。教奴到沒意思的。于是重篩美酒。再設佳餚。堂中把花燈都點上。放下暖簾來。金爐添獸炭。寶篆爇龍涎。春臺上高堆異品。看杯中香醪滿泛。婦人遞與西門慶酒。磕下頭去。說道。拙夫已故。舉眼無親。今日此杯酒。只靠官人與奴作個主兒。休要嫌奴醜陋。奴情愿與官人鋪牀疊被。與衆位娘子。作個姊妹。奴死也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說着滿眼落淚。西門慶一壁接酒。一壁笑道。你請起來。既蒙你厚愛。我西門慶銘刻于心。待你孝服滿時。我自有處。不勞你費心。今日是你的好日子。咱每且吃酒。西門慶于是吃畢。亦滿斟了一杯。回奉婦人。安他上席坐下。馮媽媽单管廚下看菜兒。須臾拿麵上來吃。西門慶因問李瓶兒。今日是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在這裡。臨晚送他三娘五娘家中。討花兒去了。西門慶坐席左。兩個在席上交杯換盞飲酒。迎春秀春。兩個丫鬟在傍。斟酒下菜伏侍。只見玳安上來。扒在地下。與李瓶兒磕頭拜壽。李瓶兒連忙起身。還了萬福。分付迎春。教老馮廚下看壽麵點心下飯。拿一壺酒與玳安吃。西門慶分付吃了早些回馬家去罷。李瓶兒道。到家裡你娘問。只休說你爹在這裡。玳安

道小的知道只說爹在裡邊過夜明日早來接爹就是了。西門慶便點了點頭兒當下把李瓶兒喜歡的要不的說道好個乖孩子眼裡說話即令迎春拿二錢銀子節間買瓜子兒嗑明日你拿個樣兒來我替你做雙好鞋兒穿。那玳安連忙磕頭說小的怎麼敢走到下邊吃了酒飯帶馬出門。馮媽媽把大門上了拴李瓶兒同西門慶猜枚吃了一回又拿一副三十二扇象牙牌兒桌上鋪茜紅苫條兩個燈下抹牌飲酒吃一回分付迎春房裡秉燭原來花子虛死了。迎春秀春都已被西門慶要了。以此凡事不避他教他收拾牀鋪拿菓盒杯酒又在牀上紫錦帳中婦人露着粉般身子西門慶香肩相並玉體厮挨兩個看牌拿大鍾飲酒因問西門慶你那邊房子幾時收拾西門慶道

且待二月間興工動土連你這邊一所通身打開與[illegible]取齊前邊起蓋山子捲棚花園耍子去處還蓋三間玩花樓婦人因指道奴這牀後茶葉箱內還藏着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蠟兩罐子水銀八十斤胡椒你明日都般出來替我賣了銀子湊着你蓋房子使你若不嫌奴醜陋到家好歹對大娘說奴情愿只要與娘們做個姊妹隨問把我做第幾個的也罷親親奴捨不的你說着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西門慶慌把汗巾兒替他抹拭說道你的情意我知道也。待你這邊孝服滿我那邊房子蓋了纔好。不然要你過去沒有住房婦人道既有實心娶奴家去到明好歹把奴的房蓋的與他五娘在一處。奴捨不的他好個人兒與後邊孟家三娘見了奴且親熱兩個天生的打

扮也不相兩個姊妹只相一個娘兒生的一般惟有他大姐
兒不是好的快屑眼裡掃人西門慶道俺吳家的這個拙荊他
到是好性兒不然手下怎生容得這些人明日這邊與那邊一
樣蓋三間樓與你居住安兩個角門兒出入你心下何如婦人
道我的哥哥這等纔可奴之意于是兩個顛鸞倒鳳淫慾無度
狂到四更時分方纔就寢枕上並肩交股直睡到次日飯時不
起來婦人且不梳頭迎春拿進粥來只陪着西門慶吃了上半
盞粥兒又拿酒來二人又吃原來李瓶兒好馬爬着教西門慶
坐在枕上他倒挿花往來自動兩個正在美處只見玳安兒外
邊打門騎馬來接西門慶喚他在窗下問他話玳安說家中有
三個川廣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許多細貨要科兌與傅二叔只
要一百兩銀子押合同其餘八月中旬找完銀子大鋪小鋪
來請爹家去理會此事西門慶道你沒說我在這裡玳安道小
的只說爹在裡邊桂姨家沒說在這裡西門慶道你看不曉事
教把傅二叔打發他便了又來請我怎的玳安道傅二叔講來
客人不肯直等我爹去方纔批合同李瓶兒道既是家中使了
孩子來請買賣要緊你不去惹的他大娘不怪麼西門慶道你
不知賊蠻奴才行市遲貨物沒處發脫纔來上門脫與人遲半
年三個月找銀子若快時他就張致了滿清河縣除了我家鋪
子大發貨多隨問多少時不怕他不來尋我婦人道買賣不與
道路爲讐只依奴到家打發了再來也往後日子多如柳葉兒
哩西門慶于是依聽李瓶兒之言慢慢起來梳頭淨面戴網巾

穿衣服，李瓶兒收拾飯與他吃，西門慶一直帶着個眼紗，騎馬來家，舖子裡有四五個客人，等候秤貨兌銀，批了合同，打發去了，走到潘金蓮房中，便問你昨日往那裡去來，實說便罷，不然我就嚷的塵鄧鄧的，西門慶道，你們都在花家吃酒，我和他每燈市裡走了回來，同往裡邊吃酒過一夜，今日小廝接去，我纔來家，金蓮道，我知小廝去接，那院裡有你那魂兒，罷麼，賊負心你還哄我哩，那淫婦昨日打發俺每來了，弄神弄鬼的，晚夕叫了你去，合搗了一夜，合搗的了，纔放來了，玳安這賊囚根子，久慣兒牢成，對着他大娘，又一樣話兒，對着我，又是一樣話兒，先是他回馬來家，他大娘又是問他，你爹怎的不來家，在誰家吃酒哩，他回話和應二叔眾人看了燈回來，都在院裡李桂姐家吃酒，教我明早接去哩，落後我叫了問他，他笑不言，詰問的急了，纔說爹在獅子街花二娘那裡哩，賊囚根，他怎的就知我何你一心一計，想必你叫他話來，西門慶哄道，我那裡教他，于是隱瞞不住，方纔把李瓶兒晚夕請我去，到那裡與我遞酒，說定過你每來了，又哭哭啼啼告訴我，說他沒人手，後半截空，晚夕害怕，一心要教我娶他，問巳時收拾這房子，他還有些香蠟細貨，也直幾百兩銀子，教我會經紀替他打發銀子，教我收滚着蓋房子，上緊修蓋，他要和你一處住，與你做了姊妹，恐怕你不肯，婦人道，我也不多着個影兒在這裡，巴不的來總好，我這裡也空落落的，得他來與老娘做伴兒，自古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我不肯招他，當初那個怎麼招我來，攙奴甚麼分兒也怎

的倒只怕人心不似奴心你還問聲大姐姐去西門慶道雖故
是恁說他孝服還未滿哩說畢婦人與西門慶盡脫白綾袄袖
子裡滑浪一聲吊出個物件兒來拿在手內沉甸甸的綰彈子
大認了半日竟不知甚麼東西但見

原是番兵出產逢人薦轉在京身軀瘦小內玲瓏得人輕借
力展轉作蟬鳴解使佳人心胆慣能助腎威風號稱金面勇
先鋒戰降功第一揚名勉子鈴

婦人認了半日問道是甚麼東西兒怎的把人半邊胳膊都麻
了西門慶笑道這物件你就不知道了名喚做勉鈴南方勉甸
國出產的好的也值四五兩銀子婦人道此物使到那裡西門
慶道先把他放入爐內然後行事妙不可言婦人道你與李瓶
兒也尋來西門慶于是把晚間之事從頭告訴一遍說得金蓮
淫心頓起兩個白日裡掩上房門解衣上床交歡正是不知子
晉緣何事纔學吹簫便作仙話休饒舌一日西門慶會了經紀
把李瓶兒牀後茶葉箱內堆放的香蠟等物都秤了斤兩共賣
了三百八十兩銀子李瓶兒只留下一百八十兩盤纏其餘都
付與西門慶收了湊着蓋房便教陰陽擇用二月初八日興工
動土五百兩銀子委付大家人來招并主管賁四卸磚瓦木石
管工計帳這賁四名喚賁地傳年少生的百浪器虛百能百巧
原是內相勤兒出身因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滑流水被趕來初
時跟着人做兒弟兒來次後投入大人家做家人把人家奶子
拐出來做了渾家卻在故衣做經紀琵琶簫管都會西門慶見

他這般本事常照顧他在生藥鋪中秤貨討中人錢使以此凡大小事情少他不得當日賁地傳與來招督管各作匠人興工先拆毀花家那邊舊房打開墻垣築起地脚盖起捲棚山子各亭臺耍子去處非止一日不必盡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在家看管起盖花園約有一個月有餘却在三月上旬乃花子虛百日李瓶兒預先請過西門慶去和他計議要把花子虛靈燒了房子賣的賣不的你着人來看守你早把奴取過去罷省的奴在這裡曉夕空落落的我害怕常有狐狸鬼混的慌你到家對大娘說只當可憐見奴的性命罷隨你把奴做第幾個奴情愿伏侍你鋪床叠被也無抱怨說着淚如雨下西門慶道你休煩惱前月我把你這話到家對房下和潘五姐也說過了直待與你把房盖得完那時你孝服將滿取你過門不遲李瓶兒道好好你既有真心取奴先早把奴房攛掇盖了取過奴去到你家住一日死也甘心省的奴在這裡度日如年西門慶道你的話我知道了李瓶兒道再不的房子盖完我燒了靈搬在五姐那邊樓上住兩日等你盖了新房子搬移不遲你好歹到家和五姐說我還等你的話這三月初十日是他百日我好念經燒靈西門慶應諾與婦人歇了一夜到次日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了金蓮道可知好哩奴巴不的騰兩間房與他住只怕別人你還問聲大姐姐去我落得河水不洗船看大姐姐怎麼說這西門慶一直走到月娘房裡來月娘正梳頭西門慶把李瓶兒要嫁一節從頭至尾聽說一遍月娘道你不好取他的休

他頭一件孝服不滿，第二件，你當初和他男子漢相交，第三件。你又和他老婆有連手，買了他房子，收着他寄放的許多東西。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我聞得人說，他家房族中花大是個刁徒潑皮的人，倘或一時有些聲口，倒沒的惹虱子頭上撓。奴說的是好話，趙錢孫李，你依不依隨你。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走出前廳來，自己坐在椅子上沉吟，又不好回李瓶兒話，又不好不去的，尋思了半日，還進入金蓮房裡來。金蓮問道，你到大姐姐房裡，大姐姐怎麼說。西門慶把月娘的說告訴了一遍。金蓮道，大姐不肯論他也說的是。你又買了他房子，又取他老婆，當初又與他漢子相交了一世，方纔好，我又是一說，既做朋友，沒絲也有寸，交官兒也看喬了。西門慶道，這個也罷了，到只怕花大那廝，沒圈子跳，知道挾制他孝服不滿，在中間鬼混，怎生計較，我如今又不好回他的。金蓮道，呸，有甚難處事，我問你，今日回他去，明日回他去。西門慶道，他教我今日回他聲去。金蓮道，你今日到那裡，悉對他說，你說我到家對五姐說來，他的樓上堆着許多藥料，你這家火去到那裡沒處堆放，亦發再寬待些時，你這邊房子七八也待蓋了，攛掇匠人早些裝修油漆停當，你這邊孝服也將滿，那時取你過去，却不齊備些，強似搬在五姐樓上，葷不葷素不素，擠在一處，甚麼樣子，管情他也罷了。西門慶聽言大喜，那裡等的時分，走到李瓶兒家，婦人便問，你到家所言之事如何。西門慶道，五姐說來。一發等收拾油漆你新房子，你搬去不遲，如今他那邊樓上堆的破零三亂，你這

些東西過去那裡堆放。只有一件打撓。只怕你家大伯子說你
孝服不滿。你之奈何。婦人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說各衣另飯。
當官寫立分單。已倒斷開了的勾當。只我先嫁由爹娘。後嫁由
自巳。自古嫂兒不通問。大伯管不的我暗地裡事。我如今見過
不的日子。他顧不的我。他若但放出個屁來。我教那賊花子。坐
着死。不敢睡着死。大官人你放心。他不敢惹我。因問你這房子。
也得幾時方收拾完備。西門慶道。我如今分付匠人。先替你盖
出這三間樓來。及到油漆了。也到五月頭上。婦人道。我的哥哥。
你上緊些。奴情願等着到那時候也罷。說畢。丫鬟擺上酒。兩個
歡娛飲酒過夜。西門慶自此沒三五日不來。俱不必細說。光陰
迅速。西門慶家中。巳盖了兩月房屋。三間玩花樓。裝修將完。只
少捲棚還未安磉。一日五月蕤賓佳節。家家門插艾葉。處處戶
掛靈符。李瓶兒治了一席酒。請過西門慶來。一者解粽。二者商
議過門之日。擇五月十五日。先請僧人念經燒靈。然後西門慶
這邊擇取婦人過門。西門慶因問李瓶兒道。你燒靈那日。花大
花三花四。請他不請。婦人道。我每人把個帖子。隨他來不來。當
下計議已定。单等五月十五日。婦人請了報恩寺十二衆僧人。
在家念經除靈。西門慶那日封了三錢銀子人情。與應伯爵做
生日。早辰拿了五兩銀子。與玳安教他買辦鷄鵝鴨置酒。晚夕
李瓶兒除服。却教平安畫童兩個跟馬。約午後時分。往應伯爵
家來。那日在席前者。謝希大。祝日念。孫天化。吳典恩。雲離守。常
時節。白來創。連新上會賁地傳。十個朋友。一個不少。又叫了兩

個小優兒彈唱遞畢酒。上坐之時。西門慶叫過兩優兒。認的頭一個是吳銀兒兄弟。名喚吳惠。那一個不認的。跪下說道。小的是鄭愛香兒的哥。叫鄭奉。西門慶坐首席。每人賞二錢銀子。吃到日西時分。只見玳安拿馬來接。正上席來。向西門慶耳邊。悄悄說道。娘請爹早些去罷。西門慶與了他個眼色。就往下走。被應伯爵叫住問道。賊狗骨頭兒。你過來實說。若不實說。我把你小耳朵擰過一邊來。你應爹一年有幾個生日。恁日頭半天裡。就拿馬來接了。你爹往那裡去。端的誰使了你來。或者是你家中那娘使了你來。或是裡邊十八子那裡。你若不說。過一百年也不對你爹說。替你這小狗禿兒娶老婆。那玳安只是說道。委的沒人使小的。小的恐怕夜深。爹要起身。早拿馬來伺候。那應伯爵奈何了他一回。見不說。便道。你不說。我明日打聽出來。和你這小油嘴兒算帳。于是又斟了一鍾酒。拿了半碟點心。與玳安下邊吃去。良久。西門慶下來。東淨裡更衣。叫玳安道。到僻靜處問他話。今日花家那有誰來。玳安道。花二往鄉裡去了。花四家裡瞎眼。都沒人來。只有花大家兩口子來。吃了一日齋飯。他漢子先家去了。只有他老婆臨去。二娘叫到房裡去了。與了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還與二娘磕了頭。西門慶道。他沒說甚麼。玳安道。他一字通沒敢題甚麼。只說到明日二娘過來。他三日要來爹家走走。西門慶道。他真個說此話來。玳安道。小的怎敢說謊。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問齋供了畢不曾。玳安道。和尚老早就去了。靈位也燒了。二娘說請爹早些過去。西門慶道。

我知道了。你外邊看馬去。這玳安正往外走。不想應伯爵在過
道內聽。猛可叫了一聲。把玳安號了一跳。伯爵罵道。賊小狗骨
頭兒。你不告我說。我就的也聽見了。原來你爹見們幹的好薾
兒。西門慶道。怪狗才。你要唱揚。一地裡知道。伯爵道。你央及我
央兒。我不說便了。于是走到席上。如此這般對衆人說了一風
把西門慶拉着說道。哥。你可成個人。有這等事。就掛口不對兄
弟們說聲兒。就是花大有些甚話說。哥只分付俺每一聲。等俺
每和他說。不怕他不依。他若敢道個不是。俺每就與他結一個
大肐膞。端的不知哥這親事成了不曾。哥一一告訴俺們。比來
朋友朋友做甚麼。哥若有使令。俺們處兒弟情願火裡火去。水
裡水去。願不求同日生。只求各自死。弟兄每這等待你。你不
說個道理。還只顧瞞着不說。謝希大接過說道。哥。如若不說。俺
每明日唱揚的。裡邊李桂姐。吳銀兒那裡知道了。大家都不好
意思的。西門慶笑道。我教衆位得知罷。親事已都定當了。應伯
爵問道。取行禮過門。還未定日子。謝希大道。哥。到明日取嫂子
過門。俺每賀哥去。哥好歹叫上四個唱的。請俺每吃喜酒。西門
慶道。這個不消說。一定奉請列位兄弟。祝日念道。比時明日與
哥慶喜。不如咱如今替哥把一杯兒酒先慶了喜罷。于是叫伯
爵把酒。謝希大執壺。祝日念捧菜。其餘都陪跪。把兩個小優兒
也叫來跪着。彈唱一套十三腔喜遇吉日。一連把西門慶灌了
三四鍾酒。祝日念道。哥。那日請俺每吃酒。也不少了鄭奉吳惠
他兩個。因定下你二人。好歹去。鄭奉撓口道。小的們已定早去

宅裡伺候。須臾遞畢酒。各歸席坐下。又吃了一回。看看天晚。那
西門慶那裡坐的住。趕眼錯起身走了。應伯爵還要攔門不放。
謝希大道。應二哥。你放哥去罷。休要悞了他的事。教嫂子見怪。
那西門慶得手上馬。一直走了。到了獅子街李瓶兒擺去孝髮
髻換了一身艷服。堂中燈燭熒煌。預備下一桌齊整酒餚。上面
獨獨安一張交椅。讓西門慶上坐。方打開一壜酒篩來。了鬟執
壺李瓶兒滿斟一杯遞上去。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今日
拙夫靈已燒了。蒙大官人不棄。奴家得奉巾櫛之歡。以遂于飛
之願。行畢禮。起來。西門慶下席來。亦回遞婦人一杯。方纔坐下。
因問今日花大兩口子沒說甚麼。李瓶兒道。奴午齋後叫進他
到房中。說大官人這邊做親之事。他滿口說好。一句閑話也
無。只說明日三日哩。教他娘子兒來咱家走走。奴與他十兩銀
子。兩套衣服。兩口子喜懽的要不的。臨出門謝了又謝。西門慶
道。他既然說我容他上門走走也不差甚麼。但有一句閑話。我
不饒他。李瓶兒道。他就放辣騷。奴也不放過他。于是湯水夏飯
老媽廚下一齊拏上。李瓶兒親自洗手剔甲。做了些葱花羊肉
一寸的匾食兒。銀鑲鍾兒盛着南酒。綉春斟了兩盃。李瓶兒陪
西門慶吃。西門慶止吃了上半甌兒。就把下半甌送與李瓶兒吃。
一往一來。連吃上幾甌。真個是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李瓶兒
因過門日子近了。比常時益發喜懽得了不的。臉上堆下笑來
對西門慶道。方纔你在應家吃酒。奴已候得久了。又恐怕你醉
了。叫玳安來請你早些歸來。不知那邊可有人覺道麼。西門慶

道又被應花子猜着逼勒小厮說了幾句鬭混了一塲諸弟兄要與我賀喜喚唱的做東道又齊攢的帮襯灌上我幾盃酒趕眼錯就走出來還要攔阻又說好說歹放了我來李瓶兒就道他每放了你也還解趣哩西門慶看他醉態顛狂情脾春戀一要的不禁胡亂兩個口吐丁香臉偎仙杏李瓶兒把西門慶抱在懷裡叫道我的親哥你既真心要娶我可趁早些你又往來不便休丟我在這裡日夜懸望說畢翻來倒去攪做一團真個是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有詩爲証

情濃胸緊湊　款洽臂輕籠
賸把銀釭照　猶疑是夢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招贅蔣竹山

記得書齋乍會時　雲蹤雨跡少人知

曉來鸞鳳棲雙枕　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　夢魂迷　今宵幸得效于飛

話說五月二十日，帥府周守備生日，西門慶那日封五星分資，兩方手帕，打選衣帽齊整，騎着大白馬，四個小厮跟隨，往他家拜壽，席間也有夏提刑、張團練、荊千戶、賀千戶，一般武官兒飲酒，鼓樂迎接，搬演戲文，只是四個唱的遞酒，玳安接了衣裳，回馬來家，到日西時分，又騎馬接去，走到西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問道：馮媽媽那裡去？馮媽媽道：你二娘使我來請你爹來顧銀

匠整理頭面完備今日拿盒送來請你爹那裡瞧去你二娘還和你爹說話哩玳安道俺爹今日都在守備府周老爹吃酒我如今接去你老人家回罷等我到那裡對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累你好歹說聲你二娘等着哩這玳安打馬逕到守備府衆官員正飲酒在熱鬧處玳安走到西門慶席前說道小的回馬家來時在街口撞遇馮媽媽二娘使了來說顧銀匠送了頭面來了請爹瞧去還要和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拿了些點心湯飯與玳安吃了就要起身那周守備那裡肯放攔門拿巨杯相勸西門慶道蒙大人見賜寧可飲一杯還有些小事不能盡情恕罪恕罪于是一飲而盡作辭周守備上馬逕到李瓶兒家婦人接着茶湯畢西門慶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明日來接玳安去了李瓶兒叫迎春盒兒取出頭面來與西門慶過目黄烘烘火焰般一付好頭面收過去單等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四日准要婦人滿心歡喜連忙安排酒來和西門慶暢飲開懷吃了一回使丫鬟房中搽抹涼蓆乾淨兩個在紗帳之中香焚蘭麝衾展鮫綃脫去衣裳並肩疊股飲酒調笑良久春色横眉淫心蕩漾西門慶先和婦人雲雨一回然後乘着酒興坐于牀上令婦人横躺於衽席之上與他品簫但見

紗帳香飄蘭麝　　蛾眉輕把簫吹

雪白玉體透簾幃　　禁不住魂飛魄颺

一點櫻桃小口　　兩隻手賽柔荑

才郎情動囑奴知　　不覺靈犀味美

西門慶于是醉中戲問婦人當初有你花子虛在時也和他幹此事不幹婦人道他逐日睡生夢死奴那裡耐煩和他幹這營生他每日只在外邊胡撞就來家奴等閒也不和他沾身况且老公公在時和他另在一間房睡着我還把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好不好對老公公說了要打白棍兒也不筭人甚麽末料兒奴與他這般頑耍可不砢磣殺奴罷了誰似冤家這般可奴之意就是醫奴的藥一般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兩個耍一回又幹了一回傍邊迎春伺候下一個小方盒都是各樣細巧果仁肉心鷄鵞腰掌梅桂菊花餅兒小金壺內滿泛瓊漿從黃昏掌上燈燭且幹且飲直要到一更時分只聽外邊一片聲打的大門响使馮媽媽開門瞧去原來是玳安來了西門慶道我分付明日來接我這咱晚又來做甚麽因叫進房來問他那小廝慌慌張張走到房門首西門慶與婦人睡着又不敢進來只在簾外說話說道姐姐姐夫都搬來了許多箱籠在家中大娘使我來請爹快去計較話哩這西門慶聽了只顧猶豫這咱晚端的有甚緣故須得到家瞧瞧連忙起來婦人打發穿上衣服做了一盞暖酒與他吃打馬一直來家只見後堂中秉着燈燭女兒女婿都來了堆着許多箱籠床帳家活先吃了一驚因問怎的這咱來家女婿陳經濟磕了頭哭說近日朝中俺楊老爺被科道官糸論倒了　聖旨下來拿送南牢問罪門下親族用事人等都問擬枷號充軍昨日府中楊幹辦連夜奔走透報與父親知道父親慌了教兒子同大姐和些家活箱籠就且暫在爹

家中寄放，躲避些時。他便起身往東京我姑娘那裡打聽消息去了。待的事寧之日，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問：你爹有書沒有？陳經濟道：有書在此。向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拆開觀看，上面寫道：

眷生陳洪頓首書奉

大德西門親家見字，餘情不叙。茲因北虜犯邊，搶過雄州地界，兵部王尚書不發人馬，失悞軍機，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科道官參劾太重。

聖旨惱怒，拿下南牢監禁，會同三法司審問。其門下親族用事人等，俱照例發邊衛充軍。生一聞消息，舉家驚惶，無處可投，先打發小兒令愛，隨身箱籠家活，暫借親家府上寄寓。生即上京，投在家姐夫張世廉處，打聽示下。待事務寧帖之日，回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誠恐縣中有甚聲色，生令小兒另外具銀五百兩，相煩親家費心處料，容當叩報，沒齒不忘。燈下草草不宣。

仲夏二十日洪再拜

西門慶看了，慌了手腳，教吳月娘安排酒飯，管待女兒女婿，就令家下人等，打掃廳前東廂房三間，與他兩口兒居住，把箱籠細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陳經濟取出他那五百兩銀子，交與西門慶打點使用。西門慶叫了吳主管來，與了他五兩銀子，教他連夜往縣中孔目房裡，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邸報，上面端的寫的是甚言語：

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一本，懇乞宸斷，亟誅誤國權奸，以振本兵，以消虜患事。臣聞夷狄之禍，自古有之。周之玁狁，漢

之何奴，唐之突厥，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強至我　皇宋建國。大遼縱橫中國者已非一日。然未聞內無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者。諺云：霜降而堂鐘鳴，雨下而柱礎潤，以類感類，必然之理。譬猶病夫至此，腹心之疾已久，元氣內消，風邪外入，四肢百骸無非受病，雖盧扁莫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勢，正猶病夫尫羸之極矣。君猶元首也，輔臣猶腹心也，百官猶四肢也。　陛下端拱於九重之上，百官庶政各盡職于下。元氣內充，榮衛外扞，則虜患何由而至哉。今招夷虜之患者，莫如崇政殿大學士蔡京者。本以憸邪奸險之資，濟以寡廉鮮恥之行，讒諂面諛，上不能輔君當道，贊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愛元元，徒以利祿自資，希寵固位，樹黨懷奸，蒙蔽欺君，中傷善類，忠士為之解體，四海為之寒心。聯翩朱紫，萃聚一門。邇者河湟失議，主議伐遼，內割三郡，郭藥師之叛，失陷卒致金虜背盟，憑陵中夏。此皆誤國之大者，皆由京之不職也。王黼貪庸無賴，行比俳優，蒙京汲引，薦居政府，未幾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終無一籌可展。邇者張達殘於太原，為之張皇失散，今虜之犯內地，則又挈妻子南下，為自全之計。其誤國之罪，可勝誅戮。楊戩本以紈袴膏梁，叨承祖蔭，憑籍寵靈，典司兵柄，濫膺閫外，大姦似忠，怯懦無比。此三臣者，皆朋黨固結，內外蒙蔽，為　陛下腹心之蠹者也。數年以來，招災致異，喪本傷元，役重賦煩，生民離散，盜賊猖獗，夷虜犯順，天下之膏腴已盡，國家之紀綱廢弛，雖擢髮不足以數京等

之罪也。臣等待罪該科，備員諫職，徒以目擊奸臣誤國，而不為　皇上陳之，則上辜君父之恩，下負平生所學。伏乞宸斷，將京等一干黨惡人犯，或下廷尉，以示薄罰；或寘極典，以彰顯戮；或照例枷號；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天意可回，人心暢快，國法已正，虜患自消，天下幸甚，臣民幸甚。奉聖旨：蔡京姑留輔政。王黼、楊戩便拿送三法司，會問明白來說。欽此。欽遵續該三法司會問過，并黨惡人犯王黼、楊戩，本兵不職，縱虜深入，荼毒生民，損兵折將，失陷內地，律應處斬。手下壞事家人、書辦、官掾、親黨董升、盧虎、楊盛、龐宣、韓宗仁、陳洪、黃玉、賈廉、劉盛、趙弘道等，查出有名人犯，俱問擬枷號一個月，滿日發邊衛充軍。

西門慶不看萬事皆休，看了耳邊廂只聽颼的一聲，魂魄不知往那裡去了。就是驚損六葉連肝肺，諕壞三毛七孔心。即忙打點金銀寶玩，馱裝停當，把家人來保、來旺，叫到臥房中，悄悄分付，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僱頭口，星夜上東京，打聽消息，不消到爾陳親家、家爹下處，但有不好聲色，取巧打點停當，速來回報。已與了他二人二十兩盤纏，絕早五更，顧腳夫起程，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通一夜不曾睡着。到次日早，分付來昭、賁四，把花園工程止住，各項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將大門緊閉，家下人無事亦不敢往外去，隨分人叫着不許開。西門慶只在房裡動旦，走出來，又走進去，憂上加憂，悶上添悶，如熱地蚰蜒一般，把娶李瓶兒的勾當，丟在九霄雲外去了。吳月娘見

他每日在房中愁眉不展面帶憂容使說道他陳親家那邊爲事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平白焦愁些甚麼西門慶道你婦人知道些甚麼陳親家是我的親家女兒女婿兩個業障搬來咱家住着這是一件事平昔街坊鄰舍惱咱的極多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打着羊駒驢戰倘有小人指戳拔樹尋根你我身家不保正是關着門兒家裡坐禍從天上來這裡西門慶在家納悶不題且說李瓶兒等了一日兩日不見動靜一連使馮媽媽來了兩遍大門關得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等了半日沒一個人牙兒出來竟不知怎的看看到廿四日李瓶兒又使馮媽媽送頭面來就請西門慶過去說話叫門不開去在對過房簷下少頃只見玳安出來飲馬看見便問馮媽媽你來做甚麼馮媽媽說你二娘使我送頭面來怎的不見動靜請你爹過去說話哩玳安道俺爹連日有些小事兒不得閒你老人家還拿回頭面去等我飲馬回來對俺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好哥哥我在這裡等着你拿進頭面去和你爹說去你二娘那裡好不惱我哩這玳安一面把馬拴下走到裡邊半日出來道對俺爹說了頭面爹收下了教你上覆二娘再待幾日兒我爹出來往二娘那裡說話這馮媽媽一直走來回了婦人話婦人又等了幾日看看五月將盡六月初旬時分朝思暮盼音信全無夢攘魂勞佳期間阻正是

懶把蛾眉掃　羞將粉臉勻
滿懷幽恨積　憔悴玉精神

婦人聽不見西門慶來。每日茶飯頓減。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轉躊躇。忽聽外邊打門。彷彿見西門慶來到。婦人迎門笑接。携手進房。問其爽約之情。各訴衷腸之話。綢繆繾綣。徹夜歡娛。雞鳴天曉。頓抽身回去。婦人恍然驚覺。大呼一聲。精魂已失。慌了馮媽媽。進房來看視。婦人說道。西門慶他剛纔出去。你關上門不曾。馮媽媽道。娘子想得心迷了。那裡得大官人來。影兒也沒有。婦人自此夢境隨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來攝其精髓。漸漸形容黃瘦。飲食不進。卧床不起。馮媽媽向婦人說。請了大街口蔣竹山來看。其人年小不上三十。生的五短身才。人物飄逸。極是個輕浮狂詐的人。請入卧室。婦人則霧鬢雲鬟。擁衾而卧。似不勝憂愁之狀。[illegible]茶湯已罷。丫鬟安放褥甸。竹山就牀診視脉息畢。因見婦人生有姿色。便開言說道。小人

病源。娘子肝脉弦出寸口而洪大。厥陰脉出寸口久上魚際。主六慾七情所致。陰陽交爭。乍寒乍熱。似有鬱結于中。而不遂之意也。似瘧非瘧。似寒非寒。白日則倦怠嗜卧。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夢與鬼交。若不早治。久而變為骨蒸之疾。必有屬纊之憂矣。可惜可惜。婦人道。有累先生。俯賜良劑。奴好了。重加酬謝。竹山道。小人無不用心。娘子若服了我的藥。必然貴体全安。說畢。起身。這裡使藥金五星。使馮媽媽討將藥來。婦人晚間吃了他的藥。下去。夜裡得睡。便不驚恐。漸漸飲食加添。起來梳頭走動。那消數日。精神復舊。一日。安排了一席酒餚。備下三兩銀子。使馮媽媽。請過竹山來相謝。這蔣竹山從與婦人看病之時。懷

覬覦之心。已非一日。于是一聞其請。郎具服而往。延之中堂。婦
人盛粧出見。道了萬福。茶湯兩換。請入房中。酒饌已陳。麝蘭香
藹。小丫鬟繡春在傍。捧金盤內。托出三兩白金。婦人高擎玉盞
向前施禮。說道前日奴家心中不好。蒙賜良劑。服之見效。今粗
治了一杯水酒。請過先生來知謝知謝。竹山道。此是小人分內
之事。理當措置。何必計較。因見三兩謝禮。說道。這個學生怎麼
敢領。婦人道。些須微意。不成禮數。萬望先生笑納。辭讓了半日
竹山方纔收了。婦人遞酒。安了坐次。飲過三巡。竹山席間偷眼
睃視婦人粉粧玉琢。嬌艷驚人。先用言以挑之。因說道。小人不
敢動問。娘子青春幾何。婦人道。奴虛度二十四歲。竹山道。又一
件似娘子這等妙年。生長深閨。處于富足。何事不遂。而前日有

此鬱結不足之病。婦人聽了。微笑道。不瞞先生。奴因拙夫去世
家事蕭條。獨自一身。憂愁思慮。何得無病。竹山道。原來娘子夫
主沒了多少時了。婦人道。拙夫從去歲十一月。得傷寒病死了。
今已八個月來。竹山道。曾吃誰的藥來。婦人道。大街上胡先生
竹山道。是那東街上劉太監房子住的胡鬼嘴兒。他又不是我
太醫院出身。知道甚麼脈。娘子怎的請他。婦人道。也是因街坊
上人。薦舉請他來看。還是拙夫沒命。不干他事。竹山又道。娘子
也還有子女沒有。婦人道。兒女俱無。竹山道。可惜娘子。這般青
春妙齡之際。獨自孀居。又無所出。何不尋其別進之路。甘為幽
鬱。豈不生病。婦人道。奴近日也講着親事。早晚過門。竹山便道
動問娘子。與何人作親。婦人道。是縣前開生藥舖。西門大官人。

竹山聽了道。苦哉苦哉。娘子因何嫁他。小人常在他家看病。最知詳細。此人專在縣中。抱攬說事。舉放私債。家中挑販人口。家中不算丫頭。大小五六個老婆。着緊打倘棍兒。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領出賣了。就是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娘子早時對我說。不然進入他家。如飛蛾投火一般。坑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時悔之晚矣。况近日他親家那邊為事。干連在家。躲避不出。房子蓋的半落不合的。多丟下了。東京門下文書。坐落府縣拿人。到明日他蓋這房子。多是入官抄沒的數兒。娘子沒來由嫁他則甚。一篇話。把婦人說的閉口無言。况且許多東西。丟在他家。尋思半晌。暗中跌脚。怪嗔道。一替兩替。請着他不來。原來他家中為事哩。又見竹山語言活動。一團謙恭。奴明日若嫁得恁樣個人也罷了。不知他有妻室沒有。因問道。既蒙先生指教。奴家感戴不淺。倘有甚相知人家親事。舉保來說。奴無有個不依之理。竹山乘機請問。不知要何等樣人家。小人打聽的實。好來這裏說。婦人道。人家倒也不論乎大小。只像先生這般人物的。這蔣竹山不聽便罷。聽了此言。喜歡的勢。不知有無。于是走下席來。雙膝跪在地下。告道。不瞞娘子說。小人內為失助。中饋乏人。鰥居已久。子息全無。倘蒙娘子垂憐見愛。肯結秦晉之緣。足稱平生之願。小人雖啣環結草。不敢有忘。婦人笑以手携之說道。且請起。未審先生鰥居幾時。貴庚多少。既要做親。須得要個保山來說。方成禮數。竹山又跪下。哀告道。小人行年二十九歲。正月二十七日卯時建生。不幸去年荊妻已故。家緣貧乏。實出

寒微。今既蒙金諾之言。何用冰人之講。婦人聽言笑道。你既無錢。我這裡有個媽媽。姓馮。拉他做個媒証。也不消你行聘。擇個吉日良辰。招你進來入門為贅。你意下若何。這蔣竹山連忙倒身下拜。娘子就如同小人重生父母。再長爹娘。宿世有緣。三生大幸矣。一面兩個在房中。各遞了一杯交歡盞。已成其親事。竹山飲至天晚回家。婦人這裡與馮媽媽商議說。西門慶家。如此這般。為事吉凶難保。况且奴家這邊沒人。不好了一場。險不喪了性命。為今之計。不如把這位先生。招他進來。過其日月。有何不可。到次日。就使馮媽媽通信過去。擇六月十八日。大好日期。把蔣竹山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過了三日。婦人湊了三百兩銀子。與竹山打開門面兩間開店。煥然一新的。初時往人家看病。只是走。後來買了一疋驢兒騎着。在街上往來。搖擺。不在話下。正是一窪死水全無浪。也有春風擺動時。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來保上東京幹事　陳經濟花園管工

堪嘆人生毒似蛇　誰知天眼轉如車
去年妄取東鄰物　今日還歸北舍家
無義錢財湯潑雪　倘來田地水推沙
若將奸狡爲活計　恰似朝雲與暮霞

話分兩頭。不說蔣竹山在李瓶兒家招贅。並表來保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饑餐渴飲。帶月披星。有日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聽。只聽見過路人風裡言。風裡語。多交頭接耳。街談巷議。都說兵部王尚書昨日會問明白。 聖旨下來。秋後處決。止有楊提督名下親屬

人等未曾拿完尚未定奪且待今日便有次第這來保等二人把禮物打在身邊急來到蔡府門首舊時幹事來了兩遍道路久熟立在龍德街牌樓底下探聽府中消息少頃只見一個青衣人慌慌打太師府中出來往東去了來保認的是楊提督府裡親隨楊幹辦待要叫住問他一聲事情何如說家主不曾分付招惹他以此不言語放過了他去了遲了半日兩個走到府門前望着守門官深深唱了個喏動問一聲太師老爺在家不在那守門官道老爺不在家了朝中議事未回你問怎的來保又問道管家翟爺請出來小人見見有事稟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也不在了跟出老爺去了來保道且住他不實說與我已定問我要些東西於是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那官吏接了便問你要見老爺要見學士大爺老爺便是大管家翟謙稟大爺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稟各有所掌況老爺朝中未回止有學士大爺在家你有甚事我替你請出高管家來有甚事引你稟見大爺也是一般這來保就借情道我是提督楊爺府中有事稟見官吏聽了不敢怠慢進入府中良久只見高安出來來保慌忙施禮遞上十兩銀子說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同楊幹辦一路來見老爺討信因後邊吃飯來遲了一步不想他先來見了所以不曾赶上高安接了禮物說道楊幹辦只剛纔去了老爺還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見見大爺罷一面把來保領到第二層大廳傍邊另一座儀門進去坐北朝南三間敞廳綠油欄杆朱紅牌額石青填地金字大書天子御筆欽賜學士

琴堂四字。原來蔡京兒子蔡攸。也是寵臣。見為祥和殿學士兼
禮部尚書提點太一宮使。來保在門外伺候。高安先入說了。出
來。然後喚來保入見。當廳跪下。廳上抬着朱簾。蔡攸深衣軟巾。
坐於堂上。問道。是那裡來的。來保稟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家陳
洪的家人。同府中楊幹辦來。稟見老爺討信。不想楊幹辦先來
見了。小人趕來。後見。因向懷中取出揭帖遞上。蔡攸見上面寫
白米五百石。叫來保近前說道。蔡老爺亦因言官論列。連日
迴避。閣中之事。并昨日三法司會問。都是右相李爺秉筆。楊
老爺的事。昨日內裡消息出來。　聖上寬恩。另有處分了。其手
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問罪。你還往到李爺那裡說去。來保
磕頭道。小的不認的李爺府中。望爺憐憫。俯就看家楊老

爺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漢橋邊北。高坡大門樓處。問聲當朝
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名諱邦彥的。你李爺。誰是不
知道。也罷。我這裡還差個人同你去。即令祗候官呈過一緘。使
了圖書。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見李老爺。如此這般替他說。那高
安承應下了。同來保出了府門。叫了來旺。帶着禮物。轉過龍德
街。逕到天漢橋李邦彥門首。正值邦彥朝散纔來家。穿大紅縐
紗袍。腰繫玉帶。送出一位公卿。上轎而去。回到廳上。門吏稟報
說。學士蔡大爺。差管家來見。先叫高安進去說了。回話。然後喚
來保來旺進見。跪在廳臺下。高安就在傍邊遞了蔡攸封緘。并
禮物揭帖。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邦彥看了。說道。你蔡大爺
分上。又是你楊老爺親。我怎麽好受此禮物。况你楊爺昨日聞

心回動已沒事但只是手下之人科道參語甚重已定問發幾
個即今堂候官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幾個名字與他瞧上寫
着王黼名下書辦官董昇家人王廉班頭黃玉楊戩名下壞事
書辦官盧虎幹辦楊盛府掾韓宗仁趙弘道班頭劉成親黨陳
洪西門慶胡四等皆鷹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輩揆置本官倚勢
害人貪殘無比積弊如山小民蹙額市肆為之蕭然乞敕下法
司將一干人犯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或寘之典刑以正國法
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來保等見了慌的只顧磕頭告道小
人就是西門慶家人望老爺開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則個高安
又替他跪稟一次邦彥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
做分上即令左右抬過書案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

作賈慶一面收上禮物去邦彥打發來保等出來就拿回帖回
蔡學士賞了高安來保來旺一封五十兩銀子來保路上作辭
高管家回到客店收拾行李還了店錢星夜回到清河縣來早
到家見西門慶把東京所幹的事從頭說了一遍西門慶聽了
如提在冷水盆內對月娘說早時使人去打點不然怎了正是
這回西門慶性命有如落日已沉西嶺外却被扶桑喚出來於
是一塊石頭方纔落地過了兩日門也不關了花園照舊還蓋
漸漸出來街上走動一日玳安騎馬打獅子街所過看見李瓶
兒門首開個大生藥鋪裡邊堆着許多生熟藥材朱紅小櫃油
漆牌面吊着幌子甚是熱鬧歸來告與西門慶說還不知招贅
竹山一節只說二娘搭了個新夥計開了個生藥鋪西門慶聽

了半信不信。一日七月中旬時分。金風淅淅。玉露冷冷。西門慶正騎馬街上走着。撞見應伯爵謝希大兩人叫住下馬唱喏問道。哥一向怎的不見兄弟到府上幾遍。見大門關着。又不敢叫。整悶了這幾日。端的哥在家做甚事。嫂子取過來不曾。也不請兄弟們吃酒。西門慶道。不好告訴的。因舍親家陳宅。那邊爲些閑事。替他亂了幾日。親事另改了日期了。伯爵道。兄弟每不知哥吃驚。今日既撞遇哥兒。兄弟二人肯空放了。如今請哥同到裡邊吳銀姐那裡吃三杯。權當觧悶。不由分說。把西門慶拉進院中來。玳安平安牽馬。後邊跟着走。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短　思鄉猶恨馬行遲
世財紅粉歌樓酒　誰爲三般事不迷

當日西門慶被他二人拉到吳銀兒家。吃了一日酒。到日暮時分。巳帶半酣。纔放出來。打馬正望家走。到於東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從南來。走得甚慌。西門慶勒住馬。問道。你往那去。馮媽媽道。二娘使我往門外寺裡魚籃會。替過世二爹燒箱庫去來。赶進門來。西門慶醉中道。你二娘在家好麼。我明日和他說話去。馮媽媽道。尤得大人還問甚麼好也來。把個見見成成做熟了飯的親事兒吃人㧐了鍋兒去了。西門慶聽了。失驚問道。莫不他嫁人去了。馮媽媽道。二娘那等使老身送過頭面。往你家去了幾遍。不見你。大門關着。對大官兒說進去。教你早動身。你不理。今教別人成了。你還說甚的。西門慶問是誰。馮媽媽悉把半夜三更。婦人被狐狸纏着。染病看看至死。怎的請了大街上

住的蔣竹山來看。吃了他的藥。怎的好了。某日怎的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見今二娘拿出三百兩銀子與他開了生藥舖。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馬上。只是跌腳叫道苦哉。你嫁別人。我也不惱。如何嫁那矮王八。他有甚麼起解。于是一直打馬來家。剛下馬進儀門。只見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并西門大姐。四個在前廳天井內。月下跳馬索兒耍子。見西門慶來家。月娘玉樓大姐三個。都往後走了。只有金蓮不去。且扶着庭柱兜鞋。被西門慶帶酒罵道。淫婦們閒的聲唤。平白跳甚麼百索兒。赶上金蓮踢了兩脚。走到後邊也不往月娘房中去。脫衣裳。走在西廂稍間一間書房。要了舖盖。那裡宿歇。打丫頭。罵小厮。只是沒好氣。眾婦人站在一處。都甚是着恐不知是那緣故。吳月娘甚是埋怨金蓮。你見他進門有酒了。兩三步扠開一邊便了。還只顧在跟前笑成一塊。且提鞋兒。却教他蝗虫螞蚱一例都罵着。玉樓道。罵我每也罷。如何連大姐也罵起淫婦來了。沒槽道的行貨子。金蓮接過來道。這一家子。只我是好欺負的。一般三個人在這裡。只踢我一個兒。那個偏受用着甚麼也怎的。月娘就惱了。說道你頭裡何不教他連我也踢不是。你沒偏受用。誰偏受用的賊不識高低貨。我到不言語。你只顧嘴頭子嗶哩嘩喇的。那金蓮見月娘惱了。便轉把話兒來撫說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他不知那裡因着甚麼由頭兒。只拿我煞氣。要便睜着眼望着我叫。千也要打個臭死。萬也要打個臭死。月娘道。誰教你只要嘲他來。他不打你。却打狗不

成玉樓道大姐姐且叫了小厮來問他聲今日在誰家吃酒來早辰好好出去如何來家恁個腔兒不一時把玳安叫到根前問他端的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不實說教大小厮來吊拷你和平安兒每人都是十板子玳安道娘休打待小的實說了罷爹今日和應二叔每都在院裡吳家吃酒散的早了來在東街口上撞遇馮媽媽說花二娘等爹不去嫁了大街住的蔣太醫了爹一路上惱的要不的月娘道信那沒廉耻的歪淫婦浪着嫁了漢子來家拿人煞氣玳安道二娘沒嫁蔣太醫把他倒踏門招進去了如今二娘與了他本錢開了好不興的大藥鋪我來家告爹說爹還不信孟玉樓道論起來男子漢死了多少時兒服也還未滿就嫁人使不得的月娘道如今年程論的甚麼使的使不的漢子孝服未滿浪着嫁人的纔一個兒淫婦成日和漢子酒裡眠酒裡臥底人他原守的甚麼貞節看官聽說月娘這一句話一棒打着兩個人孟玉樓與潘金蓮都是再醮嫁人孝服都不曾滿聽了此言未免各人懷着慚愧歸房不在話下正是不如意處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却說西門慶當晚在前邊廂房睡了一夜到次日把女婿陳經濟安他在花園中同賁四管工記帳換下來昭來教他看守大門西門大姐白日裡便在後邊和月娘衆人一處吃酒晚夕歸前邊廂房中歇陳經濟每日只在花園中管非呼喚不敢進入中堂飲食都是小厮内裡拿出來吃所以西門慶手下這幾房婦女都不曾見面一日西門慶不在家與提刑所賀千戶送行去了月娘因陳經

濟搬來居住。一向管工辛苦。不曾安排一頓飯兒酧勞他酧勞。向孟玉樓李嬌兒說道。待要管。又說我多攬事。我待欲不管。又看不上。人家的孩兒在你家。每日起早睡晚。辛辛苦苦替你家打勤勞兒。那個興心知慰他一知慰兒也怎的。玉樓道。姐姐你是個當家的人。你不上心誰上心。月娘於是分付廚下。安排了一卓酒餚點心。午間請經濟進來吃一頓飯。這陳經濟撇了工經。教賁四看管。逕到後邊參見月娘作畢揖。旁邊坐下。小玉拿茶來吃了。安放卓兒。拿蔬菜案酒上來。月娘道。姐夫每日管工辛苦。要請姐夫進來坐坐。白不得個閒。今日你爹不在家無事。治了一杯水酒。權與姐夫酧勞。經濟道。兒子蒙爹娘擡舉。有甚辛苦。這等費心。月娘遞了酒。經濟傍邊坐下。須臾饌酒齊上。月娘陪着他吃了一回酒。月娘使小玉請大姑娘來這裡坐。小玉道。大姑娘使着手便來。少頃只聽房中抹的牌響。經濟便問誰人抹牌。月娘道。是大姐與玉簫丫頭弄牌。經濟道。你看沒分曉娘道裡呼喚不來。且在房中抹牌。不一時大姐掀簾子出來。與他女婿對面坐下。一同飲酒。月娘便問大姐。陳姐夫也會看牌也不會。大姐道。他也知道些香臭兒。當時月娘。自知經濟是個志誠的女婿。却不道是小夥子兒。詩詞歌賦。雙陸象棋。折牌道字。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有西江月為証。

自幼乖滑伶俐。風流博浪牢成。愛穿鴨綠出爐銀。雙陸象棋幇襯。琵琶笙箏簫管。彈丸走馬員情。只有一件不堪聞。見了佳人是命。

月娘便道既是姐夫會看牌何不進去咱同看一看經濟道娘
和大姐看罷兒子却不當月娘道姐夫至親間怕怎的一面進
入房中只見孟玉樓正在牀上鋪茜紅毡看牌見經濟進來抽
身就要走月娘道姐夫又不是別人見個禮兒罷向經濟道這
是你三娘哩那經濟慌忙躬身作揖玉樓還了萬福當下玉樓
大姐三人同抹經濟在傍邊觀看抹了一回大姐輸了下來經
濟上來又抹玉樓出了個天地分經濟出了恨點不到頭吳月
娘出了個四紅沉八不就雙三不搭兩么兒和兒不出左來右
去配不着色頭只見潘金蓮掀開簾子走進來銀絲䯼髻上戴
着一頭鮮花兒仙掌釅可玉貌笑嘻嘻道我說是誰原來是陳
姐夫在這裡慌的陳經濟扭頭回頭猛然一見不覺心蕩目搖

精魂已失正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愛一旦遭逢
月娘道此是五娘姐夫也只見個長禮兒罷經濟忙向前深深
作揖金蓮一面還了萬福月娘便道五姐你來看小雛兒倒把
老鴉子來贏了這金蓮近前一手扶着牀護炕兒一隻手拈着
白紗團扇兒在傍替月娘指點說道大姐姐這牌不是這等出
了把雙三搭過來却不是天不同和牌還贏了陳姐夫和三姐
姐衆人正抹牌在熱鬧處只見玳安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
月娘連忙攛掇小玉送陳姐夫打角門出了西門慶下馬進門
先到前邊工上觀看了一遍然後走到潘金蓮房中來金蓮慌
忙接着與他脫了衣裳說道你今日送行去來的早西門慶道
提刑所賀千戶新陞新平寨知寨合衛所相知都郊外送他來

拿帖兒來會我不好不去的金蓮道你沒酒教丫鬟看酒來你
吃不一時放了卓兒飲酒菜蔬都擺在面前飲酒中間因說起
後日花園捲棚上梁約有許多親朋都要來遞菓盒酒掛紅少
不得叫廚子置酒管待說了一回天色已晚春梅掌燈歸房二
人上牀宿歇西門慶因起早送行着了辛苦吃了幾杯酒就醉
了倒下頭鼾睡如雷齁齁不醒那時正值七月二十頭天氣夜
裡有些餘熱這潘金蓮怎生睡得着忽聽碧紗帳內一派蚊雷
不免赤着身子起身來執着燭滿帳照蚊照一個燒一個回首
見西門慶仰臥枕上睡得正濃搖之不醒其腰間那話帶着托子
纍垂偉長不覺淫心輒起放下燭臺用纖手捫弄弄了一回蹲
下身去用口吮之吮來吮去西門慶醒了罵道怪小淫婦兒你
達達睡睡就摑提死了一面起來坐在枕上亦發叫他在下儘
着吮咂又垂首翫之以暢其美正是怪底佳人風性重夜深偷
弄紫鸞簫有蚊子雙關踏莎行詞爲証

我愛他身體輕盈楚腰膩細行行一派笙歌沸黃昏人未掩
朱扉潜身撞入紗廚內款傍香肌輕憐玉體嘴到處胭脂記
耳邊廂造就百般聲夜深不肯教人睡

婦人于是頑了有一頓飯時西門慶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叫春
梅篩酒過來在牀前執壺而立將燭移在牀背板上教婦人馬
爬在他面前那話隔山取火托入牝中令其自動在上飲酒取
其快樂婦人罵道好個刀鑽的強盜從幾時新興出來的例兒
怪剌剌教丫頭看答着甚麼張致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當

初你甁夷和我常如此幹叫他家迎春在傍執壺斟酒到好耍子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的甚麼甁姨烏姨題那淫婦則甚奴好心不得好報那淫婦等不的淚著漿漢子去了你前日吃了酒你來家一般的三個人在院子裡跳百索兒只拿我煞氣只踢我一個兒倒惹的人和我辨了回子嘴想起來奴是好欺負的西門慶問道你與誰辨嘴來婦人道那日你便進來了上房的好不和我合氣說我在他根前頂嘴來罵我不識高低的貨我想起來為甚麼養蝦蟇得水蠱兒病如今到教人惱我西門慶道不是我也不惱那日應二哥他們拉我到吳銀兒家吃了酒出來路上撞見馮媽媽子如此這般告訴我把我氣了個立睜若嫁了別人我到罷了那蔣太醫賊矮王八那花大怎不咬

下他下截來他有甚麼起解招他進去與他本錢教他在我眼面前開鋪子大剌剌做買賣婦人道虧你有臉兒還說哩奴當初怎麼說來先下米的先吃飯你不聽只顧求他問姐姐常信人調丟了瓢你做差了你抱怨那個西門慶被婦人這幾句話冲得心頭一點火起雲山半壁通紅便道你由他教那不賢良的淫婦說去到明日休想我這裡理他看官聽說自古讒言罔行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猶不能免況朋友乎饒吳月娘恁般賢淑的婦人居于正室西門慶聽金蓮衽席睥睨之間言卒致于反目其他可不慎哉自是以後西門慶與月娘尚氣彼此覷面都不說話月娘隨他往那房裡去也不管他來遲去早也不問他或是他進房中取東取西只教丫頭上前答應也不

理他兩個都把心來冷淡了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　後車到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　錯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潘金蓮自西門慶與月娘尚氣之後見漢子偏聽于是
以為得志每日抖擻着精神粧飾打扮希寵市愛因為那日後
邊曾遇陳經濟一遍見小夥兒生的乖猾伶俐有心也要拘搭
他但只畏懼西門慶不敢下手只等的西門慶往那裡去不在
家便使了丫鬟叫進房中與他茶水吃常時兩個下棋做一處
一日西門慶新蓋捲棚上梁親友掛紅慶賀遞菓盒的也有許
多各作人匠都有犒勞賞賜大廳上管待官客吃到晌午時分
人纔散了西門慶看着收拾了家火歸後邊睡去了陳經濟走
來金蓮房中討茶吃金蓮正在牀上彈弄琵琶道前邊上梁吃
了恁半日酒你就不曾吃了些甚麼還來我屋裡要茶吃經濟
道兒子不瞞你老人家說從半夜起來亂了這一五更誰吃甚
麼來婦人問道你爹在那裡經濟道爹後邊睡去了婦人道你
既沒吃甚麼叫春梅揀粧裡拿我吃的那蒸酥菓餡餅兒來與
你姐夫吃這小夥兒就在他炕卓兒擺着四碟小菜吃着點心
因見婦人彈琵琶戲問道五娘你彈的甚曲兒怎不唱個兒我
聽婦人笑道好陳姐夫奴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唱曲兒你聽
我等你爹起來看我對你爹說不說那經濟笑嘻嘻慌忙跪下
央及道望乞五娘可憐見兒子再不敢了那婦人笑起來了自
此這小夥兒和這婦人日近日親或吃茶吃飯穿房入屋打牙

犯嘴撲肩膀。通不忌憚。月娘托以兒輩。放這樣不老實的女
婿在家。自家的事卻看不見。正是只緣採花成釀蜜。不知辛苦
為誰甜。

堪嘆西門慮未通　惹將桃李笑春風
滿牀錦被藏賊驕　三頓珍羞養大虫
愛物只圖夫婦好　貪財常把丈人坑
還有一件堪誇事　穿房入屋弄乾坤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草裡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花開不擇貧家地　月照山河處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歹　百事還教天養人
痴聾瘖瘂家豪富　伶俐聰明卻受貧
年月日時該載定　算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起蓋花園捲棚。約有半年光景。裝修油漆完
備。前後煥然一新。慶房整吃了數日酒。俱不在話下。一日八月
初旬天氣。與夏提刑做生日。在新買庄上擺酒。叫了四個唱的。
一起樂工。雜耍步戲。西門慶從巳牌時分。打選衣帽齊整。四個
小廝跟隨。騎馬去了。吳月娘在家。整置了酒餚細果。約同李嬌

見孟玉樓孫雪娥大姐潘金蓮衆人開了新花園門閑中遊賞
瞭看裡面花木庭臺一望無際端的好座花園但見

正面丈五高心紅漆綽屑周圍二十板砧炭乳口泥墻當先
一座門樓四下幾多臺榭假山真水翠竹蒼松高而不尖謂
之臺巍而不峻謂之榭論四時賞翫各有去處春賞燕遊堂
檜栢爭鮮夏賞臨溪館荷蓮闘彩秋賞叠翠樓黃菊迎霜冬
賞藏春閣白梅積雪剛見那嬌花籠淺徑嫩柳拂雕欄弄風
楊柳纖纖眉帶雨海棠陪嫩臉燕遊堂前金燈花似開不開
藏春閣後白銀杏半放不放平野橋東幾朶粉梅開卸卧雲
亭上數株紫荊未吐湖山側纔綻金錢寶檻邊初生石笋翩
翩紫燕穿簾幙嚦嚦黃鸎度翠陰也有那月窗雪洞也有那
水閣風亭木香棚與荼蘼架相連千葉桃與三春柳作對也
有那紫丁香玉馬櫻金雀藤黃刺薇香茉莉瑞仙花捲棚前
後松墻竹徑曲水方池映堦蕉棕向日葵榴遊魚藻内驚人
粉蝶花間對舞正是芍藥展開菩薩面荔枝擎出鬼王頭

當下吳月娘領着衆婦人或攜手遊芳徑之中或鬥草坐香茵
之上一個臨欄對景戲將紅豆擲金鱗一個伏檻觀花笑把羅
紈驚粉蝶月娘于是走在一個最高亭子上名喚卧雲亭和孟
玉樓李嬌兒下棊潘金蓮和西門大姐孫雪娥都在翫花樓望
下觀看見樓前牡丹花畔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又有
那耐寒君子竹欺雪大夫松端的四時有不卸之花八節有長
春之景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不一時擺上酒來吳月娘居上李

嬌兒對席。兩邊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西門大姐。各依序而坐。
月娘道。我忘了。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玉前邊快請姑夫
來。不一時經濟來到。頭上天青羅帽。身穿紫綾深衣。脚下粉頭
皂靴。向前作揖。就在大姐根前坐下。傳杯換盞。吃了一回酒。吳
月娘還與李嬌兒。西門大姐下棊。孫雪娥與孟玉樓。却上樓觀
看。惟有金蓮。且在山子前花池邊。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爲戲。不
妨經濟。悄悄在他身背後觀戲。說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兒。等
我替你撲這蝴蝶兒。忽上忽下。心不定。有些走滚。那金蓮扭回
粉頭。斜瞅了他一眼。罵道。賊短命人。聽着。你待死也。我曉得你
也不要命了。那陳經濟笑嘻嘻。撲近他身來。摟他親嘴。被婦人
順手只一推。把小夥兒推了一交。却不想玉樓在翫花樓遠遠

瞧見。叫道五姐。你走這裡來。我和你說話。金蓮方纔撇了經濟
上樓去了。原來兩個蝴蝶也沒曾捉的住。到訂了燕約鶯期。則
做了蜂須花嘴。正是狂蜂浪蝶有時見。飛入梨花沒處尋。經濟
見婦人去了。默默歸房。心中怏怏不樂。口占折桂令一詞。以遣
其悶。

我見他斜戴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前日相逢。今
日相逢。似有情實。未見情實。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本是
不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逢。既相逢我又
相思。

且不說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單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
庄子上吃了酒回來。打南瓦子裡頭過。平昔在三瓦兩巷行走

要子。搗子每都認的。那時宋時謂之搗子。今時俗呼爲光棍是也。內中有兩個。一名草裡蛇魯華。一名過街鼠張勝。常被西門慶資助。乃鷄竊狗盜之徒。西門慶見他兩個在那裡耍錢鬥行馬。近前說話。二人連忙走至根前。打個半跪道。大官人這咱晚往那去來。西門慶道。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門外庄上請我每吃了酒來。我有一庄事。央煩你每。依我不依。二人道。大官人沒的說。小人平昔受恩甚多。如今使令小人之處。雖赴湯蹈火。萬死何辭。西門慶道。旣是你二人恁說。明日來我家。我有話分付你。二人道。那裡等的到明日。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端的有甚麼事。這西門慶附耳低言。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這口氣便了。因在馬上摟起衣底順袋中。還有四五兩碎銀子。都倒與二人。便道。你兩個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幹得停當。還謝你二人。魯華那肯接。說道。小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只道乎便兩個往東洋大海裡拔蒼龍頭上角。西華岳山中。取猛虎口中牙。便去不得。這些小之事。有何難哉。這個銀兩。小人斷不敢領受。西門慶道。你不收我也不央及你了。教玳安接了銀子。打馬就走。又被張勝攔住說。魯華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你不收。恰似咱每推托的一般。一面接了銀子。扒倒地下磕了個頭。說道。你老人家只顧家去坐著。不消兩日。管情穩拍拍教你笑一聲。張勝道。只望官府到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所。夏老爹那裡答應。就勾了小人了。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何消你說。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果然

把張勝送在夏提刑守備府做了個親隨此係後事表過不題那兩個搗子得了銀子依舊要錢去了西門慶騎馬進門來家已是日西時分月娘等衆人聽見他進門都往後邊去了只有金蓮在捲簾內看收家火西門慶不往後邊去逕到花園裡來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火便問我不在你在這裡做甚麽來金蓮笑道俺每今日和大姐開門看了看誰知你來的恁早西門慶道今日夏大人費心庄子上叫了四個唱的四個搗倒小廝只請了五位客到我恐怕路遠來的早婦人與他脫了衣裳因說道你沒酒教丫頭看酒來你吃西門慶分付春梅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篩一壺葡萄酒來我吃坐在上面椅子上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對衿衫兒五色縐紗裙子下着白碾光絹挑線裙子裙邊大紅光素段子白綾高底羊皮金雲頭鞋兒頭上銀絲鬏髻金厢玉蟾宮折桂分心翠梅鈿兒雲鬢簪着許多花翠越顯出紅馥馥朱唇白膩膩粉臉不覺淫心輙起攙着他兩隻手兒摟抱在一處親嘴不一時春梅篩上酒來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咂的舌頭一片聲响婦人一面摟起裙子坐在身上噙酒哺在他口裡然後在桌上纖手拈了一個鮮蓮蓬子與他吃西門慶道澁剌剌的吃他做甚麽婦人道我的兒你就吊了造化了娘手裡拿的東西兒你不吃于是口中噙了一粒鮮核桃仁兒送與他纔罷了西門慶又要翫弄婦人的胸乳婦人一面摘下摟領子的金三事兒來用口咬着攤開羅衫露見美玉無瑕香馥馥的酥胸緊就

就的舌乳，嘬嘬摸摸良久，用口犢之，彼此調笑，曲盡于飛。西門慶乘着喜歡，向婦人道：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到明日教你笑一聲。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鋪，到明日管情教他臉上開果子鋪出來。婦人便問怎麼緣故，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撞遇魯華、張勝二人之事，告訴了一遍。婦人笑道：你這個墮業的衆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又問這蔣太醫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那蔣太醫我見他且是謙恭禮體兒的，見了人把頭兒低着，可憐見兒的，你這等作做他。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他，你說他低着頭兒，他專一看你的腳哩。婦人道：汗邪的油嘴，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腳。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哩，也是左近一個人家，請他看病，正是街上買了一尾魚手提着，見那人請他，說我送了魚到家就來。那人說家中有緊病，請師父就去罷。這蔣竹山一直跟到他家。病人在樓上，請他上樓，不想是個女人，不好素體容妝，走在房來，舒手教他把脈。這廝手把着脈，想起他魚來，掛在簾鉤兒上，就忘記着脈，只顧且問嫂子：你下邊有貓兒也沒有？不想他男子漢在屋裏聽見了，走來揪着毛打了個臭死，藥錢也沒有與他，把衣服扯的稀爛，得手繞跑了。婦人道：可可兒的來，我不信一個文墨人兒他幹這個營生。西門慶道：你看他迎面兒就矇了，勾當單愛外裝老成，內藏奸詐。兩個說笑了一回，不吃酒了，收拾了家火，歸房宿歇，不在話下。按下一頭，卻說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約兩月光景，初時蔣竹山圖婦人喜歡，修合了些戲藥，部門前買了些甚麼景東人事、美女相思套之類，實

指望打動婦人心。不想婦人曾在西門慶手裡。狂風驟雨都經過。前番往往幹事不稱其意。漸漸頗生憎惡。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爛。都丟吊了。又說你本蝦鱔。腰裡無力。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家。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鑞鎗頭。死王八。罵的竹山狗血噴了臉。被婦人半夜三更赶到前邊鋪子裡睡。于是一心只想西門慶。不許他進房中來。每日聒聒着算帳。查算本錢。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走在鋪子小櫃裡坐的。只見兩個人進來。吃的浪浪蹌蹌。撈撈胖胖。走在櫃子上坐下。先是一個問道。你這鋪中有狗黃沒有。竹山笑道。你要作戲。只有牛黃。那討狗黃。又問沒有狗黃。你有冰灰也罷。拿來我瞧。我要買你幾兩。竹山道。生藥行只有冰片。是南海波斯國地道出的。那討冰灰來。那一個說道。你休問他。量他纔開了幾日鋪子。他那裡有這兩庄藥材。咱往西門大官人鋪中買去了來。那個說道。過來。咱與他說正經話罷。蔣二哥你休推睡裡夢裡。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問這位魯大哥借的那三十兩銀子。本利也該許多。今日問你要來了。俺們纔進門就先問你要。你在人家招贅了。初開了這個鋪子。恐怕喪了你行止。顯的俺每陰騭了。故此先把幾句風話來教你認範。你不認範。他這銀子你少不得還他。竹山聽了。諕了個立睜。說道。我並沒借他甚麼銀子。那人道。你沒借銀。卻問你討。自古蒼蠅不鑽那沒縫的彈。快休說此話。蔣竹山道。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素不相識。如何來問我要銀子。那人道。蔣二哥你就差了。自古於官不

賓賴債不富想着你當初不得地時串鈴兒賣膏藥也虧了這
位魯大哥扶持你今日就到了這步田地來這個人道我便姓
魯叫做魯華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銀子發送妻小本利該我
四十八兩銀子少不的還我竹山慌道我那裡借你銀子來就
借了你銀子也有文書保人張勝道我就是保人因向袖中取
出文書與他照了照把竹山氣的臉臘查也似黃了罵道好殺
材狗男女你是那裡搗子走來𪫺詐我魯華聽了心中大怒隔
着小櫃颼的一拳去早飛到竹山面門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半
邊一面把架上藥材撒了一街竹山大罵好賊搗子你如何來
搶奪我貨物只叫天福兒來幫䑜被魯華一脚踢過一邊那裡
再敢上前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攔住魯華手勸道魯大哥

你多日子也就待了再寬他兩日兒教他湊過與你便了蔣二
哥你怎麽說竹山道我幾時借他銀子來就是問你借的也等
慢慢好講如何這等撒野張勝道蔣二哥你這回吃了橄欖灰
兒回過味來了打了你一面口袋倒過蘸來了你若好好早這
般我教魯大哥饒讓你些利錢兒你便兩三限湊了還他纔是
話你如何把硬話兒不認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那竹山聽
了道氣殺我我和他見官去誰見他甚麽錢來張勝道你又吃
了早酒了不隄防魯華又是一拳仰八叉跌了一交險不倒栽
入洋溝裡將髮散亂巾幘都污濁了竹山大叫青天白日起來
被保甲上來都一條繩子拴了李瓶兒在房中聽見外邊人攘
走來簾下聽覷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氣了個立睜使出馮媽

媽來把牌面幌子都收了街上藥材被人搶了許多一面關閉了門戶家中坐的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即差人分付地方明日早解提刑院這裡又拿帖子對夏大人說了次日早帶上人來夏提刑陞廳看了地方呈狀叫上竹山去問道你是蔣文蕙如何借了魯華銀子不還反行毀罵他其情可惡竹山道小的通不認得此人並沒借他銀子小人以理分說他反不容亂行踢打把小人貨物都搶了夏提刑便叫魯華你怎麼說魯華道他原借小的銀兩發送妻喪至今三年光景延挨不還小的小的今日打聽他在人家招贅了做了大買賣問他理討他倒百般辱罵小的說小的搶奪他貨物見有他借銀子的文書在此這張勝便是保人望爺查情一面懷中取出文契遞上去夏提刑從頭觀看上面寫着

立借契人蔣文蕙係本縣醫生為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如有欠少時家值錢物件折准恐後無憑立此借契為照者

夏提刑看了拍案大怒說道可又來見有保人文契還這等抵賴看這廝咬文嚼字模樣就相個賴債的喝令左右選大板拿下去着實打當下三四個人不由分說拖番竹山在地痛責三十大板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一面差兩個公人拿着白牌押蔣竹山到家處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不然帶回衙門收監那蔣竹山打的那兩隻腿剌八着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

見問他要銀子還與魯華又被婦人噦在臉上罵道沒羞的王
八你逝甚麼銀子在我手裡問我要銀子我早知你這王八砍
了頭是個債樁就瞎了眼也不嫁你這中看不中吃的王八那
四個人聽見婦人屋裡攘罵不住催逼叫道蔣文蕙既沒銀子
不消只管挨遲了趁早到衙門回話去罷竹山一面出來安撫
了公人又去裡邊哀告婦人直撅兒跪在地下哭哭啼啼說道
你只當積陰騭西山五台齊僧布施這三十兩銀子了不與這
一回去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就是死罷了婦人不得已
那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當官交與魯華扯碎了文書方纔了
事這魯華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逕到西門慶家回話了西門
慶留在捲棚內管待二人酒飯把前事告訴一遍西門慶滿心

大喜說二位出了我口氣足可以勾了魯華把三十兩銀子交
與西門慶門慶那裡肯收你二人收去買壺酒吃就是我酧謝
你了後頭還有事相煩二人臨起身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自行
耍錢去了正是當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殢雨心却說蔣竹
山提刑院交了銀子出來歸到家中婦人那裡容他住說道你
還是那人家裡只當奴害了汗病把這三十兩銀子問你討了
藥吃了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再遲些時連我這兩間房子尚
且不勾你還人這蔣竹山自知存身不住哭哭啼啼忍着兩腿
疼自去另尋房兒但是婦人本錢置買的貨物都留下把他原
舊的藥材藥碾藥篩箱籠之物即時催他搬去兩個就開交了
臨出門婦人還使馮媽媽舀了一錫盆水赶着潑去說道喜得

寃家離眼前。當日打發了竹山出門。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又打聽得他家中沒事。心中甚是後悔。每日茶飯慵飡。蛾眉懶畫。把門倚遍。眼兒望穿。白盼不見一個人兒來。正是

枕上言猶在　于今恩愛淪
房中人不見　無語自消魂

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單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看見婦人大門關着。藥鋪不開。靜落落的。歸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想必那矮王八打重了。在屋裡睡哩。會勝也得半個月出不來做買賣。遂把這事情丟下了。一日八月十五日。是月娘生日。家中有許多堂客。來在大廳上坐。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一逕往李桂姐家坐的。分付玳安。早回馬去。晚上來接我。旋遞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來打雙陸。那日桂卿也在家。姐兒兩個在傍陪侍勸酒。良久都出來院子內投壺頑耍。玳安約至日西時分。勒馬來接。西門慶正在後邊東淨裡出恭。見了玳安問道。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大廳上坐堂客都散了。家火都收了。止有大妗子與姑奶奶衆人。大娘邀的後邊坐去了。今日獅子街花二娘那裡。使了老馮與大娘送生日禮來。四盤羹菓。兩盤壽桃麪。一疋尺頭。又與大娘做了一雙鞋。大娘與了老馮一錢銀子。說爹不在家了。也沒曾請去。西門慶因見玳安臉紅紅的。便問你那裡吃酒來。玳安道。劉纔二娘使馮媽媽叫了小的去。與小的酒吃。我說不吃酒。強說着教小的吃了兩鍾。就臉紅起來。如今二娘到悔過來。對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我告

爹說爹還不信從那日提刑所出來就把蔣文蕙打發去了二娘甚是後悔一心還要嫁爹比舊瘦了好些兒央及小的好歹請爹過去討爹示下爹若吐了口兒還教小的回他聲去西門慶道賊賤淫婦既嫁漢子去罷了又來纏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閑去你對他說甚麼下茶下禮揀個好日子擡了那淫婦來罷玳安道小的知道了他那裡還等着小的去回他話哩教平安畫童兒這裡伺候爹就是了西門慶道你去我知道了這玳安出了院門一面走到李瓶兒那裡回了婦人話婦人滿心歡喜說道好哥哥今日多有累你對爹說成就了二娘此事于是親自洗手剔甲厨下整理菜蔬管待玳安酒飯說道你二娘這裡沒人明日好歹你來幫扶天福兒看着人搬家火過去顛了五六付扛擡運四五日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都堆在新盖的翫花樓上擇了八月二十日一頂大轎一疋段子紅四對燈籠派定玳安平安畫童來興四個跟轎約後晌時分方娶婦人過門婦人打發了兩個丫鬟教馮媽媽領着先來了等的回去方纔上轎把房子交與馮媽媽天福兒看守西門慶那日不往那去在家新捲棚內深衣幅巾坐的單等婦人進門婦人轎子落在大門首半日沒個人出去迎接孟玉樓走來上房對月娘說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是在門首你不去迎接迎接兒惹的他爹不怪他爺在捲棚內坐着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沒個人出去怎麼好進來的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心中惱又不下氣欲待不出去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沉吟了

一周十日是輕移蓮步款蹙湘裙出來迎接婦人抱著寶瓶逕往
他那邊新房裡去了迎春綉春兩個丫鬟又早在房中鋪陳停
當單等西門慶晚夕進房不想西門慶正因舊惱在心不進他
房去到次日教他出來後邊月娘房裡見面分其大小排行他
是六娘一般三日擺大酒席請堂客會親吃酒只是不往他房
裡去頭一日晚夕先在潘金蓮房中睡金蓮道他是個新人兒
纔來了頭一日你就空了他房西門慶道你不知淫婦有些眼
裡火等我奈何他兩日慢慢進去到了三日打發堂客散了西
門慶又不進入他房中往後邊孟玉樓房裡歇去了這婦人見
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到半夜打發兩個丫鬟睡了飽哭
了一場可憐走在牀上用脚帶吊頸懸梁自縊正是連理未諧
鴛帳底冤魂先到九重泉兩個丫鬟睡了一覺醒來見燈光昏
暗起來剔燈猛見牀上婦人吊着諕慌了手脚走出隔壁叫春
梅說俺娘上吊哩慌的金蓮起來這邊看視見婦人穿着一身
大紅衣服直挺挺吊在牀上連忙和春梅把脚帶割斷解救下
來撅了半日吐了一口精涎方纔甦醒即叫春梅後邊快請你
爹來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還未睡哩先是玉樓勸西門
慶說道你娶將他來一連三日不往他房裡去惹他心中不歹
麽恰似俺每把這庄事放在頭裡一般頭上末下就讓不得這
一夜兒西門慶道待過三日兒我去你不知道淫婦有些吃着
碗裡看着鍋裡想起來你惱不過我家嘗你漢子死了相交到
如今甚麽話兒沒告訴我臨了招進蔣太醫去了我不如那厮

今日都怎的又尋將我來玉樓道你們的是他也吃人念了正說話間忽聽一片聲打儀門玉樓使蘭香問說是春梅來請爹六娘在房裡上吊哩慌的玉樓攛掇西門慶不迭便道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你不依只當弄出事來于是打着燈籠走來前邊看覷落後吳月娘李嬌兒聽見都起來到他房中見金蓮摟着他坐的說道五姐你灌了他些薑湯兒沒有金蓮道我救下來時就灌了些來了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出聲月娘衆人一塊石頭纔落地好好安撫他睡下各歸房歇息次日晌午前後李瓶兒纔吃些粥湯兒正是身如五鼓啣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灯西門慶向李嬌兒衆人說道你每休信那淫婦裝死兒諕人我手裡放不過他到晚夕等我進房裡去親看着他上個吊兒我瞧方信不然吃我一頓好馬鞭子又道婦人不知把我當誰哩衆人見他這般說都替李瓶兒捏兩把汗到晚夕見西門慶袖着馬鞭子進他房中去了玉樓金蓮分付春梅把門閉了不許一個人來都立在角門兒外悄悄聽覷看裡面怎的動靜且說西門慶見婦人在牀上倒胸着身子哭泣見他進去不起身心中就有幾分不悅先把兩個了頭都赶去空房裡住了西門慶走來倚子上坐下指着婦人罵道淫婦你既然虧心何消來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王八過去便了誰請你來我又不曾把人坑了你甚麼緣何流那毴尿怎的我自來不曾見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個吊兒我瞧于是拿一繩子丟在他面前叫婦人上吊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的話來說西門慶

打老婆的班頭。降婦女的領袖。思量我那世裡晦氣。今日大睁眼。又撞入火坑裡來了。越發煩惱痛哭起來。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教他下牀來。脫了衣裳跪着。婦人只顧延挨不脫。被西門慶拖番在牀地平上。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幾鞭子。婦人方纔脫去上下衣裳。戰兢兢跪在地平上。西門慶坐着。從頭至尾問婦人。我那等對你說過。教你略等等兒。我家中有些事兒。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蔣太醫那廝。你嫁了別人。我倒也不惱。那矮王八。有甚麼起解。你把他倒踏進門。去拿本錢與他開鋪子。在我眼皮子根前開鋪子。要撑我的買賣。婦人道。奴不說的悔也是遲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見來。把奴想的心斜了。從邊喬皇親花園裡。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來攝奴精髓。到天明雞叫時分就去了。你不信只問老馮和兩個丫頭便知端的。後來把奴攝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纔請這蔣太醫來看。恰吊在麵糊盆內一般。乞那廝局騙了。說你家中有事上東京去了。奴不得已。纔幹下這條路。誰知這廝砍了頭是個債樁。被人打上門來。經官動府。奴忍氣吞聲丟了幾兩銀子。吃奴即時攆出去了。西門慶道。說你教他寫狀子告我。收着你許多東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來了。婦人道。你麼可是沒的說。奴那裡有這個話。就把身子爛化了。西門慶道。就算有如此。我也不怕。你說你有錢快轉換漢子。我手裡容你不得。我實對你說罷了。前者打太醫那兩個人。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行計。教那廝疾走無門。若稍用機關。也要連你掛了到

官。弄到一個田地。婦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計兒。還是你可憐見奴。若弄到那無人烟之處。就是死罷了。看看說的西門慶怒氣消下些來了。又問道。淫婦你過來。我問你。我比蔣太醫那厮誰強。婦人道。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個天。他是塊磚。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說你仗義疎財。敲金擊玉。伶牙俐齒。穿羅着錦。行三坐五。這等為人上之人。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幾百年。還沒曾看見哩。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自這一句話。把西門慶歡喜無盡。即丟了鞭子。用手把婦人拉將起來。穿上衣裳。摟在懷裡。說道。我的兒。你說的是。果然這厮他見甚麼碟兒天來大。即叫春梅快放卓兒。後邊快取酒菜兒來。正是

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

在世爲人保七旬　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有悔　浮華過眼恐非眞
貧窮富貴天之命　得失榮華隙里塵
不如且放開懷樂　莫使蒼然兩鬢侵

話說西門慶在房中被李瓶兒幾句柔情軟語感觸的回嗔作喜拉他起來穿上衣裳兩個相摟相抱極盡綢繆一面令春梅進房放卓兒往後邊取酒去且說金蓮和孟玉樓從西門慶邊他房中去站在角門首打聽消息他這邊門又閉着止是春梅一人在院子裡伺候金蓮拉玉樓兩個打門縫兒望裡張覷只

見房中掌着燈燭裡邊說話都聽不見金蓮道俺不如春梅賊小肉兒他倒聽得伶俐那春梅便在窓下潛聽一回春梅走過來金蓮悄問他房中怎的動靜這春梅聽了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俺爹怎的教他脫衣裳跪着他不脫爹惱了抽了他幾馬鞭子金蓮問道打了他他脫了不曾春梅道他見爹惱了纔慌了就脫了衣裳跪在地平上爹如今問他話哩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便道五姐咱過那邊去罷拉金蓮來西角門首站立那時八月二十頭月色纔上來站在黑頭裡金蓮吃瓜子兒兩個一處說話等着春梅出來問他話潘金蓮便向玉樓道我的姐姐說好食菓子一心只要來這裡頭兒沒動下馬威討了這幾下在身上俺這個好不順臉的貨兒你着他順順兒他倒罷了屬扭孤兒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想着先前乞小婦奴才壓枉造舌我那一行院我陪下十二分小心還乞他奈何的我那等哭哩姐姐你來了幾時還不知他性格哩二人正說話之間少頃只聽角門響春梅出來一直逕往後邊走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叫他問道小肉兒那去春梅笑着只顧走那金蓮道怪小肉兒你過來我問你話慌走怎的那春梅方纔立住了腳方說如此這般他哭着對俺爹說了許多話說哩爹喜歡抱起他來令他穿上衣裳教我放了桌兒如今往後邊取酒去金蓮聽了便向玉樓說道賊沒廉恥的貨頭裡那等雷聲大雨點小打哩亂哩及到其間也不怎麼的我猜也沒的想管情取了酒來教他遞賊小肉兒沒他房裡丫頭你替他取

洒去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㕭聲浪顙我又聽不上春
梅道爹使我管我事于是笑嘻嘻去了金蓮道俺的小肉兒正
經使着他死了一般懶待動且不知怎的聽見幹貓兒頭差事
鑽頭覓縫幹辦了要去去的那快見他房裡兩個丫頭你替他
走管你腿事賣蘿蔔的跟着鹽担子走好個閒嘈心的小肉兒
玉樓道可不怎的俺大丫頭蘭香我正使他做活兒他想伏賣
只不他爹使他行鬼頭兒聽人的話兒你看他的走的那快正
說着只見玉簫自後邊驀地走來便道三娘還在這裡我來接
你來了玉樓道怪狗肉號我一跳因問你娘知道你來不曾玉
簫道我打發娘睡下這一日下我來前邊瞧瞧剛纔看見春梅
[illegible]去了因問後來到他屋裡怎樣個動靜兒金蓮接

過來道進他屋裡去尖頭醜婦礭到毛司墻上齊頭故事玉簫
又問玉樓玉樓便一一告他說玉簫道三娘真個教他脫了衣
裳跪着打了他五馬鞭子來玉樓道你爹因他不跪纔打他玉
簫道帶着衣服打來去了衣裳打來虧他那瑩白的皮肉兒上
怎麼挨得玉樓笑道怪小狗肉兒你倒替古人躭憂正說着只
見春梅和小玉取了酒來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方盒逕往
李瓶兒那邊去金蓮道賊小肉兒不知怎的聽見幹恁個勾當
兒雲端裡老鼠天生的耗分付快送了來教他家丫頭伺候去
你不要管他我要使你哩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一面
把酒菜擺在卓上這春梅和小玉就出來了只是迎春綉春在
房答應玉樓金蓮問了他話玉簫道三娘咱後邊去罷二人一

路去了。金蓮教春梅關上角門。歸進房來。獨自宿歇。不在話下。正是可惜團圞今夜月。清光咫尺別人圓。不說金蓮獨宿。單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個。相憐相愛。飲酒說話到半夜。方纔被伸翡翠。枕設鴛鴦。上床就寢。燈光掩映。不啻鏡中之鸞鳳。和鳴香氣薰籠。好似花間之蝴蝶對舞。正是今宵賸把銀釭照。秖恐相逢是夢中。有詞為証。

淡畫眉兒斜揷梳。不忻拈弄倩工夫。雲窗霧閣深深許。蕙性蘭心

神仙標格世間無。從今罷却相思調。美滿恩情錦不如。

兩個睡到次日飯時。李瓶兒恰待起來。臨鏡梳頭。只見迎春後邊拿將來四小碟甜醬瓜茄。細巧菜蔬。一甌頓爛鴿子雛兒。一甌黃韮乳餅。并醋燒白菜。一碟火燻肉。一碟䆋糟鰣魚。兩銀廂甌兒。白生生軟香稻粳米飯兒。兩雙牙筯。婦人先漱了口。陪西門慶吃了上半盞兒。就教迎春。昨日剩的銀壺裡金華酒篩來。拿甌子陪着西門慶。每人吃了兩甌子。方纔洗臉梳粧。一面開箱子。打點細軟首飾衣服。與西門慶過目。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與西門慶看。原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又拿出一件金廂鴉青帽頂子。說是過世老公公的。起下來上等子秤。四錢八分重。李瓶兒教西門慶。拿與銀匠替他做一對墜子。又拿出一頂金絲䯼髻。重九兩。因問西門慶。上房他大娘衆人。有這䯼髻沒有。西門慶道。他每銀絲䯼髻倒有兩三頂。只沒編這䯼髻。婦人道。我不好帶出來的。你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打一件金九

鳳甕根兒每個鳳嘴啣一掛珠兒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金廂玉觀音滿池嬌分心西門慶收了一面梳頭洗臉穿了衣服出門李瓶兒分付那邊房子裡沒人你好歹過去看看委付個人兒看守替了小廝天福兒來家使喚那老馮老行貨子啻啻磕磕的獨自在那裡我又不放心西門慶道你分付我知道了。袖着鬏髻和帽頂子出門一直往外走不防金蓮蓬着頭還未梳洗。站在東角門首叫道哥你往那去這咱纔出來看雀兒撞見眼那西門慶道我有勾當去婦人道怪行貨子你還來慌走怎的我和你說話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只得回來被婦人引到房中婦人便坐在椅子上把他兩隻手拉着說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怪火燎腿三寸貨強盜拿長鍋鑊吃了

你慌往外搶的是些甚麼你過來我且問你西門慶道沒甚麼小淫婦兒只顧問甚麼我有勾當哩等我回來說說着往外走婦人摸見他袖子裡重重的道是甚麼拿出來我瞧瞧西門慶道是我的銀子包婦人不信伸手進去袖子裡就掏出一頂金絲鬏髻來說道這是他的鬏髻你拿那去西門慶道他問我你每沒有這鬏髻到銀匠家替他毀了打兩件頭面戴金蓮問道這鬏髻多少重他要打甚麼西門慶道這鬏髻重九兩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一件照依上房戴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滿池嬌分心金蓮道一件九鳳甸兒滿破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勾了大姐姐那件分心我秤只重一兩六錢把剩下的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甸兒西門慶道滿池嬌他要揭實枝

[illegible]金蓮道就是揭實枝梗使了三兩金子滿磐挪着鬼還落他一二三兩金子勾打個甸兒了西門慶笑罵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宜兒隨處也掐個尖兒金蓮道我兒娘說的話你好歹記着你不替我打將來我和你答話那西門慶袖了鬏髻笑着出門金蓮戲道哥兒你幹上了西門慶道我怎的幹上了金蓮道你既不幹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要打着教他上吊今日拿出一頂鬏髻來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不怕你不走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兒单只管胡說說着往外去了却說吳月娘和孟玉樓李嬌兒在房中坐的忽聽見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尋不着只見平安來掀簾子月娘便問尋他做甚麼平安道爹緊等着哩月娘半日纔說我使了他有勾當去了原來月娘早辰分付下他往王姑子庵裡送香油白米去了平安道小的回爹只說娘使了他有勾當去了月娘罵道怪奴才隨你怎麽回去平安說的不敢言語一聲兒往外走了月娘便向玉樓衆人說道我開口又說我多管不言語我又憋的慌一個人也拉剌將來了那房子着落了就是了平白扯淡搖鈴打鼓的看守甚麽左右有他家馮媽媽子在那裡再派一個沒老婆的小廝晚夕同在那裡上宿纔就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作着娘就巴巴叫來旺兩口子去自他媳婦子七病八病一時病倒了在那裡上恭誰扶持他玉樓便道姐姐在上不該我說你是個一家之主不爭你與他爹兩個不說話就是俺每不好張主的下邊孩子們也沒投奔他爹這兩日隔二騙三的也甚是

沒意思看姐姐恁的。依俺每一句話兒與他參笑開了罷。月娘道孟三姐你休要起這個意。我又不曾和他兩個嚷鬧。他平白的使性兒。那怕他使的那臉落。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我怎的不賢良的來。如今聳六七個在屋裡。纔知道我不賢良。自古道順情說好話。幹直惹人嫌。我當初大說攔你。也只為好來。你既收了他許多東西。又買了房子。今日又圖謀他老婆。就着官兒也看喬了。何況他孝服不滿。你不好要他的。誰知道人在背地裡。把圈套做的成成的。每日行茶過水。自瞞我一個兒。把我合在缸底下。今日也推在院裡歇。明日也推在院裡歇。誰想他只當把個人兒歇了。家裡來住的好在院裡歇。他自吃人在他根前那等花麗狐哨。喬龍畫虎的。兩面刀哄他。就是千好萬好了。似俺每這等依老實苦口良言。着他理你理兒。你倒如今反被為仇。正是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倒了亦如然。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你不理我。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頓飯。我只當沒漢子。守寡在這屋裡。隨我去。你每不要管他。幾句話。說的玉樓眾人訕訕的。良久。只見李瓶兒梳粧下扮。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衿羅衫兒。翠藍揀泥縷花羅裙。迎春抱着銀湯瓶。繡春拿着茶盒。走來上房與月娘眾人遞茶。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落後孫雪娥也來到。都遞了茶。一處坐的。潘金蓮嘴快。便叫道李大姐你過來與大姐下個禮兒。實和你說了罷。大姐姐和他參那些時兩個不說話。因為你來。俺們劉纔替你勸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

席酒兒。央及央及大姐姐。教他兩個老公婆笑開了罷。李瓶兒
道。姐姐分付。奴知道。于是向月娘面前。花枝招展。繡帶飄飄。插
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月娘道。李大姐他哄你哩。又道五姐你每
不要來攛掇。我已是賭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兒
哩。以此衆人再不敢復言。金蓮在傍把拿抿子。與李瓶兒抿頭。
見他頭上戴著一付金玲瓏草蟲兒頭面。并金累絲松竹梅歲寒
三友梳背兒。因說道李大姐。你不該打這碎草蟲頭面。只是有
些抓住了頭髮。不如大姐姐頭上戴的這金觀音滿池嬌。是揭
實枝梗的好。這李瓶兒老實。就說道。奴也照樣兒要教銀匠打
恁一件哩。落後小玉玉簫來跟前遞茶。都亂戲他。先是玉簫問
道六娘。你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李瓶兒道。先在
惜薪司掌廠。御前班直。後陞廣南鎮守。玉簫笑道。嗔道你老人
家昨日挨的好柴。小玉又道。去年城外落鄉許多里長老人。好
不尋你。教你往東京去。婦人不知道甚麼。說道他尋我怎的。小
玉笑道。他說你老人家會告的好水災。玉簫又道。你老人家鄉
里媽媽拜千佛。昨日磕頭磕勾了。小玉又說道。朝廷昨日差了
四個夜不收。請你老人家往口外和番。端的有這話麼。李瓶兒
道。我不知道。小玉笑道。說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把玉樓金
蓮笑的不了。月娘便道。怪臭肉每。幹你那營生去。只顧奚落他
怎的。于是把個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站又站不得。
坐又坐不住。半日回房去了。良久西門慶進房來。因他顧銀匠
家打造生活。就與他計較。明日發東。二十五日請官客吃會親

酒。少不的拿帖兒請請花大哥、李瓶兒道。他娘子三日來。再三說了。也罷、你請他請罷。李瓶兒又說、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你這裡再叫一個、和天福兒輪着。晚夕上宿就是、不消教旺官去罷。上房姐姐說。他媳婦兒有病去不的。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即叫平安近前分付、你和天福兒兩個輪、一遞一日、獅子街房子裡上宿、不在言表、話休饒舌、不覺到二十五日。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插花筵席。四個唱的。一起雜耍步戲。頭一席花大舅。吳大舅、第二席是吳二舅、沈姨夫。第三席應伯爵、謝希大。第四席祝日念、孫天化。第五席常時節、吳典恩、第六席雲離守。自來創西門慶主位。其餘傅自新、賁地傳、女婿陳經濟、兩邊列位先是李桂姐、吳銀兒、董玉仙、韓金釧兒、從晌午時分、坐轎子就來了、在月娘上房裡坐的。官客在新蓋捲棚內坐的吃茶。然後到齊了。大廳上坐席、上都有卓面。某人居上、某人居下、先吃小割海青捲兒、八寶攢湯、頭一道割燒鵝大下飯。樂人撮弄雜耍回數。就是笑樂院本。下去、李銘吳惠兩個小優。上來彈唱、間着清吹。下去、四個唱的出來、筵外遞酒。應伯爵在席上、先開言說道、今日哥的喜酒、是兄弟不當斗胆、請新嫂子出來、拜見拜見。足見親厚之情。俺每不打緊、花大尊親、并二位老舅、沈姨丈在上。今日為何來。西門慶道、小妾醜陋、不堪拜見、免了罷。謝希大道、哥、你這話難說。當初已言在先、不為嫂子、俺每怎麼見來。何况這個嫂子、見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先做友、後做親、又不同別人、請出來見見怕怎的。那西門慶笑不動身、應伯爵道、哥、

你不要笑俺每都拿着拜見錢在這裡不白教他出來見西門慶道你這狗材單管胡說乞他再三逼迫不過叫過玳安來教他後邊說去半日玳安出來回說六娘道免了罷應伯爵道就是你這小狗骨禿兒的鬼你幾時往後邊去就來哄我賭幾個誓真個我就後邊去了玳安道小的莫不哄應二爹二爹進去問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進去左右花園中熟景好不好我走進去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玳安道俺家那大㺚厮狗好不利害倒沒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撏下來伯爵故意下席赶着玳安踢兩腳笑道好小狗骨禿兒你傷的我好趣早與我後邊請去請不將來可二十欄杆把衆人四個唱的都笑了那玳安到下邊又走來立着把眼看着他爹不動身西門慶無法可

處只得叫過玳安近前分付對你六娘說收拾了出來見見罷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復請了西門慶進去然後纔把腳下人赶出去關上儀門四個唱的都往後邊彈樂器簇擁婦人上拜孟玉樓潘金蓮百方攛掇替他抿頭戴花翠打發他出來廳上又早鋪下錦氈繡毯麝蘭靉靆絲竹和鳴四個唱的導引前行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遍地羅袍兒下着金枝綠葉沙綠百花裙腰裡束着碧玉女帶腕上籠着金壓袖胸前項牌纓落裙邊環佩叮噹頭上珠翠堆盈鬢畔寶釵半卸紫英金環耳邊低掛珠子挑鳳鬢上雙插粉面宜貼翠花鈿湘裙越顯紅鴛小恍似嫦娥離月殿猶如神女到筵前四個唱的琵琶箏絃簇擁婦人花枝招颭繡帶飄飄望上朝拜慌的衆人都下席來還禮不迭都

說話玉樓潘金蓮李嬌兒簇擁着月娘都在大廳軟壁後聽覷聽見唱喜得功名完遂唱到天之配合一對兒如鸞似鳳夫共妻直到笑吟吟慶喜高擎着鳳凰杯象板銀箏開玉筵列杯盤水陸排佳會直至永團圓世世夫妻根前金蓮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你聽唱的小老婆今日不該唱這一套他做了一對魚水團圓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裡那月娘雖故好性兒聽了這兩句未免有幾分動意惱在心中又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見李瓶兒出來上拜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誇獎奉承說道我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蓋世無雙休說德性溫良舉止沉重自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那裡有哥這樣大福偺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處因喚玳安兒快請你娘

因房裡只怕勞動着倒偏了多的吳月娘衆人聽了罵扯淡輕嘴的囚根子不絕良久李瓶兒下來四個唱的見他手裡有錢都亂趨奉着他娘長娘短替他拾花翠疊衣服無所不至月娘歸房甚是悒怏不樂只見玳安平安接了許多拜錢也有尺頭衣服并人情禮盤子盛着拿到月娘房裡月娘正眼也不看罵道賊囚根子拿送到前頭就是了平白拿進我屋裡來做甚麼玳安道爹分付拿到娘房裡來月娘教玉簫接了掠在床上去不一時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走進後邊來見月娘月娘見他哥進房來連忙花枝招颭與他哥哥行禮畢坐下吳大舅道昨日你嫂子在這裡打攪又多謝姐夫送了卓面去到家對我說你姐夫兩個不說話我執着要來勸你不想姐夫今日請姐

姐你若這等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自古痴人畏婦賢女畏夫三從四德乃婦道之常今後姐姐他行的事你休要攔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得你不做好好先生纔顯出你賢德來月娘道早賢德好來不教人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把俺這窮官兒家丫頭只當亡故了的筭帳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隨他把我怎麼的罷賊強人從幾時這等變心來說着月娘就哭了吳大舅道姐姐你這個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此你兩口兒好好的俺每走來也有光輝些勸月娘一回小玉拿了茶來吃畢茶分付放卓兒留吳大舅房裡吃酒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我适纔席上酒飯都吃的飽飽的來看看姐姐坐了一回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吳大舅便作辭月娘

出來當下衆人吃至掌燈以後就起身散了那日四個唱的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銷金汗巾兒五錢銀子歡喜回家自此西門慶一連在瓶兒房裡歇了數夜別人都罷了只是潘金蓮惱的要不的背地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對着李瓶兒又說月娘許多不是說月娘容不的人李瓶兒尚不知墮他計中每以姐姐呼之與他親厚尤密正是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西門慶自從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庄內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騾馬成群奴僕成行把李瓶兒帶來小廝天福兒改名琴童又買了兩個小廝一名來安兒一名棋童兒把金蓮房中春梅上房玉簫李瓶兒房中迎春玉樓房中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鬟衣服首飾粧束出來在前

廳兩廂房。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教演習學彈唱。春梅琵琶。玉簫學箏。迎春學絃子。蘭香學胡琴。每日三茶六飯。管待李銘。一月與他五兩銀子。又打開門面二間。兌出二千兩銀子來。委付夥計賁地傳。開解當鋪。女婿經濟。只要掌鑰匙。出入尋討。不拘藥材。賁地傳只是寫帳目秤發貨物。傳夥計便督理生藥解當兩個鋪子。看銀色。做買賣。潘金蓮這樓上。堆放生藥。李瓶兒那邊樓上。廂成架子。閣解當庫衣服首飾。古董書畫。玩好之物。一日也當許多銀子出門。陳經濟每日起早睡遲。帶着鑰匙。同夥計查點出入銀錢。收放寫算皆精。西門慶見了。喜歡的要不的。一日在前廳。與他同卓兒吃飯。說道姐夫。你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他也心安。我也得托了。常言道。有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是何人。我家姐姐是何人。我若久後沒出。這分兒家當。都是你兩口兒的。那陳經濟說道。兒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遠離。投在爹娘這裡。蒙爹娘擡舉。莫大之恩。生死難報。只是兒子年幼。不知好歹。望爹娘耽待便了。豈敢非望。這西門慶聽見他會說話兒。聰明乖覺。越發滿心歡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務。出入書柬禮帖。都教他寫。但凡人客到。必請他席側相陪。吃茶吃飯。一時也少不的他。誰知這小夥兒綿裡之針。肉裡之刺。常向繡簾窺賈玉。每從綺閣竊韓香。有詩為証

東牀嬌婿實堪憐　況遇青春美少年
待客每令席側坐　尋常只在便門穿
家前院後明嘲戲　呆裡撒奸暗做好

空在人前補半子　從來骨肉不牽連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見中秋賞月，忽然菊綻東籬，空中寒雁向南飛，不覺雪花滿地。一日十一月下旬，天氣，西門慶在友人常時節家會茶，飲酒散的早，未等掌燈時分，就起身，同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並馬而行，剛出了常時節門，只見天上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飄下一天大雪花兒來。應伯爵便說道：哥，咱這時候就家去，家裡也不收我，每知你許久不曾進裡邊看看桂姐，今日趁着天氣落雪，只當孟浩然踏雪尋梅，咱望他望去。祝日念道：應二哥說的是，你每風月兩不阻，出二十兩銀子包錢包着他，你不去，落得他自在。西門慶于是吃三人你一言我一句說的，把馬逕往東街勾欄那條路來了，來到了李桂姐家，已是天氣將晚，只見客位裡掌起燈燭，丫頭正掃地，不迭老媽并李桂卿出來見畢，上面列四張校椅，四人坐下。老虔婆便道：前者桂姐在宅裡來晚了，多有打攪，又多謝六娘賞汗巾花翠。西門慶道：那日空過他，我恐怕晚了，他每客人散了，就打發他來了。說着，虔婆一面看茶吃了，丫鬟就安放桌兒，設放案酒。西門慶道：怎麼桂姐不見？虔婆道：桂姐連日在家伺候姐夫，不見姐夫來，到不想今日他五姨媽生日，拿轎子接了，與他五姨媽做生日去了。看官聽說，原來世上惟有和尚、道士并唱的人家，這三行人，不見錢眼不開，嫌貧取富，不說謊調詖也成不的。原來李桂姐也不曾往五姨家做生日去，近日見西門慶不來，又接了杭州販紬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號丁雙橋，販了千

兩銀子紬絹。在客店裡安下。瞞着他父親來院中敖嫖頭上拿
十兩銀子。兩套杭州重絹衣服。請李桂姐。一連歇了兩夜。適纔
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不想西門慶到。老虔婆教桂姐連忙陪
他後邊。第三層一間僻淨小房。那裡坐去了。當下西門慶。聽信
虔婆之言。便道既是桂姐不在。老媽快看酒來。俺每慢慢等他
這老虔婆。在下邊一力擴掇。酒餚菜蔬齊上。須臾堆滿卓席。李
桂卿不免箏排雁柱。歌按新腔。衆人席上猜枚行令。正飲酒在
熱鬧處。不防西門慶往後邊更衣去。也是合當有事。忽聽東耳
房有人笑聲。西門慶更畢衣。走至窓下偷眼觀覷。正見李桂兒
在房內。陪着一個戴方巾的蠻子飲酒。由不的心頭火起。走到
前邊。一手把吃酒卓子掀倒。碟兒盞兒打的粉碎。喝令跟馬的

平安玳安。畫童琴童四個小厮上來。不由分說。把李家門窓戶
壁。床帳都打碎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向前拉勸不住。西門
慶口口聲聲。只要採出蠻囚來。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在門房
內。那丁二官兒。又是個小膽之人。外邊嚷鬧起來。諕的藏在裡
間牀底下。只叫桂姐救命。桂姐道。呸。不好就有媽哩不妨事。
隨他發作怎的。叫嚷。你休要出來。且說老虔婆見西門慶打
的不相模樣。不慌不忙。拄拐而出。說了幾句閑話。西門慶心中
越怒起來。指着罵道。有滿庭芳為証。

虔婆你不良。迎新送舊。靠色為娼。巧言詞將人鬭。說短論長。
我在你家使勾。有黃金千兩。怎禁賣狗懸羊。你何負伎
倆。媚人狐黨。衠一片假心腸。

虔婆亦答道　官人聽知。你若不來我接下別的。一家兒指望他爲活計。吃飯穿衣。全憑他供柴糴米。沒來由暴叫如雷。你怪俺全無意。不思量自已。不是你憑媒娶的妻。

西門慶聽了。心中越怒。險些不曾把李老媽媽打起來。多虧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死勸活喇喇拉開了手。西門慶大鬧了一場。賭誓再不踏他門來。大雪裡上馬回家。正是

宿盡閑花萬萬千　不如歸去伴妻眠

雖然枕上無情趣　睡到天明不要錢

又曰　女不織兮男不耕　全憑賣俏做營生

任君斗量并車載　難滿虔婆無底坑

又曰　假意虛脾恰似真　花言巧語弄精神

幾多伶俐遭他陷　死後應知拔舌根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三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埽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

脉脉傷心只自言　好姻緣化惡姻緣
回頭恨罵章臺柳　赧面羞看玉井蓮
只為春光輕易泄　遂教鸞鳳等閒遷
誰人為挽天河水　一洗前非共往愆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厮叫開門。下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於後邊儀門首。只見儀門半掩半開。院內悄無人聲。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必有蹊蹺。于是潜身立於儀門內。粉壁前悄悄試聽覷。只見小玉出來。穿廊下

放卓兒。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不說話以來。每月
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夜夜祝禱穹蒼。保佑夫主早早回心。
齊理家事。早生一子。以爲終身之計。西門慶還不知。只見丫鬟
小玉。放畢香卓兒。少頃月娘整衣出房。向天井內滿爐炷了香。
望空深深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夫主流戀烟花。
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妾夙
夜憂心。恐無所托。是以瞞着兒夫。發心每逢夜于星月之下。祝
贊三光。要祈保佑兒夫。早早回心。弃却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
等六人之中。早見嗣息。以爲終身之計。乃妾之素愿也。正是

私出房櫳夜氣清　滿庭香霧月微明
拜天盡訴衷腸事　那怕傍人隔院聽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口中不言。心內暗
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原來他一篇都爲我的心。倒還是正
經夫妻。一面從粉壁前扠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恰燒畢了香。
不防是他大雪裡走來。倒諕一跳。就往屋裡走。被西門慶雙關
抱住說道。我的姐姐。我西門慶死也不曉的。你一片都是爲我的。
一向錯見了。丟冷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月娘道。大雪裡你
錯走了門兒了。敢不是這屋裡。你也就差了。我是那不賢良的
淫婦。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爲你的來。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
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燈
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潞紬對衿襖兒。軟黃裙子。頭上戴着
貂鼠卧兎兒。金滿池嬌分心。越顯出他粉粧玉琢銀盆臉。蟬髻

鴉鬟楚岫雲。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根前。深深作了個揖。說道我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的好意。正是有眼不識荊山玉。拿着頑石一樣看。過後知君子。方纔識好人。千萬作饒恕我則個。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人兒。凡事投不着你的機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裡自生由活。你休要理他。我這屋裡也難擡放你。趁早與我出去。我不着丫頭攆你。西門慶道。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雪來家。逕來告訴你。月娘道。作氣不作氣。你對我說。我不管你。望着管的你人去說。那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一面折跌腿裝矮子跪在地下。殺鷄扯脖。口裡姐姐長姐姐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我叫丫頭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玉簫進來。連忙立起來。無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香卓兒還不收進來罷。小玉道。香卓兒頭裡已收進來了。月娘忍不住笑道。沒羞的貨。丫頭根前也調個謊兒。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跪下央及。月娘道。不看世界面上。一百年不理纔好。說畢。方纔和他坐的一處。教玉簫來捧茶與他吃了。那西門慶因把今日常家會茶散後。同邀伯爵同到李家。如此這般嚷鬧。告訴一遍。我叫小廝打了李家一塲。被衆人拉勸開了。賭了誓再不踏院門了。月娘道。你踹不踹不在於我。我是不管你傻才料。你拿胸金白銀包着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的漢子。養漢老婆的營生。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你長拿封皮封着他也怎的。西門慶道。你說的是。於是脫衣。打發丫鬟出去。要與月娘上牀宿

歇求歡月娘道教你上炕就撈定兒吃今日只容你在我牀上就勾了要思想別的爭却不能勾那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向月娘戲道都是你氣的他中風不語了月娘道怎的中風不語西門慶道他既不中風不語如何大睜着眼說不出話來月娘罵道好個汗邪的貨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上你西門慶不由分說把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膊上那話插入牝中一任其鶯恣蝶採殢雨尤雲未肯即休正是得多少海棠枝上鶯梭急翡翠梁間燕語頻不覺到靈犀一點美愛無加之處麝蘭半吐脂香滿唇西門慶情極低聲求月娘呌達達月娘亦低聲悼雎梳態有余妍口呼親親不絕是夜兩人雨意雲情並頭交頸於帳內正是意恰尚忘 垂綉帶興狂不管墜金釵有詩為証

鬓亂釵橫興已饒　情濃尤復厭通宵

晚來獨向粧臺立　淡淡春山不用描

當晚夫妻幽歡不題却表次日太清早辰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未曾進門先呌道六丫頭起來了不曾春梅道俺娘纔起來梳頭哩三娘進屋裡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粧臺前整掠香雲因說道我有庄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誰曉的因問端的甚麼事玉樓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裡和吳家的好了在他房裡歇了一夜金蓮道俺每那等勸着他說一百年二百年又和怎的平白浪擺着自家又好了又沒人勸他玉樓道今早我纔知道俺大丫頭蘭香在廚房內聽見小廝每說昨日他爹和應二在院裡李桂兒

家吃酒。看出滛婦家甚麽破綻。把滛婦每門窗户壁都打了。大
雪裡着惱來家。進儀門。看見上房燒夜香。想必聽見些甚麽話
兒。兩個纔到一答裡。丫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話。說他爹怎的
跪着上房的叫媽媽。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硶死了。相他
這等。就沒的話說。若是別人。又不知怎的說浪。金蓮接過來說
道。早時與人家做大老婆。還不知怎樣久慣兒牢成。一個燒夜
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有這個道理。
來。又沒人勸。自家暗裡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纔好乾淨。假撇
清。玉樓道。他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
他說他是風老婆。不下氣。倒教俺每做分上。怕俺每久後玷言
玷語說他。敢說你兩口子話差也。虧俺每說和。那個因院裡着
了氣來家。這個正燒夜香。湊了這個巧兒。正是我親不用媒和
証。暗把同心帶結成。如今你我這等較論。休教他買了乖兒去
了。你快梳了頭。自過去。和李瓶兒說去。咱兩個人每人出五錢
銀子。教李瓶兒拿出一兩來。原爲他麽事起來。今日安排一席
酒。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耍戲一日。有
何不可。金蓮道。你說的是。不知他爹。今日有個勾當沒有。玉樓
道。大雪裡有甚勾當。我來時兩口子還不見動靜。上房門兒纔
開。小玉拿水進去了。這金蓮慌忙梳頭畢。和玉樓同過李瓶兒
這邊來。李瓶兒還睡在牀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樓金蓮
進來。說道李大姐好自在。這咱時還睡。懶龍纔伸腰兒。金蓮就
舒進手去被窩裡摸見薰被的銀香球。說道李大姐生了彈這

裡撳開被兒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
姐休鬼混他。李大姐你快起來。俺每有庄事來對你說。如此這
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咱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出些兒
當初因為你起來。今日大雪裡。只當賞雪。咱安排一席酒兒請
他爹和大姐姐坐坐兒好不好。李瓶兒道。隨姐姐教我出多少。
奴出便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你秤出來。俺好往後
邊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脚。叫迎春開
廂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五分。玉
樓教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等我往後邊問李嬌兒和孫雪娥
要銀子去。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個時辰。見玉樓從
後邊來說道。我早知也不幹這個營生。大家的事。相白要他的

小淫婦。說我是沒時運的人。漢子再不進我屋裡來。我那討銀
子。要着一個錢兒不拿出來。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
你秤秤重多少。金蓮取過等子來秤。只重三錢七分。因問李嬌
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雖是日逐錢打我手裡
使。都是扣數的。使多少。交多少。那裡有富餘錢。教我說了半日。
你當家還說沒錢。俺每那個是有的。六月日頭沒打你門前過
也怎的。大家的事。你不出罷。教我使性子走出來了。他慌了。使
丫頭叫我回去。纔拿出這銀子與我。沒來由。教我恁惹氣剌剌
的。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秤了秤。只四錢八分。因罵道。好個
奸儈的淫婦。隨問怎的綁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
玉樓道。只許他家拿黃秤等子秤人的。人問他要。只相打骨禿

出來一般、不知教人罵多少。一面連玉樓金蓮。共湊了三兩一錢、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金蓮先問他。你昨日跟了你爹去在李家為甚麼着了惱來、玳安悉把在常時節家會茶、起散的早。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他鴇子回說不在家。往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不想落後。爹淨手到後邊。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不出來。爹就惱了。不由分說。叫俺眾人。把淫婦家門窗戶壁儘力打了一頓。只要把蠻子粉頭墩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眾人。再三勸住、爹使性步馬回家。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我只道蜜礶兒長遠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又問玳安。你爹真個恁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哄娘、金蓮道。賊囚根子。他不揪不採。也是你爹的表子。許你罵他、想着迎頭兒俺每使着你。只推不得閑、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叫的桂姨那甜、如今他敗落下來、你主子惱了。連你也叫起他淫婦來了。看我到明日對你爹說不對你爹說、玳安道、耶嚛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敢罵他。金蓮道。許你爹罵他。便了、原來也許你罵他。玳安道。早知五娘麻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玉樓便道小囚兒你別要說嘴、這裡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興兒替我買東西去、如此這般今日俺每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飲酒。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罷、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玳安道、娘使小的。小的敢落錢、于是拿了銀子同來興兒買東西去了、且說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裡來

賍買了雞鵞下飯逕往廚房裡去了玳安便提了一罈金華酒
進來便問玉簫小廝的東西是那裡的玉簫回道今日衆娘置
酒請爹娘賞雪西門慶道金華酒是那裡的玳安道是三娘與
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阿呀家裡見放着酒又去買分付玳
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提兩罈攙着些這酒吃于
是在後廳明間內設石崇錦帳圍屏放下輔紙梅花暖簾來爐
安獸炭擺列酒筵不一時廚下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金
蓮李瓶兒來到請西門慶月娘出來當下李嬌兒把盞孟玉樓
執壺潘金蓮捧菜李瓶兒陪跪頭一鍾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
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動孝順我老人家長禮兒罷那
潘金蓮嘴快插口道好老氣的孩兒誰這裡替你磕頭哩俺每

磕着你你站着揚角葱靠南墻越發老辣已定還不跪下哩也
折你的萬年草料若不是大姐姐帶携你俺每今日與你磕頭
于是遞了西門慶一鍾兒從新又滿滿斟了一盞請月娘轉上
遞與月娘月娘道你每也不和我說誰知你每平白又費這個
心玉樓笑道沒甚麼俺每胡亂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與你老公
婆兩個散悶而已姐姐請坐受俺每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還
下禮去玉樓道姐姐不坐我每也不起來相讓了半日月娘纔
受了半禮金蓮戲道對姐姐說過今日姐姐有俺每面上寬恕
了他下次再無禮冲撞了姐姐俺每不管他來望西門慶說道
你裝憨打勢還在上坐着還不快下來與姐姐遞個鍾兒陪不
是哩西門慶只是笑不動身良久遞畢月娘轉下來令玉簫

執壺亦斟酒與衆姊妹回酒惟孫雪娥跪着接酒其余都平叙姊妹之情于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其余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西門大姐都兩邊打横金蓮便道李大姐你也該梯已與大姐姐遞杯酒兒當初因爲你的事起來你做了老林怎麽還恁木木的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席來要遞酒被西門慶攔住說道你休聽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已是遞過一遍酒罷了遞幾遍兒那李瓶兒方不動了當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琵琶箏絃子月琴一面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云云西門慶聽了便問誰教他唱這一套詞來玉簫道是五娘分付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你這小淫婦單管胡枝扯葉的金蓮道誰教他唱他來沒的又來纏我月娘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厮前邊請去不一時經濟來到向席上都作了揖就在大姐下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筋合家金爐添獸炭美酒泛羊羔正飲酒來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撏綿扯絮亂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漸似鵞毛刷刷似數蠏行沙上紛紛如亂瓊堆砌間但行動衣沾六出頃刻拂滿蜂鬢似飛還止龍公試手於起舞之間新陽力玉女尚喜於團風之際襯瑤臺似玉龍鱗甲遶空飛飄粉額如白鶴羽毛接地落正是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燭生花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前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着

茶罐兒自掃雪烹江南鳳團雀舌牙茶與眾人吃正是白玉壺
中翻碧浪紫金壺內噴清香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報道
李銘來了在前邊伺候西門慶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朝上
向眾人磕下頭去又打了個軟腿兒走在傍邊把兩隻脚兒並
立西門慶便道你來得正好往那裡去來李銘道小的沒往那
去北邊酒醋門劉公公那裡教了些孩子小的瞧了瞧討掛着
爹宅內姐兒每還有幾段唱未合拍來伺候西門慶就將手內
吃的那一盞木樨金燈茶遞與他吃說道你吃了休去且唱一
套我聽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把箏絃調定
頓開喉音並足朝上唱了一套冬景絳都春寒風布野云云唱
畢西門慶令李銘近前賞酒與他吃教小玉拿團靶勾頭雞膆

壺滿斟窩兒酒傾在銀法郎桃兒鍾內那李銘跪在地下滿飲
三杯西門慶又在桌上拿了一碟鼓蓬蓬白麵蒸餅一碗韭菜
酸笋蛤蜊湯一盤子肥肥的大片水晶鵝一碟香噴噴晒乾的
巴子肉一碟子柳蒸的勒鯗魚一碟奶罐子酪酥伴的鴿子雛
兒用盤子托着與李銘那李銘走到下邊三扒兩咽吞到肚內
㖭的盤兒乾乾淨淨用絹兒把嘴兒抹了走到上邊把身子直
竪竪的靠着槅子站立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告訴一
遍李銘道小的並不知道一字一向也不過那邊去論起來不
干桂姐事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爹也別要惱他等小的見他
說他便了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妻妾俱各歡樂先是陳經濟
大姐往前邊去了落後酒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打發出門

分付你到那邊。休說今日在我這裡。李銘道。爹分付。小的知道。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關上大門。于是妻妾各散。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有詩為証

赤繩緣分莫疑猜　扊扅夫妻共此懷
魚水相逢從此始　兩情願保百年諧

却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恐怕西門慶動意擺布他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裡邊陪禮。月娘早辰梳粧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只見小廝玳安來說。應二爹和謝爹來了。在前廳上坐着哩。西門慶放下餅。就要往前走。月娘道。兩個勾使鬼。又不知來做甚麼。你亦發吃了出去。教他外頭挨着去。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大雪裡又不知勾了那去。西門慶道。你教小廝把餅拿了。前邊我和他兩個吃罷。說着。起身往外來。月娘分付你和他吃了。別要信着。又勾引的往那去了。大雪裡家裡坐着罷。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西門慶道。我知道。于是與應謝二人相見聲諾。說道。哥昨日着惱家來了。俺每甚是怪他家。從前已往。哥在你家使錢費物。雖故一時不來。休要改了腔兒纔好。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蠻子。冤家路兒窄。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的不惱。休說哥惱。俺每心裡也看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是都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他家。娘兒每哭哭啼啼跪着。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水酒兒。好歹請你進去。陪個不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再也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

丁二官兒。原先是他姐姐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
他父親貨船搭在他鄉里陳監生船上。纔到了不多兩日。這陳
監生號兩淮。乃是秘山省陳參政的兒子。丁二官兒拿了十兩
銀子。在他家擺酒。請陳監生。纔送這銀子來。不想你我到了。他
家就慌了。躲不及。把個蠻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曾
和桂姐沾身。今日他娘兒每賭身發咒。磕頭禮拜。央俺二人好
歹請哥哥到那裡。把這委曲情由。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一半。
西門慶道。我已是對房下賭誓。再也不去。又惱甚麼。你上覆他
家。到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的不得去。慌的二人
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麼話。不爭你不去。既他央了俺兩個一場。
顯的我每請哥不的。哥去到那裡。略坐坐兒就來也罷。當下二

人死告活央說的西門慶肯了。不一時放卓兒留二人吃餅。須
臾吃畢。令玳安取衣服去。月娘正和孟玉樓坐着。便問玳安你
爹要往那去。玳安道。小的不知。爹只教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
賊囚根子。你還瞞着我不說。你爹但來晚了。都在你身上。等我
和你答話。今日你三娘上壽哩。不教他早些來。你要那等到那
黑天暗地的。我自打你這賊囚根子。玳安道。娘打小的。小的
甚事。月娘道。不知怎的。聽見他這老子每來。恰似奔命的一般
行。吃着飯。丟下飯碗。往外不迭。又不知勾引遊魂撞屍。撞到多
咱纔來。那時十一月廿六日。就是孟玉樓壽日。家中置酒等候
不題。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院裡李家。又早堂中置了一
席齊整酒餚。叫了兩個妓女彈唱。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迎

接老虔婆出來跪着陪禮。姐兒兩個遞酒。應伯爵謝希大在傍打諢耍笑說砂磴語兒。向桂姐道。還虧我把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不用着人兒遞酒兒也不替我遞一杯兒。目認你家漢子。倒纔着他撅了不來。休說你哭瞎了你眼。唱門詞兒。到明日諸人不要你。只我好說話兒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應花子汗邪了你。我不好罵出來的。可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婦兒。念了經打和尚。往後不省人了。[illegible]不來。慌的那腔兒。這回就翅膀毛兒乾了。你過來且與我個嘴。溫溫寒着。于是不由分說。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桂姐笑道。怪攮刀子的。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這回就疼漢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的爹那甜我是後娘養的。怎的不叫我一聲兒。桂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伯爵道。你過來。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螃蠏與田雞結為弟兄。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田雞幾跳跳過去了。螃蠏方欲跳。撞遇兩個女子來汲水。用草繩兒把他拴住。打了水帶回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雞見他不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螃蠏云。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捩的恁樣了。于是兩個一齊赶着打。把西門慶笑的要不的。不說這裡花攢錦簇。調笑頑耍。不題。且說家中吳月娘。一者置酒回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妗楊姑娘并兩個姑子。都在上房裡坐的。看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慶來家。急的月娘要不的。只見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他這咱不來

俺每往門首瞧瞧去月娘道耐煩瞧他怎的金蓮又拉玉樓
說咱三個打夥兒走走去玉樓道我這裡聽大師父說笑話兒
哩等聽這個說了笑話兒咱去那金蓮方住了腳圍着兩個姑
子聽說笑話兒哩說俺每只好葷笑話兒素的休要打發出來
月娘道你每由他說別要搜求他金蓮道大姐姐你不知大師
父會好說笑話兒前者那一遭來俺每在後邊奈何着他說了
好些笑話兒因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說那王姑子不慌不忙
坐在炕上說一個人走至中途撞見一個老虎要吃他此人云
望你饒我一命家中止有八十歲老母無人養活不然向我家
去有一猪與你吃罷那老虎果饒他隨他到家與母說母正磨
豆腐捨不的那猪對兒子把幾塊豆腐與他吃罷兒子云娘娘

你不知他平日不吃素的金蓮道這個不好俺每耳朵內不好
聽素只好聽葷的王姑子又道一家三個媳婦兒與公公上壽
先該大媳婦遞酒說公公好相一員官公公云我如何相官媳
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都怕你如何不相官次該二媳婦上
來遞酒說公公相虎威皂隸公公曰我如何相虎威皂隸媳婦
云你喝一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不相皂隸公公道你說的
我好該第三媳婦遞酒上來說公公也不相官也不相皂隸公
公道我相甚麼媳婦道公公相個外郎公公道我如何相外郎
媳婦云不相外郎如何六房裡都串到把衆人都笑了金蓮道
好禿子把俺每都說在裡頭那個外郎敢恁大胆許他在各房
裡串俺每就打斷他那狗禿的下截來說罷金蓮玉樓李瓶兒

同來到前邊大門首瞧西門慶不見到玉樓問道今日他爹大雪裡不在家那裡去了金蓮道我猜他已定往院中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玉樓道他打了一場和他惱了賭了誓再不去了知何又去咱每賭甚麼管情不在他家金蓮道李大姐做証見你敢和我拍手麼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銘那王八先來打撈子兒今日應二和姓謝的大清早辰勾使鬼走來勾了他去了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叫了去不知怎的撮弄陪着不是還要回爐復帳不知涎纏到多咱時候有個來的成來不成大姐姐還只顧等着他玉樓道就不來小廝他該來家回一聲兒正說着只見賣瓜子的過來兩個且在門首買瓜子兒磕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三個往後跑不迭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裡走你瞧是誰在大門首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良久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入後邊儀門首玉樓李瓶兒先去上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黑影裡西門慶撞見諕了一跳說道怪小淫婦兒猛可諕我一跳你每在門首做甚麼來金蓮道你還敢說哩你在那裡這時纔來教娘每只顧在門首等着你良久西門慶在房中月娘安酒餚端端整整擺在卓上教玉簫篩上大姐遞酒先遞了西門慶酒然後衆姊妹都遞酒完了安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一回都收下去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菓第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菓碟兒上來壺斟美醞盞泛流霞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起更時分大妗子吃不多酒

歸後邊去了。止是吳月娘同衆姊妹陪西門慶擲骰猜枚行令。輪到月娘根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譜上飲酒。一個牌兒名。兩個骨牌。合西廂一句。月娘先說個擲個六娘子。醉楊妃落了八珠環。遊絲兒抓住荼蘼架。不犯該西門慶擲。擲了個虞美人見楚漢爭鋒。傷了正馬軍。只聽見耳邊金鼓連天震。果然是個正馬軍。吃了一杯。該李嬌兒說。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驚散了花開蝶滿枝。只做了落紅滿地胭脂冷。不遇。次該金蓮擲。說道鮑老兒臨老入花叢。壞了三綱五常。問他個非奸做賊拿。果然是個三綱五常。吃了一杯酒。輪該李瓶兒擲。說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晝夜停。那時節隔墻兒險化做望夫山。不遇。該孫雪娥說。麻郎兒見羣鴉打鳳。絆住了折腳雁。好教我兩下裡做人難。不遇。落後該玉樓完令。說道。念奴嬌醉扶定四紅沉。拖着錦裙襴。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正擲了四紅沉。月娘滿令小玉斟酒。與你三娘吃。說道。你吃三大杯纔好。今晚你該伴新郎宿歇。因對李嬌兒金蓮。衆人說。吃畢酒。咱送他兩個歸房去。金蓮道。姐姐嚴令。豈敢不依。把玉樓羞的要不的。少頃酒闌。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首方回。玉樓讓衆人坐。都不坐。金蓮便戲玉樓道。我兒兩口兒好好睡罷。你娘明日來看你。休要淘氣。因向月娘道。親家孩兒小哩。看我面上。凡事耽待些兒罷。玉樓道。六丫頭你老米醋挨着做。我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媒人婆。上樓子。老娘好耐驚耐怕兒。玉樓道。我的兒你再坐回兒不是。金蓮道。俺每是外四家兒的門兒的外頭的人家。於是

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路去了。剛走到儀門首。不想李瓶兒被
地滑了一交。這金蓮遂怪喬叫起來。說道。這個李大姐。只相個
瞎子。行動一磨趄子就倒了。我攙你去。倒把我一隻腳踩在雪
裡。把人的鞋也蹀泥了。月娘聽見說道。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
我分付了小廝兩遍。賊奴才。白不肯掃。只當還滑倒了。因叫小
玉。你打個燈籠。送送五娘六娘去。西門慶在房裡向玉樓道。你
看賊小淫婦兒。踹在泥裡。把人絆了一交。他還說人踹泥了他
的鞋。恰是那一個兒。就沒些嘴抹兒。恁一個小淫婦。昨日教丫
頭每平白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的營生。玉樓道。佳期重
會是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
會。恰似燒夜香有意等着我一般。玉樓道。六姐他諸般曲兒倒

都知道。俺每却不曉的。西門慶道。你不知道淫婦。單管咬群兒。
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宿歇不題。單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
走着說話。行叫李大姐花大姐。一路兒走到儀門。大姐便歸前
邊廂房中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園內。金蓮已帶半
酣。接着李瓶兒。二娘。我今日有酒了。你好歹送到我房裡。李瓶
兒道。姐姐你不醉。須臾送到金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
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誰想今日
咱姊妹在一個跐板兒上走。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瞎缸。教人背
地好不說我。奴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罷了。李瓶兒道。奴知道
姐姐費心。恩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你知道。纔說話了。不
一時春梅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告辭歸房。金蓮獨自歇宿不在

話下正是若得始終無悔吝纔生枝節便多端畢竟未知後來

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西門慶私淫來旺婦　春梅正色罵李銘

巧厭多勞拙厭閒　善嫌懦弱惡嫌頑
富遭嫉妒貧遭辱　勤怕貪圖儉怕慳
觸事不分皆笑拙　見機而作又疑奸
思量那件合人意　為人難做做人難

話說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堂客。都來與孟玉樓做生日。月娘在後廳與衆客飲酒。倒也罷了。其中惹出一件事來。那來旺兒因他媳婦自家癆病死了。月娘新近與他要了一房媳婦。娘家姓宋。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當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裡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厨役蔣聰為妻小。這蔣聰

常在西門慶家做活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蔣聰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刮言。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廚役分財不均。酒醉廝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墻逃走了。老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縣裡和縣丞說。差人捉住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使了五兩銀子。兩套衣服。四疋青紅布。并簪環之類。要與他為妻。月娘因他叫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蕙蓮。這個老婆屬馬的。小金蓮兩歲。今年二十四歲了。生的黃白淨面。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比金蓮脚還小些兒。性明敏。善機变。會妝飾。龍江虎浪。就是嘲漢子的班頭。壞家的領袖。若說他底本事他也曾。

斜倚門兒立　人來倒目隨　托腮并咬指　無故整衣裳
坐立隨搖腿　無人曲唱低　開窓推户牖　停針不語時
未言先欲笑　必定與人私

初來時同眾家人媳婦上竈。還沒甚麼粧飾。猶不作在意裡。後過了一個月有餘。看了玉樓金蓮眾人打扮。他把䯼髻墊的高高的。梳的虛籠籠的頭髮。把水鬢描的長長的。在上邊遞茶遞水。被西門慶睃在眼裡。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綉蟒衣。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約從十一月半頭。搭在旱路車上。起身去了。西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期到此

正值孟玉樓生日。月娘和衆堂客在後廳吃酒。西門慶那日在家沒往那去。月娘分付玉簫房中另放卓兒打發酒菜湯飯點心你爹吃。西門慶因打簾內看見惠蓮身上穿着紅紬對衿襖。紫絹裙子。在席上斟酒。故意問玉簫。那個穿紅襖的是誰。玉簫回道。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惠蓮。西門慶道。這媳婦子怎的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裙子配着穿。玉簫道。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裙子。說了就罷了。須臾過了玉樓生日。一日月娘往對門喬大戶家吃生日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來家。已有酒了。走到儀門首。這惠蓮正往外走。兩個撞了滿懷。西門慶便一手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口中喃喃吶吶說道。我的兒你若依了我。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那老婆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往前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簫送了一疋藍段子。到他屋裡。如此這般對他說。爹昨日見你酒席上斟酒。穿着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的不好看。說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爹纔開廚櫃拿了這疋段子。使我送與你。教你做裙子穿。這惠蓮開看。却是一疋翠藍四季團花兼喜相逢段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若見了問怎了。玉簫道。爹到明日還對娘說你放心。爹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甚麼。爹與你買。今日赶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兒。你心下何如。那老婆聽了微笑而不言。因問爹多咱時分來。我好在屋裡伺侯。玉簫道。爹說小厮每看着不好進你這屋裡來的。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裡。那裡無人。堪

可一會兒。老婆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簫道。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裡下棋。你去不妨事。當下約會已定。玉簫走來回西門慶說話。兩個都往山子底下成事。玉簫在門首與他觀風。卻不想金蓮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只見小鸞來請玉樓。說爹來家了。三人就散了。玉樓回後邊去了。金蓮走到房中勻了臉。亦往後邊來。走入儀門。只見小玉立上房門首。金蓮問。你爹在屋裡。小玉搖手兒往前指。這金蓮就知其意。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只見玉簫攔着門。金蓮只猜玉簫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頂進去。玉簫慌了。說道五娘休進去。爹在裡面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由分說進入花園裡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裡。只見他兩個人在裡面纔了事。老婆聽見有人來。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看見金蓮。把臉通紅了。金蓮問道。賊臭肉。你在這裡做甚麼。老婆道。我來叫畫童兒來看看。一溜煙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裡邊繫褲子。罵道。賊沒廉恥的貨。你和奴才淫婦大白日裡在這裡端的幹的勾當兒。剛纔我打與那淫婦兩個耳子纔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兒。他來尋你。你與我實說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等住回大姐姐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豬也不筭。俺每閒的聲喚在這裡。你也揮上一把子。老娘眼裡卻放不過。西門慶笑道。怪小淫婦兒。悄悄兒罷休。要嚷的人知道。我實對你說。如此這般。連今日纔一遭。金蓮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既要這奴才淫

婦兩個瞞神諕鬼弄刺子兒我打聽出來休怪了我却和你每答話那西門慶笑的出去了金蓮到後邊聽見衆丫頭每說爹來家使玉簫手巾裹着一疋藍段子往前邊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來旺兒媳婦子的對玉樓亦不題起此事這老婆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湯飯或替他做針指鞋脚或跟着李瓶兒下棋常賊乖趨附金蓮被西門慶撞在一處無人教他兩個苟合圖漢子喜歡惠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不筭與他衣服汗巾首飾香茶之類只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粉漸漸顯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西門慶又對月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簫兩個在月娘房裡後邊小竈上專頓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房裡吃飯與月娘做針指不必細說看官聽說凡家主切不可與奴僕并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有詩爲証

西門貪色失尊卑　群妾爭妍竟莫疑
何事月娘欺不在　暗通僕婦亂倫彝

一日臘月初八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爵與大街坊尚推官家送殯教小厮馬也備下兩疋等伯爵白不見到一面李銘來了教唱春梅等四人彈唱西門慶正在大廳上圍爐坐的教春梅玉簫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着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女婿陳經濟在傍陪着說話正唱三弄梅花還未了只見伯爵來應寶跟着夾着氈包進門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

後走。被西門慶喝住。說道左右是你應二爹。都來見見罷。怎的。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纔待坐下。西門慶令四個過來。與應二爹磕頭。那春梅等朝上磕頭下去。慌的伯爵還喏不迭。誇道誰似哥好有福。出落的恁四個好姐姐。水葱兒的一般。一個賽一個。却怎生好。你應二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沒曾帶的甚麼在身邊。改日送胭粉錢來罷。少項春梅等四人。見了禮進去了。陳經濟向前作揖。一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纔來。應伯爵道。不好告訴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近日纔教好些。房下記掛着。今日接了他家來。散心住兩日。亂着。旋教應保叫了轎子。買了些東西在家。我纔來了。遲了一步。見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吃了粥好去了。隨即一面分付小厮後邊看粥。

來吃。只見李銘見伯爵。打了半跪。伯爵道。李自新。一向不見你。李銘道。小的有。連日小的在北邊徐公公那裡答應兩日。來爹宅裡伺侯。說着。兩個小厮。放卓兒拿粥來吃。就是四個鹹食。十樣小菜兒。四碗頓爛。一碗蹄子。一碗鴿子雛兒。一碗春不老蒸乳餅。一碗餛飩鷄兒。銀廂甌兒粳米投着各樣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兒。西門慶陪應伯爵陳經濟吃了。就拿小銀鍾篩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裡還剩下上半壺酒。分付小厮畫童兒。連卓兒擡下去廂房內與李銘吃。就穿衣服起身。同應伯爵並馬相行。與尚推官送殯去了。只落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酒飯。那月娘房裡玉簫。和蘭香衆人。打發西門慶出了門。在廂房內亂厮。有成一塊。一回都往對過東廂房西門大姐房裡捫混

去了。止落下春梅一個，和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手兜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略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來，罵道：好賊王八，你怎的撚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王八，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活的那王八靈聖兒出來了。平白撚我手的來了。賊王八，你錯下這個鍬撅了。你問聲兒去，我手裡你來弄鬼，等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王八，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戶。沒你這王八，學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尋不出王八來。撅臭了你這王八了。被他千八萬王八罵的李銘，拿着衣服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李銘諕的往外走了。春梅氣狠狠直罵進後邊來。金蓮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并宋惠蓮在房裡下棋。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金蓮便問道：賊小肉兒，你罵誰哩，誰惹你來。氣的春梅道：情知是誰，叵耐李銘那王八，爹臨去，好意分付小廝，留下一卓菜并粳米粥兒與他吃。也有玉簫他每，你推我，我打你，頑成一塊，對着王八，雌牙露嘴的。狂的有些褶兒也怎的，頑了一回，都往大姐那邊廂房裡去了。王八見無人，儘力向我手上撚了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嗤嗤待笑。我饒了他，那王八見我吆喝罵起來，他就即夾着衣裳往外走了。剛纔打與賊王八兩個耳刮子纔好。賊王八，你也看個人兒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教你這王八在我手裡弄鬼，我把王八臉打綠了。金蓮道：怪小肉兒，學不學沒要緊，把臉兒氣的黃黃的，等爹來家說了，把賊王八攆了去就是了。那

裡緊等着供唱撰錢哩。也怎的教王八調戲我這丫頭。我知道賊王八業罐子滿了。春梅道。他就倒運着。量二娘的兄弟那怕他二娘莫不挾仇打我五棍兒也怎的。宋惠蓮道。論起來。你是樂工。在人家教唱。也不該調戲良人家女子。照顧你一個錢也是養身父母。休說一日三茶六飯兒扶持着。金蓮道。扶侍着。臨了還要錢兒去了。按月兒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賊王八。也錯上了墳。你問聲家裡。這些小厮每。那個敢望着他雌牙笑一笑兒。吊個嘴兒。遇喜歡罵兩句。若不喜歡。拉倒他王子根前。就是打着。緊把他的扛的眼直直的。看不出他來。賊王八。造化低。你惹他生姜。你還沒曾經着他辣手。因向春梅道。沒見你。你爹去你進來。便罷了。平白只顧和他那廂房裡做甚麼。却教那王八調戲你。春梅道。都是玉簫和他每。只顧頑。笑成一塊。不肯上來。玉樓道。他三個如今還在那屋裡。春梅道。都往對過大姐房裡去了。玉樓道。等我瞧瞧去。那玉樓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兒亦回房。使綉春叫迎春去。至晚西門慶來家。金蓮一五一十。告訴西門慶。西門慶分付來興兒。今後休放進李銘來走動。自此遂了路兒。不敢上門。這李銘正是。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証。

習教歌妓逞家豪。　每日閑庭弄錦槽。
不意李銘遭譴斥。　春梅聲價競天高。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玉簫觀風賽月房　金蓮竊聽藏春塢

行動不思天理　施爲怎却成規
狗情縱意任奸欺　仗勢慢人尊已
出則錦衣駿馬　歸時越女吳姬
休將金玉作根基　但恐莫逃輿廢

話說一日臘盡陽回。新正佳節。西門慶賀節不在家。吳月娘往吳大妗子家去了。午間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玉樓道。咱每今日賭甚麽好。潘金蓮道。咱每人三盤。賭五錢銀子東道。三錢買金華酒兒。那二錢買個猪頭來。教來旺媳婦子燒猪頭咱每吃。只說他會燒的好猪頭。只用一根柴禾兒燒的

稀爛。玉樓道、大姐姐他不在家。却怎的計較。金蓮道。存下一分兒。送在他屋裡。也是一般。說畢。三人擺下棋子。下了三盤。李瓶兒輸了五錢銀子。金蓮使綉春兒。叫將來興兒來、把銀子遞與。教他買一罈金華酒一個豬首、連四隻蹄子。分付送到後邊廚房裡。教來旺兒媳婦惠蓮。快燒了、拿到你三娘屋裡、等着我每就去。那玉樓道。六姐教他燒了、拿盒子拿到這裡來吃罷、在後邊李嬌兒孫雪娥兩個看答着。是請他不請他。是金蓮遂依聽玉樓之言。不一時來興兒買了酒和豬首。送到廚下。惠蓮正在後邊與玉簫在石臺基上、坐着撾瓜子兒哩。來興兒便叫他惠蓮嫂子。五娘三娘都上覆你、使我買了酒豬首連蹄子、都在廚房裡教你替他燒熟了。送到前邊六娘房裡去、惠蓮道。我不得閒。與娘納鞋哩。隨問教那個燒燒兒罷、巴巴坐名兒教我燒、來興兒道。你燒不燒隨你。交與你。我有勾當去。說着、揚長出去了。玉簫道、你且丟下。替他燒燒罷、你曉的五娘嘴頭子。又惹的聲聲氣氣的。惠蓮笑道、五娘怎麽就知我會燒豬頭。巴巴的裁派與我替他燒。于是起身走到大廚竈裡、舀了一鍋水。把那豬首蹄子剃刷乾淨。只用的一根長柴安在竈內、用一大碗油醬、并茴香大料、拌着停當、上下錫古子扣定、那消一個時辰。把個豬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將大冰盤盛了。連姜蒜碟兒、教小廝兒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裡。旋打開金華酒篩來、玉樓揀上分兒齊整的、留下一大盤子、并一壺金華酒。與月娘吃、使丫鬟送到上房裡、其余三個婦人圍定。把酒來斟。正吃

中間只見惠蓮笑嘻嘻走到根前說道娘每試嘗這猪頭今日小的燒的好不好金蓮道三娘細細誇你倒好手段兒燒的這猪頭倒且是稀爛李瓶兒問道真個你用一根柴禾兒惠蓮道不瞞娘每說還消不得一根柴禾兒哩若是一根柴禾兒就燒的脫了骨玉樓叫繡春你拿個大蓋兒篩一盞兒與你嫂子吃李瓶兒連忙叫繡春斟酒他便取揀碟兒揀了一碟猪頭肉兒遞與惠蓮說道你自造的你試嘗嘗惠蓮道小的自知娘每吃不的鹹沒曾好生加醬胡亂也罷了下次再燒時小的知道了于是插燭也似磕了三個頭方纔在卓頭傍邊立着做一處吃酒到晚夕月娘來家眾婦人見了月娘小玉悉將送來猪頭拿與月娘看玉樓笑道今日俺每因在李大姐處下棋贏的李太姐猪頭留與姐姐吃月娘道這般有些不均了各人賭勝虧了一個就不是了咱每這等計較只當大節下咱姊妹這幾人每人輪流治一席酒兒叫將郁大姐來晚間耍耍有何妨碍強如那等賭勝負難爲一個人我主張的好不好眾人都說姐姐主張的是月娘道明日就是初五日先起罷使小厮叫郁大姐來于是李嬌兒占了初六玉樓占了初七金蓮占了初八日金蓮道只我便益那日又是我的壽酒又該我擺酒一舉而兩得閙着孫雪娥孫雪娥半日不言語月娘道他罷你每不要纏他了教李大姐挨着擺玉樓道初九日又是六姐生日只怕有潘姥姥和他妗子來月娘道初九日不得閑教李大姐挪在初十日也罷了眾人計議已定話休饒舌先是初五日西門慶不在家

往隣家赴席去了。月娘在上房擺酒。郁大姐彈唱。請衆姊妹歡飲了一日。方散。到第二日却該李嬌兒。就挨着玉樓金蓮。都不必細說。須史過了金蓮生日。潘姥姥吳大妗子。都在這裡過節。頭要看看到初十日。該李瓶兒擺酒。使綉春往後邊請雪娥去。一連請了兩替。答應着來。只顧不來。玉樓道我就說他不來。李大姐。只顧強去請他。可是他對着人說的。你每有錢的。都吃十輪酒。沒的那俺每去赤脚絆驢蹄。似他這等說。俺每罷了。把大姐姐都當驢蹄了看成。月娘道。他是恁不是才料處窩行貨子。都不消理他了。又請他怎的。于是擺上酒來。衆人都來前邊李瓶兒房裡吃酒。郁大姐在傍彈唱。當下也有吳大妗子和西門大姐。共八個人飲酒。那日西門慶不在家。往人家去了。月娘分付玉簫等。你爹來家要吃酒。你在房裡打發他吃就是了。玉簫應諾。不想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家。玉簫向前替他脫了衣裳。西門慶便問月娘往那去了。玉簫回道。都在前邊六娘房裡。和大妗了潘姥姥吃酒哩。西門慶問道。吃的是甚麼酒。玉簫道是金華酒。西門慶道還有年下你應二爹送的。那一壜茉梨花酒。打開吃。一面教玉簫旋把茉梨花酒打開。西門慶嘗了嘗。說道自好你娘每吃。教玉簫小玉兩個。提着送到前邊李瓶兒房中。惠蓮正在月娘傍邊侍立斟酒。見玉簫送酒來。惠蓮側便連忙走下來接他的酒。玉簫便遞了個眼色與他。向他手上捏了一下。這老婆就知其意。月娘問玉簫誰使你送酒來。玉簫道爹使我來。月娘道你爹來家。都大回了。玉簫道爹剛纔來家。因問娘每

吃的甚麼酒說是金華酒教我把應二爹送的這一壜茉梨花
酒拿來與娘每吃月娘問你爹若吃酒房中放卓兒有見成菜
兒打發他吃玉簫應諾往後邊去了這惠蓮在席上站立了一
回推說道我後邊看茶來與娘每吃月娘分付對你姐說上房
揀粧裡有六安茶頓一壺來俺每吃這老婆一個獵古調走到
後邊玉簫跟在堂屋門首取茶來了掀了個嘴兒與他老婆掀
開簾子進月娘房來只見西門慶坐在椅上正吃酒走向前一
屁股坐在他懷裡兩個就親嘴咂舌頭做一處老婆一面用手
豁着他那話一面在上噙酒哺與他吃老婆便道爹你有香茶
再與我些前日你與的那香茶都沒了又道我少薛嫂兒幾錢
花兒錢你有銀子與我些兒我還他西門慶道我茄袋內還有
一二兩你拿去說着西門慶要解老婆褲子老婆道不好只怕
人來看見西門慶道你今日不出去在後邊晚夕咱好生耍耍
老婆搖頭說道後邊惜薪司擋住路兒柴衆咱不如還在五娘
那裡色絲子女于是玉簫在堂屋門首觀風由他二人在屋裡
做一處頑耍常言路上說話草裡有人不防孫雪娥正從後來
聽見房裡有人笑只猜玉簫在房裡和西門慶說笑不想玉簫
又在穿廊下坐的就立住了腳玉簫恐怕他進屋裡去便一徑
支他說前邊六娘請姑娘怎的不往那裡吃酒那雪娥鼻子裡
令笑道俺每是沒時運的人兒漫地裡栽桑人不上他行騎着
快馬也不上趕他拿甚麼伴着他吃十輪兒酒自下窮的伴當
兒伴的沒褲兒正說着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聲雪娥就往

廚房裡去了。這玉簫把簾子掀開，老婆見無人，急伶俐兩三步就扠出來，徑往後邊看茶去了。須臾小玉從外邊走來，叫惠蓮嫂子，娘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哩。老婆道：茶有了，着姐拿菓仁兒來。不一時，小玉拿着盞托，他提着茶，一直來到前邊。月娘問道：怎的茶這咱纔來？惠蓮道：爹在房裡吃酒，小的不敢進去，等着姐屋裡取茶葉、剝菓仁兒來。於是打發衆人吃了茶，小玉便拿回盞托去了。這惠蓮在席上斜靠卓兒站立，看着月娘衆人擲骰兒，故作揚聲說道：娘把長么搭在純六，却不是天地分，還贏了五娘。又道：你這六娘骰子是個錦屏風對兒。我看三娘這么三配純五，只是十四點兒輸了。被玉樓惱了，說道：你這媳婦子，俺每在這裡擲骰兒，插嘴插舌，有你甚麼說處。幾句把老婆羞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飛紅了面皮往下去了。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這裡衆婦人飲酒，至掌燈時分，只見西門慶掀開簾子進來，笑道：你每好吃。吳大妗子跐起來說道：姐夫來了。連忙讓坐兒與他坐。月娘道：你在後邊吃酒罷了，女婦男子漢又走來做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我去罷。於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隨即跟了來。見西門慶吃的半醉，拉着金蓮說道：小油嘴，我有句話兒和你說，我要留惠蓮在後邊一夜兒罷，後邊沒地方兒，看你怎的容他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好不好？金蓮道：我不好罵的，沒的那汗邪的胡說，隨你和他那裡合捣去。好嬌態，教他在我這裡，我是沒處照放他。我就算依了你，春梅賊小肉兒他也不容他這裡。你不信，叫了春

梅小肉兒問了他來他若肯了我就容你容他在這屋裡西門慶道既是你娘兒每不肯罷我和他往那山子洞兒那裡過一夜你分付了頭拿牀鋪蓋生些火兒那裡去不然這一冷怎麽當金蓮忍不住笑了我不好罵出你來的賊奴才淫婦他是養你的娘你是王祥寒冬臘月行孝順在那石頭牀上臥冰哩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休傒落我罷麽好歹叫丫頭生個火兒金蓮道你去我知道當晚眾堂客席散金蓮分付秋菊果然抱鋪蓋籠火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預備惠蓮送月娘李嬌兒玉樓進到後邊儀門首故意說道娘小的不送往前邊去罷月娘道也罷你前邊睡去罷這老婆打發月娘進入還在儀門首站立了一回見無人一溜烟往山子底下去了正是莫教襄王勞望眼巫山自送雨雲來這宋惠蓮走到花園門只說西門慶還未進來就不曾扣角門子只虛掩着來到藏春塢洞兒內只見西門慶又早在那裡頭秉燭而坐老婆進到裡面但覺冷氣侵人塵囂滿榻于是袖中取出兩個棒兒香燈上點着插在地下雖故地下籠着一盆炭火兒還冷的打兢老婆在牀上先伸下鋪上面還蓋着一件貂鼠禪衣掩上雙扉兩個上牀就寢西門慶脫去衣裳白綾道袍坐在牀上把老婆褪了褲抱在懷裡兩隻腳蹺在兩邊那話突入牝中兩個摟抱正做得好却不妨潘金蓮打聽他二人入港已是定了在房中摘去冠兒輕移蓮步悄悄走來花園內聽他兩個私下說甚話到角門首推了推門着遂潛身徐步而入也不怕蒼苔冰透了凌波花刺抓傷

了裙褶，躡足隱身，在藏春塢月窗下站聽。良久，只見裡面燈燭
尚明，老婆笑聲說：西門慶，冷舖中捨冰，把你賊受罪不渴的老
花子，就沒本事尋個地方兒，走在這寒冰地獄裡來了。口裡啣
着條繩子，凍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睡了罷，怎的只顧端
詳我的脚，怎的你看過那小脚兒的來？相我沒雙鞋面兒，那個
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看着人家做鞋，不能勾做。西門慶道：我
兒，不打緊處，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各色鞋面。誰知你比你五
娘脚兒還小。老婆道：拿甚麼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畧試了試，
還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纔好。金
蓮在外聽了：這個奴才淫婦，等我再聽一回，他還說甚麼。于是
又聽勾多時，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你家第五的秋胡戲，你娶
他來家多少時了？是女招的，是後婚兒來？西門慶道：也是回頭
人兒。老婆道：嗔道恁久慣老成，原來也是個意中人兒，露水
夫妻。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外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
移脚不動，說道：若教這奴才淫婦在裡面，把俺每都吃他撐下
去了。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來，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逞了
淫婦的臉。待要含忍了他，恐怕他明日不認。罷罷，留下個記兒，
使他知道，到明日我和他答話。于是走到角門首，拔下頭上一
根銀簪兒，把門倒銷了，懊恨歸房宿歇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
清早辰，老婆先來穿上衣裳，蓬着頭走出來，見角門沒插，吃了
一驚。又搖門，搖了半日搖不開，走去見西門慶，西門慶隔壁叫迎
春替他開了。因看見簪銷門兒，就知是金蓮的簪子，就知晚夕

他聽了去了這老婆懷着鬼胎走到前邊正開房門只見平安從東淨裡出來看見他只是笑惠蓮道怪囚根子誰和你雌着那牙笑哩平安兒道嫂嫂俺每笑笑兒也嗔惠蓮道大清早辰平白笑的是甚麼平安道我笑嫂子三日沒吃飯眼前花我猜你昨日一夜不來家這老婆聽了此言便把臉紅了罵道賊提口拔舌見鬼的囚根子我那一夜不在屋裡睡怎的不來家你丟塊磚兒也要下落平安道我剛纔逵看嫂子鎖着門怎的顛得過惠蓮道我早起身就往五娘屋裡只剛纔出來你這囚在那裡來平安道我聽見五娘教你醃螃蟹說你會劈的好腿兒嗔道五娘使你門首看着旋簸箕的說你會咂的好舌頭把老婆說的急了拿起條門拴來赶着平安兒遶院子罵道賊汗邪囚根子看我到明日對他說不說不與你個功德也不怕狂的有甚些搯兒也怎的那平安道耶樂嫂子將就着些兒罷對誰說我曉的你往高枝兒上去了那惠蓮急訕起來只赶着他打不料玳安正在印子舖簾子下走出來一把首將拴奪住了說道嫂子為甚麼打他惠蓮道你問那雌牙鬼囚根子口裡六說白道的把我的肐膊都氣軟了那平安得手外往趨了玳安推着他說嫂子你少生氣着惱且往屋裡梳頭去罷婦人便向腰間葫芦兒順代裡取出三四分銀子來遞與玳安道累你替我拿大碗盪兩個合汁來我吃把湯盛在銚子裡罷玳安道不打緊等我去一手接了連忙洗了臉替他盪了合汁來婦人讓玳安吃了一碗他也吃了一碗方纔梳了頭鎖上門先到後邊月

娘房裡打了卯兒然後來金蓮房裡金蓮正臨鏡梳粧惠蓮小意兒在傍拿抿鏡掇洗手水慇懃侍奉金蓮正眼也不瞧他也不理他惠蓮道娘的睡鞋裹脚我捲了收了罷金蓮道由他你放着教丫頭進來收便吽秋菊賊奴才往那去了惠蓮道秋菊掃地哩春梅姐在那裡梳頭哩金蓮道你別要管他丢着罷亦發等他每來拾掇歪蹄潑脚的沒的展污了嫂子的手你去扶持你爹爹也得你恁個人兒扶持他纔可他的心俺每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只嫂子是正名正頂轎子娶將來的是他的正頭老婆秋胡戲這老婆聽了正道着昨日晚夕他的真病于是向前雙膝跪下說道娘是小的一個主兒娘不高擡貴手小的一時兒存站不的當初不因娘寬恩小的也不肯依隨爹就是後邊大娘無過只是個大縮兒小的還是娘擡舉多莫不敢在娘面前欺心隨娘查訪小的但有一字欺心到明日不逢好死一個毛孔兒裡生下一個疔瘡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我眼子裡放不下砂子的人漢子既要了你俺每莫不與爭不許你在漢子根前弄鬼輕言輕語的你說把俺每躧下去了你要在中間踢跳我的姐姐對你說把這等想心兒且吐了些兒罷惠蓮道娘再訪小的並不敢欺心到只怕昨日晚夕娘錯聽了金蓮道傻嫂子我閑的慌聽你怎的我對你說了罷十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你爹雖故家裡有這幾個老婆或是外邊請人家的粉頭來家通不瞞我一些兒一五一十就告我說你聲你六娘當時和他一個鼻子眼兒裡出氣甚麼事兒來家不

告訴我你比他差些兒說得老婆閉口無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來了走到儀門夾道內撞見西門慶說道你好人兒原來你是個大滑答子貨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你就告訴與人今日教人下落了我恁一頓我和你說的話兒只放在你心裡放爛了纔好想起甚麼來對人說乾淨你這嘴頭子就是個走水的槽有話到明日不告你說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並不知道那老婆聽了一眼往前邊去了平昔這婦人嘴兒乖常在門前站立買東買西趕着傳夥計叫傳大郎陳經濟叫姐夫賁四叫老四昨日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起來常和眾人打牙犯嘴全無忌憚或一時教傳大郎我拜你拜替我門首看着賣粉的那傳夥計老成便驚心兒替他門首看過來叫住

請他出來買玳安故意戲他說道嫂子賣粉的早辰過去了你早出來拿秤稱他的好來老婆罵道賊猴兒裡邊五娘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你如何說拿秤稱二斤胭脂二斤粉教那淫婦搽了又搽看我進裡邊對他說不說玳安道耶嚛嫂子行動只拿五娘諕我幾時來一回又叫賁老四你對我門首看着賣梅花菊花的我要買兩對兒戴那賁四誤了買賣好歹專心替他看着賣梅花的過來叫住請出他來買婦人立在二層門裡打開廂兒揀要了他兩對異花大翠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汗巾兒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婦人向腰裡摸出半側銀子兒來央及賁四替他鑿稱七錢五分與他那賁四正寫着帳丟下走來蹲着身子替他鑿只見玳安走來說道等我與嫂子鑿一面

掇過銀子在手。且不鑿。只顧瞧那銀子。婦人道。賊猴兒不鑿。只
情端詳的是些甚麼。你半夜沒聽見狗咬。是偷來的銀子。玳安
道。偷倒不偷。這銀子有些眼熟。倒像爹銀子包兒裡的。前日爹
在燈市裡鑿與買方金蠻子的銀子。還剩了一半。就是這銀子。
我記得千真萬真。婦人道。賊囚。一個天下人還有一樣兒的。爹
的銀子。怎的到得我手裡。玳安笑道。我知道甚麼帳兒。婦人便
趕着打。小厮把銀子鑿下七錢五分。交與買花翠的。把剩的銀
子。拿在手裡。不與他去了。婦人道。賊囚根子。你敢拿了去。我筭
你好漢。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與我些兒買甚麼吃。
那婦人道。賊猴兒。你遞過來。我與你哄的。玳安遞到他手裡。只
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別的還𢱢在腰裡。一直進去了。自此以

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截花翠汗巾之類。甚至瓜子
兒四五升量進去。散與各房丫鬟并衆人吃。頭上治的珠子箍
兒。金燈籠墜子。黃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紅潞紬褲兒。線捺護
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木穉香桶子三四個。帶在身邊。見一日
也花消二三錢銀子。都是西門慶背地與他的。此事不必細說。
這老婆自從被金蓮識破他機關。每日只在金蓮房裡。把小意
兒貼恋。與他頓茶頓水。做鞋脚針指。不拿強拿。不動強動。正經
月娘後邊。每日只打個到面兒。就來前邊金蓮這邊來。每日和
金蓮瓶兒兩個下棋抹牌。行成夥兒。或一時撞見西門慶來。金
蓮故意令他傍邊斟酒。教他一處坐。每日大酒大肉頑耍。只圖
漢子喜歡。這婦人見抱金蓮腿兒。正是。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

桃花順水流。有詩爲証。

金蓮好寵弄心機　宋氏姑容犯主闈
晨牝不啚今蓄禍　他日遭愆竟莫追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經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

銀燭高燒酒乍醺　當筵且喜笑聲頻
蠻腰細舞章臺柳　檀口輕歌上苑春
香氣拂衣來有意　翠纖落地拾無聲
不因一點風流趣　安得韓生醉後醒

話說一日天上元宵。人間燈夕。西門慶在家廳上。張掛花燈。鋪陳綺席。正月十六合家歡樂飲酒。正面圍着石崇錦帳圍屏。掛着三盞珠子吊燈。兩邊擺列着許多妙戲桌燈。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在兩邊列坐。都穿着錦繡衣裳。白綾襖兒。藍裙子。惟有吳

月娘穿着大紅遍地通袖袍兒貂鼠皮襖下着百花裙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春梅玉簫迎春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㨨箏歌板彈唱燈詞獨於東首設一席與女婿陳經濟坐一般三湯五割食烹異品菓獻時新小玉元宵小鸞繡春都在上面下來斟酒那來旺兒媳婦宋惠蓮不得上來坐在穿廊下一張椅兒上口裡磕瓜子兒等的上邊呼喚要酒他便揚聲叫來安兒畫童兒娘上邊要熱酒快儹酒上來賊囚根子一個也沒在這裡伺候多不知往那裡去了只見畫童盪酒上去西門慶就罵道賊奴才一個也不在這裡伺候往那裡去來賊少打的奴才小厮走來說道嫂子誰往那去來就對着爹說要喝教爹罵我惠蓮道上頭要酒誰教你不伺候關我甚事不罵你罵誰畫童兒道這地上乾乾淨淨的嫂子磕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見又罵了惠蓮道賊囚根子六月債兒熱還得快就是甚麼打緊教你彫佛眼兒便當你不掃丟着另教個小厮掃等他問我只說得一聲畫童兒道耶嚛嫂子將就些兒罷了如何和我合氣于是取了笤箒來替他掃瓜子皮兒這宋惠蓮外邊磕瓜子兒不題却說西門慶席上見女婿陳經濟沒酒分付潘金蓮連忙下來滿斟一杯酒笑嘻嘻遞與經濟說道姐夫你爹分付好歹飲奴這杯酒兒經濟一壁接酒一面把眼兒不住斜溜婦人說五娘請尊便等兒子慢慢吃婦人一徑身子把燈影着左手執酒剛待的經濟用手來接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捏這經濟一面把眼瞧着衆人一面在下戲把金蓮小脚兒上踢了一下婦人

微笑低聲道怪油嘴你丈人瞧着待怎的看官聽說兩個自知暗地裡調情頑耍卻不知宋惠蓮這老婆又是一個兒在槅子外窗眼裡被他瞧了個不亦樂乎正是當局者迷傍觀者清雖故席上眾人到不曾看出來卻被他向窗隙燈影下觀得仔細口中不言心下自思尋常時在俺每根前到且提精細撇清誰想暗地卻和這小夥子兒勾搭今日被我看出破綻到明日再搜求我是有話說正是

誰家院內白薔薇　暗暗偷攀三兩枝
羅袖隱藏人不見　馨香惟有蝶先知

飲酒多時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賞燈吃酒去了分付月娘你們自在頑耍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玳安平安兩個小厮跟隨去了月娘與眾姊妹吃了一回但見銀河清淺珠斗爛斑一輪團圓皎月從東而出照得院宇猶如白晝婦人或有房中換衣者或月下整粧者或有燈前戴花者惟有玉樓金蓮李瓶兒三個并惠蓮在廳前看經濟放花兒李嬌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隨月娘後邊去也金蓮便向二人說道他爹今日不在家咱對大姐姐說往街上走走去惠蓮在傍說道娘們去也攜帶我走走金蓮道你既要去你就往後邊問聲你大娘去和你二娘看他去不去俺們在這裡等着你那惠蓮連忙往後邊去了玉樓道他不濟事等我親自問他聲出去李瓶兒道我也往屋裡穿件衣裳去這回來冷只怕夜深了金蓮道李大姐你有披襖子帶出件來我穿着省得我往屋裡去走一遭那李瓶

見應諾去了。獨剩着金蓮一個。看着經濟放花兒。見無人走向經濟身上揑了一把。笑道。姐夫原來只穿恁单薄衣裳。不害冷麼。不是大家兒子小鐵棍兒。笑嘻嘻在根前舞旋旋的。且拉着經濟。問姑夫要炮燀放。這經濟恐怕打攪了事。巴不得與了他兩個元宵炮燀支的他外邊要去了。于是和金蓮打牙犯嘴嘲戲。說道。你老人家見我身上单薄。肯賞我一件衣裳兒穿也恁的。金蓮道。賊短命。得其慣便了。頭裡躧了我的脚兒。我不言語。如今大胆又來問我要衣服穿。我又不是你影射。何故把與你衣服穿。經濟道。你老人家不與他罷。如何扎筏子來諕我。婦人道。賊短命。你是城樓子上雀兒。好耐驚耐怕的虫蟻兒。正說着。見玉樓和惠蓮出來。向金蓮說道。大娘因身上不方便。大姐不自在。故不去了。教娘們走走。早些來家。李嬌兒害腿疼。也不走雪娥見大姐姐不走。恐怕他爹來家嗔他。也不出門。金蓮道。都不去罷。只咱和李大姐三個去罷。等他爹來家。隨他罵去。再不把春梅小肉兒。和房裡玉簫。你房裡蘭香。李大姐房裡迎春。都帶了去。等他爹來家問。就教他答話。小玉走來道。俺奶奶也是不去。我也跟娘們走走。玉樓道。對你奶奶說了去。我前頭等着你。良久。小玉問了月娘。笑嘻嘻出來。當下三個婦人。帶領着一簇男女。來安畫童兩個小廝。打着一對紗吊灯跟隨。女婿陳經濟躧着馬。𢷬放烟火花炮。與眾婦人瞧。宋惠蓮道。姑夫你好歹略等等兒。娘們携帶我走走。我到屋裡搭搭頭就來。經濟道。俺們如今就行。惠蓮道。你不等我。我就是惱你一生。于是走到屋裡

穿了一套綠閃紅段子對衿衫兒白挑線裙子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搭着頭額角上貼着飛金三個香茶并面花兒金燈籠墜子出來跟着眾人走百媚兒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綾襖兒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滿粉面朱唇經濟與來興兒左右一邊一個隨路放慢吐蓮金絲菊一丈蘭賽月明出的大街市上但見香塵不斷遊人如蟻花炮轟雷燈光雜彩簫鼓聲喧十分熱鬧左右見一隊紗燈引導一簇男女過來皆披紅垂綠以為出於公侯之家莫敢仰視都躲路而行那宋蕙蓮一回叫姑夫你放過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姑夫你放過元宵炮燈我聽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吊了鞋扶着人且兜鞋左來右去只和經濟嘲戲玉樓看不上說了兩句如何只見你吊了鞋玉簫道他悄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玉樓道你叫他過來我瞧真個穿着五娘的鞋金蓮道他昨日問我討了一雙鞋誰知成精的狗肉他套着穿蕙蓮于是摟起裙子來與玉樓看看見他穿着兩雙紅鞋在脚上用紗綠線帶兒扎着褲腿一聲兒也不言語須臾走過大街到燈市裡金蓮向玉樓道咱如今往獅子街李大姐房子裡走走去于是分付畫童來安兒打燈先行逕往獅子街來小厮先去打門老馮已是歇下房中有兩個人家買的丫頭在炕上睡慌的老馮連忙開了門讓眾婦女進來旋戳開爐子頓茶挈着壺往街上取酒孟玉樓道老馮你且住不要去打酒俺每在家酒飯吃的飽飽來你每有茶倒兩甌子來吃罷金蓮道你既留人吃酒先預下菜兒纔好

着拿茶來衆人吃了茶那春梅玉簫并惠蓮都前後瞧了一遍
又到臨街樓上推開窓子瞧了一遍陳經濟催逼說夜深了看
了快些家去罷金蓮道恠短命催的人手脚兒不停住慌的是
些甚麽於是叫下春梅衆人來方纔起身馮媽媽送出門李瓶
兒因問平安往那裡去了婆子道今日這咱還沒來教老身半
夜三更開門閉户等着他來安見道今日平安兒跟了爹往應
二爹家去了李瓶兒分付媽媽子早些関了門睡了罷他多也
是不來省的惧了你的牐頭明日早來宅裡伺候你是石佛寺
長老請着你就張致了婆子道誰是老身主兒老身敢張致李
瓶兒道媽媽休得多言多語明日早與你二娘送丫頭來說畢
看着他関了大門這一簇男女方纔回家走到家門首只聽見

李瓶兒道媽媽子一瓶兩瓶取了來打水不渾的勾誰吃要取
一兩罈兒來玉樓道他哄你不消取只看茶來罷那婆子方纔
不動身李瓶兒道媽媽子怎的不往那邊去走走端的不知你
成日在家做些甚麽婆子道奶奶你看丟下這兩個業障在屋
裡誰看他玉樓便問道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婆子道一個是
北邊人家房裡使女十三歲只要五兩銀子一個是汪序班家
出來的家人媳婦家人走了主子把鬏髻打了領出來賣要十
兩銀子玉樓道媽媽我說與你有一個人要你撰他些銀子使
婆子道三娘果然是誰要告我說玉樓道如今你二娘房裡只
元宵兒一個不勾使還尋大些的丫頭使喚你到把這大的賣
與他罷因問這丫頭十幾歲婆子道他今年屬牛十七歲了說

在房子的韓回子老婆韓嫂兒聲音因他男子漢答應馬房内兒他在家跟着人走百病兒去了醉回來家說有人夜晚剜開他房門偷了狗又不見了些東西坐在當街上撒酒風罵人衆婦人方纔立住了脚金蓮使來安兒你去叫韓嫂兒等俺每問他個端的不一時把韓嫂兒叫到當面你爲甚麽來韓嫂子不慌不忙扠手向前拜了兩拜說道三位娘在上聽小媳婦從頭兒告訴㫰要孩兒爲証太平佳節元宵夜云云玉樓等衆人聽了每人掏袖中些錢果子與他叫來安兒你叫你陳姐夫送他進屋裡那陳經濟且顧和惠蓮兩個嘲戲不肯搊他去金蓮使來安兒扶到他家中分付教他明日早來宅内漿洗衣裳我對你爹說替你出氣那韓嫂兒千恩萬謝回家去了玉樓等剛走過門首來只見賁四娘子穿着紅袄玄色段比甲玉色裙勒着銷金汗巾在門首笑嘻嘻向前道了萬福說道三位娘那裡走了走請不棄到寒家獻茶玉樓道方纔因小兒哭俺站住問了他聲承嫂子厚意天晚了不到罷賁四娘子道那嚛三位娘上門怯人家就笑話俺小家人家茶也奉不出一杯兒來生死拉到屋裡原來外邊供養觀音八難并關聖賢當門掛着雪花燈兒一盞掀開門簾他十四歲女兒長姐在屋裡卓上兩盞紗燈擺設着春臺菓酌與三人坐運忙教他長姐過來與三位娘磕頭遞茶玉樓金蓮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李瓶兒袖中取了方汗巾又是一錢銀子與他買瓜子兒磕喜歡的賁四娘子拜謝了又拜款留不住玉樓等起身到大門首小廝來與在門首迎接

金蓮就問你爹來家不曾來興道爹未回家哩三個婦人還看着陳經濟在門首放了兩筒一丈菊和一筒大烟蘭一個金盞銀臺兒纔進後邊去了西門慶直至四更來家正是醉後不知天色瞑任他明月下西樓却說陳經濟因走百病兒與金蓮等衆婦人嘲戲了一路兒又和來旺媳婦宋惠蓮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次日早辰梳洗畢也不到鋪子內逕徃後邊吳月娘房裡來只見李嬌兒金蓮陪着吳大妗子坐的放着炕卓兒纔擺茶吃月娘便徃佛堂中去了燒香這小夥兒向前作了揖坐下金蓮便說道陳姐夫你好人兒昨日教你送送韓嫂兒你就不動只當還教你小廝送去了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不知甚麼張致等你大娘燒了香來看我對他說不說經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昨日險些兒子腰累癱瘍了哩跟了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又到獅子街房裡回來該多少里地人辛苦走了還教我送韓回子老婆教小廝送送也罷了睡了多大回就天亮了今早還扒不起來正說着吳月娘從燒了香來經濟作了揖月娘便問昨日韓嫂兒為甚麼撒酒風罵人經濟把因走百病被人剜開門不見了狗坐在當街哭喊罵人今早他漢子來家一頓好打的這咱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不是俺每回來勸的他進去了一時你爹來家撞見甚模樣子說畢玉樓李瓶兒大姐都到月娘房裡吃茶經濟也陪着吃了茶後次大姐回房罵經濟不知死的囚根子平白和來旺媳婦子打牙犯嘴倘忽一時傳的爹知道了淫婦便沒事你死也沒處死幾句說經濟那日西

門慶。在李瓶兒房裡宿歇。起來的遲。只見荆千户。新陞一處兵馬都監來拜西門慶。纔起來旋梳頭。包網巾。整衣出來陪荆都監在廳上說話。一面使平安兒進來後邊要茶。宋惠蓮正和玉簫小玉。在後邊院子裡撾子兒。賭打瓜子。頑成一塊。那小玉把玉簫騎在底下。笑罵道。賊淫婦。輸了瓜子。不教我打。因叫惠蓮你過來。扯着淫婦一隻腿。等我合這淫婦一下子。正頑着。只見平安走來叫玉簫姐。前邊荆老爹來。使我進來要茶哩。那玉簫也不理他。且和小玉厮打頑耍。不理他。那平安兒只顧催逼說人坐下來這一日了。宋惠蓮道。怪囚根子。爹要茶。問厨房裡上竈的要去。如何只在俺這裡纏。俺這後邊。只是預備爹娘房裡用的茶。不管你外邊的帳。那平安兒走到厨房下。那日該來保妻惠祥。惠祥道。怪囚我這裡使着手做飯。你問後邊要兩鍾茶出去就是了。巴巴來問我要茶。平安道。我到後頭來。後邊不打發茶。惠蓮嫂子說。該是那上竈的首尾。問那個要。他不管哩。這惠祥便罵道。賊潑婦。他認定了。他是爹娘房裡人。俺天生是上灶的來。我這裡又做大家夥裡飯。又替大娘子炒素菜。幾隻手。論起就倒倒茶兒去也罷了。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竈的。上竈的是你叫的慣了。茶也罷。我偏不打發上去。平安道。荆老爹來坐了這一日。嫂子快些打發茶。我拿上去罷。遲了又惹爹罵。當下這裡推那裡。那裡推這裡。就躭悞了半日。比及又等玉簫取茶菓茶匙兒出來。平安兒拿出茶去。那荆都監坐的久了。再三要起身。被西門慶留住。嫌茶冷不好吃。喝罵平安來。另換茶上去。

吃了。剛都斟纔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問今日茶是誰頓的。平安道。是竈上頓的茶。西門慶回到月娘上房。告訴月娘今日頓這樣茶去與人吃。你往廚下查。那個奴才老婆上竈。採出來問他打與他幾下。小玉道。今日該惠祥上竈哩。慌的月娘說道。這㮟辣骨待死。越發頓恁樣茶上去了。一面使小玉叫將惠祥當院子跪着。問他要打多少。惠祥答道。因把做飯炒大娘子素菜。使着手。茶略冷了些。被月娘數罵了一回。饒了他起來。分付今後但凡你爹前邊人來。教玉簫和惠蓮後邊頓茶。竈上只管大家茶飯。這惠祥在廚下忍氣不過。剛等的西門慶出去了。氣狠狠走來後邊。尋着惠蓮。指着大罵。賊淫婦。趁了你的心了罷了。你天生的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裡人。俺每是上竈的老婆來。巴巴使小廝坐名問上竈要茶。上竈的是你叫的。你我生米做成熟飯。你識我見的。促織不吃癩蝦蟆肉。都是一鍬土上人。你恒數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罷了。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惠蓮道。你好沒要緊。你頓的茶不好。爹嫌你。管我甚事。你如何走來拿人散氣。惠祥聽了此言。越發惱了。罵道。賊淫婦。你剛纔調唆打我幾棍兒好來。怎的不教打我。你在蔡家養的漢。數不了。來這裡還弄鬼哩。惠蓮道。我養漢你看見來。沒有扯臊淡哩。嫂子。你也不什麼清淨姑姑兒。那惠祥道。我怎不是清淨姑姑兒。蹺起腳兒來。比你這淫婦好些兒。我不說你罷。漢子有一拿小米數兒。你在外邊那個不吃你嘲過。你說你背地幹的那營生兒。只說人不知道。你把娘們還放不到心上。何況以下的人。惠

蓮道。我背地說甚麼來。怎的放不到心上。隨你壓我。我不怕你。惠祥道。有人與你做主兒。你可不怕哩。兩個正拌嘴。被小玉兒請的月娘來。把兩個都喝開了。賊臭肉們不幹那營生去。都拌的是些甚麼。教你主子聽見。又是一場兒。頭裡不曾打得成。等住回却打得成了。惠蓮道。若打我三下兒。我不把淫婦口裡腸抝了。也不筭我。破着這命擯兌了你。也不差甚麼。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說着。往前去了。後次這宋惠蓮。越發猖狂起來。仗西門慶背地和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裡。逐日與玉樓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春梅。在一處頑耍。那日馮媽媽。送了丫頭來。約十三歲。先到李瓶兒房裡看了。送到李嬌兒房裡。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房中伏侍。不在話下。正是梅花猶逞春情性。不怕封夷號令嚴。有詩爲証

外作禽荒內色荒　連沾此二子又何妨
早辰跨得雕鞍去　日暮歸來紅粉香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雪娥透露蝶蜂情　來旺醉謗西門慶

名家臺榭綻羣芳　搖拽鞦韆鬬艷粧
曉日暖添新錦綉　春風和蕩舊門墻
玉砌蘭芽幾雙美　絳紗簾幙一枝良
堪笑家麋養家禍　閨門自此壞綱常

話說燒燈已過。又早清明將至。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常時節先在花園內捲棚下擺飯。看見許多銀匠在前打造生活。孫寡嘴作東。邀去郊外耍子去了。先是吳月娘花園中扎了一架鞦韆。至是西門慶不在家。閑中率衆姊妹每遊戲一番。以消春晝之困。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教李嬌兒和潘

金蓮打。李嬌兒辭以身体沉重打不的。却教李瓶兒和金蓮打。
打了一回。玉樓便叫六姐過來。我和你兩個打個立鞦韆。分付
休要笑。看何如。當下兩個婦人。玉手挽定綵繩。將身立于畫板
之上。月娘却教宋惠蓮在下相送。又是春梅。正是得多少紅粉
面對紅粉面。玉酥肩並玉酥肩。兩雙玉腕挽復挽。四隻金蓮顛
倒顛。那金蓮在上頭便笑成一塊。月娘道。六姐你在上頭笑不
打緊。只怕一時滑倒。不是耍處。說着。不想那畫鈑滑。又是高底
鞋。跐不牢。只聽得滑浪一聲。把金蓮擦下來。早時扶住架子。不
曾跌着。險些沒把玉樓也拖下來。月娘道。我說六姐笑的不好。
只當跌下來。因望李嬌兒衆人說道。這打鞦韆最不該笑。笑多
了。有甚麽好。已定腿軟了。跌下來。也是我那咱在家做女兒。隨
隔壁周臺官家。有一座花園。花園中扎着一座鞦韆。也是三月佳
節。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四個女孩兒。都打鞦韆耍子。
也是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來。騎在畫板上。把身上喜
抓去了。落後嫁與人家。被人家說不是女兒。休逐來家。今後打
鞦韆先要忌笑。金蓮道。孟三兒不濟。等我和李大姐打個立鞦
韆。月娘道。你兩個仔細打。却教玉簫春梅。在傍推送。纔待打時。
只見陳經濟自外來。說道。娘每在這裡打鞦韆哩。月娘道。姐夫
來的正好。且來替你二位娘送送兒。丫頭每氣力少。送不的。這
經濟老和尚不撞鐘得不的一聲。于是潑步撩衣。向前說。等我
送二位娘。先把潘金蓮裙子帶住。說道。五娘站牢。兒子送也。那
鞦韆飛在半空中。猶若飛仙相似。那李瓶兒見鞦韆起去了。諕

的上面椎叫道。不好了。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慌的康經濟說。你老人家到且慢性。也等我慢慢兒的打發將來。這相這回子。這裡叫那裡叫。把兒子痨病都使出來了。也沒些氣力使于是把李瓶兒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紅底衣摳了一把那李瓶兒道。姐夫慢慢着些我腿軟了。經濟道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先叫成一塊把兒子頭也叫花了。金蓮又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兜住了。兩個打到半中腰裡都下來了。却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個打。早時又沒站下我來手挽綵繩身子站的直屢屢的跐定下邊風來一回。却教玉簫和惠蓮兩個打立鞦韆這回連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裡然後抱地飛將下來。端的却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月娘看見對玉樓李瓶兒說你

看媳婦子。他到會打正說着被一陣風過來。把他裙子刮起裡邊露見大紅潞紬褲兒扎着臟頭紗綠褲腿兒好五色納紗護膝銀紅線帶兒。玉樓指與月娘瞧月娘笑罵了一句賊成精的就罷了。這裡月娘衆人打鞦韆不題話分兩頭却表來旺兒往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還押着許多馱垜箱籠船上先走來家到門首打了頭口進入裡面拂了塵灰收卸了行李到於後邊只見雪蛾正在堂屋門首作了揖。那雪蛾滿面微笑說道。好呀你來家了。路上風霜多有辛苦幾時沒見吃得黑胖了。來旺因問爹娘在那裡雪蛾道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門外耍子去了你大娘和大姐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來旺兒遂向前。打他則甚。鞦韆雖是北方戎戲。南方人不打他。婦女每到

春二月只鬪百草耍子。雪蛾便往廚下。倒了一盞茶。與他吃。因
問你吃飯不曾吃。來旺道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房裡洗洗臉
着。因問媳婦子。在竈上怎的不見。那雪蛾冷笑了一聲說道你
的媳婦兒。如今是那時的媳婦兒了。好不大了。他每日只要
着他娘們夥兒裡下棋。撾子兒抹牌頑耍。他肯在竈上做活哩
正說着。小玉走到花園中。報與月娘說。來旺兒來了。只見月娘
自前邊走來坐下。來旺兒向前磕了頭。立在傍邊。問了些路上
往回的話。月娘賞了兩瓶子酒吃一回。他媳婦宋惠蓮來到。月
娘道也罷你辛苦且往房裡洗洗頭臉。歇宿歇宿去等你爹來
好見你爹回話。那來旺兒便歸房裡。惠蓮先付鑰匙開了門兒
舀水與他洗臉擺塵。收進褡褳去。說道賊黑囚。幾時沒見便吃

得這等肥肥的來家。替他替換了衣裳安排飲食與他吃睡了
一覺起來。已時日西時分。西門慶來家。來旺兒走到根前。恭見
悉把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尺頭。并家中衣服。俱已完備。打成
包裹了四箱。搭在官船上來家。只少顧夫過稅。西門慶滿心
歡喜。與了他趕腳銀兩。明日早裝載進城。收卸停當。交割數目。
西門慶賞了他五兩房中盤纏。又交他家中買辦東西。這來旺
兒私已帶了些人事。悄悄送了孫雪蛾兩方綾汗巾。兩雙裝花
膝褲。四匣杭州粉。二十個胭脂。背地告訴來旺兒說。自從你去
了四個月光景。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玉簫怎的做牽頭
往後子起金蓮屋裡怎的做窩巢。先在山子底下。落後在屋裡
打撅歲日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與他的衣服首飾花翠銀錢大

包帶在身邊使小廝在門首買東西見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
來旺道怪道箱子裡放着衣服首飾我問着他說娘與他的雪
蛾道那娘與他到是爺與他的哩這來旺兒遂聽記在心到晚
夕到後邊吃了幾鍾酒歸到房中常言酒發頓腹之言因開箱
子中看見一疋藍段子甚是花樣奇異便問老婆是那裡的段
誰人與你的趁早實說老婆不知就裡故意笑着回道怪賊囚
問怎的此是後邊見我沒個襖兒與了這疋段子放在箱中沒
工夫做端的誰肯與我來旺兒罵道賊淫婦還搗鬼哄我端
的是那個與你的又問這些首飾是那裡的婦人道呸怪囚根
子那個沒個娘老子就是石頭猹剌兒裡迸出來也有個窩巢
兒棗胡兒生的也有個仁兒泥人𠡠下來的他也有靈性兒靠
着石頭養的也有個根絆兒為人就沒個親戚六眷此是我姨
娘家借來的釵梳是誰與我的白眉赤眼兒鬼到死囚根子說
來旺兒一拳來險不打了一交見賊淫婦還說嘴有人親看
見你和那沒人倫的豬狗有首尾玉簫丫頭怎的牽頭送段子
的與你在前邊花園內兩個幹落後吊在潘家那淫婦屋裡明
幹成日𠡠的不值了賊淫婦你還來我手裡吊子曰兒那婦人
便大哭起來說道賊不逢好死的囚根子你做甚麼來家打我
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你恁是言不是語丟塊磚瓦兒也要個
下落是那個嚼舌根的沒空生有枉口拔舌調唆你來欺負老
娘老娘不是那沒根基的貨教人就欺負死也揀個乾淨地方
誰說我就不信你問聲兒宋家的丫頭若把腳畧趄兒把宋字

見倒過來，我也還吡着嘴兒說人哩。賊淫婦王八，你來嚼說我，你這賊囚根子，得不的個風兒就雨兒，萬物也要個實絕，你入教你殺那個人，你就殺那個人。幾句話兒，來旺兒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不是我打你，一時被那廝局騙了。這疋藍段子，越發我和你說了罷，也是去年十一月裡，三娘生日，娘看見我身上上穿着紫襖，下邊借了玉簫的裙子穿着，說道：媳婦子怪剌剌的，甚麼樣子，不好，纔與了我這疋段。誰得閑做他。那個是不知道，就纂我恁一偏舌頭，你錯認了老娘，老娘不是個饒人的明日，我□□了樣兒與他瞧，破着我一條性命，自恁尋不着主兒哩。□□兒道：你既沒此事，罷，平白和人合甚氣，快□□□□□□□人一面把鋪伸下，說道：怪倒路死的囚根子，喫了□□□□□是你那件兒耍，猶平白惹老娘罵你那毛臉彈子。子是把來旺兒替着在炕上，面裡鼾睡如雷的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養漢子的婆娘，饒他男子漢十八分精細，吃他幾句左話兒右說的話，十個九個，都着了他道兒。正是東淨裡磚兒，又臭又硬。有詩為證：

宋氏偷情專主房，來旺乘醉詈婆娘。
雪娥暗泄蹊蹺事，致使干戈肘腋傍。

這宋蕙蓮窩盤住來旺兒，過了一宿，到次日，到後邊問玉簫，誰人透露此事，終莫知其所由。只顧海罵。雪娥不敢認犯。一日禍便見這段起。月娘使小玉叫取雪娥，一地裡尋不着，走到來旺兒屋門首，只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裡出來，只猜和他媳婦說話

不想走到廚下。惠蓮在裡面切肉。良久。西門慶前邊陪着喬大
户說話。央及揚州鹽商王四峰。被安撫使送監在獄中。許銀二
千兩。央西門慶對蔡太師人情釋放。剛打發大户去了。西門慶
家中叫來旺來。旺從他屋裡跑出來。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
藏鸚鵡語方知。以此都知雪蛾與來旺兒有首尾。一日來旺兒
吃醉了。和一般家人小廝。在前邊恨罵。西門慶。說怎的我不在
家。要了我老婆。使玉簫丫頭拿一疋藍段子。到房裡哄他。把他
吊在花園裡姦耍。後來怎的停眠整宿。潘金蓮怎做窩主。由他
只休要撞到我手裡。我教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不好
[illegible]家那淫婦也殺了。我也只是個死。你看我說出來。把[illegible]
[illegible]着他在家擺死了他頭漢子武大。他小[illegible]武
松因來告狀。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松墊發充軍去
了。今日兩腳踏住平川路。落得他受用。還挑撥我的老婆養漢
我的仇恨與他結的有天來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根前
再說話。破着一命剮。便把皇帝打。這來旺兒自知路上說話。不
知草裡有人。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興兒聽見。這來興兒本姓因
在甘州生養的。西門慶父親西門達。往甘州販絨去。帶了來家
使喚。就改名叫做甘來興兒。至是十二三年。光景娶妻生子。西
門慶常叫他在家中買辦食用。撰錢。近日因與來旺媳婦宋氏
勾搭。把買辦奪了。却教來旺兒管領。這來興兒就與來旺不睦。
兩個有殺人之仇。聽見發此言語。有個不懷仇忌恨的。于是走
來潘金蓮房裡告訴與金蓮。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只見

來興兒掀簾子進來。金蓮便問來興兒你來有甚事。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來興道今日俺爹和應二爹往門外送殯去了。適有一件事告訴老人家只放在心裡休說是小的來說。金蓮道你有甚事。只顧說不妨事。來興兒道別無甚事。叵耐來旺兒昨日不知那裡吃的稀醉了在前邊大吆小喝。指猪罵狗。罵了一日。又邏着小的廝打。小的走開一邊不理他。對着家中大小。又罵爹和五娘。潘金蓮就問賊囚根子。罵我怎的。來興。小的不敢說。三娘在這裡也不是別人。那廝說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要了他老婆。使玉簫怎的送了一疋段子。到他房裡。又是爹見說五娘怎的做窩主。賺他老婆在房裡和爹兩個明睡到夜。晚時到明。他打下刀子。要殺爹和五娘。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又說五娘那咱在家。毒藥擺殺了親夫。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救了五娘一命。說五娘如今恩將仇報。挑撥他老婆養漢。小的穿青衣抱黑柱。不先來告五娘說聲。早晚休乞那廝暗算。玉樓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先吃一驚。這金蓮不聽見便罷。聽了此言。粉面通紅。銀牙咬碎。罵道這犯死的奴才。我與他往日無寃。近日無仇。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他怎的纏我。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永不算老婆。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因分付來興兒。你且去。等你爹來家問你時。你也只照恁般說。來興兒說五娘說那裡話。小的又不賴他。有一句說一句。隨爹怎的問。也只是這等說。說畢。來興兒往前邊去了。玉樓便問金蓮。真個他和爹這媳婦可有。金蓮道你問那沒廉恥的貨。甚

的好老婆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在人家使過了的。九焯十八火的主子的奴才淫婦當初在蔡通判家房裡和大婆作弊養漢壞了事纔打發出來嫁了廚子蔣聰見過一個漢子他怎的不可舞手有一拿小米數兒甚麼事兒不知道賊強人瞞神諕鬼使玉簫送段子兒與他做襖兒穿我看他胆子敢穿出來等他好老婆也是一冬裡我要告訴你沒告訴你那一日大姐姐往喬大户家吃酒不在咱每都不在前邊下棋只見丫頭說他爹來家咱每不散了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見小玉立在穿廊下我問他小玉望着我搖手兒我剛走到花園前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門首站立原來替他兩個觀風我還不知道我逕往花園裡走玉簫攔着我不教我進去說爹在裡

面我罵了兩句賊狗肉我從新又怕起你爹來了我到禁和他有些甚麼查子帳不想走到裡面他和媳婦子在山洞裡幹營生他老婆見我進去把臉飛紅的走出來了他爹見了我訕訕的乞我罵了兩句沒廉恥落後媳婦子走到屋裡打旋磨跪着我教我休對他娘說落後正月裡他爹要把淫婦安托在我屋裡過一夜兒乞我和春梅折了幾句再幾時容他傍個影兒賊萬殺的奴才沒的把我扯在裡頭說我招惹他好嬌態的奴才淫婦我肯容他在那屋裡頭弄碎兒就是我罷了俺春梅那小肉兒他也不肯容他玉樓道嗔道賊臭肉在那在坐着見了俺每意意似似的待起不起的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帳論起來他爹也不該要他那裡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猖

搬甚麼樣子。傳出去了醜聽。金蓮道。左右的皮靴兒沒番正。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裡偷你的小娘子。彼此換着做賊。小婦奴才。千也嘴頭子嚼說人。萬也嚼說。今日打了嘴。也說不的。玉樓向金蓮道。這庄事。咱對他爹說好。不對他爹說好。大姐姐又不管。倘忽那廝真個安心。咱每不言語。他爹又不知道。一時遭了他手怎的。正是有心筭無心。不備怎提備。六姐你還該說說。正是為驢扭棍傷了紫荊樹。金蓮道。我若饒了這奴才。除非是他就合下我來。正是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有詩為證。

來旺無端醉詈主　甘興懷恨架風波

金蓮聽畢真情話　咬碎銀牙怒氣多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鬢不整。睡揾香腮。哭的眼壞壞的。問其所以。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要殺主之事訴說一遍。見有來興兒親自聽見他罵。你說此言語。思想起來。你背地圖要他老婆。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你的皮靴兒沒番正。那廝殺你。便該當與他。何干遞我一例也要殺。趁早不為之計。夜頭早晚。人無後眼。只怕暗遭他毒手。西門慶因問誰和那廝有首尾。金蓮道。你休來問我。只問那上房裡小玉便知了。又說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兒了。說我當初怎的用藥擺殺漢子。你要了我來。虧他尋人情擀救出我性命來。在外邊對人誇說。早是奴沒生下兒長下女。若是生下兒長下女。教賊奴才揭條着好聽。敢說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也虧你尋人情

救了他性命。恁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你便沒羞，我都成不的。
要這命做甚麼。這西門慶聽了婦人之言，走到前邊，叫將來興兒
無人處，問他始末緣由。這小廝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走到後邊
拷問了小玉口詞，與金蓮頭說無差。委的某日，親眼看見雪娥
從來旺兒屋裡出來。他媳婦兒不在屋裡，委的有此事。這西
門慶心中大怒，把孫雪娥打了一頓，被月娘再三勸了，拘了他
頭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竈，不許他見人。此事表過
不題。西門慶在後邊，因使玉簫叫了宋惠蓮，背地親自問他這
件事。惠蓮道：阿呀，爹你老人家沒的說，他可是沒有這個話，我就
[illegible]大誓。他酒便吃兩鍾，敢恁七個頭八個膽，背地裡罵
[illegible]水土。又說[illegible]他在家裡過日子。爹你不要
聽人言語。我且問爹，聽見誰說這個話來。那西門慶被老婆一
席話兒，閉口無言。問的急了，說是來興兒告訴我說來。他每日
吃醉了，在外風裡言風裡語罵我。惠蓮道：來興兒因爹叫俺這
一個買辦，說俺每奪了他的，不得攬些錢使，捩下這忙很兒，平
空做作出來，拿這血口噴他，爹就信了。他有這個欺心的事，我
也不饒他。爹你依我，不要教他在家裡，在家裡和他合氣，與他
幾兩銀子本錢，教他信信脫脫遠離他鄉，做買賣去。休要放他
在家裡，礙了他身子。自古道：飽暖生閑事，飢寒發盜心。他怎麼
不胡行亂走？見這裡無人，他出去了，早晚爹和我說句話兒，也方
便些。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兒，說的是。我有心叫他
早上東京與蔡太師押送生辰担。他又纔從杭州回來家，不好

又使他的叫來保去罷既你這說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回來時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紬絹絲線做買賣你意下何如老婆心中大喜說道爹若這等纔好休放他在家裡使的他馬不停蹄纔好正說着西門慶見無人就摟他過來親嘴老婆先遞舌頭在他口裡兩個咂做一處婦人道爹你許我編鬏髻怎的還不替我編恁時候不戴到幾時戴只教我成日戴這頭髮殼子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將八兩銀子往銀匠家替你拔絲去西門慶又道怕你大娘問怎生回答老婆道不打緊我自有話打發他只說問我姨娘家借來戴戴怕怎的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各自分散了到了次日西門慶在前廳上叫過來旺兒來你收拾衣服行李趕後日三月二十

八日起身往東京押送蔡太師生辰担去回來我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這來旺兒心中大喜應諾下來回房收拾行李在外買人事來興兒打聽得知就來告報金蓮知道金蓮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走到那裡不見西門慶只見陳經濟那裡封蟒衣尺頭先是叫銀匠在家打造了一付四陽捧壽銀人都是高一尺有餘甚是奇巧又是兩把金壽字壺兩副玉桃杯兩套杭州織造大紅五彩羅段紵絲蟒衣只少兩疋玄色焦布和大紅紗蟒衣一地裡拿銀子尋不出來李瓶兒道我那邊樓上還有幾件沒裁的蟒等我瞧去不一時西門慶與他同往上樓去尋揀出四件來兩件大紅紗兩疋玄色焦布俱是金織邊五彩蟒衣比杭州織來的花樣身分更強十倍把西門慶喜歡要

不的。正在捲棚內。教陳經濟封尺頭。金蓮便問你爹在那裡。你封的是甚麼。經濟道。爹剛纔在這裡來。往六娘那邊樓上去。我封的是往東京。蔡太師生辰担的尺頭。金蓮問打發誰去。經濟道。我聽見昨日。爹分付來旺兒去。敢打發來旺兒去。這金蓮纔待下臺基。往花園那條路上走。正撞見西門慶。叫到屋裡。問他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西門慶道。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還有鹽客王四峯。一千幹事的銀兩。以此多着兩個去。婦人道。隨你心下。我說的話兒你不依。到聽那奴才淫婦。一面兒言。他隨問怎的。只護他的漢子。那奴才有話在先。不是一日兒了。左右破着。把老婆丟與你。坑了你這頭子。拐的往那頭裡停停脫脫去了。看哥哥兩眼兒哩。你的白丟了罷了。難為人家一千兩銀子。不怕你不賠他。我說在你心裡。隨你。隨你。老婆無故只是為你這奴才發言不是一日了。不曾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裡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你留他在家裡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邊去。他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說不的他。你若要他這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門離戶。常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除根。萌芽再不生。就是你也不躭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說的西門慶如醉方醒。正是

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提醒夢中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惠蓮含羞自縊

閑居慎勿說無妨　纔說無妨便有方
爭先徑路機關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
爽口物多終作疾　快心事過必爲殃
與其病後能求藥　不若病前能自防

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變了卦兒。到次日那來旺兒。收拾行李伺候。裝馱垜起身。上東京。等到日中。還不見動靜。只見西門慶出來。叫來旺兒到根前。說道。我夜間想來。你纔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又教你往東京去。忒辛苦了。不如叫來保替你去罷了。你且在家歇息幾日。我到明日家門首生意。尋一個與你

做罷。自古物定主財。貨隨客便。那來旺兒。那裡敢說甚的。只得應諾下來。西門慶就把生辰担。并細軟銀兩。䭾垜書信。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五月廿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這來旺兒回到房中。把押担生辰不要他去。教來保去了一節。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中胡說。怨起宋惠蓮來。要殺西門慶。被宋惠蓮罵了他幾句。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是言不是語。墻有縫壁有耳。味了那黃湯。挺他兩覺。打發他上床睡了。到次日走到後邊串作玉簫房裡。請出西門慶。兩個在厨房後墻底下。僻靜處說話。玉簫在後門首替他觀着風。老婆甚是埋怨。西門慶說道。爹你是個人。你原說教他去。怎麼轉了靶子。又教別人去你乾淨是個毬子心腸。滚下滚上。燈草拐棒兒。原拄不定。把你到明日盖個廟兒。立起個旗杆來。就是個謊神爺。你謊乾淨順屁股喇喇。我再不信你說話了。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塲。就沒些情分兒。西門慶笑道。到不是此說。我不是也教他去。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所以教來保去了。留下他家門首。尋個買賣與他做罷。婦人道。你對我說。尋個甚麼買賣與他做。西門慶道。我教他搭個主管。在家門首開酒店。婦人聽言。滿心歡喜。走到屋裡。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单等西門慶示下。一日西門慶在前廳坐下。着人叫來旺兒近前。卓上放下六包銀兩。說道孩兒。你一向杭州來家。辛苦要不的。教你往東京去了。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此。所以教來保同吳主管去了。今日這六包銀子。三伯兩。你拿去搭上個主管。在家門首開個酒店。月間尋

此一利息孝順我也是好處那來旺連忙扒在地下磕頭領了六
包銀兩回到房中告與老婆說他到過醮來了拿買賣來窩盤
我今日與了我這三百兩銀子教我搭主管開酒店做買賣老
婆道怪賊黑囚你還嗔老娘說一鍬就掘了井也等慢慢來如
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你安分守己休再吃了酒口裡六說白
道來旺兒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我在街上尋夥計去也於
是走到街上尋主管尋到天晚主管也不成又吃的大醉來家
老婆打發他睡了也是合當有事剛睡下沒多大回約一更多
天氣將人纔初靜時分只聽得後邊一片聲叫赶賊老婆忙推
醒來旺兒酒還未醒楞楞睜睜扒起來就去取床前防身稍
棒要往後邊赶賊婦人道夜晚了須看個動靜你不可輕易就

進去來旺兒道養軍千日用在一時豈可聽見家有賊怎不行
赶于是拖着稍棒大扠走入儀門裡面只見玉簫在廳堂臺上
站立大叫一個賊往花園中去了這來旺兒徑往花園中赶來
赶到廂房中角門首不防黑影抛出一條櫈子來把來旺兒絆
倒了一交只見响喨了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閃過四五個
小廝大叫捉賊一齊向前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來旺兒道我
是來旺兒進來赶賊如何顛倒把我拿住了衆人不由分說一
步兩棍打倒廳上只見大廳上燈燭熒煌西門慶坐在上面即
叫拿上來來旺兒跪在地下說道小的聽見有賊進來捉賊如
何倒把小的拿住了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與西門慶
看西門慶大怒罵道衆生好度人難度這廝真個殺人賊我到

見你杭州來家教你領三百兩銀子做買賣如何貪夜進內來要殺我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麽取過來我燈下觀看是一把背厚狹薄扎尖刀鋒霜般快看見越怒喝令左右與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兩銀子來衆小廝隨即押到房中蕙蓮見了放聲大哭說道他去後邊捉賊如何拿他做賊向來旺道我教你休去你不聽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一面開箱子取出六包銀兩來拿到廳上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內中止有一包銀兩餘者都是錫鉛定子西門慶大怒因問如何抵換了我的銀兩往那裡去了趁早實說那來旺兒哭道爹擡舉小的做買賣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西門慶道你打下刀子還要殺我刀子現在還要支吾甚麽因把甘來興兒叫到面前跪下執證說你從某日沒曾在外對衆發言要殺爹嗔爹不與你買賣做這來旺兒只是嘆氣張眉口兒合不的要西門慶道旣賍証刀杖明白叫小廝與我拴鎖在門房內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所去只見宋惠蓮雲鬟鬆亂衣裙不整走來廳上向西門慶不當不正跪下說道爹此是你幹的營生他好意進來趕賊把他當賊拿了你的六包銀子我收着原封兒不動平白怎的抵換了恁活埋人也要天理他爲甚麽你只因他甚麽打與他一頓如今拉剌剌着送他那裡去西門慶見了他回嗔作喜道媳婦兒不關你事你起來他無理胆大不是一日見藏着刀子要殺我你不得知道你自安心沒你之事因令來安兒小廝好速攙扶你嫂子回房去休要慌嚇他那惠蓮只顧跪着不起來說爹好狠

心處。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恁說着。你就不依依兒。他雖故他吃酒。並無此事。纏的西門慶急了。教來安兒攙他起來。勸他回房去了。到天明。西門慶寫了一柬帖。叫來興兒做証見。揣着狀子。押着來旺兒往提刑院去說。某日酒醉持刀夤夜殺害家主。又抵換銀兩等情。纔待出門。只見吳月娘輕移蓮步。走到前廳。向西門慶再三將言勸解。說道。奴才無禮。家中處分他便了。好要拉剌剌出去。驚官動府做甚麼。西門慶聽言。圓睜二目。喝道。你婦人家不曉道理。奴才安心要殺我。你到還教饒了他罷。于是不聽月娘之言。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月娘當下羞赧而退。回到後邊。向玉樓衆人說道。如今這屋裡亂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不知聽信了甚麼人言語。平白把小廝弄出去了。你就賴他做賊。萬物也要個着實纔好。拿紙棺材糊人。成個道理。恁沒道理昏君行貨。宋惠蓮跪在當面哭泣。月娘道。孩兒。你起來。不消哭。你漢子恒是問不的他死罪。打死了人還有消繳的日子兒。賊強人他吃了迷魂湯了。俺每說話不中聽。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樓向惠蓮道。你參正在個氣頭上。待後慢慢的俺每再勸他。你安心回房去罷。按下這裡不題。單表來旺兒押到提刑院。西門慶先差玳安下了一百石白米與夏提刑賀千戶二人。受了禮物。然後坐廳。來興兒遞上呈狀。看了一遍。已知來旺。先因領銀做買賣。見財起意。抵換銀兩。恐家主查筭。夤夜持刀突入後廳。謀殺家主等情。心中大怒。把來旺叫到當廳。審問這件事。這來旺兒告道。望天官爺查情。容小的

說小的便說不容小的小的不敢說夏提刑道你這廝見獲賍
証明白勿得推調從實與我說來免我動刑來旺兒悉把西門
慶初時令某人將藍段子怎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姦如今
故入此罪要墊害圖霸妻子一節訴說一遍夏提刑大喝了一
聲令左右打嘴巴說你這奴才欺心背主你這媳婦也是你家
主子娶的配與你為妻又托資本與你做買賣你不思報本生
事倚醉夜突入臥房持刀殺害滿天下人都像你這奴才也
不敢使人了來旺兒口還叫冤屈被夏提刑叫過甘來興兒過
來面前執証那來旺兒有口也說不得了正是會施天上計難
免目前災夏提刑即令左右選大夾棍上來把來旺兒夾了一
夾打了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分付獄卒帶下去

收監來興兒鉞安兒來家回覆了西門慶話西門慶滿心歡喜
分付家中小廝鋪盖飯食一般都不與他送進去但打了休要
來家對你嫂子說只說衙門中一下兒也沒打他監幾日便放
出來眾小廝應諾道小的每知道了這宋惠蓮自從拿了來旺
兒去後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黄着臉兒裙腰不整倒靸了鞋只
是關閉房門哭泣茶飯不吃西門慶慌了使了玉簫并賁四娘
子兒再三進房勸解他說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監他幾
日耐他性兒不久也放他出來惠蓮不信使小廝來安兒送飯
進監去回來問他也是這般說哥見官一下兒也沒打一兩日
來家教嫂子在家安心這惠蓮聽了此言方纔不哭了每日淡
埽蛾眉薄施脂粉出來走跳西門慶要便來回打房門首走老

婆在簾下叫道，房裡無人，爹進來坐坐。不是，西門慶抽身進入房裡，與老婆做一處說話。西門慶與他說道，我兒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寫了帖兒對官府說，也不曾打他一下兒，監他幾日，耐耐他性兒，一兩日還放他出來，還教他做買賣。婦人摟抱着西門慶脖子，說道，我的親達達，你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兩日，放他出來。隨你教他做買賣，不教他做買賣也罷。這一出來，我教他把酒斷了。隨你去近到遠，使他往那去，他敢不去，再不你若嫌不自便，替他尋上個老婆，他也罷了。我常遠不是他的人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你話是了。我明日買了對過喬家房，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搬了那裡去，咱兩個自在頑耍。老婆道，着來親親，隨你張主便了。說畢，兩個閉了門首。原來婦人夏月，常不穿褲兒，只單吊着兩條裙子，遇見西門慶在那裡，便掀開裙子，就幹。口中常噙着香茶餅兒。于是二人解佩露甄妃之玉，有幾漢署之香。雙鳧飛肩，雲雨一席。婦人將身帶所佩的白銀條紗挑線四條穗子的香袋兒，裡面裝着松柏兒，挑着冬夏長青，玫瑰花蕊，并跤趾排草，挑着嬌香美愛八個字。把西門慶令轉了喜的心中要不的，恨不的與他誓共死生。不能遽捨，向袖中又掏了一二兩銀子，與他買菓子吃，房中盤纏，再三安撫他，不消憂慮，只怕憂慮壞了你。我明日寫帖子對夏大人說，就放他出來。說了一回，西門慶恐有人來，連忙出去了。這婦人對了西門慶此話，到後邊對眾丫鬟媳婦，詞色之間，未免輕露。孟玉樓早已知道，轉來告潘金蓮，說他爹怎的早晚要放來旺兒出來

另替他要一個，怎的要買對門喬家房子，把媳婦子吊到那裡去，與他三間房住，又買個丫頭扶侍他，與他編銀絲鬏髻，打頭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就和你我等輩一般，甚麼張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兒。潘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忿氣滿懷無處着，雙腮紅上更添紅，說道：真個由他，我就不信了。今日與你說的話，我若教賊奴才淫婦與西門慶做了第七個老婆，我不是喇嘴說，就把潘字吊過來哩。玉樓道：漢子沒正條，大的又不管，咱每能走不能飛到的那些兒。金蓮道：你也忒不長俊，要這命做甚麼，活一百歲殺肉吃。他若不依我，拚着這命，擯兑在他手裡也不差甚麼。玉樓笑道：我是小膽兒，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纏。話休嘮煩。到晚西門慶在花園中翡翠軒書房裡坐的，要教陳經濟來寫帖子，往夏提刑處說，要放來旺兒出來，被金蓮驀地走到根前，搭伏着書桌兒問：你教陳姐夫寫甚麼帖子，送與誰家去。西門慶不能隱諱，把來旺兒責打與他幾下，放他出來罷，一節告訴一遍。婦人止住小廝，且不要叫陳姐夫來，坐在傍邊，因說道：你空耽着漢子的名兒，原來是個隨風倒舵、順水推船的行貨子。我那等對你說的話兒，你不依，倒聽那賊奴才淫婦話兒。隨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與他吃，他還只疼他的漢子。依你如今把那奴才放出來，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的了。教他奴才好藉口，你放在家裡不帶不素，當做甚麼人兒看成。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見在；待要說是奴才老婆，你見把他逞的恁沒張羅的，在人根前上頭上臉，有些樣兒，就算另替那奴

才要一個看你要了他這老婆往後倘忽你兩個坐在一答裡那奴才或走來根前回話做甚麼見了有個不氣的老婆見了他站起來是不站起來是先不先只這個就不雅相傳出去休說六隣親戚笑話只家中大小把你也不着在意裡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要幹這營生暫做了泥鰍怕污了眼睛不如一狠二狠把奴才結果了你就摟着他老婆也放心幾句又把西門慶又念翻了把帖子寫就了送與提刑院教夏提刑限三日提出來受一頓拷打的通不像模樣提刑兩位官府并上下觀察緝捕排軍監獄中抽鎖上下都受了西門慶財物只要重不要輕內中有一當案的孔目陰先生名喚陰騭乃山西孝義縣人極是個仁慈正直之士因是提刑官吏上下受了西門慶賄賂要陷害此人圖謀他妻子故入他奴婢圖財持刀謀殺家長的重罪也要天理做官的養兒養女也往上長再三不肯做文書送問與提刑官抵面相講況兩位提刑官上下都被西門慶買通了以此掣肘難行又況來旺兒監中無錢受其凌逼多虧陰先生憫念他負屈啣冤是個沒底人反替他分付監中獄卒凡事鬆寬看顧他延挨了幾日人情兩盡只把當廳責了他四十論個遞解原籍徐州為民當查原賍花費十七兩鉛錫五包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興兒領回差人寫了個帖子回覆了西門慶隨教即日押發起身這裡提刑官當廳押了一道公文差兩個公人把來旺兒取出來已是打的稀爛㨪釘了扭上了封皮限即日起程遞往徐州管下交割可憐這來旺兒在監

中監了半月光景。沒錢使用。弄的身體狼狽。衣服藍縷。沒處投奔。哀告兩個公人。哭泣不一。說兩位哥在上。我打了一塲屈官司。身上分文沒有。寸布皆無。要湊些脚步錢與二位。無處所湊。望你可憐見。押我到我家主家處。有我的媳婦兒。并衣服箱籠。討出來。變賣了。支謝二位。并路途盤費。也討得一步鬆寬。那兩個公人道。你好不知道理。你家主西門慶。既要擺佈了一塲。他又肯發出媳婦并箱籠與你。你還有甚親故。俺每看陰師父分上。瞞上不瞞下。領你到那裡。胡亂討些錢米。勾你路上盤費。便了。誰指望你甚脚步錢兒。來旺道。二位哥哥。你只可憐。引我先到我家主門首。我央浼兩三位親隣。替我美言討討兒。無多有少。兩個公人道。也罷。我每押你到他門首。這來旺兒先到應伯爵門首。伯爵推不在家。又央了左隣賈仁清伊面慈二人來西門慶家替來旺兒說念討媳婦箱籠。西門慶也不出來。使出五六個小廝。一頓棍打出來。不許在門首纏繞。把賈伊二人羞的要不的。他媳婦兒宋惠蓮在屋裡。瞞的鐵桶相似。並不知一字。西門慶分付那個小廝走漏消息。決打二十板。兩個公人又押到丈人家賣棺材的宋仁家。來旺兒如此這般對宋仁哭訴其事。打發了他一兩銀子與那兩個公人。一吊銅錢。一斗米路上盤纏。哭哭啼啼。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往徐州大道而來。這來旺兒又是那棒瘡發了。身邊盤纏缺乏。甚是苦惱。正是若得苟全痴性命。也甘飢餓過平生。有詩爲証。

當案推詳秉至公　來旺遭陷出牢籠

今朝遞解徐州去　病草萋萋遇暖風

不說來旺兒遞解徐州去了。且說宋惠蓮在家每日只盼他出來。小廝一般的替他送飯到外邊衆人都吃了。轉回來惠蓮問着他只說哥吃了。監中無事若不是也放出來了。連日提刑老爹沒來衙門中問事也只在一二日來家。西門慶又哄他說我差人說了。不久即出。婦人以爲信實。一日風裡言風裡語聞得人說來旺兒押出來在門首討衣箱不知怎的去了。這婦人幾次問衆小廝每都不說。忽見鉞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叫住問他你旺哥在監中好麼幾時出來。鉞安道嫂子。我告你知了罷。俺哥這早晚到流沙河了。惠蓮問其故這鉞安千不合萬不合如此這般打了四十板遞解原籍徐州家去了。只放你心裡休題。我告你說。這婦人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是實關閉了房門放聲大哭道。我的人嚛你在他家幹壞了甚麼事來被人紙棺材暗筭計了你。你做奴才一場。好衣服沒曾掙下一件在屋裡。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弄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存亡未保。我如今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曉得。哭了一回。取一條長手巾。拴在臥房門楷上。懸梁自縊。不想來昭妻一丈青住房正與他相連。說後來聽見他屋裡哭了一回。不見動靜。半日只聽喘息之聲。扣房門叫他不應。慌了手腳。教小廝平安兒撬開窗戶。拴進去。見婦人穿着隨身衣服。在門搉上正吊得好。一面解救下來。開了房門。取薑湯撅灌。須臾擾的後邊知道。吳月娘率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李瓶兒。玉簫

小玉都來看視。兒賁四娘子兒也來瞧。一丈青攙扶他坐在地下。只顧哽咽白哭不出聲來。月娘叫着他只是低着頭。口吐涎痰不答應。月娘便道。原來是個傻孩子。你有話只顧說便好。如何尋這條路起來。因問一丈青。灌些姜湯與他不曾。一丈青道。纔灌了些姜湯吃了。月娘令玉簫扶着他親叫道。蕙蓮孩兒你有甚麼心事。越發老實叫上幾聲不妨事。問了半日。那婦人哽咽了一回。大放聲。排手拍掌哭起來。月娘叫玉簫扶他上炕。他不肯上炕。月娘衆人勸了半日。回後邊去了。止有賁四嫂同玉簫相伴在屋裡。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也看見他坐在冷地下哭泣。令玉簫你攙他炕上去罷。玉簫道。剛纔娘教他上去。他不肯去。西門慶道。好褦孩子。冷地下冰着你。你有話對我說。如何這等搊搜。蕙蓮把頭搖着說道。爹。你好人兒。你瞞着我幹的好勾當兒。還說甚麼孩子。不孩子。你原來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出殯的。你成日間只哄着我。今日也說放出來。明日也說放出來。只當端的好出來。你如遞解他。也和我說聲兒。暗暗不透風。就解發遠遠的去了。你也要合憑個天理。你就信着人。幹下這等絕戶計。把圈套兒做的成。你還瞞着我。你就打發兩個人都打發了。如何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笑道。孩兒不關你事。那斯壞了事。難以打發你。你安心。我自有個處。因令玉簫。你和賁四娘子。相伴他一夜兒。我使小廝送酒來你每吃。說畢往外去了。賁四嫂良久扶他上炕坐的。和玉簫將話兒勸解他。做一處坐的。只見西門慶到前邊鋪子裡

問傳夥計。要了一吊錢。買了一錢酥燒。拿盒子盛了。又是一瓶酒。使來安兒。送到惠蓮屋裡。說道爹使我送這個與嫂子吃。惠蓮看見。一頓罵賊囚根子。趁早與我都拿了去。省的我摔一地大拳打了這回。拿手摸挲來安兒道。嫂子收了罷。我拿回去爹又打我。于是放在卓子上。就是那惠蓮跳下來。把酒拿起來。纔待提着摔了去。被一丈青攔住了。那賁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頭兒。正相伴他坐的。只見賁四嫂家長兒走來。叫他媽。他爹門外頭來家。要吃飯。賁四嫂和一丈青走出來。到一丈青門首。只見西門大姐在那裡。和來保兒媳婦惠祥說話。因問賁四嫂那裡去。賁四嫂道。他爹門外頭來了。要飯吃。我到家瞧瞧就來。我只看着乞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兒。誰知倒把我來掛住了。不得脫身。因問他想起甚麼尋這道路。一丈青接過來道。早是我打後邊來。聽見他在屋裡哭着。就不聽的動靜兒。乞我慌了。推門推不開。旋叫了平安兒來。打窗子裡跳進去。纔救下來了。若遲了一步兒。胡子老兒吹燈。把人了了。惠祥道。剛纔爹在屋裡。他說甚麼來。那賁四嫂只顧笑。說道。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來也是個辣菜根子。和他大爹白搽白折的平上。誰家媳婦兒有這個道理。惠祥道。這個媳婦兒比別的媳婦兒不同。好些從公公身上拉下來的媳婦兒。這一家大小誰如他。說畢。往家裡去了。一丈青道。四嫂。你到家快來。賁四嫂道。甚麼話。我若不來。惹他大爹就怪死了。西門慶白日教賁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晚夕教玉簫伴他一處睡。慢慢將言詞說勸化他。說道。宋大

姐你是個聰明的趂早恁妙齡之時一朶花初開主子愛你也
是緣法相投你如今將上不足比下有餘守着主子強如守着
奴才他去也是去了你恁煩惱不打緊一時哭的有好歹却不
磨員了你的性命常言道我做了一日和尚撞了一日鍾往後
貞節輪不到你頭上了那惠蓮聽了只是哭湯每日飯粥也不
吃玉簫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也不
依金蓮惱了向西門慶賊淫婦他一心只想他漢子千也說一
夜夫妻百夜恩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意這等貞節的
婦人便拿甚麼拴的住他心西門慶笑道你休聽他摭說他若
早有貞節之心當初只守着廚子蔣聰不嫁來旺兒了一面坐
在前廳上把衆小厮家人都叫到根前審問你每近前幾日來
旺兒遞解去時是誰對他說來趂早舉出來我也一下不打他
不然我打聽出每人三十板子即與我離門離戶忽有畫童跪
下說道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畫童道那日小的聽
見鉞安跟了爹馬來家在夾道內嫂子問他他走了口對嫂子
說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一片聲使人尋鉞安兒
這鉞安兒早已知此消息一直躲在潘金蓮房裡不出來金蓮
正洗臉小厮走到屋裡跪着哭道五娘救小的則個金蓮罵道
賊囚猛可走來諕我一跳你又不知幹下甚麼事鉞安道爹因
為小的告嫂子說了旺哥去了要打我娘好歹勸勸爹過出去
爹在氣頭上小的就是死罷了金蓮惟道囚根子諕的鬼也似
的我說甚麼勾當來恁驚天動地的原來為那奴才淫婦分付

你在我這屋裡不要出去于是藏在門背後西門慶見叫不將鉞安去在前廳暴叫如雷一連使了兩替小廝來金蓮房裡尋他都被金蓮罵的去了落後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到手裡拿着馬鞭子問奴才在那裡金蓮不理他被西門慶遶屋走了一遍從門背後採出鉞安來要打乞金蓮向前把馬鞭子奪了掠在牀頂上說道沒廉耻的貨兒你臉做個主了那奴才淫婦想他漢子上吊羞急拿小廝來煞氣關小廝另腳兒事那西門慶氣的睜睜的金蓮叫小廝你往前頭幹你那營生去不要理他等他再打你有我哩那鉞安得手一直往前去了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這潘金蓮幾次見西門慶留意在宋惠蓮身上于是心生一計行在後邊唆調孫雪娥說來旺兒媳婦子怎的說你要了他漢子備了他一篇是非他爹惱了纔把他漢子打發了前日打了你那一頓拘了你頭面衣服都是他過嘴告說的這孫雪娥耳滿心滿掉了雪娥口氣兒走到前邊向惠蓮又是一樣說說孫雪娥怎的後邊罵你是蔡家使喝了的奴才積年轉主子養漢不是你背養主子你家漢子怎的離了他家門說你眼淚留着些腳後跟說的兩下都懷仇忌恨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嬌兒生日院中李媽媽并李桂姐都來與他做生日吳月娘留他同衆堂客在後廳飲酒西門慶往人家赴席不在家這宋惠蓮吃了飯兒從早辰在後邊打了個揽兒一頭拾到屋裡直睡到日沉西由着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丫鬟來叫只是不出來雪娥尋不着這個由頭兒

走來他房裡叫他。說道嫂子做了王美人了。怎的這般難請。那
惠蓮也不理他。只顧面朝裡睡。這雪娥又道嫂子。你思想你家
旺官兒哩。早思想好來。不得你他也不得死。還在西門慶家裡
這惠蓮聽了他這一句話。打動潘金蓮說的那椿事。翻身跳起
來。望雪娥說道。你沒的走來浪聲顙氣。他便因我出去了。你
爲甚麼來打你一頓。攆的不容上前。得人不說出來。大家將就
些些便罷了。何必撐着頭兒來尋趁人。這雪娥心中大怒。罵道好
賊奴才。養漢淫婦。如何大胆罵我。惠蓮道。我是奴才淫婦。你是
奴才小婦。我養漢養主子。強如你養奴才。你倒背地偷漢。我的
漢子。你還來倒自家掀騰。這幾句話。分明戳在雪娥身上。那雪
娥怎不急了。那宋惠蓮不防他。被他走向前一個巴掌。打在臉
上。打的臉上通紅的。說道你如何打我。於是一頭撞將去。兩個
就揪扭打在一處。慌的來昭妻一丈青走來勸解。把雪娥拉的
後走。兩個還罵不絕口。吳月娘走來罵了兩句。你每都沒些規
矩兒。不管家裡有人沒人。都這等家反宅亂的。你主子回來。我
對你主子說不說。當下雪娥便往後邊去了。月娘見惠蓮頭髮
揪亂。便道還不快梳了頭。往後邊來哩。惠蓮一聲兒不吞語。打
發月娘後邊去了。走到房內。倒插了門。哭泣不止[illegible]掌燈時
分。衆人亂着後邊堂客吃酒。可憐這婦人。忍氣[illegible]了兩條
腳帶。拴在門楹上。自縊身死。亡年二十五歲。正是[illegible]好物不
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那時可霎作怪。不想月娘正送李嬌嬌
桂姐出來。打惠蓮門首過。關着不見動靜。心中甚是疑影。打發

李嬌媽娘兒兩個。上轎去了。回來推他。叫他門不開。都慌了手
脚。還使小廝打窗户內跳進去。正是瓦鑵不離井上破。割斷脚
帶解卸下。㩜救了半日。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但見
四肢冰冷。一氣燈殘香魂渺渺巳赴望鄉台。星眼雙瞑魄悠
悠。屍橫光地下半晌不知精魂逝何處。疑是行雲秋水中。
月娘見救下不活慌了。連忙使小廝來與兒騎頭口往門外請
西門慶來家。雪娥恐怕西門慶來家。拔樹尋根。歸罪於巳。在上
房打旋磨兒跪着月娘。教休題出和他嚷鬧來。月娘見他說的
那等慌。心中又下般不的。比時你恁害怕。當初大家省言一
句兒便了。至晚等的西門慶來家。只說惠蓮因思想他漢子。哭
了一日。赶後邊人亂不知多咱。尋了自盡。西門慶便道。他自個

拙婦。原來沒福。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報到縣主李知縣
手裡。只說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他管銀器家火。他失落一
件銀鍾。恐家主查問見責。自縊身死。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子
來知縣自恁要做分上。胡亂差了一員司吏帶領幾個件作。來
看了。自買了一具棺材。討了一張紅票。賁四來與兒同送到門
外地藏寺。與了火家五錢銀子。多架些柴薪。纔待發火燒燬。不
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打聽得知。走來攔住。叫起寃屈來。說他
女兒死的不明。口稱西門慶因倚强姦要他。我家女兒貞節不
從。威逼身死。我還要撫按上告。進本告狀。誰敢燒化屍首。那眾
火家都亂走了。不敢燒。賁四來與少不的把棺材停在寺裡。來
家回話。正是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畢竟未知後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頭上青天自恁欺　害人性命霸人妻
須知奸惡千般計　要使人家一命危
淫嬻從來由濁富　貪嗔轉念是慈悲
天公尚且含生育　何況人心忒妄爲

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下頭口，在捲棚內回西門慶話，具言到東京先見稟事的管家，下了書，然後引見太師老爺，看了揭帖，把禮物收進去，支付明白。老爺分付，不日寫書，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撫侯爺，把山東滄州擅客王霄雲等一十二名寄監者盡行釋放。翟叔多上覆爹，老爺壽誕六月十五日，好歹教爹上

京太走他有話和爹說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來保此遭回
來攛了塩商王四峰五十兩銀子西門慶使他回喬大戶話去
只見賁四來興走來見西門慶在捲棚內和來保說話立在傍
邊來保便往喬大戶家去了西門慶問賁四你每燒了回來了
那賁四不敢言語來興兒向前附耳低言如此這般被宋仁走
到化人場上攔着屍首不容燒化聲言甚是無禮小的不敢說
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心中大怒罵道這少死光棍這
等可惡即令小廝請你姐夫來寫帖兒就差來興兒送與正堂
李知縣隨即差了兩個公人一條索子把宋仁拿到縣里反問
他打網詐財倚屍圖賴當廳一夾二十大板打的順腿淋漓鮮
血寫了一紙供案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併責令地方火甲
眼同西門慶家人即將屍燒化訖來回話那宋仁打的兩腿棒
瘡歸家着了重氣害了一場時疫不上幾日嗚呼哀哉死了正
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溟泠餓鬼撞鍾馗有詩為証

縣官貪汚更堪嗟　得人金帛售奸邪
宋仁為女歸陰路　致死冤魂塞滿衙

西門慶剛了畢宋惠蓮之事就打點三百兩金銀交顧銀率領
許多銀匠在家中捲棚內打造蔡太師上壽的四陽捧壽的銀
人每一座高尺有餘又打了兩把金壽字壺尋了兩副玉桃盃
不消半月光景都攢造完備西門慶打聽來旺兒杭州織造蟒
衣少兩件蕉布紗蟒衣拿銀子教人到處尋買不出好的來將
就買了二件一日打包端就着來保同吳主管五月二十八日離

清河縣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過了兩日。却是六月初一日。即今到三伏天。正是大暑無過未中大寒無過丑寅天氣十分炎熱。到了那赤烏當午的時候。一輪火傘當空無半點雲翳真乃爍石流金之際人口有一隻詞单道這熱。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雲焰焰燒天紅。日輪當午凝不去。方國如在紅爐中。五岳翠乾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竭。何當一夕金風發。為我掃除天下熱。

說話的世上有三等人怕熱。有三等人不怕熱。那三等人怕熱第一怕熱田舍間農夫每日耕田邁隴扶犁把鈀趕王苗二稅納倉廩餘粮。到了那三伏時節田中無雨心間一似火燒第二經商客旅。經年在外販的是那紅花紫草蜜蠟香茶肩負重担手碾沉車。路途之中。走的飢又飢。渴又渴。汗涎滿面衣服精濕得不的寸陰之下。實是難行。第二是那邊塞上戰士。頭頂重盔身披鐵甲。渴飲刀頭血。困歇馬鞍鞽。經年征戰。不得回歸。衣生蟣虱瘡痍潰爛。體無完膚。這三等人怕熱。又有那三等人不怕熱。第一是皇宮內院水殿風亭。曲水為池。流泉作沼。有大塊小塊玉。正對倒透犀碧玉欄邊。種着那異果奇葩。水晶盆內堆着那瑪瑙珊瑚。又有廂成水晶卓上。擺列着端溪硯象管筆蒼頡墨蔡琰箋。又有水晶筆架白玉鎮紙。悶時作賦吟詩醉後南薰一枕。又有王侯貴戚富室名家每日雪洞涼亭。終朝風軒水閣蝦鬚編成簾幙。鮫綃織成帳幔。茉莉結就的香毬吊掛雲母床上。鋪着那水紋涼簟。鴛鴦珊瑚枕。四面撓起風車來。那傍邊水盆

內浸着沉李浮瓜。紅菱雪藕。楊梅橄欖。蘋婆白鷄頭。又有那如花似朶的佳人。在傍打扇。又有那琳宮梵剎。羽士禪僧。住着那侵雲經閣。接漢鍾樓。閑時常到方丈內。講誦道法黃庭。時來仙苑中。摘取仙桃異菓。悶了時。喚童子松陰下。橫琴膝上。醉後撈棋。枰柳陰中。對友笑談。原來這三等人不怕熱。有詩為証。

赤日炎炎似火燒　野田禾黍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煑　樓上王孫把扇搖

這西門慶起來。遇見天熱。不曾出門。在家撒髮披襟避暑。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看着小厮每打水澆灌花草。只見翡翠軒正面前栽着一盆瑞香花。開得甚是爛熳。西門慶令小厮來安兒拿小噴壺兒看着澆水。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家常都是白銀條紗衫兒。密合色紗桃線。穿花鳳縷金拖泥裙子。李瓶兒是大紅焦布比甲。金蓮是銀紅比甲。都用羊皮金滾邊。粧花楣子。惟金蓮不戴冠兒。拖着一窩子杭州攢翠雲子網兒。露着四鬢。上粘着飛金。貼粉面額上貼着三個翠面花兒。越顯出粉面油頭。朱唇皓齒。兩個携着手兒。笑嘻嘻驀地走來。看見西門慶澆花兒。說道你原來在這裡。看着澆花兒哩。怎的還不梳頭去。西門慶道。你教丫頭拿水來。我這裡梳頭罷。金蓮叫來安。你且放下噴壺。去屋裡對丫頭說。教他快拿水拿梳子來與你爹這裡梳頭。來安應諾去了。金蓮看見那瑞香花。就要摘了戴在頭上。西門慶攔住道。怪小油嘴。趂早休動手。我每人賞你一朶罷。原來西門慶把傍邊少開頭。早已摘下幾朶來。浸在一隻翠磁胆

瓶內。金蓮笑道。我兒你原來摘下恁幾朶來。放在這裡。不與娘戴。于是先搶過一枝來。插在頭上。西門慶遞了一朶。與李瓶兒。只見春梅送了托鏡梳子來。秋菊拿着洗面水。西門慶遞了三枝花。教送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戴。就請你三娘來。教他彈回月琴我聽。金蓮道。你把孟三兒的拿來。等我送與他。教春梅送他大娘和李嬌兒的。去回來你再把一朶花兒與我。我只替你叫唱的。也該與我一朶兒。西門慶道。你去回來與你。金蓮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你哄我替你叫了孟三兒。你是全不與我。我不去。你與了我。我纔叫去。那西門慶笑道。賊小淫婦兒。這上頭也掐個先兒。于是又與了他一朶。金蓮簪於雲鬢之傍。方纔往後邊去了。止撇下李瓶兒和西門慶二人。在翡翠軒內。西門慶見他紗裙內。罩着大紅紗褲兒。日影中玲瓏剔透。露着玉骨冰肌。不覺淫心輒起。見左右無人。且不梳頭。把李瓶兒按在一張凉椅上。揭起湘裙。紅裩初褪。倒踘着隔山取火。幹了半晌。精還不洩。兩人曲盡于飛之樂。不想潘金蓮不曾往後邊叫玉樓去。走到花園角門首。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想了想回來。悄悄躡足。走在翡翠軒槅子外潛聽。聽勾多時。聽見他兩個在裡面正幹得好。只聽見西門慶向李瓶兒道。我的心肝。你達不愛別的。愛你好個白屁股兒。今日儘着你達受用。良久又聽的李瓶兒低聲叫道。親達達。你省可的掮罷。奴身上不方便。我前番乞你弄重了些。把奴的小肚子疼起來。這兩日纔好些兒。西門慶因問。你怎的身上不方便。李瓶兒道。不瞞你說。奴身中已懷臨

月孕望你將就些兒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心肝你怎不早說既然如此你爹胡亂耍耍罷于是樂極情濃怡然感之兩手抱定其股一泄如注婦人在下亨股承受其精良久只聞的西門慶氣喘吁吁婦人鶯鶯聲軟都被金蓮在外聽了個不亦樂乎正聽之間只見玉樓從後來驀地來到便問五姐丫頭在這裡做甚麼兒那金蓮便搖手兒兩個一齊走到軒內慌的西門慶湊手腳不迭問西門慶我去了這半日你做甚麼恰好還沒曾梳頭洗臉哩西門慶道我等着丫頭取那茉莉花肥皂來我洗臉金蓮道我不好說的巴巴尋那肥皂洗臉恠不的你的臉洗的比人家屁股還白那西門慶聽了也不着在意裡落後梳洗畢與玉樓一同坐下因問你在後邊做甚麼來帶了月琴來不曾玉樓道我在屋裡替大姐姐穿珠花來到明日與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下茶去戴月琴春梅拿了來不一時春梅來到說花兒都送與大娘二娘收了西門慶令他安排酒來不一時冰盆內沉李浮瓜涼亭上偎紅倚翠玉樓道不使春梅請大姐姐西門慶道他又不飲酒不消邀他去當下妻妾四人便了西門慶居上坐三個婦人兩邊打橫得多少壺斟美釀盤列珍羞那潘金蓮放着椅兒不坐只坐豆青磁涼墩兒孟玉樓叫道五姐你過這椅兒上坐那涼墩兒只怕冷金蓮道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怕甚麼須臾酒過三巡西門慶教春梅取月琴來教玉樓取琵琶教金蓮彈你兩個唱一套赤帝當權耀太虛我聽金蓮不肯說道我兒誰養的你恁乖俺每唱你兩

個是會受用快活。我不也教李大姐也拿了庄樂器兒。西門慶道。他不會彈甚麽。金蓮道。他不會教他在傍邊代板。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单管咬蛆兒。一面令春梅旋取了一副紅牙象板來。教李瓶兒拿着。他兩個方纔輕舒玉笋。款跨鮫綃。合着聲唱雁過沙。丫鬟綉春在傍打扇。赤帝當權耀太虛。唱畢。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與他吃了。那潘金蓮不住在席上。只呷冰水或吃生菓子。玉樓道。五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蓮笑道。我老人家。肚内沒閑事。怕甚麽冷糕麽。羞的李瓶兒在傍臉上紅一塊白一塊。西門慶瞧了他一眼。說道。你這小淫婦兒。单管只胡說白道的。金蓮道。哥兒。你多說了話。老媽媽睡着吃乾臘肉。是恁一絲兒一綫兒的。你管他怎的。正飲酒中間。忽見雲生東南。霧障西北。雷聲隱隱。一陣大雨來。軒前花草皆濕。正是江河淮海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少頃雨止。天外殘虹。西邊透出日色來。得多少微雨過。碧磯之潤。晚風凉院落之清。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玉樓道。大姐姐叫。有幾朶珠花沒穿了。我去罷。惹的他怪。李瓶兒道。咱兩個一答兒裡去。奴也要看姐姐穿珠花哩。西門慶道。等我送你每一送。于是取過月琴來。教玉樓彈着。西門慶排手。衆人齊唱梁州序

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粧零亂。聽春雷隱隱。雨收雲散。但聞得荷香十里。新月一鈎。此景佳無限。蘭湯初浴罷。晚粧殘。深院黃昏懶去眠。合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檻排佳宴。清世界。能有幾人見。

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聽菱歌何處畫船歸。晚只見玉繩低度，朱戶無聲。此景猶堪羨，起來攜素手，整雲偏。月照紗厨人未眠。【合】前節節高 漣漪戲彩鴛，綠荷翻，清香瀉下瓊珠濺，香風扇，芳沼邊，閑亭畔，坐來不覺人清健。蓬萊閬苑何足羨。【合】只恐西風又驚秋，暗中不覺流年換。

衆人唱着，不覺到角門首。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和李瓶兒同往後去了。潘金蓮遂叫道：孟三兒，等我等兒，我也去。纔待撒了西門慶走，被西門慶一把手拉住了，說道：小油嘴兒，你躲滑兒，我偏不放你。拉着只一輪，險些不論了一交。婦人道：怪行貨子，我不服着出來的，看勾了。我的胳膊，淡孩兒，他兩個都走去了。我看你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道：咱兩個在這太湖石下取酒來，投個壺兒耍子，吃三杯。婦人道：怪行貨子，咱往亭子上那裡投去來，平白在這裡做甚麼。你不信，使春梅小肉兒，他也不替你取酒來。西門慶因使春梅。春梅越發把月琴丟與婦人，揚長的去了。婦人接過月琴，在手內彈了一回，說道：我問孟三兒也學會了幾句兒了。一壁彈着，見太湖石畔石榴花經雨盛開，戲折一枝，簪於雲鬢之傍，說道：我老娘帶個三日不吃飯，眼前花。被西門慶聽見，走向前，把他兩隻小金蓮扛將起來，戲道：我把這小淫婦，不看世界面上，就合死了。那婦人便道：怪行貨子，且不要發訕，等我放下這月琴着。于是把月琴順手倚在花臺邊，因說道：我的兒，再二來來越發罷了。適纔你和李瓶兒合搗去罷，沒地擺畾兒來纏我做甚麼。西門慶道：怪奴才，单管只胡說。

誰和他有甚事。婦人道我見你但行動瞞不過當方土地。老娘是誰。你來瞞我。我往後邊送花兒去。你兩個幹的好營生兒。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休胡說。于是按在花臺下。就親了個嘴。婦人連忙吐舌頭在他口裡。西門慶道。你叫我聲親達達。我饒了你。放你起來罷。那婦人強不過。叫了他聲親達達。我不是你那可意的。你來纏我怎的。兩個正是弄晴鶯舌於中巧。着雨花枝分外妍。兩個頑了一回。婦人道咱往葡萄架那裡投壺耍子兒去。走來于是把月琴。跨在胳膊上。彈着找梁州序後半截。

清宵思爽然。好凉天。瑤臺月下清虛殿。神仙眷。開玳筵。重歡宴。任教玉漏催銀箭。水晶宮裡笙歌按。合前只恐西風又驚秋。不覺暗中流年換。

尾聲　光陰迅速如飛電。好良宵可惜漸閑。拚取歡娛歌聲喧。

日日花前宴　宵宵伴玉娥

今生能有幾　不樂待如何

兩人並肩而行。須臾轉過碧池。抹過木香亭。從翡翠軒前穿過來到葡萄架上。睜眼觀看。端的好一座葡萄。但見

四面雕欄石甃。周圍翠葉深稠。迎眸霜色如千枝。紫彈墜流蘇。噴鼻秋香似萬架。綠雲垂繡帶。緄緄馬乳。水晶丸裡浥瓊漿。滾滾綠珠。金屑架中含翠渥。乃西域移來之種。隱甘泉珍玩之勞。端的四時花木襯幽葩。明月清風無價買。

二人到於架下。原來放着四個凉墩。有一把壺在傍。金蓮把月

琴俻了和西門慶長[illegible]遠遠只見春梅拿着酒秋菊掇着菓盒盒子上一碗冰湃的菓子婦人道小肉兒你頭裡使性兒的去了如何又送將來了春梅道教人還往那裡尋你們去誰知驀地這裡來秋菊放下去了西門慶一面揭開盒裡邊攢就的八槅細巧菓菜一槅是糟鵞胗掌一槅是一封書臘肉絲一槅是木樨銀魚鮓一槅是劈曬雛雞脯翅兒一槅鮮蓮子兒一槅新核桃穰兒一槅鮮菱角一槅鮮荸薺一小銀素兒葡萄酒兩個小金蓮蓬鍾兒兩雙牙筯兒安放一張小涼杌兒上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着投壺耍子須臾過橋翎花倒入雙飛鴈登科及第二喬觀書楊妃春睡烏龍入洞珍珠倒捲簾投了十數壺把婦人灌的醉了不覺桃花上臉秋波斜睨西門慶要吃藥五香酒又取酒去金蓮說道小油嘴我再央你央兒往房內把涼蓆和枕頭取了來我困的慌這裡略倘倘兒那春梅故作撒嬌說道罷麼偏有這些支使人的誰替你又拿去西門慶道你不拿教秋菊抱了來你拿酒就是了那春梅搖着頭兒去了遲了半日只見秋菊先抱了涼蓆枕衾來婦人分付放下鋪盖拽花園門往房裡看去我叫你便來那秋菊應諾放下衾枕一直去了這西門慶于是起身脫下玉色紗旋兒搭在欄杆上逕往牡丹畦西畔松墻邊花架下小淨手去了回來婦人又早在架兒底下鋪設涼簟枕衾停當脫的上下沒條絲仰臥於衽蓆之上脚下穿着大紅鞋兒手弄白紗扇兒搖涼西門慶走來看見怎不觸動淫心于是乘着酒興亦脫去上下衣坐在一涼墩上先將

腳指挑弄其花心。挑的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一面又將婦人紅綉花鞋兒摘取下來。戲把他兩條腳帶解下來。拴其雙足。吊在兩邊葡萄架兒上。如金龍探爪相似。使牝戶大張。紅鉤赤露。雞舌内吐。西門慶先倒覆着身子。執塵柄抵牝口。賣了個倒入翎花。一手據枕。極力而提之。提的陰中淫氣連綿。如數鰍行泥淖中相似。婦人在下。没口子呼叫達達不絕。正幹在美處。只見春梅盪了酒來。一眼看見。把酒注子放下。一直走到山頂上一座最高亭兒。名唤臥雲亭。那裡搭伏着棋卓兒弄棋子耍子。西門慶擡頭看見他在上面。點手兒叫他不下來。說道小油嘴我拿不下你來就罷了。于是撇了婦人。比及大扠步從石磴上走到上頂亭子上時。那春梅早從右邊一條羊腸小道兒下去。打藏春塢雪洞兒裡。穿過去。走到半中腰。滴翠山叢花木深處。欲待藏躲。不想被西門慶撞見。黑影裡攔腰抱住。說道小油嘴我却也尋着你了。遂輕輕抱出到於葡萄架下。笑道你且吃鍾酒着。一面摟他坐在腿上。兩個一遞一口飲酒。春梅見把婦人兩腿拴吊在架上。便說道。不知你每甚麼張致。大青天白日裡。一時人來撞見。恠模恠樣的。西門慶問道。角門子關上了不曾。春梅道。我來時扣上了。西門慶道。小油嘴看我投個肉壺。名喚金彈打銀鵝。你瞧着。打中一彈。我吃一鍾酒。于是向水碗內取了枚玉黄李子。向婦人牝中。一連打了三個。皆中花心。這西門慶一連吃了三鍾藥五香酒。又令春梅斟了一鍾兒。遞與婦人吃。又把一個李子放在牝内。不取出來。又不行事。急的婦人

春心沒亂。淫水直流。又不好去叫出來的。只是朦朧星眼。四肢軃然於枕簟之上。口中叫道。好個作怪的冤家。捉弄奴死了。鶯聲顫掉。那西門慶叫春梅在傍打着扇。只顧吃酒不理他。吃來吃去。仰臥在醉翁椅兒上打睡。就睡着了。春梅見他醉睡。走來摸摸。打雪洞內一溜烟往後邊去了。聽見有人叫角門。開了門。原來是李瓶兒。由着西門慶睡了一個時辰。睜開眼醒來。看見婦人還吊在架下。兩隻白生生腿兒蹺在兩邊。興不可遏。因見春梅不在跟前。向婦人道。淫婦我丟與你罷。于是先摳出牝中李子。教婦人吃了。坐在一隻枕頭上。向紗褶子順袋內。取出淫器包兒來。先以初使上銀托子。次只用硫黃圈來。初時不肯只在牝口子來回擂晃。不肯深入。急的婦人仰身迎播。口中不住聲叫達達。快些進去罷。急壞了淫婦了。我曉的你惱我。爲李瓶見故意使這促。却來奈何。我今日經着你手段。再不敢惹你了。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知道就好說話兒了。于是一壁提着他心子。把那話我出來。向袋中包兒裡。打開捻了些閨艷聲嬌塗在蛙口內頂入牝中。送了幾送。須臾那話昂健奢稜。跐跑暴怒起來。垂首看着。往來抽拽。翫其出入之勢。那婦人在枕畔朦朧星眼。呻吟不已。沒口子叫。大𩮀𩮀達達。你不知使了甚麼行子。進去又罷了。淫婦的毬心子癢到骨髓裡去了。可憐見饒了罷。淫婦口裡磣死的言語都叫出來。這西門慶一上手。就是三四百回。兩隻手倒按住枕蓆。仰身竭力。迎播掀幹。抽沒至脛復進至根者。又約一百餘下。婦人以帕在下不住手搽拭牝中之

津隨拭隨出，袵席為之皆濕。西門慶行貨子沒稜露腦，往來逗
遛不已。因向婦人說道：我要要個老和尚撞鐘。忽然仰身望前
只一送，那話攮進去了，直抵牝屋之上。牝屋者，乃婦人牝中深
極處，有屋如含苞花蕋，到此處，無折男子莖首覺翕然暢美不
可言。婦人觸疼，急跨其身，只聽磕碴响了一聲，把個硫黃圈子
折在裡面。婦人則目瞑息微，有聲嘶舌尖冰冷，四肢收軃然於
袵席之上矣。西門慶慌了，急解其縛，向牝中摳出硫黃圈并勉
鈴來，折做兩截。于是把婦人扶坐，半日星眸驚閃，甦省過來。因
向西門慶作嬌泣聲，說道：我的達達，你今日怎的這般大惡險，
丟了奴之性命。今後再不可這般所為，不是耍處。我如今頭
目森森然莫知所之矣。西門慶見日色已西，連忙替他披上衣
裳。叫了春梅、秋菊來，收拾衾枕，同扶他歸房。春梅回來，看看秋
菊收了吃酒的家火，纔待關花園門，來昭的兒子小鐵棍兒從
花架下鑽出來，赶着春梅，姑娘要菓子吃。春梅道：小囚兒，你
在那裡來？把了幾個李子桃子與他，說道：你爺醉了，還不往前
邊去，只怕他看見打你。那猴子接了菓子，一直去了。春梅關了
花園門，回來房打發西門慶與婦人上牀就寢，不在話下。正是

朝隨金谷宴　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暮霞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西門慶怒打鐵棍兒

風波境界立身難　處世規模要放寬
萬事盡從忙裡錯　此心須向靜中安
路當平處行更穩　人有常情耐久看
直到始終無悔吝　纔生枝節便多端

話說西門慶扶婦人到房中。脫去上下衣裳。着薄纊短襦。赤着身體。婦人止着紅紗抹胸兒。兩個並肩疊股而坐。重斟杯酌。復飲香醪。西門慶一手摟着他粉項。一遞一口和他吃酒。極盡溫存之態。睨視婦人雲鬟斜嚲。酥胸半露。嬌眼乜斜。猶如沉醉楊妃一般。纖手不住只向他腰裡摸弄那話。那話因驚。銀托子還

帶在上面軟叮噹毛都魯的累垂偉長西門慶戲道你還弄他
哩都是你頭裡號出他風病來了婦人問怎的風病西門慶道
既不是風病如何這軟癱熱化起不來了你還不下去央及他
央及兒哩婦人笑瞅了他一眼一面蹲下身子去枕着他一隻
腿取過一條褲帶兒來把那話拴住用手提着說道你這斯頭
裡那等頭睜睜股睜睜把人奈何昏昏的這咱你推風症裝佯
死兒提弄了一回放在粉臉上偎揉良久然後將口吮之又用
舌尖挑砥其蛙口那話登時暴怒起來裂瓜頭凹眼圓睜落腮
鬍挺身直豎西門慶亦發坐在枕頭令婦人馬爬在紗帳內儘
着吮咂以暢其美俄而淫思益熾復與婦人交接婦人哀告道
我的達達你饒了奴罷又要掇弄奴也是夜二人淫樂為之無
度有詩為証

戰酣樂極雲雨歇嬌眼乜斜手持玉莖猶堅硬告才郎將就
些些滿飲金杯頻勸兩情似醉如痴

雪白玉體透簾幃　口賽櫻桃手賽荑
一脉泉通聲滴滴　兩情脗合色迷迷
翻來覆去魚吞藻　慢進輕抽猫咬鷄
靈龜不吐甘泉水　使得嫦娥敢暫離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外邊去了婦人約飯時起來
換睡鞋尋昨日脚上穿的那一雙紅鞋左來右去少一隻問春
梅春梅說昨日我和爹攙扶着娘進來秋菊抱娘的鋪盖來婦
人叫了秋菊來問秋菊道我昨日沒見娘穿着鞋進來婦人道

你看胡說。我沒穿鞋進來，莫不我精着脚進來了。秋菊道：娘你穿着鞋怎的屋裡沒有。婦人罵道：賊奴才還裝憨兒，無故只在這屋裡，你替我老實尋是的。這秋菊三間屋裡牀上牀下，到處尋了一遍，那裡討那雙鞋來。婦人道：端的我這屋裡有鬼攝了我這雙鞋去了。連我脚上穿的鞋也不見了。要你這奴才在屋裡做甚麽。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裡，沒曾穿進來。婦人道：敢是合昏了，我鞋穿在脚上沒穿在脚上我不知道。叫春梅你跟着這賊奴才往花園裡尋去，尋出來便罷，若尋不出我的鞋來，教他院子裡頂着石頭跪着。這春梅真個押着他花園到處并葡萄架根前尋了一遍兒，那裡得來，再有一隻也沒了。正是：都被六丁收拾去，蘆花明月竟難尋。尋了一遍兒回來，春梅罵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兒，沒的說了。王媽媽賣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好省恐人家不知甚麽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我沒曾見娘穿進屋裡去。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個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噦了去，罵道：賊見鬼的奴才，又攪纏起我來了。六娘叫門，我不替他開，可可兒的就放進人來了。你抱着娘的鋪蓋就不經心瞧瞧，還敢說嘴兒。一面押他到屋裡回婦人，說沒有鞋。婦人教採出他院子裡跪着。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說：等我再往花園裡尋一遍，尋不着隨娘打罷。春梅道：娘休信他，花園裡地也掃得乾乾淨淨的，就是針尖兒掉在地也看出來，那裡討鞋來。秋菊道：等我尋不出來，教娘打就是了。你在旁戳舌兒怎的。婦人向春梅道：也罷，你跟着他這奴才看

他那裏尋去這春梅又押他在花園山子底下各雪洞兒花池邊松墻下尋了一遍沒有他也慌了被春梅兩個耳刮子就拉回來見婦人秋菊道還有那個雪洞裏沒尋哩春梅道那裏藏春塢是爹的暖房兒娘這一向又沒到那裏我看尋不出來我和你答話于是押着他到於藏春塢雪洞內正面是張坐牀傍邊香几上都尋到沒有又向書篋內尋春梅道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娘的鞋怎的到這裏沒的擴溜子捱工夫兒翻的他恁亂騰騰的惹他看見又是一塲兒你這挺刺骨可死成了良久只見秋菊說道這不是娘的鞋在一個紙包內裹着些棒兒香排草取出來與春梅瞧可怎的有了娘的鞋剛纔就打我春梅看見果是一隻大紅平底鞋兒說道是娘的怎麼來到這書篋內好蹺蹊的事于是走來見婦人婦人問有了我的鞋端的在那裏春梅道在藏春塢爹暖房書篋內尋出來和些拜帖子紙排草安息香包在一處婦人拿在手內取過他的那隻鞋來一比都是大紅四季花嵌八寶段子白綾平底綉花鞋兒綠提根兒藍口金兒惟有鞋上鎖線兒差些一隻是紗綠鎖線兒一隻是翠藍鎖線不仔細認不出來婦人登在脚上試了試尋出來這一隻比舊鞋畧緊些方知是來旺兒媳婦子的鞋不知幾時與了賊強人不敢拿到屋裏悄悄藏放在那裏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看了一回說道這鞋不是我的鞋奴才快與我跪着去分付春梅拿塊石頭與他頂着那秋菊哭起來說道不是娘的鞋是誰的鞋我饒替娘尋出鞋來還要打我

若是再尋不出來不知還怎的打我哩婦人罵道賊奴才休說
嘴春梅一面掇了塊大石頭頂在頭上那時婦人另換了一雙
鞋穿在脚上嫌房裏熱分付春梅把粧臺放在玩花樓上那裏
梳頭去梳了頭要打秋菊不在話下却說陳經濟早辰從鋪子
裏進來尋衣服走到花園角門首小鐵棍兒在那裏正頭看見
陳經濟手裏拿着一副銀網巾圈兒便問姑夫你拿的甚麼與
了我耍子兒罷經濟道此是人家當的網巾圈兒來贖我尋出
來與他那小猴子笑嘻嘻道姑夫你與了我耍子罷我換與你
件好物件兒經濟道傻孩子此是人家當的你要我另尋一副
兒與你耍子你有甚麼好物件拿來我瞧那猴子便向腰裏掏
出一隻紅綉花鞋兒與經濟看經濟便問是那裏的那猴子笑

嘻嘻道姑夫我對你說了罷我昨日在花園裏耍子看見俺爹
吊着俺五娘兩隻腿在葡萄架兒底下一陣好風搖落後俺爹
進去了我尋俺春梅姑姑要菓子在葡萄架底下拾了這隻鞋
經濟接在手裏曲似天邊新月紅如退瓣蓮花把在掌中恰剛
三寸就知是金蓮脚上之物便道你與了我明日另尋一對好
圈兒與你耍子猴子道姑夫你休哄我我明日就問你要了經
濟道我不哄你那猴子一面笑的耍去了這陳經濟把鞋褪在
袖中自己尋思我幾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中間又走滚
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裏今日我着實撩逗他一番
不怕他不上帳兒正是時人不用穿針線那得工夫送巧來經
濟袖着鞋逕往潘金蓮房來轉過影壁只見秋菊跪在院內便

慧道。小大姐為甚麼來投充了新軍。又掇起石頭來了。金蓮在樓上聽見。便叫春梅問道。是誰說他掇起石頭來了。乾淨這奴才沒頂着。春梅道。是姐夫來了。秋菊頂着石頭哩。婦人便叫陳姐夫樓上沒人。你上來。不是這小廝兒。方扒步撩衣上的樓來。只見婦人在樓。前面開了兩扇窓兒。掛着湘簾。那裡臨鏡梳頭。這陳經濟走到傍邊。一個小杌兒坐下。看見婦人黑油般頭髮。手挽着梳還拖着地兒。紅絲繩兒扎着。一窩絲橫上。戴着銀絲䯼髻。還墊出一絲香雲。䯼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露着四鬢上。打扮的就是個活觀音。須臾看着婦人梳了頭。掇過粧臺去。向面盆內洗了手。穿上衣裳。喚春梅拿茶來與姐夫吃。那經濟只是笑不做聲。婦人因問姐夫笑甚麼。經濟道。我笑你管情不見了些甚麼見。婦人道。賊短命。我不見了關你甚事。你怎的曉得。經濟道。你看我好心倒做了驢肝肺。你倒訕起我來。恁說我去罷。抽身往樓下就走。被婦人一把手拉住。說道。怪短命會張致的。來旺兒媳婦子死了。沒了想頭了。却怎麼還認的老娘。因問你猜着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這經濟向袖中取出來提溜着鞋拽靶兒。笑道。你看這個好的兒。是誰的。婦人道。好短命。原來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丫頭。遶地裡尋。經濟道。你怎的到得我手裡。婦人道。我這屋裡再有誰來。敢是你賊頭鼠腦偷了我這隻鞋去了。經濟道。你老人家不害羞。我這兩日不得你這屋裡來。我怎生偷你的。婦人道。好賊短命。等我對你爹說。你到偷了我鞋。還說我不害羞。經濟道。你只好拿爹來

說我罷了。婦人道。你好小胆子兒。明知道和來旺兒媳婦子。七個八個。你還調戲他。想那淫婦教你戲弄。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這鞋怎落在你手裏。趂早實供出來。交還與我鞋。你還便益。自古物見主。不索取。但迸半個不字。教你死無葬身之地。經濟道。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且是倒會的放刁。這裏無人。咱每好講。你既要鞋。拿一件物事兒。我換與你。不然天打也打不出去。婦人道。好短命。我的鞋應當還我。教換甚物事兒與你。經濟笑道。五娘。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兒子與了你的鞋罷。婦人道。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裏見過。不好與你的。經濟道。我不。別的就與我一百方也不算。一心我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婦人笑道。好個老成久慣的短命。我也沒氣力和你兩個纏。于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挑線鶯鶯燒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字兒都掠與他。這經濟連忙接在手裏。與他深深的唱個喏。婦人分付你好生藏着。休教大姐看見。他不是好嘴頭子。經濟道。我知道。一面把鞋遞與他。如此這般。是小鐵棍兒昨日在花園裏拾的。今早拿着問我換網巾圈兒耍子。一節告訴了一遍。婦人聽了。粉面通紅。銀牙暗咬。說道。你看賊小奴才。油手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經濟道。你弄殺我。打了他不打緊。敢就賴在我身上。是我說的。千萬休要說罷。婦人道。我饒了小奴才。除非饒了蝎子。可有他兩個正說在熱鬧處。忽聽小廝來安兒來尋。爹在前廳請姐夫寫禮帖兒哩。婦人連忙撺掇他出

去了。下的樓來。教春梅取板子來，要打秋菊。秋菊說着，不肯倘。說道尋將娘的鞋來，娘還要打我。婦人把刪綫陳經濟拿的鞋遞與他看，罵道賊奴才，你把那個當我的鞋，將這個放在那裡。秋菊看見，把眼瞪了半日，不敢認，說道可是作怪的勾當，怎生跑出娘的三隻鞋來了。婦人道好大胆奴才，你敢是拿誰的鞋來搪塞我，倒如何說我是三隻腳的蹄。這個鞋從那裡出來了，不由分說，教春梅拉倒，打了十下。打的秋菊抱股而哭，望着春梅道都是你開門，教人進來，收了娘的鞋，這回教娘打我。春梅罵道你倒收拾娘鋪蓋，不見了娘的鞋，娘打了你這幾下兒，還敢抱怨人，早是這隻舊鞋，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你也推賴個人兒就是了。娘惜情兒還打的你少。若是我外邊叫個小廝辣辣的打上他二三十板，看這奴才怎麼樣的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不言語了。當下西門慶叫了經濟，到前廳封尺頭禮物，送提刑所賀千户，新陞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户。本衛親識都與他送行，在永福寺，不必細說。西門慶差了鉞安送去，廳上陪着經濟吃了飯，歸到金蓮房中。這金蓮千不合萬不合，把小鐵棍兒拾鞋之事，告訴一遍，說道都是你這沒才料的貨，平白幹的勾當，教賊萬殺的小奴才，把我的鞋拾了，拿到外頭，誰是沒瞧見，被我知道，要將還來了。你不打與他兩下，到明日慣了他。西門慶就不問誰告你說來，一沖性子，走到前邊。那小猴子不知，正在石臺基頑耍，被西門慶揪住頂角，拳打腳踢，殺猪也似叫起來，方纔住了手。這小猴子倘在地下，死了半日。慌得

來昭兩口子走來，扶救半日甦醒。見小廝鼻口流血，抱他到房裡問，慢慢問他，方知為拾鞋之事。拾了金蓮一隻鞋，因和陳經濟換圈兒惹起事來。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到後邊廚下，指東罵西，一頓海罵道：賊不逢好死的淫婦、王八羔子，我的孩子和你有甚冤仇，他纔十一二歲，曉的甚麼，知道屄生在那塊兒，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打的鼻口都流血。假若死了，他淫婦王八兒也不好，稱不了你甚麼願。于是廚房裡罵了，到前邊又罵，整罵了一二日，還不定。教金蓮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還不知道。晚夕上床宿歇，西門慶見婦人腳上穿着兩隻綠紬子睡鞋，兒大紅提根兒，因說道：阿呀，如何穿這個鞋在腳上，怪怪的不好看。婦人道：我只一雙紅睡鞋，倒乞小奴才拾了一隻，弄油了我的，那裡再討第二雙來。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到明日做一雙兒穿在腳上。你不知我達達一心只喜歡穿紅鞋兒，看着心裡愛。婦人道：怪奴才，可可兒的來，我想起一件事來，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着我，黃貓黑尾，你幹的好萌兒。一行死了，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臭蹄子，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裡，拜帖匣子內，攪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麼罕稀物件，也不當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賊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指着秋菊罵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教我打了幾下。分付春梅：趁早與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了罷。那秋菊

拾在手裡說道娘這個鞋只好盛我一個脚指頭兒罷了婦人罵道賊奴才還教甚麽稀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耻的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來分付取刀來等我把淫婦剁做幾截子掠到毛司裡去叫賊淫婦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發偏剁個樣兒你瞧西門慶笑道怪奴才丟開手罷了我那裡有這個心婦人道你沒這個心你就睹了誓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你還留着他鞋做甚麽早晚有省好思想他正經俺每和你恁一場你也沒恁個心兒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西門慶笑道罷了怪小淫婦兒偏有這些兒的他就在時也沒曾在你根前行差了禮

法于是摟過粉項來就親了個嘴兩個雲雨做一處正是動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意濃有詩為証

漫吐芳心說向誰　欲於何處寄相思
相思有盡情難盡　一日都來十二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

百年秋月與春花　展放眉頭莫自嗟
吟幾首詩消世慮　酌一杯酒度韶華
閑敲棋子心情樂　悶撥瑤琴興趣賒
人事與時俱不管　且將詩酒作生涯

話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記掛着要做那紅鞋拿着針線筐兒往花園翡翠軒臺基兒上坐着那裡描畫鞋扇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李瓶兒問道姐姐你描金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大紅光素段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兒上扣綉鸚鵡摘桃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段子也照依姐姐

描恁一雙兒我要做高底的罷于是取了針線筐兩個同一處
做金蓮描了一隻丟下說道李大姐你替我描這一隻等我後
邊把孟三姐叫了來他昨日對我說他也要做鞋哩一直走到
後邊玉樓房中倚着護炕兒手中也衲着一隻鞋兒哩金蓮進
門玉樓道你早亦金蓮道我起的早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
户送行去了教我約下李大姐花園裡趕早凉做些生活等住
回日頭過熱了做不的我纔描了一隻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
逕來約你同去咱三個一答兒哩好做因問你手裡衲的是甚
麼鞋玉樓道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段子鞋金蓮道你
好漢又早衲出一隻來了玉樓道那隻昨日就衲了這一隻又
衲了好些了金蓮接過看了一回說你這個到明日使甚麼雲

頭子玉樓道我不得你們小後生花花黎黎我老人家了使羊
皮金緝的雲頭子罷週圍拿紗綠線鎖出白山子兒上白綾高
底穿好不好金蓮道也罷你快收拾咱去來李瓶兒那裡等着
哩玉樓道你坐着咱吃了茶去金蓮道不吃罷咱拿了茶那裡
吃去來玉樓分付蘭香頓下茶送去兩個婦人手拉着手兒袖
着鞋扇逕往外走吳月娘到上房穿廊下坐便問你們那去金
蓮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與他描鞋說着一直來到
花園內三人一處坐下拿起鞋扇你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
一遍先是梅茶來吃了然後李瓶兒那邊的茶到孟玉樓房裡
蘭香落後纔拿茶至三人吃了玉樓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
底子紅鞋做甚麼不如高底鞋好着你若嫌木底子响脚也似

我用毡底子。却不好走着。又不响。金蓮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也是他爹因我不見了那隻睡鞋。被小奴才兒偷了。弄油了我的。分付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玉樓道。又說鞋哩。這個也不是舌頭李大姐在這裡聽着。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來昭家孩子小鐵棍兒。怎的花園裡拾了。後來不知你怎的知道了。對他爹說。打了小鐵棍兒一頓。說把他猴子打的鼻口流血。倘在地下。死了半日。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後邊海罵。罵那個淫婦王八。羔子學舌。打了他小厮。說他小厮一點尿不彀孩子。唬的甚麼便喉調打了他恁一頓。早是活了。若死了。淫婦王八羔子也不得清潔。俺再不知罵淫婦王八羔子是誰。落後小鐵棍兒進來。大姐姐問他。你爹為甚麼打你。小厮纔說因在花園裡耍子。拾了一隻鞋。問姑夫換圈兒來。不知甚麼人對俺爹說了。教爹打我一頓。我如今尋姑夫問他要圈兒去也。說畢。一直徑前跑了。原來罵的王八羔子。是陳姐夫。早是只李嬌兒在傍邊坐着。大姐沒在根前。若聽見時。又是一場兒。金蓮問大姐姐沒說甚麼。玉樓道。你還說哩。大姐姐好不說你哩。說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為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妻。想着去了的來旺兒小厮。好好的從南邊來了。東一帳西一帳。說他老婆養着主子。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成日做賊哩。養汗哩。生生兒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把個媳婦又逼臨的吊死了。如今為一隻鞋子。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你的鞋好好穿在脚上。怎的教小厮拾了。想必吃醉了。在那花園裡和漢子不知怎的餳

成一塊繩吊了鞋。如今沒的撈甚。拿小廝頂缸。打他這一頓。又不曾爲甚麼大事。金蓮聽了道。沒的那扯毯淡。甚麼是大事。殺了人是大事了。奴才拿刀子要殺主子。向玉樓道。孟三姐。早是瞞不了你。咱兩個聽見來興兒說了。一聲謊的甚麼樣兒的。你是他的大老婆。倒說這個話。你也不管。我也不管。教奴才殺了漢子纔好。老婆成日在你那後邊使喚。你縱容着他不管教他欺大滅小。和這個合氣。和那個合氣。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揭條我。我揭條你。吊死了你。還瞞着漢子不說。早時苦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不然怎了。你這的推乾淨。說面子話兒。左右是左右我調唆漢子。也罷。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漢子。一條提撐的離門離戶。也不筭恒屬人摉不到我井裡頭。玉樓見金蓮粉面通紅惱了。又勸道。六姐。你我姊妹都是一個人。我聽見的話兒有個不對。你說說。說了只放在你心裡。休要使出來。金蓮不依他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他房來。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來昭媳婦子一丈青。怎的在後邊指罵。說你打了他孩子。要邏揸兒和人攘。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說在心裡。到次日。要攆來昭三口子出門。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不容他在家。打發他往獅子街房子那看守。替了平安兒來家看守大門。後次月娘知道。甚惱金蓮。不在話下。正是。事不三思終有悔。人逢得意早回頭。却說西門慶。在前廳打發來昭三口子。搬移獅子街看守房屋去。一日正在前廳坐。忽有看守大門的平安兒來報。守備府周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仙。在門首伺候見爹。西門

慶道。來人進見道上守備帖兒。然後道有請。須臾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繫黃絲雙穗縧。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年約四十之上。生的神清如長江皓月。貌古似太華喬松。威儀凜凜。道貌堂堂。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聲如鐘。坐如弓。走如風。但見他

能通風鑑。善究子平。觀乾象能識陰陽。察龍經明知風水。五星深講。三命秘談。審格局。决一世之榮枯。觀氣色。定行年之休咎。若非華岳修真客。定是成都賣卜人。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廳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禮。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坐上欠身道。貧道姓吳名奭道號守真。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雲遊上國。因往岱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來府上觀相。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道那幾家相法。神仙道。貧道粗知十二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壬神課。常施藥救人。不愛世財。隨時住世。西門慶聽言。益加敬重。誇道。眞乃謂之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卓兒。擺齋管待神仙。神仙道。周老總兵。送貧道來。未曾觀相。造可先要賜齋。西門慶笑道。仙長遠來。已定未用早齋。待用過。看命未遲。于是陪着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撞過卓席。拂抹乾淨。討筆硯來。神仙道。請先觀貴造。然後觀相尊容。西門慶便說與八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這神仙暗暗掐指尋紋。良久說

道官人貴造。丙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子時。七月廿三日。白露已交八月筭命。月令提剛。辛酉理傷官格。子平云。傷官傷盡復生財。財旺生官福轉來。立命申宮。是城頭土命。七歲行運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官人貴造依貧道所講。元命貴旺。八字清奇。非貴則榮之造。但戊土傷官生在七八月。身弱旺了。幸得壬午日干。丑中有癸水。水火相濟乃成大器。丙子時。丙合辛生。後來定掌威權之職。一生盛旺。快樂安然。發福遷官。主生貴子。爲人一生耿直。幹事無二。喜則和氣春風。怒則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臨死有二子送老。今歲丁未流年。丁壬相合。目下丁火來尅。若你尅我者爲官鬼。必主平地登雲之喜。添官進祿之榮。大運見行癸亥。戊土得癸水滋潤。定見發生。目下透出紅鸞天喜。熊羆之兆。又命宮驛馬臨申。不過七月必見矣。西門慶問道。我後來運限何如。有災殃沒有。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說。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後到甲子運中。常在陰人之上。只是多了底流星打攪。又被了壬午日破了。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西門慶問道。于今如何。神仙道。目今流年。只多日逢破敗五鬼在家炒鬧。些小氣惱。不足爲災。都被喜氣神臨門沖散了。西門慶道。命中還有敗否。神仙道。年赶着月。月赶着日。實難矣。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便道先生。你相我面何如。神仙道。請尊容轉正。貧道觀之。西門慶把座兒挪了一挪。神仙相道。夫相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往。吾觀官人頭圓項短。必爲

享福之人。體健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高聳。一生衣祿無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此幾樁兒好處。還有幾樁不足之處。貧道不敢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請官人走兩步看。西門慶真個走了幾步。神仙道。你行如擺柳。必主傷妻。魚尾多紋。終須勞碌。眼不哭而淚汪汪。心無慮而眉縮縮。若無刑剋。必損其身。妻宮剋過方可。西門慶道。已刑過了。神仙道。請出手來看一看。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神仙道。智慧生於皮毛。苦樂觀乎手足。細軟豐潤。必享福逸祿之人也。兩目雌雄。必主富而多詐。眉抽二尾。一生常自足歡娛。根有三紋。中主必然多耗散。奸門紅紫。一生廣得妻財。黃氣發於高曠。旬月內必定加官。紅色起於三陽。今歲間必生貴子。又有一件不敢說。淚堂豐厚。亦主貪花。谷道亂毛。號為淫抄。且喜得鼻乃財星。驗中年之造化。承漿地閣。管末世之榮枯。

承漿地閣要豐隆　準乃財星居正中
生平造化皆由命　相法玄機定不容

神仙相畢。西門慶道。請仙長相相房下眾人。一面令小廝後邊請你大娘出來。于是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等眾人都跟出來。在軟屏後潛聽。神仙見月娘出來。連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在傍邊觀相。請娘子尊容轉正。那吳月娘把面容朝看廳外。神仙端詳了一回。說。娘子面如滿月。家道興隆。唇若紅蓮。衣食豐足。必得貴而生子。聲響神清。必益夫而發福。請出手來。月娘從袖口中露出十指春葱來。神仙道。乾姜之手。女人

必善持家，照人之鬓，坤道定須秀氣。這幾椿好處，還有些不足之處，休道貧道直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淚堂黑痣，若無宿疾必刑夫，眼下皺紋，亦主六親若冰炭。

女人端正好容儀　緩步輕如出水龜
行不動塵言有節　無肩定作貴人妻

相畢，月娘退後。西門慶道：還有小妾輩，請看看。于是李嬌兒過來，神仙觀看良久：此位娘子，額尖鼻小，非側室必三嫁其夫；肉重身肥，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肩聳聲泣，不賤則孤；鼻梁若低，非貧即夭。請步幾步我看。李嬌兒走了幾步，神仙道：

額尖露臂并蛇行　早年必定落風塵
假饒不是娼門女　也是屏風後立人

相畢，李嬌兒下去。吳月娘叫：孟三姐，你也過來相一相。神仙觀着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六府豐隆，晚歲榮華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孛光輝；到老無災，大抵年宮潤秀。請娘子走兩步。玉樓走了兩步，神仙道：

口如四字神清徹　溫厚堪同掌上珠
威媚兼全財命有　終主刑夫兩有餘

玉樓相畢，叫潘金蓮過來。那潘金蓮只顧嬉笑，不肯過來。月娘催之再三，方纔出見。神仙擡頭觀看這個婦人，沉吟半日，方纔說道：此位娘子，髮濃鬢重，光斜視以多淫；臉媚眉彎，身不搖而自顫；面上黑痣，必主刑夫；人中短促，終須壽夭。

舉止輕浮惟好淫　眼如點漆壞人倫

月下星前長不足　雖居大廈少安心

相畢金蓮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神仙觀看這個女人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女娘容貌端莊乃素門之德婦只是多了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約眉靨漸生月下之期難定觀臥蠶明潤而紫色必產貴兒體白肩圓必受夫之寵愛常遭疾厄只因根上昏沉頻過喜祥蓋謂福星明潤此幾樁好處還有幾樁不足處娘子可當戒之山根青黑三九前後定見哭聲法令細纏雞犬之年焉可過慎之慎之

花月儀容惜羽翰　平生良友鳳和鸞

綠門財祿堪依倚　莫把凡禽一樣看

相畢西門慶又叫孫雪娥出來相一相神仙看了說道這位娘子體矮聲高額尖鼻小雖然出谷遷喬但一生冷笑無情作事機深內重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後來必主凶亡夫四反者唇反無稜耳反無輪眼反無神鼻反不正故也

燕體蜂腰是賤人　眼如流水不廉真

常時斜倚門兒立　不爲婢妾必風塵

雪娥下去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女娘鼻梁仰露破祖刑家聲若破鑼家私消散面皮太急雖溝洫長而壽亦夭行如雀躍處家室而衣食缺乏不過三九常受折磨

惟夫反目性通靈　父母衣食僅養身

狀貌有拘難顯達　不遭惡死也艱辛

大姐相畢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相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

年約不上二九，頭戴銀絲雲髻兒，白線挑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比甲兒，纏手縛脚，出來道了萬福。神仙觀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髮細眉濃，稟性要強，神急眼圓，爲人急燥。山根不斷，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朝拱，位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響神清，必益夫而得祿，三九定然封贈。但乞了這左眼大，早年尅父；右眼小，周歲尅娘。左口角下只一點黑痣，主常沾啾唧之灾；右腮一點黑痣，一生受夫愛敬。

天庭端正五官平　口若塗硃行步輕

倉庫豐盈財祿厚　一生常得貴人憐

神仙相畢，衆婦女皆咬指以爲神相。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拿拜帖回謝。吳神仙再三辭却，說道：貧道雲遊四方，風飡露宿，化救萬道。周總兵差將過來，可一時之情耳，要這財何用？决不敢受。西門慶不得已，拿出一疋大布，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神仙方纔受之，令小童接了，收在經包内，稽首拜謝。西門慶送出大門，揚長飄然而去。正是：拄杖兩頭挑日月，葫芦一個隱山川。西門慶送神仙出，回到後廳，問月娘：衆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也都好，只是三個人相不着。西門慶道：那三個人相不着？月娘道：相李大姐有實疾，到明日生貴子，他見將今懷着身孕，這個也罷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受折磨，不知怎的折磨。相春梅後日來也生貴子，或者只怕你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我只不信，說他春梅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没官，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

到他頭上西門慶笑道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官進祿之榮我那得官來他見春梅和你每站在一處又打扮不同戴着銀絲雲髻兒只當是你我親生養女兒一般或後來匹配名門招個貴婿故說有些珠冠之分自古筭的着命筭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隨心滅周大人送來咱不好囂了他的頭教他相相除疑罷了說畢月娘房中擺下飯打發吃了飯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信步閑遊來花園大捲棚內聚景堂內週圍放下簾櫳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當午時分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忽然風送花香襲人撲鼻有詩爲証

綠樹陰濃夏日長　樓臺倒影入池塘
水晶簾動微風起　一架墻薇滿院香

別院深沉夏草青　石榴開遍透簾明
槐陰滿地日卓午　時聽新蟬噪一聲

西門慶坐於椅上以手扇搖涼只見來安兒畫童兒兩個小厮來井上打水西門慶道叫一個來拿流水安放盆內來安兒忙走向前西門慶分付到後邊對你春梅姐說有梅湯提一壺來放在這冰盤內湃着來安兒應諾去了半日只見春梅家常露着頭戴着銀絲雲髻兒穿着毛青布褂兒桃紅夏布裙子手提一壺蜜煎梅湯笑嘻嘻走來問道你吃了飯了西門慶道我在後邊上房裡吃了春梅嗔道不進房裡來把這梅湯放在冰內湃着你吃西門慶點頭兒春梅湃上梅湯走來扶着椅兒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替他打扇問道頭裡大娘和你說甚麼

話來。西門慶道。說吳神仙相面一節。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說戴
珠冠。教大娘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他頭上。常言道。凡人不可
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圓。各人裙帶上衣食
怎麽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西門慶笑道。小油
嘴兒。自胡亂。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兒。就替你上了頭。于是把他
摟到懷裡。手扯着手兒頑耍。問他。你娘在後邊。在屋裡怎的不
見。春梅道。娘在屋裡。教秋菊熱下水。要洗浴。等不的就在牀上
睡了。西門慶道。等我吃了梅湯。等我掇混他一混去。于是春梅
向冰盆倒了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呷了一口。湃骨之涼。透心
沁齒。如甘露灑心一般。須臾吃畢。搭伏着春梅肩膀兒。轉過角
門來。到金蓮卧房中。揿開簾櫳進來。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

新買的螺甸牀上。原是因李瓶兒房中安着一張螺甸廠廳牀。
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也替他也買了這一張螺
甸有欄杆的牀。兩邊槅扇都是螺甸攢造。安在牀內。樓臺殿閣
花草翎毛。裡面三塊梳背。都是松竹梅歲寒三友。掛着紫紗帳
幔。錦帶銀鈎。兩邊香毬吊掛。婦人赤露玉體。止着紅綃抹胸兒。
盖着紅紗衾。枕在鴛鴦枕。在凉席之上。睡思正濃。房裡異香噴
鼻。西門慶一見。不覺淫心頓起。令春梅帶上門出去。悄悄脫了
衣褲。上的牀來。揿開紗被。見他玉體互相掩映。戲將兩股輕開。
按麈柄徐徐插入牝中。比及星眸驚欠之際。已抽拽數十度矣。
婦人睜開眼笑道。怪強盜三不知多咱進來。奴睡着了就不知
道。奴睡的甜甜兒。搵混死了我。西門慶道。我便罷了。若是有個

生漢子進來你也推不知道罷婦人道我不好罵的誰人七個頭八個胆敢進我這房裡來只許了你恁沒大沒小的罷了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暗將茉莉花蕋兒攪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掬使西門慶見了愛他以奪其寵西門慶於是見他身體雪白穿着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一面蹲踞在上兩手兜其股極力而提之垂首觀其出入之勢婦人道怪貨只顧端詳甚麼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兒的身上白就是了他懷着孩子你便輕憐痛惜俺每是拾兒由着這等掇弄西門慶問道說你等着我洗澡來婦人問道你怎得知道來西門慶把春梅告訴他話說了一遍婦人道你洗我教春梅掇水來不一時把浴盆掇到房中注了湯二人下牀來同浴蘭湯共效魚水之歡當下添湯換水洗浴了一回西門慶乘興把婦人仰臥在浴板之上兩手執其雙足跨而提之掀騰擺幹何止二三百回其聲如泥中螃蠏一般响之不絕婦人恐怕香雲拖墜一手扶着雲鬓一手扳着盆沿口中燕語鶯聲百般難述怎見這場交戰但見

華池蕩漾波紋亂翠幃高捲秋雲暗才郎情動要爭持慾色心忙顯手段一個顫顫巍巍挺硬鎗一個搖搖擺擺輪鋼劍一個捨死忘生往裡鑽一個尤雲殢雨將功幹撲撲簌簌皮鼓催碑碑磚磚鎗付劍矶矶磕磕弄响聲砰砰研研成一片下下高高水逆流洶洶湧湧盈清澗滑滑滲滲怎住停攔攔濟濟難存站一來一往一衝一撞東西探熱氣騰騰妖雲生

紛紛馥馥香氣散，一個逆水撑船，將玉股搖，一個稍公把舵
將金蓮掐。一個紫騮猖獗逞威風，一個白面妖嬈遭馬戰。喜
喜歡歡美女情，雄雄糾糾男兒願。翻翻覆覆意歡娛，鬧鬧挨
挨情摸亂。你死我活更無休，千戰千贏心胆戰。口口聲聲叫
殺人，氣氣昂昂情不厭。古古今今廣鬧爭，不似這番水裏戰。
當下二人水中戰鬬了一回。西門慶精泄而止，揩抹身體乾淨，
撤去涼盆，止着薄纊短襦，上牀安放炕桌，菓酌飲酒，教秋菊取
白酒來，與你爹吃。又向牀閣板上方盒中拿菓餡餅與西門慶
吃，恐怕他肚中飢餓。只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婦人
纔待斟在鍾上，摸了摸冰涼的，就照着秋菊臉上只一潑，潑了
一頭一臉，罵道：好賊少死的奴才，我分付教你篩了來，如何拿
冷酒與爹吃。你不知安排些甚麼心兒，叫春梅與我把這奴才
採到院子裏跪着去。春梅道：我替娘後邊捲裹脚去來，一些兒
沒在根前，你就弄下碜兒了。那秋菊把嘴谷都着，口裏喃喃吶
吶說道：每日爹娘還吃冰湃的酒兒，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婦
人聽見，罵道：好賊奴才，你說甚麼，與我採過來，教春梅每邊臉
上打與他十個嘴巴。春梅道：皮臉沒的打污濁了我手，娘只教
他頂着石頭跪着罷。于是不由分說，拉到院子內，教他頂着塊
大石頭跪着，不在話下。婦人從新教春梅煖了酒來，陪西門慶
吃了幾鍾，掇去酒桌，放下紗帳子來，分付拽上房門，兩個抱頭
交股，體倦而寢。正是：若非群玉山頭見，多是陽臺夢裏尋。畢竟
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來保押送生辰担　西門慶生子喜加官

得失榮枯總是閑　機關用盡也徒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到頭螳捕蟬
無藥可醫卿相壽　有錢難買子孫賢
家常寸分隨緣過　便是逍遙自在天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個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凉椅兒上納鞋。只見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腦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甚話說。那琴童又見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指。春梅罵道怪囚根子你有甚麼話說就是了。指手畫脚怎的。那琴童笑了半日。方纔說有看墳的張安

兒在外邊等爹說話哩。春梅道。賊囚根子。張安就是了。何必大驚小怪。見鬼也似悄悄兒的。爹和娘在屋裡聽着了。驚醒他你就是死。你且教張安在外邊等等兒。那琴童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勾半日。又走來角門首趄探問姐。爹起來了不曾。春梅道。怪囚失張冒勢。唬我一跳。有要沒緊。兩頭回來遊魂哩。琴童道。張安等爹出去見了。說了話。還要赶出門去。怕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甜甜兒的。誰敢攪擾他。你教張安且等着去。十分晚了。教他明日去罷。正說着。不想西門慶在房裡聽見。便叫春梅進房問。誰說話。春梅道。琴童小廝進來說。墳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拿衣我穿。等我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衣裳。金蓮便問張安來說甚麼話。西門慶道。張安前日來說。咱家墳隔壁。趙寡婦家庄子兒。連地要賣。價錢三百兩銀子。我只還他二百五十兩銀子。教張安和他講去。若成了。我教賁四。和陳姐夫去兌銀子。裡面一眼井。四個井圈打水。我買了這庄子。展開合爲一處。裡面蓋三間捲棚。三間廳房。叠山子花園。松墻。槐樹棚。井亭。射箭廳。打毬場。耍子去處。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也罷。婦人道。也罷。咱買了罷。明日你娘們上墳。到那裡好遊玩耍子。說畢。西門慶往前邊。和張安說話去了。金蓮起來向鏡臺前。重勻粉臉。再整雲鬟。出來院內要打秋菊。那春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來。吊板子。金蓮便問道。教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與你爹吃。原來你家沒大了。說着你還丁嘴鐵舌兒的喝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二十板子。那琴童纔打

到十板子上。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饒了他十
板。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厨下去了。李瓶兒道。老
潘領了個十五歲的丫頭。後邊二姐姐買了房裡使喚。要七兩
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瞧。要送與他去哩。這金蓮遂與李瓶兒
一同後邊去了。李瓶兒果然問了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丫
頭。改名夏花兒。房中使喚。不在話下。安下一頭。却說一處。單表
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担。自從離了清河縣。一路朝登紫陌。
暮踐紅塵。飢食渴飲。夜住曉行。正值大暑炎蒸天氣。爍石流金
之際。路上十分難行。評話捷說。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
店安下。到次日。賫抬馱箱禮物。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
候。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他穿上青衣。逕向守門官吏唱了

個喏。那守門官吏問道。你是那裡來的。來保道。我是山東清河
縣西門員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道。賊少死
野囚軍。你那裡便興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今一人
之下。萬人之上。不論三台八位。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老爺府
前這等稱呼。趁早靠後。內中有認的來保的。便安撫來保說道。
此是新參的守門官吏。纔不多幾日。他不認的你。休怪。你要稟
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大叔來。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
重一兩。遞與那人。那人道。我到不消。你再添一分與那兩個官
吏。休和他一般見識。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每人一兩。都
打發了。那官吏纔有些笑容兒。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畧
候候。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老爺纔從上清寶籙宮進了香回

來書房內廳良久請到翟管家出來。穿着凉鞋淨襪。青絲絹道袍來保見了先磕下頭去。翟管家答禮相還說道前者累你。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抬禮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脚下人捧着一對南京尺頭。三十兩白金。說道家主西門慶多上覆翟爹無物表情這些薄禮與翟爹賞人前者鹽客王四之事。多蒙翟爹費心。翟謙道此禮我不當受罷罷。我且收下。來保又遞上太師壽禮帖兒看了。還付與來保。分付把禮擡進來。到二門裏首伺候。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來往雜人都在那裏待茶須臾一個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少頃太師出廳翟謙先稟知太師。太師然後令來保吳主管進見跪於階下。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主管各捧獻禮物但見黃烘烘金壺玉盞。白晃晃減靸仙人。良工製造費工夫。巧匠鑽鑿人罕見。錦繡蟒衣。五彩奪目。南京紵段。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盡貼封皮。異果時新。高堆盤榼。如何不喜。便道這禮物决不好受的。你還將回去。于是慌了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的主人西門慶沒甚孝順。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便了。太師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傍邊左右祇應人等。把禮物盡行收下去。太師又道。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書與你巡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曾。來保道。蒙老爺天恩書到。衆鹽客都牌提到鹽運司。與了勘合。都放出來了。太師因向來保說道。禮物我故收了。累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來保道。小的主人。一介鄉民有

何官後太師道旣無官後後非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
劄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做個理刑副千户頂補
千户賀金的員鈌好不好來保慌的叩頭謝道蒙老爺莫大之
恩小的家主舉家粉首碎身莫能報答于是喚堂後官擡書案
過來即時僉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劄付把西門慶名字塡註上
面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户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向來保
道你二人替我進献生辰禮物多有辛苦因問後邉跪的是你
甚麽人來保纔待說是夥計那吳主管向前道小的是西門慶
舅子名喚吳典恩太師道你旣是西門慶舅子我觀你到好個
儀表喚堂後官取過一張劄付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個驛
丞倒也去的那吳典恩慌的磕頭如搗蒜又取過一張劄付來

把來保名字塡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尉俱磕頭謝了領
了劄付分付明日早辰吏兵二部掛號討勘合限日上任應後
又分付翟謙西廂房管待酒飯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
不在話下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
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陞官指
方補價夤緣鑽刺者驟陞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
俗頹敗贓官汚吏遍滿天下役煩賦重民窮盗起天下騷然不
因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血染人當下翟謙把來保吳主管邀
到廂房管待廚下大盤大碗肉蓋花糕酒如琥珀湯飯點心齊
上飽飡了一頓翟謙向來保說我有一件事央及你爹替我處
處未知你爹肯應承否來保道翟爹說那裡話家你老人家

這等。老爺前扶持看顧。不揀甚事。但肯分付。無不奉命。翟謙道。不瞞你說。我答應老爺。每日止賤荊一人。我年也將及四十。常有疾病。身邊通無所出。央及你爹。只說你那貴處有好人才女子。不拘十五六上下。替我尋一個送來。該多少財禮。我一一奉過去。于是一封人事。并回書付與來保。又已送二人五兩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說道。劉纔老爺上已賞過了。翟爹還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推辭。當下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裡替你差個办事官。同你到下處。明早好往吏兵二部掛號。就領了勘合。好起身。省的你明日又來。途間往返了。我分付了。去部裡不敢遲滯了你文書。那時喚了個办事官。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裡掛了號。討勘合來回我話。那員官。與來保吳典恩作辭出的府門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內會話。管待酒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約定明日絕早先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掛號討了勘合。閑得是太師老爺府裡。誰敢遲滯。顛倒奉行。金吾衛太尉朱勔。即時使印僉了票帖。行下頭司。把來保填註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個拜帖回翟管家。不消兩日。把事情幹得完備。有日顧頭口起身。星夜回清河縣來報喜。正是富貴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鄧通成。

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在家中聚景堂中。大捲棚內。賞玩荷花。避暑飲酒。吳月娘與西門慶居上坐。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彈唱。怎見的當日酒席。但見

盆栽綠草，瓶插紅花，水晶簾捲蝦鬚，雲母屏開孔雀。盤堆麒麟脯，佳人笑捧紫霞觴；盆浸冰桃，美女高擎碧玉斝。食烹異品，菓獻時新。絃管謳歌，奏一派聲清韻美；綺羅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當筵象板撒紅牙，遍體舞裙鋪錦綉。消遣壼中閒日月，遨遊身外醉乾坤。

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你娘往屋裡做甚麼哩？怎的不來吃酒？綉春道：我娘害肚裡疼，屋裡揸着哩，便來也。月娘道：還不快對他說去，休要揸着，來這裡坐着聽一回唱罷。西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娘道：李大姐忽然害肚裡疼，屋裡倘着哩。我剛纔使小丫頭請他去了。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臨月，只怕攪撒了。潘金蓮道：大姐姐，他那裡是這個月，約他是八月裡孩子，還早哩。西門慶道：既是早哩，使丫頭請你六娘來聽唱。不一時，只見李瓶兒來到。月娘道：只怕你掉了風冷氣，你吃上鍾熱酒，管情就好了。不一時，各人面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分付春梅：你每唱個人皆畏夏日我聽。那春梅等四個，方纔箏排鴈柱，阮跨鮫綃，啟朱唇，露皓齒，唱人皆畏夏日云云。那李瓶兒在酒席上，只是把眉頭忔𢚰着，也沒等的唱完了，回房中去了。月娘聽了詞曲，耽着心，使小玉房中瞧去。回來報說：六娘害肚裡疼，在炕上打滾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時候，這六姐還強說早哩。還不喚小廝來，快請老娘去。西門慶即令來安兒風跑，快請蔡老娘去。于是連酒也吃不成，都來李瓶兒房中問他。月娘問道：李大姐，你心裡覺怎的？李瓶兒回道：大娘

我只心口連小肚子往下鱉墜着疼。月娘道你起來休要唧着。只怕滾壞了胎。老娘請去了便來也。少頃漸漸李瓶兒疼的緊。了。月娘又問使了誰請老娘去了。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爹使了來安去了。月娘罵道這囚根子你還不快迎迎去。平白没筭計使那小奴才去。有緊没慢的。西門慶叫玳安快騎了騾子赶了去。月娘道一個風火事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心中未免有幾分氣。在房裡看了一回。把孟玉樓拉出來。兩個站在西稍間簷柱兒底下。那裡歇凉。一處說話。說道耶嚛嚛緊着熱刺刺的擠了一屋子裡人。也不是養孩子。都看着下象胆哩。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望衆人那位是主家奶奶。李嬌兒道這位大娘裡。那蔡老娘倒身磕頭去。月娘道姥姥生受你。怎的這咱纔來。蔡老娘道你老人家聽我告訴

我做老娘姓蔡　兩隻脚兒能快　身穿怪綠喬紅
各様鬏髻歪戴　嶽絲環子鮮明　閃黄手帕符攥
入門利市花紅　坐下就要管待　不拘貴宅嬌娘
那管皇親國太　教他任意端詳　被他褪衣剅劃
橫生就用刀割　難産須將拳揣　不管臍帶包衣
着忙用手撕壞　活時來洗三朝　死了走的偏快
因此主顧偏多　請的時常不在

月娘道。你且休閑說。請看這位娘子敢待生養也。蔡老娘向牀前摸了摸李瓶兒身上。說道是時候了。問大娘預備下繃接草紙不曾。月娘道有。便教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且說玉樓見老

娘進門便向金蓮說蔡老娘來了咱不往屋裡看看去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說道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時運人怎的不看他頭裡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見他不是這個月的孩子只怕是八月裡的教大姐姐白搶白相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玉樓道我也只說他是六月裡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也韶刀了我和你恁算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女兒當年懷入門養一個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了多少也一兩個月纔生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我說差了若是八月裡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踩小板凳兒糊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失迷了家鄉那裡尋犢兒去正說着只見雪娥後邊和小玉抱着草紙繃接并小褥子兒來孟玉樓道此是大姐姐預備下他早晚臨月用的物件兒今日且借來應急兒金蓮道一個是大老婆一個是小老婆明日兩個對養十分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每是買了個母雞不下蛋莫不殺了我不成又道你着合着沒的狗咬尿胞虛喜歡玉樓道五姐是甚麼話以後見他說話兒出來有些不防頭惱只低着頭弄裙子並不作聲應答他潘金蓮用手扶着庭柱兒一隻腳跐着門檻兒口裡磕着瓜子兒只見孫雪娥聽見李瓶兒前邊養孩子後邊慌慌張張一步一跌走來觀看不防黑影裡被臺基險些不曾絆了一交金蓮看見教玉樓你看獻勤的小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搶命哩黑影子拌倒了磕了牙也是錢姐姐賣蘿蔔的拉鹽担子攘鹹嘈心養下孩子來

明日賞你這小婦一個紬帽戴。良久只聽房裡呱的一聲。養下來了。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爹說。討喜錢。分娩了一位哥兒。吳月娘報與西門慶。慌的連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子母平安。臨盆有慶。坐草無虞。這潘金蓮。聽見生下孩子來了。合家歡喜。亂成一塊。越發怒氣生走去了。房裡自閉門户。向牀上哭去了。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廿一日。也正是。不如意處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這蔡老娘收拾孩兒。咬去臍帶。埋畢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發李瓶兒吃了。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飯。臨去西門慶與了他五兩一定銀子。許洗三朝來還與他一疋段子。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當日西門慶進房去。見一個滿抱的孩子。生的甚是白淨。心中十分歡喜。合家無不欣悅。晚夕就在李瓶兒牀房中歇了。不住來看孩兒。次日巴天不明早起來。拿十副方盒。使小厮各親戚隣友處分投送喜麵。應伯爵謝希大聽見西門慶生了子。送喜麵來。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留他捲棚內吃麵。剛打發去了。正在廳上亂着。使小厮叫媒人來。尋養娘。看妳孩兒。忽有薛嫂兒領了個妳子來。原是小人家媳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孩兒。不上一個月。男子漢當軍過不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子要賣他。月娘見他生的乾淨。對西門慶說。兌了六兩銀子。留下。起名如意兒。教他早晚看妳哥兒。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管顧他衣服。正熱鬧。一日忽有平安報來。保吳主管在東京回還。

見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進來。見了西門慶報喜。西門慶問喜從何來。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禮一節。從頭至尾訴說一遍。老爺見了禮物甚喜。說道我累次受你主人禮太多。無可補報。因問爹原祖上有甚差事。小的說一介鄉民。並無寸役在身。太師老爺說朝廷欽賞了他幾張空名誥身劄付。與了爹一張。塡寫爹名姓在上。塡註在金吾衞副千户之職。就委差的在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爹員缺。把小的做了鐵鈴衞校尉。塡註鄆王府當差。吳主管陞做本縣驛丞。于是把一樣三張印信劄付。并吏兵二部勘合。并誥身都取出來。放在卓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銜着許多印信。朝廷欽依事例。果然他是副千户之職。不覺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

生。便把朝廷明降。拿到後邊。與吳月娘衆人觀看。說太師老爺擡舉我。陞我做金吾衞副千户。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頂受五花官誥。坐七香車。做了夫人。又把吳主管携帶做了驛丞。來保做了鄆王府校尉。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有平地登雲之喜。今日果然不上半月。兩椿喜事都應驗了。對月娘說。李大姐養的這孩兒甚是脚硬。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與月娘看了。來保進來。與月娘衆人磕頭。說了回話。分付明日早把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裡。與夏提刑知會了。吳主管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家去了。到次日洗三畢。衆親鄰朋友。一縣都知西門慶第六個娘子。新添了娃兒。未過三日。就有如此美事。官祿臨門。平地做了千户之職。誰人不來趨附。送禮

慶賀人來人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且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退真金無艷色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四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壺覷玉簫　西門慶開宴吃喜酒

家富自然身貴　逢人必讓居先
貧寒敢仰上官憐　彼此都看錢面
婚嫁專尋勢要　通財邀結豪英
不知興廢在心田　只靠眼前知見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本縣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喚趙裁率領四五個裁縫在家來裁剪尺頭儹造衣服又叫了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都是四尺寬玲瓏雲母犀角鶴頂紅玳瑁魚骨香帶不說西門慶家中熱亂且說吳典恩那日走

到應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許伯爵借銀子出來把十兩銀子買禮物謝老兄說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一手拉起說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照顧你東京走了這遭携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問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吳典恩道不瞞老兄說我家活人家一文錢也沒有到明日上任恭官贄見之禮連擺酒并治衣類鞍馬少說也得七八十兩銀子那裡區處如今我寫了一紙文書在此也沒敢下數兒望老兄好歹扶持小人在旁加美言事成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伯爵看了文書因令吳二哥你說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也不勾使依我取筆來寫上一百兩恒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錢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做上官兒慢慢陸續還他也是不遲常言佮語說得好借米下得鍋討米下不的鍋哄了一日是兩晌何况你又在他家曾做過買賣他那裡把你這幾兩銀子放在心上那吳典恩聽了謝了又謝于是把文書上塡寫了一百兩之數當下兩個吃了茶一同起身來到西門慶門首伯爵問守門平安兒你爹起來了不曾平安兒道俺爹起來了在捲棚看着匠人釘帶哩待小的稟去于是一直走來報西門慶說應二爹和吳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不一時二人進入裡面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脚做生活西門慶帶着小帽錦衣和陳經濟在穿廊下看着寫見官手本揭帖見二人作揖讓坐伯爵問哥的手本劄付下了不曾西門慶道今早使小价往提刑府下劄付去了今有手本還未往東平府

并本縣下去說畢小厮畫童兒拿上茶來吃畢茶那應伯爵並
不題吳主管之事走下來且看匠人釘帶西門慶見他拿起帶
來看一徑賣弄說道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如何伯爵極口稱
讚誇奬說道虧哥那裡尋的都是一條賽一條的好帶難得這
般寬大別的倒也罷了自這條犀角帶并鶴頂紅就是滿京城
拿着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面奬說是東京衛主老爺玉帶金
帶空有也沒這條犀角帶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不值
錢水犀角號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內
分水為兩處此為無價之寶又夜間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
滅因問哥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西門慶道你每試估估價值
伯爵道這個有甚行款我每怎麼估得出來西門慶道我對你

說了罷此帶是大街上王招宣府裡的帶昨日晚間一個人聽
見我這裡要帶巴巴來對我說我着賁四拿了七十兩銀子再
三回了他這條帶來他家還張致不肯定要一百兩伯爵道且
難得這等寬樣好看哥你到明日繫出去甚是霍綽就是你同
僚間見了也愛了是誇奬了一回坐下西門慶便向吳主管問
道你的文書下了不曾伯爵道只在二哥文書還未下哩今日巴
巴的他央我來激煩你雖然蒙你抬舉他往東京押生辰担蒙
太師與了他這個前程就是你擡舉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
說不的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況他如今家中無錢他告
我說就是如今上任見官擺酒并治衣服之類也并許多銀子
使一客不煩二主那處活變去沒奈何哥看我面有銀子借與

幾兩扶持他賙濟了這些事兒。他到明日做上官，就啣環結草
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人。你說他舊是咱府中夥計，在哥門下出
入，就是從前後外京外府官吏，哥不知拔濟了多少。不然你教
他那裡區處去。因說道：吳二哥你拿出那符兒來，與你大官人
瞧。這吳典恩連忙向懷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見上面借一
百兩銀子，中人就是應伯爵，每月利行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
錢抹了，說道：既是應二哥作保，你明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
是了。我料你上下也得這些銀子攪纏。于是把文書收了，纔待
後邊取銀子去，忽有提刑所夏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
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名排軍來答應，就問討上任日期，討問
字，夏提刑同僚具公禮來賀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
初二日，青龍金匱黃道，宜辰時到任，拿拜帖兒回夏提刑，賞了
寫字的五錢銀子。俱不必細說。應伯爵和吳典恩正在捲棚內
坐的，只見陳經濟拿着一百兩銀子出來，教與吳主管。說吳二
哥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了。那吳典恩一面接了銀在手，叩頭
謝了。西門慶道：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執你的事去。留下應二
哥我還和你說句話兒。那吳典恩拿着銀子，歡喜出門，看官聽
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敗勢衰，吳月娘守寡，把小玉配與
玳安為妻。家中平安兒小廝，又偷盜出解當庫頭面，在南瓦子
裡宿娼，被吳驛丞拿住痛刑拷打，教他指攀月娘與玳安有奸，
要羅織月娘出官，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題。正是不結子
花休要種，無義之人不可交。那時賁四往東平府并本縣下了

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他和應伯爵。陪陰陽徐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西門慶舅子吳大舅來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到吳主管家。吳典恩又早封下十兩保頭錢。雙手遞與伯爵。磕下頭去。伯爵道。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說着。他會勝不肯借與你。這一百兩銀子與你。隨你上下還使不了。這些。還落一半家中盤纏。那吳典恩酬謝了伯爵。治办官帶衣類。擇日見官上任不題。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會了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賀禮來。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年方一十八歲。本貫蘇州府常熟縣人。喚名小張松。原是縣中門子出身。生的清俊。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又識字會寫。善能歌唱南曲。穿着青綃直裰。京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滿心歡喜。就拿拜帖回覆李知縣。留下他在家答應。改換了名字。叫做書童兒。與他做了一身衣裳。新靴新帽。不教他跟馬。教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拿花園門鑰匙。祝日念又舉保了一個十四歲小厮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兒兩個。背書袋。夾拜帖匣跟馬。上任日期。在衙門中擺大酒席。卓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牌色長承應。吹打彈唱。後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每日騎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灑線揉頭獅子補子員領。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着大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并清河左右衛同僚官。然後親朋隣舍。何等榮耀施為。家中收禮接帖子。一日不斷。正是

白馬血纓彩色新　不來親者強來親
時來頑鐵皆光彩　運去良金不發明

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每日坐提刑院衙門中陞廳畫卯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李瓶兒坐褥一月將滿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喬大戶娘子許多親隣堂客女眷都送禮來與官哥兒做彌月院中李桂姐吳銀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戶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禮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廳上擺設筵席請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在席前與月娘斟酒執壺堂客飲酒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見外邊廳上就脫了衣服教書童疊了安在書房中正戴着冠帽進後邊去到次日起身旋使丫鬟來書房中取新近收拾大廳西廂房一間做書房內安牀几桌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兒晚夕只在牀脚踏板書搭着鋪睡未曾西門慶出來就收拾頭腦打掃書房乾淨伺候答應或是在那房裡歇早辰就使出那房裡丫鬟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的伶俐乖覺又清俊二者又各房丫頭打牙犯嘴慣熟于是暗和上房裡玉簫兩個喇戲上了那日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書房牀地平上插着棒兒香正在窓户臺上擱着鏡兒梳頭拿紅繩扎頭髮不料上房玉簫推開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囚你這咱還來梳眉畫眼兒的爹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只顧扎包髻兒那玉簫道爹的衣服疊了在那裡放着哩書童道在牀南頭安放着哩玉簫

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他分付我教問你要那件玄色圖金補子系布圓領玉色襯衣穿書童道那衣服在厨櫃裡我昨日纔收了今日又要穿他姐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玉簫且不拿衣服走來根前看着他扎頭戲道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兒梳的鬢這虛籠籠的因見他白滚紗漂白布汗掛兒上繫着一個銀紅紗香袋兒一個綠紗香袋兒問他要你與我這個銀紅的罷書童道人家個愛物兒你就要玉簫道你小厮家帶不的這銀紅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個罷了打要是個漢子見你也愛他說被玉簫故意向他肩膊上擰了一把說道賊囚你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畫兒不由分說把兩個香袋子等不的解都掀斷繫兒放在袖子內書童道你好不尊貴把人的帶子也掀斷被玉簫發訕一拳一把戲打在身上打的書童急了說姐你休鬼混我待我扎上這頭髮着玉簫道我且問你沒聽見爹今日往那去書童道爹今日與縣中三宅華主簿老爹送行在皇庄薛公公那裡擺酒來家早下午時分我聽見會下應二叔今日兌銀子要買對門喬大户家房子那裡吃酒罷了玉簫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童道我知道玉簫于是與他約會下拿衣服一直往後邊去了少頃西門慶出來就叫書童分付在家別往那去了先寫十二個請帖兒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二日請官家吃慶官哥兒酒教來興兒買辦東西添厨役茶酒預備卓面齊整玳安和兩名排軍送帖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客面前管酒分付畢西門慶上馬

送行去了。那吳月娘衆姊妹請堂客到齊了。先在捲棚擺茶。然後大廳上屏開孔雀。褥隱芙蓉。上坐席間。叫了四個妓女彈唱。果然西門慶到午後府分來家。家中安排一食菓酒菜。邀了應伯爵和陳經濟。抬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堂客正飲酒中間。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并四個梨。一個柑子。逕來廂房中。送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不在裡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霎作怪。琴童兒正在上邊看酒。冷眼瞧見玉簫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有書童兒在裡邊。三不知扠進去瞧。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曾進來。一壺熱酒和菓子還放在牀底下。這琴童連忙把菓子藏在袖裡。將那一壺酒。影着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裡。迎春和婦人都在上邊。

不曾下來。止有奶子如意兒和繡春在屋裡看哥兒。那琴童進門就問。姐在那裡。繡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你問他怎的。琴童兒道。我有個好的兒。教他替我收着。繡春問他甚麼。他又不拿出來。只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下一盤子燒鵝肉。一碟玉米面玫瑰菓餡蒸餅兒與奶子吃。看見便道。賊囚你在這裡笑甚麼。不在上邊看酒。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教迎春姐你與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你平白拿來做甚麼。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裡玉簫和書童兒小厮七個八個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梨。送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赶眼不見戲了他的來。你只與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抓尋休拿出來。我且拾了白財兒着。因把梨和柑子。掏出來與迎春瞧。

說着我看篩了酒今日該我獅子街房子裡我上宿去也迎春道等住回抓尋壺久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壺各人嘗場者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畢揚長去了迎春把壺藏放在裡間卓上不題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家火少了一把壺玉簫往書房中尋那裡得來再有一把也沒了問書童說我外邊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簫就慌了一口推在小玉身上小玉罵道奮昏了你這淫婦我後邊看茶你抱着執壺在席上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壺兒你來賴我向各處都抓尋不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童兒拿了一把進來教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囚根子他做甚麼拿進他這把壺來後邊為這把壺好不反亂玉簫推小玉小玉推玉簫急的那大丫頭賭身發呪只是哭你趂早還不快替他送進去哩遲回管情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那迎春方纔取出壺要送入後邊來後邊玉簫和小玉兩個正亂這把壺不見了兩個嚷到月娘面前月娘道賊臭肉還敢嚷的是些甚麼你每管着那一門兒把壺不見了玉簫道我在上邊跟着娘遞酒他守着銀器家火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道大妗子要茶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壺兒怎的不見了敢屁股大吊了心了也怎的月娘道我省恐今日席上再無閑雜人怎的不見了東西等住回看這把壺從那裡出來等住回嚷的你主子來沒這壺管情一家一頓玉簫道多若打了我我把這淫婦鐃了也不筭正亂着只見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嚷亂月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遍

西門慶道慢慢尋就是了平白嚷的是些甚麼潘金蓮道若是
吃一遭酒不見了一把不嚷亂你家是王十萬頭醋不酸到底
兒薄看官聽說金蓮此話譏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滿月不見
了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聽見只不做聲只見迎春送壺進來
玉簫便道這不是壺有了月娘問迎春這壺端的在那裡來迎
春悉把琴童從外邊拿到俺娘屋裡收着不知在那裡來月娘
因問琴童兒那奴才如今在那裡玳安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
差上宿去了金蓮在旁不覺鼻子裡笑了一聲西門慶便問你
笑怎的金蓮道琴童兒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裡想必要瞞昧這
把壺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廝如今叫將那奴才老實打着問他
個下落不然頭裡就賴他那兩個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西門
慶聽了心中大怒睜眼看着金蓮說道看着你恁說起來莫不
李大姐他愛這把壺既有了去開手就是了只管亂甚麼那金
蓮把臉羞的飛紅了便道誰說姐姐手裡沒錢說畢走過一邊
使性兒去了西門慶就被陳經濟來請說有管磚廠劉太監差
人送禮來往前去看了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恁不逢
好死三等九做賊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種子
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見了俺每如同生剎神一般越發通沒
句好話兒說了行動就睜着兩個毯窟窿喽喝人誰不知姐姐
有錢明日慣的他每小廝丫頭養漢做賊把人合遍了也休要
管他說着只見西門慶坐了一回往前邊去了孟玉樓道你還
不去他管情往你屋裡去了金蓮道可是他說的有孩子屋裡

熱鬧。他每沒孩子的屋裡冷清。正說著。只見春梅從外來。玉樓道。我說他往你屋裡去了。你還不信哩。這春梅來叫你來了。一面叫過春梅來問他。春梅道。我來問玉簫要汗巾子來。他今日借了我汗巾子戴來。玉樓問道。你爹在那裡。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裡去了。這金蓮聽了。心上如攛上一把火相似。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千年。就跌折腳。也別要進我那屋裡。踹踹門檻兒。教那牢拉的囚根子。把懷子骨撧折了。玉樓道。六姐你今日怎的下恁毒口呪他。金蓮道。不是這說。賊三寸貨強盜。那鼠腹雞腸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有了這點尿胞種子罷了。難道怎麼樣兒的。做甚麼恁擡一個滅一個。把人躧到泥裡。正是。大風刮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話短長。這裡金蓮使性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薛太監差了家人送了一罈內酒。一牽羊。兩疋金段。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新餚。一者祝壽。二者來賀。西門慶厚賞來人。打發去了。到後邊有李桂姐。吳銀兒兩個拜辭要家去。西門慶道。你每兩個再住一日兒。到二十八日。我請你帥府周老爹。和提刑夏老爹。都監荊老爹。管皇庄薛公公。和磚廠劉公公。有院中親要扮戲的。教你二位。只專遞酒。桂姐道。既留下俺。我教頭頭家去回媽聲。放心些。于是把兩人轎子都打發去了。不在話下。次日西門慶在大廳上錦屏羅列。綺席鋪陳。預先發柬。請官客飲酒。因前日在皇庄見管磚廠劉公公。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來。西門慶這裡發柬請他。又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相陪。從飯時。各人衣帽

齊整。又早先到了。西門慶讓他捲棚內坐待茶。伯爵因問今日
哥席間請那幾客。西門慶道。有劉薛二內相。帥府周大人。都監
荊南江。敝同僚夏提刑。團練張總兵。衛上范千戶。吳大哥。吳二
哥。喬老便今日使人來回了不來。連二位通只數客。說畢。適有
吳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桌兒擺飯吃畢。應伯爵
因問。哥兒滿月。抱出來不曾。西門慶道。也是因衆堂客要看。房
下說且休教孩兒出來。恐風試着他。奶子說不妨事。教奶子
用被裹出來。他大媽屋裡走了遭。應了個日子兒。就進屋去了。
伯爵道。那日嫂子這裡請去。房下也要來走走。百忙他舊時那
疾又舉發了。起不的炕兒。心中急的要不的。如今趁人未到。爹
倒好請出哥兒出來。俺每同看一看。西門慶一面分付後邊
慢慢抱哥兒出來。休要諕着他。對你娘說。大舅二舅在這裡。和
應二爹謝爹要看一看。月娘教奶子如意兒用紅綾小被兒裹
的緊緊的。送到捲棚角門首。玳安兒接抱到捲棚內。衆人睜眼
觀看。官哥兒穿着大紅段毛衫兒。生的面白紅唇。甚是富態。都
喝綵誇獎不已。伯爵與希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錦段兜肚。上着
一個小銀墜兒。惟應伯爵與一掛五色線。上穿着十數文長命
錢。教與玳安兒。好生抱回房去。休要驚諕哥兒。說道。相貌端正。
天生的就是個戴紗帽胚胞兒。西門慶大喜。作揖謝了他二人
重禮。伯爵道。哥沒的說。惶恐表意罷了。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
薛公公來了。慌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
轎。穿過肩蟒。纓鎗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敘

禮拔茶落後周守備荊都監夏提刑等衆武官都是錦綉服遶
藤棍大扇軍牢喝道僚椽跟隨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壓的許
多伺候裡面鼓樂喧天笙簫迭奏上坐遞酒之時劉薛二內相
相見廳正面設十二張卓席都是帽拴錦帶花神金瓶卓上擺
着簇盤定勝地下鋪着錦裀綉毯西門慶先把盞讓坐次劉薛
二內相再三讓遜還有列位大人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
俱尊常言三歲內宦居於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泛講
彼此讓遜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肯難爲東家咱
坐了罷于是羅圈唱了個諾打了恭劉內相居左薛內相居右
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廝在傍打扇就坐下了其次者
纔是周守備荊都監衆人須臾堦下一派簫韶動起樂來怎的

的當日好筵席但見食烹異品菓獻時新須臾酒過五巡湯陳
三獻廚役上來割了頭一道小割燒鵝先首位劉內相賞了五
錢銀子教坊司俳官跪呈上大紅紵手本下邊簇擁一段笑樂
的院本當先是外扮節級上開

法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小人不
是別人乃是上廳節級是也手下管着許多長行樂偏匠昨
日市上買了一架圍屏上寫着滕王閣的詩訪問人
請問人說是唐朝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所作自說此人下筆
成章廣有學問乃是個才子我如今叫傳末抓尋着請得他來
見他一見有何不可傳末的在那裡 末云 堂上一呼堦下百諾
禀復節級有何使令 外云 我昨日見那圍屏上寫的滕王閣詩

甚好。聞說乃是唐朝，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所作。我如今這個樣板去。恨卽時就替我請去。請得來一錢賞賜。請不得來二十麻杖。決打不饒。末云 小人理會了。轉下云 節級糊塗。那王勃殿試。從唐時到如今何止千百餘年。教我那裡抓尋他去。不免來來去去。到於文廟門首。遠遠望見一位飽學秀士過來。不免勤問他一聲。先生你是做滕王閣詩的。三不滿三尺。王勃殿試麼。淨扮秀才笑云 王勃殿試乃唐朝人物。今時那裡有。試哄他一哄。我就是那王勃殿試。滕王閣的詩是我做的。我先念兩句你聽。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文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末云 俺節級與了我這副樣板。身只要三尺差一指也休請去。你這等身軀如何充得過。淨云 不打緊。道在人爲。你見那裡。又一位王勃殿試來了。背樁孩子來 將樣板比淨 越縮 末 笑云 可充得過了。淨云 一件。見你節級切記好歹小板櫈兒要緊。來來去去。到節級門首。末 令 淨 外邊伺候 淨云 小板櫈兒要緊。等淨去稟報節級 外云 你請得那王勃殿試來了。末云 見請在門外伺候 外云 你與說我在中門相待。椿松泡茶。割肉水飯 相見科 外云 此眞乃王勃殿試也。一見尊顏三生有幸。磕下頭 淨慌科 小板櫈在那裡 外又云 亘古到今。難逢難遇。聞名不曾見面。今日見面勝若聞名。再磕下頭去 那淨慌科 小板櫈在那裡 末 躲過一邊去了。外云 聞公博學廣記。筆底龍蛇。眞才子也。在下如渴思漿。如熱思涼。多拜兩拜 淨 急了說道。你家爺好。你家媽好。你家姐和妹子。一家兒都好 外云 都好 淨云 狗介娘的。你

旣一家大小都好。也教我直直腰兒。着正是

百寶粧腰帶　珎珠絡臂鞲
笑時能近眼　舞罷錦纏頭

遞前遞酒。席上衆官都笑了。薛內相大喜。叫上來賞了一兩銀子。磕頭謝了。須臾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上來彈唱了。一個撥箏。一個琵琶。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說。老太監分付賞他二人。唱那套詞兒。劉太監道。列位請先。周守備道。老太監自然之理。不必計較。劉太監道。兩個子弟唱個嘆浮生有如一夢裡周守備道。老太監此是這歸隱嘆世之詞。今日西門大人喜事。又是華誕。唱不的。劉太監又道。你會唱。雖不是入位中紫綬臣。嗜領的六宮中金釵女。周守備道。此是陳琳抱粧盒雜記。今日慶賀。唱不的。薛太監道。你叫他二人上來。等我分付他。你記的普天樂。想人生最苦是離別。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監。此是離別之詞。越發使不的。薛太監道。俺每內官的。營生。只曉的答應萬歲爺。不曉的詞曲中滋味。憑他每唱罷。夏提刑。倒還是金吾執事人員。倚仗他刑名官。一樂工上來。分付你唱套三十腔。今日是你西門老爹加官進祿。又是好的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該唱這套。薛內相問道。怎的弄璋之喜。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此日又是西門大人公子彌月之辰。俺每同僚都有薄禮慶賀。薛內相道。我等因何劉太監道。劉家咱每明日都補禮來慶賀。西門慶謝道。學生生一豚犬。不足爲賀。到不必老太監費心。說畢。喚玳安裡邊交出吳銀兒李桂姐。席前遞酒兩個唱的打扮出

來花枝招颭望上不端不正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起來執壺斟酒逐一敬奉兩個樂工又唱一套新詞歌喉宛轉真有遶梁之聲當夜前歌後舞錦簇花攢直飲至更餘時分方纔薛內相起身說道生等一者過蒙盛情二者又值喜慶不覺留連暢飲十分擾極學生告辭西門慶道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頓使蓬蓽增輝幸再寬坐片時以畢餘興衆人俱出位說道生等深擾酒力不勝各躬身施禮相謝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只得同吳大舅吳二舅等一齊送至大門一派鼓樂喧天兩邊燈火燦爛前遮後擁喝道而去正是得多少歡娛嫌日短故燒高燭照紅粧畢竟後項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拜娘認女　應伯爵打渾趨時

常言富者貴之基　財旺生官衆所知
延攬宦途陪激引　夤緣權要入遷推
姻連黨惡人皆懼　勢倚豪强孰敢欺
好把炎炎思寂寂　豈容人力敵天時

話說當日衆官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後坐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分付你每明日還來答應一日我請縣中四宅老爹吃酒俱要齊備些纔好臨了等我一總賞你每罷衆樂工道小的每無不用心明日多是官樣新衣服來答應吃了酒飯磕頭去了良久李桂姐吳銀兒搭着頭出來

笑嘻嘻道爹只怕晚了轎子來了俺每去罷應伯爵道我兒你
倒且是自在二位老爹在這裡不說唱個曲兒與老舅聽就要
去罷桂姐道你不說這一聲兒不當啞狗賣俺每兩日沒往家
里去媽不知怎麼盼哩伯爵道盼怎的玉黃李子兒掐了一塊
兒去了西門慶道也罷教他兩個去罷本等連日辛苦了咱教
李銘吳惠唱一回罷問道你吃了飯了桂姐道剛纔大娘房裡
留俺每吃了于是齊插燭磕頭下去西門慶分付你二位後日
還來走走再替我叫兩個不拘鄭愛香兒也罷韓金釧兒也罷
我請親朋吃酒伯爵道造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使
桂姐道你又不是架兒你怎曉的恁切說畢笑的去了伯爵因
問哥後日請誰西門慶道那日請喬老二位老舅花大哥沈姨

夫并會中列位兄弟歡樂一日伯爵道說不得俺每打攪的哥
忒多了到後日俺兩個還該早來與哥做副東西門慶道此是
二位下顧了說畢話李銘吳惠拏樂器上來唱了一套吳大舅
等衆人方一齊起身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請本縣四
宅官員先送過賀禮西門慶纔生兒那日薛內相來的早西門
慶請至捲棚內待茶薛內相因問劉家沒送禮來西門慶道劉
老太監送過禮了良久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我與他
添壽西門慶推卻不得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抱哥兒出來不
一時養娘抱官哥送出到角門首玳安接到上面薛內相看見
只雇喝采好個哥哥便叫小廝在那里須臾兩個青衣家人戢
金方盒拏了兩盒禮物爛紅官段一疋福壽康寧鍍金銀錢四

個追金瀝粉綵畫壽星博郎鼓兒一個銀八寶貳兩說道窮內
相沒什麼這些微禮兒與哥兒耍子西門慶作揖謝道多蒙老
公公費心看畢抱哥兒回房不題西門慶陪他吃了茶擡上八
仙卓來先擺飯就是十二碗嗄飯上新稻米飯剛纔吃罷忽門
上人來報四宅老爹到了西門慶慌整衣冠出二門迎接因是
知縣李達天并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恭基各先投拜
帖然後廳上叙禮薛內相方出見衆官讓薛內相居首席席間
又有尚舉人相接分賓坐定普坐遞了一巡茶少頃堦下鼓樂
響動笙歌擁奏遞酒上坐教坊呈上揭帖薛內相揀了四摺韓
湘子昇仙記又陳舞數回十分齊整薛內相心中大喜喚左右
拏兩弔錢出來賞賜樂工不說當日衆官飲酒至晚方散且說

李桂姐到家見西門慶做了提刑官與虔婆鋪謀定計次日買
了盒菓餡餅兒一副豚蹄兩隻燒鴨兩瓶酒一雙女鞋教保兒
挑着盒担絕早坐轎子先來要拜月娘做乾娘他做乾女兒進
來先向月娘笑嘻嘻插燭也似拜了四雙八拜然後纔與他姑
娘和西門慶磕頭把月娘哄的滿心歡喜說道前日受了你媽
的重禮今日又教你費心買這許多禮來桂姐笑道媽說爹如
今做了官比不的那咱常往裏邊走我情愿只做乾女兒罷圖
親戚來往宅裡好走動慌的月娘連教他脫衣服坐收拾罷因
問桂姐有吳銀姐和那兩個怎的還不來桂姐道吳銀兒我昨
日會下他不知他怎的還不見來前日爹分付教我叫了鄭愛
香兒和韓金釧兒我來時他轎子都在門首怕不也待來言未

了。只見銀兒和愛香兒。又與一個穿大紅紗衫年小的粉頭。提着衣裳包兒進門。先望月娘花枝招颭綉帶飄飄磕了頭。吳銀兒看見李桂姐。脫了衣裳。坐在炕上。說道桂姐你好人兒。不等俺每等兒。就先來了。桂姐道我等你來。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說道只怕銀姐先去了。你快去罷。誰知你每來的遲。月娘笑道也不遲。你每坐着多一搭兒里擺茶。因問這位姐兒上姓。吳銀兒道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玉釧兒。不一時小玉放卓兒擺了八碟茶食。兩碟點心。打發四個唱的吃了。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娘炕上。和玉簫兩個剝菓仁兒裝菓盒吳銀兒鄭香兒韓釧兒在下邊杌兒上一條邊坐的。那桂姐一徑抖擻精神。一回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一回又叫小玉姐。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真個拏錫盆舀了水。與他洗了手。吳銀兒衆人都看他睜睜的。不敢言語。桂姐又道銀姐你三個拏樂器來。唱個曲兒與娘聽。我先唱過了。月娘和李嬌兒對面坐着。吳銀兒見他這般說。只得取過樂器來。當下鄭愛香兒彈唱。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在旁隨唱。唱了一套八聲甘州花遮翠擁。須臾唱畢。放下樂器。吳銀兒先問月娘爹今日請那幾位官家吃酒。月娘道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桂姐道。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月娘道薛內相。昨日只他一位在這里來。那姓劉的沒來。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快頑把人掐擰的魂也沒了。月娘道左右是個內官家。又沒什麼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乞他奈何的人

慌。正說着。只見玳安兒進來。取菓盒。見他四個在屋里坐着。說道。客已到了一半。七八待上坐。你每還不快收拾上去。月娘便問前邊有誰來了。玳安道。喬大爹。花大爹。大舅二舅謝爹都來了。這一日了。桂姐問道。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玳安道。會中十位。今日一個兒也不少。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爹使他有勾當去了。便道就來也。桂姐道。爺嚛。遭遭見有這起攮刀子的。又不知纏到多早晚。我今日不出去。寧可在屋里唱與娘聽罷。玳安道。你倒且是自在性兒。拏出菓盒去了。桂姐道娘還不知道。這祝麻子在酒席上。兩片子嘴不住。只聽見他說話。饒人那等罵着。他還不理他。和孫寡嘴。兩個好不涎臉。鄭愛香兒道。常和應二走的那祝麻子。他前日和張小二官兒。到俺那里拏着十兩銀子。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俺媽說他纔教南人梳弄了。還不上一個月。南人還沒起身。我怎麽好留你。說着他再三不肯。纏的媽急了。把門倒插了。不出來見他。那張小官兒好不有錢。騎着大白馬。四五個小廝跟隨。坐在俺每堂屋裡只雇不去。急得祝麻子直撅兒跪在天井內說道。好歹請出媽來。收了這銀子。只教月姐兒一見。待一盃茶兒。俺每就去。把俺每笑的要不的。只想告水災的。好箇涎臉的行貨子。吳銀兒道張小二官兒。先包着董猫兒來。鄭愛香道。因把猫兒的虎口內火燒了兩醮。和他了。入着好一向了。這日只散走哩。因望着桂姐道。昨日我在門外庄子上收頭。會見周肖兒。多上覆你。說前日同聶鉞兒到你家。你不在。桂姐便了個眼色。說道我來爹宅

里來。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鄭愛香兒道。你和馮沒點兒相交。如何都打熱。桂姐道。好合的劉九兒把他當個孤老。甚麼行貨子。可不砢磣殺我罷了。他爲了事出來。逢人至人說了來。嗔我不看他。媽說你只在俺家。俺倒買些什麼看看你。不打緊。你和別人家打熱。俺傻的不句了。真是硝子石望着南兒。丁口心說着都一齊笑了。月娘坐在炕上聽着他說。你每說了這一日。我不懂。不知說的是那家話。按下這里不題。却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西門慶冠冕着遞酒。衆人讓喬大戶爲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個唱的。從後邊出來。都頭上珠冠疊翠。身邊蘭麝膂香。應伯爵一見。戲道。怎的三個零布在那里來。攔住休放他進來。因問東家李家桂兒怎不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初是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撥板。啟朱唇。露皓齒。先唱水仙子馬蹄金鑄就虎頭牌一套。良久遞酒畢。喬大戶坐首席。其次者吳大舅二舅。花大哥。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孫寡嘴。祝日念。雲離守。常時節。白來搶。傅自新。賁地傳。共十四人上席。八張桌兒。西門慶下席主位。說不盡歌喉宛轉。舞態蹁躚。酒若波流。看如山疊。到了那酒過數巡。歌吟三套之間。應伯爵就在席上開言說道。東家。也不消教他每唱了。翻來弔過去。左右只是這兩套。狗撾門的。誰待聽。你教大官兒拏三個座兒來。教他與列位遞酒。倒還強似唱。西門慶道。且教他孝順席尊衆親兩套詞兒着。你這狗才。就是等搖席破坐的。鄭愛香兒道。應花子。你門背後放花子。等不到晚了。伯爵親自走下席來。罵道。怪小淫

婦兒什麼晚不晚你娘那毯教玳安過來你替他把刑法多拏
了一手拉着一箇都拉到席上教他遞酒鄭愛香兒道怪行貨
子拉的人手脚兒不着地伯爵道我實和你說小淫婦兒時光
有限了不久青刀馬過遞了酒罷我等不的了謝希大便問怎
麼是青刀馬伯爵道寒鴉兒過了就是青刀馬衆人都笑了當
下吳銀兒遞喬大戶鄭愛香兒遞吳大舅韓玉釧兒遞吳二舅
兩分頭挨次遞將來落後吳銀兒遞到應伯爵根前伯爵因問
李家桂兒怎的不來吳銀兒道二爹你老人家還不知道李桂
姐如今與大娘認義乾女兒我告訴二爹只放在心裡都說人
弄心前日在爹宅裡散了都一答兒家去了都會下了明日早
來我在家裡收拾了只等他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就先來

了倒教我等到這咱晚使了頭往你家瞧去說你來了好不教
媽說我早時就與他姊妹兩個來了你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
兒對我說了怎的莫不攙了你什麼分兒瞞着人幹事嗔道
他頭里坐在大娘炕上就賣弄顯出他是娘的乾女兒剝菓仁
兒定菓盒拏東拏西把俺每往下躧我還不知道倒是裡邊六
娘剛纔悄悄對我說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買了一盒菓餡餅
兒兩隻鴨子一副膀蹄兩瓶酒老早坐了轎子來從頭至尾告
訴一遍伯爵聽了說道他如今在這里不出來不打緊我務要
奈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我對你說罷他想必和他鴇子計較
了見你大爹做了官又掌着刑名一者懼怕他勢要二者恐進
去稀了假着認乾女兒往來斷絕不了這門兒親我猜的是不

是我教與你個法兒他認大娘做乾女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
都認與六娘是乾女兒就是了你和他多還是過世你花爹一
條路上的人各進其道就是了我說的是不是你也不消惱他
吳銀兒道二爹說的是我到家就對媽說說畢遞過酒去就是
韓玉釧兒挨着來遞酒伯爵道韓玉姐起動起動不消行禮罷
你姐姐家裡做什麼哩玉釧兒道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好
些時沒出來供唱伯爵道我記的五月裡在你那里打攪了再
沒見你姐姐韓玉釧道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老早就去
了伯爵道那日不是我還坐坐內中有兩個人還不合節又是
你大老爹這里相招我就先走了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盃又
斟出一盃伯爵道罷罷少斟些我吃不得了玉釧道二爹你慢

慢上上過待我唱曲兒你聽伯爵道我的姐姐誰對你說來正
可着我 心坎兒常言道養兒不要屙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倒
還是麗春院娃娃到明日不愁沒飯吃強如鄭家那賊小淫婦
歪刺骨兒只躲滑兒再不肯唱鄭香兒道應二花子汗邪了你
好罵西門慶道你這狗才頭里嗔他唱這回又索落他伯爵道
這是頭里帳如今遞酒不教他唱個兒我有三錢銀子使的那
小淫婦兒推磨韓玉釧兒不免取過琵琶來席上唱了四個小
曲兒伯爵因問西門慶今日李桂兒怎的不教他出來西門慶
道他今日沒來伯爵道我剛纔聽見後邊唱就替他說謊因使
玳安好歹後邊快叫他出來那玳安又不肯動說這應二爹錯
聽了後邊是女先生郁大姐彈唱與娘每聽來伯爵道賊小油

嘴還哄我佳。等我自家後邊去叫。祝日念便向西門慶道。哥也罷。只請李桂姐來與列位老親遞盃酒來。不教他唱也罷。我攏的他今日人情來了。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只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着琵琶。唱與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聽。見玳安進來叫他。便問誰使你來。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姨上去遞一巡酒。桂姐道。娘你爹韶刀。頭里我說不出去。又來叫我。玳安道。爹被衆人纏不過。纔使進小的來。月娘道也罷。你出去遞巡酒兒。快下來就了。桂姐又問玳安。真箇是你爹叫我。便出去。若是應二花子。隨問他怎的叫。我一世也不出去。于是向月娘鏡臺前。重新粧點打扮出來。衆人看見他頭戴銀絲鬏髻。周圍金纍絲釵梳。珠翠堆滿。上着藕絲衣裳。下着翠綾裙。尖尖趫趫。一對紅鴛。粉面貼着三個翠花兒。一陣異香噴鼻。朝上席不當不正。只磕了一個頭。就用洒金扇兒掩面。佯羞整翠。立在西門慶面前。西門慶分付玳安。放錦杌兒在上席。教他與喬大戶捧酒。喬大戶到忙欠身道。到不消勞動。還有列位尊親。西門慶道。先從你喬大爹起。這桂姐于是輕搖羅袖。高捧金樽。遞喬大戶酒。伯爵在旁說道。喬上尊。你請坐。交他侍。麗春院粉頭供唱遞酒。是他的職分。休要慣了他。喬大戶道。二老此位姐兒。乃是這大官府令翠。在下怎敢起動。使我坐起不安。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表子了。見大人做了官。情愿認做乾女兒了。那桂姐便臉紅了。說道汗邪你了。誰恁胡言。謝希大道。真個有這等事。俺每不曉的。趂今日

衆位老爹在此一箇也不少。每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哥這里來與哥慶慶乾女兒。伯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管。這回子連乾女兒也有了。到明日酒上些水。看出汗兒來。被西門慶罵道。你這賊狗才。單管這閑事胡說。伯爵道胡鐵。倒打把好刀兒哩。鄭愛香正遞沈姨夫酒插口道。應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乾女兒。你到明日與大爹做個乾兒子罷掉過來就是箇兒乾子。伯爵罵道。賊小淫婦兒你又少死得。我不纏你念佛。李桂姐道。香姐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鄭愛香兒道不要理這望江南巴山虎兒汗東山斜紋布。伯爵道。你這小淫婦道你調子曰兒罵我。我沒的說。只是一味白鬼把你媽那褲帶子也扯斷了。由他到明日。不與你箇功德。你也不怕不把將軍爲神道。桂姐道。咱休惹他。哥兒拏出急來了。鄭愛香笑道。這應二花子。今日鬼酉上車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他原來是箇王姑來子。伯爵道。這小歪剌骨兒。諸人不要。只我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攮刀子。好乾淨嘴兒。擺人的牙花巴爛了。爹你還不打與他兩下子哩。你看他恁發訕。西門慶罵道。怪狗才東西教他遞酒。你鬧他怎的。走向席上。打了他一下。伯爵道賊小淫婦兒。你說。你倚着漢子勢兒我怕你。你看他叫的爹那甜。又道。且休教他遞酒。倒便益了他。拏過刑法來。且教他唱一套與俺每聽着。他後邊滑了。這會滑兒也勾了。韓玉釧兒道。二爹。曹州兵備。管的事兒寬。這里前廳花攢錦簇。飲酒頑耍不題。單表潘金蓮。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見西門慶常在他房宿歇

于是常懷嫉妬之心。每蓄不平之意。知西門慶前廳擺酒。在鏡臺前巧畫雙蛾。重扶蟬髩。輕點朱唇。整衣出房。聽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便走入來。問他媽媽原來不在屋裡。他怎這般哭。妳子如意兒道。娘往後邊去了。哥哥尋娘趕着這等哭。那潘金蓮笑嘻嘻的。向前戲弄那孩兒說道。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芽兒。就知道你媽媽。等我抱的後邊。尋你媽媽去。纔待解開衫兒。抱這孩子。妳子如意兒就說。五娘休抱哥哥。只怕一時撒了尿在五娘身上。金蓮道。怪臭肉。怕怎的。拏襯兒托着他不妨事。一面接過官兒來。抱在懷裏。一直往後去了。走到儀門首。一逕把那孩兒舉得高高的。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看着家人媳婦定添換菜碟兒。李瓶兒與玉簫在房首揀酥油蚫螺兒。那潘金蓮笑嘻嘻。看孩子說道。大媽媽你做什麼哩。你說小大官兒來尋俺媽媽來了。月娘忽擡頭看見說道。五姐你說的什麼話。早是他媽媽沒在跟前。這咱晚平白抱出他來做什麼。舉的恁高。只怕諕着他。他媽媽在屋裡忙着手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來。你家兒子尋你來了。那李瓶兒慌走出來。看見金蓮抱着。說道。小大官兒好好兒在屋裏。妳子抱着平白尋我怎的。看溺了你五媽身上尿。金蓮道。他在屋裡好不哭着尋你。我抱出他來走走。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月娘引鬧了一回。分付好好抱進房裡去罷。休要諕他。李瓶兒到前邊。便悄悄說妳子。他哭你慢慢哄着他。等我來。如何教五娘抱着他。到後邊尋我。如意兒道。我說來。五娘再三要抱了去。那李瓶兒慢慢看着他

喂了妳子。安頓他睡了。誰知睡下不多時，那孩子就有些些睡夢中驚哭，半夜發寒潮熱起來。妳子喂他奶也不吃，只是哭。李瓶兒慌了。且說西門慶前邊席散，打發四個唱的出門。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絹絨金衣服，二兩銀子。不必細說。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裡看孩兒，因見孩兒只是哭，便問怎麼的。李瓶兒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只說道，不知怎的睡了起來這等哭，妳也不吃。西門慶道，你好好拍他睡。因罵如意兒不好生看哥兒，管何事。唬了他。走過後邊對月娘說。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唬了他，就一字沒得對西門慶說。只說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西門慶道，休教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月娘不依他，說道，一個剛滿月的孩子，什麼小兒科太醫。到次日，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使小廝請了劉婆來看了。說是着了驚，與了他三錢銀子，灌了他些藥兒，那孩兒方纔得穩睡，不洋奶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正是

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陳經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鋒

人生雖未有前知　富貴功名豈力為
枉將財帛為根蔕　豈容人力敵天時
世俗炎涼空過眼　塵紛離合漫忘機
君子行藏須用舍　不開眉笑待何如

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進門就問月娘哥兒好些使小廝請太醫去月娘道我已叫劉婆子來了見吃了他藥孩子如今不洋奶穩穩睡了這半日覺好些了西門慶道信那老淫婦胡針亂灸還請小兒科太醫看纔好既好些了罷若不好拏到衙門裏去拶與老淫婦一拶子月娘道你枉恁的口拔舌罵人你家

孩兒現吃了他藥好了。還慇懃着嚐子篤人。說畢。丫鬟擺上飯來。西門慶剛纔吃了飯。只見玳安兒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教小廝拏茶出去。請應二爹捲棚内坐。向月娘道。把剛纔我吃飯的菜蔬休動。教小廝拏飯出去。教姐夫陪他吃。我就來。月娘便問你昨日早辰使他往那里去。那咱纔來。西門慶便告說。應二哥認的湖州一箇客人何官兒。門外店里堆着五百兩絲線急等着要起身家去。來對我說。要拆些發脫。我只許他四百五十兩銀子。昨日使他同來保拏了兩錠大銀子作樣銀。已是有了。來了。約下今日兌銀子去。我想來獅子街房子空閑。打開門面兩間。倒好收拾開個絨線鋪子。搭個夥計。况來保已是鄆王府認納官錢。教他與夥計在那里。又看了房兒。又做了買賣。月娘道少不得又尋夥計。西門慶道應二哥說。他有一相識姓韓原是絨線行。如今沒本錢。閑在家里。說寫算皆精。行止端正。再三保舉。改日領他來見我。寫立合同。說畢。西門慶在房中。兌了四百五十兩銀子。教來保拏出來。陳經濟已是陪應伯爵。在捲棚内吃完飯。等的心裡火發。見銀子出來。心中歡喜。與西門慶唱了喏。說道昨日打攪哥到家晚了。今日再扒不起來。西門慶道。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教來保取搭連眼同裝了。今日好日子。便雇車輛。搬了貨來。鎖在那邊房子里。就是了。伯爵道哥主張的有理。只怕蠻子停留長智。推進貨來。就完了帳。于是同來保騎頭口。打着銀子。逕到門外店中。成交易買賣。誰知伯爵背地與何官兒砸殺了。只四百二十兩銀子。打了三十兩背

子對着來保當面只拏出九兩用銀來二人均分了。雇了車腳即日推貨進城堆在獅子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門慶與應伯爵。擇吉日領韓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滾滾相貌堂堂滿面春風一團和氣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雇人染絲在獅子街開張鋪面發賣各色絨絲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覺八月十五日。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并兩箇姑子住兩日晚夕宣誦唱佛曲兒帶坐到二三更分歇那日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里不方便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心裡要在李瓶兒房裡睡李瓶兒道孩子纔好些兒我心裡不耐煩往他五媽媽房裡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那金蓮聽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寶一般連忙打發他潘姥姥過李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款伸錦被薰香澡牝夜間陪西門慶同寢枕畔之情。百般難述。無非只要牢籠漢子之心使他不往別人房裡去。正是鼓鬣游蜂。嫩蕊半勻春蕩漾飡香粉蝶花房深宿夜風流李瓶兒見潘姥姥過來連忙讓在炕上坐的教迎春安排酒席烙餅晚夕說話。坐半夜纔睡到次日與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綾襖兒兩雙段子鞋面。二百文錢把婆子喜歡的屁滾尿流過這邊來。拏與金蓮瞧說此是那邊姐姐與我的金蓮見了。反說他娘好恁小眼薄皮的什麼好的拏了他的來潘姥姥道好姐姐人倒可憐見與我你却說這個

話。你肯與我一件兒穿。金蓮道。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姐姐。我穿的還沒有哩。拏什麼與你。你平白吃了人家的來。等住回。咱整理幾碟子來。篩上壺酒。拏過去還了他就是了。倒明日少不的教人講言試語。我是聽不上。一面分付春梅定八碟菜蔬四盒菓子。一錫瓶酒。打聽西門慶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盒拏到李瓶兒房裏。請姥姥和姐姐過來。無事和六娘吃盃酒。李瓶兒道。又教你娘費心。少頃金蓮和潘姥姥來。三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侍立斟酒。娘兒每說話間。只見秋菊來叫春梅。說姐夫在那邊尋衣裳。教你去開外邊樓門哩。金蓮分付。叫你姐夫尋了衣裳來這裏呵甌子酒去。不一時。經濟尋了幾家衣服。就往外走。春梅道。來回說他不來。金蓮道。好歹拉了他來。又使出綉春去。把經濟請來。潘姥姥在炕上坐。小卓兒擺着菓菜兒。金蓮李瓶兒陪着吃酒。連忙唱了喏。金蓮說。我好意教你來吃酒兒。你怎的張致不來。就弔了造化了。掇了個嘴兒教春梅拏寬盃兒來。篩與你姐夫吃。經濟把尋的衣服。放到炕上坐下。春梅做定科範。取了箇茶甌子。流沿邊斟上。遞與他。慌的經濟說道。五娘賜我穿可吃兩小鍾兒罷。外邊鋪子裡。許多人等着要衣裳。金蓮道。教他等着去。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鍾。那小鍾子。刁刁的不耐煩。潘姥姥道。只教哥哥吃這一鍾罷。只怕他買賣事忙。金蓮道。你信他有什麼忙。吃好少酒兒。金漆桶子。吃到第二道箍上。那經濟笑着。拏酒來。剛呷了兩口。潘姥姥叫春梅姐姐。你拏筯兒與哥哥。教他吃寡酒。春梅也不拏筯。故意毆他。向攢盒內。取了兩個

核桃。遞與他。那經濟接過來道：你敢笑話我就禁不開他，于是放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下酒。潘姥姥道：還是小後生家好口牙，相老身東西兒硬些就吃不得。經濟道：兒子世上吃的是鵞卵石、牛犄角，吃不得罷了。金蓮見他吃了那鍾酒，教春梅斟上一鍾兒，說頭一鍾是我的了，你姥姥和六娘不是人麼，也不敬你吃，多只吃三甌子饒了你罷。經濟道：五娘可憐見兒子來，真吃不得了，此這一鍾恐怕臉紅，惹爹見怪。金蓮道：你也怕你爹，我說你不怕他。你爹今日往那里吃酒去了。經濟道：後晌往吳驛丞家吃酒，如今在對門喬大戶房子里看收拾。金蓮問喬大戶家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經濟道：今早送茶去了。李瓶兒問他家搬到那里住去了。經濟道：他在東大街上使了一千二百銀子，買了所好不大的房子，與咱家房子差不多兒，門面七間，到底五層。說話之間，經濟揑着鼻子又挨了一鍾，趂金蓮眼錯，得手拏着衣服往外一溜烟跑了。迎春便道：娘你看姐夫忘記鑰匙去了。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兒道：等他來尋，你每且不要說，等我奈何他一回兒纔與他。潘姥姥道：姐姐與他便了，又奈何他怎的。那經濟走到舖子裡，袖內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房裡尋。金蓮道：誰見你什麼鑰匙，你管着什麼來，放在那裡就不知道。春梅道：只怕你鎖在樓上了，頭里我沒見你拏來。經濟道：我記的帶出來。金蓮道：小孩兒家屁股大，敢吊了心，又不知家裡外頭什麼人扯落的你恁有魂沒識，心不在肝上。經濟道：有人家贖衣

樂可怎的樣趁多不過夾，少不得時個小爐匠來開樓門，纔知
有沒。那李瓶兒忍不住只是笑，經濟道：六娘拾了，與了我罷。金
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不知和他笑什麼，恰似俺每拏了他的
一般。急得經濟只是油回磨轉，轉眼看見金蓮身底下露出鑰
匙帶兒來，說道：這不是鑰匙，纔待用手去取，被金蓮褪在袖內，
不與他，說道：你的鑰匙兒怎落在我手裡。急得那小廝兒只是
殺雞扯膝。金蓮道：只說你會唱的好曲兒，倒在外邊舖子里唱
與小廝聽，怎的不唱個兒我聽。今日趁着你姥姥和六娘在這
裡，只揀眼生好的唱四個兒，我就與你這鑰匙，不然，隨你就跳
上白塔，我也沒有。經濟道：五娘就勒掯出人痞來，誰對你老
人家說我會唱的兒。金蓮道：你還搗鬼，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

人的名兒樹影兒。那小廝兒吃他奈何不過，說道：死不了人，等
我唱。我肚子裏使心柱肝，要一百個也有。金蓮罵道：說嘴的短
命。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金蓮道：你再吃一盃，蓋着臉兒好唱。
經濟道：我唱了慢慢吃，我唱菓子花兒名山坡羊兒你聽。
初相交在桃園兒裡結義，相交下來，把你到玉黃李子兒擡
舉。人人說你在青翠花家飲酒，氣的我把頻波臉兒撾的紛
紛的碎。我把你賊，你學了虎刺賓了，外實裏虛，氣的我李子
眼兒珠淚垂。我使的一對桃奴兒尋你，見你在軟棗兒樹下，
就和我別離了，去氣的我鶴頂紅，剪一柳青絲兒來呵你。海
東紅，反說我理虧，罵了句牛心紅的強賊，逼的我急了，我在
吊枝乾兒上尋個無常，到三秋，我看你倚靠着誰。 又

我聽見金雀兒花，眼前高哨，撇的我鷺鷥毛菊花在水面藤兒下

香。叫多嬌了二位靈鵲兒報喜，我說是誰來，不想是望江南

兒來到。我在水紅花兒下，梔褪末了，狗奶子花逆着門子去

咬。我暗使着迎春花兒，遠到處尋你，手搭伏薔薇花口吐丁

香，把我玉簪兒來叫。紅娘子花兒慢慢把你接進房中來呵，

同在碧桃花下，鬬了回百草，得了手，我把金盞兒花丟了，曾

在轉枝蓮下，纏勾你幾遭，叫了你聲嬌滴滴石榴花兒，你試

被九花丫頭傳與十姊妹，什麼張致，可不交人家笑話。又了

咱畢兒問金蓮要鑰匙，說道：五娘快與了我罷，騾計鋪子裡不

知怎的等着我哩，只怕一時爹過來。金蓮道：你倒自在性兒，說

的且是輕巧，等你爹問我，就說你不知在那里吃了酒，把鑰匙

不見了。走來俺屋裡尋。經濟道：爺嚛。五娘就是弄人的劊子手。

李瓶兒和潘姥姥再三傍邊說道：姐姐與他去罷。金蓮道：若不

是姥姥和你六娘勸我，定罰教你唱到天晚，頭里騙嘴說一百

個二百個，纔唱兩個曲兒，就要騰翅子，我手裡放你不過。經濟

道：我還有兩個兒，看家的是銀錢名山坡羊，亦發孝順你老人

家罷。于是頓開喉音唱道：

寃家你不來，白悶我一月，閃的人反拍着外膛兒，細絲兒不

徹我，使獅子頭定兒小廝，拿着黃票兒請你，你在兵部窪兒

里，元寶兒家歡娛過夜，我陪銅磬兒家私為焦心。一旦兒棄

捨我，把如同印籍兒，印在心里，愁無救解，叫着你把那挺臉

兒高揚着不理，空教我撥着雙火同兒頭着礶子，等到你更

洋半夜。氣的奴花銀竹葉臉兒，咬定銀牙。來呵，喚官銀頂上了我房門。隨那潑臉兒寃家敲兒不理，罵了句煎徹了的三傾兒搗槽斜賊。空把奴一腔子爐汁兒，真心倒與你，只當做熱血。

又

姐姐你在開元兒家，我和你燃香說誓，我拏着祥道祥元，好黃邊錢也，在你家行三坐四，誰知你將香爐拆爪哄我，受不盡你家虔婆鴉眼兒閑氣。你榆葉兒身輕，筆管兒心虛。姐姐你好似古錄錢身子小，眼兒大，無庄兒可取。自好被那一條棍滑鏝兒，油嘴把你戲耍，脫的你光屁股，把你線邊火漆打硌硌跌瀾兒，無所不為。來呵，到明日只弄的倒四顛三。一箇黑沙，也是不值，叫了聲二與兒姐姐，你識聽知，可惜我黃鄧鄧的金背，配你這錠雞兒一臉褶子。

經濟唱畢，金蓮纔待叫春梅斟酒與他，忽有吳月娘從後邊來，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臺基上坐，便說道：奶子夢着些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裡，還不抱進去。金蓮問是誰說話，綉春回道：大娘來了。經濟慌的拏鑰匙往外走不迭，眾人都下來迎接月娘，月娘便問：陳姐夫在這裡做什麼來？金蓮道：李大姐整治些菜，請俺娘每坐坐，陳姐夫尋衣服，叫他進來吃一盃。姐姐你請坐，好甜酒兒，你吃一盃。月娘道：我不吃，後邊大妗子和楊姑娘要家去，我又記掛着這孩子，逕來看看。李大姐你也不管，又教奶子抱他在風裡坐的。前日劉婆子說他是驚寒，你還不好生看他。李瓶兒道：俺每陪着他姥姥吃酒，誰知賊

臭肉三五錢拖他出去了。月娘坐了半歇回後邊去了。一回使小玉來請姥姥和五娘六娘後邊坐。那潘金蓮和李瓶兒勻了臉同潘姥姥往後來。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到日落時分。與月娘送出大門。上轎去了。都在門裡站立。先是孟玉樓說道。大姐姐今日他爹不在往吳驛丞家吃酒去了。咱到好往對門喬大戶家房裡瞧瞧。月娘問看門的平安兒誰拏着那邊鑰匙哩。平安道。娘每要過去瞧。開着門哩。來興哥看着兩個坌工的在那里做活。月娘分付你教他躲開。等俺每瞧瞧去。平安兒道。娘每只顧瞧。不妨事。他每都在第四層大空房擰灰篩土。呼出來就是了。當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用轎子短搬兩個坌工擡過房子內。進了儀門。就是三間廳。第二層是樓。月娘要上樓去。可是作怪。剛上到樓梯中間。不料梯磴陡趄。只聞月娘哎了一聲。滑下一隻腳來。早是月娘攀住樓梯兩邊欄杆。慌了玉樓。便道姐姐怎的。連忙攙住他一隻胳膊不曾打下來。月娘乞了一驚。就不上去。衆人扶了下來。諕的臉蠟查兒黃了。玉樓便問姐姐怎麼上來。失了腳。不曾跪着那里。月娘道跌倒不曾跌着。只是扭了腰子。諕的我心跳在口裡。樓梯子趄。我只當咱家裏樓上來。滑了腳。早是攀住欄杆。不然怎了。李嬌兒道。你又身上不方便。早知不上樓也罷了。于是衆姊妹相伴月娘回家。剛到家。叫的應就肚中疼痛。月娘忍不過。趁西門慶不在家。使小廝叫了劉婆子來看。婆子道。你已是去經事來着傷多是成不的了。月娘道。便是五個多月了。上樓着了扭。婆子道。你

吃了我這藥安不住下來罷了月娘道下來罷婆子于是留了
兩服大黑丸子藥教月娘用艾酒吃那消半夜弔下來了在馬
桶內點燈撥看原來是個男胎已成形了正是胚胎未能全性
命真靈先到杳冥天幸得那日西門慶來到沒曾在上房睡在
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玉樓早辰到上房問月娘身子如何月
娘告訴半夜果然存不住落下來了倒是小廝兒玉樓道可惜
了的他爹不知道月娘道他爹吃酒來家到我屋裡纔得脫衣
裳我說你往他每屋裡去罷我心裡不自在他纔往你這邊來
了我沒對他說我如今肚裡還有些隱隱的疼玉樓道只怕還
有些餘血未盡篩酒吃些鍋臍灰兒就好了又道姐姐你還計
較兩日兒且在屋裡不可出去小產比大產還難調理只怕掉

了風寒難為你的身子月娘道你沒的說倒沒的倡揚的一地
裡知道平白噪剌剌的抱什麼空窩惹的人動的唇齒以此就
沒教西門慶知道此事表過不題且說西門慶新搭的開絨線
鋪夥計也不是守本分的人姓韓名道國字希堯乃是破落戶
韓光頭的兒子如今跌落下來替了大爺的差使亦在鄆王府
做校尉見在縣東街牛皮小巷居住其人性本虛飄言過其實
巧于詞色善于言談許人錢如捉影騙人財如探囊取物
因此街上人見他這般說謊順口叫他做韓搗鬼因從西門慶
家做了買賣手裡財帛從容新做了幾件虼蚤皮在街上虛飄
說詐擺着肩膊兒就搖擺起來人見了不叫他個韓希堯只叫
他做韓一搖他渾家乃是宰牲口王屠妹子排行六姐生的長

挑身材瓜子面皮紫膛色約二十八九年紀身上有個女孩兒嫡親三口兒度日他兄弟韓二名二搗鬼是個耍手的搗子在外另住舊與這婦人有姦要便趕韓道國不在家鋪中上宿他便時常走來與婦人吃酒到晚夕就不去了不想街坊有幾個浮浪子弟見婦人搽脂抹粉打扮喬模喬樣常在門首站立睃人人略鬥他鬥兒又臭又硬就張致罵人因此街坊這些小夥子兒心中有幾分不憤暗暗三兩成群背地講論看他背地與什麼人有首尾那消半個月打聽出與他小叔韓二這件事來原來韓道國在牛皮小巷住着門面三間房裡兩邊都是鄰舍後門通水塘這夥人單看韓二進去或倩老嫗瀝堂或夜晚扒在墻上看覷或白日裡暗使小猴子在後堂推道捉蝦兒單等捉姦不想那日二搗鬼打聽他哥不在大白日裝酒和婦人吃醉了倒插了門在房裡幹事不防眾人睃見蹤跡小猴子扒過來把後門開了眾人一齊進去撥開房門韓二奪門就走被一少年一拳打倒拏住老婆還在炕上慌穿衣不迭一人進去先把褲子撾在手裡都一條繩子拴出來須臾圍了一門首人跟到牛皮街廂鋪裡就哄動了那一條街巷這一個來問那一個來聽都說韓道國婦人與小叔犯姦內中見男婦二人拴做一處便問左右站的人此是為什麼事的旁邊有多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姦嫂子的那老者點了點頭兒說道可傷原來小叔兒要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姦兩個都是絞罪那旁多口的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連娶三個媳婦都吃他扒

了因此那日說道你老人家深通條律相這小叔養嫂子的便
是絞罪若是公公養媳婦的却論什麼罪那老者見不是話低
着頭一聲兒沒言語走了正是各人自掃簷前雪莫管他家屋
上霜這里二搗鬼與婦人被捉不題卓表那日韓道國鋪子里
不該上宿來家早八月中旬天氣身上穿着一套兒輕紗軟絹
衣服新盔的一頂帽兒細網巾圈玄色段子履鞋清水絨襪兒
搖着扇兒在街上闊行大步搖擺走着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
若懸河滔滔不絕就是一回內中遇着他兩個相熟的人一個
是開紙鋪的張二哥一個是開銀鋪的白四哥慌作揖舉手張
好問便道韓老兄連日少見聞得恭喜在西門大官府上開寶
鋪做買賣我等缺禮失賀休怪休怪一面讓他坐下那韓道國

坐在櫈上把臉兒揚着手中搖着扇兒說道學生不才仗賴列
位餘光在我恩主西門大官人做夥計三七分錢掌巨萬之財
督數處之鋪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有謝汝謊道聞老兄在他
門下做只做線鋪生意韓道國笑道二兄不知線鋪生意只是
名目而已今他府上大小買賣出入貲本那些兒不是學生算
帳言聽計從禍福共知通沒我一時兒也成不得初大官人每
日衙門中來家擺飯常請去陪侍沒我便吃不下飯去俺兩個
在他小書房裡閑中吃菓子說話兒常坐半夜他方進後邊去
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轎子去行人情他夫人留飲至二
更方回彼此通家再無忌憚不可對兄說就是背地他房中話
兒也常和學生計較學生先一個行止端莊立心不苟與財主

與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事上分所取之有道就是傅自新也怕我幾分不是我自己誇獎大官人正喜我這一件兒剛說在鬧熱處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走向前叫道韓大哥你還在這裡說什麼教我鋪子裡尋你不着拉到僻靜處告他說你家中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大嫂和二哥被街坊衆人撮弄了拴到鋪裡明早要解縣見官去你還不早尋人情理會此事這韓道國聽了大驚失色口中只咂嘴下邊頓足就要翅趫走被張好問叫道韓老兒你話還未盡如何就去了這韓道國舉手道學生家有小事不及奉陪慌忙而去正是誰人挽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書童兒因寵攬事　平安兒含恨戳舌

自恃官豪放意爲　休將喜怒作公私
貪財不顧綱常壞　好色全忘義理虧
狎客盜名求勢利　狂奴乘飲弄奸欺
欲占後世興衰理　今日施爲可類知

話說韓道國走到家門首打聽見渾家和他兄弟韓二拴在鋪中去了急急走來獅子街鋪子內和來保計議來保說你還早央應二叔來對當家的說了拏個帖兒對縣中李老爹一說不論多大事情都了了這韓道國竟到應伯爵家他娘子兒使丫頭出來回沒人在家不知往那里去了只怕在西門大老爹家

韓道國道沒在宅裡問應寶也跟出去了韓道國慌了往掏攔院里抓尋原來伯爵被湖州何蠻子的兄弟何二蠻子號叫何兩峯請在四條巷內何金蟾兒家吃酒被韓道國抓着了請出來伯爵吃的臉紅紅的帽簷上插着剔牙杖兒韓道國唱了喏拉到僻靜處如此這般告他說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你去于是作辭了何兩峯與道國先同到的門了端的道國央及道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裡說說討個帖兒只怕明早解縣上去轉與李老爹案下求青目一二只不教你姪婦見官事畢重謝二叔磕頭就是了說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來說道賢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取張帋兒寫了個說帖兒我如今同你到大官府裡對他說把一切閒話多丟開你只說我常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欺負娘子衆人稱你兄弟韓二氣忿不過和他嚷亂反被這夥人羣住揪採在地亂行踢打同拴在鋪裏望大官府討個帖兒對李老爹說只不教你令正出官嘗情見個分上就是了那韓道國取筆硯連忙寫了說帖安放袖中伯爵領他逕到西門慶門首問守門的兒爹在家平安道爹在花園書房裡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那應伯爵狗也不咬走熟了的同韓道國進入儀門轉過大廳由鹿頂鑽山進去就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棚兩邊松墻松墻裏面三間小捲棚名喚翡翠軒乃西門慶夏月納凉之所前後簾櫳掩映四面花竹陰森周圍擺設珍禽異獸瑤草琪花各極其盛裏面一明兩暗書房有畫童兒小厮在那里掃地說應二爹和韓

大叔來了，二人掀開簾子，進入明間內，只見書童在書房裡，看見應二爹，和韓大叔，便道請坐，俺爹剛纔進後邊去了。一面使畫童兒請去，伯爵見上下，放着六把雲南瑪瑙漆減金釘藤絲甸矮矮東坡椅兒，兩邊掛四軸天青衢花綾裱白綾邊名人的山水。一邊一張螳螂蹄蜓脚⺀封書大理石心壁畫的帮卓兒，卓兒上安放古銅爐流金仙鶴。正面懸着翡翠軒三字，左右粉箋吊屏上，寫着一聯。風靜槐陰清院宇。日長香篆散簾櫳，伯爵于是正面椅上坐了，韓道國拉過一張椅子打橫，畫童後邊請西門慶去了，良久，伯爵走到裏邊書房內，裏面地平上安着一張大理石黑漆縷金京床。掛着青紗帳幔。兩邊綠漆描金書廚，盛的都是送禮的書帕尺頭几席文具，書籍堆滿。綠紗窗下，安

放一隻黑漆琴卓，獨獨放着一張螺甸交椅，書篋內，都是往來書柬拜帖，并送中秋禮物帳簿。應伯爵取過一本，揭開觀開，上面寫着蔡老爺。蔡大爺，朱太尉。童太尉。中書蔡四老爹。都尉蔡五老爹。并本處知縣知府四宅。第二本。是周守備。夏提刑。荊都監，張團練。并劉薛二內相。都是金段尺頭。猪酒金餅。鮮魚海鮓。雞鵞大禮。各有輕重不同。這裡二人等候不題。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金蓮房內，問春梅姐，爹在這裡，春梅罵道，賊見鬼小奴才兒，爹在間壁六娘房裡，不是，巴巴的跑來這里問，畫童便走過這邊，只見綉春在石臺基上坐的，悄悄問爹在房裡，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在書房裡，請爹說話，綉春道，爹在房裡，看着娘與哥裁衣服哩。原來西門慶拏出兩疋尺頭來。一疋大紅紵絲。

一疋鸚哥綠潞紬。教李瓶兒替官哥裁毛衫兒披襖背心兒護頂之類。在洒金炕上。正鋪着大紅氊條。妳子抱着哥兒在旁邊。迎春執着熨斗。只見綉春進來。悄悄拉迎春一把。迎春道。你拉我怎麽的。拉撒了。這火落在氊條上。李瓶兒便問。你平白拉他怎的。綉春道。畫童說應二爹來了。請爹說話。李瓶兒道。小奴才見應二爹來。你進來說就是了。巴巴的扯他。西門慶分付畫童請二爹坐坐。我就來。于是看裁完了衣服。便衣出來。書房內見伯爵二人作揖坐下。韓道國打橫。西門慶喚畫童取茶來。不一時。銀匙雕漆茶鍾。蜜餞金澄泡茶吃了。收了盞托去。伯爵就開言說道。韓大哥。你有甚話。對你大官府說。西門慶道。你有甚話說來。韓道國纔待說街坊有夥不知姓名棍徒。被應伯爵攔住

便道。賢侄。你不是這等說了。噙着骨禿露着肉。也不是事。對着你家大官府在這里。越發打開後門說了罷。韓大哥常在鋪子里上宿。家下沒人。止是他娘子兒一人。還有箇孩兒。左右街坊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人。見無人在家。時常打磚掠瓦。鬼混欺負的急了。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來家罵了幾句。被這起光棍不由分說。羣住打了個臭死。如今都拴在鋪裏。明早解廂往本縣正宅往李大人那里去。見他哭哭啼啼。敬央煩我來對哥說。討個帖兒。差人對李大人說說。青目一二。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只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因說。你把那說帖兒拏出來與你大官人瞧。好差人替你去。韓道國便向袖中取去。連忙雙膝跪下。說道。小人忝在老爹門下。萬乞老爹看應二叔分上。俯就

一二擧家沒齒難忘慌的西門慶一把手拉起說道你請起來于是觀看帖兒上面寫着犯婦王氏乞青目免提西門慶道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只有你令弟韓二一人就是了向伯爵道比時我拏帖對縣裏說只分付地方改了報单明日帶來我衙門里來發落就是了伯爵教韓大哥你還與大老爹下個禮兒這等亦發好了那韓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西門慶教玳安你外邊快叫個答應的班頭來不一時叫了個穿青衣的節級來在旁邊伺候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去牛皮街韓夥計住處問是那牌那鋪地方對那保甲說就稱是我的鈞語分付把王氏即時與我放了查出那幾個光棍名字來改了報帖明日早解提刑院我衙門里聽審那節級應諾領了言語出門伯爵道韓大哥你即一同跟了他幹你的事去罷我還和大官人說句話那韓道國千恩萬謝出門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分付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軒坐下因令玳安放卓兒後邊對你大娘說昨日磚廠劉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開篩了來我和應二叔吃就把糟鰣魚蒸了來伯爵擧手道我還沒謝的哥昨日蒙哥送了那兩尾好鰣魚與我送了一尾與家兄去剩下一尾對房下說拏刀兒劈開送了一段與小女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拏他原舊紅糟兒培着再攪些香油安放在一個磁罐內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飯兒或遇有個人客兒來蒸恁一碟兒上去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西門慶告訴劉太監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蘆葦場撰了幾兩銀子新買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拏

皇木蓋房。近日被我衙門裡辦事。依着夏龍溪饒了他一百兩銀子。還要動本恭送中行省院。劉太監慌了。親自拏着一百兩銀子。到我這里。再三央及。只要事了。不瞞說。咱家做着些薄生意了。料着也過了日。那裡希罕他這樣錢。況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時常受他些禮。今日因這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教我絲毫沒受他的。只教他把房屋連夜拆了。到衙門裡。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就發落開了。事畢。劉太監感不過我這些情宰了一口猪送我一罈自造荷花酒。兩包糟鰣魚。重四十斤。又兩疋粧花織金段子。親自來謝。彼此有光。見箇情分。錢恁自中使伯爵道。哥。你是希罕這個錢的。夏大人。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沒有。他不撾些兒。拏甚過日。哥。你自從到任以來。也和他問了幾樁事兒。西門慶道。大小也問了幾件公事。別的倒也罷了。只吃了他貪濫蹋婪的。有事不問青水皂白。得了錢在手裡就放了。成什麼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雖是個武職官兒掌着這刑條。還放些體面纔好。說未了。酒菜齊至。先放了四碟菜菓。然後又放了四碟案鮮。紅鄧鄧的泰州鴨蛋。曲灣灣王瓜拌遼東金蝦。香噴噴油煠的燒骨。禿肥肥乾蒸的劈晒雞。第二道。又是四碗嗄飯。一甌兒濾蒸的燒鴨。一甌兒水晶膀蹄。一甌兒白煠猪肉。一甌兒炮炒的腰子。落後纔是裏外青花白地磁盤。盛着一盤紅馥馥柳蒸的糟鰣魚。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西門慶將小金菊花盃。斟荷花酒。陪伯爵吃。不說兩個說話兒。坐更餘方散。且說那夥人見青衣節級下地方把婦人王

氏放回家去。又拘捴甲。查了各人名字。明早解提刑院問理。都各人面面相覷。就知韓道國是西門慶家夥計。尋的本家攊子。只落下韓二一人在舖裡。都說這事弄的不好了。這韓道國又送了節級五錢銀子。登時問保甲查寫了那幾個名字。送到西門慶宅內。單等次日早解過一日。西門慶與夏提刑兩位官到衙門裡坐廳。該地方保甲帶上人去。頭一起就是韓二跪在頭里。夏提刑先看報单。牛皮街一牌四舖。總甲蕭成爲地方喧鬧事。第一個就叫韓二。第二個車淡。第三個管世寬。第四個游守。第五個郝賢。都叫過花名去。然後問韓二爲什麼起來。那韓二先告道小的哥是買賣人。常不在家去的。小男幼女。被街坊這幾個光棍。要便彈打胡博詞扠兒。坐在門首。胡歌野調。夜晚打磚。百般欺負。小的在外另住。來哥家看視。含忍不過。罵了幾句。被這夥羣虎棍徒不由分說。揪倒在地。亂行踢打。獲在老爺案下。望老爺查情。夏提刑便問你怎麽說。那夥人一齊告道。老爺休信他巧對。他是耍錢的搗鬼。他哥不在家。和他嫂子王氏有姦。王氏平日倚逞刁潑。毀罵街坊。昨日被小的每捉住。見有底衣爲證。夏提刑因問保甲蕭成。那王氏怎的不見。蕭成怎的好回節級放了。只說王氏脚小。路上走不動。便來。那韓二在下邊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良久。西門慶欠身望夏提刑道。長官也不消要這王氏。想必王氏有些姿色。這光棍因調戲他不遂。捏成這個圈套。因叫那爲首的車淡上去。問道。你在那里捉住那韓二來。衆人道。昨日在他屋裏捉來。又問韓二。王氏是你什麽

人保甲道是他嫂子兒又問保甲這夥人打那里進他屋裡保甲道越墻進去西門慶大怒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他既是小叔王氏也是有服之親莫不不許上門行走相你這起光棍你是他什麼人如何敢越墻進去况他家男子不在又有幼女在房中非姦即盜了喝令左右拶夾棍來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况四五個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胞胎未經刑杖一個個打的號哭動天呻吟滿地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口分付韓二出去聽候把四個都與我收監不日取供送問四人到監中都互相抱怨個個都懷鬼胎監中人都嚇詐他你四個若送問都是徒罪到了外府州縣皆是死數這些人慌了等的家下人來送飯稍信出去教各人父兄使錢上下尋

人情內中有拏人情央及夏提刑說這王氏的丈夫是你西門老爹門下的夥計他在中間扭着要送問同僚上我又不好處得你須還尋人情和他說去纔好出來也有央吳大舅出來的說人都知西門慶家有錢不敢來打點四家父兄都慌了會在一處內中一箇說道也不消再央吳千戶他也不依我聞得人說東街上住的開紬絹鋪應大哥兄弟應二和他契厚咱不如每人拏出幾兩銀子湊了幾十兩銀子封與應二教他過去替咱每說說管情極好于是車淡的父兄開酒店的車老兒為首每人拏十兩銀子來共湊了四十兩銀子齊到應伯爵家央他對西門慶說伯爵收下打發衆人去了他娘子兒便說你既替韓夥計出力攬布這起人如何又攬下這銀子反替他說反便

不甚韓夥計怪伯爵道。我可知不好說的。我如今如此這般挐十五兩銀子去。悄悄進與他管書房的書童兒。教他取巧說這椿事。你不知他爹大小事兒。甚是托他。專信他說話。管情一箭就上垛。于是把銀子兌了十五兩。包放袖中。早到西門慶家。西門慶還未回來。伯爵進入廳上。只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出來。頭帶瓦楞帽兒。札着玄色段子總角兒。撇着金頭蓮瓣簪子。身上穿着蘇州絹直裰。玉色紗褑兒。涼鞋淨襪。說道。二爹請客位內坐。交畫童兒後邊拏茶去。說道。小廝。我使你拏茶與應二爹。你不動。且耍子兒。等爹來家。看我說不說。那小厮就拏茶去了。伯爵便問。你爹衙門里還沒來家。書童道。剛纔答應的來。說爹衙門散了。和夏老爹門外拜客去了。二爹有甚說話。伯爵道。沒甚話。書童道。二爹前日說的。韓夥計那事。爹昨日到衙門裡。把那夥人都打了。收監。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伯爵拉他到僻靜處。和他說。如今又一件。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聽見要送問。多害怕了。昨日晚夕到我家。哭哭啼啼。再三跪着央及我教對你爹說。我想已是替韓夥計說在先。怎又好管他的。惹的韓夥計不怪。沒奈何。教他四家。處了這十五兩銀子。看你巧取對你爹說看怎麼。將就饒他放了罷。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遞與書童。書童打開看了。大小四錠。零四塊。說道。既是應二爹分上。交他再挐五兩來。待小的替他說。還不知爹肯不肯。昨日吳大舅親自來。和爹說了。爹不依。小的虼蚤臉兒。好大面皮兒。實對二爹說。小的這銀子。不獨自一個使。還破些鈔兒。轉達知俺

生哥的六娘。這個灣兒。替他說。纔了他此事。伯爵道既如此。等我和他說。你好歹替他上心些。他後晌些來討回話。書童道爹不知多早來家。你教他明日早來罷。說畢伯爵去了。這書童把銀子拏到鋪子。鋪下一兩五錢來。教買了一罈金華酒兩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鮮魚。一肘蹄子。二錢頂皮酥菓餡餅兒。一錢銀子的搽穰捲兒。把下飯送到來興兒屋裏。央及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安排端正。那一日不想潘金蓮不在家。從早間坐轎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了。書童使畫童兒。用方盒把下飯先拏在李瓶兒房中。然後又提了一罈金華酒進去。李瓶兒便問是那里的。畫童道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李瓶兒笑道賊囚。他怎的孝順我。良久書童兒進來。見李瓶兒在描金炕床上。

舒着雪藕般玉腕兒。帶着鍍金鐲釧子。引着玳瑁猫兒和哥兒耍子。因說道。賊囚。你送了這些東西來。與誰吃。那書童只是笑李瓶兒道。你不言語。笑是怎的說。書童道。小的不孝順娘再孝順誰。李瓶兒道賊囚。你平白好好的怎麼孝順我。我是的你不說明白。我也不吃。常言說的好。君子不吃無名之食。那書童把酒打開。菜蔬都擺在小桌上。教迎春取了把銀素篩了來。傾酒在鍾内。雙手遞上去。跪下說道。娘吃過。等小的對娘說。李瓶兒道你有甚事。說了我纔吃。你的不說。你就跪一百年。我也是不吃又道。你起來說。那書童于是把應伯爵所央四人之事。從頭訴說一遍。他先替韓夥計說了。不好來說得。央及小的。先來稟過娘。等爹問。休說是小的說。只假做花大舅那頭使人來說。小的

寫下個帖兒在前邊書房內只說是娘遞與小的教與爹看娘
屋裡再加一美言況昨日衙門裡爹巳是打過他罪兒爹胡亂
做個處斷放了他罷也是老大的陰騭李瓶兒笑道原來也是
這個事不打緊等你爹來家我和他說就是了你平白整治這
些東西來做什麽又道賊囚你想必問他起發些東西了書童
道不瞞娘說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李瓶兒道賊囚你倒且是
會排鋪攢錢于是不吃小鍾旋教迎春取了付大銀衢花盃來
先吃了兩鍾然後也回斟一盃與書童吃書童道小的不敢吃
吃了快臉紅只怕爹來看見李瓶兒道我賞你吃怕怎的于是
磕了頭起來一吸而飲之李瓶兒把各樣嗄飯揀在一個碟兒
里教他吃那小厮一連陪他吃了兩大盃怕臉紅就不敢吃就

出來了到了前邊鋪子里還剩了一半點心嗄飯擺在櫃上又
打了兩提鐔酒請了付夥計賁四陳經濟來興兒玳安兒衆人
都一陣風捲殘雲吃了箇淨光就忘了教平安兒吃那平安兒
坐在大門首把嘴谷都着不想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
來家平安看見也不說那書童聽見喝道之聲慌的收拾不迭
兩三步扠到廳上與西門慶接衣服西門慶便問今日沒人來
書童道沒人西門慶脫了衣服摘去冠帽帶上巾幘走到書房
內坐下書童兒取了一盞茶來遞上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因
見他面帶紅色便問你那里吃酒來這書童就向卓上硯臺下
取着一紙柬帖與西門慶瞧說道此是後邊六娘叫小的到房
裡與小的這個柬帖是花大舅那里送來說車淡等那六娘教

小的收着與爹瞧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不想臉就紅了西門慶把帖觀看上寫道犯人車淡四名乞青目看了遞與書童分付放下我書篋內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裡稟我書童一面接了放在書篋內又走在旁邊侍立西門慶見他吃了酒臉上透出紅白來紅馥馥唇兒露着一口糯更牙兒如何不愛于是淫心輒起摟在懷裡兩個親嘴咂舌頭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餅身上薰的噴鼻香西門慶用手撩起他衣服褪了花褲兒摸弄他屁股因囑付他少要吃酒只怕糟了臉書童道爹分付小的知道兩個在屋裡正做一處且說一個青衣人騎了一匹馬走到大門首跳下馬來問守門的平安作揖問道這里是問刑的西門老爹家那平安兒因書童兒不請他吃東道把嘴頭子撅着正沒好氣半日不答應那人只雇立着說道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送轉帖與西門老爹看明日與新平寨坐營須老爹送行明日在永福寺擺酒也有荊都監老爹掌刑夏老爹營里張老爹每位分資一兩剛纔多到了遲來報知累門上哥稟稟進去小人還等回話那平安方拏了他的轉帖入後邊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走到裡面剛轉過松牆只見畫童兒在窓外基臺上坐的見了平安擺手兒那平安就知西門慶與書童幹那不急的事悄悄走在窓下聽覷半日聽見裏邊氣呼呼跐的地平一片聲响西門慶叫道我的兒把身子乎正着休要動就半日沒聽見動静只見書童出來與西門慶舀水洗手看見平安兒畫童兒在窓子下站立把臉飛紅了往後邊拏去了平安拏轉

帖進去西門慶看了。取筆畫了知。分付後邊問你二娘討一兩銀子。教你姐夫封了。付與他去。平安兒應諾去了。書童拏了水來。西門慶洗畢手。回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便問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你吃西門慶看見卓子底下。放着一罈金華酒便問是那里的。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只說我一時要想些酒兒吃。旋使小厮街上買了這罈酒來。打開只吃了兩鍾兒就懶待吃了。西門慶道。阿呀。前頭放着酒。你又拏銀子買因前日買酒。我賒了丁蠻子的四十罈河清酒。丢在西廂房內。你要吃時。教小厮拏鑰匙取去說畢。李瓶兒還有頭里吃酒的一碟燒鴨子。一碟雞肉。一碟鮮魚沒動教迎春安排了四碟小菜。切了一碟火薰肉。放下卓兒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西門慶更不問這頓飯是那里可見平日家中受用。管待人家。這樣東西。無日不吃。西門慶飲酒中間想起問李瓶兒。頭里書童拏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李瓶兒道。是門外花大舅。那里來說。教你饒了那夥人罷。西門慶道前日吳大舅來說。我沒依。若不是我定要送問這起光棍。既是他那里分上。我明日到衙門里每人打他一頓。放了罷李瓶兒道。又打他怎的。打的那雌牙露嘴。什麽模樣西門慶道。衙門是這等衙門。我管他雌牙不雌牙。還有比他嬌貴的。昨日衙門中。問了一起事。咱這縣中過世陳參政家。陳參政死了。母張氏守寡。有一小姐因正月十六日。在門首看燈。有對門住的。一箇小厮子兒。名喚阮三。放花兒看見那小姐生得標致。就生心。調胡博詞琵琶。唱曲兒調戲他。那小姐聽了。那

心動。使梅香暗暗把這阮三叫到門裏。兩個只親了個嘴。後次竟不得會面。不期阮三在家思想成病。病了五個月不起。父母那裡不使錢請醫看治。看看至死。不久身亡。有一朋友周二定計。說陳宅母子每年中元節令。在地藏寺薛姑子那里做伽藍會燒香。你許薛姑子十兩銀子。藏他在僧房內。與小姐相會。管病就要好了。那阮三喜歡。果用其計。薛姑子受了十兩銀子。在方丈內不期小姐午寢。遂與阮三苟合。那阮三剛病起來。久思色慾。一旦得了。遂死在女子身上。慌的他母親忙領女子回家。這阮三父母怎肯干罷。一狀告到衙門裡。把薛姑子陳家母子都拏了。依着夏龍溪。知陳家有錢。就要問在那女子身上。便是我不肯。說女子與阮三雖是私通。阮三久思不遂。況又病體不痊。一旦苟合。豈不傷命。那薛姑子不合假以作佛事。窩藏男女通姦。因而致死人命。況又受賍。論了個知情。褪衣打二十板。責令還俗。其母張氏不合引女入寺燒香。有壞風俗。同女每人一拶。二十敲。取了個供招。都釋放了。若不然。送到東平府。女子穩定償命。李瓶兒道。也是你老大個陰隲。你做這刑名官。早晚公門中與人行些方便兒。別的不打緊。只積你這點孩兒罷。西門慶道。可說什麼哩。李瓶兒道。別的罷了。只是難為那女孩兒。虧那小嫩指頭兒上。怎的禁受來。他不害疼。西門慶道。疼的兩個字。拶的順着指頭兒流血。李瓶兒道。你到明日也要少拶打人。得將就。將就些兒。那里不是積福處。西門慶道。公事可惜不的情。見這裡兩個正飲酒中間。只見春梅掀簾子進來。見西門慶

正和李瓶兒腿壓着腿兒吃酒。說道你每自在吃的好酒兒。這咱晚。就不想使個小廝接接娘去。只有來安兒一個跟着轎子。隔門隔戶。只怕來晚了。你倒放心。西門慶見他花冠不整。雲鬢蓬鬆。便滿臉堆笑道。小油嘴兒我猜你睡來。李瓶兒道。你頭上挑線汗巾兒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拉拉。因讓他好甜金華酒。你吃鍾兒。西門慶道。你吃。我使小廝接你娘去。那春梅一手搽着桌頭。且兜鞋。因說道。我纔睡起來。心裡惡拉拉懶待吃。西門慶道。你看出來。小油嘴吃好少酒兒。李瓶兒道。左右今日你娘不在。你吃上一鍾兒怕怎的。春梅道。六娘你老人家自飲。我心里本不待吃。有俺娘在家不在家。便憑的。就是娘在家遇着我心不耐煩。他讓我。我也不吃。西門慶道。你不吃。呵口茶兒罷。我使迎春前頭叫個小廝。接你娘去。因把手中吃的那盞木樨芝麻薰筍泡茶。遞與他。那春梅似有如無。接在手里。只呷了一口。就放下了。說道你教迎春叫去。我已叫了平安兒。在這裡。他還大些。教他接去。西門慶隔窗就叫平安兒。那小廝應道。小的在這里伺候。西門慶道。你去了。誰看大門。平安道。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上。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快拏個燈籠接去罷。于是逕拏了燈籠來迎接潘金蓮。迎到半路。只見來安兒跟着轎子從南來了。原來兩個是熟擡轎的。一個叫張川兒。一個叫魏聰兒。走向前一把手拉住轎扛子。說道小的來接娘來了。金蓮就叫平安兒問道。你爹在家。是你爹使你來接我。誰使你來。平安道。是爹使我來。倒少倒少。是姐使了小的。接娘來了。金蓮道。你爹想必衙

門裡沒來家平安道沒來家門外拜了人從後晌就來家了在六娘房裡吃的好酒只若不是姐旋叫了小的進去催逼着拏灯籠來接娘還早哩小的見來安一個跟着轎子又小只怕來晚了路上不方便須得個大的兒來接纔好又沒人看守大門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首小的纔來了金蓮又問你來時你爹在那里平安道小的來時爹還在六娘房里吃酒哩姐稟問了爹纔打發了小的來了金蓮聽了在轎子內半日沒言語冷笑駡道賊強人把我只當亡故了的一般一發在那淫婦屋裏睡了長覺也罷了到明日只交長遠倚逞那尿胞種只休要晌午錯了張川兒在這里聽着也沒別人你脚踏千家門萬家戶那裡一個纔尿出來多少時兒的孩子拏整綾段尺頭裁衣裳與

他穿你家就是王十萬使的使不的張川兒接過來道你老人家不說小的也不敢說這個可是使不的不說可惜倒只恐折了他花麻痘疹還沒見好容易就能養治的大去年東門外一個高貴大庄屯人家老兒六十歲見居着祖父的前程手里無碑記的銀子可是說的牛馬成羣米粮無數丫鬟侍妾只成羣立紀穿袍兒的身邊也有十七八個要個兒子花看樣兒也沒有東廟里打齋西寺裡修供捨經施像那里沒求到不想他第七個房里生了個兒子喜歡的了不得也像咱當家的一般成日如同掌兒上看擎錦繡綾羅窩兒裡抱大糊了五間雪洞兒的房買了四五個養娘扶侍成日見了風也怎的那消三歲因出痘疹丟了休怪小的說倒是潑丟潑養的還好金蓮道潑丟

瀷養恨不得成日金子兒果着他哩。平安道。小的還有庄事對
娘說。小的若不說。到明日娘打聽出來。又說小的不是了。便是
韓夥計說的那夥人。爹衙門裡都夾打了。收在監裡。要送問他
今早應二爹來。和書童兒說話。想必受了幾兩銀子。大包子拏
到鋪子裡。就硬鑿了二三兩使了。買了許多東西嗄飯。在來興
屋裡。教他媳婦子。整治了。掇到六娘屋裡。又買了一兩罈金華酒
先和六娘吃了。又走到前邊鋪子裡。和傅二叔賁四。姐夫玳安
來興眾人打夥兒。直吃到爹來家時分。纔散了哩。金蓮道。他就
不讓你吃些。平安道。他讓小的。好不大胆的蠻奴才。把娘每還
不放到心上。不該小的說。還是爹慣了他。爹先不先。和他在書
房裡幹的齷齪營生。況他在縣里當過門子。什麼事兒不知道。

爹。若不早把那蠻奴才打發了。到明日咱這一家子。乞他弄的
壞了。金蓮問道。在李瓶兒屋里吃酒。吃的多大回。平安兒道。吃
了好一日兒。小的看見他吃的臉通紅。纔出來。金蓮道。你爹來
家。就不說一句兒。平安道。爹也打牙粘住了。說什麼。金蓮罵道。
恁賊沒廉耻的昏君强盜。賣了兒子招女婿。彼此騰倒着做。你
便圖毬他那屎屁股門子。奴才。左右合你家娘子。囑付平安
等他再和那蠻奴才。在那里幹這齷齪營生。你就來告我說。平
安道。娘分付。小的知道。老川在這里聽着。也沒走了裡話。他在
咱家也荅應了這幾年。也是舊人。小的穿青衣。抱黑柱。娘就是
小的的主兒。小的有話兒。怎不告娘說。娘只放在心裡。休要題
出小的一字兒來。于是跟着轎子。直說到家門首。潘金蓮下了

身上穿着丁香色南京雲紬襖的五彩納紗喜相逢天圓地方補子對衿衫兒下着白碾光絹一尺寬攀枝耍娃娃挑線拖泥裙子胸前搖帶金玲瓏擊領兒下邊羊皮金荷包先進到後邊月娘房裡拜見月娘月娘道你住一夜慌的就來了金蓮道俺娘要留我住他又招了俺姨那里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在家養活都擠在一個炕上誰住他又恐怕隔門隔戶的教我就來了俺娘多多上覆姐姐多謝重禮于是拜畢月娘又到李嬌兒孟玉樓衆人房裡多拜了回到前邊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吃酒逕來拜李瓶兒李瓶兒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笑着迎接兩個齊拜說道姐姐來家早請坐吃鍾酒兒教迎春快拏座兒與你五娘坐金蓮道今日我偏了盃重復吃了雙席兒不坐了說着揚長抽身就去了西門慶道好奴才恁大胆來家就不拜我拜見那金蓮接過來道我拜你還沒修福來哩奴才不大膽什麼人大膽看官聽說潘金蓮這幾句話分明譏諷李瓶兒說他先和書童兒吃酒然後又陪西門慶豈不是雙席兒那西門慶怎曉的就里正是情知語是鈎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挾恨責平安　書童兒妝旦勸狎客

莫入州衙與縣衙　勸君勤謹作生涯
池塘積水須防旱　買賣辛勤是養家
教子教孫并教藝　栽桑栽棗莫栽花
閑是閑非休要管　渴飲清泉悶煮茶

此八句，單說為人之父母，必須自幼訓教子孫，讀書學禮，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切不可縱容他少年驕惰放肆，三五成羣，遊手好閑，張弓挾矢，籠養飛鳥，蹴踘打毬，飲酒賭博，飄風宿娼，無所不為，將來必然招事惹非，敗壞家門，似此人家，使子陷于官司，大則身亡家破，小則吃打受牢，財入公

門。致出吏口。連累父兄。悲悔靴憂。有何益哉。話說西門慶早到
衙門。先退廳與夏提刑說。此四人再三尋人情來說。交將就這
夏提刑道。也有人到學生那邊。不好對長官說。既是這等。如今
提出來。戒飭他一番。放了罷。西門慶道。長官見得有理。卽陞廳
令左右提出車淡等犯人跪下。生怕又打。只雇磕頭。西門慶也
不等夏提刑開言。我把你這起光棍。如何尋這許多人情來說
本當都送問。且饒你這遭。若犯了我手裡。都活監死。出去罷。連
韓二都喝出來了。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這里處斷公事不
題。且說應伯爵拏着五兩銀子。尋書童兒問他討話。悄悄遞與
他銀子。書童接的袖了。那平安兒在門首。拏眼兒睃着他。書童
于是如此這般。勸住時。說昨日已對爹說了。今日往衙門中發

落去了。伯爵道。他四個父兄再三說。恐怕又責罰他。書童道。你
老人家。只顧放心去。管情兒一下不打他。那伯爵得了這消息
急急走去。回他每話去了。到日飯時分。四家人都到家。個個攜
着父兄家屬放聲大哭。每人去了百十兩銀子。落了兩腿瘡。再
不敢妄生事了。正是禍患每從勉強得。煩惱皆因不忍生。
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書童兒在書房內。叫來安兒掃地。向食
盒揭了。把人家送的卓面上响糖與他吃。那小廝千不合萬不
合。叫書童哥。我有句話兒告你說。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轎子。
在路上好不學舌。說哥的過犯。書童問道。他說我什麼來。來安
兒道。他說哥攬的人家幾兩銀子。大膽買了酒肉。送在六娘房
裡。吃了半日出來。又在前邊鋪子里吃。不與他吃。又說你在書

房裡和爹幹什麽營生這書童不聽便罷聽了暗記在心過了一日也不題起到次日西門慶早辰約會了不往衙門裡去都往門外永福寺置酒與須堊營送行去了直到下午時分纔來家下了馬就分付平安但有人來只說還沒來家說畢進到廳上書童兒接了衣裳西門慶因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有看墳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蠏十斤鮮魚小的拏回帖打發去了與了來人二錢銀子又有吳大舅送了六個帖兒明日請娘每吃三日原來吳大舅兒子吳舜臣娶了喬大戶娘子姪女兒鄭三姐做媳婦兒西門慶早送了茶去他那里來請西門慶到後邊[illegible]拏帖兒與他瞧說道明日你每都收拾了去說畢出來到[illegible]上下書童連忙拏炭火爐內燒甜香餅兒雙手遞茶上去西門慶拏茶在手他慢慢挨近跕立在桌頭邊良久西門慶撒了個嘴兒使他把門關上用手摟在懷里一手捧着他的臉兒西門慶吐舌頭那小郎口裡噙着鳳香餅兒遞與他下邊又替他弄玉莖西門慶問道我兒外邊沒人欺負你那小廝乘機就說小的有樁事不是爹問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書童就把平安一節告說一遍道前日爹叫小的在屋裏他和畫童在窓外聽覷小的出來香水與爹洗手親自看見他又在外邊對着人罵小的蠻奴才百般欺負小的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發狠說道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筭這里書房中說話不題平昔平安兒專一打聽這件事三不知走去房中報與金蓮金蓮使春梅前邊來請西門慶說話剛轉過松墻只見畫

童兒在那里弄松虎兒便道姐來做什麼爹在書房里被春梅
頭上鑿了一下西門慶在裡面聽見裙子响就知有人來連忙
推開小厮走在床上睡着那書童在卓上弄筆硯春梅推門進
來見了西門慶咂嘴兒說道你每悄悄的在屋裡把門兒關着
敢守親哩娘請你說話西門慶仰壓在枕頭上便道小油嘴兒
他請我說什麼話你先行等我畧倘倘兒就去那春梅那里容
他說道你不去我就拉起你來西門慶怎禁他死拉活拉拉到
金蓮房中金蓮問他在前頭做什麼春梅道他和小厮兩個在
書房里把門兒揷着揑殺蠅子兒是的亦道幹的什麼兒恰
似守親的一般我進去小厮在卓子根前推寫字兒了我眼張
大倘的他便倘剌在床上拉着再不肯來潘金蓮道他進來我
這屋裡只怕有鍋鑊吃了他是的賤沒廉耻的貨你想有個廉
耻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兩個關着門在屋里做什麼來左右
是奴才臭屁股門子鑽了到晚夕還進屋裏還和俺每沾身睡
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信小油嘴兒胡說我那里有此勾當我
看着他寫禮帖兒來我便擺在床上金蓮道巴巴的關着門兒
寫禮帖什麼機密謠言什麼三隻腿的金剛兩個䚡角的象怕
人瞧見明日吳大妗子家做三日掠了個帖子兒來不長不短
的也尋什麼件子與我做拜錢你不與莫不問我和野漢子要
大姐姐是一套衣裳五錢銀子別人也有簪子的也有花的只
我沒有我就不去了西門慶道前邊厨櫃內拏一疋紅紗來與
你做拜錢罷金蓮道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囂紗片子拏出去

倒沒的教人笑話。西門慶道你休亂等我往那邊樓上尋一件
什麼與他便了。如今往東京這賀禮也要幾疋尺頭。一套兒尋
下來罷于是走到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兩疋玄色織金麒麟
補子尺頭兩疋南京色段。一疋大紅斗牛紵絲一疋翠藍雲段
因對李瓶兒說尋一件雲絹衫與金蓮做拜錢如無拏帖段子
舖討去罷李瓶兒道你不要舖子里取去我有一件織金雲絹
衣服罷大紅衫兒藍裙留下一件也不中用彼兩個都做了拜
錢罷。一面向箱中取出來李瓶兒親自拏與金蓮瞧姐姐揀
衫兒也得裙兒也得咱兩個一事包了做拜錢倒好省得人取
笑金蓮道你的我怎好要你的李瓶道好姐姐怎生恁說話推
了半日金蓮方纔肯了又出去教陳經濟換了腰封寫了二人

名字在上這里西門慶後邊揀尺頭不題且說平安兒正在大
門首只見西門慶朋友白來搶走來問道大官人在家麼平安
見道俺爹不在家了那白來搶不信逕入裏面廳上見槅子關
着說道果然不在家往那里去了平安道今日門外送行去了
還沒來白來搶道既是送行這咱晚也來家了平安道白大叔
有甚說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禀就是了白來搶道沒什麼話
只是許多時沒見閑來望望既不在我等等罷平安道只怕來
晚了你老人家等不得白來搶不依把槅子推開進入廳內在
椅子上就坐了衆小廝也不理他由他坐去不想天假其便西
門慶教迎春抱着尺頭從後邊走來剛轉過軟壁頂頭就撞見
白來搶在廳上坐着迎春兒丟下段子往後走不迭白來搶道

這不是哥在家。一面走下來唱喏。這西門慶見了。推辭不得。須索讓坐。睃見白來搶頭帶着一頂出洗覆盔過的。恰如太山遊到嶺的舊羅帽兒。身穿着一件壞領磨襟救火的硬漿白布衫。脚下靸着一雙乍板唱曲兒前後彎絕戶綻的古銅木耳兒皂靴。裏邊插着一雙一碌子繩子打不到黃絲轉香馬鐙襪子。坐下也不叫茶。只見琴童在旁伺候。西門慶分付。把尺頭抱到客房裡教你姐夫封去。那琴童應諾。抱尺頭往廂房裡去了。白來搶道。一向欠情。沒來望的哥。西門慶道。多謝挂意。我也常[illegible]家。只遇衙門中有事。白來搶道。哥。這衙門中也日日去麼。西門慶道。日日去。兩次。每日坐廳問事。到朔望日子。還要拜牌畫公座。大發放。地方保甲。番役打卯。歸家便有許多窮冗。無片

時閒暇。今日門外去。因須南溪陞了。新陞了新平寨坐營。衆人和他送行。只剛到家。明日管皇庄薛公公家請吃酒。路遠去不成。後日又要打聽接新巡按。又是東京太師老爺四公子又選了駙馬。蕭茂德帝姬。童太尉姪男。童天胤。新選上大堂。陞指揮使僉書管事。兩三層都要賀禮。自這連日。通辛苦的了不得。說了半日話。來安兒纔拏上茶來。白來搶纔拏在手裡。呷了一口。只見玳安。拏着大紅帖兒。往後飛跑。報道掌刑的夏老爹來了。外邊下馬了。西門慶就往後邊穿衣服去了。白來搶躲在西廂房內。打簾裡望外張看。良久。夏提刑進來。穿着黑青水緯羅五彩灑線猱頭金獅補子圓領。翠藍羅襯衣。腰繫合香嵌金帶。脚下皂朝靴。身邊帶鑰匙。黑壓壓跟着許多人進到廳上。西門慶

冠帶從後邊迎將來，兩個敘禮畢。分賓主坐下。不一時，琴童兒雲南瑪瑙雕漆方盤拏了兩盞茶來，銀鑲竹絲茶鍾，金杏葉茶匙，木樨青荳泡茶吃了。夏提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學生差人打聽，姓曾，乙未進士，牌已行到東昌地方，他到位每都明日起身遠接。你我雖是武官，係領勅衙門，提點刑獄，比軍衛有司不同，咱後日起身，離城十里，尋個去所，預備一頓飯，那里接見罷。西門慶道：長官所言甚妙，也不消長官費心，學生這里差人尋個庵觀寺院，或是人家庄園亦好，教個廚役上去整理。夏提刑謝道：這等又教長官費心。說畢，又吃了一道茶，夏提刑起身去了。西門慶送了進來，寬去衣裳，那白來搶還不去，走到廳上，又坐下了，對西門慶說：自從哥這兩個月，沒往會裏去

把會來就散了。老孫雖年紀大，主不得事，應二哥又不管。昨日七月內，玉皇廟打中元醮，連我只三四個人見到，沒個人拏出錢來，都打撒手兒，難爲吳道官，晚夕謝將，又叫了個說書的，甚是破費他。他雖故不言語，各人心上不安，不如那咱哥做會首時，還有個張主，不久還要請哥上會去。西門慶道：你沒的說，散便散了罷，我那里得工夫幹此事，遇閑時在吳先生那里，一年打上個醮，荅報荅報天地就是了。隨你每會不會，不消來對我說。幾句搶的白來搶沒言語了，又坐了一回。西門慶見他不去，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卓兒，拏了四碟小菜，帶葷連素，一碟煎麵觔，一碟燒肉，西門慶陪他吃了飯，篩酒上來，西門慶後邊討副銀鑲大鍾來，斟與他，吃了幾鍾，白來搶纔起身，西門慶送

他二門首說道你休怪我不送你我帶着小帽不好出去得那白來搶告辭去了西門慶回到廳上拉了把椅子來就一片聲的呌平安兒那平安兒走到跟前西門慶罵道賊奴才還跕着呌答應的就是三四個排軍在旁伺候那平安不知什麼緣故諕的臉蠟查黃跪下了西門慶道我進門就分付你但有人來答應不在你如何不聽平安道白大叔來時小的回說爹往門外送行去了沒來家他不信強着進來了小的就跟進來問他白大叔有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他又不言語自家推開廳上槅子坐下了落後不想出來就撞見了西門慶罵道你這奴才不要說嘴你好小膽子兒人進來你在那里要錢吃去來不在大門首守着令左右你聞他口裡那排軍聞了一聞稟道沒酒氣西門慶分付呌兩個會動刑的上來與我着實拶這奴才當下兩個伏侍一個套上拶指只雇蔡起來拶的平安疼痛難忍呌道小的委的回爹不在他強着進來那排軍拶上把繩子綰住跪下稟道拶上了西門慶令與我敲五十敲旁邊數着敲到五十上住了手西門慶分付打二十棍須臾打了二十打的皮開肉綻滿腿杖痕西門慶喝令與我放了兩個排軍向前解了拶子解的直聲呼喚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賊奴才你說你在大門首想說要人家錢兒在外邊壞我的事休吹到我耳朶內把你這奴才腿卸下來那平安磕頭了起來提着褲子往外去了西門慶看見畫童兒在旁邊說道把這小奴才拏下去也拶他一拶子一面拶的小厮殺猪兒似怪呌這里西

門慶在前廳拶人不題。單說潘金蓮從房里出來，往後走，剛走
到大廳後儀門首，只見孟玉樓獨自一個在軟壁後聽覷。金蓮
便問你在此聽什麼兒哩。玉樓道我在這里聽他爹打平安兒
連畫童小奴才也拶了一拶子，不知為什麼。一回棋童兒過來
玉樓叫住問他為什麼打平安兒。棋童道爹嗔他放進白來搶
來了。金蓮接過來道，也不是為放進白來搶來，敢是為他打了
秫秫不是打了象牙，平白為什麼打得小廝這樣的。賊沒
廉恥的貨，亦發臉做了主了。想有些廉恥兒也怎的，那棋童就走
了。玉樓便問金蓮怎的打了象牙。金蓮道，我要告訴你沒告
訴你，我前日去俺媽家做生日去了，不在家，學說蠻秫秫小廝
攮了人家說事幾兩銀子，買嗄飯在前邊整治了，兩方盒，又是

一罈金華酒。掇到李瓶兒房裡，和小廝吃了半日酒。小廝纔出
來，沒廉恥貨來家。學說也不言語，還和小廝在花園書房里鋪
着門兒，兩個不知幹着什麼營生。平安這小廝，拏着人家帖子
進去，見門關着，就在窗下站着了。蠻小廝開門看見了。想是學
與賊沒廉恥的貨，今日挾仇，打這小廝。打的膫子成。那怕蠻奴
才，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拾了，管人弔腳兒事。玉樓笑道好說
雖是一家子，有賢有愚，莫不都心邪了，罷。金蓮道，不是這般說
等我告訴你。如今這家中，他心肝肐蒂兒，偏歡喜的，這兩個
人，一個在裏，一個在外，成日把魂恰似落在他身上一般，見了
說也有，笑也有。俺每是沒時運的，行動就相烏眼鷄一般，賊不
逢好死變心的強盜，通把心狐迷住了，更變的如今相他哩。三

姐你聽着到明日弄出什麼八怪七喇出來今日爲拜錢又和他合了回氣但來家不是在他房裡就在書房裡不知幹的什麼事我今日使春梅你看他在那里叫他來誰知他大白日裡和賊蠻奴才關着門兒在書房裡春梅推門入去諕的一個眼張失道的到屋裡教我儘力數罵了幾句他只雇左遮右掩的先拏一疋紅紗與我做拜錢我不要落後往李瓶兒那邊樓上尋去賊人膽兒虛自知理虧拏了他廂內一套織金衣服來親自來儘我說道姐姐你看這衣服好不好省的拆開了咱兩個拏去都做了拜錢罷我便說你的東西兒我如何要你的我爹鋪子裡取去他慌了說姐姐怎的這般計較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看了好拏到前邊教陳姐夫封寫去儘了半日我纔吐了口兒他讓我要了衫子玉樓道這也罷了也是他的儘讓之情金蓮道你不知道不要讓了他如今年世只怕睁着眼兒的金剛不怕閉着眼兒的佛老婆漢子你若放些鬆兒與他王兵馬的皂隸還把你不當合的玉樓戲道六了頭你是屬麵筋的倒且是有靳道說着兩個笑了只見小玉來請三娘五娘後邊吃螃蟹哩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兩個手拉着手兒進來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那門穿廊下坐說道你兩個笑什麼兒金蓮道我笑他爹打平安兒月娘道嗔他恁亂鄭蹄叫喚的只道打什麼人原來打他爲什麼來金蓮道爲他打折了象牙了月娘老實便問象牙放在那里來怎的教他打折了那潘金邊和孟玉樓兩個嘻嘻哈哈只雇笑成一塊月娘道不知你每

來。為什麽不對我說。玉樓道。姐姐你不知道。爹打平安。爲放進白
來搶來了。月娘道。放進白來搶便罷了。怎麽說道打了象牙。也
沒見這般沒稍幹的人。在家閑着膫子坐。平白有要沒緊來人
家撞些什麽來。安道他來望爹來了。月娘道。那個再下炕來了
望。沒的扯臊淡。不說來挑嘴吃罷了。良久李瓶兒和大姐來到
衆人圍遶吃螃蟹。月娘分付小玉屋裡還有些葡萄酒。篩來與
你娘每吃。金蓮快嘴說道。吃螃蟹得些金華酒吃纔好。又道只
剛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月娘道。這咱
晚那里買燒鴨子去。那席上李瓶兒聽了。把臉飛紅了。正是話
兒包含着深意。題目兒里暗蓄着留心。那月娘是個誠實的
人。怎曉的話中之話。這里吃螃蟹不題。且說平安兒被責。來到

外邊打內刺扒着腿兒。走那屋裡掇的把人摣沙着責。回來與
衆人都亂來問。平官兒。爹爲什麽打你。平安哭道。我知爲什麽。
來與兒道。爹嗔他放進白來搶來了。平安道。早是頭里你看着
我那等攔了他兩次兒。說爹不在家。他強着進去了。到廳上槅
子門裡。我說你老人家有什麽說。說下罷。爹門外送行去了。不
知爹咱來。只怕等不得他。說我等等兒。話又不說。坐住了。不想
爹從後邊出來撞見了。又沒甚話。我閑來望望兒。吃了茶再不
起身。只見夏老爹來了。我說他去了。他還躲在廂房里。又不去。
爹沒法兒。少不的留他坐。人家知慙愧的。略坐一回兒就去。他
直等拏酒來吃了。纔去。倒惹的進來打我這一頓。說我不在門
首看。放進人來了。你說我不造化低。我沒攔他。又說我沒攔他。

他强自進來坐着不虧了管我腿事打我教那個賊天殺男盜女娼的狗骨秃吃了俺家這東西打背梁脊下過來興兒道爛折脊梁骨的倒好了他往下撞平安道教他生噎食病把顊根軸子爛吊了平安道天下有没廉耻皮臉的不相這狗骨秃没廉耻來我家闖的狗也不咬賊雌飯吃花子合的再不爛了賊三入的屁股門子來興笑道爛了屁股門上人不知道只説是臊的衆人都笑了平安道想必是家裡没晚米做飯老婆不知餓得怎麽樣的閑的没的幹來人家抹嘴吃圖家裡省了一頓也不是常法兒不如教老婆養漢做了忘八倒硬朗些不教下人唾罵正是外頭擺浪子家里老婆啃家子玳安在舖子裡覓頭兒了打發那人錢去了走出來説平安兒我不言語驚的我

慌虧你還答應主子當家的性格你還不知道你怎怪人常言養兒不要屙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比不的應二叔和謝叔來答應在家不在家他彼此都是心甜厚間便罷了以下的人他又分付你答應不在家你怎的放人來不打你却打誰賁四道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纔學攔閧他又會頑成日只踢毽兒耍子衆人又笑了一回賁四道他便爲放進人來這畫童兒却爲什麽也陪拶了一拶子是好吃的菓子兒陪吃個兒吃酒吃肉也有個陪客十個指頭套在拶子上也有個陪的來那畫童兒揉着手只是哭玳安戲道我兒少哭你娘養的你忒嬌把饊子兒拏繩兒拴在你手兒上你還不吃這里前邊小厮熱亂不題西門慶在廂房中看着陳經濟書童封了禮物尺頭寫了

揭帖。次日早打發人上東京。送蔡駙馬童堂上禮。不在話下。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吳月娘與衆房共五頂轎子。頭帶珠翠冠。身穿錦綉袍。來興媳婦。一頂小轎。跟隨往吳大妗家。做三日去了。止留下孫雪娥在家中。和西門大姐看家。早間韓道國送禮相謝。一罈金華酒。一隻水晶鵞。一副蹄子。四隻燒鴨。四尾鮮魚。帖子上寫着。晚生韓道國頓首拜。書童沒人在家。不敢收。連盒擡留下。待的西門慶衙門中回來。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使琴童兒舖子里。旋叫了韓夥計。甚是說他沒分曉。又買這禮來做什麼。我決然不受。那韓道國拜說。老爹。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小人舉家感激不盡。無甚微物。表一點窮心。望乞老爹。好歹笑納。西門慶道。這個使不得。你是我門下夥計。如同一家。我如何受你的禮。即令原人與我擡回去。韓道國慌了。央說了半日。西門慶分付左右。只受了鵞酒。別的禮都令擡回去了。教小厮拏帖兒請應二爹和謝爹去。對韓道國說。你後晌叫來保看着舖子。你來坐坐。韓道國說禮物不受。又教老爹費心。應諾去了。西門慶家中。又添買了許多菜蔬。後晌時分。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放下一張八仙桌兒。應伯爵謝希大先到了。西門慶告他說韓夥計費心買禮來謝我。我再三不受他。他只雇死活央告。只留了他鵞酒。我怎好獨享。請你二位陪他坐坐。伯爵道。他和我計較來。要買禮謝我說。你大官府里那里稀罕你的。休要費心。你就送去。他決然不受。如何我恰似打你肚子裡鑽過一遭的。果然不受他的。說畢。吃了茶。

兩個打雙陸，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二人叙禮畢，坐下，應伯爵、謝希大居上，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横。登時四盤四碗拏來，卓上擺了許多嗄飯，吃不了，又是兩大盤玉米麵鵞油蒸餅兒堆集的，把金華酒分付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銅甑兒篩熱了，拏來，教書童斟酒，畫童兒單管後邊拏菓拏菜去。酒斟上來，伯爵分付書童兒：後邊對你大娘房裡說，怎的不拏出螃蠏來與應二爹吃？你去說我要螃蠏吃哩。西門慶道：傻狗材，那里有一個螃蠏，實和你說，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兩包螃蠏，到如今娘每都吃了，剩下醃了幾個。分付小厮把醃螃蠏撿幾個來。今日娘每都不在，往吳妗子家做三日去了。不一時，畫童拏了兩盤子醃蠏上來，那應伯爵和謝希大兩個搶着吃的淨光。因見書童兒斟酒，說道：你應二爹一生不吃啞酒，自誇你會唱的南曲，我不曾聽見。今日你好歹唱個兒，我纔吃這鍾酒。那書童纔待拍手着唱，伯爵道：這個唱一萬個也不筭。你裝龍似龍，裝虎似虎，下邊搽畫粧扮起來，相個旦兒的模樣纔好。那書童在席上把眼只看西門慶的聲色兒。西門慶咲罵伯爵：你這狗材，專一歪斯纏人。因向書童道：既是他索落你，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下邊粧扮了來。玳安先走到前邊金蓮房裡，問春梅要，春梅不與，旋往後邊問上房玉簫要了四根銀簪子，一個梳背兒，面前一件仙子兒，一雙金鑲假青石頭墜子，大紅對衿絹衫兒，綠重絹裙子，紫銷金箍兒，要了些臙粉，在書房裡搽抹起來，儼然就是個女子，打扮的甚是嬌娜。走在席邊，雙手先遞上一盃

與應伯爵頻開喉音在旁唱玉芙蓉道

殘紅水上飄梅子枝頭小這些時淡了眉兒誰描因春帶得愁來到春去緣何愁未消人別後山遙水遙我為你數盡歸期畫損了掠兒稍

伯爵聽了誇奨不已說道相這大官兒不枉了與他碗飯吃你看他這喉音就是一管簫說那院裡小娘兒便怎的那套唱都聽的熟了怎生如他那等滋潤哥不是俺每面奨似你這般的人兒在你身邊你不喜歡西門慶笑了伯爵道哥你怎的笑我倒說的正經話你休虧了這孩子凡事衣類兒上另着個眼兒看也難為李大人送了他來也是他的盛情西門慶道正是如今我不在家書房中一應大小事收禮帖兒封書柬答應都是他和小婿小婿又要舖子裡兼看看應伯爵飲過又斟雙盃伯爵道你替我吃些兒書童道小的不敢吃不會吃伯爵道你不吃我就惱了我賞你怕怎的書童只顧把眼看西門慶西門慶道也罷應二爹賞你你吃了那小厮打了個僉兒慢慢低垂粉頸呷了一口餘下半鍾殘酒用手擎着與伯爵吃了方纔轉過身來遞謝希大酒又唱個前腔兒

新荷池內翻過雨瓊珠濺對南薰燕侶鶯儔心煩啼痕界破殘粧面瘦對腰肢憶小蠻從別後千難萬難我為你盼歸期靠損了玉欄杆

謝希大問西門慶道哥書官兒青春多少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交十六歲問道你也會多少南曲書童道小的也記不多幾個

曲子、胡亂席上答應爹每罷了。希大道、好個乖覺孩子、亦照前
遞了酒下來。遞韓道國、道國道、老爹在上、小的怎敢欺心。西門
慶道、今日你是客。韓道國道、豈有此理、還是從老爹上來、次後
纔是小人吃酒。書童下席來、遞西門慶酒、又唱第三個前腔兒。
東籬菊綻開、金井梧桐敗、聽南樓塞雁聲哀、傷懷春情欲寄
梅花信、鴻鴈來時人未來、從別後音乖信乖、我為你、倀歸期、
跌綻了綉羅鞋。
西門慶吃畢、到韓道國跟前、那韓道國慌的連忙立起身來接
酒、伯爵道、你坐着。教他好唱。那韓道國方纔坐下、書童又唱個
第四個前腔兒。
漫空柳絮飛、亂舞蜂蝶翅。嶺頭梅開了南枝、折梅須寄皇華
使、幾度停針長歎時、從別後、朝思暮思、我為你、數歸期、掐徧
了指尖兒。
那韓道國未等詞終、連忙一飲而盡、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來
說、賁四叔來了。請爹說話。西門慶道、你叫他來這里說罷。不一
時、賁四身穿青絹褶子、单穗縧兒、粉底皂靴、向前作了揖、旁邊
安頓坐了。玳安連忙取一雙鍾筯放下。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
菜蔬去了。西門慶因問他莊子上收拾怎的樣了。賁四道、前一
層纔蓋起、後邊捲棚昨日纔打的基、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
住房的料、沒有還少客位與捲棚漫地尺二方磚、還得五百。那
舊的都使不得、砌墻的大城角多沒了。墊地腳帶山子上土、也
添勾一百多車子。灰還得二十兩銀子的。西門慶道、那灰不打

緊。我明日衙門里。分付灰戶教他送去。昨日你磚廠劉公公說
送我些磚兒。你開個數兒。封幾兩銀子送與他。須是一半人情
兒。回去。只少這木植。賁四道。昨日老爹分付。門外看那庄子。人
今早到賃上同張安兒到那家庄子上。原來是向皇親家庄子
大皇親沒了。如今向五要賣神路明堂。咱每不是要他的。講過
只拆他三間廳。六間廂房。一層羣房。就勾了。他口氣要五百兩
到跟前。拏銀子和他講。三百五十兩上也該拆他的。休說木植
木料。光磚瓦連土也值一二百兩銀子。應伯爵道。我道是誰家
是向五的那庄子。向五被人告爭地土。告在屯田兵備道打官
司。使了好多銀子。又在院裡包着羅存兒。如今手裡弄的沒錢
了。你若要與他三百兩銀子。他也罷了。冷手撾不着熱饅頭。在

那壇兒哩。念佛麼。西門慶分付賁四。你明日拏兩錠大銀子。同
張安兒。和他講去。若三百兩銀子肯。拆了來罷。賁四道。小人理
會。良久。後邊拏了一碗湯。一盤蒸餅上來。賁四吃了。斟上暖藥
人吃酒。書童唱了一遍。下去了。應伯爵道。這等吃的酒沒趣。取
箇骰盆兒。俺每行個令兒吃纔好。西門慶令玳安就在前邊六
娘屋裡取個骰盆來。不一時。玳安取了來。放在伯爵跟前。悄悄
走到西門慶耳邊。掩口說。六娘房裡哥哭哩。迎春姐教爹着個
人兒接接六娘去。西門慶道。你放下壺。快教個小廝。拏燈籠接
去。因問那兩個小廝那里。玳安道。琴童與棋童兒先拏兩個燈
籠接去了。伯爵見盆內放着六個骰兒。伯爵即用手拈着一個
說我擲着點兒。各人要骨牌名一句兒。合着點數兒。如說不過

來罰一大盃酒下家唱曲兒不會唱曲兒說笑話兒兩樁兒不會定罰一大盃西門慶道怪狗材忒韶刀了伯爵道令官放個屁也欽此欽遵你看我怎的吽來安你且先斟一盃罰了爹然後好行令西門慶笑而飲之伯爵道衆人聽着我起令了說差了也罰一盃說道張生醉倒在西廂吃了多少酒一大壺兩小壺果然是個么西門慶教書童兒上來斟酒該下家謝希大唱希大拍着手兒我唱了個折桂令兒你聽罷唱道

可人心二八嬌娃百件風流所事撐達眉蹙春山眼横秋水鬢綰着烏鴉乾相思撇不下一時半霎咫尺間如隔着海角天涯瘦也因他病也因他誰與做個成就了姻緣便是那救苦難菩薩

伯爵吃過酒過盃與謝希大該擲擲輪着西門慶唱謝希大猜過骰兒來說多謝紅兒扶上床什麼時候三更四點可要作佳擲出個四來伯爵道謝子純該吃四盃希大道折兩盃罷我吃不得書童兒滿斟了兩盃先吃了頭一盃等他唱席上伯爵二個把一碟子荸薺都吃了西門慶道我不會唱說了笑話兒罷說道一個人到菓子鋪問可有榧子麼那人說有取來看那買菓子的不住的往口裡放賣菓子的說你不買如何只顧吃那人道我罰他潤肺那賣的說你便潤了肺我卻心疼衆人多笑了伯爵道你若心疼再拏兩碟子來我媒人婆拾馬糞越發越顯謝希大吃了第三說西門慶擲說留下金釵與妻記多少壺五六七錢西門慶拈起骰兒來擲了個五書童兒道再斟上兩

鍾半酒謝希大道哥大量也吃兩鍾兒沒這個理哥吃四鍾罷只當俺一家孝順一鍾兒該韓夥計唱韓道國讓賁四哥年長賁四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西門慶吃過兩鍾賁四說道一官問姦情事問你當初如何姦他來那男子說頭朝東脚也朝東姦來官云胡說那里有個欹着行房的道理旁邊一個人走來跪下說道告禀若欹刑房待小的補了罷應伯爵道好賁四哥你便益不失當家你大官府又不老別的還可說你怎麼一個行房你也補他的賁四聽見他此言諕的把臉通紅了說道二叔什麼話小人出于無心伯爵道什麼話檀木靶沒了刀兒只有刀鞘兒了那賁四在席上終是坐不住去又不好去如坐針氈相似西門慶于是飲畢四鍾酒就輪該賁四擲賁四纔待拏起骰子來只見來安兒來請賁四叔外邊有人尋他說是窰上人這賁四巴不得要去聽見這一聲一個金蟬脫殼走了西門慶道他去了韓夥計你擲罷韓道國舉起骰兒道小人尊令了說道夫人將棒打紅娘打多少八九十下伯爵道該我唱我不唱罷我也說個笑話兒教書童合席都篩上酒連你爹也篩上聽我這個笑話一個道士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王門徒弟把絲兒鬆了些垂下來師父說你看那樣倒相沒屁股的徒弟回頭答道我沒屁股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西門慶罵道你這歪狗材狗口裏吐出什麼象牙來這里飲酒不題且說玳安先到前邊又叫了畫童拏着燈籠來吳大妗子家接李瓶兒瓶兒聽見說家里孩子哭也等不得上拜留下拜

錢就要告辭來家。吳大妗二妗子。那里肯放。好歹等他兩口兒上了拜兒。月娘道。大妗子。你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罷。家裡沒人。孩子好不尋他哭哩。俺每多坐回兒不妨事。那吳大妗子。纔放李瓶兒出門。玳安去。下畫童和琴童兒兩個。隨着轎子。跟了先來家了。落後上了拜。堂客散時。月娘和四位轎子。只打着一個燈籠。況是八月二十四日。月黑的時分。月娘問。別的燈在那里。如何只一個。棋童道。小的原拏了兩個來。玳安要了一個。和琴童先跟六娘家去了。月娘冷帳。更不問就罷了。潘金蓮有心。便問棋童。你每頭里。拏幾個來。棋童道。小的和琴童。拏了兩個來接娘。每落後。玳安與畫童。又要了一個去。把畫童換下。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去了。金蓮道。玳安那囚根子。他沒拏燈來。畫童道

我和他又拏一個燈籠來了。金蓮道。既是有一個。就罷了。怎的又問你要這個。棋童道。我那們說。他強着奪去了。金蓮便叫吳月娘姐姐。你看玳安恁賊獻懃的奴才。等到家裡。和他答話。月娘道。李瓶孩子家裡緊等着。叫他打了來罷了。怎的金蓮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俺便罷了。你是個大娘子。沒些家法兒。晴天還好。這等月黑。四頂轎子。只點着一個燈籠。罷那些兒的是。說着轎子到門首。月娘李嬌兒便往後邊去了。金蓮和孟玉樓。一答兒下轎。開就問玳安兒在那里。平安道。在後邊伺候哩。剛說着。玳安出來。被金蓮罵了幾句。我把你獻懃的囚根子。明日你只認起了。單揀着有時運的跟。只休要把腳兒錫錫兒。有一個燈籠打着罷了。信那斜汗世界一般。又奪了個來。又把小廝也

換了來他一頂轎子。倒占了兩個燈籠。俺每四頂轎子。反打着一個燈籠。俺每不是爹的老婆。玳安道。娘錯怪小的了。爹見哥兒哭。教小的快打燈籠接你六娘先來家罷。恐怕哭壞了。哥兒莫不爹不使我我好幹着接去來。金蓮道。你這囚根子。不要說嘴。他教你接去。沒教你把燈籠都拏了來。哥哥你的雀兒只揀旺處飛。休要認着了。冷灶上着一把兒。熱灶上着一把兒纔好。俺每天生就是沒時運的來。玳安道。娘說的什麼話。小的但有這心。騎馬把腩子骨撞折了。金蓮道。你這欺心的囚根子。不要慌。我洗淨眼兒看着你哩。說着和玉樓往後邊去了。那玳安對着衆人說。我精攮氣的營生。平白的爹使我接的去。教五娘罵了我恁一頓。玉樓金蓮二人到儀門首。撞見來安兒。問你爹在那里坐着哩。來安道。爹和應二爹。謝爹。韓大叔。還在捲棚內吃酒。書童哥裝了個唱的。在那里唱哩。娘每瞧瞧去。金蓮拉玉樓咱瞧瞧去。二人同走到捲棚槅子外。往裏觀看。只見應伯爵在上坐着。把帽兒歪挺着。醉的只相線兒提的。謝希大醉的把眼兒通睜不開。書童便粧扮在旁邊。斟酒唱南曲。西門慶悄悄使琴童兒抹了伯爵一臉粉。又拏草圈兒悄悄兒從後邊作戲。弄在他頭上。把金蓮和玉樓在外邊忍不住只是笑的不了。罵賊囚根子。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把醜都教他出盡了。西門慶聽見外邊笑。使小廝出來問是誰。二人纔往後邊去了。散時已一更天氣了。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里睡去了。金蓮歸房因問春梅。李瓶兒來家。說什麼話來。春梅道。沒說什麼。又問你沒[illegible]

那廝進他屋裡去來。沒有。春梅道。六娘來家。爹往他房里還走了兩遭。金蓮道。眞個是因孩子哭。接他來。春梅道。孩子後晌好不怪哭的。抱着也哭。放下也哭。沒法處。又問書童那奴才。穿的誰的衣服。春梅道。先來問我要衣。我罵了。玳安出去。落後和上房玉簫借了。前邊對爹說了。纔使小廝接去。金蓮道。若是這等的也罷了。我說又是沒廉恥的貨。三等兒九般使了接去。金蓮道。衣有來。休要與稱稱奴才穿。說畢。見西門慶不進來。使性兒閉了門睡了。且說應伯爵見賁四管工在庄子上攢錢。明日又拏銀子。買向五皇親房子。少說也有幾兩銀子背。又行令之間可可見賁四不防頭。說出這個笑話兒來。伯爵因此錯他這一遭。更拖知道。賁四果然害怕。次日封了三兩銀子。親到伯爵家磕頭。伯爵反打張驚兒。說道。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心。何故行此事。賁四道。小人一向缺禮。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一二足感不盡。伯爵于是把銀子收了。待了一鍾茶。打發賁四出門。拏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狠。婆兒沒布裙。賁四這狗啃的。我舉保他一場。他得了買賣。扒自飯碗兒就不用着我了。大官人教他在庄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拏銀子。成向五家庄子。一向攢的錢也勾了。我昨日在酒席上。拏言語錯了他錯兒。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送了我這三兩銀子。我且買幾疋布。勾孩子每冬衣了。正是。假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正是。秪恨閑愁成懊惱。豈知伶俐不如痴。

第三十六回

翟謙寄書尋女子　西門慶結交蔡狀元

富川進望劍江西　一片孤雲對夕暉
有淚應投烟樹濶　無書堪寄雁鱗稀
問安已負三千里　流落空懷十二時
海濶天高都是念　憑誰為我說歸期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提刑出郊外。接了新巡按。又到庄上犒勞做活的匠人。至晚來家。有平安進門。就稟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往京裡順便。稍了一封書帕來。說是太師爺府里翟大爹寄來的書與爹。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裡去了。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慶聽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面

寫着什麽言詞。
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即擢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久仰
山斗。未接丰標。屢辱厚情。感媿何盡。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
凡百于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持。所有理事。敢托盛价煩瀆。
想已爲我處之矣。今因便鴻。薄具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居。
伏望俯賜回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
之假子。奉勅回藉省視。道經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
有忘也。至祝至祝。秋後一日信。
西門慶看畢。只顧咨嗟不已。說道。快教小厮。叫媒人去。我什麽
營生。就忘死了。再想不起來。吳月娘便問什麽勾當。你對我說。
西門慶道。東京太師老爺府裡翟管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來
央及我這里替他尋個女子。不拘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
要圖生長繼嗣。財禮該使多少。教我開了寫去。他一封封過
子來。往後他在老爺面前。一力好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亂着。上
任七事八事。就把這事忘死了。想不起來。來保他又日逐往鋪
子里去了。又不題我。今日他老遠的。又教人稍書來。問尋的親
事。怎樣的了。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明日原差人來討回
書。你教我怎樣回答他。教他就怪死了。叫了媒人。你分付他好
歹上緊替他尋着。不拘大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十七
八的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里與他。再不。把李大姐房裡綉春
倒好模樣兒。與他去罷。月娘道。我說你是個火燎腿行貨子。這
兩三個月。你早做什麽來。人家央你一場。替他看個真正女子

去他也好謝你那丫頭你又收過他怎好打發去的你替他當個事幹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施捨佛施燒香急水裡怎麼下得槳比不的買什麼兒拏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閨門女子好歹不同也等教媒人慢慢踏看將來你到說的好容易自在話兒西門慶道明日他來要回書怎麼回答他月娘道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兒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來你多與他些盤纏寫在書上回覆了他去只說女子尋下了只是衣服粧奩未辦還待幾時完畢這里差人送去打發去了你這里教人替他尋也不遲此一舉兩得其便纔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場西門慶笑道說的有理一面叫將陳經濟來隔夜修了回書次日下書人來到西門慶親自出來問了備細又問蔡狀元幾時船到好預備接他那人道小人來時蔡老爹纔辭朝京中起身翟爹說只怕蔡老爹回鄉一時缺少盤纏煩老爹這里多少只顧借與他寫書去翟爹那里如數補還西門慶道你多上覆翟爹隨他要多少我這里無不奉命說畢命陳經濟讓去廂房內管待酒飯臨去交割回書又與了他五兩路費那人拜謝歡喜出門長行去了正是意急欲搖飛虎跕心忙抨碎紫花鞭看官聽說當初安忱取中頭甲被言官論他先朝宰相安惇之弟係黨人子孫不可以魁多士徽宗御遷早不得已把蔡蘊擢為第一做了狀元投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陞秘書省正事給假省親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廝叫了老馮薛嫂兒并別的媒人來分付各處打聽人家有好女子拿帖兒

來說不在話下一日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聽蔡狀元船隻原來和同榜進士安忱同船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辭朝還家續親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口來保拏着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見就送了一分嗄程酒麵雞鵝嗄飯鹽醬之類況且蔡狀元在東京翟謙已是預先和他說了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乃是大巨家富而好禮亦是老爺擡舉見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這蔡狀元牢記在心見西門慶差人遠來迎接又餽送如此大禮心中甚喜次日到了就同安進士進城拜西門慶西門慶已是叫廚子家裡預備下酒席因在李知縣衙內吃酒看見有一起蘇州戲子唱的好問書童兒說在南門外磨子營兒那里住旋叫了四個來答應蔡狀元那日封了一端絹帕一部書一雙雲履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各具宮袍烏紗先投拜帖進去西門慶冠冕迎接至廳上叙禮交拜家童獻畢贄儀然後分賓主而坐先是蔡狀元舉手欠身說道京師翟雲峯甚是稱道賢公閥閱名家清河巨族久仰德望未能識荊今得晉拜堂下為幸多矣西門慶答道不敢昨日雲峯書來具道二位老先生華輈下臨理當迎接奈公事所羈幸爲寬恕因問二位老先生仙鄉尊號蔡狀元道學生蔡蘊本貫滁州之匡廬人也賤號一泉僥倖狀元官拜秘書正字給假省親得蒙皇上俞允不想雲峯先生稱道盛德拜遲安進士道學生乃浙江錢塘縣人氏賤號鳳山見除工部觀政亦給假還鄉續親敢問賢公尊號

西門慶道在下卑官武職何得號稱詢之再三方言賤號四泉累蒙蔡老爺擡舉雲峯扶持襲錦衣千戶之職見任理刑實爲不稱蔡狀元道賢公抱負不凡雅望素著休得自謙敘畢禮話請去花園捲棚內寬衣蔡狀元辭道學生歸心匆匆行舟在岸就要回去既見尊顏又不遽舍奈何奈何西門慶道蒙二公不棄蝸居伏乞暫駐文旆少留一飯以盡芹獻之情蔡狀元道既是雅情學生領命一面脫去衣服二人坐下左右又換了一道茶上來蔡狀元以目瞻顧西門慶家園池花館花木深秀一望無際心中大喜極口稱羨誇道誠乃勝蓬瀛也于是擡過棋桌來下棋西門慶道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以供燕賞安進士道在那里何不令來一見不一時四個戲子跪下磕頭蔡狀元問道那兩個是生旦叫甚名字于是走向前說道小的是裝生的叫苟子孝那一個裝旦的叫周順一個貼旦叫袁琰那一個裝小生的叫胡慥安進士問你每是那里子弟苟子孝道小的都是蘇州人安進士道你等先粧扮了來唱個我每聽四個戲子下邊粧扮去了西門慶令後邊取女衣釵梳與他教書童也粧扮起來共三個旦兩個生在席上先唱香囊記大廳正面設兩席蔡狀元安進士居上西門慶下邊主位相陪飲酒中間唱了一摺下來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旦便道這個戲子是那里的西門慶道此是小价書童安進士叫上去賞他酒去說道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蔡狀元又叫別的生旦過來亦賞酒與他吃因分付你唱個朝元歌花邊柳邊苟子孝答應在旁拍

手唱道。

花邊柳邊。簷外晴絲捲。山前水前。馬上東風軟。自歎行蹤。有如蓬轉。盼望家鄉留戀。雁杳魚沉。離愁滿懷誰與傳。日短北堂萱空勞魂夢牽。今洛陽遥遠。幾時得上九重金殿。

唱了一箇。吃畢酒。又唱第二個。

十載青燈黄卷。螢窗苦勉旃。雪案費精研。指望榮親。姓揚名顯。試向文場鏖戰。禮樂三千。英雄五百爭後先。伏着祖生鞭行瞻尺五天。合前

安進士令荀子孝。你每可記的玉環記。恩德浩無邊荀子孝答道。此是畫眉序。小的記得。

恩德浩無邊。父母重逢感非淺。幸終身托與。又與姻緣風雲際會。異日飛騰。鸞鳳配。今諧繾綣。合料應夫婦非今世。前生玉種藍田。

書童見把酒斟。拍手唱道。

弱質始笄年。父母恩深浩如天。報無由。媿赧此心縈牽。鴛鴦配。深沐親恩。箕箒婦願夫榮顯。合前

原來安進士。杭州人。喜尚南風。見書童兒唱的好。拉着他手兒兩個一遞一口吃酒。良久酒闌。上來西門慶陪他復遊花園。向捲棚內下棋。令小厮拏兩卓盒三十樣。都是細巧菓菜鮮物下酒。蔡狀元道。學生每初會。不當深擾潭府。天色晚了。告辭罷。西門慶道。豈有此理。因問二公此回去。還到船上。蔡狀元道。暫借門外永福佛寺寄居。西門慶道。如今就門外去也晚了。不如先

生把手下從者留下一二人答應餘者都分付回去明日來接處可兩盡其情蔡狀元道賢公雖是愛客之意其如過擾何當下二人一面分付手下都回門外寺里歇去明日早拏馬來接眾人應諾去了不在話下二人在捲棚內下了兩盤棋子弟唱了兩摺恐天晚西門慶與了賞錢打發去了止是書童一人席前遞酒伏侍看看吃至掌燈二人出來更衣蔡狀元拉西門慶說話此去學生回鄉省親路費缺少西門慶道不勞老先生分付雲峯尊命一定謹領良久讓二人到花園還有一處小亭請坐把二人一引轉過粉墻來到藏春塢乃一邊僻靜所雪洞內裡面暖騰騰掌着燈燭小琴卓兒早巳陳設綺席菓酌之類床榻依然琴書瀟灑從新復飲書童在旁歌唱蔡狀元問道大官你會唱紅入仙桃書童道此是錦堂月小的記得蔡狀元道既是記的大官你唱于是把酒都斟那書童拏住南腔拍手唱道

紅入仙桃青歸御柳鶯啼上林春早簾捲東風羅襟曉寒尤峭喜仙姑書付青鸞念慈母恩同烏鳥合風光好但願人景長景醉遊蓬島

安進士聽了喜之不勝向西門慶稱道此子可敬將盃中之酒一吸而飲之那書童席前穿着翠袖紅裙勒着銷金箍兒高擎玉斝捧上酒去又唱道

難報母氏劬勞親恩罔極只願壽比松喬定省晨昏連枝上有兒嫂喜春風棠棣聯芳娛曉景松栢同操合前

當日飲至夜分方纔歇息西門慶藏春塢翡翠軒兩處俱設床

悵鋪陳綾錦被褥。就要泒書童琴安兩個小厮答應。西門慶道了安置。回後邊去了。到次日。蔡狀元安進士跟從人夫轎馬來接。西門慶廳上擺飯伺候撰盤酒飯。與脚下人吃。教兩個小厮方盒捧出禮物。蔡狀元是金叚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安進士是色叚二端。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蔡狀元固辭再三。說道但假十數金足矣。何勞如此太多。又蒙厚貺。安進士道。蔡年兄領受。學生不當。西門慶笑道。些須微賮表情而已。老先生榮歸續親在下此意少助一茶之需。于是二人俱席上出來謝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一面令家人各收下去。入氊包內。與西門慶相別。說道生輩此去。天各一方。暫違台教。不日旋京。倘得寸進。自當圖報。安進士道。今日相別何年再得奉接尊顏。西門慶道。學生蝸居。屈尊多有褻慢。幸惟情恕。本當遠送。奈官守在身。先此告過。送二人到門首。看着上馬而去正是博得錦衣歸故里。功名方信是男兒。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氏女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吳艤輕舸更遲遲　別酒重斟惜醉携
滄海侵愁光蕩漾　亂山那恨色高低
君馳蕙楫情何極　我憑蘭干日向西
咫尺烟波幾多地　不須懷抱重凄凄

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進上去了。一日騎馬帶眼紗在街上喝道而過。撞見馮媽媽。便教小廝叫住問他爹說問你尋的那女子。怎樣的。如何不往宅裡回話去。那婆子兩步走到跟前。說這幾日。我雖是看了幾個女子。都是買肉的挑担兒的。怎好回你老人家話。不想天使其便。眼跟前一個人家女兒。就想不

起來十分人材。屬馬兒的。交新年十五歲。若不是老婆子。昨日打他門首過。他娘在門首請進我吃茶。我不得看見他哩。纔半起頭兒。沒多幾日。戴着雲髻兒。好不筆管兒般直縷的身子兒。纏得兩隻脚兒。一些些搽的濃濃的臉兒。又一點小小嘴兒。鬼精靈兒是的。他娘說他是五月端午養的。小名叫做愛姐。休說俺每愛。就是你老人家見了。也愛的不知怎麼樣的了。西門慶道。你看這風媽媽子。我平白要他做什麼。家裡放着好少兒實對你說了罷。此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裡。大管家翟爹。要歲二房。圖生長。托我替他尋。你若與他成了。管情不虧你。因問道。是誰家的女子。問他討個庚帖兒來我瞧。馮媽媽道。誰家的。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遠不一千。近只在一磚。不是別人。是你家開絨線的韓夥計的女孩兒。你老人家。要相看。等我和他老子說。討了帖兒來。約會下個日子。你只顧去就是了。西門慶分付道。既如此這般。就和他說。他若肯了。討了帖兒來。宅內回我話。那婆子應諾去了。兩日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忽見馮媽媽來回話。拏了帖兒。與西門慶瞧。上寫着韓氏女命年十五歲五月初五日子時生。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話。對他老子說了。既是大爹可憐見孩兒也是有造化的。姐只是家寒。沒辦備的。西門慶道。你對他說。不費他一絲兒東西。凡一應衣服首飾粧奩廂櫃等件。都是我這里替他辦備。還與他二十兩財禮。教他家止備女孩兒的鞋脚就是了。臨期還叫他老子。送他往東京去。比不的與他做房裡人。翟管家要圖他生長。做娘子。難得他女兒

生下一男半女也不愁個大富貴。馮媽媽問道。他那里請問你老人家幾時過去相看。好預備。西門慶道。既是他應允了。我明日就過去看看罷。他那里再三有書來。要的急。就對他說休教他預備什麽。我只吃鍾清茶。就起身。馮媽媽道。爺爺。你老人家上門兒。怪人家就是。雖不稀罕他的。也畧坐坐兒。夥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西門慶道。你就不是了。你不知我有事。馮媽媽道。既是恁的。等我和他說。一面先到韓道國家。對他渾家王六兒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宅內老爹看了你家孩子的帖兒。甚喜不盡。說來不教你這里費一絲兒東西。一應妝奩陪送。都是宅內管。還與你二十兩銀子財禮。只教你家與孩兒做些生活鞋脚兒就是了。到明日。還教你官兒送到那里。難得你家姐姐一年半載。有了喜事。你一家子。都是造化的了。不愁個大富貴。明日他老人家。衙門中散了。就過來相看。教你一些兒休預備。他也不坐。只吃一鍾茶。看了就起身。王六兒道。真個。媽媽子休要說謊。馮媽媽道。你當家不恁的說。我來哄你不成。他好少事兒。家中人來人去。通不斷頭的。婦人聽言。安排了些酒食。與婆子吃了。打發去了。明日早來伺候。到晚韓道國來家。婦人與他商議已定。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担甜水。買了些好細菓仁。放在家中。還往鋪子裡做買賣去了。丟下老婆在家。艷粧濃抹。打扮的喬模喬樣。洗手剔甲。揩抹盃盞乾淨。剝下菓仁。頓下好茶。等候西門慶來。馮媽媽先來攛掇。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到家換了便衣靖巾。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兩個跟隨。逕來韓道國

家下馬進去馮媽媽連忙請入裏面坐了良久王六兒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不轉睛只看婦人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玄色段紅比甲玉色裙子下邊顯着趫趫的兩隻脚兒穿着老鴉段子羊皮金雲頭鞋兒生的長跳身材紫膛色瓜子臉描的水鬢長長的正是未知就里何如先看他粧色油樣但見

淹淹潤潤不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嫋嫋娉娉懶染鉛華生定精神秀麗兩彎眉畫遠山一對眼如秋水檀口輕開勾引得狂蜂亂蝶纖腰拘束暗帶着月意風情若非偷期崔氏女定然聞瑟卓文君

西門慶見見心搖目蕩不能定止口中不說心內暗道原來韓道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怪不的前日那些人鬼混他又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暗道他娘母兒生的這般模樣女兒有個不好的婦人先拜見了教他女兒愛姐轉過來望上向西門慶花枝招颭繡帶飄飄也磕了四個頭起來侍立在旁老媽連忙拏茶上來婦人取來抹去盞上水漬令他去遞上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個女子烏雲疊鬢粉黛盈腮意態幽花殢麗肌膚嫩玉生香便令玳安氊包內取出錦帕二方金戒指四個白銀二十兩教老媽安放在茶盤內他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朝上拜謝回房去了西門慶對婦人說遲兩日接你女孩兒往宅裡去與他裁衣服這些銀子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脚兒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謝道俺每頭頂脚蹤都是大爹的孩子的

事又教大爹費心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虧了大爹又多謝爹的插帶厚禮西門慶問道韓夥計不在家了婦人道他早辰說了話就往鋪子裡走了明日教他往宅裡與爹磕頭去西門慶見婦人說話乖覺一口一聲只是爹長爹短就把心來惑動了臨出門上覆他我去罷婦人道再坐坐西門慶道不坐了于是竟出門一直來家把上項告與月娘說了月娘道也是千里姻緣着線穿既是韓夥計這女孩兒好也是俺每費心一場西門慶道明日接他來住兩日兒好與他裁衣服我如今先拏十兩銀替他打半副頭面簪鐶之類月娘道及緊攢做去正好後日教他老子送去咱這里不着人去罷了西門慶道把鋪子關兩日也罷還着來保同去就府內問聲前日差去節級送蔡駙馬的禮到也不曾話休饒舌過了兩日西門慶果然使小廝接韓家女兒他娘王氏買了禮親送他來進門與月娘大小衆人磕頭拜見道生受說道蒙大爹大娘并衆娘每擡舉孩兒這等費心俺兩口兒知感不盡先在月娘房擺茶然後明間內管待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陪坐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紅綠潞紬兩疋綿紬和他做裏衣兒又叫了趙裁來替他做兩套織金紗段衣服一件大紅粧花段子袍兒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晚夕回家去了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嫁粧描金箱籠鑑粧鏡架盒罐銅錫盆淨桶火架等件非止一日都治辦完備寫了一封書信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西門慶問縣裡討了四名快手又撥了兩名排軍執袋弓箭隨身來保韓道國雇了四

乘頭口緊緊保定車輛煖轎送上東京去了不題丟的王六兒在家前出後空整哭了兩三日一日西門慶無事騎馬來獅子街房里觀看馮媽媽來遞茶西門慶與了一兩銀子說道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這一兩銀子你買布穿婆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又問你這兩日沒到他那邊走走馮媽媽道老身那一日沒到他那里做伴兒坐他自從女兒去了本等他家裡沒人他娘母靠慣了他整哭了兩三日這兩日纔寵下些兒來了他又說孩子事多累了爹問我爹曾與了你些辛苦錢兒沒有我便說他老人事忙我連日宅裡也沒曾去隨他老人家多少與我些兒我敢爭他也許我等他官兒回來重重謝我哩西門慶道他老子回來已定有些東西少不的謝你說了一回話見左右無人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你閑了到他那里取巧兒和他說就說我上覆他閑中我要他那里坐半日看他意何如肯也不肯我明日還來討回話那婆子掩口冷笑道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一鍬撅了個銀娃娃還要尋他娘母兒哩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爹你還不知這婦人他是咱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排行叫六姐屬蛇的二十九歲了雖是打扮的喬樣倒沒見他輪身你老人家明日准來等我問他討個話來回你西門慶道是了說畢騎馬來家婆子打發西門慶出門做飯吃了鎖了房門慢慢來到牛皮巷婦人家婦人開門便讓進裏邊房里坐道我昨日下了些麵等你來吃就不來了婆子道我可知要來哩到人家便就有

許多事。掛住了腿子。動不得身。婦人道。剛纔做的熱騰騰的飯兒。炒麵觔兒。你吃些。婆子道。老身纔吃的飯來。呼些茶罷。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看着婦人吃了飯。婦人道。你看我恁苦。有我那冤家。靠定了他。自從他去了。弄的這屋裡空落落的。件件的都看了我。弄的我鼻兒烏。嘴兒黑。相個人模樣。倒不如他死了。扯斷腸子罷了。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你教我這心怎麼放的下來。急切要見他。見也不能勾。說着眼駿駿的哭了。婆子道。說不得。自古養兒人家熱騰騰的。養女兒家冷清清。就是長一百歲。少不得也是人家的。你如今這等抱怨。到明日你家姐姐。到府裡。腳硬生。下一男半女。你兩口子受用。就不說我老身了。婦人道。大人家的營生。三層大兩層小。知道怎樣的。等他的長俊了。我每不知在那里晒牙揸骨去了。婆子道。怎的恁般的說。你每姐姐。比那個不聰明伶俐。愁針指女工不會。各人裙帶衣食。你替他愁。兩個一遞一口。說勾良久。看看說得入港。婆子道。我每說個傻話兒。你家官兒不在。前後去的。恁空落落的。你晚夕一個人兒。不害怕麼。婦人道。你還說哩。都是你弄得我。肯晚夕來。和我做做伴兒。婆子道。只怕我一時來不到。我保舉箇人兒來。與你做伴兒。你肯不肯。婦人問是誰。婆子掩口笑道。一客不煩二主。宅里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里。如此這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丟的你冷落。他要來和你坐半日兒。你怎麼說。這里無人。你若與他凹上了。愁沒吃的穿的使的用的。走上了時。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尋得一所。强如在這僻格剌子里。

婦人聽了微笑說道他宅里神道相似的幾房娘子他肯要俺這醜貨見婆子道你怎的這般說自古道情人眼內出西施一來也是你緣法湊巧爹他好閑人兒不留心在你時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裡說又與了一兩銀子說前日孩子的事累我落後沒人在根前話就和我說教我來對你說你若肯時他還等我回話去與囬賣地你兩家願意我莫非說謊不成婦人道既是下顧明日請他過來奴這里等候這婆子見他吐了口兒坐了一回千恩萬謝去了到次日西門慶來到一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西門慶不勝欣喜忙秤了一兩銀子與馮媽媽拏去治辦酒菜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收拾房中乾淨薰香設帳預備下好茶好水不一時婆子拏籃子買了許多雞魚嗄飯菜蔬菓品來厨下替他安排端正婦人洗手剔甲又烙了一筯麪餅明間內揩抹卓椅光鮮西門慶約下午時分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棋童兩個小厮跟隨逕到門首下馬進去分付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裡去晚上來接止留玳安一人答應西門慶到明間內坐下良久婦人扮的齊齊整整出來拜見說道前日打攪孩子又累爹費心一言難盡西門慶道一時不到處你兩口兒休抱怨婦人道一家兒莫大之恩豈有抱怨之理磕了四個頭馮媽媽拏上茶來婦人遞了茶見馬回去了玳安把大門關了婦人陪坐一回讓進裏坐房正面紙門兒廂的炕床掛着四扇各樣顏色綾段剪貼的張生遇鶯鶯蜂花香的吊屏兒上桌鑑粧鏡架盒罐錫器家活堆滿地下插着棒兒香上面

說着一張東坡椅兒西門慶坐下婦人又濃濃點一盞胡桃夾鹽笋泡茶遞上去西門慶吃了婦人接了盞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問了回家中長短西門慶見婦人自已拏托盤兒說道你這里還要個孩子使纔好婦人道不瞞爹說自從俺家女兒去了凡事不方便那時有他在家如今少不的奴自已動手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明日教老馮替你看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子且胡亂替替手脚婦人道也得俺家的來少不得東耕西湊的央馮媽媽尋一個孩子使西門慶道也不消該多少銀子等我與他那婦人道怎好又費煩你老人家自恁累你老人家還少哩西門慶見他會說話心中甚喜一面馮媽媽進來安放卓兒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馮媽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拜謝兒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我明日領來與你看也是一個小人家的親養的孩兒來他老子是個巡捕的軍因倒死了馬少椿頭銀子怕守備那里打把孩子賣了只要四兩銀子教爹替你買下罷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不一時擺下案碟菜蔬篩上酒來婦人滿斟一盞雙手遞與西門慶纔待磕下頭去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說頭里已是見過不消又下禮了只拜拜便了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旁邊一個小杌兒上坐下厨下老媽將嗄飯菜菓一一送上又是兩筋軟餅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兒裹捲了用小碟兒托了遞與西門慶吃兩個在[illegible]中盃來盞去做一處飲酒琴安在厨房裡老馮陪他是有坐處打發他吃不在話下彼此飲勾數巡婦人把座兒挪近西

門慶根前，與他做一處說話。遞菜兒，然後西門慶與婦人一遞一口兒吃酒。見無人進來，摟過脖子來，親嘴咂舌。婦人便舒手下邊籠揝西門慶玉莖，彼此淫心蕩漾，把酒停住不吃了。掩上房門，褪去衣褲，婦人就在裏邊炕床上，伸開被褥。那時已是日色平西時分。西門慶乘着酒興，順袋內取出銀托子來使上。婦人用手打弄，見奢稜跳腦，紫強光鮮，沉甸甸甚是粗大。一壁坐在西門慶懷裡，一面在上，兩個且摟着脖子親嘴。婦人乃蹺起一足，以手導那話入牝中，兩個挺一回。西門慶摸見婦人柔膩牝毛疎秀，意欲交接，令婦人仰卧于床背，把雙枕以手雙足置之于腰眼間，肆行抽送，怎見的這場雲雨？但見：

威風迷翠榻，殺氣瑣氷衾。珊瑚枕上施雄，翡翠帳中鬭勇。男兒忿怒，挺身連刺黑纓鎗；女帥生嗔，拍胯着擂追命劍。一來一往，祿山會合太真妃；一撞一衝，君瑞追陪崔氏女。左右迎湊，天河織女遇牛郎；上下盤旋，仙洞嬌姿逢阮肇。鎗來牌架，崔郎相共薛瓊瓊；砲打刀迎，雙漸迸連蘇小小。一個鶯聲嚦嚦，猶如武則天遇敖曹；一個燕喘吁吁，好似審在逢吕雉。初戰時，知鎗亂刺，利劍微迎；次後來，雙砲齊攻，膀牌夾湊。男兒氣急，使鎗只去扎心窩；女帥心忙，開口要來吞腦袋。一個使雙砲的，往來攻打內襠兵；一個輪膀牌的，上下夾迎臍下將。一個金雞獨立，高蹺玉腿弄精神；一個枯樹盤根，倒入翎花來刺牝。戰良久，朦朧星眼，但動些兒麻上來；鬭多時，款擺纖腰，再戰百愁挨不去。散毛洞主倒上橋，放水去淹軍；烏甲將

軍虛點鎗側身逃命走脺膏落馬須臾蹂踏肉爲泥溫緊粧
呆頊刻跌翻深澗底大披掛七零八斷猶如急雨打殘花錦
套頭力盡觔輸恰似猛風飄敗葉硫黃元帥盔歪甲散走無
門銀甲將軍守住老營還要命正是愁雲托上九重天一塊
敗兵連地滾

原來婦人有一件毛病但凡交姤只要教漢子幹他後庭花在
下邊揉着心子纔過不然隨問怎的不得丟身子就是韓道國
與他相合倒是後邊去的多前邊一月走不的兩三遭兒第二
件積年好咂髡髮把髡髮常遠放在口裏一夜他也無個足處
隨問怎的出了毯禁不得他吮咂挑弄登時就起自這兩樁兒
可在西門慶心坎上當日和他纏到起更纔回家婦人和西門
慶說爹到明日再來早些白日裏咱破工夫脫了衣裳好生耍
耍西門慶大喜到次日到了獅子街線舖里就兌了四兩銀子
與馮媽媽討了丫頭使喚改名叫做錦兒西門慶想着這個甜
頭兒過了兩日又騎馬來婦人家行走原是棋童玳安兩個跟
隨到了門首就分付棋童把馬回到獅子街房里去那馮媽媽
專一替他提壺打酒街上買東西整理通小慇懃兒圖些油菜
養口西門慶來一遭與婦人一二兩銀子盤纏白日裡來直到
起更時分纔家去瞞的家中鉄桶相似馮媽媽每日在婦人這
里打勤勞兒往宅里也去的少了李瓶兒使小厮叫了他兩三
遍只是不得閑要便鎖着門去了一日一日小厮畫童兒撞見
婆子來家李瓶兒說道媽媽子成日影見不見幹的什麼猶見

頭差事。吖一遍。只是不在這不來這里走走見。忙的你恁樣兒的。丟下好些衣裳帶孩子被褥等你來幫着。丫頭每折洗折洗再不見來了。婆子道。我的奶奶。你倒說的且是好。寫字的拏逃軍。我如今一身故事兒哩。賣鹽的做雕鑾匠。我是那鹹人兒。李瓶兒道。媽媽子。你做了石佛寺裡長老。請着你就是不閑。成日攛的錢。不知在那里。婆子道。老身大風刮了頰耳去了。嘴也赶不上。在這里。攛什麽錢。你惱我。可知心裡急急的要來。再轉不到這里來。我也不知成日幹的什麽事兒哩。後邊大娘從那時與了銀子。教我門外頭替他稍個拜佛的蒲甸兒來。我只要忘了。昨日甫能想。賣蒲甸的賊蠻奴才又去了。我怎的回他李瓶兒道。你還敢說沒有他甸兒。你就信信拖拖。跟了和尚去了罷了。他與了你銀子。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你這等裝憨打呆的。婆子道。等我沒也對大娘說去。就交與他這銀子去。昨日騎騾子。差些兒沒弔了他的。李瓶兒道。等你弔了他的。你死也這媽媽一直來到後邊。未曾入月娘房。先走在廚下。打探子兒。只見玉簫。和來興兒媳婦。坐在一處。見了說道。老馮來了。貴人你在那里來。你六娘要把你肉也嚼下來。說影邊兒就不來了。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兩拜。說道。我纔到他前頭來。乞他聒聒了。這一回來了。玉簫道。娘問你替他稍的蒲甸兒怎樣的。婆子道昨日拏銀子到門外賣蒲甸的。賣了家去了。直到明年三月裡纔來哩。銀子我還拏在這里。姐你收了罷。玉簫笑道。怪媽媽子。你爹還在屋里兌銀子。等出去了。你還親交與他。罷。又道。你且

坐的我問你韓夥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也待將來。這一回來。你就造化了。他還謝你謝兒。婆子道。謝不謝。隨他了。他連今纔去了八日。也得盡頭。纔得來家。不一時。西門慶兌出銀子。與責四拏了左子上去。就出去了。婆子走在上房。見了月娘。也沒敢拏出銀子來。只說蠻子。有幾個粗甸子都賣沒了。回家。明年稍雙料好蔴甸來。月娘是誠實的人。說道。也罷。銀子你還收着。到明年。我只問你要兩個就是了。與婆子幾個茶食吃了。後來到李瓶兒房里來。瓶兒因問你大娘沒罵你。婆子道。被我如此支吾。調的他喜歡了。倒與我些茶吃。賞了我兩大餅定。出來了。李瓶兒道。還是昨日他往喬大戶家。吃滿月的餅定。媽媽子。不虧你這片嘴頭子。六月裡蚊子。也釘死了。又道。你今日與我洗衣服不去罷了。婆子道。你收拾討下藥。我明日蚤來罷。後晌時分。還要往一個熟主顧人家。幹些勾當兒。李瓶兒道。你這老貨。偏有這些胡枝扯葉的。得你明日不來。我與你答話。那婆子說笑了一回。脫身走了。李瓶兒留他你吃了飯去。婆子道。還飽着哩。不吃罷。恐怕西門慶往王六兒家去。兩步做一步。正是。媒人婆地里小鬼。兩頭來回抹油嘴。一日走勾千千步。只是苦了兩隻腿。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西門慶夾打二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麗質溫柔更老成　玉壺明月逼人情
輕回玉臉花含媚　淺蹙蛾眉雲鬢鬆
勾引蜂狂桃蕊綻　潛牽蝶亂柳腰新
令人心地常相憶　莫學章臺贈淡情

話說馮婆子走到前廳角門首。看見玳安在廳槅子前。拏着茶盤兒伺候。玳安望着媽媽攢嘴兒。你老人家先往那里去。俺爹和應二爹說話哩。說了話。打發去了。就起身。先使棋童兒送酒去了。那婆子聽見兩步做一步。走的去了。原來應伯爵來說攬頭李智黃四。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糧下來。該一萬兩銀

子。也有許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東平府。見關銀子。來和你許
較。做不做。西門慶道。我那里做他攬頭。以假充真。買官讓官。我
衙門里搭了事件。還要動他。我做他怎的。伯爵道。哥若不做。教
他另搭别人。在你借二千兩銀子與他。每月五分行利。教他關
了銀子。還你。你心下如何。計較定了。我對他說。教他兩個明日
拏文書來。西門慶道。旣是你的分上。我挪一千銀子與他罷。如
今我庄子收拾。還沒銀子哩。伯爵見西門慶吐了口兒。說道。哥。
若十分沒銀子。看怎麼再撥五百兩銀子貨物兒。湊個千五兒
與他罷。他不敢少下你的。西門慶道。他少下我的。我有法兒處。
又一件。應二哥。銀子便與他。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兒。在外邊
東騙西騙。我打聽出來。只怕我衙門監里。放不下他。伯爵道。哥。

說的什麼話。與守者不得辭其責。他若在外邊打哥的旗兒。常
沒事罷了。若壞了事。要我做什麼。哥你只顧放心。但有差遲。我
就來對哥說。說定了。我明日教他好寫文書。西門慶道。明日不
教他來。我有勾當。教他後日來。說畢。伯爵去了。西門慶叙玳安
伺候馬。帶上眼紗。問棋童去。沒有。玳安道。來了。取挽手兒去了。
不一時。取了挽手兒來。打發西門慶上馬。逕往牛皮巷來。不想
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耍錢輸了。吃的光睜睜兒的。走來哥家
問王六兒討酒吃。袖子里掏出一條小腸兒來。說道。嫂我哥還
沒來哩。我和你吃壺燒酒。那婦人恐怕西門慶來。又見老馮在
厨下。不去兜攬他。說道。我是不吃。你要吃。拏過一邊吃去。我那
里耐煩。你哥不在家。招是招非的。又來做什麼。那韓二搗鬼把

眼兒淫睃着。又不去。看見卓底下。一罈白泥頭酒。貼着紅紙帖兒。問道。婢子。是那里酒。打開篩壺來。俺每吃耶。嚛。你自受用。婦人道。你越早兒休動。是宅里老爹送來的。你哥還沒見哩。等他來家。有便倒一甌子與你吃。韓二道。等什麽。哥就是皇帝爺的我也吃一鍾兒。纔待搬泥頭。被婦人劈手一推。奪過酒來。提到屋裡去了。把二搗鬼仰八叉。推了一交。半日扒起來。惱羞變成口裡喃喃吶吶。罵道。賊淫婦。我好意帶將菜兒來。見你獨自一個。冷落落。稱你吃盃酒。你不理我。倒推我一交。我教你不要慌。你另敘上了有錢的漢子。不理我了。要把我打開。故意的連我囂我訕我。又趕我。你教我撞見。我教你這不值錢的淫婦。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婦人見他的話。不防頭。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脹了雙腮。便取棒槌在手。趕着打出來。罵道。賊餓不死的殺才。倒了你那里黃湯了。來老娘這里撒野火兒。老娘手裡饒你不過。那二搗鬼。口裡喇喇哩哩罵淫婦。直罵出門去。不想西門慶正騎馬來。見了他。問是誰。婦人道。情知是誰。是韓二那廝。見他哥不在家。要便要錢輸了。吃了酒來。殴我。有他哥在家。常時撞見打一頓。那二搗鬼。一溜跑了。西門慶又道。這少死的花子。等我明日。到衙門裡。與他做功德。婦人道。又教爹惹惱。西門慶道。你不知。你要慣了他。婦人道。爹說的是。自古良善被人欺。慈悲生患害。一面讓西門慶明間內坐。西門慶分付棋童回馬家去。叫玳安兒。你在門首看。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兒。就與我鎖在這里。明日帶衙門裡來。玳安道。他的魂兒聽見爹到了。不知

走的那里去了。西門慶坐下。婦人見畢禮。連忙屋裡叫了鬟錦兒拏了一盞菓仁茶出來。與西門慶吃。就叫他磕頭。西門慶道。也罷。倒好個伶俐孩子。你且將就使着罷。又道老馮在這里。怎的不替你拏茶。婦人道。馮媽媽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廚下。使着手哩。西門慶又道。頭里我使小廝送來的那酒。是個內臣送我的竹葉清酒哩。裡頭有許多藥味。甚是峻利。我前日見你這里打的酒。通吃不上口。我所以拏的這罈酒來。婦人又道了萬福。說多謝爹的酒。正是這般說。俺每不爭氣。住在這僻巷子里。又沒個好酒店。那里得上樣的酒來吃。只往大街上取去。西門慶道。等韓夥計來家。你和他計較。等子獅子街那里。替你破幾兩銀子。買所房子。等你兩口子。亦發搬到那里住去罷。舖子里又近。買東西。諸事方便。婦人道。爹說的是。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憐見。離了這塊兒也好。就是你老人家行走。也免了許多小人口嘴。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裡要處自情處。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也少不的打這條路兒來。說一回。房里放下桌兒。請西門慶房裡。寬了衣服坐。須臾安排酒菜上來。桌上無非是些雞鴨魚肉嗄飯點心之類。婦人陪定。把酒來斟。不一時。兩個並肩疊股而飲。吃得酒濃時。兩個脫剝上床。交歡。自在頑耍。婦人早已床炕上鋪的厚厚的被褥。被裡薰的噴鼻香。西門慶見婦人好風月。一徑要打動他。家中袖了一個錦包兒來。打開裏面。銀托子。相思套。硫黃圈。藥煑的白綾帶子。懸玉環。封臍膏。勉鈴。一弄兒淫器。那婦人仰臥枕上。玉腿高蹺。口舌內吐。西門慶先把勉

鈴教婦人自放牝內然後將銀托束其根硫黃圈套其首臍膏貼手臍上婦人以手導入牝中兩相迎湊漸入大半婦人呼道達達我只怕你蹴的腿酸拏過枕頭來你墊着坐等我淫婦自家動罷又道只怕你不自在你把淫婦腿弔着肏你看好不好西門慶真個把他脚帶解下一條來拴他一足弔在床槅子上低着搜摟的婦人牝中之津如蝸之吐涎綿綿不絕又拽出好些白漿子來西門慶問道你如何流這些白鏇待要抹之婦人道你休抹等我吮咂了罷于是蹲跪他面前吮吞數次鳴咂有聲咂的西門慶淫心頓起弔過身子兩個幹後庭花龜頭上有硫黃濡研難澁婦人蹙眉隱忍半晌僅沒其稜西門慶于是頗作抽巳而婦人用手摸之漸入大半把屁股坐在西門慶懷里回首流眸作顫聲叫達達慢着些往後越發粗大教淫婦怎生挨忍西門慶且扶起股觀其出入之勢因叫婦人小名王六兒我的兒你達不知心里怎的只好這一庄兒不想今日遇你正可我之意我和你明日生死難開婦人道達達只怕後來耍的絮煩了把奴不理怎了西門慶道相交下來纔見我不是這樣人說話之間兩個幹勾一頓飯時西門慶令婦人沒高低淫聲浪語叫着纔過婦人在下一面用手舉股承受其精樂極情濃一泄如注巳而拽出那話來帶着圈子婦人還替他吮咂淨了兩個方纔並頭交股而臥正是一般滋味美好耍後庭花有詩爲証

美冤家一心愛折後庭花尋常只在門前里走又被開路先

鋒。把住了。放在戶中難禁受。轉絲韁勒回馬。親得勝。弄的我
身上麻。嵗損了奴的粉臉。粉臉那丹霞。
西門慶與婦人摟抱到二鼓時分。小廝馬來接。方纔起身回家。
到次日早衙門裏。差了兩個緝捕。把二搗鬼拏到提刑院。只當
做掏摸土賊。不由分說。一夾二十。打的順腿流血。睡了一個月。
險不把命花了。往後嚇了影。再不敢上婦人門纏擾了。正是恨
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過了幾日。來保韓道國一行人東京回
來。備將前事對西門慶說。翟管家見了女子。甚是歡喜。說費心
留俺在府裏住了兩日。討了回書。送了爹一匹青馬。封了韓夥
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又與了小的二十兩盤纏。西門慶道
勾了。看了回書。書中無非是知感不盡之意。自此兩家。都下眷

生名字。稱呼親家。不在話下。韓道國與西門慶磕頭拜謝回家
西門慶道。韓夥計。你還把你女兒這禮錢收去。也是你兩口兒
恩養孩兒一場。韓道國再三不肯收。說道蒙老爹厚恩禮錢已
是前日有了。這銀子。小人怎好又受得。從前累的老爹好少哩。
西門慶道。你不依我就惱了。你將回家。不要花了。我有個處那
韓道國。就磕頭謝了。拜辭回去。老婆見他漢子來家滿心歡喜。
一面接了行李。與他拂了塵土。問他長短孩子到那里好麼。這
道國把往回一路的話。告訴一遍。說好人家。孩子到那里。就與
了三間房。兩個丫鬟伏侍衣服頭面是不消說。第二日就領了
後邊見了太太翟管家甚是歡喜。留俺每住了兩日。酒飯連下
人都吃不了。又與了五十兩禮錢。我再三推辭。大官人又不肯

還教我拏回來了。因把銀子與婦人收了。婦人一塊石頭方落地。因和韓道國說。咱到明日。還得一兩銀子。謝老馮。你不在。虧他常來做伴兒。大官人那里。也與了他一兩。正說着。只見丫頭過來遞茶。韓道國道。這個是那里大姐。婦人道。這個是咱新買的丫頭。名喚錦兒。過來與你爹磕頭。磕了頭。丫頭往廚下去了。老婆如此這般。把西門慶勾搭之事。告訴一遍。自從你去了。來行走了三四遭。纔使四兩銀子。買了這個丫頭。但來一遭帶一二兩銀子來。第二的不知高低。氣不憤。走這里放水。被他撞見了。拏到衙門里。打了個臭死。至今再不敢來了。大官人見不方便。許了要替咱每大街上買一所房子。教咱搬到那里住去。韓道國道。嗔道他頭里不受這銀子。教我拏回來。休要花了。原來就是這些話了。婦人道。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他到明日。一定與咱多添幾兩銀子。看所好房兒。也是我輸了身一場。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韓道國道。等我明日往鋪子裡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兒。如今好容易撰錢。怎麼趕的這個道路。老婆笑道。賊強人。倒路死的。你倒會吃自在飯兒。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兩個又笑了一回。打發他吃了晚飯。夫妻收拾歇下。到天明。韓道國宅裡討了鑰匙。開鋪子去了。與了老馮一兩銀子謝他。俱不必細說。一日西門慶同夏提刑衙門回來。夏提刑見西門慶騎着一匹高頭點子青馬。問道。長官那疋白馬怎的不騎。又換了這匹馬。到好一匹馬。不知口裡如何。西門慶道。那馬在家歇他兩日兒。這馬是

昨日東京翟雲峯親家送來的。是西夏劉參將送他的。口裡纔四個牙兒。腳程緊慢。多有他的。只是有些毛病兒。快護糟蹬初騎着了路上走。把膘息跌了許多。這兩日纔吃的好些兒了。夏提刑道。這馬甚是會行。只好長騎着。每日𨁂街道兒罷了。不可走遠了他。論起在咱這裡。也值七八十兩銀子。我學生騎的那馬。昨日又瘸了。今早來衙門裡來。旋拏帖兒問舍親借了這匹馬騎來了。甚是不方便。西門慶道。不打緊。長官沒馬。我家中還有一匹黃馬。送與長官罷。夏提刑舉手道。長官下顧。學生奉價過來。西門慶道。不須計較。學生到家。就差人送來。兩個走到西街口上。西門慶舉手分路來家。到家就使玳安把馬送去。夏提刑見了大喜。賞了玳安一兩銀子。與了回帖兒。說多上覆。明日到衙門裡面謝。過了兩月。乃是十月中旬時分。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叫了兩名小優兒。請西門慶一敘。以酬送馬之情。西門慶家中。吃了午飯。理了些事務。往夏提刑家飲酒。原來夏提刑備辦一席齊整酒殽。只爲西門慶一人而設。見了他來。不勝歡喜。降堦迎接。至廳上敘禮。西門慶道。如何長官這等費心。夏提刑道。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閒中屈執事一敘。再不敢他客。于是見畢禮數。寬去衣服。分賓主而坐。茶罷。着棋。就席飲酒。敘談。兩個小優兒在旁彈唱。正是得多少金尊進酒浮香蟻。象板催箏唱鷓鴣。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單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進他房裡來。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帳冷。那一日把角門兒開着。在房內銀燈高點。靠定幃屏。彈弄琵琶

等到二三更，使使春梅瞧數次，不見動靜。正是銀箏夜久慇懃弄，寒寬空房不忍彈。取過琵琶，橫在膝上，低低彈了個二犯江兒水，以遣其悶。在床上和衣兒又睡不着，不免

悶把幃屏來靠，和衣強睡倒。

猛聽的房簷上鐵馬兒一片聲响，只道西門慶來到，敲的門環兒响，連忙使春梅去瞧。他回頭，娘錯了，是外邊風起落雪了。婦人于是彈唱道。

聽風聲嘹喨，雪洒窗寮，任冰花片片飄。

一回兒燈昏香盡，心里欲待去剔續，見西門慶不來，又意兒懶的動旦了。唱道

懶把寶燈挑，慵將香篆燒。只是捱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捱過今宵，怕到明朝。細尋思，這煩惱何日是了。廝想負心賊，當初說的話兒，心中由不的我傷情兒。想起來，今夜裡，心兒內焦，悞了我青春年少。誰想你弄的我三不歸，四捕兒着他。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且說西門慶約一更時分，從夏提刑家吃了酒歸來，一路天氣陰晦，空中半雨半雪下來，落在衣服上，多化了，不免打馬來家。小廝打着燈籠，就不到後邊，逕往李瓶兒房來。李瓶兒迎着，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西門慶穿着青絨獅子補子，坐馬白綾襖子，忠靖段巾，皂靴，棕套，貂鼠風領。李瓶兒替他接了衣服，止穿綾襖衣，坐在床上，就問哥兒睡了不曾。李瓶兒道：小官兒頑了這回，方睡下了。西門慶分付叫孩兒睡罷，休要沉動着，只怕諕醒他。迎春于是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問：今日吃酒來的早。西

門慶道夏龍溪還是前日因我送了他那匹馬。今日全為我費心治了一席酒請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和他坐了這一回。見天氣下雪。來家早些。李瓶兒道。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來你吃。大雪裡來家。只怕冷哩。西門慶道。還有那葡萄酒。你篩來我吃。今日他家吃的。是自造的菊花酒。我嫌他歆香歆氣的。我沒大好生吃了。於是迎春放下桌兒。就是幾碟醃雞兒嗄飯細巧菓菜之類。李瓶兒拏杌兒在旁邊坐下。桌下放着一架小火盆兒。這里兩個吃酒。潘金蓮在那邊屋裡冷清清。獨自一個兒坐在床上。懷抱着琵琶。桌上燈昏燭暗。待要睡了。又恐怕西門慶一時來。待要不睡。又是那盹困。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兒。亂挽烏雲。把帳兒放下半邊來。擁衾而坐。正是

倦倚繡床愁懶睡。　低垂錦帳繡衾空。
早知薄倖輕拋棄。　辜負奴家一片心。

又唱道

懊恨薄情輕棄。離愁閒自惱。

又喚春梅過來。你去外邊再瞧瞧。你爹來了沒有。快來回我話。那春梅走去。良久回來。說道。娘還認爹沒來哩。爹來家。不耐煩了。在六娘屋里吃酒的不是。這婦人不聽罷了。聽了如同心上戳上幾把刀子一般。罵了幾句負心賊。由不得撲簌簌眼中流下淚來。一逕把那琵琶兒放得高高的。口中又唱道

論殺人好恕。情理難饒。負心的天鑒表。好教我題起來。又是那疼他。又是那惧他。
心痒痛難搔。愁懷悶自焦。叫了聲賊狠心的冤家。我比他何如。鹽也是這般鹽。醋也是這般醋

憐見能厚，晃兒能薄，你一旦棄舊憐新。讓了甜桃，去尋酸棗。不合今日，教你哄了。奴將你這定盤星兒錯認了。合想起來，心兒里焦，悞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為人莫作婦人身。　百般苦樂由他人。

痴心老婆負心漢。　悔莫當初錯認真。

常記的當初相聚，痴心兒望到老。誰想今日他把心變了。把奴來一旦輕拋不理。正如那日被雲遮楚岫，水淹藍橋，打拆開鸞鳳。到如今當面對語，心隔千山，隔著一堵牆，咫尺不得相見。心遠路非遙。意散了，如鹽落水，如水落沙相似了。情疏魚雁杳。青難怯許，地厚天高。空教我無夢到陽臺，夢斷魂勞。俏冤家，這其間心變了。如今想起來，心兒裡焦，悞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西門慶正在房中，和李瓶兒吃酒，忽聽見這邊房里彈的琵琶之聲。便問是誰彈琵琶。迎春答道：是五娘在那邊彈琵琶响。李瓶兒道：原來你五娘還沒睡哩。繡春，你快去請你五娘來吃酒。你說俺娘請哩。那繡春去了。李瓶兒忙教迎春那邊安下個坐兒，放個鍾筯在面前。良久，繡春走來說：五娘摘了頭，不來哩。李瓶兒道：迎春，你再去請你五娘去，你說娘和爹請五娘哩。不多時，迎春來說：五娘把角門兒關了，說吹了燈，睡下了。西門慶道：休要信他小淫婦兒，等我和你兩個拉他去，務要把他拉了來，咱和他下盤棋耍子。于是和李瓶兒同來，打他角門，打了半日，春梅把角門子開了。西門慶拉着李瓶兒進入他房中，只見婦人坐在帳上，琵琶放在傍邊。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怎的兩三

轉請着你不去金蓮坐在床上紋絲兒不動把臉兒沉着半日說道那沒時運的人兒丟在這冷屋裡隨我自生兒由活的又來揪採我怎的沒的空費了你這個心留着別處使西門慶道怪奴才八十歲媽媽沒牙有那些唇說的李大姐那邊請你和他下盤棋兒只顧等你不去了李瓶兒道姐姐可不怎的我那屋里擺下棋子了咱每閑着下一盤兒賭盃酒吃金蓮道李大姐你每自去我摘了頭你不知我心里不耐煩我如今睡也比不的你每心寬閑散我這兩日只有口遊氣兒黃湯淡水誰嚐着來我成日睁着臉兒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怪奴才你好好兒的怎的不好你若心內不自在早對我說我好請太醫來看你金蓮道你不信叫春梅拏過我的鏡子來等我瞧這兩日瘦的相個人模樣哩春梅把鏡子真個遞在婦人手裡燈下觀看正是

羞對菱花拭粉妝　為郎憔瘦減容光

閉門不管閑風月　任您梅花自主張

羞把菱花來照蛾眉懶去掃暗消磨了精神折損了丰標瘦伶仃不甚好

西門慶拏過鏡子也照了照說道我怎麼不瘦金蓮道拏什麼比的你每日碗酒塊肉吃的肥胖的專一只奈何人被西門慶不由分說一屁股挨着他坐在床上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舒手被里摸見他還沒脫衣裳兩隻手齊插在他腰里去說道我的兒真個瘦了些金蓮道怪行貨子好冷手冰的人慌莫不我哄了你不成正是

香褪了海棠嬌。衣惚了楊柳腰。
說道我着香腮拋下珠淚來。我的苦惱。誰人知道。眼淚打肚里
流罷了。
悶下無聊。攘攘勞勞。淚珠兒到今滴盡了。合想起來。心裡亂
焦。悞了我青春年少。撇的人來有上稍來落下稍。
亂了一回。西門慶還把他強死強活。拉到李瓶兒房內。下了一
盤棋。吃了一回酒。臨起身。李瓶兒見他這等臉酸。把西門慶攛
掇過他這邊歇了。正是得多少腰瘦故知閒事惱。淚痕只為別
情濃。有詩為証。

自從別後減容光。　萬轉千回懶下床。
虧殺瓶兒成好事　得教巫女會襄王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西門慶玉皇廟打醮　吳月娘聽尼僧說經

漢武清齋夜築壇　自斟明水醮仙官
殿前玉女移香案　雲際金人捧露盤
絳節幾時還入夢　碧桃何處更驂鸞
茂陵烟雨埋弓劍　石馬無聲蔓草寒

話說當日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那婦人恨不的鑽入他腹中。在枕畔千般貼戀。萬種牢籠。淚揾鮫鮹。語言溫順。實指望買住漢子心。不料西門慶外邊。又刮剌上了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替他獅子街。石橋東邊。使了一百廿兩銀子。買了一所門面兩間倒底四層房屋居住。除了過道。第二層間半客位第

三層除了半間。供養佛像祖先。一間做住房。裡面依舊廂着炕床。對面又是燒煤火炕。收拾糊的乾淨。第四層除了一間廚房。半間盛煤炭。後邊還有一塊做坑廁。俱不必細說。自從搬過來那左近街坊隣舍。都知他是西門慶夥計。又見他穿着一套兒齊整絹帛衣服。在街上搖擺。他老婆常插戴的頭上黃燦燦。打扮模樣。在門前跕立。這等行景。不敢怠慢。都送茶盒與他。又出人情慶賀。那中等人家。稱他做韓大哥韓大嫂。以下者趕着。以叔嬸呼之。西門慶但來他家。韓道國就在舖子裡上宿。教老婆陪他。自在頑耍。朝來暮往。街坊人家。也多知道這件事。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誰敢惹他。見一月之間。西門慶也來行走三四遭。與王六兒打的。一似火炭般熱。穿着器用的。比前日不同。看看臘月時分。西門慶在家亂着送東京并府縣軍衛本衛衙門中節禮。有玉皇廟吳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盒禮物。一盒肉。一盒銀魚。兩盒菓餡蒸酥。并天地疏。新春符。謝灶誥。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飯。玳安兒拏進帖來。上寫着玉皇廟小道吳宗嘉頓首拜。西門慶揭開盒兒看了。說道。出家人又教他費心。送這厚禮來。分付玳安。連忙教書童兒。封一兩銀子。拿回帖與他。月娘在旁因話題起一個出家人。你要使的頭節尾。常受他的禮。到把前日李大姐生孩兒時。你說許了多少願醮。就教他打了罷。西門慶道。早是你題起來。我許下一伯廿分醮。我就忘死了。月娘道。原來你這個大謅答子貨。誰家願心是忘記的。你便有口無心許下。神明都記着。嗔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喞喞的。原來都這願

心壓的他此是你幹的營生西門道既恁說正月裡就把這醮願在吳道官這廟裡還了罷月娘道昨日李大姐說這孩子有些病痛兒的要問那裡討個外名西門慶道又往那裡討外名就寄名在吳道官這廟裡罷因問玳安他廟裡有誰在這裡玳安道是他第二個徒弟應春跟了禮來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來那應春兒連忙跨馬磕頭說家師父多拜上老爹沒什麼孝順使小徒來送這天地疏并些微禮兒與老爹賞人西門慶止還了半禮說道多謝你師父厚禮讓他坐說道小道怎麼敢坐西門慶道你坐我有話和你說那道士頭戴小帽身穿青布直掇下邊履鞋淨襪謙遜數次方纔把椅兒挪到旁另坐下西門慶與茶來吃了說道老爹有甚鈞語分付西門慶道正月裡我有些醮願要煩你師父替我還還兒在你本院也是那日就送小兒寄名不知你師父閑不閑徒弟連忙立起身來說道老爹分付隨問有甚人家經事不敢應承請問老爹訂在正月幾時西門慶道就訂在初九爺旦日那個日子罷徒弟道此日又是天誕玉匣記上我請律爺交慶五福駢臻修齋建醮甚好那日開大殿與老爹鋪壇請開老爹多少醮款西門慶道也是今歲七月爲生小兒許了一百廿分清醮一向不得個心淨趁着正月裡還了罷就把小兒送與你師父向三寶座下討個外名徒弟又問請問那日延請多少道衆西門慶道教你師父請十六衆罷說畢左右放卓兒待茶先封十五兩經錢另外又封了一兩酧答他的節禮又說道衆的襯施你師父不消備辦我這裡

連忙張香燭一事帶去。喜歡的道士。屁滾尿流。臨出門。謝了又謝。磕了頭兒又磕。到正月初八日。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一担阡張。十斤官燭。五斤沉檀馬牙香。十二疋生眼布。做襯施。又送了一對京段。兩罈南酒。四隻鮮鵝。四隻鮮雞。一對豚蹄。一脚羊肉。十兩銀子。與官哥兒寄名之禮。西門慶預先發帖兒。請下吳大舅。花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四位相陪。陳經濟騎頭口。先到廟中替西門慶瞻拜。到初九日。西門慶也沒往衙中去。絕早冠帶。騎大白馬。僕從跟隨。前呼後擁。送出東門。往玉皇廟來。遠遠望見結綵的寶旛。過街榜棚。進約不上五里之地。就是玉皇廟。至山門前下馬。睜眼觀看。果然好座廟宇。天宮般蓋造。但見青松鬱鬱。翠栢森森。金釘朱戶。玉橋低影軒宮。碧瓦雕簷。繡幙高懸寶檻。七間大殿。中懸勅額金書。兩廡長廊。彩畫天神帥將。祥雲影裡。流星門高接青霄。瑞霞光中。鬱羅臺直侵碧漢。黃金殿上。列天帝三十二尊。白玉京中。現臺光百千萬億。三天門外。離婁與師曠猙獰。左右堦前。白虎與青龍猛勇。寶殿前仙妃玉女。霞帔曾獻御香花。玉陛下四相九卿。朱履肅朝丹鳳闕。九龍床上。坐着個不壞金身。萬天教主玉皇張大帝。頭戴十一晃旒。身披袞龍青袍。腰繫藍田帶。按入卦九宮。手執白玉圭。聽三皈五戒。金鐘撞處。三千世界盡皈依。玉磬鳴時。萬象森羅皆拱極。朝天閣上。天風吹下步虛聲。演法壇中。夜月常聞仙珮响。只此便為真紫府。更于何處覓蓬萊。

西門慶由正門而入。見頭一座流星門。上七尺高朱紅牌架。列

着兩行門對大書

黃道天開祥啟九天之閶闔迓金輿翠蓋以延恩

玄壇日麗光臨萬聖之幡幢誦寶笈瑤章而闡化

到了寶殿上懸着二十六齋題大書着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酧恩九轉玉樞盟寄名吉祥普滿齋壇兩邊一聯

先天立極仰大道之巍巍庸申至悃

昊帝尊居鑒清修之翼翼上報洪恩

西門慶進入壇中香案前旁邊一小童捧盆巾灌手畢鋪排跪請上香鋪毡禱行禮叩壇畢原來吳道官諱宗嚞法名道真生的魁偉身材一臉鬍鬚襟懷洒落廣結交好施捨見作本宮住持以此高貴達官多往投之做醮席設甚齊整迎賓待客一團和氣手下也有三五個徒弟徒孫一呼百諾西門慶會中常在建醮旁生辰節令疏禮不缺何况西門慶又做了刑名官來此做好事送公子寄名受其大禮如何不敬那日就是他做齋功主行法事頭戴玉環九陽雷巾身披天青二十四宿大袖鶴氅腰繫絲帶忙下經筵來與西門慶稽首小道蒙老爹錯愛迭受重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就是哥兒寄名小道禮當叩祝三寶保安增延壽命尚不能以報老爹大恩何以又叨受老爹厚賞許多厚禮誠有愧赧經襯又且過厚令小道愈不安西門慶道厚勞費心辛苦無物可酧薄禮表情而已敘禮畢兩邊道衆齊來稽首一面請去外方丈三間厰廳名曰松鶴軒多是朱紅亮槅那裡自在坐處待茶西門慶四面粉墻擺設湖山瀟

酒堂中，椅卓光鮮，左壁掛黃鶴樓白日飛昇，右壁懸洞庭湖三番渡過，正面有兩幅吊屏，草書一聯，引兩袖清風舞鶴，對一方明月談經。西門慶剛坐下，就令小廝棋童兒，拏馬接你應二爹去。只怕他沒馬，如何這咱還沒來。玳安道，有姐夫騎的驢子，還在這裡。西門慶道，也罷。分付棋童，快騎接去。那棋童從山門裡牽出來騎了，一直去了。吳道官誦畢經下來，遞茶陪西門慶坐敘話。老爹敬神，一點誠心，小道怎敢惹罷。各道多從四更起來到壇，諷誦諸品仙經，并玉皇恭行醮經。今日三朝，九轉玉樞法事，多是整做。將官兒的生月八字，另具一字文書，奏名于三寶面前，起名叫做吳應元，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壽齡，永保富貴遐昌。小道這裡又添了二十四分，答謝天地，十二分慶讚上帝，二十四分薦亡，共列一百五十八分醮款，西門慶道，多有費心。不一時，打動法鼓，請西門慶到壇看文書。西門慶從新換了大紅五彩獅補吉服，腰繫蒙金犀角帶，到壇有絳衣表白，在方先宣念齋意。

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縣牌坊居住，奉道祈恩酧醮保安信官西門慶，本命丙寅年七月廿八日子時建生，同妻吳氏，本命戊辰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建生，表白道，還有寶眷，小道未曾添上。西門慶道，你只添上個李氏辛未年正月十五日申時建生，同男官哥兒，丙申年七月廿三日申時建生，領家眷等即日投誠，拜干洪造，言念慶一介微生，三才末品，出入起居每感龍天之蘘佑，迭遷寒暑，常蒙神聖以匡扶，職列武班，叨

承禁衛。沐恩光之寵渥。享符祿之豐盈。蒞任刑名。毎思圖報。恭逢盛世。仰賴帡幪。是以修設清醮。共廿四分位。荅報天地之洪恩。酧祝皇王之巨澤。又修設清醮十二分位。茲逢天誕。慶讃帝眞。介五福以遐昌。迓諸天而下邁。良願于去歲七月二十三日。因爲側室李氏生男官哥兒。是慶要祈坐蓐無虞。臨盆有慶。恭對將男官哥兒。寄于三寶殿下。賜名吳應元。期在出幼圓滿。另行請祈天地位下。告許清醮一百廿分位。續箕裘之徹嗣。保壽命之延長。附薦西門氏門中。三代宗親等魂。祖西門京良。祖妣李氏。先考西門達。妣夏氏。故室人陳氏。及前亡後化。昇墜罔知。是以修設淨醮十二分位。恩資道力。均證生方。共列仙醮一百八十分位。仰干化單。俯賜勾銷。謹以宣和三年正月初九日。天誕良辰。特就大慈玉皇殿。伏延官道修建靈寳。荅天謝地。報國酧盟。慶神保安。寄名轉經。吉祥普滿大齋一晝夜。延三境之司尊。迓萬天之帝駕。日近清光。出入金門而有喜。時加美秩。褒封紫誥以增榮。一門長叨均安。四序公和迪吉。公于道力。今滿方來。謹意。

宣畢齋意。鋪設下許多文書符命。表白一一請看。揭開第一張說道。此是棄世功果影發文書。申請三天三境上帝。十極高眞。三官四聖泰玄都省。及天曹大皇萬滿眞君。天曹掌醮司眞君。天曹降聖司眞君。到壇證盟功德的奏收。又揭起第二張。此是申請東岳天齊大生神聖帝。子孫娘娘。監生衛房聖母元君。并當時許還願日受禱之神。今日勾銷項願與者。祠家侍奉長生

香火三教明神，勾銷老爹昔日許的願款，及行下七十五司地府真官案吏主者，到壇來受追薦，護送亡人生天。此一票是玉女靈官，天神師將，功曹符使，土地等神，捧奏三天門運遞關文。此一張玉清總召萬靈真符。高功發遣公文受事官符。此一張，是召九斗陽芒流星火全鈴大將，開天門的符命。看畢此處，又到一張卓上，將起頭一張來，此是早朝開啟請無佞太保康元帥，九天靈符監齋使者，嚴禁齋儀，監臨廚所。此一張是請正法馬趙溫關四大元帥，崔盧竇鄧四大天君，監臨壇監門，及玄壇四靈神君，九鳳破穢大將軍，淨壇蕩穢，以格高真，此一字，是早朝啟五師箋文，晚朝謝五師箋文。此一字，是開闢二代捲簾化壇真符，此一字，是請神霄辟非大將軍，鳴金鐘陽牒，神雷禁壇大將軍擘玉靜陰牒，此一字是安鎮五方真人雲篆，東方九炁鎮天玉字真文，南方三炁鎮天玉字真文，西方七炁鎮天玉字真文。非方五炁鎮天玉字真文，中央一炁鎮天玉字真文，請五老上帝安鎮壇場證監功德，俱是五方顏色彩畫的，此一字早朝頭一遍轉經高上神霄，玉真王南極長生大帝，第二遍轉經高上碧霄，東極青華生大帝，第三遍轉經高上青雷，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午朝第四遍轉經高上玉霄，九天雷祖大帝，第六遍轉經高上泰霄，六天洞淵大帝，晚朝第七遍轉經高上紫霄，深波天主帝君，第八遍轉經高上景霄，青城益算可幹司丈人真君，第九遍轉經高上絳霄，九天採訪使真君。九道表箋掠剌報應，幽枉積逮起四司，謝四司箋。此又一字，是午朝高功捧奏

拜進三天玉陛。黃素朱衣。并遣旨介直符醮吏者。當同日受事功曹。護送章表。殿通云盤關文。一字是三天持寶籙大將軍。并金龍茭龍騎吏。火府齎簡童子。靈寶諸符命。不可細數。此一字是晚朝謝恩誠詞都疏。及一百八十表醮經醮雲鶴馬子俵分錢馬滿散關文。又一卓案上。此是哥兒三寶蔭下寄名外一家文書符索牒劄。其餘不暇細覽。請謝高功老爹今日十分費心。西門慶于是洞案前炷了香。畫了文書。左右捧一疋尺頭。與吳道官畫字。固辭再三。方令小童收了。然後一個道士。向殿角頭砧磕磕播動法鼓。有若春雷相似。合堂諸衆。一派音樂响起。吳道官身披大紅五彩雲織法衣。脚穿雲根飛易朱履。手執牙笏。關發文書。發壇召將。兩邊鳴起鍾來。鋪排引西門慶進壇裏。向三寶案。左右兩邊上香。西門慶于是睁眼觀看。果然鋪設齋壇齊整。但見

位按五方。壇分八級。上層供三清四御。八極九霄。十極高眞。雲宮列聖。中層山川嶽瀆。社會隍司。福地洞天。方輿博厚。下層冥官幽壤。地府羅酆。江河湖海之神。水國泉扃之衆。兩班醮筵森列。合殿官將威儀。香騰瑞靄。千枝畫燭流光。花簇錦筵。百盞銀燈散彩。天地亭左右。金童玉女對對高張羽蓋。玉帝堂兩邊。執盂捧劍。重重密布幢幡。風清三界步虛聲。月冷九天瑽流凝。金鐘撞處。高功來進奏虛皇。玉珮鳴時。多講登壇朝玉帝。絳綃衣星辰爍爛。芙蓉冠金碧交加。監壇神將猙獰。直日功曹猛勇。道衆齊宣寶懺。上瑤臺酌水獻花。眞人密

誦靈章拔法劒踏罡步斗。青龍隱隱來黃道。白鶴翩翩下紫宸。

西門慶剛遶壇拈香下來。被左右就請到松鶴軒。閣兒裡地鋪錦毯。爐焚獸炭。那裡坐去了。不一時應伯爵謝希大來到。唱畢喏。每人封了一星折茶銀子。說道實告要送些茶兒來。路遠這些微意。權爲一茶之需。西門慶也不接。說道奈煩自恁請你來陪我坐坐。又幹這營生做什麽。吳親家這裡點茶。我一總多有了。不消拏出來了。那應伯爵連忙又唱喏。說哥眞個俺每還收了罷。因望着謝希大說道。都是你幹這營生。我說哥不受拏出來倒惹他訕兩句好的。良久。吳大舅花子油都到了。每人兩盒細茶食來點茶。西門慶都令吳道官收了。吃畢茶。一同擺齋。放了兩張桌。桌上堆的鹹食齋饌。點心湯飯。甚是豐潔。西門慶見去衣服同吃了早齋。原來吳道官叫了個說書的。說西漢評話鴻門會。吳道官發了文書。走來陪坐。問哥兒。今日來不來。西門慶道。正是小頑還小哩。房下恐怕路遠。諕着他。來不的。到午間。拿他穿的衣服來。三寶面前攝受過。就是一般。吳道官道。小道也是這般計較最好。西門慶道。別的倒也罷了。他是有些小膽兒。家裡三四個丫鬟連養娘輪流看視。只是害怕。猫狗都不敢到他根前。吳大舅道。孩兒們好容易養活大。正說着。只見玳安進來說。裡邊桂姨銀姨使了李銘吳惠。送茶來了。西門慶道。叫他進來。李銘吳惠兩個拿着兩個盒子。跪下揭開。都是頂皮餅。松花餅。白糖萬壽糕。玫瑰搽穰捲兒。西門慶俱令吳道官收了。

因問李銘。你每怎得知道。今日我在這裡打醮。李銘道。小的今早辰。路見陳姑夫。騎頭口問來。纔知道爹今日在此做好事。歸家告訴桂姐三媽。說還不快買禮去。旋約了吳銀姐纔來了。多上覆爹。不當親來。不好來得。這盒粗茶兒。與爹賞人罷了。西門慶分付。你兩個等着吃齋。吳道官一面讓他二人下去。自有坐處。連手下人。多飽食一頓。話休饒舌。到了午朝拜表畢。吳道官預備了一張大揷卓。簇盤定勝。高頂方糖菓品各樣。托葷蒸碟鹹食素饌點心湯飯。又有四十碟碗。又是一罈金華酒。哥兒的一頂黑青段子綃金道髻。一件玄色紵絲道衣。一件絲雲段小襯衣。一雙白綾小襪。一雙青潞紬納臉小履鞋。一根黃絨線絛一道三寶位下的黃線索。一道子孫娘娘面前紫線索。一付銀項圈條脫。刻着金玉滿堂。長命富貴。一道朱書辟非黃綾符上。書着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八字。就扎在黃線索上。都用方盤盛着。又是四盤羹果。擺在卓上。差小童經袱內包着宛紅將經疏。將三朝做過法事。一一開載節次。請西門慶過了目。方纔裝入盒擔內。共約八擡。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甚是歡喜。快使棋童兒家去賞了道童兩方手帕。一兩銀子。且說那日是潘金蓮生日。有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郁大姐。都在月娘上房坐的。見廟裡送了齋來。又是許多羹果揷卓禮物。擺了四張卓子。還擺不下。都亂出來觀看。金蓮便道李大姐。你還不快出來看哩。你家兒子。師父廟裡送來了。又有許多他的小道冠髻。道衣兒。噫。你看又是小履鞋兒。孟玉樓又走向前。拿起來手中看。說道大

姐姐你看道士家也精細的這小履鞋白綾底兒都是倒扣針兒方勝兒鎖的這雲兒又且是好我說他敢有老婆不然怎的扣捺的恁好針腳兒吳月娘道沒的說他出家人那裡有老婆想必是顧人做的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士有老婆相王師父和大師父會挑的好汗巾兒莫不是也有漢子王姑子道道士家掩上個帽子那裡不去了似俺這僧家行動就認出來金蓮說道我聽得說你住的觀音寺背後就是玄明觀常言道男僧寺對着女僧寺沒事也有事月娘道這六姐好恁囉說白道的金蓮道這個是他師父與他娘娘寄名的紫線瑣又是這個銀脖項符牌兒上面銀打的八個字帶着且是好看背面墜着他名字吳什麼元棋童道此是他師父起的法名吳應元金蓮道這是個應字叫道大姐姐道士無禮怎的把孩子改了他姓了月娘道你看不知禮因使李瓶兒你去抱了你兒子來穿上這道衣俺每瞧瞧好不好李瓶兒道他纔睡下又抱他出來金蓮道不妨事你揉醒他那李瓶兒真個去了這潘金蓮識字取過紅紙袋兒扯出送來的經疏看上面西門慶底下同室人吳氏旁邊只有李氏再沒別人心中就有幾分不忿拏與衆人瞧你說賊三等兒九格的強人你說他偏心不偏心這上頭只寫着生孩子的把俺每都是不在數的都打到贅字號裡去了孟玉樓問道有大姐姐沒有金蓮道沒有大姐姐倒好笑月娘道也罷了有了一個也多是一般莫不你家有一隊伍人也多寫上惹的道士不笑話麼金蓮道俺每都是劉湛兒鬼兒麼比那個不

出材的那個不是十個月養的哩正說着李瓶兒從前邊抱了官哥兒李嬌兒道拿過衣服來等我替哥哥穿李瓶兒抱着孟玉樓替他戴上道髻兒套上項牌和兩道索諕的那孩子只把眼兒閉着半日不敢出氣兒玉樓把道衣替他穿上吳月娘分付李瓶兒你把這經疏納個阡張頭兒親往後邊佛堂中自家燒了罷那李瓶兒去了金蓮見玉樓抱弄孩子說道穿着這衣服就是个小道士兒金蓮接過來說道什麽小道士兒倒好相個小太乙兒被月娘正色說了兩句便道五姐你這個什麽話孩兒們上快休恁的那金蓮訕訕的不言語了一回那孩子穿着衣服害怕就哭起來李瓶兒走來連忙接過來替他脫衣裳時就拉了一抱裙奶屎孟玉樓笑道好個吳應元原來拉屎也

有一托盤月娘連忙教小玉拿草紙替他抹不一時那孩子就磕伏在李瓶兒懷裡睡着了李瓶兒道小大哥原來困了媽媽送你到前邊睡去罷吳月娘一面把卓面多散了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出來吃齋看看晚來原來初八日西門慶因打醮不用葷酒潘金蓮晚夕就沒曾上的壽直等到今晚來家就與他遞酒來到大門站立不想等到日落時分只見陳經濟和玳安自騎頭口來家潘金蓮問你爹來了經濟道爹怕來不成了我來時醮事還未了纔拜懺怕不弄到起更道士有個輕饒素放的還要謝將吃酒金蓮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使性子回到上房裡對月娘說賈瞎子傳操乾起了個五更隔墻掠肝能死心塌地兜肚斷了帶子沒得絆了剛纔在門首踮了一回只

見陳姐夫騎了頭口來了。說爹不來了。醮事還沒了。先打發他來家。月娘道他不來罷。咱每自在晚夕聽大師父王師父說因果唱佛曲兒。正說着。只見陳經濟掀簾進來。已帶半酣兒。說我來與五娘磕頭。問大姐有鍾兒。尋個兒篩酒與五娘遞一鍾兒。大姐道那裡尋鍾兒去。只恁與五娘磕個頭兒。到這回等我遞罷。你看他醉腔兒。恰好今日打醮。只好了你。吃的恁憨憨的來家。月娘便問道你爹真個不來了。玳安那奴才沒來。陳經濟道爹見醮事還沒了。恐怕家裡沒人。先打發我來了。留下玳安在那裡答應哩。道士再三不肯放我。強死強活。拉着吃了兩三大鍾酒。纔來了。月娘問今日。有那幾個在那裡。經濟道。今日有大舅和門外花大舅應二叔。和謝三叔。李銘又有吳惠兩個小優兒夜黑不知纏到多咱晚。今日只吳大舅來了。門外花大舅教爹留住了。也是過夜的數。金蓮沒見李瓶兒在根前。便道陳姐夫連你也叫起花大舅來。是那們兒親。死了的知道罷了。你叫他李大舅纔是。怎叫他花大舅。經濟道五娘你老人家鄉里姐姐嫁鄭恩。睜着個眼兒。閉着個眼兒罕出兒子。不知他什麼帳兒。只是穀裡分錢。就是了。大姐道。賊囚根子快磕了頭。趁早與我外頭挺去。又口裡恁汗邪胡說了。陳經濟于是請金蓮轉上。踉踉蹌蹌。磕了四個頭。往前邊去了。不一時。房中掌上燈燭。放下卓兒。擺上菜兒。請潘姥姥楊姑娘大妗子。與衆人來了。金蓮遞了酒。打發坐下。吃了麵。吃到酒闌。收了家活。擡了卓出去。月娘分付小玉把儀門關了。炕上放下小卓兒。衆人圍定。兩個姑

子在正中間焚下香。秉着一對蠟燭。都聽他說因果。先是大師父說道。

蓋聞大藏經中。講說一段佛法。乃是西天第三十二祖下界。降生東土。傳佛心印。昔日唐高宗天子。咸亨三年。中夏記是不題。却說嶺南鄉泡渡村。有一張員外。家豪大富。廣有金銀。呼奴使婢。員外所取八個夫人。朝朝快樂。日日奢華。貪戀風流。不思善事。忽的一日出門遊翫。見一夥善人。馱載香油細米等物。人人稱念佛號。向前便問。你這些善人何往。內中一人答曰。一者打齋。二者聽經。員外又問你等打齋聽經。有何功德。衆人言說。人生在世。佛法難聞。人身難得。法華經云。說的好。若人有福。曾供養佛。今生不捨。來生榮華富貴。從何而來。古人云。龍聽法而悟道。蟒聞懺以生天。何況人乎。張員外到家。便叫安童去後房。請出你八個奶奶來。不一時。都到堂前。員外說婆婆。我今黃梅寺修行去。把家財分作八分。各人過其日月。想你我如今。只顧眼前快樂。不知身後如何。若不修行。求出火坑。定落三塗五苦。有夫人聽說。便道員外。你入寶羅漢之體。有甚業障。比不的俺女流之輩。生男長女。觸犯神祇。俺每業重。你在家裡修行。等俺八個替你躭罪。你休要去罷。正是

婆婆將言勸夫身。　員外冷笑兩三聲。

大師父說了一回。該王姑子接偈。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李瓶兒。西門大姐并玉簫。多齊聲接佛。王姑子念道。

說八個眾夫人。要留員外。　告丈夫。你遠去。在家修行。
你如今下狠心。撇下妻子。　痛哭殺兒和女。你也心疼。
悶得俺姊妹們。無處歸落。　好教我。一個個怎過光陰。
從小兒做夫妻。相隨到老。　半路里丟下俺。倚靠何人。
兒扯爺。女扯娘。搥胸跌腳。　一家兒大共小。痛哭傷情。

金字經

夫人聽說淚不乾。苦勸員外莫歸山。顧家園。兒女永團圓。休遠去。在家修行都一般。

白文

員外便說。多謝你八個夫人。我明日死在陰司。你們替我躭罪。我今與你們遞一鍾酒。明日好在閻王面前承當。飲酒中間。員外說了一計。夫人與我把燈剔一剔。員外哄的夫人。剔燈。一口把燈吹死。諕的八個夫人失色。連忙叫梅香。快點燈來。員外取出鋼刀劍。諕殺八個眾夫人。

又偈

老員外。喚梅香。把燈點起。　將鋼刀。拿在手。指定夫人。
那一個把明燈。一口吹死。　圖家財。害我命。改嫁別人。
若不說。一劍去。這頭落地。　一個個。心害怕。倒在埃塵。
有八個。老夫人。慌忙跪下。　告員外。你息怒。饒俺殘生。
你分明。一口氣。把燈吹死。　吃幾鍾紅面酒。拏劍殺人。
俺若還。殺了俺。八個夫人。　到陰司。告閻君。取你真魂。

員外冷笑。便叫八個夫人。你哄我當身吹燈不認。如何認我

陰司鉄罪。八個女流之輩，倒哄男身。笑殺年高有德人。說的八個夫人，閉口無言。員外想人生富貴，都是前生修來。便叫安童，連忙與我裝載數車香油米麵，各樣菜蔬錢財等物，我往黃梅山裡，打齋聽經去也。

金字經

夫人聽我說根源，梵王天子棄江山。不貪戀要結萬人緣，多全捨，萬古標名在世間。

員外今日修行去。　親戚隣人送起程。

念了一回。吳月娘道：師父餓了，且把經請過，吃些甚麼。一面令小玉安排了四碟素菜兒，兩碟鹹食兒，四碟兒糖薄脆，蒸酥，菊花餅，板搭撒子，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陪着二位師父，用一個兒。大妗子說：俺每不當家的，都剛吃的飽飽，教楊姑娘陪個兒罷。他老人家又吃着個齋。月娘連忙用小描金碟兒，每樣揀了個點心，放在碟兒裡，先遞與兩位師父，然後遞與楊姑娘，說道：你老人家陪二位請些兒。婆子道：我的佛爺，不當家老身吃的可勾了。又道：這碟兒裡是燒骨朶，姐姐你拿過去，只怕錯揀到口裡。把衆人笑的了不得。月娘道：奶奶，這個是頭裡廟上送來的托葷鹹食，你老人家只顧用，不妨事。楊姑娘道：既是素的，等老身吃。老身乾淨眼花了，只當做葷的來。正吃着，只見來興兒媳婦子惠香走來。月娘道：賊臭肉，你也來做什麼。惠香道：我也來聽唱曲兒。月娘道：儀門關上了不曾，打那裡進來了。玉簫道：他在廚房封火來。月娘道：嗔道恁王小鍋臉兒，烏嘴兒黑的成精鼓

攜來聽什麼經當下衆丫鬟婦女圍定兩個姑子吃了茶食收
過家活去搽抹經卓乾淨月娘從新剔起燈燭來炷了香兩個
姑子打動擊子兒又高念起來從張員外在黃梅山寺中修行
白日長跪聽經夜晚參禪打坐四祖禪師觀見他不是凡人定
是個真僧出世問其鄉貫住處姓甚名誰員外具說前因一遍
弟子把家財妻子棄了實爲生死出家四祖收留座下做了徒
弟白日教他栽樹夜晚樁米六年苦行已滿驚動護法尊
天驚覺四祖教他尋安身立命之處與了他三座寶貝斗蓬袈
衣滂棄棍往南去濁河邊投胎奪舍尋房兒居住三百六十日
經渠圓成你如今年紀高大房兒壞了傳不得真妙法度脫不
得衆生直說到千金小姐姑嫂兩個在濁河邊洗濯衣裳見一
僧人借房兒住不合答了他一聲那老人就跳下河去了潘金
蓮熬的磕困上來就往房裡睡去了少頃李瓶兒房中繡春來
叫說官哥兒醒了也去了只剩下李嬌兒孟玉樓潘姥姥孫雪
娥楊姑娘大妗子守着聽到河中漂過一騍大鱗桃來小姐不
合吃了歸家有孕懷胎十月王姑子唱了一個耍孩兒

一靈真性投胎內這個消息誰得知人人不識西來意呀的
一聲孕男女[illegible]的娘生鐵面皮纔得見光明際崑崙頂上轉
大千沙界古彌陀分南北東西

說千金小姐來到嫂子房中吃咱兩個曾在濁河邊洗衣見了
那老人問咱借房兒住他如何跳在河內諕的我心中驚怕又
吃了一個仙桃我如今心頭膨悶好生疑悔腹中成其身孕正

是十月腹中母懷胎。千金小姐淚盈腮

千金說。在綉房。成其身孕　心中悔。無可奈。忍氣吞聲

一個月。懷胎着。如同露水　兩個月。懷胎着。總却朦朧

三個月。懷胎着。纔成血餅　四個月。懷胎着。骨節總成

五個月。懷胎着。纔分男女　六個月。懷胎着。長出六根

七個月。懷胎着。生長七竅　八個月。懷胎着。看相成人

九個月。懷胎着。看看大滿　十個月。母腹中。准備降生

五祖長胎在母腹中。因爲度衆生。娑婆男女不肯回心。古佛下界轉凡身借胎出殼。久後度母到天宮

五祖一佛性　投胎在腹中

權臣十個月　轉凡度衆生

念到此處。月娘兒大姐也睡去了。大妗子。摒在月娘裡間床上睡着了。楊姑娘也打起欠呵來。卓上蠟燭也點盡了兩根。問小玉。這天有多咱晚了。小玉道。已是四更天氣。雞鳴時。月娘方令兩位師父收拾經卷。楊姑娘便往玉樓房裡去了。郁大姐在後邊雪娥房裡宿歇。只有兩個姑子。月娘打發大師父和李嬌兒一處睡去了。王姑子和月娘在炕上睡。兩個還等着小玉頓了一甌子茶吃了。纔睡。大妗子在裡間床上。和玉簫睡。月娘因問王姑子。後來這五祖長大了。怎生成了正果。王姑子道。這裡爺娘見他有身孕。教他哥哥祝虎。把千金小姐。赶將出去。要行殺害。多虧祝龍慈心。放他逃生。走在垂楊樹下自縊。驚動天上太白李金星。教他尋茶討飯。隨緣度日。不覺十月滿足。來到仙人莊

[illegible]時生下五祖，滿房紅光罩滿了剛堂，小姐見孩兒生下。
[illegible]蓮臺端坐，心中害怕不比尋常，後又到天喜村王員外家場
裡宿歇，場中火起，拏起，見員外，見小姐顏色，就要留下做小。子
母兩個下拜，登時把員外夫人多拜死了，家奴院公拏住子母，
後員外醒省過，說道只怕是好人，留在家中養活，六歲，五祖方
說話，不由爲母的，一直走到濁河邊枯樹，取了三座寶貝，逕往
黄梅寺聽四祖說法，遂成正果，後還度脫母親生天。月娘聽了，
越發好信佛法了。有詩爲証

聽法聞經怕無常　紅蓮舌上放毫光
何人留下禪空話　留取尼僧化稻粮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丫鬟金蓮市愛

善事須好做　無心近不得
你若做好事　別人分不得
經卷積如山　無緣看不得
財錢過壁堆　臨危將不得
靈承好供奉　起來吃不得
兒孫雖滿堂　死來替不得

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炕睡，王姑子因問月娘：你老人家
怎的就沒見點喜事兒？月娘道：又說喜事哩，前日八月裡因買
了對過喬大戶房子，平白俺每都過去看，上他那樓梯，一脚蹅

滑了。把個六七個月身扭吊了。至今再誰見什麽孩子來。王姑
子道。我的奶奶。六七個月。也成形了。月娘道。半夜裡吊在構子
裡。我和丫頭。點燈撥着瞧。倒是個小廝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
可惜了。怎麽來扭着了。還是胎氣坐的不牢。月娘道。我只上他
家樓梯子窄趔。不知怎的一脚滑下來。還虧了孟三姐。一手扶
住我。不然一吊下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養出個兒來。强如
別人。你看他前邊六娘。進門多少時兒。倒生了個兒子。何等的
好。月娘道。他各人的兒女隨天罷了。王姑子道。也不打緊。俺每
同行一個薛師父。一紙好符水藥。前年陳郎中娘子。也是中年
無子。常時小産了幾胎。白不存。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如今生
了好不醜滿。抱的小廝兒。一家兒歡喜的要不得。只是用着一
件物件兒難尋。月娘問道。什麽物件兒。王姑子道。用着頭生孩
子的衣胞。拏酒洗了。燒成灰兒。搽着符藥。揀壬子日。人不知。鬼
不覺。空心用黄酒吃了。筭定日子兒不錯。至一個月就坐胎氣
好不准。月娘道。這師父。是男僧女僧。在那裡住。王姑子道。他也
是俺女僧。也有五十多歲。原在地藏庵兒住來。如今搬在南首
裡法華庵兒做首座。好不有道行。他好少經典兒。又會講說金
剛科儀各樣因果寶卷。成月說不了。專在大人家行走。要便接
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來。月娘道。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王姑
子道。我知道。等我替你老人家。討了這符藥來。淸。止是這一件
兒難尋些。這裡沒尋處。怎麽如此。你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房兒。
借情跑出來便了罷。月娘道。緣何損別人。安自己的。我與你銀

子你替我慢慢另尋便了。王姑子道。這個倒只是問老娘尋他纔有。我替你整治這符水。你老人家吃了。管情就有。難得你明日另養出來。隨他多少。十個明星。當不的月。月娘分付。你却休對人說。王姑子道。好奶奶。傻了。我肯對人說。說了一回。各人多睡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打廟裡來家。月娘纔起來梳頭。玉簫接了衣服坐下。月娘因說昨日家裡六姐等你來上壽。怎的就不來了。西門慶悉把醮事未了。吳親家晚夕費心擺了許多卓席。吳大舅先來了。留住我。和花大哥應二哥謝希大兩個小優兒彈唱着。俺每吃了半夜酒。今早我便先進城來了。應二哥他三個還吃酒哩。昨日甚是難爲吳親家。破費了許多纔告訴了一回。玉簫遞茶吃了。也沒往衙門裡去。走到前邊書

房裡。睡在床上。就睡着了。落後潘金蓮李瓶兒。梳了頭。抱着孩子出來。多到上房。陪着吃茶。月娘向李瓶兒道。他爹來了。這一日在前頭哩。我教他吃茶食。他不吃。丫頭有了飯了。你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上衣裳。抱到前頭與他爹瞧瞧去。潘金蓮道。我也去。等我替道士兒穿衣服。于是戴上緉金道髻兒。穿上道衣。帶了項牌符索。套上小鞋襪兒。金蓮就要奪過去。月娘道。教他媽媽抱罷。況自你這蜜褐色挑繡裙子。不耐污。撒上點子臢到了。不成。于是李瓶兒抱定官哥兒。潘金蓮便跟着。來到前邊西廂房內。書童見他二人掀簾。連忙就躲出來了。金蓮見西門慶。臉朝裡睡炕床上。指着孩子說。老花子。你好睡。小道士兒自家來請你來了。大媽媽房裡擺下飯。教你吃去。你還不快起來。還

推睡兒。那西門慶吃了一夜酒的人。倒去頭。那顧天高地下。鼾睡如雷。金蓮與李瓶兒。一邊一個。坐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面前。怎禁的鬼混。不一時把西門慶弄醒了。睜開眼看。見官哥兒在面前。頭上戴着銷金道髻兒。身穿小道衣兒。項圍符索。喜歡的眉開眼笑。連忙接過來。抱到懷裡。與他親個嘴兒。金蓮道。好乾淨嘴頭子。就來親孩兒。小道士兒吳應元。你噦他一口。你說昨日在那裡使牛耕地來。今日乏困的你這樣的。大白日掘覺昨日叫五媽。只顧等着你。你恁大膽。不來與五媽磕頭。西門慶道。昨日難事等的晚。晚夕謝將。又整酒吃了一夜。今日到這咱時分還一頭在這裡睡回。還要往尚舉人家吃酒去。金蓮道。你不吃酒去罷了。西門慶道。他家從昨日送了帖兒來。不去惹人家不怪。金蓮道。你去晚夕早些兒來家。我等着你哩。李瓶兒道他大媽媽擺下飯了。又做了些酸笋湯。請你吃飯去哩。西門慶道。我心裡還不待吃。等我去呵些湯罷。于是起來往後邊去了。這潘金蓮見他去了。一屁股就坐在床上正中間。脚蹬着地爐子。說道這原來是個套炕子。伸手摸了摸褥子裡。說道倒且是燒的滾熱的炕兒。瞧了瞧旁邊桌上。放着個烘硯瓦的銅絲火爐兒。隨手取過來。叫李大姐。那邊香几兒上。牙盒裡盛的甜香餅兒。你取些來。我一面揭開了。拿幾個在火炕內。一面夾在襠裡。拏裙子裹的沿沿的。且薰熱身上。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咱進去罷。只怕他爹吃了飯出來。金蓮道。他出來不是怕他麼。于是二人抱着官哥。進入後邊來。良久。西門慶吃了飯。分付排

軍備馬午後往尚舉人家吃酒去了。潘姥姥先去了。且說晚夕王姑子要家去。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兩銀子。叫他休對大師父說。好歹往薛姑子。帶了符藥來。王姑子接了銀子。和月娘說我這一去。只過十六日兒纔來罷。就替你尋了那件東西兒來。月娘道也罷。你只替我幹的停當。我還謝你。于是作辭去了。看官聽說。但凡大人家。似這樣僧尼牙婆。决不可擡舉。在深宮大院相伴着婦女。俱以講天堂地獄。談經說典為由。背地裡說釜念款。送煖偷寒。甚麼事兒。不幹出來。十個九個。都被他送上災厄。有詩為証。

最有緇流不可言　深宮大院哄嬋娟
此輩若皆成佛道　西方依舊黑漫漫

却說金蓮晚夕走在月娘房裡。陪着衆人坐的。走到鏡臺前。把鬏髻摘了。打了個盤頭揸髻。把臉搽的雪白。抹的嘴唇兒鮮紅。戴着兩個金燈籠墜子。貼着三面花兒。帶着紫銷金箍兒。尋了一套大紅織金襖兒。下着翠藍段子裙。要裝丫頭。哄月娘衆人耍子。叫將李瓶兒來。與他瞧。把李瓶兒笑的前仰後合。說道姐姐。你裝扮起來。活像個丫頭。等我往後邊去。我那屋裡有紅布手巾。替你蓋着頭。對他們只說他爹又尋了個丫頭。唬他們唬管定就信了。春梅打着燈籠在頭裡走。走到撞見陳經濟笑道我道是誰來。這個就是五娘幹的營生。李瓶兒叫道姐夫你過來。等我和你說了着。你先進去。見他們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經濟道我有法兒哄他。于是先走到上房裡。衆人都在炕上坐

着吃茶。經濟道。娘你看爹平白裡。叫薛嫂兒使了十六兩銀子。買了人家一個二十五歲會彈唱的姐兒。剛纔拏轎子送將來了。月娘道。真個薛嫂兒怎不先來對我說。經濟道。他怕你老人家罵他。送轎子到大門首。他就去了。丫頭便教他每領進來了。大妗子還不言語。楊姑娘道。官人有這幾房姐姐勾了。又要他來做什麽。月娘道。好奶奶。你禁的有錢就買一百個。有什麽多。俺每多是老婆當軍。在這屋裡充數兒罷了。玉簫道。等我瞧瞧去。只見月亮地裡。原來春梅打燈籠。叫了來安兒小厮打着。和李瓶兒後邊跟着。搭着蓋頭。穿着紅衣服進來。慌的孟玉樓李嬌兒都出來看。良久進入房裡。玉簫挨在月娘邊。說道這個是主子。還不磕頭哩。一面揭了蓋頭。那潘金蓮摔燭也似磕下頭去。忍不住撲䂳的笑了。玉樓道。好丫頭。不與你主子磕頭。且笑。月娘也笑了。說道。這五姐成精死了罷。把俺每哄的信了。玉樓道。月娘我不信。楊姑娘道。姐姐你怎的見出來不信。玉樓道。俺六姐平昔磕頭也學的那等磕了頭。起來倒退兩步纔拜。楊姑娘道。還是姐姐看的出來。要着老身就信了。李嬌兒道。我也就信了。剛纔不是揭蓋頭。他自家笑。還認不出來。正說着。只見琴童兒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孟玉樓道。你且藏在明間裡。等爹進來。等我哄他哄。不一時西門慶來到。楊姑娘大妗子出去了。進入房內椅子上坐下。月娘在旁不言語。玉樓道。今日薛嫂兒轎子送人家一個二十歲丫頭來。說是你教他送來要他的。你恁許大年紀。前程也在身上。還幹這勾當。西門慶笑道。我那

裡教他買丫頭來。信那老淫婦哄你哩。玉樓道。你問大姐姐不是。丫頭也領在這裡。我不哄你。你不信我。我叫出來你瞧。于是叫玉簫。你拉進那新丫頭來。見你爹。那玉簫掩着嘴兒笑。又不敢去拉。前邊走了走兒。又回來了。說道。他不肯來。玉樓道。等我去拉。恁大胆子的奴才。頭兒沒動。就扭主子。也是個不聽指教的。一面走到明間內。只聽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的。人不進去。只顧拉人。拉的手脚兒不着。玉樓笑道。好奴才。誰家使的。你恁沒規矩。不進來見你主子磕頭。一面拉進來。西門慶灯影下。睁眼觀看。却是潘金蓮。打着揸髻。裝丫頭。笑的眼沒縫兒。那金蓮就坐在傍邊椅子上。玉樓道。好大膽丫頭。新來乍到。就恁少條失教的。大剌剌對着主子坐着。道撅臭。與他這個主子兒了。月娘笑道。你趁着你主子來家。與他磕個頭兒罷。那金蓮也不動。走到月娘裡間屋裡。一頓把髻子拔了。戴上鬏髻出來。月娘道。好淫婦。討了誰上喤話。就戴上鬏髻了。衆人又笑了一回。月娘告訴西門慶說。今日喬親家那裡。使喬通送了六個帖兒來。請俺每吃看燈酒。咱到明日。不先送些禮兒去。教玉簫拿帖兒與西門慶瞧。見上面寫着。

十二日寒舍。薄具菲酌。奉屈魚軒。仰冀貴臨。不勝榮幸。右啟。

大德望西門大親家老夫人粧次。　下書眷末喬門鄭氏歛衽拜。

到明日咱家發柬。十四日也請他娘子。并周守備娘子。荆都監娘子。夏大人娘子。張親家母。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教黃四叫

蔣花兒匠來。做幾架烟火。王皇親家。一起扮戲的小厮每來扮西廂記的。你每往院中。再把吳銀兒李桂兒接了。西門慶看畢說道。明早叫來興兒買四樣餚品。一罈南酒。送了去就是了。你每在家看燈吃酒。和應二哥謝子張往獅子街樓上吃酒去。說畢。不一時放下卓兒。安排酒上來。潘金蓮遞酒。衆姊妹相陪吃了一回。西門慶因見金蓮。裝扮了頭。燈下艷粧濃抹。不覺淫心蕩漾。不住把眼色遞與他。這金蓮就知其意。行陪着吃酒。就到前邊房裡去了。冠兒挽着杭州攢。重勻粉面。復點朱唇。原來早在房中。先預備下一卓酒齊整菓菜等。西門慶進房。婦人還要自已與遞酒。不一時西門慶果然來到。見婦人還挽起雲髻來。心中喜甚。摟着他坐在椅子上。兩個說笑。不一時。春梅收拾上酒菜來。婦人從新與他遞酒。西門慶道。小油嘴兒。頭裡已是遞過罷了。又教你費心。金蓮笑道。那個大夥裡酒兒不筭。這個是奴家業兒。與你遞鍾酒兒。年年累你破費。你休抱怨。把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連忙接了他酒。摟在懷裡膝蓋兒坐的。春梅斟酒。秋菊拿菜兒。金蓮道。我問你到十二日。喬家請俺每多去。只教大姐姐去。西門慶道。他既是下帖兒多請你每。如何不去。到明日。叫奶子抱了哥兒。也去走走。省的家裡尋他娘哭。金蓮道大姐姐他每多有衣裳穿。我老道只自知數的。那幾件子。沒件好當眼的。你把南邊新治來那衣服。一家分散幾件子。裁與俺每穿了罷。只顧放着。怎生小的兒也怎的。到明日咱家擺酒。請衆官娘子。俺每也好見他。不惹人笑話。我長是說着。你把臉兒

憨着。西門慶笑道。既是恁的。明日叫了趙裁來。與你每裁了罷
金蓮道。及至明日叫裁縫做。只差兩日兒。做着還遲了哩。西門
慶道。對趙裁說。多帶幾個人來。替你每儧造兩三件出來。就勾
了。剩下别的。慢慢再做也不遲。金蓮道。我早對你說過。好歹揀
兩套上色兒的與我。我難向他們多有。我身體沒與我做件麼
大衣裳。西門慶笑道。賊小油嘴兒。去處搯個尖兒。兩個說話飲
酒。到一更時分。方上床。兩個如被底鴛鴦。帳中鸞鳳。言樓燕語
不肯即休。覆應郎再求雲情。一時不肯即休。整狂了半夜。到次
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箱櫃打開出南邊織造的夾板羅
叚尺頭來。使小厮叫將趙裁來。每人做件粧花通袖袍兒一套。
遍地錦衣服一套。粧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
袍兒四套。粧花衣服。在捲棚。一面使琴童兒叫趙裁去。這趙裁
正在家中吃飯。聽的西門慶宅中叫。連忙丟下飯碗。帶着剪尺
就走。時人有幾句誇讚這趙裁好處

我做裁縫姓趙　月月主顧來叫
針線緊緊隨身　剪尺常掖靴靿
幅摺趕空走儧　截彎病除手到
不論上短下長　那管襟扭領拗
每日肉飯三餐　兩頓酒兒是要
剪截門首常出　一月不脫三廟
有錢老婆嘴光　無時孩子亂叫
不拘誰家衣裳　且交印鋪睡覺

隨你倠討終朝　只掙口兒支調
十分要緊騰挪　又將後來頂倒
問你有甚高强　只是一味老落

不一時走到見西門慶坐在上面連忙磕了頭卓上鋪着氊條取出剪尺來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粧花通袖襖獸朝麒麟補子段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蘆樣鸞鳳穿花羅袍一套大紅段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粧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泥裙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多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粧花錦雞段子袍兒兩套粧花羅段衣服孫雪娥只是兩套就沒與他袍兒須臾共裁剪三十件衣服兊了五兩銀子與趙裁做工錢一面叫了十來個裁縫在家攢造不在話下正是金鈴玉墜粧閨女錦綺珠翹飾娃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四

第四十一回

西門慶與喬大戶結親　潘金蓮共李瓶兒鬬氣

富貴雙全世業隆　聯翩朱紫一門中
官高位重如王導　家盛財豐比石崇
畫燭錦幃消夜月　綺羅紅粉醉春風
朝懽暮樂年年事　豈肯潛心任始終

話說西門慶在家中裁縫儹造衣服那消兩日就完了到十二日喬家使人邀請早辰西門慶先送了禮去那日月娘并衆姊妹大妗子六頂轎子一搭兒起身留下孫雪娥看家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又令來興媳婦惠秀伏侍疊衣服又是兩頂小轎

西門慶在家看着賁四叫了花兒匠來紮縛烟火在大廳捲棚內掛燈使小厮拏帖兒往王皇親宅內定下戲子俱不必細說後晌時分走到金蓮房中金蓮不在家春梅在旁伏侍茶飯放卓兒吃酒西門慶因對春梅說十四日請衆官娘子你每四個多打扮出去與你娘跟着遞酒也是好處春梅聽了斜靠着卓兒說道你若叫只叫他三個出去我是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怎的不出去春梅道娘每都新裁了衣裳陪侍衆官戶娘子便好看俺每一個一個只像燒糊了卷子一般平白出去惹人家笑話西門慶道你每多有各人的衣服首飾珠翠花朶雲髻兒穿戴出去春梅道頭上將就戴着罷了身上有數那兩件舊片子怎麼好穿出去見人的倒沒的羞剌剌的西門慶笑道我曉的你這小油嘴兒你娘每做了衣裳都使性兒起來不打緊叫趙裁來連大姐帶你四個每人都替你裁三件一套叚子衣裳一件遍地錦比甲春梅道我不比與他我還問你要件白綾襖兒搭襯着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穿西門慶道你要不打緊少不的也與你大姐裁一件春梅道大姑娘有一件罷了我却沒有他也說不的西門慶于是拏鑰匙開樓門揀了五套叚子衣服兩套遍地金比甲兒一疋白綾裁了兩件白綾對衿襖兒惟大姐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迎春玉簫蘭香都是藍綠顏色衣服都是大紅叚子織金對衿襖翠藍邊拖裙共十七件一面叫了趙裁來都裁剪停當又要一疋黃紗做裙腰貼裏一色盡是粧花補兒春梅方纔喜歡了陪侍西門慶在屋裏吃了一日

西門慶家中不題。且說吳月娘衆姊妹到了喬大戶家。原來喬大戶娘子。那日請了尚舉人娘子。并左鄰朱臺官娘子。崔親家母。并兩個外甥女兒段大姐。及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叫了兩個妓女。席前彈唱。聽見月娘衆姊妹和吳大妗子到了。連忙出儀門首迎接。後廳敘禮。赶着月娘呼姑娘。李嬌兒衆人。都排行呼二姑娘三姑娘。稱着吳大妗子。那邊稱呼之禮。也與尚舉人朱堂官娘子。敘禮畢。段大姐。鄭三姐。向前拜見了。各依次坐下。丫鬟遞過了茶。喬大戶出來拜見。謝了禮。他娘子讓進衆人房中去寬衣服。就放卓兒擺茶。無非是蒸煠細巧茶食。菓餡點心。酥菓甜食。諸般菓蔬。擺設甚是齊整。請堂客坐下吃茶。奶子如意兒和蕙秀在房中等着。看官哥兒。另自管待。須臾吃了茶。到廳。屏開孔雀。褥隱芙蓉。正面設四張卓席。讓月娘坐了首位。其次就是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朱堂官娘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喬大戶娘子。關席坐位。傍邊放一卓。是段大姐。鄭三姐。共十一位。尚家兩個妓女。在旁彈唱。上了湯飯。廚役上來。獻了頭一道水晶鵝。月娘賞了二錢銀子。第二道是頓爛烤蹄兒。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第三道獻燒鴨。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喬大戶娘子。下來遞酒。遞了月娘過去。又遞尚舉人娘子。月娘就下來。往後房換衣服。勻臉去了。孟玉樓也跟下來到了喬大戶娘子臥房中。只見奶子如意兒看守着官哥兒。在炕上鋪着小褥子兒倘着。他家新生的長姐。也在傍邊臥着。兩個你打我下兒。我打你下兒。頑耍。把月娘玉樓見了。喜歡的要不得。

說道他兩個倒好相兩口兒只見吳大妗子進來說道大妗子
你來瞧瞧兩個倒相小兩口兒大妗子笑道正是孩兒每在炕
上張手兒蹬腳兒的你打我我打你小姻緣一對兒耍子喬大
戶娘子和衆堂客多進房來吳妗子如此這般說喬大戶娘子
道列位親家聽着小家兒人家怎敢攀的我這大姑娘府上月
娘道親家好說我家嫂子是何人鄭三姐是何人我與你愛親
做親就是我家小兒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如何却說此話玉
樓推着李瓶兒說道李大姐你怎的說那李瓶兒只是笑吳妗
子道喬親家不依我就惱了尚舉人娘子和朱堂官娘子皆說
道難爲吳親家厚情喬親家你休謙辭了因問你家長姐去年
十一月生的月娘道我家小兒六月廿三日生的原大五個月

正是兩口兒衆人于是不由分說把喬大戶娘子和月娘李瓶
兒拉到前廳兩個就割了衫襟兩個妓女彈唱着旋對喬大戶
說了拏出菓盒三段紅來遞酒月娘一面分付玳安琴童快往
家中對西門慶說旋擡了兩罈酒三疋段子紅綠板兒絨金絲
花四個螺甸大菓盒兩家席前掛紅吃酒一面堂中畫燭高燒
花灯燦爛麝香靄靄喜笑匆匆席前兩個妓女啟朱唇露皓齒
輕撥玉阮斜把琵琶唱一套鬭鵪鶉

翡翠窓紗鴛鴦碧瓦孔雀銀屏芙蓉繡榻幕捲輕綃香焚睡

鴨灯上 下下這的是南省尚書東床駙馬

紫花兒序 帳前軍朱衣畫戟門下士錦帶吳鈎坐上客繡
帽宮花按教坊歌舞依內苑奢華板撥紅牙一派簫韶准備

下立兩個美人如畫。粉面銀箏。玉手琵琶。

金蕉葉　我倒見銀燭明燒絳蠟纖手高擎着玉斝。我見他舉止處堂堂俊雅。我去那燈影兒下。孜孜的覷着。

調笑令　這生那里每曾見他。莫不我眼睛花。呀我這裡手抵着牙兒事記咱。不由我眼兒裡見了他。心牽掛。莫不是五百年前。歡喜冤家。是何處綠楊曾繫馬。莫不是夢兒中。雲雨巫峽。

小桃紅　玉簫吹徹碧桃花。一刻千金價。燈影兒裡斜將眼稍兒抹。誠的我臉紅霞。酒盃中嫌殺春風凹。玉簫年當二八未曾擡嫁。俺相公培養出牡丹芽。

三煞台　他說幾句凄涼話。我淚不住行兒般下。鎖不住心猿意馬。我是個嬌滴滴洛陽花。險些露出風流的話靶。這言詞道要不是要。這公事道假不是假。他那裡接樹尋根。我這裡指鹿道馬。

禿廝兒　我勸他似水底納瓜。他覷我似鏡裡觀花。更做道書生自來情性耍。調戲咱好人家嬌娃。

聖藥王　你看我怎救他。難按納。公孫弘東閣鬧諠譁。散了玳瑁筵。漾了這鸚鵡斝。踢番了銀燭絳籠紗。扯三尺劍離匣。

尾聲　從來這秀才每色膽天來大。把俺這小膽文君諕殺。咸火性卓王孫。强風情漢司馬。

當下衆堂客。與吳月娘喬大戶娘子。李瓶兒三人。都簪了花。掛了紅。遞了酒。各人都拜了。從新復安席坐下飲酒。廚子上了一

道菓餔壽字雪花糕。喜重重滿池嬌並頭蓮湯。割了一道燒花
猪肉。月娘坐在上席。滿心歡喜。叫玳安過來。賞一疋大紅與廚
役。兩個妓女。每人都是一疋。俱磕頭謝了。喬大戶娘子。還不放
起身。還在後堂留坐。擺了許多勸碟。細菓攢盒。約吃到一更時
分。月娘等方纔拜辭回家。說道。親家。明日好歹下降寒舍。那裡
久坐坐。喬大戶娘子道。親家盛情。家老兒說來。只怕席間不好
坐的。改日望親家去罷。月娘道。好親家。再沒人。親家只是見外。
因留了大妗子。你今日不去。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裡來罷。大
妗子道。喬親家。別的日子你不去罷。到十五日。你正親家生日。
你莫不也不去。喬大戶娘子道。親家十五日。好明日子。我怎敢
不去。月娘道。親家若不去。大妗子。我交付與你。只在你身上。

是坐死。把大妗子留下了。然後作辭上轎。頭裡兩個排軍。打着
兩個大紅燈籠。後邊又是兩個小廝。打着兩個燈籠。喝的路走。
吳月娘在頭裡。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一字在中間。如
意兒和惠秀。然後妳子轎子裏。用紅綾小被。把官哥兒裹得沒
沒的。恐怕冷。脚下還蹬着銅火爐兒。兩邊小廝圍隨。到了家門
首下轎。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月娘等衆人進來。道了萬福。坐
下。衆丫鬟都來磕了頭。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告訴
了一遍。西門慶聽了。道。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月娘道。有
尚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兩個姪女。西門慶說。做親
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月娘道。倒是俺嫂子見他家新養的
姐。和咱孩子在床炕上睡着。都蓋着那被窩兒。你打我一下兒

我打你一下兒。恰是小兩口兒一般。纔叫了俺每去說將起來。酒席上就不因不由。做了這門親。我方纔使小厮來。對你說撞送了花紅菓盒去。西門慶道。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喬家雖如今有這個家事。他只是個縣中大戶。白衣人。你我如今見居着這官。又在衙門中管着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着小帽。與俺這官戶。怎生相處。甚不雅相。就前日荊南岡。央及營里張親家。再三赶着。和我做親。說他家小姐。今纔五個月兒。也和咱家孩子同歲。我嫌他沒娘母子。也是房裡生的。所以沒曾應承他。不想倒與他家。做了親。潘金蓮在旁。接過來道。嫌人家是房裡養的。誰家是房外養的。就是今日喬家這孩子。也是房裡生的。正是險道神。撞見那壽星老兒。你也休說我的長

我也休嫌你那短。這西門慶聽了此言。心中大怒。罵道賊淫婦。還不過去。人這裡說話。也插嘴插舌的。有你什麼說處。金蓮把臉羞的通紅了。抽身走出來說道。誰這裡說我有說處可知我沒說處哩。看官聽說。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見月娘與喬大戶家做了親。李瓶兒都披紅簪花遞酒。心中甚是氣不憤。來家又被西門慶罵了這兩句。越發急了。走到月娘這邊屋裡哭去了。西門慶因問大妗子。怎的不來。月娘道。喬親家母。明日見有他眾官娘子。說不得來。我留下他在那裡教明日同他一搭兒裡來。西門慶道。我說自這席間坐次上。也不好相處的。到明日怎麼厮會。說了回話。只見孟玉樓也走過這邊屋裡來。見金蓮哭泣。說道你只顧惱怎的。隨他說了幾句罷了。金蓮道。早是你在

旁邊聽着。我說他什麼歹話來。又是一說。他說別家是房裡養的。我說喬家是房外養的。也是房裡生的。那個紙包兒包着。端得過人。賊不逢好死的強人。就睜着眼。罵起我來。罵的人那絕情絕義。我怎來的沒我說處。改變了心。教他明日現報了我的眼。我不說的。喬小婦子出來。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你家的失迷了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人便圖往扳親家耍子兒。教他人笑我惹氣。罵我帶我這事。多大的孩子。又是我一個懷抱了。尿泡種子平白子扳親家。有錢沒處施展的。爭破臥單。沒的蓋。狗咬尿胞空喜歡。如今做濕親家還好。到明日休要做了乾親家纔難。攻殺爛擠眼兒。後來的事。看不見的勾當。做親時人家好。過後三年五載。方了的纔一個兒。玉樓道。如今人也

賊了。不幹這個營生。論起來也還早哩。纔養的孩子。割什麼衫襟。無過只是圖往來。扳陪着耍子兒罷了。金蓮道。你的便浪擺着圖扳親家耍子。平白教賊不合鈕的強人罵我。我養蝦蟆得水蠱兒病。看什麼來由來。玉樓道。誰教你說話不着個頭頭兒。就說出來。他不罵你罵狗。金蓮道。我不好說的。他不是房裡是大老婆。就是喬家孩子。是房裡生的。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你家失迷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玉樓聽了一聲兒沒言語。坐了一回。金蓮歸房去了。李瓶兒見西門慶出來了。從新花枝招颭與月娘磕頭。說道今日孩子的事。累姐姐費心。那月娘笑嘻嘻。也倒身還下禮去。說道你喜呀。李瓶兒道與姐姐同喜。磕罷頭起來。與月娘李嬌兒坐着說話。只見孫雪娥大姐來。

與月娘磕頭與李嬌兒李瓶兒道了萬福。小玉拿將茶正吃茶。只見李瓶兒房裡丫鬟繡春來請說哥兒屋裡尋哩。爹使我請娘哩。李瓶兒道。奶子慌的三不知。就抱的屋裡去了。一搭兒去也罷了。是孩子沒個燈兒月娘道頭裡進門。我教他抱的房裡去。恐怕唬了。小玉道頭裡如意兒抱着他來安兒打着燈籠。送他來。李瓶兒道這等也罷了。于是作辭月娘。回房中來。只見西門慶在屋裡。官哥兒在奶子懷裡睡着了。因說是你如何不對我說。就抱了他來。如意兒道大娘見來安兒打着燈籠。就趂着燈兒來了。哥哥哭了一回。纔拍着他睡着了。西門慶道。他尋了這一回。纔睡了。李瓶兒說畢。望着他笑嘻嘻說道今日與孩子定了親累你我替你磕個頭兒。于是插燭也似磕下去。喜歡的西門慶。滿面堆笑。連忙拉起來。做一處坐的。一面令迎春安上酒兒。兩個這屋裡吃酒。且說潘金蓮到房中。使性子。沒好氣。明知西門慶在李瓶兒這邊。一經因秋菊開的門遲了。進門就打兩個耳刮子。高聲罵道。賊淫婦奴才。怎的叫了恁一日不開你做什麽來摺兒。我且不知你答話。于是走到屋裡坐下。春梅走來磕頭遞茶。婦人問他賊奴才。他在屋裡做什麽來。春梅道在院子裡坐着來。他叫了我那等推他還不理。婦人道我知道他和我兩個殿業。党太尉吃匾食。他也學人照樣兒行事。欺負我。待要打他。又恐西門慶在那屋裡聽見。不言語。心中又氣。一面卸了濃粧。春梅與他搭了鋪。上床就睡了。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去了。婦人把秋菊教他頂着大塊柱石。跪在院子裡。跪的

他梳了頭。教春梅扯了他褲子。拏大板子要打他。那春梅道。好乾凈的奴才。教我扯褲子。倒沒的污濁了我的手。走到前邊旋叫了畫童兒小廝。扯去秋菊底衣。婦人打着他罵道。賊奴才淫婦。你從幾時就恁大來。別人興你。我却不興你。姐姐你知我見的。將就膿着些兒罷了。平白撑着頭兒逞什麽强。姐姐你休要倚着我到明日洗着兩個眼兒看着你哩。一面罵着又打。打了大罵。打的秋菊殺猪也似叫。李瓶兒那邊纔起來。正看着妳子官哥兒打發睡着了。又諕醒了。明明白白。聽見金蓮這邊打丫鬟。罵的言語兒妨頭。悶一聲兒不言語。諕的只把官哥兒耳朵握着。一面使綉春去。對你五娘說。休打秋菊罷。哥兒纔吃了些妳。睡着了。金蓮聽了。越發打的秋菊很了。罵道賊奴才。你身上打着一萬把刀子。這等叫饒。我是恁性兒。你越叫我越打。莫不為你拉斷了路行人。人家打丫頭。也來看着你。好姐姐。對漢子說。把我別變了罷。李瓶兒這邊分明聽見指罵的是他。把兩隻手氣的冷。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早辰茶水也沒吃。摟着官哥兒在炕上就睡着了。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入房來看官哥兒。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睡在炕上。問道你怎的這咱還不梳頭收拾。上房請你說話。你怎揉的眼恁紅紅的。李瓶兒也不題金蓮那邊指罵之事。只說我心中不自在。西門慶告說。喬親家那裡。送你的生日禮來了。一疋尺頭。兩壜南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嗄飯。又是哥兒過節的兩盤元宵。四盤蜜食。四盤細菓。兩掛珠子吊灯。兩座羊皮屏風燈。兩疋大紅官段。一頂

青段攅的金八吉祥㡠兒。兩雙男鞋。六雙女鞋。咱家倒還沒往他那裡去。他又早與咱孩兒近節來了。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只他那裡使了個孔嫂兒。和喬通押了禮來。大妗子先來了。說明日喬親家毋不得來。直到後日纔來。他家有一門子做皇親的喬五太太。聽見和咱門做親。好不喜歡。到十五日。也要來走走。咱少不得補個帖兒請去。李瓶兒聽了。方慢慢起來梳頭。走到後邊。拜了大妗子。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裡待茶。禮物都擺明間內。都看了一面打發回盒起身。與了孔嫂兒喬通。每人兩方手帕五錢銀子。寫了回帖。又差人補請帖。送與喬太太去了。正是但將鐘鼓悅和愛。好把犬羊爲國羞。有詩爲証

西門獨富太驕矜　襁褓孩童結做親
不獨資財如糞土　也應嗟歎後來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豪家攔門玩烟火　貴家高樓醉賞燈

星月當空萬燭燒　人間天上兩元宵
樂和春奏聲偏好　人蹈衣歸馬亦嬌
易老韶光休浪度　最公白髮不相饒
千金博得斯須刻　分付譙更仔細敲

話說西門慶打發喬家去了。走來上房，和月娘、大妗子、李瓶兒商議。月娘道：他家既先來與咱家孩子送節。咱少不的也買禮過去與他家長姐近節，就權爲插定一般。月娘道：庶不差了禮數。大妗子道：咱這裡少不的立上個媒人，往來方便些。月娘道：是孔嫂兒。咱家安上誰好。西門慶道：一客不煩二主。就安上老

議罷于是退忙寫了請帖八個就叫了老馮來教他同玳安拿
請帖盒兒十五日請喬老親家母喬五太太并尚舉人娘子朱
臺班娘子崔親家母段大姐鄭三姐來赴席與李瓶兒做生日
并吃看燈酒一面分付來興兒拿銀子早往糖餅鋪早定下蒸
酥點心多用大方盤要四盤蒸餅兩盤菓餡團圓餅兩盤玫瑰
元宵餅買四盤鮮果一盤李乾一盤胡桃一盤龍眼一盤荔枝
四盤羹肴一盤燒鵞一盤燒雞一盤鴿子兒一盤銀魚乾兩套
遍地錦羅段衣服一件大紅小袍兒一頂金絲縐紗冠兒兩盞
雲南羊角珍燈一盒衣翠一對小金手鐲四個金寶石戒指兒
應伯爵來講李智黃四官銀子事看見問其所以西門慶告訴
與喬大戶結親之事十五日好歹請令正來陪親家坐的伯爵

道嫂子呼喚房下必定來西門慶道今日請衆堂官娘子吃酒
十四日早裝盒担教女婿陳經濟和賁四穿青衣服押送過去
喬大戶那邊酒筵管待重加答賀回盒中回了許多生活鞋脚
俱不必細說且說那日院中吳銀兒咱每往獅子街房子內先
送了禮來買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兩方
綃金汗巾一雙女鞋來與李瓶兒上壽就拜乾兒相交月娘收
了禮物打發轎子回去李桂姐只到次日纔來見吳銀兒在這
裡悄悄問月娘他多咱來了月娘如此這般告他說昨日送了
禮來拜認你六娘做乾女兒了李桂姐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
日只和吳銀兒使性子兩個不說話卻說前廳有王皇親家二
十名小厮唱戲挑了廂子來有兩名師父領着先與西門慶磕

頭西門慶分付西廂房做戲房。管待酒飯。堂客到時。吹打迎接。
大廳上玳筵齊整。錦茵匝地。先是周守備娘子。荊都監母親。荊
太太與張團練娘子。先到了。俱是大轎排軍喝道。家人媳婦跟
隨。裡邊月娘眾姊妹。多穿着袍出來迎接。至後廳敘禮。與眾親
相見畢。讓坐遞茶。等着夏提刑娘子到。纔擺茶。不料等的日中。
還不見來。小廝邀了兩三遍。約午後時分。纔喝了道來。擡着衣
匣。家人媳婦跟隨。許多僕從擁護。鼓樂接進去後廳。與眾堂客
見畢禮數。依次席坐下。先在捲棚內擺茶。然後大廳上坐。春梅
玉簫迎春蘭香。都是雲髻珠子纓絡兒。金燈籠墜子。遍地錦比甲
大紅緞袍。翠藍織金裙兒。惟春梅寶石墜子。大紅遍地錦比甲。
在席上捧杯斟酒。那日王皇親家樂。扮的是西廂記。不說畫堂
深處。珠圍翠遶。歌舞吹彈飲酒。單表西門慶那日。打發堂客里
上茶。就騎馬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往獅子街房裡去了。分付四
架煙火。拿一架那裡去。晚夕堂客根前放。兩架那裡樓上。設放
園房草廳。掛上燈。旋叫了個廚子。生了火。家中抬了兩食盒下
飯菜蔬。兩坛金華酒。叫了兩唱的。董嬌兒韓玉釧兒。原來西門
慶先使玳安。顧下轎子。請王六兒同往獅子街房裡去。見婦人
爹說請韓大嬸。那裡晚夕看放烟火。那婦人笑道。我羞剌剌。怎
麼好去哩。你韓大叔知道。不嗔。玳安道。爹對韓大叔說了。教你
老人家快收拾哩。若不是使了老馮來請你老人家。今日各宅
眷奶奶吃酒。六姐兒他看哥兒那裡抹嘴去。見爹巴巴使了我
來。回叫了兩個唱的。沒人陪他。那婦人聽了。還不動身。一回只

見韓道國來家。玳安道。這不是韓大叔來了。韓大嬸這裡不信
我說哩。婦人向他漢子說。真個教我去。韓道國道。老爹再三說
兩個唱的。沒人陪他。請你過去。晚夕就看放烟火。等你還不收
拾哩。剛纔教我把鋪子也收了。就晚夕一搭兒裡坐坐。保官兒
也往家去了。晚夕該他上宿哩。婦人道。不知多咱纔散。你到那
裡坐回就來罷。家裡沒人。你又不該上宿。說畢。打扮穿了衣服。
玳安跟隨。逕到獅子街房裡來。來昭妻一丈青。又早床房裡收拾
乾淨。下床炕帳幔褥被。多是見成的。安息沉香。薰的噴鼻香。房
裡吊着兩盞紗燈。地平上火盆裡。籠着一盆炭火。婦人走到裡
面炕上坐下。良久。來昭妻一丈青。走出來。道了萬福。拿茶吃了。
西門慶與應伯爵。看了回燈。纔到房子裡。兩個在樓上打雙陸。
樓上掛了六扇窓戶。掛着簾子。下邊就是灯市。十分熱鬧。打了
回雙陸。收拾擺飯吃了。二人在簾裡。觀看燈市。但見

萬井人烟錦綉圍。香車駿馬鬧如雷。
鰲山聳出青雲上。何處遊人不看來。

伯爵因問。明日喬家那頭。幾位人來。西門慶道。有他家做皇親
家五太太。明日我又不在家。早辰從廟中上元醮。又是府裡周
菊軒那裡請吃酒。西門慶是人叢裡謝希大祝日念。同一個戴
方巾的。在燈棚下看燈。指與伯爵瞧。因問那戴方巾。這個人。你
不認的他。如何跟着他一答兒裡走。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認的
他。西門慶便叫玳安。你去下邊悄悄請了謝爹來。休教祝麻子
和那人看見。玳安小厮。眼裡說話。賊一直走下樓來。挨到人鬧

裡。待祝日念和那人先過去了。從傍邊出來。把謝希大拉了一把。慌的希大回身觀着。卻是他玳安。道爹和應二爹在這樓上請謝爹說話。希大道。你去。知道了。等陪他兩個到粘梅花處就去見你爹。玳安便一道烟去了。不想到了粘梅花處。這希大前人鬧處。就扠過一邊。由着祝日念和那一個人。只顧望尋他。便走來樓上。見西門慶應伯爵。二個作揖。因說道哥來此看燈早辰就不說呼喚兄弟一聲。西門慶道我早辰對衆人。不好邀你每的。已托應二哥。到你家請你去。請你不在家。剛纔祝麻子。沒看見你這裡來。因問那戴方巾的是誰。希大道。那戴方巾的。是王招宣府裡王三官兒。今日和祝麻子。到我家。央我同許不與先生那裡借三百兩銀子。央我和老孫祝麻子作保。要幹前程入武學肄業。我那裡管他這閒帳。剛纔陪他燈市裡走了走。聽見哥使盛价呼喚。我只伴他到粘梅花處。交我乘人亂。就扠開了。走來見哥。因問伯爵。你來多大回了。伯爵道。哥使我先到你家。你不在。我就來了。和哥在這裡。打了這回雙陸。西門慶問道你吃了飯不曾。吽小廝拿飯來你吃。謝希大道。可知道哩。早辰從哥那裡出來。和他兩個搭了這一日。誰吃飯來。西門慶分付玳安。厨下安排飯來。與你謝爹吃。不一時。揩抹桌兒乾淨。就是春盤小菜。兩碗稀爛下飯。一碗炖肉粉湯。兩碗白米飯。希大獨自一個吃了。裏外乾淨。剩下些汁湯兒。還泡了碗吃了。玳安收下家活去。希大在傍看着兩個打雙陸。只見兩個唱的門首下了轎子。擡轎的各提着衣裳包兒。笑進來。伯爵早已在窗裏看

見說道兩個小淫婦兒這咱纔來。分付玳安且別教他往後邊去。先叫他樓上來見我。希大道。今日叫的是那兩個。玳安道是董嬌兒韓玉釧兒。忙下樓說道。應二爹叫你說話。兩個那裡肯來。一直往後走了。見了一丈青拜了。引他入房中。看見王六兒頭上戴着時樣扭心鬏髻兒。羊皮金箍兒。身上穿紫潞紬襖兒。玄色一塊瓦領披襖兒。白挑線絹裙子。下邊顯着趫趫兩隻金蓮。穿老鴉段子紗綠鎖線的平底鞋兒。拖的水鬓長長的。紫膛色。不十分搽鉛粉。學個中人打扮。耳邊帶着丁香兒。進門只望着他拜了一拜。多在炕邊頭坐了。小鐵棍拿茶來。王六兒陪着吃了。兩個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看一回。兩個笑一回。更不知是什麼人。落後玳安進來。兩個唱的悄悄問他。每房中那一位是誰。玳安沒的回答。只說是俺爹大姨人家接來這看燈。兩個聽的進房中。從新說道。俺每頭裡不知。是大姨沒曾見的禮。休怪。下是插燭磕了兩個頭。慌的王六兒連忙還下半禮。落後擺上湯飯來。陪着同吃。兩個拿樂器。又唱與王六兒聽。伯爵打了雙陸。下樓來小淨手。聽見後邊唱。點手兒叫過玳安。問道。你告我說。兩個唱的。在後邊唱與誰聽。玳安只是笑。不做聲。說道。你老人家曹州兵備。好管事寬。唱不唱。管他怎的。伯爵道。好賊小油嘴。你不和說。愁我不知道。玳安笑道。你老人家知道罷了。又問怎的。說畢。一直往後走了。伯爵上的樓來。西門慶又與謝希大打了三貼雙陸。只見李銘吳惠兩個驀地上樓來磕頭。伯爵道。好呀。你兩個來的正好。在那裡來。怎知道俺每在

這裡尋李銘跪下禱口說道。小的和吳惠先到宅裡來。宅裡說爹
旁在這邊房子裡擺酒。前來伏侍爹們。西門慶道。也罷你起來
伺候。叫玳安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去。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作了
揖坐下。一面收拾放卓兒。廚下拿春盤案酒來。琴童便在旁邊
用銅布甑兒篩酒。伯爵與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韓道國打横
坐下。把酒來斟。一面使玳安後邊。請唱的去。少頃韓玉釧兒董
嬌兒。兩個慢條斯禮上樓來。望上不當不正。磕下頭去。伯爵罵
道。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兒。頭裡知道我在這裡。
我吽着怎的不先來見我。這等大膽。到明日一家不與你個功
德。你也不怕。董嬌兒咲道。哥兒那裡隔墻掠見磚兒。可不把我
諕殺。韓玉釧道。你知道愛奴兒掇着獸頭城以裡掠。好個丟醜
兒的孩兒。伯爵道。哥你今日忒多餘了。有了李銘吳惠在這裡
唱罷了。又要這兩個小淫婦做什麼。還不趂早打發他去。大節
夜。還赶幾個錢兒。等住回晚了。越發沒人要了。韓玉釧兒道。哥
兒。你怎的沒着大爹。吽了俺每來答應。又不伏侍你。哥你怎的
閑出氣。伯爵道。傻小剌骨兒。你見在這裡。不伏侍我。你說伏
侍誰。韓玉釧道。唐胖子吊在醋缸裡。把你撅酸了。伯爵道。賊小
淫婦兒。是撅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等我和你答話。我左右
有兩個法兒。你原出得我手。董嬌兒問道。哥兒那裡兩個法兒
說來我聽。伯爵道。我頭一個兒對巡捕說了。拿你犯夜。到第二
日我拿個帖兒對你周爺說。拶你一頓好拶子。十分不巧。只
消三分銀子燒酒。把擡轎的灌醉了。隨你這小淫婦兒去。天晚

到家沒錢。不怕鵠子不打。胥我腿事。韓玉釧道。十分晚了。俺每不去。在爹這房子裡睡。再不。教爹這裡差人送俺每。王媽媽支錢一百文。不在于你。好淡嘴。女又十撇兒。伯爵道。我是奴才。如今年程欺保了。拏三道三。說笑回。兩個唱的在傍彈唱了。春景之詞。衆人纔拿起湯飯來吃。只見玳安兒走來。報道。祝爹來了。衆人多不言語。不一時。祝日念上的樓來。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說道。你兩個好吃。可成個人。因說謝子張。哥這裡請你。那裡尋你。希大道。我也是候行。纔撞見哥在樓上和應二哥打雙陸。走上來。作揖。被哥留住了。西門慶因令玳安兒。拏椅兒來。和我祝兄弟。在下邊坐罷。于是安放鍾筯。在下席坐了。廚下拿了湯飯上來。一齊同吃。西門慶只吃了一個包兒。呷了一口湯。因見李銘在傍。都遞與李銘。遞下去吃了。那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韓道國。每人青花白地吃一大深碗八寶攢湯。三個大包子。還零四個挑花燒賣。只留了一個包兒。壓碟兒。左右收下湯碗去。斟上酒來飲酒。希大因問祝日念道。你陪他還到那裡纔拆開了。怎知道我在這裡。祝日念于是如此這般告說。我因尋了你一回尋不着。就同王三官。到老孫會了。往許不與先生那里。借三百兩子去。乞孫寡嘴老油嘴。把借契寫差了。希大道。你每休寫上我。我不管。左右是你與老孫作保。討保頭錢使。因問怎的寫差了。祝日念道。我那等分付他。寫了文書。滑着些。立與他。三限纔還。他這銀子。不依我。教我從新把文書又改了。希大

道你文書上怎麼寫着念一遍我聽祝日念道依着了我這等
寫。
立借契人王寀係招宣府舍人休說因爲要錢使用只說要
錢使用憑中見人孫玉化祝日念作保借到許不與先生名
下。不要說白銀軟斯金三百兩每月休說利錢只說出納擣
兒五百文約至次年交還別要題次年只說約至三限交還
那三限頭一限風吹轆軸打孤雁第二限水底魚兒跳上岸
第三限水裡石頭泡得爛這三限交還他平白寫了垓子點
頭那一年總還他我便說垓子點頭倘忽遇着一年地動怎
了教我改了兩句說道如借債人東西不在代保人門面南
北躲閃恐後無憑立此文契不用到後又批了兩個字後空

謝希大道你這等寫着還說不滑稽及到水裡石頭爛了時蜘
他和尚在也不在祝日念道你到說的好有一朝天旱水淺朝
廷挑河把石頭乞做功的夫子兩三钁頭砍得稀爛怎了那裡
少不的還他銀子眾人說笑了一回看看天晚西門慶分付樓
上點起燈又樓簷前一邊一盞羊角玲灯甚是奇巧不想家中
月娘使棋童兒和排軍人擡送了四個攢盒多是美口糖食細
巧菓品也有黃烘烘金橙紅馥馥石榴甜𥑮𥑮橄欖青翠翠蘋
婆香噴噴水梨又有純蜜蓋柿透糖大棗酥油松餅芝麻象眼
骨牌減煠蜜潤綠環也有柳葉糖牛皮纏端的世上稀奇寰中
少有西門慶叫棋童兒向前問他家中眾奶奶們散了不曾還
在那裡吃酒誰使你送來棋童道大娘使小的送來與爹這邊

下酒。衆奶奶們還未散哩。戲文扮了四摺。大娘留在大門首吃酒。看放烟火哩。西門慶問有人看沒有。棋童道。擠圍着滿街人看。西門慶道。我分付下平安兒。留下四名青衣排軍。拏杆欄擋在大門首。攔人伺候。休放閑雜人挨擠。棋童道。小的與平安兒兩個同排軍。多看放了烟火。衆奶奶們七八散了。大娘纔使小的來了。並沒閑雜人攪擾。西門慶聽了。分付把卓上飲饌。多搬下去。將攢盒擺上。厨下拏上一道果餡元宵來。兩個唱的在席前遞酒。西門慶分付棋童回家看去。一面重篩美酒。再設珍羞。教李銘吳惠席前彈唱了一套燈詞。雙調新水令。

鳳城佳節賞元宵。遶鰲山瑞雲籠罩。見銀河星皎潔。看天塹月輪高。動一派簫韶。開玳宴儘歡樂。

川撥棹　花燈兒兩邊挑。更那堪一天星月皎。我到見繡帶風飄。寶髻微搖。鰲山上燈光照耀。剪春娥頭上挑

第七兒　一壁廂舞着唱着共彈着。驚人的這百戲其實妙。動人的高歲怎生學。笑人的院本其實笑。

梅花酒　呀一壁廂舞鮑老。仕女每打扮的清標有萬種妖嬈更百媚千嬌。一壁廂舞迓鼓。一壁廂踹高蹺。端的有笑樂。細氤氳蘭麝飄。笑吟吟飲香醪。

喜江南　呀今日喜孜孜開宴賞元宵。玉纖慢撚紫檀槽。灯光明月兩相耀。照樓臺殿閣。今日個開懷沉醉樂淘淘。

鬧了一回。吃了元宵。韓道國先往家去了。少頃。西門慶分付來昭將樓下開間吊掛上簾子。把烟火架擡出去。西門慶與衆人

在樓上看了。教王六兒陪兩個粉頭。和來昭妻一丈青在樓下觀看。玳安和來昭。將烟火安放在街心裏。須臾點着。那兩邊圍看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數。都說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誰人不來觀看。果然紥得停當好烟火。但見

一丈五高花樁。四圍下山棚熱鬧。最高處一隻仙鶴。口裏啣着一封丹書。乃是一枝起火。起去萃山律。一道寒光。直鑽透斗牛邊。然後正當中。一個西瓜砲迸開。四下裏人物皆着。觱剝剝萬個轟雷皆燎徹。彩蓮舫。賽月明。一個趕一個。猶如金燈冲散碧天星。紫葡萄。萬架千株。好似驪珠倒挂水晶簾箔。霸王鞭。到處响喨。地老鼠。串遶人衣。瓊盞玉臺。端的旋轉得好看。銀蛾金彈。施逞巧妙難移。八仙捧壽。名顯中通。七聖降妖。通身是火。黃烟兒。綠烟兒。氤氳籠罩萬堆霞。緊吐蓮。慢吐蓮。燦爛爭開十段錦。一丈菊與烟蘭相對。火梨花共落地桃爭春。樓臺殿閣。頃刻不見巍峨之勢。村坊社皷。彷彿難聞歡鬧之聲。貨郎担兒。上下光焰齊明。鮑老車兒。首尾迸得粉碎。五鬼鬧判。焦頭爛額見猙獰。十面埋伏。馬到人馳無勝負。總然費却萬般心。只落得火滅烟消成煨燼。

玉漏銅壺且莫催　星橋火樹徹明開
萬般傀儡皆成妄　使得遊人一笑回

那應伯爵見西門慶有酒了。剛看罷烟火。下樓來。見六兒在這裡。推小淨手。拉着謝希大。祝日念。也不辭西門慶就走了。玳安便道。二爹那裡去。伯爵便向他耳邊說道。傻孩子。我頭裡說的

那本賬我若不題耳，別人也只顧坐着，頭的就不趣了。等你爹問你，只說俺每多跑了。落後西門慶見烟火放了，問伯爵等那裡去了。玳安道：應二爹和謝爹多一路去了，小的攔不回來，爹上覆爹。西門慶就不再問了。因叫過李銘吳惠來，每人賞了一大巨杯酒，與他吃，分付我且不與你唱錢，你兩個到十六日早來答應。還是應二爹三個，并衆夥計當家兒晚夕在門首吃酒。李銘跪下，道：小的告禀爹，十六日，和吳惠左順鄭奉三個，多往東平府新陞的胡爺那裡，別任官身去，只到後晌纔得來。西門慶道：左右俺每晚夕纔吃酒哩，你只休悞了就是了。二人道：小的並不敢悞，於是跪着吃畢酒，出門拜辭西門慶，分付明日家中，堂客擺酒，李桂姐吳銀姐多在這裡，你兩個好歹來走一走。

與兩個唱的。一同出門，不在話下。西門慶分付來昭、玳安、來爵，看着收家活，滅息了燈燭，就往後邊房裡去了。且說來昭兒子小鐵棍兒，正在外邊看放了烟火，見西門慶進去了，于是來樓上見他爹老子，捧一盤子穰合的肉菜，一甌子酒，和些元宵，拿到屋裡，就問他娘一丈青。手裡拏着燒胡鬼子，被他娘打了兩下。不防他走在後邊院子裡頑耍，只聽正面房子裡笑聲，只說唱的還沒去哩，見房門關着，于是眼裡望裡張看，見房裡掌着灯燭，原來西門慶和王六兒兩個在床沿子上行房，西門慶已有酒的人，把老婆倒按在床沿上，灯下褪去小衣，那話上使着托子，幹後庭花，一手一陣，往來捅打，何止數百回，捅打的連聲響喨，其喘息之聲，往來之勢，猶賽折床一般，無處不聽見。這小孩

子。正在那裡明覷不防他娘一丈青走來後邊看見他孩子。撅着頭角兒撇到那酒邊鑿了兩個栗爆。罵道賊禍根子。小奴才兒。你還少第二遭死。又往那裡聽他去。于是與了他幾個元宵吃了。不放他出來。就嚇住他上炕睡了。西門慶和老婆。足幹搗有兩頓飯時。纔了事。玳安打發擡轎的酒飯吃了。跟送他到家。然後纔來。同琴童兩個。打着燈兒跟西門慶家去。正是不愁明月盡。自有暗香來。有詩為證。

南樓玩賞頓忘歸　搃有風流得意時
回來明月三更轉　不覺歡娛醉似泥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為失金西門慶罵金蓮　因結親月娘會喬太太

細推今古事堪愁　貴賤同歸土一丘
漢武玉堂人豈在　石家金谷水空流
光陰自旦還將暮　艸木從春又到秋
閑事與時俱不了　且將身入醉鄉遊

話說西門慶歸家。已有三更時分。到于後邊吳月娘還未睡。正和吳大妗子衆人坐着說話。見李瓶兒還伺候着。與他遞酒。大妗子見西門慶來家。就過那邊屋裡去了。月娘見他有酒了。打發他脫了衣裳。只教李瓶兒與他磕了頭。同坐下。問了回今日酒席上話。玉簫點茶來吃。因有大妗子在。就往孟玉樓房中歇

了一夜。到次日。廚役早來。收拾擡辦酒席。西門慶先到衙門中拜牌。大發放。夏提刑見了。致謝昨房下厚擾之意。西門慶道。日昨甚是簡慢。恕罪恕罪。來家。有喬大戶家使了孔嫂兒引了喬五太太那裡家人送禮來了。一罈南酒。四樣殽品。西門慶收了。管待家人酒飯。孔嫂兒進裡邊月娘房裡坐的。與舜臣媳婦兒鄭三姐轎子先來了。拜了月娘眾人。多陪着孔嫂兒吃茶。正值李智黃四。関了一千兩香蠟銀子。賁四從東平府。押了來家。應伯爵打聽得知。亦走來幫扶交與西門慶。令陳經濟拿天平在廳上發秤兌明白收了。還欠五百兩。又銀一百五十兩利息。當日黃四。拿出四錠金鐲兒來。重三十兩。筭一百五十之數。別的捣換了。合用。西門慶分付二人。你等過灯節。再來計較。我連日家中有事。那李智黃四老爹長。老爹短。千恩萬謝出門。應伯爵因記掛着二人許了他些業障兒。趂此攬會。好問他。正要跟隨同去。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西門慶因問昨日。你每三個怎的三不知。不和我說。就走了。我使小厮落後趕你不着了。伯爵道。昨日甚是深擾哥。本等酒勾多了。我見哥也有酒了。今日嫂子家中擺酒。已定還等哥說話。俺每不走了。還只顧纏到多咱。我猜哥今日也沒得往衙門裡去。本等連日辛苦。西門慶道。我昨日來家。已有三更天氣。今日還早到衙門。拜了牌。坐廳大發放。理了回公事。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今日觀裡打上元醮拈了香。回來還赶了往周菊軒家吃酒去。不知到多咱。纔得來家。伯爵道。還是虧哥好神思。你的大福。不是面獎。若是第二個也

成不的兩個說了一回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伯爵道我不吃飯去罷西門慶又問嫂子怎的不來伯爵道房下轎子已叫下來便來也舉手作辭出門一直赶往李智黃四去了正是假饒駕霧騰雲術取火鑽氷只要錢却說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把手中拿着黃烘烘四錠金鐲兒心中甚是可愛口中不言心裡暗道李大姐生的這孩子甚是腳硬一養下來我平地就得此官我今日與喬家結親又進這許多財于是用袖兒抱着那四錠金鐲兒也不到後邊徑往花園內李瓶兒房裡來正往潘金蓮角門首所過只見金蓮正出來看見叫住問道你手裡托的是什麼東西兒過來我瞧瞧那西門慶道等我回來與你瞧托着一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這婦人見叫不回他來心中就有幾分羞訕說道什麼罕稀貨你的這等諕人子剌剌的不與我瞧罷賊跌折腿的三寸貨強盜正麼剛遂進他門去正走着矻齊的把那兩條腿搋折了纔見報了我的眼却說西門慶拿着金子走入李瓶兒房裡見李瓶兒纔摇了頭妳子正抱着孩子頑耍西門慶一徑裡把那四個金鐲兒抱着教他手兒擺弄李瓶兒道是那裡的只怕氷了他手西門慶悉把李智黃四今日還銀子推折利錢約這金子這李瓶兒生怕氷着他取了一方通花汗巾兒與他裹着耍子只見玳安走來說道雲夥計騎了兩疋馬來在外邊請爹出去瞧西門慶問道雲夥計他是那裡的馬玳安道他說是他哥雲參將邊上稍來的馬只說會行正說着只見後邊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大妗子并他媳婦兒鄭三

姐多來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西門慶丟下那四錠金子。就往外邊大門首看馬去了。李瓶兒見衆人來到。只顧與衆人見禮讓坐。也就忘記了孩子。拿着這金子。弄來弄去。少了一錠。只見奶子如意兒問李瓶兒說道。娘沒曾收哥兒耍的那錠金子。只三錠少了一錠了。李瓶兒道。我沒曾收。我把汗巾子替他裹着哩。如意兒道。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我料來那裡得那錠金子來。屋裡就亂起來。奶子問迎春。迎春就問老馮。老馮道。耶嚛耶嚛。我老身就瞎了眼。也沒看見。老身在這裡恁幾年。就是折針我也不敢動。娘他老人家知道。我就是金子我老身也不愛。你每守着哥兒。沒的寬枉起我來了。李瓶兒笑道。你看這媽媽子說混話。這裡不見的。不是金子。却是什麼。又罵迎春賊臭肉。平白亂的是些什麼。等你爹進來。等我問他。只怕是你爹收了。怎的只收一錠兒。孟玉樓問道。是那裡金子。李瓶兒道。是他爹外邊拿來的。與孩子耍。誰知道是那裡的。不想西門慶在門首看了一回馬。衆夥計家人多在跟前。教小厮來回騎溜了兩遭。西門慶雖是兩疋東路來的馬。鬃尾醜。不十分會行。論小行也罷了。因問雲夥計道。此馬你令兒那裡要多少銀子。雲離守道。兩疋只要七十兩。西門慶道。也不多。只是不會行。你還牽了去。另有好馬騎來。倒不說銀子。說畢。西門慶進來。只見琴童來請六娘房裡請爹哩。于是走入李瓶兒房裡來。李瓶兒問他金子。你收了一錠去了。如何只三錠在這裡。西門慶道。我丟下就出來了。外邊看馬。誰收那錠來。李瓶兒道。你沒收。却往那裡去了。尋

了這一日。沒有。妳子推老馮。急的那老馮賭身罰咒只是笑。西門慶道。端的是誰拿了。由他慢慢兒尋罷。李瓶兒道。頭裡要尋。已後邊和大妗子女兒兩個來時亂着。就忘記了。我只說你收了出去。誰知你也沒收。就兩躭了。尋起來謊的他們多走了。于是把那三錠還交與西門慶收了。正值賁四傾了一百兩銀子來。交西門慶往後邊收兌銀子去。且說潘金蓮聽見李瓶兒這邊據不見了孩子耍的一錠金鐲子。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就先走來房裡告月娘說。姐姐你看三寸貨幹的營生。隨你家怎的有錢也不該拿金子與孩子耍。月娘道。剛纔他每告我說。他房裡奶不翻亂。說不見了金鐲子。端的不知那裡的金鐲子。金蓮道。誰知他是那裡的。你還沒見他頭裡從外邊拿進來。那等用襖子袖兒托着。恰是八蠻進寶的一般。我問他是什麼。拿過來我瞧瞧。頭兒也不回。一直奔命往屋裡去了。遲了一回反亂起來。說不見了一錠金子。乾淨就是他學三寸貨說不見了。由他慢慢兒尋罷。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一錠金子。至少重十來兩。也值個五六十兩銀子。平白就罷了。瓮裡走了鱉。左右是他家一窩子。再有誰進他屋裡去。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兌收賁四傾的銀子。把剩的那三錠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因告訴月娘。此是李智黃四還的這四錠金子。拿到與孩子耍了耍。就不見了一定。分付月娘。你與我把各房裡丫頭。叫出來審問審問。我使小廝街上買狼觔去了。早拿出來便罷。不然我就教狼觔抽起來。月娘道。論起來。這金子也不該拿與孩子。沉甸甸

氷着他怕一時踵了他手腳怎了。潘金蓮在旁接過來說道不該拿與孩子耍只恨拿不到他屋裡頭裡叫着想囘頭也怎的恰似紅眼軍搶將來的不教一個人兒知道這囘不見了金子虧你怎麽有臉兒來對大姐姐說教大姐姐替你查考各房裡丫頭教各房裡丫頭口裡不笑破罷了也唉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走向前把金蓮按在月娘炕上提起拳來罵道很殺我罷了不看世界面上把你這小挃刺骨兒就一頓拳頭打死了單管嘴尖舌快的不管你事也來插一腳那潘金蓮就假做喬張就哭將起來說道我曉的你倚官仗勢倚財爲主把心來橫了只欺負的是我你說你這般把這一個半個人命兒打死了不放在意裡那個攔着你手兒哩不成你打不是有的是我隨你

怎麽打難得只打的有這口氣兒在着若沒了愁我家那病媽媽子來不問你要人隨你家怎麽有錢有勢和你家一來一狀你說你是衙門裡千戶便怎的無故只是個破紗帽債殼子窮官罷了能禁的幾個人命耳就不是教皇帝敢殺下人也怎的幾句說的西門慶反呵呵笑了說道你有這原來小挃刺骨兒這等刁嘴我是破紗帽窮官教丫頭取我的紗帽來我這紗帽那塊兒放着破這裡清河縣問聲我少誰家銀子你說我是債殼子金蓮道你怎的叫我是挃刺骨來因蹺起一隻腳來你看老娘這腳那些兒放着歪你怎罵我是挃刺骨那刺骨也不怎的月娘在旁笑道你兩個銅盆撞了鉄刷帚常言惡人見了惡人磨見了惡人沒奈何自古嘴強的爭一步六姐也廝你這個

嘴頭子。不然嘴鈍些兒也成不的。那西門慶見奈何不過他。穿了衣裳。往外去了。迎見玳安來。說周爺家差人邀來了。備馬了。請問爹先往打醮處去。往周爺家去。西門慶分付打醮處發你姐夫去罷。到了那裡。拈了香。快來家裡看伺候馬。我往你周爺家吃酒去。就是了。說書童兒拿冠帶過來。打發穿了。繫上帶。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個師父。率衆過來。與西門慶叩頭。西門慶教書童看飯與他吃。說今日你等用心唱伏侍衆奶奶。我自有重賞。休要上邊打箱去。那師父跪下說道。小的每。若不用心答應。豈敢討賞。西門慶因分付書童。他唱了兩日。連賞賜封下五兩銀子賞他。書童應諾。小的知道了。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酒去了。单表潘金蓮。在上房陪吳妗子坐的。吳月娘便說

你還不往屋裡。匀匀那臉去。操的恁紅紅的。等住回人來看着。什麼張致。誰教你惹他來。我倒替你揑兩把汗。若不是我在根前勸着。那石兒是也有幾下子。打在身上。漢子家臉上有狗毛。不知好歹。只顧下死手的。和他起來了。不見了金子。隨他不見去。尋不尋不在你。又不在你屋裡不見了。平白扯着脖子。和他强怎麽。你也丢了這口氣兒罷。幾句說的金蓮閉口無言。往屋裡匀臉去了。不一時。只見李瓶兒。和吳銀兒。多打扮出來。到月娘房裡。月娘問他。金子怎的不見了。剛纔惹得他爹。和六姐兩個在這裡。好不辦了這回嘴。差些兒沒曾辦惱了。打起來。乞我勸開了。他爹便往人家吃酒去了。分付小厮。買狠觔去了。等他晚上來家。要把各房丫頭拶起來。你屋裡丫頭老婆。管着那一

門兒來。就看着孩子耍。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是一個半個錢
的東西兒也怎的。李瓶兒道。平白他爹。拿進四錠金子來。與孩
子耍。我亂着陪大妗子。和鄭三姐。並他二娘坐着說話。誰知就
不見了一錠。如今丫頭推妳子。妳子推老馮。急的那媽媽哭哭
啼啼。只要尋死。無眼難明勾當。如今冤誰的是。吳銀兒道。天麼
天麼。早是今日。我在好。每常我還和哥兒耍子。這邊屋裡磕頭。
沒曾過去。不然難爲我了。雖然爹娘不言語。你我心上何安。誰
人不愛錢。俺裡邊人家。最忌叶這個名聲兒。傳出去醜聽。正說
着。只見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攏着衣包兒進來。笑嘻嘻先向
月娘大妗子李瓶兒磕了頭。起來。望着吳銀兒。拜了一拜。說道
銀姐昨日已來了。沒家去。吳銀兒道。你兩個怎的曉得。董嬌兒道

昨日俺兩個。都在燈市街房子裡唱來。大爹對俺們說。教俺今
日來唱。伏侍奶奶。一面月娘讓他兩個坐下。須臾小玉拏了兩
盞茶來。那韓玉釧兒董嬌兒。連忙立起身來接茶。還望小玉拜
了一拜。吳銀兒因問你兩個。昨日唱多咱散了。韓玉釧道。俺們
到家。也有二更多了。同你兄弟李銘。都一路去來。說了一回話。
月娘分付玉簫。早些打發他們吃了茶罷。等住回只怕那邊人
來忙了。一面放下桌兒。兩方春檻。四盒茶食。月娘使小玉。你二
娘房裡請了桂姐來。同吃了茶罷。不一時。和他姑娘來到。兩個
各道了禮數。坐下同吃了茶。收過家活去。忽見迎春打扮着。抱
了官哥兒來。頭上戴着金梁段子八吉祥帽兒。身穿大紅氅衣
兒。下邊白綾襪兒。段子鞋兒。胸前項牌符索。手上小金鐲兒。李

琵兒看見說道小大官兒沒人請你來做甚麼。一面接過來。放在膝蓋上看見一屋裡子把眼不住的看了這頭。看那一個。桂姐坐在月娘炕上笑引鬭他耍子。道哥子。只看就這裡想必只要我抱他。於是用手引了他引兒。那孩子就撲到懷裡。教他抱着吳大妗子。咲道恁點小孩兒。他也曉的愛好。月娘接過來說他老子是誰。到明日大了。管情也是小嫖頭兒。孟玉樓道若做了小嫖頭兒。教大媽媽就打死了。那李瓶兒道小廝你姐姐抱只休溺了你姐姐衣服。我就[illegible]打死了。那桂姐道耶嚛。怕怎麼溺了也罷。不妨事。我心裡要抱哥兒耍耍兒。于是與他兩個嘴揾嘴兒耍子。只見孟玉樓也來了。董嬌兒韓玉釧兒。下來行禮畢。坐下。說道俺兩個來了這一日。還沒曾唱個兒。與娘們聽。因

叫小玉姐你取樂器來。等俺唱。那小玉便取箏和琵琶。遞與他二人。當下韓金釧兒琵琶。董嬌兒彈箏。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於是唱了一套繁華滿月開。金索掛梧桐。唱出一句來。端的有落塵遶梁之聲。裂石流雲之響。把官哥兒諕的在桂姐懷裡只磕倒着頭。再不敢擡頭。出氣兒。月娘看見。便吽李大姐。你接過孩子來。教迎春抱的屋裡去罷。好箇不長俊的小廝。你看諕的那臉兒。這李瓶兒連忙接過來。教迎春掩着他耳朶。抱的往那邊房裡去了。於是四個唱的。齊合着聲兒。唱這一套詞道。

繁花滿月開錦被空閑在劣性寃家。悞得我忒毒害。我前生少欠他今世裡相思債。廢寢忘飡。倚定門兒待。房櫳靜悄如何捱。

罵玉郎 冷清清房櫳靜悄，如何捱。獨自把幃屏倚。知他是甚情懷。想當初同行同坐同歡愛。到如今孤另另怎割劃。愁戚戚酒倦醒，羞懨懨花慵戴。

東甌令 花慵戴，酒倦醒，如今曾約前期不見來。都應是他在那裡那裡貪歡愛。物在人何在。空勞魂夢到陽臺。只落得淚盈腮。

感皇恩 呀。只落得兩淚盈腮。都應是命裡合該。莫不是你緣薄咱分淺，都應是一般運拙時乖。怎禁那攪閒人是非，施巧計裁排。撕撕挣碎合歡帶。破分開鸞鳳釵。水淹浸楚陽臺。

針線箱 把一床絃索塵埋。兩眉峯不展開。香肌瘦損愁無奈。懶刺繡傍粧臺。舊恨新愁教我如何捱。我則怕蝶使蜂媒不再來。臨鸞鏡也問道朱顏未改，他又早先改。

採茶歌 改朱顏，瘦了形骸。冷清清怎生捱。我則怕梁山伯不戀祝英臺。他若是背義忘恩尋罪責。我將那盟山誓海說的明白。

解三酲 頓忘了盟山誓海。頓忘了音書不寄來。頓忘了枕邊許多恩和愛。頓忘了素體相挨。頓忘了神前兩下千千拜。頓忘了表記香羅紅繡鞋。說將起旁人見了珠淚盈腮。

烏夜啼 俺如今相離三月如隔數載，要相逢甚日何年再。則我這瘦伶仃形體如柴。甚時節還徹了相思債。又不見青鳥書來，黃犬音乖。每日家病懨懨懶去傍粧臺。得團圓便把神羊賽。意廝搜心相愛。早成了鸞交鳳友，省的着蝶笑蜂猜。

尾聲把局兒牢鋪擺情人終久再歸來。美滿夫妻百歲諧

四個唱的正唱着。只見玳安進來。月娘便問。你邀請的衆奶奶們怎的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小的到喬親家娘那邊邀來。朱奶奶尚舉人娘子。都過喬親家娘家來了。只等着喬五太太到了。就往咱這裡來。月娘分付。你就說與平安兒小厮說。教他在大門首看着。等奶奶們轎子到了。就先進來說。玳安道大門前邊大廳上鼓樂迎接哩。娘們都收拾伺候就是了。月娘分付玳安後廳明間。鋪下錦毯。安放坐位。捲起簾來。金鉤雙控蘭麝香爇。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家人媳婦都插金戴銀披紅垂綠。准備迎接新親。只見應伯爵娘子兒應二嫂先到了。應寶跟着轎子。月娘等迎接進來。見了禮數。明間內坐下。向月娘拜了又拜。說俺家的常時打攪這裡。多蒙看顧。良久。只聞喝道之聲漸近。月娘道。嫂娘好說。常時累你二爹。前廳鼓樂响動。平安兒先進來報道。喬太太轎子到了。須臾黑壓壓一羣人。跟着五頂大轎。落在門首。惟喬五太太轎子在頭裡。轎上是垂珠銀頂。天青重沿綃金走水轎衣。使藤棍喝路。後面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四名校尉。擡衣箱火爐。兩個青衣家人。騎着小馬。後面隨從。其餘着轎是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崔大官媳婦段大姐。并喬通媳婦。也坐着一頂小轎。跟來收疊衣裳。吳月娘這裡。穿大紅五彩遍地錦百獸朝麒麟段子通袖袍兒。腰束金鑲寶石鬧粧。頭上寶髻巍峩。鳳釵雙插。珠翠堆滿。胸前繡帶垂金。項牌錯落。裙邊禁步明珠。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

李瓶兒孫雪娥。一箇箇打扮的似粉粧玉琢。錦繡耀目。都出二門迎接。只見衆堂客簇擁着喬五太太進來。生的五短身材。約七旬多年紀。戴着疊翠寶珠冠。身穿大紅宮繡袍兒。近面視之。鬢髮皆白。正是眉分八道雪。髻綰一窩絲。眼如秋水微渾。鬢似楚山雲淡。接入後廳。先與吳大妗子敘畢禮數。然後與月娘等廝見。月娘再三請太太受禮。太太不肯。讓了半日。受了半禮。次與喬大戶娘子。又敘其新親家之禮。彼此道及欵與謝其厚儀。已畢。然後向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裀座位。坐了喬五太太。然後又讓喬大戶娘子。喬大戶娘子再三辭說。姪婦不敢與五太太上僭。讓朱臺官尚舉人娘子。兩箇又不肯。彼此讓了半日。喬五太太坐了首座。其餘客東主西。兩分頭坐了。當中大方爐火廂籠起火來。堂中氣煖如春。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箇丫頭。都打扮起來。身上一色都大紅粧花段襖兒。藍織金裙。繡邊地金比甲兒。在根前遞茶。良久。喬五太太對月娘說。請西門大人出來拜見。敘敘親情之禮。月娘道。拙夫今日衙門中理會事去了。還未來家哩。喬五太太道。大人居于何官。月娘道。乃一介鄉民。蒙朝廷恩例。實授千戶之職。見掌刑名。寒家與親家那邊結親。實是有玷。喬五太太道。娘子說那裡話。似大人這等門第。也彀了。昨日老身聽得舍姪女與府上做親。心中甚喜。今日我來會會。到明日席上好廝見。月娘道。只是有玷老太太名目。喬五太太道。娘子是甚麼說話。想朝廷不與庶民做親哩。老身說起來話長。如今當今東宮貴妃娘娘。係老身親姪女兒。

他丈母誇獎了。止有老身老頭兒在時。曾做世襲指揮使、不幸五十歲故了。身邊又無兒孫。輪着輪着別門姪另替了、手裏沒錢。如今倒是做了大戶。我這箇姪兒雖是差役立身。頗得過的日子。庶不玷污了門戶、說了一回、吳大妗子對月娘說。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看。討討壽。李瓶兒慌的走去。到房裏分付奶子抱了官哥來、與太太磕頭、喬太太看了誇道、好箇端正的哥哥。即叫過左右。連忙向毡包內打開。捧過一端宮中紫閃黃錦段、并一付鍍金手鐲。與哥兒戴。月娘連忙下來拜謝了、請去房中換了衣裳、須臾前邊捲棚內安放四張卓席、擺下茶、每卓四十碟、都是各樣茶果、甜食美口菜蔬、蒸酥點心、細巧油酥餅饊之類、兩邊家人媳婦丫頭侍奉伏侍不在話下、吃了茶、月娘就

去後邊山子花園中。開了門、遊玩了一回下來、那時陳經濟打聽去。吃了午齋回來了。和書童兒玳安兒、又早在前廳擺放卓席齊整、請衆奶奶們遞酒上席、端的好筵席、但見

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盤堆異果奇珍、瓶插金花翠葉、爐焚獸炭、香裊龍涎、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白玉碟高堆麟脯、紫金壺滿貯瓊漿、煮猩唇、燒豹胎、果然下筯了萬錢、烹龍肝、炮鳳髓、端的獻時品滿座。梨園子弟、簇捧着鳳管鸞簫、內院歌姬、緊按定銀箏象板、進酒佳人雙洛浦、分香侍女兩嫦娥。正是兩行珠翠列堦前。一派笙歌臨座上、

須臾吳月娘與李瓶兒遞酒、堦下戲子鼓樂響罷、喬太太與衆親戚、又親與李瓶兒把盞祝壽、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兒董嬌

兒四個唱的在席前錦瑟銀箏玉面琵琶紅牙象板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壽比南山下邊鼓樂響動戲子呈上戲文手本喬五太太分付下來教做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廚役上來獻小割燒鵝賞了五錢銀子比及割凡五道湯陳三獻戲文四摺下來天色已晚堂中畫燭流光者如山疊各樣花燭都點起來錦帶飄飄彩繩低轉一輪明月從東而起照射堂中燈光掩映來興媳婦惠秀與來保媳婦惠祥每人拏着一方盤果餡元宵都是銀鑲茶鍾金杏葉茶匙放白糖玫瑰馨香美口走到上邊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四人分頭照席捧遞甚是禮數周詳舉止沉穩皆下動樂琵琶箏篆笙簫笛管吹打了一套燈詞畫眉序花月滿春城唱畢喬太太和喬大戶娘子叫上戲子賞了兩包一兩銀子四個唱的每人二錢月娘又在後邊明間內擺設下許多果碟兒留後座四張卓子都堆滿了唱的唱彈的彈又吃了一回酒喬太太再三說晚了要起身月娘衆人欵留不住送在大門首又攔了遞酒看放烟火兩邊街上看的人鱗次蜂攢一般平安兒同衆排軍執棍攔擋再三還湧擠上來須臾放了一架烟火兩邊人散了喬太太和衆娘子方纔拜辭月娘等起身上轎去了那時已有三更天氣然後又送應二嫂起身月娘衆姊妹歸到後邊來分付陳經濟來興書童玳安兒看着廳上收拾家活管待戲子并兩個師範酒飯與了五錢銀子唱錢打發去了月娘分付出來剩攢下一卓餚饌半罈酒請傅夥計賁四陳姐夫說他們管事辛苦大家吃鍾酒就在大廳上安放一張卓兒

你爹不知多咱纔回。於是還有殘燈未盡。當下傳夥計賁四。經濟來保上坐。來興書童玳安平安打橫。把酒來斟。來保叫平安兒。你還委箇人大門首。怕一時爹回沒人看門。平安道。我教畫童看着哩。不妨事。於是八箇人猜枚飲酒。經濟道。你每休猜枚大驚小唱的惹後邊聽見。咱不如悄悄行令兒耍子。每人要一句說的出免罰。說不出罰一大盃酒。該傳夥計先說。堪笑元宵草物。賁四道。人生歡樂有數。經濟道。趂此月色燈光。來保道。咱且休要喜孜。來興道。纔約嬌兒不在。書童道。又學大娘分付。玳安道。雖然剩酒殘燈。平安道。也是春風一度。眾人念畢。呵呵笑了。正是。歡罷酒闌人散後。不知明月轉梅梢。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吳月娘留宿李桂姐　西門慶醉拶夏花兒

窮途日日困泥沙　上苑年年好物華
荊林不當車馬道　管絃長奏綺羅家
王孫草上悠揚蝶　少女風前爛熳花
懶出任從愁子笑　入門還是舊生涯

話說經濟同傅夥計眾人。前邊吃酒。吳大妗子轎子來了。收拾要家去。月娘款留再三。說道。嫂子。再住一夜兒。明日去罷。吳大妗子道。我連在喬親家那裡。就是三四日了。家裡沒人。你哥衙裡又有事。不得在家。我家去罷。明日請姑娘眾位好歹往我那裡大節坐坐。晚夕告百僧兒來家。月娘道。俺們明日只是晚上

要去罷了吳大妗子道姑娘早些坐轎子去晚夕同坐了來家就是了說畢裝了兩個盒子一盒子元宵一盒子饅頭叫來安兒送大妗子到家李桂姐等四個都磕了頭拜辭月娘也要家去月娘道你們慌怎的也就要去還等你爹來家着你去他去分付我留下你們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我是不敢放你去桂姐道爹去吃酒到多咱晚來家俺們原等的他娘先教我和吳銀子先去罷他兩個今日纔來俺們住了兩日媽在家裡不知怎麼盼望月娘道可可的就是你媽盼望這一夜兒等不的李桂道娘且是說的好我家裡沒人俺姐姐又被人包住了寧可拿器來唱個與娘聽娘放了奴去罷正說着只見陳經濟走進來耳剩下的賞賜與我月娘說道喬家并各家貼轎賞一錢

共使了十包重三兩還剩下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央及姑夫你看外邊俺們的轎子來了不曾經濟道只有他兩個的轎子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從頭裡不知誰回了去了桂姐道姑夫你真個回了你哄我哩那陳經濟道你不信瞧去不是我哄你獨言未罷只見琴童拖進毡包來說爹家來了月娘道早是你每不去了這不你爹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進來戴着冠帽已帶七八分酒了走入房中正面坐下月娘便道你董嬌兒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磕頭西門慶問道人都散了更已深了怎的我教他唱月娘道他們這裡求着我要家去且說西門慶向桂姐說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且打發他兩個去罷月娘道如何我說你們不信恰相我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臉兒若

低着不言語。西門慶問玳安。他兩個轎子在這裡不曾。玳安道。只有董嬌兒韓玉釧兒兩頂轎子伺候着哩。西門慶道。我也不吃酒了。你們拿樂器來唱十段錦兒我聽。打發他兩個先去罷。當下四個唱的。李桂姐彈琵琶。吳銀兒彈箏。韓玉釧兒撥阮。董嬌兒打着緊急鼓子。一遞一個唱十段錦二十八半截兒。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在屋裡坐的聽唱。先是桂姐唱山坡羊。

俏寃家。生的出類拔萃。翠衾寒孤殘獨自。自別後朝思暮想。想寃家。何時得遇。遇見寃家如同往。如同往該吳銀兒唱

金字經　惜花人。何處落和春。又殘倚遍危樓。十二欄十二欄。韓玉釧唱。

駐雲飛　悶倚欄杆。燕子鶯兒怕待看。色戒誰曾犯。思量就裡經慣。董嬌兒唱　呀。減盡了花容月貌。重門常是掩。正東風料峭。細雨渰濺。落紅千萬點。桂姐唱。

畫眉序　自會俏寃家。銀箏塵鎖怕湯抹。雖然是人離起尺如隔天涯。記得百種恩情。那里討半星兒狂詐。吳銀兒唱。

紅綉鞋　水面上鴛鴦一對。順河岸步步相隨。怎見個打漁船驚拆在兩下裡飛。韓玉釧唱。

耍孩兒　自從他去添憔瘦。不似今番病久。才郎一去正逢春。急回頭雁過了中秋。董嬌兒唱。

傍粧臺　到如今瑤琴絃斷少知音。花好時誰共賞。桂姐唱

鎖南枝　紗窗外月兒斜。久想我人兒常常不捨。你為我力

盡心謁我爲你珠淚偷揩吳銀兒唱

桂枝香　楊花心性隨風不定他原來假意兒虛名到使我真心陪奉韓玉釧唱

山坡羊　惜玉憐香我和他在芙蓉帳底抵面共你把衷腸來細講講離情如何把奴拋棄氣的我似醉如痴來呵何必你別心另叙上知已幾時得重整佳期佳期實相逢如同夢裡董嬌兒唱

金字經　彈淚痕羅帕班江南岸夕陽山外山李桂姐唱

駐雲飛　嗏書寄兩三番得見艱難再猜霜毫寫下喬公案滿紙春心墨未乾吳銀兒唱

江兒水　香串懶重添針兒怕待拈瘦體嵒嵒鬼病懨懨俺將這舊恩情重檢點愁壓挨兩眉翠尖空惹的張郎憎厭這些時鶯花不捲簾韓玉釧唱

畫眉序　想在枕上温存的話不由人窓顫身麻董嬌兒唱

紅繡鞋　一個兒投東去一個兒向西飛撇的俺一個兒南來一個兒北去李桂姐唱

耍孩兒　你那裡偎紅倚翠銷金帳我這裡獨守香閨淚痛流從記得說來呪負心的隨燈兒滅海神廟放着根由吳銀兒唱

傍粧臺　美酒兒誰共斟意散了如瓶兒難見面似参辰從別後幾月深畫劃兒畫損了掠兒金韓玉釧唱

鎖南枝　兩下裡心腸牽縈誰知道風掃雲開今宵復顯出

團圓月。重令情郎把香羅再解。訴說情誰負誰心須共你說
個明白。董嬌兒唱
桂枝香　怎忘了舊時。山盟爲証。坑人性命。有情人。從此分
離了去。何時直得成。李桂姐唱。
尾聲　半乂綉羅鞋。眼兒見了心兒愛。可喜才捨着搶白忙
把這俏身挨。

唱畢。西門慶與了韓玉釧。董嬌兒兩個唱錢。拜辭出門。留李桂姐。吳銀兒兩個這裡歌罷。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個嚷亂簇擁定李嬌兒房裡。夏花兒進來。禀西門慶說道。小的送兩個唱的出去。打燈籠往馬房裡拌草。牽馬上槽。只見二娘房裡夏花兒。躲在馬槽底下。諕了小的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小的每問着他又不說。西門慶聽見。便道那奴才在那裡。與我拿來。就坐出外邊明間。穿廊下椅子上坐着。一邊打着。一個簇把那丫頭兒揪着跪下。西門慶問他往前邊做甚麼去。那丫頭不言語。李嬌兒在傍邊說道。我又不使你。平平白白往馬坊裡做甚麼去。見他慌做一團。西門慶只說丫頭要走之情。即令小厮與我與他搜身上。他又不容說。于是琴童把他一拉倒在地。只聽滑浪一聲。滾身從腰裡吊下一件東西來。西門慶問是甚麼。玳安遞上去。可霎作怪。却是一定金子。西門慶燈下看了道。是頭裡不見了的那定金子。尋不見。原來是你這奴才偷了。他說是拾的。西門慶問是那裡拾的。他又不言語。西門慶于是心中大怒。令琴童往前邊去取拶子來。須臾把丫頭拶起來。拶的殺豬

也是叫撥了半日又說二十敲。月娘見他有酒了。又不敢勸。那丫頭挨恐不過。方說我在六娘房裡地下拾的。西門慶方命放了拶子。又分付與李嬌兒領到屋裡去。明日叫媒人即時與我拉出去賣了這個奴才。還留着做甚麼。那李嬌兒沒的話說便道恁賊奴才。誰叫你往前頭去來。養在家裡也。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出去了。你就拾了他屋裡金子也對我說一聲兒。那夏花兒只是哭。李嬌兒道。拶死你這奴才纔好哩。你還哭。西門慶道罷。把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就往前邊李瓶兒房裡去了。那小廝多出去了。月娘令小玉閉上儀門。因叫道玉簫來。問他頭裡這丫頭也往前邊去來麼。小玉道。二娘三娘陪大妗子娘兒兩個往六娘那邊去。他也跟了去來。誰知他三不知就偷了他這

定金子在手裡。頭裡聽見娘說。多使小廝買狼觔去了。諕的他要不的。在廚房問我狼觔是甚麼。教俺每眾人笑道。狼觔是狼身上的觔。若是那個偷了東西。不拿出來。把狼觔抽將起來就纏在那人身上。抽攢的手腳兒都在一處。他見咱想必慌了。到晚夕赶唱的出去。就要走的。情見大門首有人。纔藏入馬坊裡。鑽在槽底下躲着。不想被小廝又看見了揪出來。月娘道。那裡看人去。恁小丫頭原來這等賊頭鼠腦的。到就不是個咍咳的。且說李嬌兒領夏花兒到房裡。李桂姐晚間甚是說。夏花兒你原來是個俗孩子。你恁十五六歲。也知道些人事兒。還這等懵懂。要着俺裡邊纔使不的。這裡沒人。你就拾了些東西來屋裡悄悄交與你娘。似這等把出來。他在傍邊也好救你。你怎的

不望他題一字兒。剛纔這等拶打着。好麽乾淨俊丫頭。常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這屋裡人。就不管他。剛纔這等掠掣着你。你娘臉上有光沒光。又說他姑娘。你也忒不長俊。要着是我。怎教他把我房裡丫頭。對衆拶恁一頓拶子。又不是拉到房裡來。等我打。前邊幾個房裡丫頭怎的不拶。只拶你房裡丫頭。你是好欺負的。就鼻子口裡沒些氣兒。等不到明日。真個教他拉出這丫頭去罷。你也就沒句話兒說。你不說。等我說。休教他領出去。教別人好笑話。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兩家一似狐狸一般。你原鬪的過他了。因叫個夏花兒過來。問他你出去不出去。那丫頭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出去。今後要貼你娘的心。凡事要你和他一心一計。不拘拿了甚麽。交付與他。教似元宵一般撞舉你。那夏花兒說。姐分付我知道了。按下這裡。教唆夏花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裡。只他李瓶兒。和吳銀兒炕上做一處坐的。心中就要脫衣去睡。李瓶兒道。銀姐在這裡。沒地方兒安插你。且過一家兒罷。西門慶道。怎的沒地方兒。你娘兒兩個在兩邊。等我在當中睡就是。李瓶兒便𥈭了他眼兒道。你就說下道兒去了。西門慶道。我如今在那里睡。李瓶兒道。你過六姐那邊去睡一夜罷。西門慶坐了一回。起身走了。說道也罷也罷。省的我打攪你娘兒們。我過那邊屋裡睡去罷。于是一直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聽見西門慶進房來。天上落下來一般。向前與他接衣解帶。鋪陳床鋪乾淨。展放鮫綃。款設珊枕。吃了茶。兩個上床歇宿不題。李瓶兒這裡。打發西門

慶出來和吳銀兒兩個燈下放炕桌兒撥下黑白棋子對坐下
象棋兒分付迎春定兩盞茶兒拿個菓盒兒把這甜金華酒兒
篩一壺兒來我和銀姐吃因問銀姐你吃飯教他盛飯來你吃
吳銀兒道娘我且不餓休叫姐盛來李瓶兒道也罷銀姐不吃
飯你拿個盒蓋兒我揀粧裡有菓餡餅兒拾四個兒來與銀娘
吃罷須臾迎春拿了四碟小菜一碟糟蹄子觔一碟鹹鷄一碟
孅鷄蛋一碟炒的荳芽菜拌海蜇一個菓盒都是細巧菓仁兒
一盒菓餡餅兒頓倚在傍邊少頃與吳銀兒下了三盤棋子篩
上酒來拿銀鍾兒兩個共飲吳銀兒叫迎春姐你遞過琵琶來
我唱個曲兒與娘聽李瓶兒道姐姐不唱罷小大官兒睡着了
他爹那邊又聽着教他說咱擲骰子耍耍罷于是教迎春遞過

色盆來兩個擲骰兒賭酒為樂擲了一回吳銀兒因叫迎春姐
你那邊屋裡請過奶媽兒來教他吃鍾酒兒迎春道他摟着哥
兒在那邊炕上睡哩李瓶兒道教他摟着孩子睡罷拿一甌子
酒送與他吃就是了你不知俺這小大官好不伶俐人只離來
開他就醒了有一日兒在我這邊炕上睡他爹這裡敢動一動
兒就睜開眼醒了恰似知道的一般教奶子抱了去那邊屋裡
只是笑只要我摟着他吳銀兒笑道娘有了哥兒和爹自在覺
兒也不得睡一個兒爹幾日來這屋裡走一遭兒李瓶兒道他
也不論過着一遭也不可止兩遭也不可止常進屋裡看他為
這孩子來看他不打緊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捐他爹和這孩
子背地呪的白湛湛的我是不消說的只與人家墊舌根誰和

他有甚麽大間事。寧可他不來我這裡還好。第二日。教人眉兒眼兒的。只說俺們。什麽把攔着漢子爲甚麽。剛纔到這屋裡。我就攛掇他出去。銀姐你不知俺這家。人多舌頭多。自今日爲不見了這錠金子。早是你看着。就有人氣不憤。在後邊調白你大娘。說拿金子進我這屋裡來了。怎的不見了。落後不想是你二娘屋裡丫頭偷了。纔顯出個青紅皂白來。不然綁着鬼。只是俺這屋裡丫頭和奶子老馮媽媽。急的那哭。只要尋死。說道若沒有這金子。我也不家去。落後見有了金子。那咱纔肯去。還打了嬌寄去了。吳銀兒道。娘也罷。你看爹的面上。你守着哥兒慢慢過到那裡。是那裡。論起後邊大娘。沒甚言語也罷了。倒只是別人見娘生了哥兒。未免都有些兒氣。爹他老人家有些主就好。

李瓶兒道。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覷。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不覺坐到三更天氣。方纔宿歇。正是得意客來情不厭。知心人到話相投。有詩爲証

晝樓明日轉窗寮　相伴嬋娟宿一宵
玉骨冰肌誰不愛　一枝梅影夜迢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桂姐央留夏花兒　月娘含怒罵玳安

佳名號作百花王　幼出冰肌異衆芳
映日妖嬈呈素艷　隨風冷淡散清香
玉容眞姤啼粧女　雪臉渾如傅粉郎
檀板金尊歌勝賞　何誇魏紫與姚黃

話說西門慶因放假。沒往衙門裡去。早辰起來。前廳看着。差玳安送兩張卓面。與喬家去。一張與喬五太太。一張與喬大戶娘子。俱有高頂方糖。時件樹菓之類。喬五太太賞了玳安兩方手帕。三錢銀子。喬大戶娘子。是一疋青絹。俱不必細說。原來應伯爵自從與西門慶作別。走到黃四家。黃四又早與中。封下十兩

銀子謝他。大官人分付教俺過節去。日氣兒只是搗那五百兩
銀子文書的情。你我錢粮拿甚麽支持。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
多少纔勾。黄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問那内臣借一
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裡借着。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
用也省些。如今找着。再得出五十個銀子來。把一千兩合用。就
是每月也好認利錢。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兒。說道。不打緊。假
若我替你說成了。你夥計六人怎生謝我。黄四道。我對李三說。
夥中再送五兩銀子與你。伯爵道。休說五兩的話。要我手段。五
兩銀子要不了你的。我只消一言替你每巧一巧兒。就在裡頭
了。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我且不去。明日他請俺每晩夕賞
燈。你兩個明日絶早買四樣好下飯。再着上一罈金華酒。不要
叫唱的。他家裡有李桂兒。吳銀兒。還沒去裡。你院裡叫上六名
吹打的。等我領着送了去。他就要請你兩個坐。我有傍邊。那消
一言半句。管情就替你說成了。我出五百兩銀子來。共搗一千
兩文書。一個月滿破認他五十兩銀子。那裡不去了。只當你包
了一個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取漆無真。進粮之時。香裡頭
多上些木頭。蠟裡頭多攙些柏油。那裡查帳去。不圖打魚。只圖
混水。借着他這名聲兒。纔好行事。于是計議已定。到是李三黄
四。果然買了酒禮。伯爵領着兩個小厮。擡着送到西門慶家來。
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卓面。只見伯爵來到。作了揖道。及昨日
房下在這裡打攪。回家晩了。西門慶道。我昨日周南軒那裡吃
酒。回家也有一更天氣。也不曾見的新親。說老早就去了。今早

衙門中放假。也沒去看着。打發了兩張卓面。與喬親家那裡去。說畢坐下了。伯爵就喚李錦。你把禮擡進來。不一時。兩個抬進儀門裡放下。伯爵道。李三哥黃四哥。再三對我說。受你大恩節間沒甚麼。買了些微禮來孝順你賞人。只見兩個小厮。向前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們又送這禮來做甚麼。我也不好受的。還教他擡回去。伯爵道。哥你不受他的。這一擡出去。就醜死了。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是我阻住他了。只叫了六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即令與我叫進來。不一時。把六名樂工。叫至當面跪下。西門慶向伯爵道。他既是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個來坐坐罷。伯爵得不的一聲兒。即叫過李錦來。分付到家。對你爹說。老爹收了禮了。這裡不着請去了。叫你爹同黃四爹早來這裡坐坐。那李錦應諾下去。須臾收進禮去。西門慶令玳安。封二錢銀子賞他。磕頭去了。六名吹打的下邊伺候。少頃棋童兒拿茶上來。那裡吃。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說道有了飯。請問爹。西門慶讓伯爵西廂房裡坐。因問伯爵你今日沒會謝子張。伯爵道。我早辰起來時。李三就到我那裡。看着打發了禮來。誰得閒去會他。西門慶即使棋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不一時書童兒放卓兒擺飯。畫童兒用旱漆方盒兒。拿了四碟小菜兒。都是裡外花靠小碟兒精緻。一碟美甘甘十香瓜茄。一碟甜孜孜五方豆豉。一碟香噴噴的橘醬。一碟紅馥馥的糟筍。四大碗下飯。一碗大燎羊頭。一碗滷爇的炙鴨。一碗黃芽菜並州的餛飩雞蛋湯。一碗山藥膾的紅肉圓子。上下安放了兩

雙金筯牙兒。伯爵面前。是一盞上新白米飯兒。西門慶面前。于
是一甌兒香噴噴軟稻粳米粥兒。兩個同吃了飯。收了家火去。
揩抹的卓兒乾淨。西門慶與伯爵兩個坐着。賭酒兒打雙陸。伯
爵趁謝希大未來。乘先問下西門慶說道。哥明日我與李智黃
四多少銀子。西門慶道。把舊文書收了。另搗五百兩銀子文書
就是了。伯爵道。這等也罷了。哥你總不如再找上一千兩到明
日也好認利錢。我又一句話。那金子你用不着。還筭一百五十
兩與他。再找不多兒了。西門慶聽罷道。你也說的是。我明日再
找三百五十兩與他罷。改一千兩銀子文書就是了。省的金子
放在家。也只是閒着。兩個正打着雙陸。忽見玳安兒走來說道。賁
四拿了一座大螺甸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連鐺兒。說是

白皇親家的。要當三十兩銀子。爹當與他不當他。西門慶道。你
教賁四拿進來我瞧。不一時賁四同兩個人擡進去放在廳堂
上。西門慶與伯爵下雙陸。走出來撒看。原來是三尺闊。五尺高。
可卓放的螺蛔描金大理石屏風。端的是一樣黑白分明。伯爵
伯觀了一回。悄與西門慶道。哥你仔細瞧。恰相好似蹲着個鎮
宅獅子一般。兩架銅鑼銅鼓。都是彩畫生粧雕刻雲頭。十分齊
整。在傍一力攛掇說道。哥該當下他的。休說兩架銅鼓。只一架
屏風。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
伯爵道。沒的說。贖甚麼。下坡車兒營生。及到三年過來。七八本
利相等。西門慶道。也罷。教你姐夫前邊鋪子裡。兌三十兩與他
罷。剛打發去了。西門慶把屏風拂抹乾淨。安在大廳正面。左右

看視金碧彩霞交輝因問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曾琴童道在下
邊打發吃飯哩西門慶道叫他吃了飯來吹打一回我聽于是
廳內擡出大鼓來穿廊下邊一架安放銅鑼銅鼓吹打起來端
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正吹打着只見棋童兒請了謝希大到
了進來與二人唱了喏西門慶道謝子張你過來估估這座屏
風兒值多少價謝希大近前觀看了半日口裡只顧誇獎不已
說道哥你這屏風買的巧也得一百兩銀子與他少了他不肯
伯爵道你看這這外邊兩架銅鑼銅鼓帶鐺鐺兒通共與了三
十兩銀子那謝希大拍着手兒叫道我的南無耶那裡尋本兒
利兒休說屏風三十兩銀子還攬給不起這兩架銅鑼銅鼓來
你看這兩座架做的這工夫硃紅彩漆都照依官司裡的樣範
少說也有四十觔响銅該值多少銀子怪不的一物一主那裡
有哥這等大福偏有這樣巧價兒來尋你的說了一回西門慶
請入書房裡坐的不一時李智黃四也到了西門慶說道你兩
個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又不好受你的那李智黃四慌的下
了禮說道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爹賞人罷了蒙老爹呼喚不
敢不來于是搬過坐兒來打横坐了須臾小廝畫童兒拿了五
盞茶上來衆人吃了收下盞托去少頃玳安走上來請問爹在
那裡放卓兒西門慶令擡進卓兒就在這裡坐罷于是玳安與
書童兩個一有[illegible]擡進一張八仙瑪瑙籠漆卓兒進來騎着火
盆安放在地平上伯爵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李智黃四兩邊
打横坐了須臾拿上春檠按酒大盤大碗湯飯點心無非鵝鴨

雞蹄各樣下飯之類。酒泛羊羔湯浮桃浪。樂工都在窗外吹打。西門慶叫了吳銀兒席上遞酒。這裡前邊飲酒不題。卻說李桂姐家保兒吳銀兒家丫頭臘梅都叫了轎子來接他姐姐家去。那桂姐聽保兒來。慌的走到門外。和保兒兩個悄悄說了半日話。回到上房告辭。要回家去。月娘再三留他。俺們如今便都往吳大妗子家去。連你們也帶了去。你越發晚了。從他那裡起身。也不用轎子伴俺每走百病兒就往家去便了。桂姐道。娘不知我家裡無人。俺姐姐又不在家。有我王姨媽那裡。又請了許多人來做盒子會。俺媽不知怎麼盼我昨日等了我一日。他不急時。不使將保兒來接我。若是閑常日子。隨娘留我幾日。我也住了。月娘見他不肯。一面教玉簫將他那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白糖薄脆。交與保兒拿着。又與桂姐一兩銀子。打發他早去。這桂姐先辭月娘眾人。然後他姑娘送他到前邊。教書童替他抱了氈包。竟來書房門首。教玳安請出西門慶來說話。這玳安慢慢掀簾子。進入書房。向西門慶請道。桂姐家去。請爹說話。應伯爵道。李桂兒這小淫婦兒原來還沒去哩。西門慶道。他今日纔家去。一面走出前邊來。看見李桂姐穿着紫丁香色潞州紬粧花眉子對衿襖兒。白展光五色線挑的寬襴裙子。用青點翠的白綾汗巾兒搭着頭。面前花枝招颭。繡帶飄飄。磕了四個頭。就道打攪爹娘這裡。西門慶道。你明日家去罷。桂姐道。家裡無人。媽使保兒拿轎子來接了。又道。我還有一件事對爹說。俺姑娘房裡那孩子。休要領出去罷。俺姑娘昨日晚夕。又打

了他幾下。說起來還小哩。恁怎麼不知道。吃我說了他幾句。從今改了。他也再不敢了。不爭打發他出去。大節間。俺娘房中沒個人使。你心裡不急麼。自古木杓火杖兒短。強如手撥剌。爹好歹看我分上。留下這丫頭罷。西門慶道。既是你恁說。留下這奴才罷。一面分付玳安。你去後邊對你大娘說。休要叫媒人去了。玳安向畫童兒抱着桂姐毡包說道。拿桂姨毡包等我抱着。教畫童兒後邊說去罷。那畫童應喏。一直徃後邊去了。桂姐與西門慶說畢話。東窓子前搧聲叫道。應花子我不拜你了。你娘家去了。伯爵道。拉回賊小淫婦兒來。休放他去了。叫他唱一套兒。且與我聽聽着。桂姐道。等你娘閒了唱與你聽。伯爵道。由他乾乾淨淨自你兩個梯巳話兒。就不教我知道了。恁大白日就家去了。便益了賊小淫婦兒了。投到黑還接好幾個漢子。桂姐道。汗邪了你這花子。一面笑出去。玳安跟着打發他上轎去了。西門慶與桂姐說了話。後邊更衣去了。應伯爵向謝希大說。李家桂兒這小淫婦兒就是個真脫牢的強盜。越發賊的疼人子。恁個大節。他肯只顧在人家住着。𢹂子來叫他。又不知家裡有甚麼人兒等着他哩。謝希大道。你好猜。悄悄向伯爵耳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未數句。伯爵道。悄悄裡說道。哥正不知道哩。不一時西門慶走的腳步兒響進來。兩個就不言語了。這應伯爵就把吳銀兒摟在懷裡。和他一遞一口兒吃酒。說道。是我這乾女兒。又溫柔又軟款。強如李家狗不要的小淫婦兒。一百倍了。吳銀兒笑道。二爹好罵。說一個就一個。百個就百個。一般一方之

地也有賢有愚可可兒一個就比一個來俺桂姐沒惱着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鬧賊徇材單管只倜說白道的伯爵道你休管他家等我守着我這乾女兒過日子乾女兒過來拿琵琶且先唱個兒我聽這吳銀兒不忙不慌輕舒玉指款跨鮫綃把琵琶在于膝上低低唱了一回柳搖金

心中牽掛飯不飯茶不茶難割捨我俏寃家妻京因為我心上放不下更不知你在誰家要離別與我兩句伶仃話抛閃殺奴家悶殺奴家你休要把奴來干罷

伯爵吃過酒又遞謝希大吳銀兒又唱道

常懷憂悶何時得趂我心牽掛着我有情人姊妹們拘管的緊老尊堂不放鬆顯的我言兒無信不愛你寶和金只愛你生的牌兒俊我和你做夫妻死了甘心教奴和你徃來相趂

這裡和吳銀前邊遞酒彈唱不題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月娘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大妗雪娥大師父都在上房裡坐的只見畫童兒進來月娘纔待使他叫老媽來夏花兒出去畫童便道爹使小的對大娘說教且不要領他出去罷了月娘道你爹教賣他怎的又不賣他了你實說是誰對你說教休要領他出去畫童兒道剛纔小的抱着桂姨毡包桂姨臨去對爹說央及留下了且將就使着罷休領出去了爹使玳安進來對娘說玳安不進來在爹根前使小的進來了夲過毡包送桂姨去了這月娘聽了就有幾分惱在心中罵玳安道恁賊兩頭弑番獻勤

斯主的奴才。嗔道他頭裡使他教媒人。他就說道爹教領出去。原來都是他弄鬼。如今又幹辦着送他去了。住回等他進後來我和他答話。正說着。只見吳銀兒前邊唱了進來。月娘對他說你家臘梅接你來了。李家桂兒家去了。你莫不也往家去了罷。吳銀兒道。娘既留我。我又家去。顯的不識敬重了。因問蠟梅你來做甚麼。蠟梅道。媽使我來瞧瞧你。吳銀兒問道。家裡沒甚勾當。蠟梅道。沒甚事。吳銀兒道。既沒事你來接我怎的。你家去罷。娘留下我。晚夕還同衆娘每往妗奶奶家走百病兒去。我那裡回來。纔往家去哩。說畢。蠟梅就要走。月娘道。你叫他回來。打發他吃些甚麼兒。吳銀兒道。你大奶奶賞你東西吃哩。等着就把衣裳包子。帶了家去。對媽媽說。休教轎子來。晚夕我走了家去。

因問吳惠化怎的不來。臘梅道。他在家裡害眼哩。月娘分付玉簫。臘梅到後邊拿下兩碗肉。一盤子饅頭。一甌子酒。打發他吃。又拿他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細茶食。回與他拿去。原來吳銀兒的衣裳包兒。放在李瓶兒房裡。李瓶兒連忙又早尋下。一套上色織金段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兒。一兩銀子。安放在他氊包內與他。那吳銀兒喜孜孜辭道。娘我不要這衣服罷。又笑嘻嘻道。實和娘說。我沒個白襖兒穿。娘收了這段子衣服。不拘娘的甚麼舊白綾襖兒與我一件兒穿罷。李瓶兒道。我的白襖子多寬大。你怎的穿。于是叫迎春拿鑰匙上大櫥櫃裡拿一疋整白綾來。與銀姐。對你媽說。教裁縫替你裁兩件好襖兒。因問你要花的。要素的。吳銀兒道。娘我要素的罷。圖襯着比甲。

見好才笑嘻嘻向迎春說道又起動叫姐往樓上走一遭明日我沒甚麼孝順只是唱曲兒與姐姐聽罷了須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疋松江濶機尖素白綾下號兒寫着重三十八兩遞與吳銀兒銀兒連忙花枝招颭繡帶飄飄插燭也是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起來又深深拜了迎春八拜李瓶兒道銀姐你把這段子衣服還包了去早晚做酒衣兒穿吳銀兒道娘賞了白綾做襖兒又包了這衣服去了于是又磕頭謝了不一時臘梅吃了東西又與盒子也包都拿回家去了月娘便說銀姐你這等我纔喜歡你休學李桂兒那等喬張致昨日和今早只相臥不住虎了一般留不住的只要家去可可見家裡就忙的恁樣兒連唱也不用心唱了見他家人來接飯也不吃就去了就不待見了銀姐你快休學他吳銀兒道好娘這裡一個爹娘宅裡是那裡去處就有虛實放着別處便敢在這裡使桂姐年幼他不知事俺娘休要惱他正說着只見吳大妗子家使了小廝來定兒來請說道俺娘上覆二三姑娘好歹同眾位娘并桂姐銀姐請早些過去罷又請雪姑娘也走走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如今便收拾去二娘害腿疼不去他在家看家哩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家裡沒人後邊姐也不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姐銀姐和俺每六位去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麼俺每坐一回晚上就來因問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裡唱來定兒道是郁大姐說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玉樓金蓮李瓶兒大娘并吳銀兒對西門慶說了分付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定

當。共六頂轎子起身。派定玳安兒。棋童兒。來安兒。三個小廝。四名排軍跟轎。往吳大妗子家來。正是

萬井風光春落落　千門燈火夜漫漫
此生此夜不長見　明月明年何處看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笑卜龜兒卦

帝里元宵。風光好。勝仙島蓬萊。玉塵飛動。車喝綉轂。月照樓臺。三宮此夕歡諧。金蓮萬盞。撒向天街。迓鼓通宵。華燈競起。五夜齊開。

此隻詞兒。是前人所作。单題這元宵景致。人物繁華。且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衆人。往吳大妗子家吃酒去了。李智黃四約坐伯爵。逕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你二公說了。准在明日還找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到黃昏時分。就告辭去了。廂房中和謝希大還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扒在地

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裡害眼。小的叫了王柱來了。便叫王柱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柱掀簾進入房裡朝上磕了頭。與李銘站立在旁。伯爵道。你家桂姐剛纔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臉就來了。並不知道。伯爵同西門慶說。他兩個怕不的還沒吃飯哩。哥分付拿飯與他兩個吃。書童在旁說。二爹叫他等一等。亦發和吹打的一答裡吃罷。沒也拿飯去了。伯爵令書童取過一個托盤來。卓上掉了兩碟下飯。一盤燒羊肉。遞與李銘等。拿了飯你每拿兩碗在這明間吃罷。說書童兒我那傻侄子。常言道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你不知他這行人故雖是當院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槩看待也罷了。顯的說你我不幫襯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狗材。行記中人。只護行記中人。又知道當差的苦甘。伯爵道。傻孩兒你知道甚麼。你空做子弟一場。連惜玉憐香四個字。你還不曉的甚生說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兒。你惜憐他越發有精神。你但折剉他。敢就八聲甘州懨懨瘦損。難以存活。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曉的道理。那李銘王柱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分付你兩個會唱雪月風花共裁剪不會。李銘道。此是黃鍾。小的每記的。于是拿過箏來。王柱彈琵琶。李銘搊箏。頓開喉音。黃鍾醉花陰。

雪月風花共裁剪。雲雨夢香嬌玉軟。花正好。月初圓。雪壓風欺。人比天涯遠。這此時欲寄斷鵬箋。爭奈我無岸的相思好

着我難運轉。

喜鶯遷　指滄溟爲硯硯。偷城毫遂筆如椽松烟將泰山作墨硯萬里青天爲錦箋都做了草聖傳。一會家書書不盡心事。一會家訴訴不盡熬煎。

出隊子　憶當時初見見俺風流小業寃兩心中便結下死生緣。一載間澤如膠漆堅誰承望半路番騰倒做了離恨天二三朝不見渾如隔了十數年無一頓茶飯不掛牽無一刻光陰不唱念無一個更見將他來不夢見。

四門子　無一個來人行將他來不問遍害可人有似風顛相識每見了重還勸不由我記掛在心間思量的眼前活現作念的口中粘涎襟領前袖兒邊淚痕流遍想從前我和他語在前那時節嬌小當年論聰明貫世何曾見他敢真誠處有萬千。

刮地風　憶咱家爲他情無倦淚江河成春戀俺也曾坐並着膝語並着肩俺也曾芰荷香效他交頸鴛鴦俺也曾把手兒行共枕眠天也是我緣薄分淺。

水仙子　非干是我自專只不見的舊膠續斷絃憶枕上盟言念神前發愿心堅石也穿暗暗的禱告青天若咱家負他前世緣俏寃家不趁今生願俺那世裡再團圓。

尾聲　囑付你衷腸莫更變要相逢則除是動載經年則你那身去遠莫教心去遠

說話唱了看看曉來正是金烏漸漸落西山玉兔看看上盡闌。

佳人款款來傳報報道月移花影上紗窗。西門慶命收了家火。使人請傳夥計韓道國雲主管賁四陳經濟。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圍安放兩張卓席。懸掛兩盞羊角燈。擺設酒筵。堆集許多春檠菓盒各樣餚饌。西門慶與伯爵希大都一代上面坐了。夥計主管兩邊打橫。大門首兩邊一邊十二盞金蓮燈。還有一座小烟火。西門慶分付等堂客來家時放。先是六個樂工擡銅鑼銅鼓在大門首吹打。動起樂來。那一回銅鑼銅鼓又清吹細樂上來。李銘王柱兩個小優兒箏琵琶上來彈唱燈詞畫眉序花月滿春城云云。那街上來往圍看的人莫敢仰視。西門慶帶忠靖冠。絲絨鶴氅。白綾襖子。玳安與平安兩個一遞一桶放花兒。兩名排軍各執攪杆攔攪閑人。不許向前擁擠。不一時碧天雲靜。一輪皓月東升之時。街上遊人十分熱鬧。但見

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隊踏歌聲。士女翩翩垂舞調。鰲山結綵。巍峩百尺矗晴雲。鳳禁縟香。縹緲千層籠綺隊。鬧廷內外。溶溶寶月光輝。畫閣高低。燦燦花燈照耀。三市六街人鬧熱。鳳城佳節賞元宵。

且說後邊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小玉衆人。見月娘不在。聽見大門首吹打銅鼓彈唱。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背後扒着望外瞧。書童兒和畫童兒兩個在圍屏背後火盆上篩酒。原來玉簫和書童舊有私情。兩個常時戲狎。兩個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嗑。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錫瓶酒。推倒了。那火烘烘望上騰起來。溺了一地灰起去。那玉簫還只顧嘻笑。被西門慶聽見。

使下玳安兒來問。是誰笑怎的這等灰起。那日春梅。穿着新白綾襖子。大紅遍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張椅兒上。看見他兩個推倒了酒。一經揭聲罵玉簫。好個怪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邪的不知怎麼樣兒的了。只當兩個把酒推倒了纔罷了。都還嘻嘻哈哈。不知笑的是甚麼。把火也滅死了。平白落了人恁一頭灰。那玉簫見他罵起來。諕的不敢言語。往後走了。慌的書童兒走上去。回說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扒倒了錫瓶裡酒了。那西門慶聽了。更不問其長短就罷了。先是那日賁四娘子。打聽月娘不在。平昔知道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四個是西門慶貼身答應得寵的姐兒。大節下安排了許多菜蔬菓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要請他四個去他家裡散心坐坐。衆人領了來見李嬌兒。嬌兒說。我燈草拐杖不定。你還請問你爹去。問雪娥。雪娥亦發不不敢承攬。看看挨到掌燈已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簫。玉簫推迎春。迎春推春梅。要會齊了。往李嬌兒轉央和西門慶說。放他去。那春梅坐着紋絲兒也不動。及罵玉簫等。都是那沒見食面的行貨子。從沒見酒席。也聞些氣兒來。我就去不成。也不到央及他家去。一個個鬼攛揹的也似。不知忙的是甚麼。你教我半個眼兒看的上。那迎春玉簫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齊整整出來。又不敢去。這春梅又只顧坐着不動身。書童見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邀。說道。我被着爹罵兩句也罷。等我上去替姐們禀禀去。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掩口對耳說道。賁四嫂家大節間。要請姐們坐坐。姐教我來禀問爹。

去不去。西門慶聽了。分付教你姐姐收拾去。早些來。家裡沒人。
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教你姐
快收拾去。早些來。那春梅慢慢纔往房裡匀施脂粉去了。不一
時四個都一答兒裡出門。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去。
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見了。如同天上落下來的一般。迎接裡
間屋裡。頂槅上點着綉毬紗燈。一張桌兒上整齊菓菜堆滿
滿的。趁着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簫是三姑。蘭香是四姑。
都見過禮。又請過韓回子娘子來相陪。教下人家。另是一分菜
蔬。當下春梅迎春上坐。玉簫蘭香對席。賁四嫂與韓回子娘子打
橫。長兒往來篩酒拿菜。按下這裡不題。西門慶因叫過樂工來。
分付你們吹了一套東風料峭好事近與我聽。正值後邊拿上

玫瑰元宵來。銀金匙。衆人拿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入口而
化。甚應佳節。李銘王桂席前又拿樂器接着彈唱此詞。端的聲
慢悠揚。挨徐合節。道

東野翠烟喜遇芳天晴曉。惜花心惟春來又起得偏早教人
探取問東君肯與我春多少。見了囊笑語回言道。昨夜海棠
開了。

千秋歲 杏花稍見着梨花雪。一點梅豆青小。流水橋邊流
水橋邊。只聽的賣花人聲聲頻叫。鞦韆外行人道。我只聽的
粉牆內佳人歡笑。笑道春光好。我把這花籃兒旋簇食壘高
挑。

越恁好 鬧花深處。滴溜溜的酒旗招。牡丹亭佐。倒尋女伴

鬬百草。翠巍巍的柳條。忒楞楞的曉鶯兒飛過樹稍。撲簌簌亂橫。舞翩翩粉蝶兒飛過畫橋。一年景四季中惟有春光好。向花前暢飲。月下歡笑。

紅綉鞋　聽一派鳳管鸞簫。見一簇翠圍珠繞。捧玉樽醉頻倒歌金縷。舞甚麼。恁明月上花稍。月上花稍。

尾聲　醉教酩酊眠芳草。高把銀燈花下燒。韶光易老休把春光虛度了。

這裡彈唱飲酒不題。且說玳安與陳經濟。袖着許多花炮。又叫兩個排軍。拿着兩個燈籠。竟往吳大妗子家。接月娘眾人。正在明間。和吳大姨。吳二妗子。吳舜臣媳婦兒。郁大姐。在傍彈唱着。正飲酒。見玳安陳經濟來。教二舅和姐夫房裡坐。你大舅今日不在家衛裡看着造冊哩。一面放卓兒拿春盛點心酒菜上來。管經濟。玳安走到上邊。對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們來了。請娘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月娘因着頭裡惱他。就一聲兒沒言語答他。吳大妗子便叫來定兒。拿些甚麼兒與玳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前頭擺下。和他一處兒吃罷。吳月娘道。忙怎的。那裡纔來乍到。就與他吃罷。教他前邊站着。我每就起身。吳大妗子道。三姑娘慌怎的。上門兒惟人家。比來大姑娘們在俺這裡。大節下。姊妹間眾位開懷大坐坐兒。左右家裡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裡。怕怎的。老早就要家去。是別人家又是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個好曲兒。伏侍他眾位娘。說你孟玉樓道。他六娘好不惱他哩。不與他做生日。郁大姐連忙

下席來、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說道。自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
去、就不好起來。昨日妗奶奶這裡接我去。教我纔收拾開了
來。若好時、怎的不與你老人家磕頭。金蓮道。郁大姐、你六娘不
自在哩。你唱個好的與他聽。他就不惱你了。那李瓶兒在旁只
是笑、不做聲。郁大姐道。不打緊。拿琵琶過來。等我唱。大妗子畔
吳舜臣媳婦鄭三姐。你把你二位姑娘和眾位娘的酒兒斟上。
這一日還沒上過鍾酒兒。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唱一江風道。
子時那這淒凉。如何過。羅幃錦帳和衣臥。歹哥哥你許下我
子丑時來。不覺寅時錯。疼心腸等他待如何。拋閃了我。愿神
靈降與他災和殃。
卯時前亂挽起烏雲髻。羞對菱花鏡。想多情穿不的錦綉衣
裳。戴不起翡翠珍珠。解不開心頭悶。辰時已過了。巳時不見
影。奴家為你憂成病。
午時排。這相思真個害。害的我魂不在。想多才。你記的月下
星前誓海盟山。誰把你輕看待。他若是未時來。也把奴愁懷
解。申時買個豬頭兒賽。
酉時下。不由人心牽掛。誰說幾句知心話。謊冤家。你在誰館
奉樓倚翠偎紅。色膽天來大。戌時點上燭。早晚不見他。亥時
去卜個龜兒卦。
正唱着。月娘便道。怎的唱這一回子恁凉淒淒的起來。來安在旁
說道。外邊天寒下雪哩。孟玉樓道。姐姐。你身上穿的不單薄。我
倒帶了個綿披襖子來了。咱這一回夜深。不冷麼。月娘道。見是

下雪，叫個小廝家裡取皮襖來。咱們穿。那來安連忙走下來，對
玳安說，娘分付教人家去取娘們皮襖哩。那玳安便叫琴童兒，
你取去罷。等我在這裡伺候，那琴童也不聞，一直家去了。少頃
月娘想起金蓮的皮襖，因問來安兒，誰取皮襖去了。來安道，琴
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纔短了一句話。
就教他拿俺的皮襖。他五娘沒皮襖，只取姐姐的來罷。月娘道，
怎的家中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襖，取來與六娘穿，就是
了。月娘便問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却使這奴才去了。你叫他
來。一面把玳安叫到根前，吃月娘儘力罵了幾句。好的奴才，
是你怎的不動，又遣將兒使了那個奴才去了。也不問我聲兒，
三不知就去了。但坐壇遣將兒，惟不的你做了大官兒。恐怕打

動他展指兒巾。就只遣他去。玳安道，娘錯怪了小的。頭裡娘分
付教小的去，小的敢不去。若使來安下來，只說教一個家裡去。
月娘道，那來安小奴才敢分付你，俺們恁大老婆還不敢使你
哩。如今但的你這奴才們，想有此指兒也怎的。一來至子個董
的佛像，掛在牆上。有恁施主有恁和尚。你說你恁行動兩頭戳
舌，獻勤出尖兒。外合裡表，奸懶食饞，奸消流水，背地瞞官作弊。
幹的那繭兒，我不知道。頭裡你家主子沒使你，送李桂兒家去。
你怎的送他人拿着氈包，你還匹手奪過去了。留了頭不留了
頭。不在你使你進來說，你怎的不進來，你使就恁送他裡頭肙
嘴吃去了。却使別人進來。須知我若罵，只罵那個人了。你還說
你不久慣牢成。玳安道，這個也沒人，就是畫童兒過的舌。爹見

他抱着毡包教我你送送你桂姨去罷使了他進來時娘說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於小的小的管他怎的月娘大怒罵道賊奴才還要說嘴哩我可不這裡閑着和你犯牙兒哩你這奴才脫將倒㘭過飈了我使着不動耍嘴兒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對他說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他個爛羊頭也不筭吳大妗子道玳安兒還不快替你娘們取皮襖去他惱了又道姐姐你分付他拿那裡皮襖與他五娘穿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姐姐不要取去我不穿皮襖教他家裡稍了我的披襖子來我穿罷人家當的赤色好也歹也黃狗皮也似的穿在身上教人笑話也不氣長久後還贖的去了月娘道這皮襖纔不是當倒是當人李智少十六兩銀子准折的皮襖當的王招宣府裡那件皮襖與李嬌兒穿了因分付玳安皮襖在大廚裡教玉簫尋與你就把大姐的皮襖也帶了來那玳安把嘴谷都走出來陳經濟問道你往那去玳安道精是攮氣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遍做這咱晚又往家裡跑一遭還走到家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傅夥計雲主管都去了還有應伯爵謝希大韓道國賁四衆人吃酒未去便問玳安你娘們來了玳安道沒來使小的取皮襖來了說畢便往後走先是琴童到家上房裡尋玉簫要皮襖小玉坐在炕上正沒好氣說道四個淫婦今日都在賁四老婆家吃酒哩我不知道皮襖放在那裡往他家問他要去這琴童一直走到賁四家且不叫在窻外悄悄覷聽只見賁四嫂說道大姑和二姑怎的這半日酒也不上菜兒也不揀一筯兒嫌俺小家兒人家整

治的不好吃也恁的春梅道四嫂俺們酒勾了賁四嫂道耶樂沒的說怎的這等上門兒怪人家又叫韓回子老婆便是我的切鄰就如東鄰東一樣三姑四姑根前酒你也替我勸勸兒怎的單板叫長姐篩酒來斟與三姑吃你四姑鍾兒斟淺些兒罷蘭香道我自來吃不的賁四嫂道你姐兒們今日受餓沒甚麼可口的菜兒看待休要笑話今日要叫了先生來唱與姑娘們下酒又恐怕爹那裡聽着淺房淺屋說不的俺小家兒人家的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衆人多不言語了半日只聽長兒問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童入來玉簫便問娘來了那琴童看着待笑半日不言語玉簫道怪雌牙兒問問着你看雌的那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們還在妗子家吃

酒哩見天陰下雪使我來家取皮襖來都教包了去哩玉簫道皮襖在外描金廂子裡不是叫小玉拿與你琴童道小玉說教我來問你要玉簫道你信那小淫婦兒他不知道怎的春梅道你每有皮襖的都打發與他俺娘也沒皮襖自我不動身蘭香對琴童你三娘皮襖問小鸞要迎春便向腰裡拿鑰匙與琴童兒教繡春開裡間門拿與你那琴童兒走到後邊上房小玉和玉樓房中小鸞都包了皮襖交與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見玳安問道你來家做甚麼玳安道你還說哩為你來了平白教大娘罵了我一頓好的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襖來琴童道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襖去也玳安道你取了還在這裡等着我一答兒裡去你先去了不打緊又惹的大娘罵我說畢玳安來到上房

小玉正在炕上籠着爐臺搭伏口中嗑瓜子兒見了玳安問道
原來你也來了。玳安道你又說哩受了一肚子氣在這裡是
把月娘罵他一節前後訴說一遍。着琴童取皮襖嗔我不來。說
我遣將兒。因爲五娘沒皮襖。又教我來。去說大櫥裡有李三姐
折的一領皮襖教拿與我去哩。小玉道。玉簫拿了裡間門上鑰
匙都在責四家吃酒哩。教他來拿。玳安道。琴童往六娘房裡去
取皮襖便來。也教他叫去。我且歇歇腿兒拷拷火兒着。那小玉
便讓炕頭兒與他並有相挨着向火。小玉道。壺裡有酒篩盞子
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看你下顧。小玉下來把壺坐在火上。抽
開抽屜拿了一盞子臘鵝肉。篩酒與他無人處兩個就摟着咂
舌親嘴。正吃着酒。只見畫童兒進來。玳安讓他吃了一盞子。便

使他叫玉簫姐來拿皮襖與五娘穿。那琴童把氈包放下。走到
責四家。叫玉簫。玉簫罵道。賊囚根子。又來做甚麼。又不來遞與
鑰匙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裡間房門取了一把鑰匙。通了
半日。自通不開鎖了門。那玉簫道。不是那個鑰匙。娘櫥裡鑰匙
在牀褥子座下哩。小玉又罵道。那淫婦丁子釘在人家不來。兩
頭來回。只教使我。着能開了櫥裡。又沒皮襖。琴童兒又往責四
家問去。來回走的抱怨了。就死也死三日三夜。以省合氣。又撞
着恁瘟死鬼。小奶奶兒門把人瘟也沒出了。向玳安你說此回
去又惹的娘罵。不說屋裡鎖。只惟俺們走去又對玉簫說。裡間
娘櫥裡尋沒有皮襖。玉簫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記在外間大櫥
裡。到後邊又被小玉罵道。淫婦吃那野漢子搗昏了。皮襖在這

裡却到處尋。一面取出來將包袱包了。連大姐披襖。都交付與玳安琴童兩個拿到吳大妗子家。月娘又罵道。賊奴才。你說同了都不來罷了。那玳安又不敢言語。琴童道。娘的皮襖都有了。等着姐又尋這件青廂皮襖。于是打開取出來。吳大妗子燈下觀看。說道。也好一件皮襖。五娘你怎的說他不好。說是黃狗皮那裡有恁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罷了。月娘道。新新的皮襖兒。只是面前歇胸舊了些兒。到明日從新換兩個遍地金歇胸。穿着就好了。孟玉樓拿過來與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這黃狗皮。娘與你試試看好不好。金蓮道。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平白拾了人家舊皮襖來。披在身上做甚麼。玉樓戲道。好個不認業的。大家有這一件皮襖穿在身念佛

于是替他穿上。見寬寬大大。潘金蓮纔不言語。當下吳月娘是貂鼠皮襖。孟玉樓與李瓶兒俱是貂鼠皮襖。都穿在身上。拜辭吳大妗子。二妗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妗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吳大妗子。與了一對銀花兒。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摘去一兩銀子與他。磕頭謝了。吳大妗子同二妗子。鄭三姐都還要送月娘衆人。因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頭裡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都是水珠兒。只怕濕了娘們的衣服。問妗子這裡討把傘打了家去。吳二連忙取了傘來。琴童兒打着頭裡兩個排軍打着燈籠。一簇男女跟了。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陳經濟路上放了許多花炮。因叫銀姐。你家不遠了。俺們送你到家。月娘便問

他家去那裡經濟道這條衚衕內一直進去中間一座大門樓。就是他家那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娘們家去月娘道地下濕姐姐家去了罷頭裡已是見過禮了我還着小廝送你到家因叫過玳安你送送銀姐家去經濟道娘我與玳安兩個去罷月娘道也罷姐夫你與他兩個同送他送那經濟得不的一聲同玳安一路送去了吳月娘衆人便回家來潘金蓮路上說大姐姐你原說咱每送他家去怎的又不去了月娘笑道你也只是個小孩兒哄你說着耍了兒你就信了麗春院裡那處是那裡你我送去潘金道像人家漢子在院裡嫖院來家裡老婆沒曾往那裡尋去尋出沒曾打成一鍋粥月娘道你來時兒他爹到明日往院裡去尋他尋試試倒沒的丟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

去看你那兩個眼兒裡說着看看走東街口上將近喬大戶門首只見喬大戶娘子和他外甥媳婦段大姐在門首站立遠遠的見月娘這邊一簇男女過來拉請月娘進去月娘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不進去罷那喬大戶娘子那裡肯放說道好親家你怎的上門兒怪人家強把月娘衆人拉進去了客位內掛着燈擺設酒菓有兩個女兒彈唱飲酒不題却說西門慶在家門首與伯爵衆人飲酒已將闌先是伯爵與希大二人整吃了一日頂顙吃不下去見西門慶在樓子上打盹趕眼錯把菓碟兒帶減碟都收拾了個淨光倒在袖子裡都收拾了個淨光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賁四又不敢往屋裡去直陪着西門慶打發了樂工酒來吃了各都與了賞錢打發出門看

着收了家火滅息了燈燭歸後邊去了。只見平安走來。賁四家叫道姐們還不起身爹進去了。那春梅聽見和迎春玉簫等。慌的行回不顧將拜了賁四嫂辭的一溜烟跑了。只落下蘭香在後邊了。別了鞋趕不上罵道。你們都搶棺材奔命哩把人的鞋都別了。白穿不上到後邊打聽西門慶在李嬌兒房裡都來磕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李嬌兒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簫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還說玉簫娘那裡使了小廝來要皮襖你就不來。雪見教我來拿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櫥門甫能開了又沒有落後却在外邊大櫥櫃裡尋出來你放在裡頭。又昏搶了你不知道姐姐們都乞勾來了罷。一個也曾見長出[illegible]兒來。那玉簫倒吃相的臉飛紅。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

徇揭了臉似的人家不請你怎的和俺每使性兒小玉道我稀罕那淫婦請大師父在傍勸道說姐姐們義讓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裡聽着只怕你娘們來家頓下些茶兒伺候着。正說着只見琴童抱進氈包來。玉簫便問娘來了琴童道娘們來了。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酒哩也將好起身兩個纔不言語了。不一時月娘等從喬大戶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賁四娘子走出來廝見陳經濟和賁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烟火來在門首又看放了一回烟火方纔進來衆人與李嬌兒大師父道了萬福雪娥走來向月娘根前磕了頭與玉簫等三人見了禮月娘因問他爹在那裡李嬌兒道劉纔在我那屋裡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聲兒沒言語只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進來磕頭李嬌

兒便說今日前邊賁四嫂請了四個出去坐了回兒就來了。月娘聽了。半日沒言語。罵道。恁成精狗肉們。平白去做甚麼。誰教他去來。李嬌兒道。問過他爹纔去來。月娘道。問他有張主的貨。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早了。都竟出些小鬼來了。大師父道。我的奶奶。恁四個上畫畫兒的姐姐。還說是小鬼。月娘道。上畫兒只畫兒半邊兒。平白放出做甚麼。與人家喂眼兒。孟玉樓見月娘說來的不好。就先走了。落後金蓮見玉樓起身。和李瓶兒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一處睡了。那雪霰直下到四更方止。正是。香消燭冷樓臺夜。挑菜燒燈掃雪天。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月娘約飯時前後。與孟玉樓李瓶兒三個。同送大師父家去。因在大門裡首站立。看

見一個鄉里卜龜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襖。藍布裙子。勒黑包頭。背着褡褳。正從街上走來。月娘使小廝叫進來。在二門裡舖下卦帖。安下靈龜。說道。你卜卜俺們。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個頭。請問奶奶多大年紀。月娘道。你卜個屬龍兒的女命。那老婆道。若是大龍兒四十二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子時生。那老婆把靈龜一擲。轉了一遭兒住了。揭起頭一張卦帖兒。上面畫着一個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餘多是侍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婆道。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己巳大林木。為人一生有仁義。性格寬洪。心慈好善。看經佈施。廣行方便。一生操持。把家做活。替人頂缸。受氣還不道。是喜怒有常。主下人不

足正是喜怒起來笑嘻嘻惱將起來鬧哄哄別人睡到日頭半天還未起你人早在堂前禁轉梅香洗銚鐺雖是一時風火性轉眼却無心就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這疾厄宮上着刑星常沾些啾唧吃了你這心好濟過來了往後有七十歲活哩孟玉樓道你看這位奶奶命中有子沒有婆子道休怪婆子說兒女宮上有些貴往後只好招過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隨你多少也存不的玉樓向李瓶兒笑道就是你家吳應元見做道士家名哩月娘指着玉樓你也叫他卜卜玉樓道你卜個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時生那婆子從新撇了卦帖把靈龜一卜轉到命宮上住了揭起第三張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三個男人頭一個小帽商旅打扮第二個穿紅官人第三個是個秀才也守着一庫金銀有左右侍從人伏侍婆子道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甲子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尅過方可玉樓道已尅過了婆子道你為人溫柔和氣好個性兒你惱那個人也不知喜歡那個人也不知顯不出來一生上人見喜下欽敬為夫主寵愛只一件你饒與人為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小人駁襍饒吃了還不道你是你心地好了去了雖有小人也拱不動你玉樓笑道剛纔為小廝討銀子和參亂了這回子亂將出來自我吃了却是頂缸受氣月娘道你看這位奶奶往後有子沒有婆子道濟得好兒個女兒罷了子上不敢許若說壽倒儘有月娘道你卜上這位奶奶李大姐你與他八字兒李瓶兒笑道我是屬羊的

婆子道。若屬小羊的。今年廿七歲。辛未年生的。生幾月。李瓶兒道。正月十五日午時。那婆子卜轉龜兒到命宮上。磴住了。揭起卦帖來。上面畫着兩個娘子。三個官人。頭個官人穿紅。第二個官人穿綠。第三個穿青。懷着個孩兒守着一庫金銀財寶。傍邊立着個青臉撩牙紅髮的鬼。婆子道。這位奶奶庚午辛未路傍土。一生榮華富貴。吃也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為人心地有仁義。金銀財帛不計較。人吃了轉了他的。他喜歡。不好吃不轉他倒惱。只是吃了比肩不和的虧。凡事恩將仇報。正是比肩刑害亂擾擾。轉眼無情就放刁。寧逢虎摘三生路。休遇人前兩面刀。奶奶你休怪我說。你儘好疋紅羅。只可惜尺頭短了些。氣惱上要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難為。李瓶兒道。今巳是寄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既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人家。今年計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災。仔細七八月要見哭聲纔好。說畢。李瓶兒袖中掏出五分一塊銀子。月娘和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剛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來笑道。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們都往前頭來了。月娘道。俺們剛纔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他與你卜卜兒也罷了。金蓮搖頭兒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筭的着命。筭不着行。想着前日道士打看。說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裡影影的。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裡就是棺材。說畢。和月娘同歸後邊去了。正是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有詩為証

甘羅發早子牙遲　彭祖顏回壽不齊
范丹家貧石崇富　筭來各是只爭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王六兒說事圖財　西門慶受贓枉法

風擁狂瀾浪正顛　孤舟斜泊抱愁眠
離鳴叫切寒雲外　驛鼓清分旅夢邊
詩思有添池草綠　河船天約曉潮泉
憑虛細數誰知己　惟有故人月在天

此一首詩，單題塞北以車馬為常，江南以舟楫為便。南人乘舟，北人乘馬，蓋可信也。話說江南揚州廣陵城內，有一苗員外，名喚苗天秀，家有萬貫資財，頗好詩禮。年四十歲，身邊無子，止有一女，尚未出嫁。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床，家事盡托與寵妾刁氏，名喚刁七兒。原是揚州大馬頭娼妓出身。天秀用銀三百兩，

要求家納爲側室寵嬖無比忽一日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自稱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爲堂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故雲遊在此訪善紀錄天秀問之不吝即施銀五十兩與那僧人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以完備此像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完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員外左眼眶下有一道白氣乃是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殃你有如此善緣與我貧僧焉敢不預先說與你知今後遇有甚事切勿出境戒之戒之言畢作辭天秀而去那消半月天秀偶遊後園見其家人苗青平白是個浪子正與刁氏在亭側相倚私語不意天秀卒至躲避不及看見不由分說將苗青痛打一頓誓欲逐之苗青恐懼轉央親鄰再三勸留得免終是切恨在心不期有天秀表兄黃美原是揚州人氏乃舉人出身在東京開封府做通判亦是博學廣識之人也一日差人寄了一封書來揚州與天秀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遊玩二者爲謀其前程苗天秀得書不勝歡喜因向其妻妾說道東京乃輦轂之地景物繁華所萃吾心久欲遊覽無由得便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實有以大慰平生之意其妻李氏便說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災厄囑付不可出門且此去京都甚遠況你家私沉重抛下幼女病妻在家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往爲善天秀不聽反加怒叱說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桑弧蓬矢不能遨遊天下觀國之光徒老死牖下無益矣況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何愁功名之不到此去表兄必有美事于我切勿多言三人于是分付

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裝，多打點兩箱金銀，載一船貨物，帶了兩個家童，并苗青來上東京，取功名如拾芥，得美職猶唾手。遺囑付妻妾守家。值日起行，正值秋末冬初之時，從揚州馬頭上船，行了數日，到徐州洪，但見一派水光，十分陰惡。

萬里長洪水似傾　東流海島若雷鳴
滔滔雪浪令人怕　客旅逢之誰不驚

前過地名陝灣，苗員外見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隻。也是天數將盡，合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却是賊船。兩個稍子皆是不善之徒，一個姓陳，名喚陳三，一個姓翁，乃是翁八。常言道：不着家人，弄不得家鬼。這苗青深恨家主苗天秀日前被責之仇，一向要報無由，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如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與兩個稍子做一路，拿得將家主害了性命，推在水內，盡分其財物。我這一回去，再把病婦謀死，這分家私，連刁氏都是我情受的。正是：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這苗青由是與兩個稍子密密商量，說道：我家主皮箱中還有一千兩金銀，二千兩段疋衣服之類，極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三、翁八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不瞞你說，亦有此意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天秀與安童在中艙睡，苗青在艙後。將近三鼓時分，那苗青故意連叫有賊，苗天秀從夢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三手持利刃，一下刺中脖下，推在洪波蕩裡。那安童正要走時，乞翁八一悶棍打落于水中。三人一面在船艙內打開箱籠，取出一應財帛金銀，并其段貨衣服，點數均分。二個稍便說：我

哥。若留此貨物。必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載此貨物。到於市店上發賣。沒人相疑。因此二艄盡把皮箱中一千兩金銀。并苗員外衣服之類分乞。依前撑船回去了。這苗青另搭了艄隻。載至臨清馬頭上。鈔關上過了。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內卸下。見了揚州故舊商家。只說家主在後船便來也。這個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常言人便如此加此。天理未然未然。可憐苗員外。平昔良善。一旦遭其從僕人之害。不得好死。雖則是不納忠言之勸。其亦大數難逃。不想安童被艄一棍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沒蘆港。得命上來。在於堤邊號泣連聲。看看天色微明之時。忽見上流有一隻漁船。撑將下來。船上坐着個老翁。頭頂箬笠。身披短蓑。只聽得岸邊蘆荻深處有啼哭。移船過來看時。

却是一個十七八歲小厮。滿身是水。問其始末情由。却是揚州苗員外家童。在洪上被劫之事。這漁翁帶下船。撑回家中。取衣服與他換了。給以飲食。因問他你要回去乎。却同我在此過活。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如何回得家去。愿隨公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你且隨我在此。等我慢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公。遂在此翁家過其日月。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年除歲末。漁翁忽帶安童正出河口賣魚。正撞見陳三二翁八。在船上飲酒。穿着他主人衣服。上岸來買魚。安童認得。即密與漁翁說道。主人之冤當雪矣。漁翁道。如何不具狀官司處告。至正月下旬。安童將情具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守備見沒贓証。不接狀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盜劫殺人命等事。把

狀批行了。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前至
新河口。把陳三翁八。獲住到於案。責問了口詞。二艄見安童在
傍執証。也沒得動刑。一一招承了供。称下手之時。還有他家人
苗青同謀殺其家主。分贓而去。這裡把二人監下。又差人訪拿
苗青。拿到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來衙
門中問事。早有衙門首透信見的人。悄悄報與苗青。苗青把這
件事見慌了。把店門鎖了。暗暗躲在經紀樂三家。這樂三就在
獅子街石橋西首。韓道國家隔壁。門面一間。到底三層房兒居
住。他渾家樂三嫂。與王六兒所交敬厚。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
伴兒坐。王六兒無事。也常往他家行走。彼此打的熱鬧。這樂三
見苗青面帶憂容。問其所以。說道不打緊。間壁韓家就是提刑
西門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夥計。和俺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
依百隨。若要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教俺家過去和他家說
說。這苗青聽了。連忙就下跪。說道。但得除割了我身上沒事。恩
有重報。不報有忘。于是寫了說帖。封下五百兩銀子。兩套粧花
段子衣服。樂三教他老婆拿過去。如此這般。對王六兒說。喜歡
的要不的。把衣服和銀子并說帖都收下。單等西門慶不見來
到。十七日日西時分。只見玳安夾着氊包。騎着頭口。從街心裡
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道。你往那裡去來。玳安道。我跟了
爹走了個遠差。往東平府送禮去來。王六兒道。你爹如今在那
裡。來了不曾。玳安道。爹和賁四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
和他如此這般說話。拿帖兒與他瞧。玳安道。韓大嬸。管他這事。

休要把事輕看了如今衙門裡監着那兩個船家供着只要他
哩拿過兩銀子來也不勾打發脚下人的哩我不管別的帳
韓大嬸和他說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將俺爹來隨你
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王六兒笑道懭油嘴兒要飯吃休要
惡了火頭事成了你的事甚麼打緊寧可我們不要也少不得
了你的玳安道韓大嬸不是這等說常言君子不羞當面先斷
過後商量王六兒當下又脩幾樣菜留玳安吃酒玳安道吃的
紅頭紅臉咱家爹問却怎的回爹王六兒道怕怎的你就說在
我這裡來于是玳安只吃了一甌子就走了王六兒道你到好
歹累你說我這裡等着哩玳安一直上了頭口來家交進毡包
後邊立等的西門慶房中睡了一覺出來在廂房中坐的這玳

安慢慢走到根前無得說小的回來韓大嬸叫住小的要請爹
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爹說西門慶說甚麼話我知道了說
是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打發劉學官去了西門慶騎馬帶着
眼紗小帽便叫玳安琴童兩個跟隨來到王六兒家下馬進去
到明間客位坐下王六兒出來拜見了那日韓道國因來前邊
鋪子裡該上宿沒來家老婆買了許多東西叫老馮厨下整治
等候西門慶一面丫鬟錦兒拿茶上來婦人遞了茶西門慶分
付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子裡去把大門關上婦人且不敢就
題此事先只說爹家中連日擺酒辛苦我聞得說哥家中定了
親事你老人家喜呀西門慶道只因舍親吳大嫂那裡說起和
喬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只這一個女孩兒論起來也還不

煩陪胡亂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道就是和他做親也好只是爹如今居着恁大官會在一處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說甚麼哩說了一回老婆道只怕爹寒冷往房裡坐去罷一面讓至房中一面安着一張椅兒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婦人慢慢先把苗青揭帖拿與西門慶看說他央了間壁經紀樂三娘子過來對我說這苗青是他店裡客人如此這般被兩個船家摉扯只望除豁了他這名字免提他他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好歹望老爹怎的將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拿了甚麼禮物謝你王六兒向廂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瞧說道明日事成還許兩套衣裳西門慶看了笑道這些東西兒平白你要他做甚麼你不知道這苗青乃揚州苗員外家人因為在船上與兩個船家商議殺害家主攛在河裡圖財謀命如今見打撈不着屍首又當官兩個船家招尋他原跟來的一個小厮安童又當官三口執証着要他這一個過去穩定是個凌遲罪名那兩個都是真犯斬罪兩個船家見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拿這些銀子來做甚麼還不快送與他去這王六兒一面到廚下使了丫頭錦兒把樂三娘子兒叫了來將原禮交付與他如此這般對他說了去那苗青不聽便罷聽他說了猶如一桶水頂門上直灌到脚底下正是驚駭六葉連肝膽諕壞三魂七魄心郎請樂三一處商議道寧可把二千貨銀都使了只要救得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邊既發此言一些半些恒屬打不動兩位官府須得奏一千貨物與他其餘節級原解緝捕再

得一半，纔得勾用。苗青道：況我貨物未賣，那討銀子來？因使過樂三請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休望老爹再寬限兩三日，等我倒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宅裏進禮去。王六兒拿禮帖復到房裏，西門慶瞧。西門慶道：既是恁般，我分付原解且寬限他幾日，拿他即便進禮來。當下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滿心歡喜。西門慶見間壁有人，也不敢久坐，吃了幾鍾酒，與老婆坐了回房，見馬來接，就起身家去了。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題問這件事，分付緝捕：你休捉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連夜替他會了人，攬掇貨物出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把原與王六兒的不動，另加五十兩銀子，又另送他四套上色衣服。且說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個酒罈內，又宰一口豬，約掌燈已後時分，擡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玳安、平安、書童、琴童四個禁子，與了十兩銀子纔罷。玳安走去王六兒這邊，梯己又要十兩銀子。須臾西門慶出來捲棚內坐的，也不掌燈，月色朦朧纔上來，擡至當面。苗青穿青衣，望西門慶只顧磕着頭，說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粉身碎骨，死生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事情，我也還沒好審問哩。那兩個船家甚是攀你，你若出官，也有老大一個罪名。既是人說，我饒了你一死。此禮我若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我還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揚州那裏？苗青磕頭道：小的在揚州城內住。西門慶分付後邊拿

了茶來。那苗青在松樹下立着吃了。磕頭告辭回去。又叫回來問。下邊原解的。你都與他說了不曾。苗青道。小的外邊人說停當了。西門慶分付。既是說了。你即回家。那苗青出門走到樂三家收拾行李。還剩一百五十兩銀子。苗青拿出五十兩來。與樂餘下幾疋段子。都謝了樂三夫婦。五更替他顧長行牲口。起身往揚州去了。正是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似漏網之魚。不說苗青逃出性命不題。單表西門慶。夏提刑。從衙門中散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口上。夏提刑要作辭分路。西門慶在馬上舉着馬鞭兒說道。長官不棄。降到舍下一敘。把夏提遞到家來。門首同下了馬。進到廳上敘禮。請入捲棚內。寬了衣服。左右拿茶上來吃了。書童玳安走上。安放卓席擺設。夏提道。不當閒來打

攪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須臾兩個小廝用方盒拿了小菜蔬在傍邊擺下。各樣雞蹄鵝鴨。鮮魚下飯。就是十六碗。吃了飯。收了家火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把鍾兒。銀臺盤兒。金鑲象牙筯兒。飲酒中間。西門慶慢慢題起苗青的事來。這廝昨日央及了個士夫。再三來對學生說。又饋送了些禮在此。學生不敢自專。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于是把禮帖遞與夏提刑。夏提刑看了。便道。恁憑長官尊意裁處。西門慶道。依着學生明日只把那個賊人真贓送過去罷。也不消要這苗青。那個原告小廝安童。便收領在外。待有了當天秀屍首。歸結未遲。禮還送到長官處。夏提刑道。長官這些意就不是了。長官見得極是。此是長官費心一場。何得見讓於我。然使不得。彼此推辭了

半日西門慶不得已還把禮物兩家平分了裝了五百兩在食
盒內夏提刑下席來也作揖謝說道既是長官見愛我學生再
辭顯的迂闊了盛情感激不盡實爲多愧又領了幾盃酒方纔
告辭起身這裡西門慶隨即就差玳安拿了盒還當酒擡送到
夏提刑家夏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
子兩名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常言道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
辦且說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裡陞廳那提
孔節級并緝捕觀察都被樂三替苗青上下打點停當了擺設
下刑具監中提出陳三翁八審問情由只是供稱跟伊家人苗
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個賊人專
一積年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爲名實是劫掠暨漏邀截客
旅謀財致命見有這個小廝供稱是你等持刀戮死苗天秀波
中又將棍打傷他落水見有他主人衣服存証你如何抵頭賴
別人因把玳安提上來問道是誰刺死你主人推在水中來安
童道某日夜至三更時分先是苗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船艙
觀看被陳三一刀戮死推在水去小的便被翁八一棍打落水
中纔得逃出性命苗青並不知下落西門慶道據這小廝所言
就是實話汝等如何展轉得過於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榆頭打
的脛骨皆碎殺豬也似叫動他一千兩贓貨已追出大半餘者
花費無存這裡提刑連卧做了文書歇過贓貨申詳東平府府
尹胡師文又與西門慶相交照依原行文書疊成案卷將陳三
翁八問成強盜殺人斬罪只把安童保領在外聽候有日走到

東京投到開封府黄判通衙內具訴苗青情奪了主人家事使錢提刑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竟促何府得報黄通判聽了連夜修書并他訴狀封在一處與他盤費就著他往巡按山東察院裡投下這一來管教苗青之禍從頭上牙起西門慶往時做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有詩為証

善惡從來畢有因　吉凶禍福並肩行

平生不作虧心事　夜半敲門不乞驚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曾御史參劾提刑官　蔡太師奏行七件事

格言

知危識險終無羅網之門舉善薦賢自有安身之地施恩布德乃後代之榮昌懷妒藏奸爲終身之禍患損人利已終非遠大之圖害衆成家豈是長久之計改名異體皆因巧語而生訟起傷財盖爲不仁之召

話說安童領着書信辭了黄通判往山東大道而來打聽巡按御史在東昌府察院住劄姓曾雙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這安童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上人決不肯放不如我在此等着放告牌出來我跪

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爹見了。必然有個决斷。于是早已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裡。在察院門首等候多時。只聽裡面打的雲板响。開了大門二門。曾御史坐廳。頭面牌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第二面牌出來。告都布按并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纔是百姓戶婚田土詞訟之事。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事情。發放淨了。方走在丹墀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甚麼的。這安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高的。呈上。只聽公座上曾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吏典下來。把書接上去。安放于書案上。曾公拆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書曰

寓都下年教生黃美端肅書奉大巡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　違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己難逢。勝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報瑾章華扎。開軸啟函。捧誦之間。而神遊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每有感愴。輒一歌之。足舒悵抱矣。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聞德音。知年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卽賀卽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霜貞操。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士諭。今茲出巡。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為之器。當有為之年。值聖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不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寃滯。振刷為之一清可也。去伴安童持狀告訴。

幸垂察不宣。　仲春望後一日具。

這曾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爺問你有狀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府官。從公查明，驗相屍首，連卷詳報。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便門放出。這里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鈐了關防，差人賫送東平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脚無措，即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為人剛而且方，不要錢，問事糊突，人都號他做狄混。明文下來，沿河查訪苗天秀屍首下落。也是合當有事，不想這狄縣丞率領一行人，巡訪到清河縣城西河邊，正行之際，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團不散，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丞道，怪哉。遂勒住馬，令左右公人，你去隨此旋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真個跟定旋風而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覆了狄公話。狄公即拘了里老來，用鍬掘開岸上，深數尺，見一死屍，宛然頸上有一刀痕。命仵作檢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裡。公人稟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即令拘寺中僧行問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因放水燈，見一死屍從上流而來，漂入港裡。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不知為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眾僧謀殺此人，埋于此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于是不由分說，先把長老一箍兩拶，一夾一百敲。餘者眾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回覆曾公，再行報看。各僧皆稱冤不服。曾公尋思，既是此僧謀死屍，必棄于河中，豈反埋于岸上。又

說干碍人衆此有可疑因令將衆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安童來告此狀即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令其認視這安童見其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尚在于是檢驗明白回報曾公即把衆僧放回一面查刷卷宗復提出陳三入審問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揚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寫本參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贓賣法正是

污吏贓官濫國刑　曾公判刷雪寃情
雖然號令風霆肅　夢裡輸羸總未眞

話分兩頭却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一百兩銀子四套衣服夜間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一夜沒的睡計較着要打頭面治簪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絲䯼髻用十六兩銀子又買了個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晚教韓道國收用不題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家王六兒接着裡面吃茶畢西門慶往後邊淨手去看見隔壁月臺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樂三家月臺西門慶分付王六兒你對他說若不與我即便拆了如何教他遮住了這邊風水不然我教地方分付他這王六兒與韓道國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瞞着老爹廟上買幾根木植來咱這邊也搭起個月臺來上面曬醬下邊不拘做馬坊做個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呸賊沒算計的比時搭月臺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厦子却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厦子倒不好了是東子房子了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罷于是使了三十兩銀子又蓋了兩間平房起來西門慶

玳安兒擡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家犒樂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夏提刑得了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業做了生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人情與他掛軸文慶賀俱不必細說西門慶因墳上新蓋了山子捲棚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做了千戶還沒往墳上祭祖教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墳門砌的明堂神路門首栽的柳週圍種松柏兩邊疊的坡峯清明日上墳要更換錦衣牌面宰猪羊定卓面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許多人推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扮戲的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奉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韓金釧董嬌兒官家請了

張團練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韓道國雲離守賁地傳并女婿陳經濟等約二十餘人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花大妗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本妻段大姐并家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裏外也有二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教他往墳上去罷一來還不曾過一周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顖門還未長滿胆兒小這一到墳上路遠只怕諕着他依着我不教他去留下奶子和老湯在家和他做伴兒只教他娘母子一個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

此來爲何他娘兒兩個不到墳前與祖宗磕個頭兒去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可就是孩子顱門未長滿教妳子用被兒裹着在轎子裏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聽人說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裡取齊起身上了轎子無辭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墳上遠遠望見青松鬱鬱翠栢森森新蓋的墳門兩邊坡峯上去週圍石墻當中甬路明堂神臺香爐燭臺都是白玉石鑿的墳門上新安的牌面大書錦衣武畧將軍西門氏先塋墳內正面土山環抱林樹交枝西門慶穿大紅冠帶擺設豬羊祭品卓席祭奠官客祭畢堂客纔祭響器鑼鼓一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諕的在妳子懷裡磕伏着只倒咽氣不敢動一動兒月娘便叫李大姐你還不教妳子抱了孩子往後邊去罷哩你看諕的那腔兒我說且不教孩兒來罷恁淘的貨只當教抱了他來你看諕的那孩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分付玳安且叫把鑼鼓住了連忙撅撥掩着孩兒耳朵快抱了後邊去罷須臾祭畢徐先生唸了祭文燒了帋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由花園進去兩邊松墻普築竹徑欄杆週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桃紅柳綠鶯梭織都是東君造化成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兩個小優兒在前廳官客席前唱了一回四個唱的輪番遞酒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四個都在堂客上邊執壺斟酒立在大姐卓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花園裡打了回鞦韆原來捲棚後邊西門慶收拾了一明

兩廂三間床炕房兒裏邊鋪陳床帳擺放卓椅梳籠抿鏡粧臺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墳在此梳粧歇息或閒常接了妓者在此頑耍糊的猶如雪洞般乾净懸挂的書画琴棋瀟洒妳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正在那洒金床炕兒鋪着小褥子兒睡迎春也在傍和他頑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驀地走來手中拈着一枝桃花兒進屋裡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没在上邊伺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簫在上邊哩俺娘教我下邊來看哥兒拏了兩楪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金蓮看見那邊卓上放着一楪子鵝肉一碟蹄子肉并幾箇果子妳子見金蓮來便抱赵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裡見打起鑼鼓來諕的不則聲原來這等小胆兒于是一面解開藕絲羅襖兒紨

金衫兒接過孩兒抱在懷裡與他兩個嘴對嘴親嘴兒忽有陳經濟掀簾子走入來看見金蓮鬧孩子頑耍也鬧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兒你也與姐夫個嘴兒可霎作怪那官哥兒便嘻嘻望着他笑經濟不由分說把孩子就摟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金蓮罵道怪短命誰家親孩子把人的鬢都抓亂了經濟笑戲道你還說早時我没錯親了哩金蓮聽了恐怕妳子瞧科便戲發訕將手中拏的扇子倒過把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經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經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模量惜些情兒人身上穿着恁單衣裳就打恁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兒今後惹着我只是一味打如意兒見他頑的訕漣忙把官哥兒接過來抱着金蓮與經濟兩個還

戲謔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枝桃花兒做了一個圈兒。悄悄套在經濟帽子上。走出去。正値孟玉樓和大姐桂姐。三個從那邊來。大姐看見。便問是誰幹的營生。經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也沒言語。堂客看廂戲文。扮了四大摺。看看窗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座間移。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分付賁四。先把抬轎子的。每人一碗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掳散停當。然後纔把堂客轎子起身。官客騎馬在後。來興兒與廚役慢慢的抬食盒。煞後玳安來安。畫童棋童兒。跟月娘眾人轎子。琴童并四名排軍。跟西門慶馬。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抱着哥兒。用被裹得緊緊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畫童兒來叫他。跟定着奶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且說月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邊眾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下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經濟纔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迎門就禀說。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廳。問了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聽了。心中猶豫。到于廳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衣服。西門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麼話來。書童道。他也沒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墳上燒帋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說。我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慶心中不足。心下轉道。却是甚麼。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來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坡巾。兩個伴當跟隨。下馬到于廳上敘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寶庄去來。西門慶道。今

日先塋祭掃不知長官下降失迎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敢來有
一事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每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
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那裡說話左右都令下去夏提刑道今
日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裡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參本上
東京長官與學生俱在參例學生令人抄了個邸報在此與長
官看西門慶聽了大驚失色急接過邸報來灯下觀看端的上
面寫着甚言詞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參劾貪肆不職武官乞
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狩四方省察風俗乃
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職也
昔者春秋天王巡狩而萬邦懷保民風協矣王道彰矣四
民順矣
聖治明矣臣自去歲奉
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官員
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為我
皇上陳之除參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參照山東提
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闒茸之材貪鄙之行久
干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牧
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著狼
貪為同僚之雜制縱子承恩冒籍武舉倩人代考而士風
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詈而政事不可知
乎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丫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

群下有木偶之誚理刑副千户西門慶本係市井棍徒夤緣陞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薄爲之不清携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爲之有玷至于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歡淫而行檢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爲掩飾而贓跡顯著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乖清議一刻不可居任者也伏望

聖明垂聽

勅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斥則

官常有賴而稗

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諕的面面相覷默默不言夏提刑道長官似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爲少不的你我打點禮物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裡去于是夏提刑急急作辭到家拏了二百兩銀子兩把銀壺西門慶這裡是金鑲玉寶石鬧粧一條三百兩銀子夏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裡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修了一封書與翟管家兩個早顧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

且表官哥兒自從墳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妳但吃下妳去就吐了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我那等說還未到一周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獨强貨他生死不依只說此來今日墳上祭祖爲甚麼來不教他娘兒兩個走走只像那裡攙了分兒一般睁着眼和我兩個鬥如今却怎麼好李瓶

兒正沒法兒擺佈。況西門慶又是因巡按御史參本參了。和夏
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不遂。家中孩子又不
好。月娘使小厮叫劉婆子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戶。亂
了一夜。劉婆子看了。說哥兒着了些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
道將軍。不打緊。燒些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朱砂
丸藥兒。用薄荷燈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寧貼。睡了一覺。不
驚哭吐奶了。只是身上熱還未退。李瓶兒連忙拏出一兩銀子。
教劉婆子備紙去。後晌帶了他老公。還和一個師婆來。在捲棚
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來保夏壽起身。就
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裡。打聽提苗青消息去了。
吳月娘聽見劉婆說孩兒路上着了驚氣甚麼抱怨如意兒說

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轎子裡諕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
好起來。如意兒道。我在轎子裡。將被兒裹得緊緊的。又沒𥋘着
他。娘便回畫童兒來跟着轎子。他還好好的。我按着他睡。只進
城內七八到家門首。我只覺他打了個冷戰。到家就不吃奶。哭
起來了。按下這裡家中燒紙與孩子下神。且說來保夏壽一路
趲行。只六日就赶到東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翟管家。將兩
家禮物交割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道。曾御史參本還
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奏了七件事在這里。
旨意還未曾下來。待行下這個本去。曾御史本到。等我對老爺
說。交老爺閣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里差人再拏我的帖
兒。分付兵部余尚書把他的本只不覆上來。交你老爹只顧放

心胷情一些事兒沒有于是把二人管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那里等到一日蔡太師條陳本聖旨准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抄了個邸報帶回家與西門慶瞧端的上面奏行那七件事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魯國公蔡京一本陳愚見竭愚衷收人才臻實效足財用便民情以隆
聖治事

第一曰罷科舉取士悉由學校陞貢

竊謂教化凌夷風俗頹敗皆由取士不得真才而教化無以仰賴書曰天生斯民作之君作之師漢舉孝廉唐興學校我
國家始制考貢之法各執偏陋以致此輩無真才而民之司牧何以賴焉今
皇上寤寐求才宵旰圖治治在于養賢養賢莫如學校今後取士悉遵古由學校陞貢其州縣發解禮闈一切羅之每歲考試上舍則差知貢舉亦如禮闈之式仍立八行取士之科八行者謂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士有此者即免試率相補太學上舍

二曰罷講議財利司切惟

國初定制都堂置講議財利司蓋謂人君節浮費惜民財也今陛下即位以來不寶遠物不勞逸民躬行節儉以自奉蓋天下亦無不可返之俗亦無不可節之財惟當事者以俗

化爲心以禁令爲信不忽其初不弛其後治隆俗美豐亨
豫大又何講議之爲哉悉罷

三曰更鹽鈔法切惟鹽鈔乃

國家之課以供邊備者也今合無遵復祖宗之制鹽法者詔
雲中陝西山西三邊上納粮草關領舊鹽鈔易東南淮浙
新鹽鈔每鈔折泒三分舊鈔搭泒七分令商人照所泒產
鹽之地下場支鹽亦如茶法赴官秤驗納息請批引限日
行鹽之處販賣如遇過限並行拘收别買新引增販者俱
爲私鹽如此則國課日增而邊儲不乏矣

四曰制錢法切謂錢貨乃

國家之血脉貴乎流通而不可淹滞如扼阻淹滞不行者
則小民何以變通而國課何以仰賴矣自晋宋鵝眼錢之
後至

國初瑣屑不堪甚至雜以鉛鐵夾錫邊人販于虜因而鑄兵
器爲害不小合無一切通行禁之也以

陛下新鑄大錢崇寧大觀通寶一以當十庶小民通行物價
不致于踊貴矣

五曰行結糴俵糴之法

切惟官糴之法乃賑恤之義也近年水旱相仍民間就食

上始下賑恤之詔近有戶部侍郎韓侣題覆

欽依將境内所屬州縣各立社會行結糴俵糴之法保之于
黨黨之于里里之于鄉倡之結也每鄉編爲三戶按上上

中中下下。上戶者納粮。中戶者減半。下戶者遞減。粮數開支謂之和糴。如此則斂散便民之法。得以施行。而

皇上可廣不費之仁矣。惟責守令。嚴切舉行。其關係盜匪細矣。

六日詔天下州郡納免夫錢。切惟我

國初寇亂未定。悉令天下軍徭丁壯。集于京師。以供運餽。以壯國勢。今

承平日久。民各安業。合頒 詔行天下州郡。每歲上納免夫錢。每名折錢三十貫。解赴京師。以資邊餉之用。庶兩得其便矣而民力少蘇矣。

七日置提舉御前人舡所。切惟

陛下自即位以來。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花石皆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者。但有司奉行之過。因而致擾。有傷

聖治。

陛下節其浮濫。仍請作御前提舉人舡所。凡有用悉出內帑差官取之。庶無擾于州郡。伏乞 聖裁。奉

聖旨。卿言深切時艱。朕心加悅。足見忠藎。都依擬行。該部知道。

來保抄了邸報等的翟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來。有日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耽心不下。那夏提刑一日一遍來問信。聽見來保二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一遍。府中見翟爹

看了爹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教你爹放心見今巡按也滿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況他的恭本還未到等他本上時等我對老爺說了隨他本上恭的怎麼重只批了該部知道老爺這里再拏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隨他有撥天關本事也無妨西門慶聽了方纔心中放下因問他的本怎倒還不到來保道俺每一去時晝夜馬上行去只五日就赶到京中可知在他頭里俺每回來見路上一簇響鈴驛馬過背着黃包袱插着兩根雉尾兩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實封纔到了西門慶道到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了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這件事的又打聽的兩椿好事來報爹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

事來保道太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題准事例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官糶粮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鹽引支鹽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粮倉鈔派三萬鹽引戶部坐派到好趂着蔡老爹巡鹽下塲支種了罷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聽言問道真個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邸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前邊叫了陳經濟來唸與他聽陳經濟唸到中間只要結住了還有幾個眼生字不認的旋叫了書童兒來唸那書童到還是門子出身蕩蕩如流水不差直唸到底端的上面奏着那七件事云云

西門慶聽了喜。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
元見朝。已點了兩淮巡塩。心中不勝歡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
賞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
房歇息。不在話下。正是樹大招風風損樹。人為名高傷喪身。有
詩為証。

得失榮枯命里該　皆因年月日時栽
胷中有志終須到　囊內無財莫論才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西門慶迎請宋巡按　永福寺餞行遇胡僧

寬性寬懷過幾年　人死人生在眼前
隨高隨下隨緣過　或長或短莫埋怨
自有自無休歎息　家貧家富總由天
平生衣祿隨緣度　一日清閑一日仙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即就來拜謝西門慶。說道
長官活命之恩。不是托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
門慶咲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沒曾過為。隨他說去便了。老爹
那里。自有個明見。一面在廳上。放卓兒留飯。談咲至晚方纔作
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裡理事。不在話下。都表巡按曾公

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心中愈怒，因蔡太師所陳七事，內多乖方舛謬，皆損下益上之事。即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糴俵糴之法不可行，當十大錢不可用，鹽鈔法不可屢更。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邦。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倡言，阻撓國事。那時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為陝西慶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宋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太史陰令盤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鍛鍊成獄，將孝序除名，竄于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再說西門慶在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拏倉鈔早往高陽關戶部韓爺那里，趕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備大桌面酒席，打聽蔡御史船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巡按宋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都行至東昌府地方，使人先來家通報。這里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知府州縣及各衛有司官員，又早預備祇應人馬，鐵桶相似。來保從東昌府船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見了，備言邀請宋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府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跟隨，清蹕傳道，雞犬皆隱跡。鼓吹進東平府察院，各處官員都見畢，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鹽蔡爺來拜，宋御史急令撤去公案。

連忙整冠出迎。兩個叙畢禮數。分賓主坐下。少頃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事期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還待一二日。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巨族。爲人清慎。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問道。是那個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千戶。昨日已叅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遞的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峯有親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見在外面伺候。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到此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旣是雲峯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于是分付看轎。就一同起行。一面傳將出來。

西門慶知了此消息。與來保賁四騎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綵棚。兩院樂人奏樂。叫海盐戲并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都令散了。只用幾隊藍旗清道。官吏跟隨。與蔡御史。坐兩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抬起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了。慌的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道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大紅獬豸繡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卓席。高頂方糖。定勝簇盤。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叙禮。蔡御史令

家人。具贄見之禮。兩端湖紬。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面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個宛紅單拜帖。上書侍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尚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蔡年兄見邀。同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介武官。屬于按臨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蓽生光。于是鞠恭展拜。禮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還。敘了禮數。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堦下簫韶盈耳。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遞酒安席已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餚列珍羞。湯陳桃浪。酒泛金波。端的歌舞聲容。食前方丈。西門慶知道手下跟從人多。堦下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心。一百斤熟肉。都領下去。家人吏書門子人等。另在廂房中管待。不必用說。當日西門慶這席酒。也費勾千兩金銀。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爲人浮躁。只坐了沒多大回。聽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便說。年兄無事。再消坐一時。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卓席。連金銀器。已都裝在食盒内。共有二十擡。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卓席。兩壜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疋段紅。一副金臺盤。兩把銀執壺。十個銀酒盃。兩個銀折盂。一雙牙筯。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三辭道。這個我學生。怎麼敢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之道。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乎

侑觴而已。何爲見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卓席已擡送出門矣。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來判識。既擾盛席。又承厚貺。何以克當。餘容圖報不忘也。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告別了。于是作辭起身。西門慶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擧手上轎而去。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捲棚內後坐。因分付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右重新安放卓席。擺設珍羞果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又和曾待盛庫酒器。何以克當。西門慶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里他再三不來。被我學生因稱道四泉盛德。與老先生那邊相熟。他纔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峯有親。西門慶道。想必翟親家有一言于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蹺蹊。蔡御史道。他雖故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蹺蹊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笑了。西門慶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回船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船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留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餞。蔡御史道。過蒙愛厚。因分付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分付即去院中坐名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打後門裡用轎子擡了來。休交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慶復上席。陪蔡御史吃酒。海鹽子弟在傍歌唱。西門慶

因問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麼。蔡御史道。老母倒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半載。回來見朝。不想被曹禾論劾。將學生敝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館者。一時皆黜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臺。新點兩淮巡鹽。宋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他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里。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陞了工部主事。往荊州催儹皇木去了。也待好來也。說畢。西門慶交海鹽子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分付你唱個漁家傲我聽。子弟排手在傍唱道。

別後杳無書。不疼不痛病難除。恨淒淒旅館有誰相知。魚沉不見雁傳書。三山美人知何處。眠思夢想。此情為誰。懨懨憔瘦。一似風中柳絮。知他幾時。再得重相會。

皂羅袍

滿目黃花初綻。怪淵明怎不回還。交人盼得眼睛穿。冤家怎不行方便。縱伊別後。相思病纏。昏昏如醉。汪汪淚漣。知他幾時再得重相見。

我愛他桃花為面。笋生成十指纖纖。我愛他春山淡淡柳拖烟。我愛他清俊一雙秋波眼。烏鴉堆鬢。青絲翠綰。玳鈎月鈎。丹霞襯臉。交人想得肝腸斷。

戍鼓鼕鼕初轉。聽樓頭畫角聲殘。搥床搗枕數千番。長吁短嘆千千遍。精神撩亂。語言倒顛。忘飡廢寢。和衣淚漣。終朝懞懂昏沉倦。

我為你終朝思念。在那里要咲貪歡。忽然想起意懸懸。一番

題起一番怨恩深。如海情重似山。佳期非偶。離別最難。常言
道藕斷絲不斷。
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玳安道。叫了董嬌
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在娘房裡坐着哩。西門慶道。分付
把轎子擡過一邊。纔好。玳安道。擡過一邊了。這西門慶走至上
房。兩個唱的向前磕了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
山子下扶侍你蔡老爹。他如今見在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了
他。用心扶侍他。我另酬答你兩個。那韓金釧兒笑道。爹不消分
付。俺每知道。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
休要扭手扭腳的。董嬌兒道。娘在這裡聽着。爹你老人家羊角
葱靠南墻。越發老辣已是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
里水了。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
經濟拏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纔喬親家爹說。趁着
蔡老爹這回閑。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
身忙了。西門慶道。交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你跟了來。那
來保跟到捲棚槅子外邊。跪着。西門慶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
事在此。不敢干瀆。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
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那邊。在邊上納過些粮草。坐派了
有些鹽引。正派在貴治楊州支鹽。只是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
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把揭帖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
商人來保崔本。舊派淮鹽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
道。這個甚麼打緊。一面把來保叫至近前跪下。分付與你蔡爺

磕頭。蔡御史道。我到揚州。你等逕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取你鹽一個月。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內。一面書童傍邊斟上酒。子弟又唱下山虎。

中秋將至。漸覺心酸。只見穿窗月。不見故人還。聽叮噹砧聲滿耳。嘹嚦嚦非雁南還。怎不交人心中慘然。料想相思斷送少年。黃昏後。更漏殘。把銀燈剔盡方眠。

當初攜手。月下並肩說下山盟海誓。對天禱言。若有個負意忘恩早歸九泉。一向如何音信遠。空教我卜金錢。廢寢忘餐。有誰見憐。黃昏後。更漏殘。把銀燈剔盡方眠。

尾聲

蒼天若肯行方便。早遣情人到枕邊。免使書生獨自眠。

唱畢。當下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席。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後邊更衣。于是從花園里遊翫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里。又早湘簾低簇。銀燭熒煌。設下酒席完備。海鹽戲子。西門慶已命手下管待酒飯。與了二兩賞錢。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關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盛粧打扮。立于堦下。向前花枝招颭磕頭。

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　香塵不動下堦墀
時來水濺羅裙濕　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愛厚。恐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別乎。蔡御史

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劉阮之入天台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筆硯要留題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灯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　軒中文物尚依稀
雨過書童開藥圃　風回仙子步花臺
飲將醉處鍾何急　詩到成時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悵望　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交書童粘于壁上以為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叫甚名字一個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你二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賤號薇仙蔡御史一聞薇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取棋桌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樽在旁邊遞酒書童拍手歌唱玉芙蓉唱道

東風柳絮飄玉砌蘭芽小這春光艷冶巧鬥難描牆頭紅粉佳人笑蹴罷鞦韆香汗消尋芳與不辭路遙我只見酒旗搖曳杏花梢

唱畢蔡御史贏了董嬌兒一盤棋董嬌兒吃過回奉蔡御史韓金釧這里遞與西門慶陪飲一盃書童又唱道

風吹蕉尾翻。雨洒荷珠亂。見佳人盤髮如蟬。湘紙半掩。芙蓉面綵袖輕飄縈小鬟。秋波臉。兩情牽好難。引的人意遲叙賞泪闌干。

飲了酒。兩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遞酒一盃。與蔡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盃。書童又唱。

黃花遍地開。百草皆凋敗。小蛩吟唧唧空堦。牛郎夜夜依然在織女緣何不見來。懨懨害。糊突夢怎猜。我為他淚滴濕表記鳳頭鞋。

唱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了。于是走出外邊來。站立在于花下。那時正是四月半頭時分。月色纔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金釧。未曾賞他一盃酒。蔡御史道。正是你與他來。我就此花下。立飲一盃。于是韓金釧拏大金桃盃滿斟一盃。用纖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書童拍手。又唱第四個。

梨花散亂飛。不見遊蜂翅。小窗前燕鵲踏枯枝。愁聞冒雪尋梅至。忽聽銅壺更漏遲。傷心事。把離情自思。我為他寫情書閣不住筆尖兒。

蔡御史吃過斟上一盃。賞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价收過去罷。于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懸。若非斯文骨肉。何以至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峯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倒不消介意。那韓金釧

見他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里月娘便問你怎的不陪他睡來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姐兒了。我不來只在那裡做甚麼。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吽了來興兒分付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吽了廚役跟了往門外永福寺去。那里與你蔡老爹送行。吽兩個小優兒荅應休要悞了。來興兒道家里二娘上壽沒人看來。西門慶道留下棋童兒買東西。吽廚子後邊大灶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玳安收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往花園里去。與蔡老爹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嬌兒手中拏着一把湘妃竹泥金面扇兒。上面水墨畫着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為題就指着你這薇仙號。于是灯下來與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閑庭寂不譁　一池月上浸窓紗
邂逅相逢天未晚　紫薇郎對紫薇花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安與他家人在明間里睡。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早辰蔡御史與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帋大包封着。到于後邊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里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籤了。因交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早從後門打發他去了。書童舀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西門慶出來在廳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

又道：學生日昨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里書去，千萬晋神一二。足仞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扎下臨，只盛价有片帋到，學生無不奉行。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于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餞行。來興兒與廚役早已安排卓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彈唱。數盃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轎在于大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詿誤在舊大巡曾公案下，行牌往揚州案候捉他，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設使就提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又作揖謝了。看官聽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舡上，公人揚州提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此係曾公手裡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倒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個舡家，决不待時，安童便放了。正是：人事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有詩單表人情之有虧人處。詩曰：

公道人情兩是非，人情公道最難為。
若依公道人情失，順了人情公道虧。

胡知府已受了西門慶夏提刑囑託，無不做分上。要說此係後事。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舡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价問安。說畢，蔡御史上轎而去。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遞茶，頭戴僧伽帽，身披袈裟，小沙彌拿着茶托，遞茶去，合掌道了問訊。西門慶答禮相還，見他雪眉交白，便問長老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

玉西門慶道倒還這等康健因問法號稱呼甚麼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有幾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有三十余僧行西門慶道你這等寺院倒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原是周秀老爹蓋造長畧裏沒錢粮修理丟得壞了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我見他家庄子不遠不打緊處你禀了你周爺寫個緣簿一般別處也再化着來我那里我也資助你些布施道堅連忙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分付玳安兒書袋內取一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攪長老這里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爺來不曾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更衣去道堅連忙叫小沙彌開便門西門慶更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禪堂有許多雲遊和尚在那里敲着木魚念經西門慶不因不由信步走入裡面觀看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搊搜生的豹頭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雞蠟箍兒穿一領肉紅直裰頦下髭鬚亂拃頭上有一腦光簷就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垂着頭把脖子縮到腔子裏鼻口中流下玉筯來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僧必然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他問他個端的于是應聲叫 那位僧人你是那里人氏何處高僧雲遊到此叫了頭一聲不答應第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個挺伸了伸腰腭開一隻眼跳將起來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麄聲應道你問我怎的貧僧行不問名坐不改姓乃西域天竺國密松林齊

腰峯寒庭寺下來的胡僧雲遊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
甚話說西門慶道你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
你有也沒有胡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去不
去胡僧道我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即此就行那胡僧直豎
起身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鐵柱杖來拄着背上他的皮褡褳褡
褳內盛着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分付玳
安叫了兩個驢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着我就來胡僧道官人
不消如此你騎馬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情比你先到
西門慶道巳定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開這等朗言恐
怕他走了分付玳安好歹跟着他同行于是作辭長老上馬僕
從跟隨逕直進城來家那日四月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

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晌時分只見王六兒家
沒人使使了他兄弟王經來請西門慶分付他宅門首只尋玳
安兒說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顧立立了約一個時辰正值月
娘與李嬌兒送院里李媽媽出來上轎看見一個十五六歲扎
包髻兒小廝問是那里的那小廝三不知走到根前與月娘磕
了個頭說道我是韓家尋安哥說話月娘問那安哥平安在傍
邊恐怕他知道是王六兒那里來的恐怕他說岔了話向前把
他拉過一邊對月娘說他是韓夥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
夥計幾時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回後邊去了不一時玳安
與胡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要不的那
胡僧膚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兒那邊使了王經來請

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不想大娘。正送院里李奶奶出來。門首上轎。看見他冒冒勢勢。走到根前。與大娘磕頭。大娘問他。說我是韓家的。早是我在傍邊。拉過一邊。落後大娘問我我說是韓夥計家的。使他來問他韓夥計幾時來。大娘纔不言語了。早是沒曾穩覺出來。等住回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的睜睜的。只顧搧扇子。今日造化低的也怎的。平白爹交我領了這賊秃囚來。好近遠兒。從門外寺里。直走到家。路上通沒歇腳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爹交顧驢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便便走着。沒事沒事的。難爲我這兩條腿了。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脚也踏破了。攮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麼。玳安道。誰知道他。說問他討甚麼藥哩。正說着。只聞喝道之聲。西門慶到家。看見胡僧在門首。說道吾師眞乃人中神也。果然先到。一面讓至裏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接了衣裳換了小帽陪他坐的。那胡僧睜眼觀見廳堂高遠。院宇深沉。門上掛的。是龜背紋蝦鬚織抹綠珠簾。地下鋪獅子滚綉毬絨毛線毯。正當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桌子上安着縧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週圍擺的。都是泥鰍頭。楠木靶腫筋的校椅。兩壁掛的畫。都是紫竹桿兒。綾邊瑪瑙軸頭。正是鼉皮畫鼓振庭堂。烏木春檯盛酒器。胡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胡僧道。貧僧酒肉齊行。西門慶一面分付小厮。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厨下肴饌下飯。都有。安放卓兒。只顧拿上來先綽邊兒放了。四碟果子。

四碟小菜、又是四碟案酒、一碟頭魚、一碟糟鴨、一碟烏皮雞、一碟舞鱸公。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葱𤆵炒的核桃肉。一碟細切的䭔餅樣子肉。一碟肥肥的羊貫腸。一碟光溜溜的滑鰍。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個碗內、兩個肉圓子、夾着一條花筋滾子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一大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西門慶讓胡僧吃了。教琴童拏過團靶鉤頭雞脖壺來。打開腰州精製的紅泥頭。一股一股邈出滋陰摔白酒來。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腳鍾內。遞與胡僧。那胡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隨即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扎的騎馬腸兒。一碟子腌臘鵝脖子。又是兩樣艶物、與胡僧下酒。一碟子癩葡萄。一碟流心紅李子。落後又是一大碗鱔魚麵。與菜卷兒。一齊拏上來、與胡僧打

散。登時把胡僧吃的楞子眼兒、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可以勾了。西門慶叫左右拏過酒卓去。因問他求房術的藥兒。胡僧道、我有一枝藥。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是官人厚待于我。我與你幾丸罷。于是向褡褳內、取出葫蘆兒。傾出百十丸、分付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下。又撇向那一個葫蘆兒捏了。取二錢一塊粉紅膏兒。分付每次只許用二釐。不可多用。若是脹的慌。用手捏着兩邊腿上、只顧摔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撙節用之、不可輕泄于人。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效。胡僧說、形如雞卵、色似鵞黃、三次老君炮煉、王母親手傳方、外視輕如糞土、內覷貴乎琅玕、比金金豈換、比玉玉何償、任你腰金衣紫、任你大厦高堂、任

你輕裘肥馬。任你才俊棟梁。此藥用托掌內。飄然身入洞房。洞中春不老。物外景長芳。玉山無頹敗。丹田夜有光。一戰精神爽。再戰氣血剛。不拘嬌艷寵。十二美紅妝。交接從吾好。徹夜硬如鎗。服久寬脾胃。滋腎又扶陽。百日鬚髮黑。千朝體自強。固齒能明目。陽生姤始藏。恐君如不信。拌飯與貓嘗。三日淫無度。四日熱難當。白貓變為黑。尿糞俱停亡。夏月當風臥。冬天水裏藏。若還不解泄。毛脫盡精光。每服一厘半。陽興愈健強。一夜歇十女。其精永不傷。老婦顰眉蹙。淫娼不可當。有時心倦怠。收兵罷戰場。冷水吞一口。陽回精不傷。快美終宵樂。春色滿蘭房。贈與知音客。永作保身方。西門慶聽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良。傳藥須傳方。吾師不傳于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裏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父。因令玳安後邊快取二十兩白金來。遞與胡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胡僧笑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早收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四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服罷。即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胡僧。僧方纔打問訊謝了。臨出門。又分付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畢。背上褡褳。拴定拐杖。出門楊長而去。正是柱杖挑擎雙日月。芒鞋踏遍九軍州。有詩為証。

彌勒和尚到神州　布袋橫拖拄杖頭
饒你化身千百化　一身還有一身愁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

天與胭脂點絳唇　東風滿面笑欣欣
芳心自是歡情足　醉臉常含喜氣新
傾國有情偏惱客　向陽無語笑撩人
紅塵多少愁眉者　好入花林結近隣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庵王姑子。請了蓮華庵薛姑子來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月娘聽薛師父來了。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連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僧帽。披着茶褐袈裟。剃的青旋旋頭兒。生的魁肥胖大。沿口豚腮。進來與月娘眾人合掌問訊。王姑子便道。這個就是主家大娘。與列位

娘慌的月娘衆人連忙下頭去見他在人前鋪眉苫眼拏班做勢口裡咬文嚼字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敬重他十分那日大妗子楊姑娘都在這里月娘擺茶與他吃整理素饌鹹食菜蔬點心擺了一大桌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纔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卓頭吃東西吃了茶都在上房內坐的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都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小廝畫童兒前邊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尚去了畫童道剛纔起身爹送出他去了吳大妗子因問是那里請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門外寺里帶來的一個和尚酒肉都吃問他求甚麼藥方與他銀子也不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吃了這日纔去了那薛姑子聽見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倒還是俺這比丘尼還有些戒行他這漢僧們那里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這他吳大妗聽了道像俺們終日吃肉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是前生修來的福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穀你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里說話不題且說西門慶送了胡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向前說道頭里韓大嬸那里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歹過去坐坐西門慶得了胡僧藥心里正要去和婦人試驗不想他那里來請正中下懷即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罈酒去于是逕走到

潘金蓮房里。取了淫器包兒。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跟隨。還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留琴童兒在這里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里問。只說我在獅子街房子里筭帳哩。玳安應諾。小的知道。說畢。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戴着銀絲鬏髻。金纍絲釵梳。翠鈿兒。二珠環子。露着頭。穿着玉色紗比甲兒。夏布衫子。白腰挑線單拖裙子。與西門慶磕了頭。在傍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對簪兒。就來遞與他。今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道倒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分付你秤五分。交小厮有南燒酒。買他一瓶來。我吃。那王六兒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于是連忙稱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拏瓶買去了。王六兒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請入房里坐的。親自洗手剔甲。剝果仁兒。交丫頭契好茶。拿上來西門慶吃。在房內放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纔收拾吃酒。按下這頭不題。單表玳安回馬到家。辛苦了一日。跟和尚走了來。乏困了。走到前邊屋裡。倘了一覺。直睡到掌燈時分。纔醒了。揉了揉眼兒。天晚了。走到后邊要燈籠。要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里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哩。玳安沒的回答。說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子里。和你哥筭帳哩。月娘道。就是筭帳。沒的筭恁一日。玳安道。筭了帳。爹自家

吃酒哩。月娘道。又没人陪他。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里韓道國家小廝來尋你做甚麽。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知弄甚麽鬼。那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玉。挐了灯籠與他。你說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小玉一面挐了個灯籠。遞與玳安。來到前邊鋪子里。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水櫃上。放着一瓶酒。兩雙鍾筯。幾個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邊挐了兩掩鮮來。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走來。把灯籠掠下。說道好呀。我赶着了。因見書童兒戲道。好淫婦。你在這里做甚麽。交我那里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里吃酒兒。書童道。你尋我做甚麽。心里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村村小廝。你也回嘴。我尋你要合你的屁股。

于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傅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一盞灯帽兒。交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躧了。被書童挐過。往炕上只一摔。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婦。我鬧了你。鬧見你惱了。不由分說。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向他口裏吐了一口唾沫。把酒推撒了。流在水櫃上。傅夥計恐怕他濕了帳簿。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說道。㑹情住回。兩個頑惱了。玳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這等扭手扭腳。那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耍便耍。笑便笑。臢剌剌的屁水子。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賊秫秫村村。你日纔吃屄。你從前已後把屄不知吃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

玳安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玳安道等我
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秋秋小廝不擺布的見神見鬼
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我只一味乾粘乎
是吃了酒門班房內吽了個小伴當拏着灯籠他便騎着馬到
了王六兒家吽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里琴童道爹在屋里睡
哩于是閑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廚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來你韓
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向廚櫃里拏了一盤
驢肉一碟臘燒鷄兩碗壽麵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又讓琴
童吃酒吽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了咱兩個噤了這素子酒罷
琴童道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麫了來了于
是二人吃畢玳安便吽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你休惱我想

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里與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嬸這里
又與韓大嬸當家等我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不對六娘說那老
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休要是言不是
語到家里說出來就交他惱我一生我也不敢見他去這里玳
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房窓子底下悄悄聽覷原
來西門慶用燒酒把胡僧藥吃了一粒下去脫了衣裳上床和
老婆行房坐在床沿上打開淫器包兒先把銀托束在根下龜
頭上使了硫黄圈子把胡僧與他的粉紅膏子藥兒盛在個小
銀盒兒內挑了有一厘半兒來安放在馬眼內登時藥性發作
那話暴怒起來露稜跳腦凹眼圓睜橫觔皆見色若紫肝約有
六七寸長比尋常分外粗大西門慶心中暗喜果然胡僧此藥

有些意思。婦人脫得光赤條條。坐在他懷里。一面用手籠揝。說道怪道你要燒酒吃。原來幹這個營生。因問你是那里討來的藥。西門慶悉把胡僧與他的藥。從頭告訴一遍。先令婦人仰臥床上。背靠雙枕。手拏那話。往里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方纔進入些須。婦人淫津流溢。少頃滑落。已而僅沒龜稜。西門慶酒興發作。淺抽深送。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則淫心如醉。酥癱于枕上。口內呻吟不止。口口聲聲。只叫大𩯭𩭼達達。淫婦今日可死也。又道我央及你好歹留些工夫。在後邊耍耍。西門慶于是把老婆倒蹶在床上。那話頂入戶中。扶其股而極力搧磞。搧磞的連聲響喨。老婆道達達。你好生搧打着淫婦。休要住了。再不你自家拏過灯來。照着頑耍。西門慶于是移灯近前。令婦人在

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上面。兜其股。蹲踞而提之。老婆在下。一手揉着花心。扳其股而就之。顫聲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家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鹽去。支出鹽來賣了。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紬。好不好。老婆道。好達達。隨你交他那里。只顧去。闌着王八在家里做甚麽。因問這鋪子交誰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在家。且替他買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里二人行房。不想都被琴童兒窻外聽了。不亦樂乎。玳安正從後邊來。見他在窻下聽覷。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聽他怎的。趂他未起來。咱每去來。琴童跟出他到外邊。玳安道。你不知。後面小衚衕子里。新來了兩個好丫頭子。我頭里騎馬。打那里過。看見了。來在曾長腿屋里。一個金兒。一個叫

賽兒。却不上十六七歲。交小伴當在這里看着。咱往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伴當。你在此聽着門。俺每往街上淨手去。等裏邊尋你。往小衚衕口兒上。那里叫俺每去。分付了。兩個月亮地裡。走到小巷內。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裡邊有十數家。都是開坊子。吃衣飯的。那玳安一來也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王八。正和虔婆魯長腿。在灯下。拏黃桿大等子稱銀子。哩。見兩個兒神也般撞進來。裏間屋里。連忙把灯來。一口吹滅了。王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讓坐。玳安道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每聽聽。就去。王八道。管家你來的遲。行一步兒。兩個剛纔都有了人了。這玳安不由分說。兩步就掃進裡面。只見黑洞洞。燈也不點。炕上有兩個戴白毡帽子的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纔脫裹腳。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里來了。玳安道。我合你娘的眼。不防颼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只叫着裹腳襪子。也穿不上。往外飛跑。那一個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玳安叫掌起燈來。罵道。賊野蠻流民。他倒問我是那里人。剛纔把毛搞淨了他的纔好。平白放了他去了。好不好。拏到衙門里去。且交他且試試新夾棍着。魯長腿向前掌上灯。拜了又拜。說二位官家哥哥息怒。他外京人不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叔叔聽。只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穿着洗白衫兒。紅綠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沒曾做得準備。一面放了四碟菜。其餘幾碟。都是鴨鵪蝦米。熟鮓鹹魚。猪頭肉。乾板腸兒之類

玳安便摟着賽兒一處。琴童便擁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
銀紅紗香袋兒。就拏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
兒拏鍾兒斟上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唱。頃開喉
音。就是山坡羊下來。金兒就奉酒與琴童。唱道。

烟花寨。委實的難過。白不得清凉倒坐。逐日家迎賓待客。一
家兒吃穿。全靠着奴身一個。到晚來印子房錢逼的是我。老
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站到那更深兒夜晚到晚來有
那個問聲我那飽餓。烟花寨。再住上五載三年來。奴活命的
少來。死命的多。不由人眼淚如梭。有烫樹上開花。那是我收
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盃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唱道。

進房來。四下觀看。我自見粉壁牆上。排着那琵琶一面。我看
琵琶上塵灰兒倒有。那一隻袖子裡。掏出個汗巾兒來。把塵
灰撣散。抱在我懷中。定了定子絃。彈了個孤悽調。淚似湧泉。
有我那冤家。何等的歡喜。冤家去。撇的我和琵琶一樣。有他
在。同唱同彈里來喫。到如今。只剩下我孤单。不由人兩淚兒
傷殘。物在存留。不知我人兒在那廂。

正唱在熱鬧處。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向賽兒
說。俺每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門來到王六兒家。西門慶總起
來。琴童倚着吃酒裡。兩個進入厨房內。玳安問老馮。爹尋俺每
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了。再沒言語。兩個
坐在炕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呵了一甌子茶。交小伴當。點上

灯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老婆道。爹好歹酒兒你再吃上
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西門慶道。到家可不吃了。于是拏
起酒兒。又吃了一鍾。老婆問道。你這一去。幾時來走走。西門慶
道。我待的打發了他每起身。我纔來哩。說畢。丫頭點茶來。吃了
口。王六兒。送到門首。西門慶方上馬歸家。却表潘金蓮同衆人
在月娘房內。听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到起更時
分。纔回房來。想起頭里月娘罵玳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麼
兒。因是向床上摸那淫器包兒。又沒了。叫春梅問。說不曾拏。頭
里娘不在時。爹進屋里來。向床背閣抽替內。𢭏了一回去了。誰
知道那包子。放在那裡。金蓮道。他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
梅道。娘正往後邊瞧薛姑子去了。爹帶着小帽兒。進屋里來。我
問着他。又不言語。金蓮道。已定拏了這行貨。往院中那淫婦家
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他。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了。也沒
往後邊去。琴童打着燈籠。送到花園角門首。西門慶就往李瓶
兒屋里去了。琴童兒把灯籠還送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與
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大姐。并兩個姑子。正在
上房坐着。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
里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槽道的。這里人等着就不進來了。
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
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里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
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
娘不惱麼。于是一力攛掇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

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子里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人兒自家怎麼吃說了丟開了就罷了西門慶坐不多時提起腳兒還踅到前邊李瓶兒房里來原來在王六兒那里因吃了胡僧藥被藥性把住了與老婆弄聳了一日恰好過沒曾去身子那話越發堅硬形如鐵杵進房交迎春脫了衣裳上床就要和李瓶兒睡李瓶兒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纔睡下了睡的甜甜兒的我心里不奈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別人屋裏睡去不是好來這里纏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摟着就親了個嘴說道怪奴才你達心里要和你睡睡兒因把那話露出來與李瓶兒瞧號的李瓶兒要不的說道耶嚛你怎麼弄的他這等大西門慶笑着告他說吃了胡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兒道可怎樣的我身上纔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着兒去了我和你睡罷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里歇一夜兒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今殺個雞兒央及你央及兒再不你交丫頭掇些水來洗洗和我睡睡也罷了李瓶兒道我到好笑起來你今日那里吃了酒吃的恁醉醉兒的來家恁歪斯纏我就是洗了也不乾淨一個老婆的月經沾污在男子漢身上臢剌剌的也晦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于是乞逼勒不過交迎春掇了水下來澡牝乾淨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房可霎作怪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

哥兒雖下。只顧扒過這頭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醒了三次。李
瓶兒交迎春拏博浪鼓兒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里去了。這
里二人方纔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里。李瓶兒便馬爬着
他身邊。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牝中。已而燈下窺見他那話。雪白
的屁股兒。用手抱着股。且觀其出入。那話已被吞進半截。興不
可遏。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帕抹之。西門慶抽搜了
一個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不容點
毛髮。臍下毳毛皆刺其股。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李瓶兒達達
慢着些。頂的奴裏邊。好不疼。西門慶道。你既害疼。我丟了罷。于
是向桌上取過茶來。呷了一口冷茶。登時精來。一泄如注。正是
四體無非暢美。一團却是陽春。西門慶方知胡僧有如此之妙

藥。睡下時三更天氣。且說潘金蓮那邊。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
里歇了。自知他偷去淫器包兒。和他要頑。更不體察外邊勾當。
是夜暗咬銀牙。關門睡了。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歇。
王姑子。把整治的頭男衣胞。并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
姑子教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兒吃下去。晚夕與官人同床一
次。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道。月娘連忙的將藥收了。拜謝了
兩個姑子。月娘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裡好不等着你。就不來了。
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我正來見你老人家。我說亦發
等四月裡他二娘生日。會了薛師父。一答兒里來罷。不想廝我
這師父好不異難。尋了這件物兒出來。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
頭次娃兒。可可薛爺在那里。悄悄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纔

得了拏在這里替你老人家熬礬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新瓦泡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拏來了。月娘道，只是多累了薛爺，和王師父，于是兩個姑子，每人拏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段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一担針賣不得，一日賣一担甲倒賣了。正是

若教此輩成佛道　天下僧尼似水流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六

第五十一回

月娘聽演金剛科　桂姐躲在西門宅

羞看鸞鏡惜朱顏　手托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寬翠帶　淚流粉面落金鈿
薄倖惱人愁切切　芳心撩亂恨綿綿
何時借得東風便　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拏了淫器包兒，在李瓶兒房里歇了。足惱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李瓶兒在屋里梳頭，老早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作衙，別人生日，喬作

家嘗。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里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趕到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在後邊、還往我房裡來了、他兩個黑夜說了一夜梯巳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我罷了。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妗子。孟玉樓說。果是你昨日也在根前看着、我又沒曾說他甚麼、小廝交灯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廝倒說往六娘屋裡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里等着、恁沒槽道、却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喬作衙、我是淫婦老婆、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里看人去、乾净是個綿裏針。肉里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根前。架的甚麼舌兒哩、恠道他昨日決烈的、就往前走了。俊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那屋里不出門。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與寡的不過、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强人和我門裡門外不相逢。那等怎麼過來、大妗子在傍勸道、姑娘罷麼、那看着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裡好行舡、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你心裡、歹的也放在心裡、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着他、我怎麼虔婆勢、喬作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姐姐寬恕他罷、常言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屋里背地調唆漢子、俺每這幾個、誰沒吃他排說過、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逞着孩子降人。他還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

們都是餓死的數兒你還不知道哩吳大妗子道我的奶奶那里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段帛就與之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是不消說當日聽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裡與孩子做那端午戴的那絨線符牌兒及各色紗小粽子兒并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同看做生活李瓶兒交迎春拏茶與你大姑娘吃一面吃了茶大姐道頭里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打發他爹出門我趕早涼兒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椿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學說你說俺娘虔婆勢你沒曾惱着五娘他在後邊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我對你說交他怪我你須預備些話兒打發他這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手中拏着那針兒通拏不起來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吊眼淚說道大姑娘我那里有一字兒閑話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廝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再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悉覷我一場莫不我悉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使我就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對這話他如何就慌了要着我你兩個當面鑼對面鼓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自憑天罷了他左右晝夜算計的我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科里吃他算計

了一個去也是了當說畢哭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就後邊去了大姐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了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里怎麽的對我說那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裡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來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為証

莫道佳人總是痴　惺惺伶俐沒便宜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閑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我問他來他說沒有此話我對着誰說來且是好不賭身罰呪望着我哭哩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吳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原肯說這等謊月娘道想必兩個不知怎的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戳無路兒沒的拏我墊舌根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他說潘五姐一百個不及他為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藍布大包袱背進來月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夥計和崔本纔從關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一日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揚州去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里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

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屋里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秃淫婦來我這裡做甚麽。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家小姐。七月十五日吊在地藏菴兒里和一個小夥阮三偷奸。不想那阮三就死在女子身上。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拏到衙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好不好。拏到衙門里再與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没緊恁毀神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麽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西門慶道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討我那没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裡出五百兩我這里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綫舖子却交誰開。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拏出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三人。正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兒與他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不在話下。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里。見西門慶看着打包便問哥打包做甚麽。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楊州支塩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有大利息。西門慶一面讓他坐。喚茶來吃了。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關。應伯爵道也只不出這個月里就關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

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關出這批的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擡過這邊來。西門慶道。到是你看見我這里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那裡借了五百兩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將我。對你說。一家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又問那裡借去。西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鋪。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拏進帖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道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展開東帖云云。伯爵道。我今敢來有樁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院里李桂兒勾當。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趄王招宣府里第三的原來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女婿。從正月往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麼標致。上畫兒委的只畫半邊兒。也有恁俊俏相的。你只守着你家里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閑三四個摽着在院里撞把。二條巷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梳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拏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里上吊。不想前日這月裏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太尉。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拏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拏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你這里央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說正月裡

都摽着他走這里誰人家銀子。那裡誰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
望着我搗生兒謊哩。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
管他不管他。他又說我來串作你。西門慶道。你且坐着。我還和
你說哩。李三你且別要許他。等我門外討銀子出來。和你說話
去。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姐轎子在門首。又
早下轎進去了。西門慶正分付陳經濟。交他騎騾子。往門外徐
四家催銀子去。只見琴童兒走到捲棚內。請西門慶道。大娘後
邊請。有李桂姨來了。這西門慶走到後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
色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挑線汗子。搭着頭。雲鬓不整。花容淹淡
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說道。爹可怎麼樣兒的。恁造化低的
營生。正是關着門兒家里坐。禍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兒。俺每
又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來討茶吃。俺
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些兒不是俺這媽越
發老的韶刀了。就是來宅里與俺姑娘做生日的這一日。你上
轎來了。就是了。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跟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
姐姐。你不出去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為嚣了人了。他便生氣這
里來了。交我把門插了。不出來。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
他三個。不由分說。都拏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走
在隔壁人家躲了。家里有個人牙兒纔使保兒來這里接的你
家去。到家。把媽諕的魂兒也沒了。只要尋死。今日縣里皂隸又
拏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只要我往東京回
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憐見救救兒。却怎麼樣兒的。跪在傍邊

也替我說說兒西門慶笑道你起來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
桂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子他梳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著
便該當俺家若見了他一個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
他沾身子兒一個毛孔兒里生一個天疱瘡月娘對西門慶道
也罷省的他恁說誓剌剌的你替他說說罷西門慶道如今齊
香兒拏了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里躲着里西門
慶道既是恁的你且在我這里住兩日倘人來尋你我就差人
往縣里替你說去于是就叫書童兒你快寫個帖兒往縣裡見
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里答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
應諾穿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拏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
李老爹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都是東京上司
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拏人縣里只拘的人在旣是你老爹分上
我這里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處說去西門慶
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東京沒人去月娘
道也罷你打發他兩個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
勾當交他隨後邊赶了去也是不遲你看謊的他那腔兒那桂
姐連忙與月娘和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分
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交他兩個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
姐說說這勾當來見你翟爹如今這般好歹差人往衛里說說
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禮慌的來保頂頭相退說道桂姨我就
去西門慶一面交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
按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

桂姐便歡喜了，拏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路上做盤纏，說道相
來及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交桂姐收了銀子，交月娘
另拏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個道理，我央及爹
這裡說人情，又交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兩銀
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
道：累保哥，明日好歹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
就走道兒了。于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王六兒
正在屋里替他縫小衣兒哩，打窓眼看見是來保，忙道：你有甚
說話，請房里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裡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
叫錦兒還不往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里。來
保道：我敢來說聲，我明日且去不成，又有椿業障鎖出來，當家
的留下，交我往東京替院里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
根前，再三磕頭禮拜，央及我娘和爹說，也罷，你且替他往東京
走一遭，說說這勾當，且交韓夥計和崔大官兒先去，你回來再
赶了去也是不遲。我明日早起身了，剛纔書也有了。因問嫂子
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交他少
帶衣裳，到那去處，是出紗羅段絹的窩兒裡，愁沒衣裳穿。正說
着，韓道國來了，兩個唱了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
日楊州那裡尋你們。韓道國道：老爹分付交俺每馬頭上投經
紀王伯儒店里下，說過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他店內房屋
寬廣，下的客商多，放財物不耽心，你只往那裡尋俺每就是了。
又說：嫂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沒甚鞋腳東西，捎進府里與你大

姐去王六兒道沒甚麼只有他爹替他打的兩對簪兒并他兩雙鞋起動保叔稍捎進去與他于是用手帕包縫停當遞與來保一面又春香看菜兒篩酒婦人連忙去下生活就放卓兒來保道嫂子你休費心我不坐我到家還收拾了褡褳明日好起身王六兒笑嘻嘻道耶嚛你怎的上門怪人家夥計家自恁與你餞行也該吃鍾兒因說韓道國你好老實卓兒不穩你也撒撒兒讓保叔坐只相沒事的人兒一般兒于是拿上菜兒來斟酒遞與來保王六兒也陪在傍邊三人坐定吃酒來保吃了幾鍾說道我家去罷晚了只怕家里關門早韓道國問道你頭口顧下了不曾來保道明日早顧罷了說舖子里鑰匙并帳簿都交與賁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里歇息歇息好走路兒韓道國道夥計說的是我明日就交與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鍾我也不敢留你了來保道嫂子你既要我吃再篩熱着些那王六兒連忙歸到壺裏又篩兒炮熱了傾在盞內雙手遞與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嫂子好說家無常禮拏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而同乾方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脚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歹到府里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于是道了萬福兩口兒齊送出門來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身東京去了不題單表月娘上房擺茶與桂姐吃吳大妗子楊姑娘兩個姑子都做一處坐有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行下文書來派俺本衛兩所掌印千戶管工修理社倉題准古限六月

工完畢一級這限聽巡按御史查叅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工
上使用待閑出工價來一一奉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顧
拏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十兩罷一面進入後邊見了月
娘說了話交月娘拏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又吃了茶出來因
後邊有堂客不好坐的交西門慶晋大舅大廳上吃酒正飲酒
中間只見陳經濟走來回話說門外徐四家銀子頂上爹再讓
兩日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里用銀子使再讓兩日兒照舊還
去罵那狗弟子孩兒經濟應諾吳大舅讓姐夫坐的陳經濟作
了揖打横坐了琴童兒連忙安放了鍾筯這里前邊吃酒且說
後邊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
桂姐在月娘房裡吃酒先是郁大姐數了回張生遊寳塔交下
琵琶孟玉樓在傍斟酒哺菜兒與他吃說道賊瞎賤磨的唱了
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那潘金蓮又大筯子夾腿肉放在他鼻
子上戲弄他頑耍桂姐因叫玉簫姐你遞過那郁大姐琵琶來
我唱個曲兒與姑奶奶和大妗子聽月娘道桂姐你心里熟剌
剌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等我唱兒爹娘替我說人情去了
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做
臉兒快頭里一來時把眉頭忔懺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
回說也有笑也有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撥冰絃唱了一回正
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
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俺每活變活變兒
琴童道爹不往後邊來了往五娘房里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往

他屋里去了就坐不住趨趄着脚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說道他往你屋里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的那潘金蓮嚷可可兒的走來口兒的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快來到前邊入房來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交春梅脫了衣裳在床上帳子里坐着哩金蓮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剛纔在後邊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個兒黑影子里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就走的來了叫春梅你有茶倒甌子我吃那春梅真個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撇了個嘴與春梅那時三人知其意那邊屋早早巳替他熱下水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裹面洗了牝向灯下摘了頭止撇着一根金簪子拏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些胭脂口中噙着香茶走過這邊來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來這婦人便將灯臺挪近床邊卓上放着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來褪去紅裩露見玉體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個托子一位弄的大大的露出來與他瞧婦人燈下看見諕了一跳一手揝不過來紫巍巍沉甸甸約有虎二二便昵瞅了西門慶一眼說道我猜你沒別的話巳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聳的恁般大一位要來奈何老娘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在誰人根前試了新這回剩了些殘軍敗將纔來我這屋里來了俺每是雌剩鬏髮合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嗔道那一日我不在屋裹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里去了原來晚夕和他幹這個營生他

還對着人撇清搗鬼哩你這行貨子乾淨是個沒攙和的三寸
貨想起來一百年不理你纔好西門慶咲道小淫婦兒你過來
你若有本事把他咂過了我輸一兩銀子與你婦人道汗邪了
你了你吃了甚麼行貨子我禁的過他于是把身子斜𨈆在衽
席之上雙手執定那話用朱唇吞裹說道好大行貨子把人的
口也撐的生疼的說畢出入鳴咂或舌尖挑弄蛙口或舐其龜弦
或用口噙着往來哺摔或在粉臉上偎攏百般搏弄那話越發
堅硬提𡣪起來裂瓜頭凹眼圓睜落腮鬍挺身直竪西門慶垂
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于紗帳之內纖手捧定毛都嚕那話往
口里吞放灯下一往一來動旦不想傍邊蹲踞着一個白獅子
猫兒看見動旦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向前用爪兒來撾這西

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拏的洒金老鴉扇兒只顧引鬥他耍子被
婦人奪過扇子來把猫儘力打了一扇把子打出帳子外去了
昵向西門慶道怪發訕的冤家緊着這扎扎的不得人意又引
鬥他恁上頭上臉的一時間撾了人臉却怎樣的好不好我就
不幹這營生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
怎的不交李瓶兒替你咂來我這屋裡儘着交你撥弄不知吃
了甚麼行貨子咂了這一日亦發咂了沒事沒事西門慶于是
向汗巾兒上小銀盒兒裏用挑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抹在
馬口內仰卧于上交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擲着你往里
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僅沒龜稜婦人在上將身左右捱擦似
有不勝隱忍之態因叫道親達達裏邊緊澁住了好不難捱一

而用手摸之灯下窺見塵柄已被牝戶吞進半截撐的兩邊皆
滿無復作往來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戶兩邊已而稍寬滑落頗
作往來一舉一坐漸沒至根婦人因向西門慶說你每常使的
顫聲嬌在裏頭只是一味熱痒不可當怎如和尚這藥使進去
從子宮冷森森直掣到心上這一回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
曉的今日這命死在你手里了好難捱忍也西門慶哄道五兒
我有個哄話兒說與你聽是應二哥說的一個人死了閻王就
拏驢皮披在身上交他變驢落後判官查簿籍還有他十三年
陽壽又放回來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
是驢的未變過來那人道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說道我
的哥哥你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由他等我慢慢兒的

挨罷婦人聽了哄將扇把子打了一下子說道怪不的應花子
的二老婆捱慣了驢的行貨硶說嘴的貨我不看世界這一下
打的你兩個足纏了一個更次西門慶精還不過他在下合着
眼由着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提的龜頭刮答刮答怪响提
勾良久又吊過身子去朝向西門慶西門慶雙足舉其股沒稜
露腦而提之往來甚急西門慶雖身接目視而猶如無物良久
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兩手摟定西門慶脖項合伏在身上舒
舌頭在他口裡那話直抵牝中只顧揉搓沒口子叫親達達罷
了五兒的死了須臾一陣昏迷舌尖氷冷泄訖一度西門慶覺
牝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心中翕翕然美快不可言也已而淫
津溢出婦人以帕抹之兩個相摟相抱交頭疊股鳴咂其舌那

話通不搜出來壓時沒半個時辰婦人淫情未定扒上身去兩個又幹起來婦人一連丟了兩遭身子亦覺稍倦西門慶只是佯佯不採暗想胡僧之藥通神看看窗外雞鳴東方漸白婦人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却怎樣的到晚夕你再來等我好歹替你咂過了罷西門慶道就咂也不得過胥情只一樁事兒就過了婦人道告我說是那一樁兒西門慶道法不傳六再得我晚夕來對你說早辰起來梳洗舂梅打發穿上衣裳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紙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馬頭上投王伯儒店里下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抓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交來保稍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還不曾寫交來保後邊稍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日昨多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佳叙再無他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吳月娘又早上房擺下菜蔬請西門慶吃粥只見一個穿青衣皂隸騎着快馬夾着毡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里來的那人滚下了馬作揖便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先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里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這里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毡包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拏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浙紬二端湖綿四斤香

帶一束古鏡一圓分付包五錢銀子拏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拱候老爹那人急急去了西門慶一面家中預備酒菜等至日中二位官員喝道而至此日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個是侍生安忱拜一個是侍生黃葆光拜都是青雲白鷳補子烏紗皂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敘禮各道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盛德芳譽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事枉駕當容踵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宇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庄有四眼井之說安主事道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西門慶

道因承雲峯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躬賀又問幾時家中起身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學生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備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荊州向來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卓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往東平胡大尹那里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許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犒手下從者乎是先打發轎上攢盤廳上安放卓席珍羞異品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鍾只奉了三盃連卓兒擡下去管

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柬到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監庄上一敘。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寵招。敢不趨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道。我就去一面分付備馬。走到後邊。換了衣服出來上馬。玳安琴童跟隨排軍喝道。打着黑扇。逕往夏提刑家來。到廳上敘禮說道。適有工部督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見畢禮數。接了衣服下來。玳安叫排軍。稆了。連帶放在氊包內。見廳上面。設放兩張卓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賓倪秀才。座間因敘起來。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才道。學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見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

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說話間。兩個小優兒上來磕頭。吃罷湯飯。廚役上來割道。西門慶與玳安拏賞賜。賞了廚役。分付取巾來戴。把冠帶衣服。送回家去。晚上來接。罷玳安應諾。吃了點心。回馬家來不題。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甫能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道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正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卓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個一對坐。妙趣妙鳳兩個徒弟。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妗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一個不少。都在根前。圍着他坐的聽他

演誦先是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畫堂綉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為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空榜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而白髮來侵。賀者纔聞。而吊者隨至。苦苦苦。氣化清風塵歸土。點點輪迴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遍數。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過見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伽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出家。願聽演說。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伽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鵲巢頂。只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纔成南無大乘大覺釋伽尊。

王姑子又道。釋伽佛既聽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纔有莊嚴百化化身。有天道力。願聽其說。薛姑子又道。

大莊嚴。妙善主。辭別皇宮香山住。天人送供跏趺坐。只修的五十三參變化身。纔成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

王姑子道。觀音菩薩既聽其法。昔日有六祖禪師傳灯佛教化。行西域東歸。不立文字。如何苦功。願聽其詳。薛姑子又道。

達磨師盧六祖。九年面壁功行苦。蘆芽穿膝伏龍虎。只修的隻履折蘆任往來。纔成了南無大慈大願毗盧佛。

王姑子道。六祖傳燈既聞其詳。敢問昔日有個龐居士捨家私送窮船歸海。以成正果。如何說。薛姑子道。

龐居士善知識放債來生濟貧苦。騎馬夜間私相居。只修的抛妻棄子上法船。纔成了南無妙乘妙法伽藍耶。

月娘正聽到熱鬧處。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家差了兩個快手。一個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去了。誰人打發他。正亂着。只見玳安兒放進毡包來。說道不打緊。等我拏帖兒。對爹說去。交姐夫且讓那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兒着。這玳安交下氊包。拏着帖子。騎馬雲飛般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了巡按宋老爺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面寫着鮮猪一口。金酒二尊。公紙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年拜。連忙分付到家。書童快拏我的官銜雙摺手本回去。門子苔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擡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里得來。急的只遊回磨轉。陳經濟。又不在。交傳夥計陪着人吃酒。玳安旋打後邊樓房里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沒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交傳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兒道。你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里姐夫在家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玳安道。別要題。已定秫秫小廝在外邊胡行亂走的。養老婆去了。正在急唣之間。只見陳經濟與書童兩個疊騎着騾

子纔來被玳安罵了幾句交他寫了官銜手本打發送禮人去了玳安道賊秫小廝仰摒着掙了合蓬着去爹不在家里不看跟着人養老婆兒去了爹又没使你和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說不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你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賊狗攮的秫秫小厮你賭幾個眞個走向前一個潑脚撇翻倒兩個就磆碌成一塊子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沫纔罷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淫婦筭帳騎馬一直去了月娘在後邊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兒又聽他唱佛曲兒宣念偈子兒那潘金蓮不住在傍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裡恁有刮劃沒是處的那李瓶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瞧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地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裡跑兔子一般原不是那聽佛法的人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卷來了都在那裡圍着他怎的咱每出來走走就看看大姐在屋裡做甚麼哩于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經濟正在裡面絮聒說不見了銀子了被金蓮向窗櫺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里拌的甚麼嘴兒陳經濟出來看見二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金蓮道你好胆子罵不是進來見大姐正在灯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熱刺刺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攮的是些甚麼陳經

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交我替他稍銷金汗巾子來。不想到那里。袖子里摸銀子沒了。不曾稍得來。來家他說我那里養老婆。和我嚷罵我這一日。急的我賭身發咒。不想丫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還交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却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甚麼。剛纔交玳安。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個打夥兒養老婆去來。去到這咱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里。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不曾。大姐道。有了銀子。剛纔丫頭地下掃地拾起來。我拏着哩。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買銷金汗巾兒也稍幾方兒與我。經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問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一齊都替你帶來了。李瓶兒道。我要一方老金黃銷金點翠。穿花鳳汗巾。經濟道。六娘老金黃銷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江牙海水嵌八寶汗巾兒。又是一方閃色芝麻花銷金汗巾兒。經濟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沒銀子。只要兩方兒勾了。要一方玉色綾瑣子地兒銷金汗巾兒。經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剌剌的。要他做甚麼。金蓮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後吃孝戴。經濟道。那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十樣錦。同

心結。方勝地兒。一箇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襴子兒。都是纓絡出珠碎八寶兒。經濟聽了。說道耶嚛耶嚛。再沒了賣瓜子兒開廂子打嚏噴瑣頭碎一大堆。那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心裡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拏出一塊銀子兒。遞與經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頭哩。那金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兒哩。交姐夫稍來的。又起個窖兒。經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了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稍兩方來。那大姐連忙道了萬福。金蓮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拏出來。你兩口兒鬪葉兒。賭了東道兒罷少便叫你六娘貼些出來兒。明日等你爹不在了。買燒鴨子白酒咱每吃。經濟道。既是五娘說。拏出來。大姐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兒收着。拏出希牌來。灯下大姐與經濟鬪。金蓮又在傍替大姐指點。登時贏了經濟三桌。忽聽前邊打門。西門慶來家。金蓮與李瓶兒纔回房去了。經濟出來迎接西門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酣。也不到後邊。逕往金蓮房里來。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何怕明朝花不云。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金瓶梅詞話 第五十一回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看蘑菇

海棠深院雨初收　苔徑無風蝶自由
百結丁香誇美麗　三眠楊柳弄輕柔
小桃酒膩紅尤淺　芳草寒餘綠漸稠
寂寂珠簾歸燕子　子規啼處一春愁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宋巡按送禮與他。心中十分歡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勸酒。吃至二更天氣。纔放回家。潘金蓮又早向灯下除去冠兒。露着粉面油頭。交春梅床上設放衾枕。搽抹涼蓆乾淨。薰香澡牝。等候西門慶。進門接着。見他酒帶半酣。連忙替他脫了衣裳。春梅點茶來吃了。打發

上床歇息。見婦人脫得光赤條身子。坐着床沿。低垂着頭。將那白生生腿兒橫抱膝上纏脚。換剛三寸恰半窄大紅平底睡鞋兒。西門慶一見。淫心輒起。麈柄挺然而興。因問婦人。要淫器包兒。婦人連忙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西門慶把兩個托子都帶上。一手摟過婦人在懷裡。因說你達。今日要和你幹個後庭花兒。你肯不肯。那婦人瞅了一眼。說道。好個沒廉恥冤家。你成日和書童兒小厮。幹的不值了。又纏起我來了。你和那奴才幹去。不是。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罷麼。你若依了我。又稀罕小厮做甚麼。你不知你達心里。好的是這樁兒。管情放到里頭去。我就過了。婦人被他再三纏不過。說道。奴只怕挨不的你這大行貨。你把頭子上圈去了。我和你要一遭試試。西門慶

真個除去硫黃圈。根下只束着銀托子。令婦人馬爬在床上。屁股高蹶。將唾津塗在龜頭上。往來濡研頂入。龜頭昂健。半晌僅沒其稜。婦人在下。蹙眉隱忍。口中咬汗巾子難捱。叫達達慢着些。這個比不的前頭。撐得裏頭熱炙火燎。疼起來。這西門慶叫道。好心肝。你叫着達達不妨事。到明日買一套好顏色粧花紗衣服與你穿。婦人道。那衣服倒也有在。我昨日見李桂姐穿的那五色線掐羊皮金挑的油鵞黃銀條紗裙子。倒好看。說是裡邊買的。他每都有。只我沒這條裙子。倒不知多少銀子。你倒買一條我穿罷了。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買一壁說着。在上頗作抽拽。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不已。婦人回首流眄。叫道。好達達。這里緊着人疼的。要不的。如何只顧這般動作

起來了我央及你好歹快些丟了罷這西門慶不聽且扶其股觀其出入之勢一面口中呼道潘五兒小淫婦兒你好生浪浪的叫着達達哄出你達達屣兒來罷那婦人真個在下星眼朦朧鶯聲欵掉柳腰欵擺香肌半就口中艷聲柔語百般難述良久西門慶覺精來兩手扳其股極力而搧之扣股之聲响之不絕那婦人在下邊呻吟成一塊不能禁止臨過之時西門慶把婦人屁股只一扳麈柄盡沒至根直低于深異處其美不可當于是怡然感之一泄如注婦人承受其精二體偎貼良久拽出麈柄但見猩紅染莖蛙口流涎婦人以帕抹之方纔就寢一宿晚景題過次日西門慶早辰到衙門中回來有安主事黃主事那里差人來下請書二十二日在磚廠劉太監庄上請[illegible]

去西門慶打發人去了從上房吃了粥正出廳來只見篦頭的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在傍伺候西門慶道你來得正好我正要尋你篦篦頭哩于是走到花園翡翠軒小捲棚內西門慶坐在一張京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頭髮小周兒在後面卓上鋪下梳篦家活與他篦頭櫛髮觀其泥垢辨其風雪跪下討賞錢說老爹今歲必有大迁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喜篦了頭又交他取耳搯捏身上他有滚身上一弄兒家活到處都與西門慶滚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五錢銀子交他吃了飯伺候與哥兒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內倒在大理石床上就睡着了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蒸酥茶食打發

起身。兩個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子。兩個小姑子。與了他兩疋小布兒。管待出門。薛姑子又囑付月娘。到壬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有喜事。月娘道薛爺。你這一去。八月裏到我生日。好歹走走。我這里盼你哩。薛姑子合掌問訊道。打攪菩薩這里。我到那日已定來。于是作辭月娘。衆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妗子。回後邊去了。只有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李桂姐。穿着白銀條紗對衿衫兒。鵞黃縷金挑線紗裙子。戴着銀絲鬏髻。翠水祥雲鈿兒。金累絲簪子。紫夾石墜子。大紅鞋兒。抱着官哥兒。來花園裡遊翫。李瓶兒道。桂姐。你遞過來。等我抱罷。桂姐道。六娘。不妨事。我心里要抱抱哥子。孟玉樓道。桂姐。你還沒到你爹新收拾書房兒瞧瞧來。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熳。摘了兩朶。與桂姐戴。于是順着松墻兒。到翡翠軒。見裡邊擺設的床帳屏几。書畫琴棋。極其瀟灑。床上絹帳銀鈎。冰簟珊枕。西門慶正倒在床上。睡思正濃。傍邊流金小篆。焚着一縷龍涎。綠窻半掩。窻外芭蕉低映。那潘金蓮且在卓上。掀弄他的香盒兒。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上。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裡。便道你每來做甚麼。金蓮道。桂姐要看看你的書房里。俺每引他來瞧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鬭了一回。忽見畫童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都亂走不迭。往李瓶兒那邊去了。應伯爵走到松墻邊。看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李桂姐在這里。故意問道。你幾時來。那桂姐走了。說道罷麼。怪花子。又不關你事。問怎的。伯爵道。好小淫婦兒。不關我

事也罷。你且與我個嘴罷。于是摟過來。就要親嘴。被桂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怪攮刀子。若不是怕諕了哥子。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伯爵拉着桂姐說道。怪狗材看諕了孩兒。因交書童。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奶子如意兒正在松墻拐角邊等候。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個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的。桂姐道。多虧爹這里可憐見。差保哥替我在東京說去了。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後邊去了。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我走走就來。于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伯爵與西門慶纔唱喏。兩個在軒內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道長那里差人送禮。送了一口

鮮猪。我恐怕放不的。今早旋叫了廚子來卸開。用椒料連猪頭燒了。你休去了。如今請了謝子純來。咱每打雙陸同享了罷。一面使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裡。琴童兒應諾一直去了。伯爵因問徐家銀子討了來了。西門慶道。賊沒行止的狗骨禿。明日纔有。先與二百五十兩。你交他兩個後日來。少我家里湊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的他今日買些鮮物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交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個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這咱哩。從李桂兒家拏出來。在縣里監了一夜。第二日三個一條鐵索都解上東京去了。到那里沒個清潔來家的。你只說成日圖飲酒肉蒲架子。好容易吃的果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受。路上這

等大熱天。着鉄索拴着。又没盤纏。有甚麽要緊。西門慶笑道。怪
狗材。充軍擺站的不過。誰交他成日跟着王家小厮。只胡撞來。
李六他許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你說的有理。蒼蠅不鑽没縫
的蛋。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只是清。渾的只是渾。正
說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喏坐下。只顧搧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
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別題。大官兒去遲了一步兒。我不在
家了。我剛出大門。可可他就到了。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伯
爵問道。你惹的又是甚麽氣。希大道。大清早辰。老孫媽媽子走
到我那里。說我弄了他去。因主何故。恁不合理的老淫婦。你家
漢子。成日摽着人在院里頑。酒快肉吃。大把家捎了銀子錢家
去。你過陰去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個一分兒使也
怎的。交我枉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里呼喚。伯爵道。我總
這里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里。清自清。渾自渾。不的咱每
怎麽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厮。到明日有一欠。今日如何撞到
這網里。怨悵不的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厮。看甚大氣槩。幾年
兒了。腦子還未變全。養老婆。還不勾俺每那咱撒下的羞死鬼
罷了。伯爵道。他曾見過甚麽大頭面。且比哥那咱的勾當。題起
來。把他諕殺了罷了。說畢。小厮拿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
個打雙陸。後邊做着個水面。等我叫小厮拿麵來。咱每吃。不一
時。琴童來放卓兒。畫童兒用方盒拿上四個靠山小碟兒。盛着
四樣小菜兒。一碟十香瓜茄。一碟五方荳豉。一碟醬油浸的鮮
花椒。一碟糖蒜。三碟兒蒜汁。一大碗豬肉滷。一張銀湯匙。三雙

來安兒放停當西門慶走來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麵來各人自取澆滷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大拏起筯來只三扒兩嚥就是一碗兩人登時狠了七碗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個吃這些伯爵道哥今日這麵是那位姐兒下的又爽口又好吃謝希大道本等滷打的停當我只是剛纔家裏吃了飯來了不然我還禁一碗兩個吃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搭在椅子上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大官兒到後邊取些水來俺每漱漱口謝希大道溫茶兒又好熱的燙的死蒜臭少頃畫童兒拿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牆外各花臺邊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掇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尾冰湃的大鰣魚一盒枇杷果伯爵

看見說道好東西兒他不知那里剜的送來我且嘗個兒着一手撾了好幾個遞了兩個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還不知此物甚麼東西兒哩西門慶道怪狗材還沒供養佛就先撾了吃伯爵道甚麼沒供佛我且入口無贓着西門慶分付交到後邊收了問你三娘討三錢銀子賞他伯爵問是李錦送來是黃寧兒平安道是黃寧兒伯爵道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禿了又賞他這三錢銀子這里西門慶看着他兩個打雙陸不題且說桂姐和他哥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在後邊上房明間內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剃剃頭把頭髮都長長了小周兒連忙向前都磕了頭說剛纔老

爹分付交小的進來與哥兒剃頭月娘道六姐你拏曆頭看看好日子反日子就與孩子剃頭這金蓮便交小玉取了曆頭來揭開看了一回說道今日是四月廿一日是個庚戌日定妻金金狗當直宜祭祀官帶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月娘道既是好日子交丫頭熱水你替孩兒洗頭交小周兒慢慢哄着他剃小玉在傍替他用汗巾兒接着頭髮兒那里纔剃得幾刀兒下來這官哥兒㖠的聲怪哭起來那小周連忙赶着他哭只顧剃不想把孩子哭的那口氣憋下去不言語了臉便脹的紅了李瓶兒也諕慌手腳連忙說不剃罷不剃罷那小周兒諕的收不迭家活往外沒腳子跑月娘道我說這孩子有些不長俊護頭自家替他剪剪罷平白交進來剃剃的

好麼。天假其變。那孩子嗽了半日氣。放出聲來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纔落地。只顧抱在懷里。拍哄着他。說道。好小周兒。恁大胆。平白進來。把哥哥頭來剃了去了。剃的恁半落不合接。欺負我的哥哥。還不拏回來。等我打。與哥哥出氣。於是抱到月娘根前。月娘道。不長俊的小花子兒。剃頭耍了。你便益了。這等哭剃下這些。到明日做剪毛賊。引鬬了一回。李瓶兒交與妳子。月娘分付。且休與他妳吃。等他睡一回兒與他吃。妳子抱的他前邊去了。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活。說門首請的小周兒臉焦黃的。月娘問道。他吃了飯不曾。來安道。他吃了飯。爹賞他五錢銀子。月娘交來安。你拏一甌子酒出去與他。諕着人家。好容易討這幾個錢。小玉連忙篩了一盞。拏了一碟臘肉。交來安

與他吃了。往家去了。吳月娘因交金蓮。你看看曆頭。幾時是壬子日。金蓮看了。說道。二十三是壬子日。交芒種五月節。便道。姐姐。你問他怎的。月娘道。我不怎的。問一聲兒。李桂姐接過曆頭來看了。說道。這二十四日。苦惱。是俺娘的生日。我不得在家。月娘道。前月初十日。是你姐姐生日。過了。這二十四日。可可兒又是你媽的生日了。原來你院中人家。一日害這樣病。做三個生日。日里害思錢病。黑夜思漢子的病。早辰是媽的生日。晌午是姐姐生日。晚夕是自家生日。怎的都擠在一塊兒。趂着姐夫有錢。攛掇着都生日了罷。桂姐只是笑。不做聲。只見西門慶使了画童兒來。請桂姐。方向月娘房中粧點勻了臉。往花園中來。捲棚內。又早放下八僊卓兒。前後放下簾櫳來。卓上擺設許多肴



飯兩大盤燒猪肉。兩盤燒鴨子。兩盤新煎鮮鰣魚。四碟玫瑰點心。兩碟白燒筍雞。兩碟熝爛鴿子雛兒。然後又是四碟臟子血皮猪肚釀腸之類。眾人吃了一回。桂姐在傍。拏鍾兒遞酒。伯爵道。你爹聽着說。不是我索落你。事情兒已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縣中說了。不尋你了。虧了誰。還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纔肯了。平白他肯替你說人情去了。隨你心處的甚麼曲兒。你唱個兒我聽下酒。也是拏勤勞准折。桂姐笑罵道。怪碜花子。你虼蚤兒好大面皮兒。爹他肯信你說話。伯爵道。你這賊小淫婦兒你經還沒唸。就先打和尚起來。要吃飯。休要惡了火頭。你敢笑和尚沒丈母。我就單丁擺佈不起你。這小淫婦兒。你休笑講。我半邊俏。還動的。被桂姐拏手中扇把子。盡力向他身上打了兩

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材。到明日論個男盜女娼。還虧了原問處。笑了一回。桂姐慢慢纔拏起琵琶。橫担膝上。啓朱脣。露皓齒唱了個伊州三台令。

思量你好辜恩。便忘了誓盟。遇花朝月夕良辰。好交我虛度了青春。悶懨懨把欄杆凭倚。凝望他怎生全無個音信。幾回自將。多應是我薄緣輕。

黃鶯兒

誰想有這一種。(伯爵道腸溝里翻了嘅後十年也不知道)減香肌。憔瘦損。(伯爵道愛好貪他悶在人水里)鏡鸞塵鎖。無心整。脂粉輕勻。花枝又懶簪。空教黛眉蹙破春山恨。(伯爵道你記的說接客千個情在一人無言對鏡長吁氣半是思君半恨君你兩個當初好好今就為他就些驚怕兒也罷了把怨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最難禁。(伯爵道你禁禁別人却怎樣禁的)譙樓上画角。吹徹了斷腸聲。(伯爵道腸子倒沒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線你兩個休提了被桂姐儘力打了一下罵道賊倒攮的今日汗邪了你只鬼混人的)

集賢賓

幽窓靜悄月又明。恨獨倚幃屏。驀聽的孤鴻只在樓外鳴。把萬愁又還攪醒。更長漏永。早不覺灯昏香盡。眠未成。他那里睡得安穩。(伯爵道傻小淫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沒拏了他去落台的在家里睡覺兒裡你便在人家躲着逐日懷着羊皮兒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地桂姐被他說急了便道爹你看應花子來不知怎的只發訕纏我伯爵笑這個纔籠得爹了桂姐不理他彈着琵琶又唱)

簇蓉疊韻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伯爵道揉着你那痒痒處不由你不上心)無人處無人處淚珠兒暗傾。(伯爵道一個人慣溺床那一日他娘死了人守孝打鋪在靈前睡晚了不想又溺下了人進來看見褥子濕問怎的來那人沒的回答只說你不知我夜)

問眼淚打肚里流出來了就和你一般爲他聲說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桂姐道没羞的孩兒你看見來汗邪了你哩我怨他我怨他說他不盡伯爵道我又一件說你怎的不志天赤道得了他多少錢見今日躲在人家把買賣都悮了說他不盡是左門神白臉子恆古來子不知道甚麼見的好哄他誰知道這里先走滾伯爵道可知拏着到手中還飛了哩自恨我當初不合地認眞伯爵道傻小淫婦兒如今年程在這里小歲小孩兒出來也哄不過何況風月中子弟你和他認眞你且住了等我唱個南枝兒你聽風月事我說與你聽如今年程論不的假眞個個人古怪精靈個人久慣老誠倒將計活埋他瞎缸暗頂老虎婆只要錢財小淫婦兒少不的拽着脖子往前掙苦似投河愁如覓井幾時得把業罐子填完就變驢變馬也不幹這個營生當下把桂姐說的哭起來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斷了腸子的狗材生生兒吃你把人就歐殺了因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大道應二哥你好没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言語口上生個大疔瘡那桂姐半日又拏起琵琶又唱

簇御林

人都道他志誠伯爵纔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按了說道桂姐你唱休理他李桂姐又唱道却原來厮勾引眼睁睁心口不相應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弄不出此事來了心口裏不相應如今虎口里倒相應不多也只兩三烟兒桂姐道白眉赤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没看見在樂星堂兒里不是連西門慶衆人都笑起來了山誓海盟說假道眞險些兒不爲他錯害了相思病伯爵道好保兒只有錯買了的没有錯賣了的你院中人肯把病兒錯害了負人心看伊家做作如何交我有前程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個招宣襲了罷

琥珀猫兒

日疎日遠再相逢枉了奴痴心寧耐等伯爵道等到幾日到明日東京了畢裏再回爐也是不遲想巫山雲雨夢難成薄情猛拚今生和你鳳拆鸞鳳拆鸞

尾聲

寃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世里恩情番成做話
餅

唱畢謝希大道罷罷叫画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酧勞桂姐一杯酒兒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領兒不濟事拏勤勞准折罷了。桂姐道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拳打了人這回拏手來摸挲留下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酒拉伯爵道咱每還有那兩盤雙陸了罷于是二人又打雙陸西門慶遞了個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你往後邊去稍些香茶兒出來頭里吃了些蒜這回子倒反帳兒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里得香茶來伯爵道哥你還哄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着你獨吃也不好西門慶笑的後邊去了。那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石畔推揹花兒戴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門慶白不見出來問画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麽哩画童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却往那去了。因交謝希大你這里坐着等我尋他尋去。那謝希大且和書童兒兩個在書卓上下象棋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里就出來了。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拉到藏春塢雪洞兒里把門兒掩着兩個坐在矮床兒上說話原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里吃了藥出來把桂姐摟在懷中坐于腿上一徑露出那話來與他瞧把桂姐諕了一跳便問怎的就這般大西門慶悉把吃胡僧藥告訴了一遍先交他低垂粉頸款啟猩唇品咂了一回然後輕輕搊起他剛半扠恰三寸好鞋兒[illegible]步香塵[illegible]翠盤于

人愛爵人貪兩隻小小金蓮來蹻在兩邊肐膊穿着大紅素段白綾高底鞋兒妝花金欄膝褲腿兒用紗綠潞紬帶兒紥着抱到一張椅兒上兩個就幹起來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了一遭尋不着打滴翠巖小洞兒里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轉葡萄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邊隱隱聽見有人笑聲又不知在何處這伯爵慢慢躡足潛蹤掀開簾兒見兩扇洞門兒虛掩在外面只[illegible]聽[illegible]聽見桂姐顫着聲兒將身子只顧迎播着西門慶叫達達快些了事罷只怕有人來被伯爵猛然大叫一聲推開門進去看見西門慶把桂姐扛着腿子在椅兒上正幹得好說道快取水來潑潑兩個攮心的摟到一答里了李桂姐道怪攮刀子猛可的[illegible]諕了我一跳伯爵道快些兒了事好容易也得值那些數兒是的怕有人來看見我就來了且過來等我抽個頭兒着西門慶道怪狗材快出去罷了休鬼混我只怕小廝來看見那應伯爵道小淫婦兒你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要喝起來連後邊嫂子們都嚷的知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交你躲住兩日兒你又偷漢子交你了不成桂姐道去罷應怪花子伯爵道我去罷我且親個嘴着于是按着桂姐親訖一嘴纔走出來西門慶怪狗材還不帶上門哩伯爵一面走來把門帶上說道我見兩個儘着搗儘着搗搗吊底子不關我事纔走到那個松樹兒底下又回來說道你頭里許我的香茶在那里西門慶道怪狗材等住會我與你就是了又來纏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了桂姐道好個不得人意的攮刀子的這西門慶和

桂姐兩個在雪洞內。足幹勾約一個時辰。吃了一枚紅棗兒。纔得了事。雨散雲收。有詩為証。

海棠枝上鶯梭急　綠竹陰中燕語頻
閒來付與丹青手　一段春嬌畫不成

少頃二人整衣出來。桂姐向他袖子內。掏出好些香茶來袖了。西門慶則使的滿身香汗。氣喘吁吁。走來馬纓花下溺尿。李桂姐腰里模出鏡子來。在月窓上擱着。整雲理鬓。往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里。洗洗手出來。伯爵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掐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個兒。由他由他。等我問李家小淫婦兒要。正說着。只見李銘走來磕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里來。你沒曾打聽得他每的事。怎麼樣兒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里。這兩日縣里也沒人來催。只等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道。齊香兒還在王皇親宅內躲着哩。桂姐在爹這里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不然也費手。虧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處兒。交他那里尋頭腦去。李銘道。爹這里不管就了不成。俺三嬸老人家。風風勢勢的。幹出甚麼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俺每會了你爹。與他做做生日。李銘道。爹們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畢了。三嬸和桂姐。愁不請爹們坐坐。伯爵道。到其間俺每補生日就是了。因叫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鍾酒着。我吃了這一日了。吃不的了。那李銘接過銀把鍾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大交琴童又斟了一鍾與他。伯

爵道你敢沒吃飯卓上還剩了一盤點心謝希大又拏兩盤燒猪頭肉和鴨子遞與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去了伯爵用筯子又撥了半段鰣魚與他說道我見你今年還沒食這個哩且嚐新着西門慶道怪狗材都拏與他吃罷了又留下做甚麼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餅兒你每那里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兒里剔出來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沒吃哩不是哥這里誰家有正說着只見画童兒拿出四碟鮮物兒來一碟烏菱一碟荸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沒曾放到口裏被應伯爵連碟子都搶過去倒的袖了謝希大道你也留兩個兒我吃也得手搶一碟子烏菱來只落下藕在卓子上西門慶掐了一塊放在口內別的與了李銘吃了分付画童後邊再取兩個枇杷來賞李銘李銘接的袖了到家和與三媽吃李銘吃了點心上來拏箏過來纔彈唱了伯爵道你唱個花藥欄俺每聽罷李銘調定箏絃拏腔唱道

新綠池邊猛拍欄杆心事向誰論花也無言蝶也無言離恨滿懷縈牽恨東君不解留去客嘆舞紅飄絮蝶粉輕沾景依然事依然悄悄不見郎面

俺想別時正逢春海棠花初綻蕋嫩分開現不覺的榴花噴紅蓮放沉水果避暑摇紈扇霎時開菊花黃金風動敗葉桐梧變

遙遙見臘梅開水花墜暖閣內把香醪旋四季景偏多思想

心中愁。不知俺那俏寃家。冷清清獨自個。悶懨懨何處躭寂
愁。

金殿喜重重嗟愁。自古風流惧少年。那嗟暮春天。生怕到黃昏。愁怕到黃昏。獨自個悶不成歡。擬寶香薰被。誰共宿。嘆夜長。枕冷衾寒。你孤眠我孤眠。只是夢里相見。

貨郎兒

有一日稱了俺平生心愿。成合了夫妻謝天。今生一對兒好姻緣。冷清清躭寂寞。愁沉沉受熬煎。

醉太平煞尾

只爲俺多情的業寃。今日恨惹情牽。想當初說山盟言誓在星前。擔閣了風流少年。有一日朝雲暮雨成姻眷。画堂歌舞排歡宴。羅幃錦帳永團圓。花燭洞房成連理。休忘了受過熬煎有萬千。

當日三個吃至掌燈時候。還等着後邊。拿出綠荳白米水飯來吃了纔去。伯爵道。哥明日不得閒。西門慶道。我明日往磚廠劉太監庄子上。安主事黃主事兩個排來請我吃酒早去了。伯爵道。李三黃四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門慶點頭兒。分付交他那日後晌來。休來早了。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交書童看着收家活。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一宿無話。到次日西門慶早起。也沒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帶着。騎馬。犂着金扇僕從跟隨。出城南三十里。逕往劉太監庄上來赴席。那日書童與玳安兩個都跟去了。不在話下。潘金蓮趕西門慶不在家。與

李瓶兒計較將陳經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交李瓶兒添出七錢來交來興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下飯一罈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裹餡涼糕交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金蓮對着月娘說大姐姐那日鬭牌嬴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大姐又添七錢今治了東道兒請姐姐在花園里吃吳月娘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大姐桂姐先在捲棚內吃了一回然後拿了酒菜兒往山子上一個最高的卧雲亭兒上那里下棋投壺耍子孟玉樓便與李嬌兒大姐孫雪娥都往玩花樓上去憑欄杆望下着那山子前面牡丹畦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玫瑰樹端的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景觀了一回下來小玉迎春都在卧雲亭上侍奉月娘斟酒下菜月娘猛然想起今日倒不請陳姐夫來坐坐大姐道爹又使他今日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待好來也不一時陳經濟來到穿着玄色練絨紗衣腳下涼鞋淨襪頭上纓子瓦楞帽兒金簪子向月娘衆人作了揖就拉過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說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里玉簫收了于是穿杯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色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個下棋玉樓李瓶兒孫雪娥大姐經濟便向各處遊翫觀花草惟有金蓮在山子後那芭蕉叢深處將手中白紗團扇兒且去撲蝴蝶爲戲不防經濟驀地走在背後猛然叫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等我與你撲這蝴蝶兒就和你老人家一般有些毬子心腸滾上滾下的走滚大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秋波對着陳經濟笑罵道你這

少死的賊短命誰要你撲將人來聽見敢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怕死了揭了幾鍾酒兒在這里來晃混因問你買的汗巾兒怎了那經濟笑嘻嘻向袖子中取出一手遞與他說道六娘的都在這里了又道汗巾兒稍了來你把甚來謝我于是把臉子挨向他身邊被金蓮只一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并奶子如意兒跟着從松墻那邊走來見金蓮和經濟兩個在那里嬉戲撲胡蝶李瓶兒這里趕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去山子里邊猛叫道你兩個撲個胡蝶兒與官哥兒耍子慌的那潘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巾子不曾李瓶兒道他還沒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纔袖着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于是兩個坐在花臺石上打開兩個分了金蓮見官哥兒脖子里圍着條白挑線汗巾子手裡把着個李子往口裏吮問道是你的汗巾子李瓶兒道是剛纔他大媽媽見他口裏吮李子流下水替他圍上這汗巾子兩個只顧坐在芭蕉叢下李瓶兒說道這答兒里到且是蔭凉咱在這里坐一回兒罷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里取孩子的小枕頭兒帶凉蓆兒放他在這里悄悄兒就取骨牌來我和五娘在這里抹回牌兒你就在屋里看罷如意兒去了不一時迎春取了枕蓆并骨牌來李瓶兒鋪下蓆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兒上俯着交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回交迎春往屋里燉一壺好茶來不想孟玉樓在卧雲亭欄杆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叫你說句兒話來那李瓶兒撇下孩子交金蓮看着我就來

那金蓮記掛經濟在洞兒里。那里又去顧那孩子。赶空兒兩三
步。走入洞門首。交經濟說。沒人。你出來罷。經濟便叫婦人進去
瞧蘑菇。裏面長出這些大頭蘑菇來了。哄的婦人入到洞里。就
折鉄腿跪着。要和婦人雲雨。兩個正接着親嘴。也是天假其便。
李瓶兒走到亭子上。吳月娘說。孟三姐和桂姐投壺輸了。你來
替他投兩壺兒。李瓶兒道。底下沒人看孩子哩。玉樓道。左右有
六姐在那里。怕怎的。月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看罷。李瓶兒
道。三娘累你。亦發抱了他來罷。交小玉。你去就抱他的蓆和小
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下。孩子便倘在蓆上。登
手登腳的怪哭。並不知金蓮在那里。只見傍邊大黑猫見人來。
一滚煙跑了。玉樓道。他五娘那里去了。耶嚛耶嚛。把孩子丢在
這里。吃猫諕了他了。那金蓮便從傍邊雪洞兒里鑽出來。說道。
我在這里淨了淨手。誰往那去來。那里有猫來諕了他。白眉赤
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往洞裏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着他。
往卧雲亭兒上去了。小玉拏着枕蓆跟的去了。金蓮恐怕他學
舌。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樓道。我去時。不知
是那里一個大黑猫蹲在孩子頭根前。月娘說。乾淨諕着孩兒。
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六姐往洞兒里淨手去來。
金蓮走上來說。玉樓你怎的恁白眉赤眼兒的。我在那里討個
猫來。他想必餓了。要奶吃哭。就賴起人了。李瓶兒見迎春拏上
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喂哥兒奶。那陳經濟見無人。從洞兒鑽
出來。順着松墻兒。拐轉過捲棚。一直行前邊角門往外去了。正

是雙手劈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月娘見孩子不吃奶。只是哭、分付李瓶兒你抱他到屋里。好好打發他睡罷。于是也不吃酒、衆人都散了、原來陳經濟也不曾與潘金蓮得手。做爲燕侶儔。只得做了個蜂頭花嘴兒。事情不巧、歸到前邊廂房中。有些咄咄不樂。正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有折桂令爲証。

我見他戴花枝。笑撚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逐日相逢。似有情兒。未見情兒。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未是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反相思。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吳月娘承歡求子息　李瓶兒酬願保兒童

人生有子萬事足　身後無兒摠是空

產下龍媒須保護　欲求麟種貴陰功

禱神且急酬心愿　服藥還教暖子宮

父母好將人事盡　其間造化聽蒼穹

話說吳月娘與李嬌兒桂姐孟玉樓李瓶兒孫雪娥潘金蓮大姐混了一場身子也有些不耐煩徑進房去睡了醒時約有更次又差小玉去問李瓶兒道官哥沒怪哭麽叫奶子抱得緊緊的拍他睡好不要又去惹他哭了奶子也就在炕上吃了晚飯沒待下來又丟放他在那里李瓶兒道你與我謝聲大娘道自

進了房裡，只顧呱呱的哭，打冷戰不住。而今纔住得哭，磕伏在
㜷子身上睡了。額子上有些熱剩剩的，㜷子動也不得動，停了
兒我也待換他起來。吃夜飯淨手哩，那小玉進房，回覆了月娘。
月娘道：他們也不十分當緊的，那里一個小娃兒丟放在芭蕉
腳下，逕倒別的走開，吃貓諕了。如今纔是愁神哭鬼的，定要弄
壞了纔住手。那時說了幾句，也就洗了臉睡了一宿，到次早起
來，別無他話，只差小玉問官哥：下半夜有睡否？還說大娘吃了
粥，就待邀來看官哥了。李瓶兒對迎春道：大娘就待過來，你快
要拿臉水來，我洗了臉。那迎春飛搶的拿臉水進來，李瓶兒急
接接的梳了頭，交迎春慌不迭的燒起茶來，點些安息香在房
里。不知小玉來報說大娘進房來了，慌得李瓶兒撲起的也
似挼了，月娘就到㜷子床前，摸着官哥道：不長俊的小油嘴，常
時把做親娘的，平白地提在水缸裡，這官哥兒呱的聲怪哭起
來。月娘連忙引鬪了一番，就住了。月娘對如意兒道：我又不得
養，我家的人種便是這點點兒，休得輕覷着他，着緊用心纔好。
㜷子如意兒道：這不消大娘分付。月娘就待出房，李瓶兒道：大
娘來，泡一甌子茶在那里，請坐坐去。月娘就坐定了，問道：六娘
你頭髮也是亂蓬蓬的。李瓶兒道：因這冤家作怪，搗氣頭也不
得梳，又見大娘來，倉忙的扭一挽兒，胡亂磕上鬏髻，不知怎模
樣的做笑話。月娘笑道：你看是有槽道的麼，自家養的親骨肉，
倒也叫他是冤家，學了我，成日要那冤家，也不能勾哩。李瓶兒
道：還便這等說，沒有這些鬼病來纏擾他便好，如今不得三兩

得安靜。當時一出。前日墳上去。鑼鼓諕了。不幾時。又是剃頭哭得要不的。如今又吃貓諕了。人家都是好養。偏有這東西。是燈草一樣脆的。說了一場。月娘就走出房來。李瓶兒就隨後送出。月娘道。你莫送我。進去看官哥去罷。李瓶兒就進了房。月娘走過房裡去。只聽得照壁後邊。賊燒屌的。說些什麼。月娘便立了聽着。又在板縫裡瞧着。一名是潘金蓮。與孟玉樓。兩個同靠着欄杆。嗽了聲氣。絮絮荅荅的。講說道。姐姐。好沒正經。自家又沒得養。別人養的兒子。又去湯遭瘟的。徑相知呵卵脬。我想窮有窮氣。杰有杰氣。奉承他做甚的。他自長成了。只認自家的娘。那個認你。只見迎春走過去。兩個悶的走開了。假做尋貓兒喂飯。到後邊去了。月娘不聽也罷。聽了這般言語。怒生心上。恨落牙根。那時即欲叫破罵他。又是爭氣不穿的事。又傷體面。只得忍耐了。一徑進房。睡在床上。又恐丫鬟每覺着了。不好放聲哭得。只背自埋自怨。短嘆長吁。真個在家不敢高聲哭。只恐猿聞也斷腸。那時月當正午。還不起身。小玉立在床邊。請大娘起來吃飯。月娘道。我身子不好。還不吃飯。你掩上房門。且燒些茶來吃。小玉捧了茶進房去。月娘纔起來。悶悶的坐在房裡。說道。我沒有兒子。受人這樣懊惱。我求天拜地。也要求一個來。羞那些賊淫婦的毬臉。于是走到後房。文櫃梳匣內。取出王姑子整治的頭胎衣胞來。又取出薛姑子送的藥。看小小封筒上面。刻着種子靈丹四字。有詩八句。

姮娥喜竊月中砂　　咲取斑龍頂上芽

漢帝桃花勅特降　梁王竹葉誥曾加
須臾餌驗人堪羨　衰老還童更可誇
莫作雪花風月趣　烏鬚種子在些些

後有讚曰

紅炎閃爍宛如碾就之珊瑚香氣沉濃彷彿初燃之檀麝嚐之口內則甜津湧起于牙根置之掌中則熱氣貫通于臍下直可還精補液不必他求玉杵霜且能轉女為男何須別覓神樓散不與爐邊雞犬偏助被底鴛鴦乘興服之遂入蒼龍之夢按時而動預徵飛燕之祥求子者一投即效修真者有日可僊後又曰服此藥後凡諸臍損物諸血敗血皆宜忌之又忌蘿蔔葱白其交接單日為男雙日為女惟心所願服此一年可得長生矣。

月娘看畢心中漸漸的歡喜見封袋封得緊用纖纖細指緩緩輕輕挑開解包開看只見烏金紙三四層裹着一丸藥外有飛金硃砂燦爛得十分好看月娘放在手中果然臍下熱起來放在鼻邊果然津津的滿口香嘔月娘嘆道這薛姑子果有道行不知那里去尋這樣妙藥靈丹莫不是我合當得喜遇得這個好藥也未可知把藥來看玩了一番又恐怕藥氣出了連忙把麵藥來依舊封得緊緊的原進後房鎖在梳匣內了走到步廊下對天長嘆道若吳氏明日壬子日服了薛姑子藥便得種子承繼西門香火不使我做無祀的鬼感謝皇天不盡了那時日已近晚月娘纔吃了飯話不再煩西門慶到劉太監庄上投了帖兒

那些役人報了黃主事安主事一齊迎住都是冠帶好不齊整叙了揖坐下那黃主事便開言道前日仰慕大名敢爾輕造不想就擾執事太過費了西門慶道多慢爲罪安主事道前日要赴敝同年胡大尹召就告別了主人情重至今心領今日都要盡歡達旦纔是西門慶道多感盛情門子低報道酒席已完備了就邀進捲棚解去冠帶安席送西門慶首坐西門慶假意推辭畢竟坐了首席歌童上來唱一隻曲兒名與錦橙梅

紅馥馥的臉襯霞黑髭髭的鬢堆鴉料應他必是箇中人打扮的堪描畫顫巍巍的插著翠花寬綽綽的穿著輕紗兀的不風韻煞人也嗏是誰家把我不住了偷睛兒抹

西門慶讚好安主事黃主事就送酒與西門慶西門慶答送過了小優兒又展開檀板唱一隻曲名與降黃龍袞

鱗鴻無便錦箋慵寫腕鬆金肌削玉羅衣寬徹淚痕淹破胭脂雙頰寶鑑慈臨翠鈿羞貼等閒孤負好天良夜玉爐中銀臺上香消燭滅鳳幃冷落鴛衾虛設玉筍頻搓繡鞋重攧

那時吃到酒後傳盃換盞都不絮煩却說那潘金蓮在家因昨日雪洞里不曾與陳經濟得手此時趁西門慶在劉太監庄與黃主事安主事吃酒吳月娘又在房中不出來奔進奔出的好傳茶盤上鐘子一般那陳經濟在雪洞裡跑出來睡在店中那話兒直硬了一夜此時西門慶不在家中只管與金蓮兩個眉來眼去直至黃昏時候各房將待掌燈金蓮躡足潛蹤蹤到捲棚後面經濟三不知走來隱隱的見是金蓮遂緊緊的抱着了把

臉子挨在金蓮臉上兩個親了十來個嘴經濟道我的親親昨夜孟三兒那冤家打開了我每害得咱硬幫幫撐起了一宿今早見你妖妖嬈嬈擺颭的走來教我渾身兒酥麻了金蓮道你這少死的賊短命沒些槽道的把小丈母便揪住了親嘴不怕人來聽見麼經濟道若見火光來便走過了經濟口裡只故叫親親下面单裙子內却似火燒的一條硬鉄隔了衣服只顧挺將進來那金蓮也不由人把身子一聳那話兒都隔了衣服熱烘烘對着了金蓮攻忍不過用手撳開經濟裙子用力揑着陽物經濟慌不迭的替金蓮扯下褲腰來劃的一聲却扯下一個裙襉兒金蓮笑罵道蠢賊奴還不曾偷慣食的恁小着膽就慌不迭倒把裙襉兒扯吊了就自家扯下褲腰剛露出牝只一腿蹺在闌干上就把經濟陽物塞進牝口原來金蓮兒話了半晌巳是濕答答的被經濟用力一挺便撲的進去了經濟道我的親親只是忒了不盡根怎麼處金蓮道胡亂抽送抽送且再擺佈經濟徧待抽送忽聽得外面狗子都嘷嘷的吠起來却認是西門慶吃酒回來了兩個慌得一滚烟走開了却是書童玳安兩個拿着冠帶金扇進來亂嚷道今日走死人也月娘差小玉出來看時只見兩個小厮都是醉糢糊的小玉問道爺怎的不歸玳安道方纔我每恐怕追馬不及問了爺先走回來他的馬快也只在後邊來了小玉進去回覆了不一時西門慶巳到門外下了馬本待到金蓮那里睡不想醉了錯走入月娘房里來月娘暗想明日二十三日乃是壬子日今晚若留他反挫明日

大事又是月經左來月子。也至明日潔淨。對西門慶道。你今晚
醉昏昏的。不要在這里鬼混。我老人家。月經還未淨。不如在別
房去睡了。明日來罷。把西門慶帶笑的。推出來。走到金蓮那里
去了。捧着金蓮的臉。道這個是小淫婦了。方纔待走進來。不想
有了幾杯酒。三不知走入大娘房里去。金蓮道。猜油嘴的東西。
你便說明日要在姐姐房里睡了。可說嘴的。在真人前赤巴巴
弔謊。難道我便信了你。西門慶道。怪油嘴。尋要歪斯纏人。真正
是這樣的着甚緊弔着謊來。金蓮道。且說姐姐怎地不留你住
西門慶道。不知道他。只曾道我醉了。推了出來。說明晚來罷。我
便急急的來了。金蓮政待澡牝。西門慶把手來待摸他。金蓮雙
手緊住。罵道短命的。且沒要動。且我有些不耐煩在這里。西門
慶一手抱住。一手插入腰下。竟摸着濕漉漉行貨子。怎的夜夜乾
卜卜的。今晚裡面有些濕答答的。莫不想着漢子。騷水發哩。原
來金蓮想着經濟。還不曾澡牝。被西門慶無心中打着心事。一
時臉通紅了。把言語支吾。半笑半罵。就澡牝洗臉。兩個宿了一
夜不題。却表吳月娘次早起來。却正當壬子日了。便思想薛姑
子。臨別時。千叮嚀萬囑付。叫我到壬子日。吃了這藥。管情就有
喜事。今日正當壬子。政該服藥了。又喜昨夜天然湊巧。西門慶
飲醉回家。撞入房來。回到今夜。因此月娘心上。暗自喜歡。清早
起來。即便沐浴梳粧完了。就拜了佛。念一遍白衣觀音經。求子
的。最是要念他。所以月娘念他。也是王姑子教他念的。那月壬
子日。又是個緊要的日子。所以清早閉了房門。燒香點燭。先誦

過了，就到後邊開取藥來。叫小玉頓起酒來，也不用粥，先吃了些乾糕餅食之類，就雙手捧藥，對天禱告，先把薛姑子一丸藥用酒化開，異香觸鼻，做三兩口服完了。後見王姑子製就頭胎衣胞，雖則是做成末子，然終覺有些注疑，有些焦剌剌的氣子，難吃下口。月娘自忖道：不吃他，不得見効；待吃他，又只管生疑。也罷，事到其間，做不得主了。只得勉強吃下去罷。先將符藥一把，放在口內，急把酒來大呷半碗，幾乎嘔將出來，眼都忍紅了。又連忙把酒過下去，喉舌間只覺有些膩格格的，又吃了幾口湯，就討溫茶來漱淨口，睡向床上去了。西門慶故意走進房來，見門關着，叫小玉開了，問道：怎麼悄悄的關上房[illegible]夜上了，大娘有些二十[illegible]小玉道[illegible]

進房來，叫了幾聲，月娘吃了早酒，向裡床睡着去，那裡答應他。西門慶向小玉道：賊奴才，現今叫大娘，只是不應，怎的不是氣我？遂沒些趣，向走出房去。只見書童進來說道：應二爹在外邊了。西門慶走出來，應伯爵道：哥，前日到劉太監庄上，赴黃安二公酒席，得盡歡麼？直飲到幾時纔散了？西門慶道：承兩公十分相愛，他前的下顧，因欲赴胡大尹酒席，倒坐不多時。我到他那裡，却情投意合，倒也被他多留住了，灌了好幾杯酒，直到更次，歸路又遠，醉又醉了，不知怎的了。應伯爵道：別處人倒也好情分，還該送些下程與他。西門慶道：說得有理。就叫書童寫起兩個紅禮帖來，分付裡面辦一樣兩副盛禮，枝圓荔棗，鵝鴨羊腿，鮮魚兩罈南酒，又寫二個謝宴名帖，就叫書童來分付了。差

他送去。書童答應去了。應伯爵就挨在西門慶身邊來坐近了。哥前日說的。曾記得麼。西門慶道。記甚的來。應伯爵道。想是忙的都忘記了。便是前日。同謝子純在這里吃酒。臨別時說的。西門慶。呆登登想了一會。說道。莫不就是李三黃四的事麼。應伯爵笑道。這叫做簷頭雨滴從高下。一點也不差。西門慶做攢眉道。教我那里有銀子。你眼見我前日支鹽的事。沒有銀子。與喬親家。挪得五百兩湊用。那里有許多銀子放出去。應伯爵道。左右生利息的。隨分箱子角頭。尋些湊與他罷。哥說門外徐四家的。昨日先有二百五十兩來了。這一半就易處了。西門慶道。是便是。那里去湊。不如且回他。等討徐家銀子。一總與他罷。應伯爵正色道。哥。若子一言。快馬一鞭。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哥前日不要許我便好。我又與他每說了。千真萬真。道今日有的了。怎好去回他。他們極服你做人慷慨。直甚麼事。反被這些經紀人。背地裡不服你。西門慶道。應二爹如此說。便與他罷。自己走進去。收拾了二百三十兩銀子。又與玉簫。討昨日收徐家二百五十兩頭。一總彈准四百八十兩。走出來對應伯爵道。銀子只湊四百八十兩。還少二十兩。有些段疋作數可使得麼。伯爵道。這個却難。他就要現銀去幹香的事。你好的段疋。也都沒放你剩這些粉段。他又幹不得事。不如湊現物與他。省了小人脚步。西門慶道。也罷也罷。又走進來。稱了廿兩成色銀子。叫玳安通共掇出來。那李三黃四却在間壁人家坐久。只待伯爵打了照面。就走進來。謝希大適值進來。李三黃四。敘揖畢了。就見西門

慶行禮畢。就道前日蒙大恩。因銀子不得關出。所以遲遲。今因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敢再挪五百兩。暫濟燃眉之急。如今關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動。都邊來。一齊筭利奉還。西門慶便喚玳安。鋪子裡取天平。請了陳姐夫。先把他討的徐家廿五砲彈准了。後把自家二百五十兩彈明了。付與黃四李三。兩人拜謝不已。就告別了。西門慶欲留應伯爵。謝希大。再坐一回。那兩個那有心想坐。只待出去。與李三黃四。分中人錢了。假意說有別的事。急急的別去了。那玳安琴童。都擁住了伯爵。討些使用。買果子吃。應伯爵搖手道。沒有沒有。這是我認得的。不帶得來送你。這些狗弟子的孩兒。徑自去了。只見書童。走得進來。把黃主事。安主事。兩個謝帖回話。說兩個爺說。不該受禮。恐拂盛意。只得收了。多去致意你爺。力錢二封。西門慶就賞與他。又稱出些。把僱來的挑盤人打發了。天色已是掌燈時分。西門慶走進月娘房裡坐定。月娘道。小玉說。你曾進房來叫我。我睡着了。不得知。你叫。西門慶道。却又來。我早認你有些不快我哩。月娘道。那里說起。不快你來。便叫小玉炮茶。討夜飯來吃了。西門慶飲了幾杯。身子連日吃了些酒。只待要睡。因幾時不在月娘房裡來。又待奉承他。也把胡僧的膏子藥來。用了些。脹得陽物來鐵杵一般。月娘見了。道那胡僧這樣沒槽道的。讓人的弄出這樣把戲來。心中暗忖道。他有胡僧的法術。我有姑子的仙丸。想必有些好消息也。遂都上床去。暢美的睡了一夜。次日起身。都至日午時候。那潘金蓮。又是顛唇簸嘴。與孟玉樓道。姐姐前

日教我看幾時是壬子日，莫不是揀昨日與漢子睡的。為何恁
的奏巧。玉樓笑道。那有這事。正說話間，西門慶走來。金蓮一把
扯住西門慶道。那裡人家睡得這般早。起得恁的晏。日頭也沉
沉的待落了。還走往那里去。西門慶被他鬼混了一場。那話兒
又硬起來。徑撇了玉樓。玉樓自進房去。西門慶摟金蓮在床口
上就戲做一處。春梅就討飯來。金蓮同吃了不題。卻說那月娘。
自從聽見金蓮背地講他愛官哥。兩日不到官哥房裡去看。只
見李瓶兒走進房來。告訴道。孩子日夜啼哭。只管打冷戰不住。
卻怎麼處。月娘道。你做一個擺佈。與他弄好了便好，把些香愿
也許許，或是許了賽神，一定減可些。李瓶兒前日身上發熱，我
許拜蕭城隍土地。如今也待完了心愿。月娘道，是便是你的心
愿。也還該再請劉婆來。商議商議，看他怎地說。李瓶兒政待
出來。月娘道。你道我昨日成日的不得看孩子。着甚緣故不得
進來。只因前日我來看了孩子，走過捲棚照壁邊，只聽得潘金
蓮在那里和孟三兒說，我自家沒得養，倒去奉承別人，扯淡得
沒要緊，氣我了半日的，飯也吃不下。李瓶兒道，這樣怪行貨，歪
刺骨，可是有槽道的，多承大娘好意思，着他甚的，也在那里搗
鬼。月娘道，你只記在心，防了他，也沒則聲。李瓶兒道，這便是這等
前日迎春說大娘出房，後邊遇迎春出來。見他與三姐立在那里
說話，迎春過了，迎春就一徑猫去了。政說話間，只見迎春氣吼吼的走
進房說道，娘快來，官哥不知怎麼樣。兩隻眼不住反看起來，口
裡捲些白沫出來。李瓶兒諕得頓口無言，攢眉欲淚。一面着小

盞報西門慶一面急急歸到房裡見奶子如意兒都失色了鬧
看時西門慶也走進房來見了官哥放死放活也吃了一驚
道不好了不好了怎麽處婦人平日不保護他好到這個田地
來叫我如今怎好指着如意兒道奶子不着好他以致今日若爲
一差池起來就搗爛你做肉泥也不當稱罪那如意兒慌得口
也不敢開兩淚齊下李瓶兒只管看了暗哭西門慶道哭也沒
用不如請施灼龜來與他灼一個龜板不知他有甚禍福紙脉
與他完一完再處就問書童討單名帖飛請施灼龜來坐下先
是陳經濟陪了吃茶琴童玳安點燭燒香舀淨水擺桌子西門
慶出來揖見了就拿龜板對天禱告作揖進入堂中放龜板在
桌上那施灼龜雙手接着放上龜藥點上了火又吃一甌茶西
門慶正坐時只聽一聲響施灼龜看了停一會不開口西門慶
問道吉凶如何施灼龜問甚事西門慶道小兒病症大象怎的
有繇脉也沒有施灼龜道大象目下沒甚事只怕後來反覆牽
延不得脫然全愈父母占子孫子孫爻不宜晦了又看朱雀爻
大動主獻紅衣神道城隍等類要發猪羊去祭他再領三碗羹
飯一男傷一女傷草船送到南方去西門慶就送一錢銀子謝
他施灼龜極會諂媚就千恩萬謝蝦也似打躬去了西門慶走
到李瓶兒房裡說道方纔灼龜的說大象牽延還防反覆只是
目下急急的該獻城隍老太李瓶兒道我前日原許的只不曾
獻得孩子只管駁雜西門慶道有這等事即喚玳安叫慣行燒
帋的錢痰火來玳安即便出門西門慶和李瓶兒擁着官哥道

孩子我與你賽神了。你好了些。謝天謝地。說也奇怪。那時孩子就放下眼磕伏着有睡起來了。李瓶兒對西門慶道。好不作怪麼。一許了獻神道。就減可了大半。西門慶心上一塊石頭纔落放了下來。月娘聞得了。也不勝喜歡。又差琴童去請劉婆子的來。劉婆急波波的。一步高。一步低。走來。西門慶不信婆子的。只爲愛着官哥。也只得信了。那劉婆子。一徑走到厨房下去摸竈門。迎春笑道。這老媽敢汗邪了。官哥倒不看。走到厨下去摸竈門則甚的。劉婆道。小奴才。你曉得甚的。別要吊嘴說。我老人家一年也大你三百六十日哩。路上走來。又怕有些邪氣。故來竈門前走走。迎春把他做了個臉。聽李瓶兒叫。就同劉婆進房來。劉婆磕了頭。西門慶要分付玳安稱銀子買東西。殺猪羊獻祀。走出房來。劉婆便問道。官哥好了麽。李瓶兒道。便是唬得緊。請你來商議。劉婆道。前日是我說了。獻了五道將軍就好了。如今看他氣色。還該謝謝三界土便好。李瓶兒道。方纔施灼龜說該謝城隍老太。劉婆道。他慣一不着的。曉得甚麽來。這個原是驚了。娘。我收驚倒好。李瓶兒道。怎地收驚。劉婆道。迎春姐。你去取三米盛一椀水來。我做你看。迎春取了米來。劉婆把一隻高脚尾鍾。放米在裡面滿滿的。袖中摸出舊絲絹頭來。包了這鍾米。把手捏了。向官哥頭面上下手足。虛空運來運去的戰。官哥正睡着。孃子道。別要驚覺了他。劉婆搖手低言道。我曉得。我曉得。運了一陣。口裡唧噥噥的念。不知是甚麽。中間一兩句響些。李瓶兒聽得是念天驚地驚。人驚鬼驚。猫驚狗驚。李瓶兒道。孩子

敢是猫驚了起的劉婆念畢把絹兒抖開了放鍾子在卓上看了一回就從米搓實下的去處撮兩粒米投在水碗內就曉得病在月盡好也是一個男傷兩個女傷領他到東南方上去只是不該獻城隍還該謝土纔是那李瓶兒疑惑了一輩道我便再去謝謝土也不妨又叫迎春出來對西門慶說劉婆看水碗說該謝土左右今夜廟裡去不及了留好東西明早志誠些去西門慶就叫玳安把拜廟裡的東西及猪羊收拾好了待明早去罷再買了謝土東西炒米薊團土筆土墨放生麻雀鰍鱔之類無物不備件色整齊那劉婆在李瓶兒房裡走進來到月娘房裡坐了月娘留他吃了夜飯却說那錢痰火到來坐在小廳上琴童與玳安伏不迭的扶侍他謝土那錢痰火吃了茶先討個意旨西門慶叫書童寫與他那錢痰火就帶了雷圈板巾依舊着了法衣仗劍執水步罡起來念淨壇呪

呪曰

洞中玄虛晃朗太元八方威神使我自然靈寶符命普告九天乾羅荅那洞罡太玄斬妖縛邪殺鬼萬千中山神呪元始玉文持誦一遍却病延年按行五嶽八海知聞魔王束手侍衛我軒兇穢消散道氣常存云云

請祭主拈香西門慶淨了手漱了口着了冠帶帶了兜縧雪娥蓮玉樓李嬌兒桂姐都簇擁着衣服都嘖嘖的讚好西門慶走出來拈香拜佛安童背後扯了衣服好不冠冕氣象錢痰火見主人出來念得加倍響些那些婦人便在屏風後瞧着西門

慶指着錢痰火。都做一團笑倒。西門慶聽見。唬得慌。跪在神前。又不好發話。只顧把眼睛來打抹。書童就覺着了。把嘴來一撇。那衆婦人便覺得了些。金蓮獨自後邊出來。只見轉一拐兒。遇見了陳經濟。就與他親嘴摸奶。袖裡挐出一把果子與他。又剛道你可要吃燒酒。經濟道多少用些也好。遂吃金蓮乘衆人看的時分。扯到屋裡來。叫春梅閉了房門。連把兇鐘與他吃了。就說出去罷。恐人來。我便死也。經濟又待親嘴。金蓮道。碎短命。乖怕婢子瞧科。便戲發訕。打了恁一下。那經濟就慌跳走出來。金蓮就叫春梅先走。引了他出去了。正是雙手擘開生死路。一跳出是非門。那時金蓮也就走外邊瞧了。不在話下。那西門拜了土地。道了平安。纔得起來。只做得個功德。錢痰火次拜懺。西門慶走到屏風後邊。對衆婦人道。別要嚌嚌的笑。引的我幾次忍不住了。衆婦人道。那錢痰火。是燒窯的火鬼。又不是道士的。帶了板巾。着了法衣。這赤巴巴沒廉耻的。嘞嘍嘍的臭涎唾。也不知倒了幾斛出來了。西門慶道。敬神如神在。不要是這樣的寡薄嘴調笑的他苦。錢痰火又請拜懺。西門慶走到毡單上。錢痰火逼㩳起頭。就念入懺科文。遂念起志心朝禮來。看他口邊涎唾。捲進捲出。一個頭得上得下。好似磕頭蟲一般。笑得那些婦人做了一堆。西門慶那里赶得他拜來。那錢痰火拜一拜。是一個神君。西門慶拜一拜。他又拜過兇個神君了。于是也顧不得他。只管亂拜。那些婦人笑得了不的。適值小玉出來。請李桂姐吃夜飯。說道大娘在那里冷清清。和大姐劉婆三

個坐着講閑話。這里來這樣熱鬧得狠。嬌兒和桂姐。即便走進屋裡來。衆人都要進來。獨那潘金蓮。還要看後邊。看見都待進來。只得進來了。吳月娘對大姐道。有心賽神。也放他志誠些。這些風婆子。都擁出去。甚緊要的。有甚活獅子相咬。去看他。纔說得完。李桂姐進來。陪了月娘大姐。三個吃夜飯不題。却說那西門慶。拜了滿身汗。走進裡面。脫了衣冠靴帶。就走入官哥床前。摸着說道。我的兒。我與你謝土了。對李瓶兒道。好呀。你來摸他額上就凉了許多。謝天謝天。李瓶兒笑道。可霎作怪。一從許了謝土。就也好些。如今熱也可些。眼也不反看了。冷戰也住些了。莫道是劉婆沒有意思。西門慶道。明日一發去完了廟裡的事笑得了。李瓶兒道。只是倣爺的吃了勞碌了。你且揩一揩身上。

吃夜飯去。西門慶道。這里恐諕了孩子。我別的去吃罷。走到金蓮那里來。坐在椅上說道。我兩個腰子。落出也似的痛了。金蓮笑道。這樣奔心怎地痛起來。如今叫那個替你拜拜罷。西門慶道。有理有理。就叫春梅喚琴童。請陳姐夫替爺拜拜。送了紙馬。誰想那經濟在金蓮房裡灌了幾鍾酒出來。恐怕臉紅了。小厮們猜道出來。只得買了些淡酒在鋪子裡。又吃了幾杯。量原不濟。一霎地醉了。齁齁的睡着了。琴童那里叫得起來。一腳箭走來回覆西門慶道。睡在那里再叫不起。西門慶便惱將起來道。可是個有槽道的。不要說一家的事。就是鄰佑人家。還要看看。怎的就早睡了。就叫春梅來大娘房里。對大姐說爺拜酸了腰子。請姐夫替拜送紙馬。問怎的再不肯來。只管睡着。大姐道。這

樣沒長俊的待我去叫他。徑走出房來。月娘就叫小玉。到舖子裡。叫起經濟來。經濟揉一揉眼。走到後邊。見了大姐道。你怎的恁不送的叫命。大姐道。叫你替爹拜土送馬去方纔琴童來叫你不應。又來與我歪斯纏。如今娘叫小玉來叫你。好歹去拜拜罷麼。遂半推半攙的擁了經濟到廳上。大姐便進房去了。小玉回覆了月娘又回復了西門慶。西門慶分付琴童。玳安等。伏侍錢痰火完了事。就睡在金蓮床上不題。却說那陳經濟。走到廳上。只見燈燭輝煌。纔得醒了。揉着眼。見錢痰火政收散花錢。遂與錢捧痰火。就待領受飯。交琴童掌灯。到李瓶兒房首。迎春接香進去。遞與如意兒。替官哥。呵了一呵。就遞出來。錢痰火捏神捏鬼的念出來。到廳上。就待送馬。陳經濟拜了一回。錢痰火就送馬發檄。發了乾卦。說道檄向天門。一兩日就好的。縱有反覆。沒甚事。就放生燒帋馬奠酒辭神禮畢。那痰火口渴肚飢。也待要吃東西了。那玳安收家活進去了。琴童擺下桌子。就是陳經濟陪他散堂錢痰火千百聲謝去了。經濟也進房去了。李瓶兒又差迎春送果子福物到大姐房里來。大姐謝了不題。却說劉婆在月娘房里。謝了出來。剛出大門只見後邊錢痰火提了燈籠醉醺醺的撞來。劉婆便道。錢師父你們的散花錢可該送與我老人家麼。錢痰火道那里是你本事。劉婆道。是我看水碗作成你。老頭子。倒不識好歹。便下次落我頭也不薦你了。錢痰火再三不肯。道你精油嘴老淫婦平白說嘴。你那里薦的我。我是蔣主顧那里說起。分散花錢。劉婆指罵道。餓殺你這賊火鬼纔

來求我哩。兩個晃混的鬭口一塲去了。不題。却說西門慶，次早
起來，分付安童，跟隨上廟挑猪羊的跳猪羊，擎冠帶的擎冠帶，
徑到廟裡。慌得那些道士，連忙鋪单讀疏。西門慶冠帶拜了，求
了籤，交道士解說。道士接了籤，送茶果，即便解說，籤是中吉。得
云病者即愈，只防反覆，須宜保重些。西門慶打發香錢歸來了。
剛下馬進來，應伯爵正坐在捲棚的下。西門慶道：請坐，我進去
來。遂走到李瓶兒房，說求籤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徑走到捲棚
下，對伯爵道：前日中人錢盛麼，你可該請我一請。伯爵笑道：謝
子純也得了些，怎的獨要我請，也罷，買些東西與哥子吃也罷。
西門慶笑道：那個真要吃你的，試你一試兒。伯爵便道：便是。但
今日猪羊上廟，福物盛得十分的，小弟又在此，怎的不散福。西

門慶道：也說得有理。與琴童去請謝爹來同享。一面分付廚下
整理菜蔬出來，與應二爹吃酒。那應伯爵坐了，只等謝希大到，
那得見來，便道：我們先坐了罷，等不得這樣喬做作的。西門慶
就與應伯爵吃酒。琴童歸來，說謝爹不在家。西門慶道：怎去得
恁久。琴童道：尋得要不的。應伯爵遂行口令，都是祈保官哥的
意思。西門慶不勝歡喜。應伯爵道：不住的來攪宅，心上不安的
緊。明後日待小弟做個薄主，約諸弟兄陪哥子一杯酒，何如。西
門慶笑道：蘇得些中錢，又來撒漫了。你別要費，我有些猪羊剩
的，送與你湊樣數。伯爵就謝了。道只覺忒相知了些。西門慶道：
唱的倒兒，都要你身上完備哩。應伯爵道：這却不消說起。只是
沒人伏侍怎的好。西門慶道：左右是弟兄，咨家人都使得的。我

琴童玳安將就用用罷。應伯爵道，這却全副了。吃了一回，遂別去了。正是百年終日醉，也只三萬六千場。

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郊園會諸友　任醫官豪家看病症

來日陰晴未可商　常言極樂起憂惶
浪遊年少耽紅陌　薄命嬌娥怨綠窗
乍入杏村沽美酒　還從橘井問奇方
人生多少悲歡事　幾度春風幾度霜

話說西門慶在金蓮房裡起身，分付琴童玳安，送豬蹄羊肉到應二爹家去。兩個小廝，政送去時，應伯爵政邀客回來，見了就進房，帶邀帶請的寫一張回字。昨擾極茲，復承佳惠，謝謝。即刻屈吾兄過舍，同往郊外一樂。寫完了，走出來，將交與玳安。玳安道，別要寫字去了，爹差我們兩個在這里伏侍，也不得去了。應

伯爵笑道怎好勞動你兩個親油嘴。折殺了你二爹哩。就把字來袖過了。玳安道二爹。今日在那箕兒吃酒。我們把卓子也擺擺麼。還是灰塵的哩。伯爵道好人呀。正待要抹抹。先擺在家裡吃了便飯然後到郊園上去頑耍。琴童道。先在家裡吃飯也倒有理省得又到那里吃飯。徑把攢盒酒小碟兒拿去罷。伯爵道你兩個倒也聰明正合二爹的粗主意想是日夜被人鑽掘開了聰明孔哩。玳安道。別要講閒話就與你收拾起來。伯爵道這叫做接連三個觀音堂妙妙妙。兩個安童。剛收拾得七八分只見攙攙擺擺的走進門來。却是白來創。見了伯爵拱手又見了琴童玳安道。這兩個小親親。這等奉承你二爹。伯爵道你莫猜攢酸哩笑了一番。白來創道哥請那幾客。伯爵道。只是弟兄幾個坐坐就當會茶沒有別的新客。白來創道。道却妙了。小弟極怕的是面沒相識的人同吃酒。今日我們弟兄輩小敘。倒也好吃酒須要只是席上少不得娼的。和吳銘李惠兒彈唱彈唱倒也好吃酒。伯爵道。不消分付。此人自然知趣。難道悶昏昏的吃了一場便罷了。你幾曾見我是恁的來。白來創道停當停當。還是你老幫襯。只是停會兒少罰我的酒。因前夜吃了火酒。吃得多了。嗓子兒作疼的要不得。只吃些茶飯粉湯兒罷。伯爵道。酒病酒藥醫就吃些何妨。我前日也有些嗓子痛。吃了兇杯酒。倒也就好了。你不如依我這方絕妙。白來創道哥你只會醫嗓子。不曾醫得肚子麼。伯爵道你想是沒有用早飯。白來創道。也差不遠。伯爵道。怎麼處。就跑的進去了。拿一碟子乾糕。一碟子檀

香餅一壺茶出來與白來創吃那白來創把檀香餅一個一口都吃盡了讚道這餅却好伯爵道糕亦頗通白來創就嗶嗶聲都吃了只見琴童玳安收送家活一霎地明窓淨几白來創道收拾恁的整齊了只是弟兄們還未齊早些來多頑頑也得恁地只管縮在家裡不知做甚的來伯爵政望着外邊只見常時節走進屋裡來琴童政撥茶出來常時節拱手畢便瞧着琴童道是你在這里琴童笑而不荅吃茶畢三人剛立起散走白來創看見閣上有一副棋枰就對常時節道我與你下一盤棋常時節道我方走了熱剌剌的政待打開衣帶搧搧扇子又要下棋也罷麼待我胡亂下局罷就取下棋枰來下棋伯爵道賭個甚麼東道白來創道今日擾兒了不如着入巳的倒也逕捷些兒省得虛脾胃吃又吃不成倒不如入巳的有實惠伯爵道我做主人不來你們也着東道來湊湊麽笑了一番白來創道如今說了着甚麼東西還是銀子常時節道我不帶得銀子只有扇子在此當得二三錢銀子起的漫漫的贖了罷白來創道我是贏別人的絨繡汗巾在這里也值許多就着了罷二一齊交與伯爵伯爵看看一個是詩畫的白竹金扇却是舊做骨子一個是簇新的繡汗巾說道都值的徑着了罷伯爵把兩件拿了兩個就對局起來琴童玳安見家主不在不住的走到椅子後邊來看下棋伯爵道小油嘴有心央及你來再與我泡一甌茶來琴童就對玳安暗暗裡做了一個鬼臉走到後邊燒茶了却說白來創與常時節棋子原差不多常時節畧高些白來創極會

反悔政着時只見白來創一塊棋子。漸漸的輸倒了。那常時節暗暗決他要悔。那白來創果然要拆兇着子。一手撇去常時節着的子。說道差了差了。不要這着。常時節道哥子來。不好了。伯爵奔出來道。怎的。鬧起來。常時節道。他下了棋。差了三四着。後又重待拆起來。不筭帳。哥做個明府。那里有這等率性的事。白來創面色都紅了。太陽裡都是青筋綻起了。滿面涎唾的嚷道我也還不曾下。他又撲的一着了。我政待看個分明。他又把手來影來影去。混帳得人眼花撩亂了。那一着方纔着下。手也不曾放。又道我悔了。你斷一斷。怎的說我不是。伯爵道。這一着。便將就着了。也還不叫悔。下次再莫待恁的了。常時節道便罷且容你悔了這着。後邊再不許你白來創我的子了。白來創笑道你是常時節輸慣的。倒來說我。政說話間。謝希大也到了。琴童撥茶吃了。就道你們白去完了棋。待我看着。正看時。吳典恩也正走到屋裏來了。都敘過寒溫。就問可着甚的來。伯爵把二物與眾人看。都道既是這般。須着完了。白來創道。九阿哥完了罷只管思量甚的。常時節政在審局。吳典恩與謝希大旁睹。希大道。九弟勝了。吳典恩道。他輸了。恁地倒說勝了。賭一杯酒。常時節道。看看區區叨勝了。白來創臉都紅了。道難道這把扇子是送你的了。常時節道。也差不多。于是塡完了官着。就數起來。白來創看了五塊棋頭。常時節只得兩塊。白來創又該找還常時節三個棋子。口裡道輸在這三着了。連忙數白家棋子。輸了五個子。希大道。可是我決着了。指吳典恩道。記你一杯酒。停會一

准要吃還我。吳典恩笑而不答。伯爵就把扇子。併原構汗巾送
與常時節。常時節把汗巾原袖了。將扇子撇開賣弄。品評詩畫。
衆人都笑了一番。玳安外邊奔進來。報却是吳銀兒與韓金釧
兒兩個相牽相引。嬉笑進來了。深深的相見衆位。白來創意思
還要下盤。却被衆人笑了。伯爵道。罷罷。等大哥一來。用了飯就
到郊園上去。着到幾時。莫要着了。于是琴童忙收棋子。都吃過
茶。伯爵道。大哥此時也該來了。莫待弄宴了。須要不來。剛說時。
西門慶來到。衣帽齊整。四個小廝跟隨。衆人都下席迎接。敘禮
讓坐。兩個妓女。都磕了頭。吳銘李惠。都到來磕頭過了。伯爵就
催琴童玳安。拿上八個靠山小碟兒。盛着十香瓜。五方荳豉醬。
油浸的花椒。釀醋滴的苔菜。一碟糖蒜。一碟糟筍乾。一碟辣菜。

一碟醬的大通薑。一碟香菌。擺放停當。兩個小廝見西門慶坐
地。加倍小心。比前越覺有些馬前健。伯爵見西門慶看他擺放
家活。就道。虧了他兩個。收拾了許多事。替了二爹許多力氣。西
門慶道。恐怕也伏侍不來。伯爵道。也曾了些謝希大道。自古道
强將手下無弱兵。畢竟經了他們。自然停當。那兩個小廝擺完
小菜。就拿上大壺酒來。不住的拿上廿碗下飯菜兒。蒜燒荔枝
肉。葱白椒料檜皮煮的爛羊肉。燒魚燒鷄酥鴨熟肚之類。說不
得許多色樣。原來伯爵在各家吃轉來。都學了這些好烹庖了。
所以色色俱精。無物不妙。衆人都拏起筯來。嗒嗒聲都吃了幾
大杯酒。就拿上飯來吃了。那韓金釧吃素。再不用葷。只吃小菜
伯爵道。今日又不是初一月半。喬作衙甚的。當初有一個人。吃

了一世素死去見了閻羅王說我吃了一世素要討一個好人身閻王道那得知你吃不吃且割開肚子驗一驗割開時只見一肚子涎唾原來平日見人吃葷嚥在那裡的眾人笑得翻了金剛道這樣揭鬼是那里來可不怕地獄拔舌根麼伯爵道地獄裡只拔得小淫婦的舌根道是他親嘴時會活動哩都笑一陣伯爵道我們到郊外去一遊何如西門慶道極妙了眾人都說妙伯爵就把兩個食盒一罈酒都央及玳安與各家人擡在河下喚一隻小船一齊下了又喚一隻空船載人眾人逐一上船撐到南門外三十里有餘徑到劉太監庄前伯爵叫灣了船上岸扶了韓金釧吳銀兒兩個上岸西門慶問道到那一家園上走走倒好應伯爵道就是劉太監園上也好西門慶道也罷就是那箇也好眾人都到那里進入一處廳堂又轉入曲廊深徑茂林修竹說不盡許多景致但見

翠栢森森修篁簌簌芳草平鋪青錦褥垂楊細舞綠絲絛曲砌重欄萬種名花紛若綺幽窗密牖數聲嬌鳥弄如簧真同閬苑風光不減清都景致散淡高人日涉之以成趣往來遊女每樂此而忘疲果屬奇觀非因過譽

西門慶携了韓金釧吳銀兒手走往各處飽玩一番到一木香棚下蔭涼的緊兩邊又有老大長的石櫈琴臺恰好散坐的眾人都坐了伯爵就去交琴童兩個班上人拿起酒盒菜蔬風爐器皿等上來都放在綠陰之下先吃了茶閑話起孫寡嘴祝麻子的事常時節道不然今日也在這里那里說起西門慶道也

是自作自受伯爵道我們坐了罷白來創道也用得着了于是就擺列坐了西門慶首席坐下兩個妓女就坐在西門慶身邊吳銘李惠立在太湖石邊輕撥琵琶漫擎檀板唱一隻曲名曰

水仙子

據着俺老母情他則待祆廟火刮刮匝匝烈焰生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生分開交頸疎刺刺沙鞲雕鞍撒了鎖鞓廝琅琅湯偷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箏絃斷了不續碧玉箏咭叮叮璫精磚上摔碎菱花鏡撲通通井底墜銀瓶

唱畢又移酒到水池邊鋪下毡單都坐地了傳盃弄盞猜拳賭色吃得恁地熱鬧西門慶道董嬌兒那個小淫婦怎地不來應伯爵道昨日我自去約他他說要送一個漢子出門約午前來的想必此時曉得我們在這里頑耍他一定赶來也白來創道這都是二哥的過怎的不約實了他來西門慶就向白來創耳邊說道我們與那花子賭了只說過了日中董嬌兒不來各罰主人三大碗白來創對應伯爵說了伯爵道便罷只是日中以前來了要罰列位三大碗一個賭便一時賭了董嬌兒那得見來伯爵慌的只管笑白來創與謝希大西門慶兩個妓女這般這般都定了計西門慶假意凈手起來分付玳安交他假意嚷將進來只說董姑娘在外來了如此如此玳安曉得了停一會時伯爵正在遲疑只見玳安慌不迭的奔將來道董家姐姐來了不知那里尋的來那伯爵嚷道衆殺我老太婆也我說就來的快把酒來各請三碗一個西門慶道若是我們贏了要你吃

你急的就有吃。伯爵道。我若輸了。不肯吃。不是人了。衆人道。是便是了。你且去叫他進來。我們纔好吃。伯爵道。是了。好人口裡的言語呢。一走出去。東西南北。都看得眼花了。那得董嬌兒的覓處。望空罵道。賊淫婦。在二爺面上這般的扳短梯。喬作衙哩。走進去。衆人都笑得了不的。應伯爵道。如今日中過了。要吃。還我們三碗一個。伯爵道。都是小油嘴哄我。你們倒做賞了我的酒了。怎的擺佈西門慶不由分說。滿滿捧一碗酒。對伯爵道。方纔說的。不吃不是人了。伯爵接在手。謝希大接連又斟一碗來了。吃也吃不完。吳典恩又接手。斟一大碗酒來了。慌得那伯爵了不的。嚷道不好了。嘔出來了。拏些小菜我過過便好。白來創取甜東西去。伯爵道。賊短命。不把酸的。倒把甜的來混帳。白來創笑道。那一碗就是酸的來了。左右鹹酸苦辣。都待嚐到罷了。且沒慌着。伯爵道。精油嘴。矜誇口得好。常時節又送一碗來了。伯爵只待奔開暫避。西門慶和兩個妓女。擁住了。那里得去。伯爵叫道。董嬌兒賊短命。小淫婦。害得老子好苦也。衆都笑做一堆。那白來創又交玳安拿酒壺。滿滿斟着。玳安把酒壺嘴。支入碗內一寸許多。骨都都只管篩。那里肯住手。伯爵聽着道。痴客勸主人也罷。那賊小淫婦。慣打閑閧的。怎的把壺子都放在碗內了。看你一千年。我二爺也不擡掇你。討老婆哩。韓金釧吳銀兒。各人斟了一碗。送與應伯爵。伯爵道。我跪了。殺雞罷。韓金釧道。都免禮。只請酒便了。吳銀兒道。怎的不向董家姐姐殺雞求他來了。伯爵道。休見笑了。也勾吃了。兩個一齊推酒到嘴邊。伯

爵不好接一頭兩手各接了一椀就吃完了連忙吃了些小菜一時面都通紅了叫道我被你們弄了酒便漫漫吃還好怎的灌得悶不轉的衆人只待擲酒伯爵跪着西門慶道還求大哥說個方便饒恕小人窮性命還要留他陪客若一醉了便不知天好日暗一些與子也沒有了西門慶道便罷這兩椀一個你與你家伴當吃了罷伯爵就起來謝道一發饒免了罷足見大恩西門慶道也罷就恕了你只是方纔說我們不吃不是個人如今你灑箱些沒人氣了伯爵道我倒灌醉了那淫婦不知那里歪斯纏去了吳銀兒笑伯爵道咳怎的大老官人在這里做東道頭要董嬌兒也不來來伯爵假意道他是上檯盤的名妓倒是難請的韓金釧兒道他是趕勢利去了成甚的行貨叫他是名妓伯爵道我曉得你想必有些吃醋的宿帳哩西門慶認是蔡公子那夜的故事把金釧一看不在話下那時伯爵已是醉醺醺的兩個妓女又不是耐靜的只管調唇弄舌一句來一句去歪斯纏到吃得冷淡了白來創對金釧道你兩個唱個曲兒麼吳銀兒道也使得讓金釧先唱常時節道我勝那白阿弟的扇子倒是板骨的倒也好打板借來打一打板接去看看道我倒少這把打板的扇子不如作我贏的椇子送與我罷西門慶道這倒好常時節吃衆人攛掇不過只得送與他了金釧道吳銀姐在這裡我怎的好獨要我與你猜色那個色大的拿了罷常時節道這却有理就猜一色是吳銀兒贏了金釧就遞與銀兒了常時節假意見道這怎麼處我還有一條汗巾送

與金釧姐補了扇罷遂送過去金釧接了道這却撒漫了西門慶道我可惜不曾帶得好川扇兒來也賣富貴富貴常時節道這這是打我一下了那謝希大驀地裏起來道我竟乎忘了又是說起扇子來支瑯安排了一大杯酒送與吳典恩道請完了旁賭的酒吳典恩道這罷了停了半晌纔想出來他每的東西都花費了那在一杯酒被謝希大逼勒不過只得呷完了那時金釧就唱一曲名與荼蘼香

記得初相守偶爾間因循成就美滿效綢繆花朝月夜同宴賞佳節須酬到今日一旦休常言道好事天慳美姻緣他娘間阻生拆散鸞交鳳友坐想行思傷懷感舊辜負了星前月下深深呪願不損愁不煞神天還祐他有日不測相逢話別離情取一場消瘦

唱畢吳銀兒接唱一曲名青杏兒

風雨替花愁風雨過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朝花謝白了人頭乘興再三甌揀溪山好處追遊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無花也好選甚春秋

唱畢李惠吳銀排立謝希大道還有這些伎藝不曾做哩只見彈的彈吹的吹琵琶簫管又唱一隻小梁州

門外紅塵滾滾飛飛不到魚鳥清溪綠陰高柳聽黃鸝幽棲意料俗客幾人知山林本是終焉計用之行舍之藏兮悼後世追前輩五月五日歌楚些弔湘纍

唱畢酒與將闌那白來創尋見園廳上架着一面小小花框羯

鼓被他馱在湖山石後。又折一枝花來。要催花擊鼓。西門慶叫
李惠吳銘擊鼓。一個眼色。他兩個就曉得了。從石孔內瞧着。到
會吃的面前。鼓就住了。白來創道。畢竟賊油嘴有些作弊。我自
去打鼓也弄。西門慶吃了幾杯。正吃得熱鬧。只見書童搶進來。
到西門慶身邊。附耳低言道。六娘身子。不好的緊。快請爹回來。
馬也俻在門外接了。西門慶聽得。連忙走起告辭。那時酒都有
了。眾人都起身。伯爵道。哥。今日不曾奉酒。怎的好去。是這些耳
報法。極不好。便待留住。西門慶。以實情告訴他。就謝了上馬來。
伯爵又留眾人。一個韓金釧。霎眼挫不見了。伯爵躡足潛蹤尋
去。只見在湖山石下撒尿。露出一條紅線。拋却萬顆明珠。伯爵
在隔籬笆眼。把草戲他的牝口。韓金釧撒也撒不完。吃了一驚。

就立起。裩腰都濕了。罵道。砟短命。怎尖酸的沒槽道。面都紅了。
帶笑帶罵出來。伯爵與眾人說知。又笑了一番。西門慶原留琴
童與伯爵收拾家活。琴童收拾風爐食具下船。都進城了。眾人
謝了伯爵。各散去訖。伯爵打發兩隻船錢。琴童送進家活。伯爵
就打發琴童吃酒。都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來家。兩步做一步
走。一直走進六娘房里。迎春道。俺娘了不得病。爹快看看他。走
到床邊。只見李瓶兒。呻嚶的叫疼。却是胃脘作疼。西門慶聽他
叫得苦楚。連忙道。快去請任醫官來看你。就叫迎春與書童寫
帖去請任太醫。迎春出去說了。書童隨寫侍生帖。去請任太醫
了。西門慶摟了李瓶兒。坐在床上。李瓶兒道。恁的酒氣。西門慶
道。是胃虛了。便厭着酒氣。又對迎春道。可曾吃些粥湯。迎春回

道今早至今。一粒米也沒有用。只吃了兩三甌湯兒。心口肚腹兩腰子。都疼得異樣的。西門慶攢着眉。皺着眼。歎了幾口氣。又問如意兒官哥身子好了麼。如意兒道。昨夜還有頭熱。還要哭哩。西門慶道。恁的偷氣。娘兒兩個都病了。怎的好。留得娘的精神還好去支持孩子哩。李瓶兒又叫疼起來了。西門慶道。且耐心着。太醫也就來了。待他看過脈。吃兩鍾藥。就好了的。迎春打掃房裡。抹淨卓椅。燒香點茶。又支持奶子。引鬬得官哥睡着。此時有更次了。外邊狗叫得不迭。却是琴童歸來。不一時。書童掌了燈。照着任太醫。四角方巾。大袖衣服。騎馬來了。進門坐在軒下。書童走進來說。請了來了。坐在軒下了。西門慶道。好了。快拿茶出去。玳安即便掇茶。跟西門慶出去迎接任太醫。太醫道。不知尊府。那一位看脈。失候了。負罪實多。西門慶道。昏夜勞重。心切不安。萬惟垂諒。太醫着地打躬道。不敢。吃了一鍾燻豆子撒的茶。就問看那一位尊恙。西門慶道。是第六個小妾。又換一鍾鹹櫻桃的茶。說了幾句閒話。玳安接鍾。西門慶道。裡面可曾收拾。你進去話聲。掌燈出來。照進去。玳安進到房裡去。話了一聲。就掌燈出來回報西門慶。就起身打躬。邀太醫進房。太醫過着一個門口。或是階頭上。或是轉灣去處。就打一個半喏的躬。渾身恭敬。滿口寒温。走進房裡。只見沉烟繞金鼎。蘭火爇銀缸。錦帳重圍。玉鉤齊下。真是繁華深處。果然別一洞天。西門慶看了太醫的椅子。太醫道。不消了。也各看了西門慶椅子。就坐下了。迎春便把繡褥來。襯起李瓶兒的手。又把錦帕來擁了玉臂。又

把自巳袖口籠着他纖指。從帳底下露出一段粉白的臂來與
太醫看脉。太醫澄心定氣。候得脉來。却是胃虛氣弱。血少肝經
心境不清。火在三焦。須要降火滋榮。就依書據理。與西門慶
說了。西門慶道：先生果然如見。實是這樣的。這個小妾性子極
忍耐得。太醫道：政爲這個緣故。所以他肝經原旺。人却不知他。
如今木尅了土。胃氣自弱了。氣那裏得滿。血那裏得生。水不能
載火。火都升上截來。胸膈作飽作疼。肚子也時常作疼。血虛了。
兩腰子渾身骨節裏頭。通作酸痛。飲食也吃不下了。可是這等
的。迎春道：正是這樣的。西門慶道：真正任仙人了。貴道裏望聞
問切。如先生這樣明白脉理。不消問的。只管說出來了。也是小
妾有幸。太醫深打一躬道：晚生曉得甚的。只是猜多了。西門慶道

太謙遜了些。又問如今小妾。該用甚麼藥。太醫道：只是降火滋
榮。火降了。這胸膈自然寬泰。血足了。腰脅自然不作疼了。不要
認是外感。一些也不是的。都是不足之症。又問道：經事來得勻
麼。迎春道：便是不得準。太醫道：幾時便來一次。迎春道：自從養
了官哥。還不見十分來。太醫道：元氣原弱。產後不調。逐要血虛
了。不是壅積了。要用疏通藥。要逐漸吃些丸藥。養他轉來纔好。
不然。就要做牢了病。西門慶道：便是極看得明白。如今先求煎
劑。救得目前痛止。還要求些丸藥。太醫道：當得。晚生返舍。即便
送上。又說：[illegible]乃不足之症。其胸膈作痛。乃火痛。非
[illegible]乃血虛。非血滯也。吃了藥去。自然逐一好
[illegible]得。西門慶謝不絕口。剛起身出房。官哥又醒覺

了。哭起來。太醫道。這位公子好聲音。西門慶道。便是也會生病。不好得緊。連累小妾。日夜不得安寢。一路送出來了。却說書童對琴童道。我方纔去請他。他已早騎了頭口出門。纔有人出來。那老子一路揉眼出來。上了馬。還打盹不住。我只落實了下來。琴童道。你是苦差。使我今日遊玩得了不的。又吃了一肚子酒。趂在閒話。玳安掌燈。跟西門慶送出太醫來。到軒下。太醫只管走。西門慶道。請寬坐。再奉一茶。還要便飯點心。太醫推辭道。多謝盛情。不敢領了。一直走到出來。西門慶送上馬。就差書童掌燈送去。別了太醫。飛的進去。叫玳安拿一兩銀子。趕上隨去討藥。直到任太醫家。太醫下了馬。對他兩個道。阿叔們。且坐着吃茶。我去拿藥出來。玳安拿禮盒。送與太醫道。藥金請收了。太

醫道。我們是相知朋友。不敢受你老爹的禮。[illegible]說好領藥。不然。我們藥也不好拿去。恐怕[illegible]來。空走那步。不如作速收了。候的藥去便[illegible]玳安道。[illegible]盡定求收了。太醫只得收了。見藥金[illegible]飛的先[illegible]藥也[illegible][illegible]出來。與玳安書童徑閉了門。兩個小廝回家。西門慶見了藥袋厚大的。說道。怎地許多。拆開看時。都是丸藥也。在裡面了。又道有錢能使鬼推磨。方纔他說先送煎藥。如今都送了來。也好也好。看藥袋上。是寫着[illegible]門[illegible]遠服。查再煎。忌食麩麪油腻炙爆[illegible]的印記。又一封筒大紅票簽。寫着加味地黃[illegible]西門慶[illegible]

迎春先分付煎一帖起來。李瓶兒又吃了些湯，迎春把藥煎了，
[illegible]了渣出來。捧到李瓶兒床前，道六[illegible]
[illegible]西門慶一手拿藥，一手扶
[illegible]李瓶兒吃了叫苦，迎春就拿[illegible]過了口。西門慶
吃了[illegible]了，是就伴李瓶兒睡了。迎春又[illegible]
衣服假睡了。說也奇怪，吃了這藥，就有驗了。西門慶也熟睡去
了。官哥只管要哭起來，如意兒恐怕哭醒了李瓶兒，把妳子[illegible]
放他吃。後邊也寂寂的睡了。到次早西門慶將起身，問李瓶兒
昨夜覺好些兒麼。李瓶兒道：可霎作怪，吃了藥，不知怎地睡
熟了。今早心腹裡都覺不十分怪疼了。學了昨的下半晚，真[illegible]
人也。西門慶笑道：謝天謝天，如今再煎他二鍾吃了，就全

好了。迎春就煎起第二鍾來吃了。西門慶一個驚塊落向爪哇
國去了。怎見得？有詩為証：

西施時把翠蛾顰，幸有仙丹妙入神。
信是藥醫不死病，果然佛度有緣人。

畢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東京慶壽旦　苗員外揚州送歌童

千歲蟠桃帶露擕　擕來黃閣祝期頤
八仙下降稱觴日　七鳳圖花織錦時
六合五溪輸貢軸　四夷三島獻珍奇
羲和莫遣兩丸速　願壽中朝帝者師

却說任醫官看了脉息，依舊到廳上坐下。西門慶便開言道：不知這病症看得何如？沒的甚事麽？任醫官道：夫人這的病原是産後不慎調理，因此得來。目下惡路不淨，面帶黃色，飲食也沒些要緊，走動便覺煩勞。依學生愚見，還該謹慎保重。大凡婦人産後，小兒痘後，最難調理，略有些差池，便種了病根。如今夫人

兩手脉息虛而不實。按之散大。却又軟不能自固。這病症。都只爲火炎。肝脾土虛木旺。虛血妄行。若今番不治。他後邊一發了不的了。說畢。西門慶道。如今該用甚藥纔好。任醫官道。只是用些清火止血的藥。黃柏知母爲君。其餘只是地黃黃芩之類。再加減些吃下看住。就好了。西門慶听了。就叫書童封了一兩銀子。送任一官做藥本。任一官作謝去了。不一時送將藥來。李瓶兒屋里煎服不在話下。且說西門慶送了任一官去回來。與應伯爵坐地。想起東京蔡太師壽旦已近。先期曾差玳安往杭州買辦龍袍錦繡金花寶貝上壽禮物。俱已完備。卽日要自往東京拜賀。等來日期已近。自山東來到東京。也有半個月日路程連夜收拾行李。進發。剛剛正好。再遲進不的了。便進房來和月娘

說知如此這般。月娘道。這咱時不說。如今忙匆匆的。你擇定几時起身。西門慶道。明日起身也纔殼到哩。還得几個日頭。西門慶說畢就走出外來分付。玳安書童画童打點衣服行李。明日跟隨東京走一遭。四個小廝。各各收拾行李。不遠月娘。便教小玉去請你各房娘都來收拾你爹行李。當下只有李瓶兒。一來有了孩子。二來服了藥。不出房來。其餘各房孟玉樓潘金蓮。一齊都到。走來的多動手。把皮廂涼廂。裝了蟒衣龍袍段匹。上壽等物。共有二十多扛。又整頓了應用冠帶衣服等件。一齊完了。晚夕三位娘子。擺設酒殽和西門慶送行。席上西門慶各人吖囑了几句。自進月娘房里宿歇。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發出門。又發了一張通行馬牌。仰經過驛遞起夫馬迎送。各各停當。

然后進李瓶兒房里來。看了官哥兒，與李瓶兒說了句話，教他好好調理，我不久便來家看你。那李瓶兒閣着淚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所來，和月娘玉樓金蓮打夥兒送出了大門。西門慶乘了凉轎，四個小廝騎了頭口，望東京進發，迤邐行來。却走了百里路程，那時日已傍晚。西門慶分付駐劄驛官廝見送供應過了一宵。明日天早，西門慶催遣人馬，扛箱快行。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午牌時打中火，又行。路上相遇的，無非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旦的，也有進生辰扛的，不計其數。又行了十來日，算前途路已不多。趲到劉劉湊巧，宿了一晚，又行勾兩日，早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那時天色將晚，趕到龍德街牌樓底下，就投翟家屋裏去住歇。那翟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管的出來迎接，各叙寒暄，吃了茶。西門慶叫玳安專管行李，一一交盤進了翟家裏來。翟謙交府幹收了，就擺酒和西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剔犀官卓上列着幾十樣大菜，幾十樣小菜，都是珍羞美味，燕窩魚刺，絕好下飯。只沒有龍肝鳳髓，其餘奇巧富麗，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也不過如此。當直的拿着通天犀杯斟上麻姑酒兒，遞與翟謙。接過滴了天，然後又斟上來，把盞與西門慶。西門慶也回敬了。兩人坐下，糖菓熟樣按酒之物，流水也似遞將上來。酒過兩巡，西門慶便對翟謙道：學生此來，单為老太師慶壽，聊備些微禮，孝順太師。想不見却，只是學生向有相攀的心，欲求親家預先稟過，但拜太師門下，做個乾生子，也不枉了一生一世，不知可以啓口帶攜的學生麼。翟謙道：這個有何

難哉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却也極好奉承今日見了這般
盛禮自然還要陞遷官爵不惟拜做乾子定然允哩西門慶听
說不勝之喜飲彀多時西門慶便推不吃酒翟管家道再請
一杯怎的不吃了西門慶道明日有正經事却不敢多飲再四
相勸只得又吃了一杯翟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食分付叫把牲
口牽到後槽去當下收過了家活就請西門慶到後邊書房裏
安歇排下好描金暖床綾綃帳兒把銀鈎掛起露出一床好錦
被香噴噴的一班小廝扶侍西門慶脫衣脫襪上床獨宿孤眠
西門慶一生不慣那一晚好難捱過也巴到天明正待起身那
翟家門戶重掩着那里討水來淨臉直挨到巳牌時分纔有個
人把匙鑰一路開將出來隨后一個小廝拿着手巾一個捧着
銀面盆傾了香湯進書房來西門慶梳洗完畢戴上忠靖冠穿
着外盖衣服一個在書房里坐只見翟管家出來和西門慶廝
見了坐下當直的托出一個朱紅合子里邊有三十來樣美味
一把銀壺斟上酒來吃早飯翟謙道請用過早飯學生先進府
去和主翁說過然后親家搬禮物進來西門慶道多勞費心酒
過數杯就拏早飯來吃了收過家活翟管家道且權坐一回學
生進府去便來翟家去不多時他跑來家向西門慶說老爺正
在書房梳洗外邊滿朝文武官員都各伺候拜壽未得廝見哩
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如今先進去拜賀者的浜襆學生也隨
後便到了西門慶不勝歡喜便教跟隨人拉同翟家幾個伴當
先把那二十扛金銀段疋擡到太師府前一行人應聲去了西

門慶冠帶乘了轎來。只見亂哄哄的挨肩擦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西門慶遠遠望見一个官員也乘着轎進龍德坊來。西門慶仔細一認倒是揚州苗員外。却不想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了。兩個同下轎作揖叙寒溫。原來這苗員外是第一個財主。他身上也現做個散官之職。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那時也來上壽。恰遇了故人。當下兩個忙匆匆路次話了幾句。分手而別。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但見

堂開綠野。彷彿雲霄。閣起凌烟。依稀星斗。門前寬綽堪旋馬。閥閱巍峩好豎旌。錦綉叢中。風送到畫眉聲巧。金銀堆裏。日映出琪樹花香。旃檀香截成梁棟。醒酒石滿砌階除。左右玉屏風。一個個夷光紅拂。滿堂羅寶玩。一件件周鼎商彝。明晃晃懸掛着明珠十二。黑夜裏何用燈油。鬧堂堂襯致得珠履三千。彈短鋏盡皆名士。恁地九州四海。大小官員多來慶賀。就是六部尚書。三邊總督。無不低頭。正是除却萬年天子貴。只有當朝宰相尊。

西門慶恭身進了大門。只見中門關着不開。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西門慶便問爲何今日大事却不開大門。翟管家道。原來中門曾經官家行幸。因此人不敢打從門出入。西門慶和翟管家進了幾重門。門上都是武官把守。一些兒也不混亂。見了翟讓。一個個都欠身問管家從何處來。翟管家答道。舍親打山東來拜壽老爺的。說罷又走過幾座門。轉幾個灣。無非是畫棟雕梁。金張甲第。隱隱聽見鼓樂之聲。如在天上的一般。西門慶又

問道這里民居隔絕那里來的鼓樂喧嚷翟管家道這是老爺
教的女樂一班共二十四人也曉得天魔舞霓裳舞觀音舞凡
老爺早膳中飯夜燕都是奏的如今想是早膳了西門慶听言
未了又鼻子裏覺得異香馥馥樂聲一發近了翟管家道這里
老爺書房將到了腳步兒放鬆些轉個廻廊只見一座大厛如
寶殿仙宮厛前仙鶴孔雀種種珍禽又有那瓊花曇花佛桑花
四時不謝開的閃閃爍爍應接不暇西門慶還未敢闖進交翟
管家先進去了然后挨挨排排走到堂前堂上虎皮太師交椅
上坐着一个大猩紅蟒衣的是太師了屏風後列有四三十个美
女一个个都是宮樣粧束執巾執扇捧擁着他翟管家也站在
一邊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師也起身就氊單上回了个

禮這是初相見了落后翟管家走近蔡太師耳邊暗暗說了几
句話下來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又朝上拜四拜蔡太師便
不答禮這四拜是認乾爺了因受了四拜后來都以父子相稱
西門慶開言道孩兒沒恁孝順爺爺今日華誕家里備的凡件
菲儀聊表千里鵝毛之意願老爺壽比南山蔡太師道這怎的
生受便請坐下當直的拏了花椅子上來西門慶朝上作了個
揖道告坐了就西邊坐地吃茶翟管家慌跑出門來叫擡禮物
的都進來二十來扛禮物揭開了凉箱蓋呈上一个禮目大紅
蟒袍一套官綠龍袍一套漢錦二十疋蜀錦二十疋火浣布二
十疋西洋布二十疋其余花素尺頭共四十疋獅蠻玉帶一圍
金鑲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八隻明

珠十顆。又榜巳黃金二伯兩。送上蔡太師做贄見的禮。蔡太師看了禮目。又瞧了抬上二十來扛。心下十分懽喜。連聲称多謝不迭。便教翟管家收進庫房去罷。一面分付擺酒款待。西門慶因見忙冲冲。推事故辭別了蔡太師。太師道。既如此。下午早早來罷。西門慶作个揖起身。蔡太師送了幾步。便不送了。西門慶依舊和翟管家同出府來。翟管家府內有事。也作別進去。西門慶竟回到翟家來。脫下冠帶。又整的好飯吃了一頓。回到書房打了个盹。聽的恰好蔡太師差舍人邀請赴席。西門慶謝了些扇金。着先去。隨后就來了。便重整冠帶。預先吽玳安封下許多賞封。做一拜匣盛了。跟隨着四個小廝。乘轎望太師府來不題。且說蔡太師。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各各請酒。自次日爲始。分做三停。第一是皇親內相。第二日是尚書顯要衙門官員。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只有西門慶。一來遠客。二來送了許多禮物。蔡太師到十分歡喜他。因此就是正日。獨獨請他一个。見說請到了新乾子西門慶。忙走出軒下相迎。西門慶再四謙遜讓爺爺先行。自家屈着背。輕輕跨入檻內。蔡太師道。遠勞駕從。又損隆儀。今日畧坐。少表微忱。西門慶道。孩兒戴天履地。全賴爺爺洪福。些小微意。何足掛懷。兩个喁喁咲語。真似父子一般。二十個美女。一齊奏樂。府幹當直的。斟上酒來。蔡太師要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力辭不敢。只領的一盞。立飲而盡。隨即坐了筵席。西門慶教書童取過一隻黃金桃杯。斟上一杯。滿滿走到蔡太師席前。雙膝跪下道。願爺爺千歲。蔡太師滿面歡喜道。

孩兒起來接過便飲个完。西門慶纔起身依舊坐下。那時相府
華筵珍奇萬狀都不必說。西門慶直飲到黃昏時候拿賞封賞
了諸執役人纔作謝告別道爺爺貴冗孩兒就此叩謝后日不
敢再來求見了。出了府門仍到翟家安歇次日要拜苗員外着
玳安跟尋了一日。都在皇城后李太監房中住下。玳安拏着帖
子通報了。苗員外來出迎道學生一个兒坐着正想个知心的
朋友講講恰好來奏巧就留西門慶筵燕西門慶推却不過只
得便住了。當下山餚海錯不記其数又有兩个歌童生的眉清
目秀開喉音唱幾套曲兒西門慶指着玳安琴童書童画童向
苗員外說道那班蠢材只顧吃酒飯都怎地比的那兩个苗員
外咲道只怕伏侍不的老先生若愛時就送上也何難西門慶

謙謝不敢奪人之好飲到更深别了苗員外依舊來翟家歇宿
幾日内相府管事的各各請酒留連了八九日西門慶歸心如
箭便叫玳安收拾行李那翟管家苦死留住只得又吃了一夕
酒重叙姻親極其眷恋次日早起辞別望山東而行一路水宿
風飡不在話下。且說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每眼巴巴
望西門慶回來多有懸掛在屋里做些針指通不出來閒耍只
有那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嬌模喬樣在丫鬟夥裏或是猜
枚或是抹牌說也有咲也有狂的通沒些成色嘻嘻哈哈也不
顧人看見只想着與陳經濟勾搭便心上亂亂的焦燥起來多
少長吁短嘆托着腮兒呆登登本待要等經濟回來和他做些
營生又不道經濟每日在店里没的閒欲要自家出來尋着他

又有許多丫頭往來不方便。月里便似鬆盤上蟻子一般。跑進跑出。再不坐在屋里。那一日止是風和日暖。那金蓮身邊帶着許多麝香合香。走到捲棚後面。只望着雪洞里。那經濟日在店里。那得脫身進來。望了一回不見。只得來到屋里。把筆在手。吟哦了几声。便寫一封書封着。叫春梅遞送與陳姊夫。經濟接着。拆開從頭一看。却不是書。一個曲兒。經濟看罷。慌的丟了買賣。跑到捲棚後面看。只見春梅回房去時。潘金蓮說了。不一時也跑到捲棚下。兩箇遇着。就如餓眼見瓜皮一般。禁不的一身直鑽到經濟懷里來。捧着經濟臉。一連親了幾個嘴。咂的舌頭一片声響道。你負心的短命賊囚。自從我和你在屋里被小玉撞破了去後。如今一向都不得會。這几日你爺爺上東京去了。我一個兒坐炕上泪汪汪只想着你。你難道耳根兒也不熱的。我仔細想來。你恁地薄情。便去着也索罷休。只到了其間。又丟你不的。常言痴心女子負心漢。只你也全不留些情。正在熱鬧間。不想那玉樓冷眼瞧破。忽然抬頭看見。順手一推。險些兒經濟跌了一交。慌忙驚散不題。那日吳月娘孟玉樓李瓶兒同一處坐地。只見玳安慌慌的跑進門來。見月娘嗑了個頭道。爹回來了。小的一路騎頭口拏着馬牌先行。因此先到家。爹這時節也差不上二十里遠近了。月娘道。你曾吃飯沒有。玳安道。從早上吃來。却不曾吃中飯。月娘便教玳安廚下吃飯去。又教整飯待大官人回來。自和六房姊妹同聚兒到廳上迎接。正是

詩人老去鶯鶯在　公子歸時燕燕忙

四人閙話多時。却早西門慶到門前下轎了。衆妻妾一齊相迎
進去。西門慶先和月娘廝見畢。然后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依
次見了。西門慶和六房妻小各叙寒溫。落后書童畫童也
來磕了六房的頭。自去廚下吃飯。西門慶把路上辛苦并到翟
家住下。明日蔡太師厚情。與內相日日吃酒事情。備細說了一
遍。因問李瓶兒孩子這幾時好麼。你身子怎地調理吃的任
官藥有些應驗麼。我雖則往東京。一心只吊不下家事哩。店里
又不知怎樣。因此急急回來。李瓶兒道。孩子也沒甚事。我身子
吃藥后畧覺好些。月娘一面教衆人收好行李及蔡太師送的
下程。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到晚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西門
慶連在月娘房裏歇了兩夜。是久早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權
愛之情多不必說。次日陳經濟和大姐來廝見了。說了些店里
的帳目。應伯爵和常時節打听的大官人來家。都來望西門慶
出門廝見畢。兩個一齊說哥哥一路辛苦。西門慶便把東京富
麗的事情。及太師管待情分。備細說了一遍。兩人只顧稱羡不
已。當日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常時節臨起身。向西門慶
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可照顧麼。說着只是低了臉。半含
半吐。西門慶道。但說不妨。常時節道。實爲住的房子不方便。待
要尋間房子安身。却沒有銀子。因此要求哥周濟些兒。日后少
不的加些利錢送還哥哥。西門慶道。相處中說甚利錢。我如今
忙忙地。那討銀子。且待到韓夥計貨船來家。自有个處。說罷。常
時節應伯爵作謝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苗員外。自與西門慶相

會在太師府前便請了一席酒席上又把兩个歌童許下了那一日西門慶歸心如箭却不曾作別的他竟自歸來了員外還道西門慶在京伴當來翟家問着那翟家說三日前西門大官家去了伴當回話苗員外纔曉的却不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不送去也罷不和我合着氣只后邊說不的話了便叫過兩个歌童分付道我前日請山東西門大官席上把你兩个許下他如今他離東京回家去了我目下就要送你們過去你們早收拾包裹待我稍下書打發你們那兩个歌童一齊陪告道小的每伏侍的員外多年了却為何今日閃的小的們不好又不知西門大官性格怎地今日還要員外做主員外道你們却不曉的西門大官家里豪富潑天金銀廣布身居着右班左職現在蔡太師門下做个乾兒子就是內相朝官那个不與他心腹往來家里開着兩个綾段鋪如今又要開个標行進的利錢也委的無數兄兼他性格溫柔吟風弄月家里養个七八十个着頭那一个不穿綾着襖後房里擺着五六房娘子那一个不插珠挂金那些小優們戲子們个个借他錢鈔服他差使平康巷青水巷這些角伎人人受他恩惠這也不消說的只是咱前日酒席之中已把小的子許下他了如今終不成改个口罷那歌童又說道員外這几年上不知費盡多少心力教的俺們彈唱哩如今才曉得些絃索却不留下自家歡樂怎地到送與別人快活說罷不覺地撲簌簌哩吊下淚來那員外也覺慘然不樂說道小的子你也說的是咱也何苦定要是這等只是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也。那孔聖人說的話，怎麼違得？如今也由不得你，待咱修書一封，差个伴當送你去，教他把隻眼兒好生看覷你們。你到那邊快活，也强似在我這里一般。就叫那門管先生寫着一封通候的八行書信，後面又寫那相送歌童、求他親目的語兒。又寫个禮单兒，把些尺頭書帕做个通問的禮兒。差了苗秀、苗實齎擎書信，護送兩个歌童。一霎時，栓上了頭口，帶了被囊行李，直到山東西門慶家來。那兩個歌童當時忍不住腮邊淚滴，又是主命難違，只得補燭也似磕了兇個頭，謝辭了員外，番身上馬，遞遲行來。見那青山環馬首，綠水繞行鞭，酒帘深樹里，草舍落霞前。正爲那邊行雲歌声絶代，不覺的辭恩主，跋涉風烟。這兩个思鄉念主，把那些檀板風流、陽春白雪兒多忘却。這兩個忙報急趨，止思量早完公事，披星帶月的夜忘眠。正是：朝爲苗府清哥客，暮作西門侑酒人。遠遠望見綠樹林中挂着一個望子，那歌童道：「哥，走了這一日了，肚里有些餓了，且吃盃酒兒去。」只見四个人兒滾鞍下馬，走入店中。那招牌上面寫的好說：神仙留玉佩，卿相解金貂。真个是好酒店也。四人坐下，喚賣貫打上兩角酒來，擻个葱兒、蒜兒、大賣肉兒、荳腐菜兒，鋪上兇碟。正待舒懷暢飲，忽地哩回頭看時，止見粉壁上飛白字，寫着兩行詩道：千里不爲遠，十年歸未遲。總在乾坤内，何須嘆別離。正對着兩个歌童眼兒，不覺的賣藥有病的了。動人心處，撲簌簌流下兩行淚來，說道：「哥，我們隨着員外，指望一帶兒到底，誰想酒席中間一言兩句，竟把我們送與別人。人人離鄉賤，未知去

後若何。那苗秀苗實。把好言知慰了一番。吃了飯上馬。又走四个生口。十六个蹄兒。端的是走的好。不多几个日頭。就到東平洲。清河縣地面。四人拴了生口。下馬訪問端的。一直地竟到紫石街西門慶家府裡投下。却說那西門慶自從東京到家。每日忙不迭送禮的。請酒的。日日三朋四友。既要與大娘兒接風。又要與各房兒纜綣。朝朝雨雨尤雲。以此不曾到衙門里去走。連那告狀的帖兒。也不曾消的。那日清閑無事。且到衙門里升堂画卯。把那些解到的人犯。也有姦情的。鬥毆的。賭賻的。竊盜的。一一重問一番。又把那些投到文書。一一押到日僉押了一會。乘了一乘涼轎。几个牢子喝道了簇擁來家。只見那苗秀苗實。與那两个歌童。已是候的久了。就跟着西門慶的轎子。隨到前廳。雙膝跪下。稟說小的是楊州苗員外。有書拜候老爺。磕个頭起在一邊。那西門慶舉个手。說着起來。就把苗員外別來的行徑。寒暄的套語。問了一會。就叫書童。把那銀剪子。剪開護封。拆了內函封袋。打開副啓。細細看時。只見那苗秀苗實。依先跪下。奉過那許多禮物。說道。這是俺員外一點孝心。求老爹俯納。西門慶喜之不勝。連忙叫收起禮物。請起苗秀苗實說道。我與千里相逢。不想就蒙員外情投意合。十分相愛。就把歌童相許。那時酒中說話。咱也忘却多時。因為那歸的忙促。不曾叩府辭別。正在想着。不意一諾千金。遠蒙員外記憶。我記得那古人交談。止有那范張結契。千里相從。古今以為美談。如今你們那个員外。委的也是難的。稱長道好。細細又感謝了一番。只見那

兩个歌童。通新走過。又磕几个頭說道。員外着小的們伏侍老
爺。萬求老爺賞觀。西門慶見兩个兒。生得清秀。真真嫡嫡媚媚。
雖不是兩節穿衣的婦人。却勝似那唇紅齒白的妮子。權天喜
地。就請四位管家。前廝茶飯。一面整辦厚禮綾羅細軟。修書答
謝員外。一面收拾房間。就叫兩个歌童。在于書房伺候着。只見
那應伯爵諸人。聞此事知此事。過來探望。西門慶就叫我安里
邊討出菜蔬嗄飯點心小酒。擺着八仙卓兒。就與諸人燕飲。就
叫兩个歌童前來唱。只見捧着檀板。拽起歌唱一个。

新水令　小園昨夜放江梅。另一番動人風味。梨花迎笑臉。楊
柳妬腰圍。試鬪茶蘪。開到海棠末。

駐馬聽　野徑疎籬。陣陣香風來燕子。小園幽砌。紛紛膏雨過
柳西。芳心不與蝶潛知。牆香未許蜂先覺。闌遍倚不知多少
傷心處。

雁兒落帶得勝令　我則見碧陰陰西施鎖翠。紅點點鴛鴦拋
珠泪。舞仙仙砑光帽帽簪。虛飄飄花谷樓前墜。尚兀是芳氣
襲人衣。艷質易沾泥。落處魚驚。飛來蝶欲迷。尋思憑誰寄還
悲花源未可期

那西門慶點着頭道。果然唱得好。那兩个歌童打个半跪兒跪
將下告道。小的們還學得些小詞兒。一發歌與老爹听。西門慶
說道這却更好。便教歌詞。

試裂齊紈　施鉛粟　麦畫春牧　草淺淺細鋪平野　散
騎黃犢　一卷殘書牛背穩　數聲短笛烟光綠　想披蓑

題詠　賦新詞　勞心曲

文章妙傳芸局　音調促借絲竹　倚清歌追和　陽春難續　一代風流誇好事　可堪膾炙人爭錄　羡先生想像賦高唐情詞足

又

畫出耕圖　郊原外東阡西陌　町疃曲　羣山環翠　岸塍聯絡　綠遍田疇多黍稌　麥旂纂纂蚕盈箔　彷彿有溪小繞柴門山如削　扶藜杖　徑丘壑　穿林藪　聽猿鶴　子耕耘　前妻饁服　勞耕作喬木陰森　流憇處牖荼捫腹　舒鑊　羡先生想像詠豳風　村田樂

寫就丹青　新畫好　溪山環繞　隱隱迴沙汀水岸　綠蘋紅蓼　一派秋光連滴瀲　短蓑篛笠　烟波渺　看覓峙繹得兇鮮鱗　鮊魚小　漁唱起　飛鴻杳　江月白歸雲少　倚蓬窓　試覓舊盟鷗鳥　借問忘機當日事何如此際心情悄　羡先生想像詠滄浪　起塵表

又

四野雲垂　冰花砌平鋪茅屋　紅炉暖　妻煨山芋自斟醪酥　課僕採薪外戶　呼兒引鶴翻平阯　攬此景寫入画圖中娛心目　鍾貴富天之祿　恩盛滿吾之欲　聘妍奇攄寫好詞盈軸　愧我倡酬才思澀　輸他文采機閑熟　羡先生想像樂桑榆　顏如玉

果然是声遏行雲。歌成白雪。引的那後邊娘子們。吳月娘。孟玉

樓潘金蓮李瓶兒都來听着。十分懽喜齊道唱的好。只見潘金蓮在人叢裡雙眼直射那兩个歌童口里暗暗低言道這兩个小猴子。不但唱的好。就他容貌也標致的緊。心下便已有几分喜他了。當下西門慶打發兩个歌童東廂房安下。一面吩擺飯與苗秀苗實吃。一面整頓禮物回書答謝苗員外。畢竟未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周濟常時節　應伯爵舉薦水秀才

丰積黃金修素封　蘧蘧莊蝶夢魂中
曾聞郿塢光難駐　不道銅山運可窮
此日分籯推鮑子　當年沉水笑龐公
悠悠末路誰知己　惟有夫君尚古風

這八句单說人生世上。榮華富貴。不能常守。有朝無常到來。恁地堆金積玉。出落空手歸陰。因此西門慶仗義疎財。救人貧難。人人都是贊嘆他的。這也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留下兩個歌童。衹候着。遇有呼喚。不得有違。兩人應諾去了。隨即打發苗家人回書禮物。又賞了些銀錢。苗實苗秀。磕頭謝了出門。後來兩

個歌童。西門慶畢竟用他不着。都送太師府去了。正是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却說常時節自那日席上求了西門慶的事情。還不得個到手。房主又日夜催逬了。不的恰遇西門慶自從在東京來家。今日也接風。明日也接風。一連過了十來日。只不得個會面。常言道。見面情難盡。一個不見却告訴誰。每日央了應伯爵。只走到大官人門首。問聲說不在。就空回了。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你也是男子漢大丈夫。房子沒間住。吃這般懊惱氣。你平日只認的西門大官。今日求些周濟也做了瓶落水。說的常時節有口無言。呆登登不敢做聲。到了明日早起身尋了應伯爵。來到一個酒店內。只見小小茅簷兒。靠着一灣流水。門前綠樹陰中。露出酒望子來。五七個火家。搬酒搬肉不住的走。店裡橫頭一張櫃槕。掛幾樣鮮魚鵝鴨之類。到潔淨可坐。便請伯爵店裡吃三盃去。伯爵道。這却不當生受。常時節拉了到店裡坐下。量酒打上酒來。擺下一盤薰肉。一盤鮮魚。酒過兩巡。常時節道。小弟向求哥和西門大官人說的事情。這幾日通不能勾會。房子又催逬的緊。昨晚被房下聒絮了半夜。耐不的五更抽身。專求哥趁早大官人還沒出門時。慢慢地候他不知哥意下如何。應伯爵道。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我今日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了。兩個又吃過幾盃。應伯爵便推早酒不吃罷。常時節又勸一盃。筭還酒錢。一同出門。逕踰西門慶屋裡來。那時正是新秋時候。金風荐爽。西門慶連醉了幾日。覺精神減了幾分。正遇周內相請酒。便推事故不去。自在花園

藏春塢遊玩原來西門慶后園那藏春塢有的是菓樹鮮花兒四季不絕這時雖是新秋不知開着多少花朶在園裡西門慶無事在家只是和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五個在花園裡頑耍只見西門慶頭戴着忠靖冠身穿柳綠緯羅直身粉頭靴兒月娘上穿柳綠杭絹對衿襖兒淺藍水紬裙子金紅鳳頭高底鞋兒孟玉樓上穿鴉青段子襖兒鵝黃紬裙子桃紅素羅羊皮金滾口高底鞋兒潘金蓮上穿着銀紅縐紗白絹裏對衿衫子荳綠沿邊金紅心比甲兒白杭絹畫拖裙子粉紅花羅高底鞋兒只有李瓶兒上穿素青杭絹大衿襖兒月白熟絹裙子淺藍玄羅高底鞋兒四個妖妖嬈嬈伴着西門慶尋花問柳好不快活且說常時節和應伯爵來到廳上問知大官人在花園裡權的坐着等了好半日却不見出來只見門外書童和畫童兩個擡着一隻箱子都是綾絹衣服氣吁吁走進門來亂嚷道等了這半日還只得一半就廳上歇下應伯爵便問你爹在那裡書童道爹在園裡頑耍哩伯爵道勞你說聲兩個依舊擡着進去了不一時書童出來道爹請應二爹常二叔少待便出來兩人坐着等了一回西門慶纔走出來二人作了揖便請坐地伯爵道連日哥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却怎的在家裡西門慶道自從那日別後整日被人家請去飲酒醉的了不的通沒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請酒我只推有事不去伯爵道方纔那一箱衣服是那里擡來的西門慶道這日下交了秋大家都要添些秋衣方纔一箱是你大嫂子的還做不完纔勾一半哩常時節伸

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箱了好不費事小戶人家一疋布也難
的恁做着許多綾絹衣服哥果是財主哩西門慶和應伯爵都
笑起來伯爵道這兩日杭州貨船怎地還不見到不知他買賣
貨物何如前日哥許下李三黃四的銀子哥許他待門外徐四
銀到手湊放與他罷西門慶道貨船不知在那里擔閣着書也
没稍封寄來好生放不下李三黃四的我也只得依你了應伯
爵挨到身邊坐下乘間便說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席上求的事
情一向哥又沒的空不曾說的常二哥被房主催逬慌了每日
被嫂子埋怨二哥只麻做一團沒個理會如今又是秋涼了身
上皮襖兒又當在典舖哩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須救時無
省的他嫂子日夜在屋裡絮絮叨叨况且尋的房子住着了人
走動也只是哥的體面因此常二哥央小弟特地來求哥早些
周濟他罷西門慶道我當先曾許下他來因爲東京去了這番
費的銀子多了本待等韓夥計到家和他理會要房子時我就
替他兌銀子買如今又恁地要緊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緊當
不的他嫂子聒絮只得來求哥早些便好西門慶躊躇了半晌道
旣這等也不難且問你要多少房子纔勾住了伯爵道他兩口
兒也得一間門面一間客坐一間床房一間厨灶四間房子是
少不得的論着價銀也得三四個多銀子哥只早晚湊些交他
成就了這樁事罷西門慶道今日先把幾兩碎銀與他拏去買
件衣服辦些家活盤攪過來待尋下房子我自兌銀與你成交
可好麽兩個一齊謝道難得哥好心西門慶便叫書童去對你

大娘說皮匣內一包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諾去了。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對常時節道。這一包碎銀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你拿去好襍用。打開與常時節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常時節接過放在衣袖裡。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幾日不是要遲你。只等你尋下房子。一攪果和你交易。你又沒曾尋的。如今即忙便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兌去便了。常時節又稱謝不迭。三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幾個古人輕財好施。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閭。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慳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還哩。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曾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有詩為証。

積玉堆金始稱懷　誰知財寶禍根荄
一文愛惜如膏血　仗義翻將笑作呆
親友人人同陌路　存形心死定堪哀
料他也有無常日　空手傳伶到夜臺

正說着。只見書童托出飯來。三人吃了。常時節作謝起身。袖着銀子。懽的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那渾家鬧炒炒。嚷將出來。罵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裡。尚兀是千懽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教老婆耳聒裡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裡銀子摸將出來。放在卓見上。打開瞧

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响噹噹的無價之寶滿身通麻了恨沒口水嚥你下去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幾場合氣了那婦人明明看見包里十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裡奪去常二道你生世要罵漢子見了銀子就來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去買些衣服穿好自去別處過活却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笑臉道我的哥端的此是那里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只是要你成家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買房子安身却不好倒恁地喬張智我做老婆的不曾有失花兒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揪不採自家也有幾分慚愧了禁不的吊下淚來常二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發作那婦人一發吊下淚來兩個人都閉着口又沒個人勸解悶悶的坐着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銀子不採他人就道我薄情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要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聒噪我只得恐着出門去了却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原是早上耐你不的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裡吃了三盃一同往大官人宅裡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沒曾去吃酒多虧了應二哥不知費許多唇舌纔得這些銀子到手還許我尋下房子一頃對銀與我成交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攪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又不要花費開了尋

件衣服過冬。省的耐冷。常二道。我正要和你商量。十二兩紋銀買幾件衣服。辦幾件家活。在家裡。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看些。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是。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正是惟有感恩并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常二與婦人兩個說了一回。那婦人道。你那里吃飯來沒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裡吃來的。你沒曾吃飯。就拿銀子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拴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常二取栲栳望街上便走。不一時買了米。栲栳上又放着一大塊羊肉兒笑哈哈跑進門來。那婦人迎門接住道。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常二笑道。剛纔說了許多辛苦。不爭這一些羊肉。就牛也該宰幾個請你。那婦人笑指着常二罵道。狠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心。看你怎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萬聲親哥。饒我小淫婦罷。我也只不饒你哩。試試手段看。那婦人聽說。笑的走井邊打水去了。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碗羊肉。擺在桌兒上。便叫哥吃飯。常二道。我纔在大官人屋裡吃的飯。不要吃了。你餓的慌。自吃些罷。那婦人便一個自吃了。收了家活。打發常二去買衣服。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來。看了幾家都不中意。只買了一領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紬裙子。月白雲紬衫兒。紅綾襖子兒。白紬子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買了件鵝黃綾襖子。丁香色紬直身兒。又有幾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着來到家中。教婦人打開看看。那婦人忙打開來瞧着。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買

來婦人道。雖沒的便宜。卻直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當日婦人僅天喜地過了一日。埋怨的話都吊在東洋大海去了。不在話下。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時節出門。依舊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個武職恁的一個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結的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太師門下。那些通問的書柬。流水也是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多不得了理。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們在屋裡。好教他寫寫。省些力氣也好。只沒個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我須尋間空房與他住下。每年算還幾兩束脩與他養家。卻也要是你心腹之友便好。伯爵道。哥不說不知。你若要別樣。卻有。要這個到難。怎的要這個到沒。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沒些些說是說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若只是平平才學。又做慣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個祖父相處一個朋友。生下來的孫子。他現是本州一個秀才。應舉過幾次。只不得中。他胸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他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極有情分的。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讚他好。卻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幾科不中。禁不的髮白鬢斑。如今他雖是飄零書劍。家裡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帶房子。整的潔淨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幾口兒。也勾用了。卻怎的肯來人家坐館。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被那些大戶人家買去了。如今只剩得雙手皮哩。西門慶道。原來是賣過的田。算甚麼數。伯爵道。這果是算不的數了。只他一個

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十分美貌又有兩個孩子纔三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了美貌渾家那肯出來伯爵道喜的是兩年前渾家專要偷漢跟了個人上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恁地說的他好都是鬼混你且說他姓甚麽伯爵道姓水他才學果然無比哥若用他時管情書柬詩詞歌賦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輝哩人看了時都道西門大官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纔說這兩樁都是吊慌我却不信你的吊慌你有記的他些書柬兒念來我聽看好時我便請他來家撥間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承的尋個好日子便請他也罷伯爵道曾記得他稍書來要我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畧記的幾句念與哥聽黃鶯兒

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滿門兒托賴都康健舍字在邊傍立着官有時一定求方便羨如椽往來言疏落筆起雲烟

西門慶聽畢呵呵大笑將起來道他滿心正經要你和他尋個主子却怎的不稍封書來到寫着一隻曲兒又做的不好可知道他才學荒疎人品散彈哩伯爵道這到不要作准他只爲他與我是三世之交小弟兩三歲時節他也纔勾四五歲那時就同吃糖糕餅果之類也沒些兒爭論後來大家長大了上學堂讀書寫字先生也道應二學生子和水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俐後來已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沒些嫉忌日裡同行同坐夜裡有時也同一處歌到了戴網子尚兀是相厚的因此是一個人一般極好兄弟故此不拘形迹便隨意寫個曲兒

我一見了。也有幾分着惱。後想一想。他自托相知。纔敢如此。就不惱罷了。況且那隻曲兒也到做的有趣。哥却看不出來。第一句說書寄應哥前。是啓口。就如人家寫某人見字一般。却不好哩。第二句說別來思不待言。這是叙寒溫了。簡而文。又不好哩。第三句。是滿門兒托賴都康健。這是說他家沒事故了。後來一發好的緊了。西門慶道第五句是甚麼說話。伯爵道。哥不知道。這正是拆白道字。尤人所難。舍字在邊旁。立着官字。不是個館字。若有館時。千萬要舉薦。因此說有時定要求方便。羨如椽。他說自家一筆如椽。做人家往來的書疏。筆兒落下去。其烟滿紙。因此說落筆起雲烟。哥你看他詞裡。有一個字兒是閑話麼。只這幾句。穩穩把心窩裡事。都寫在紙上。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爵說了他恁地好處。到沒的說了。只得對伯爵道。你既說他許多好處。且問你有甚正經的書札。拏些我看看。我就請了他。伯爵道。他做的詞賦也有在我處。只是不曾帶得來。哥看。我還記的他一篇文字。做得甚好。就念與哥聽着。

一戴頭巾心甚懽。豈知今日悞儒冠。別人戴你三五載。偏戀我頭三十年。要戴烏紗求閣下。做篇詩句別尊前。此番非是吾情薄。白髮臨期太不堪。今秋若不登高第。踹碎冤家學種田。

維歲在大比之期。時到揭曉之候。訴我心事。告汝頭巾。為你青雲利器望榮身。誰知今日白髮盈頭。戀故人。嗟乎。憶我初戴頭巾。青青子襟。承汝枉顧。昂昂氣忻。既不許我少年早發

又不許我久居待伸上無公卿大夫之職下非農工商賈之民年年居白屋日日走瞽門宗師案臨膽怯心驚上司迎接東走西奔思量爲你一世驚驚嚇嚇受了若干辛苦一年四季零零碎碎被人賴了多少束修銀告狀助貧分穀五斗祭下領支肉半斤官府見了不覺怒嗔早快通稱書道廣文東京路上陪人幾次兩齋學霸惟吾獨尊你看我兩隻早靴穿到底一領藍衫剩布觔埋頭有年說不盡艱難悽楚出身何日空歷過冷淡酸辛賺盡英雄一生不得文章力未沾恩命數載猶懷霄漢心嗟乎哀哉哀此頭巾看他形狀其實可矜後直前橫你是何物七穿八洞真是禍根嗚呼冲霄鳥兮未垂翅化龍魚兮已失鱗豈不聞久不飛兮一飛登雲久不鳴兮一鳴驚人早求你脫胎換骨非是我棄舊憐新斯文名器想是通神從茲長別方感洪恩短詞薄奠庶其來歆理極數窮不勝具懇就此拜別早早請行

伯爵念罷西門慶拍手大笑道應二哥把這樣才學就做了班揚了伯爵道他人品比才學又高如今且說他人品罷西門慶道你且說來伯爵道前年他在一個李侍郎府里坐館那李家有幾十個丫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伏侍的小廝也一個個都標致龍陽的那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後來不想被兇個壞事的丫頭小廝見是一個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掊他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來閧動街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

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丫頭小廝。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麼。再不亂的。西門慶道。他既前番被主人趕了出門。一定有些不停當哩。二哥雖與我相厚。那椿事不敢領教。前日散僚友倪桂岩老先生。曾說他有個姓溫的秀才。且待他來時再處。畢竟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捨陀羅經

本性員明道自通　番身跳出網羅中
修成禪那非容易　煉就無生豈俗同
清濁兇畨隨運轉　闢門數仭任西東
逍遙萬億年無計　一點神光永注空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個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開山是那萬迴老祖。怎麼叫做萬迴老祖。因那老師父七八歲的時節。有個哥兒從軍邊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因此上那老娘兒思想那大的孩兒。掉不下的心腸。時常在家啼哭。忽一日那孩子問着母親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孩兒們又

没的打攪你。頭頭兒小米飯兒咱家也儘捱的過。恁地裡你時
時弔下淚來。娘你說與咱。咱也好分憂哩。那老娘兒就說。小孩
子你還不知道。老人家的苦哩。自從你老頭兒去世。你大哥兒
到邊上去做了長官。四五年地信兒也不稍一個來家。不知他
死生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弔的下。說了又哭起來。那孩子說
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裏。咱做弟郎的早晚鬪走
去。抓着哥兒。討個信來回覆你老人家。却不是好。那婆婆一頭
哭。一頭笑起來。說道怪呆子。說起你哥。在恁地。若是那一百二
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在那遼東地面去。此一萬餘里。就是那
好漢子。也走得要不的。直要四五個月。纔到哩。笑你孩兒家怎
麼去的。那孩子就說嘎。若是果在遼東。也終不在個天上。我去

去。尋哥兒就回也。只見把鞁鞋兒繫好了。把直裰兒整一整。對
着婆兒拜個揖。一溜烟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及。愈添
愁悶。也有隣舍街坊婆兒婦女。捱肩擦背。拏湯送水。說長道短
前來解勸。也有說的是的。說道孩兒門怎去的遠。早晚閒却回
也。因此婆婆也收着兩睚眼淚。悶悶的坐地。看看紅日西沉。東
隣西舍。一個個燒湯熟飯。一個上榻關門。那婆婆探頭探腦。守
兩隻眼珠兒一直向外。恨不的趕將上去。只見遠遠的望見那
黑魆魆影兒頭。有一個小的兒來也。那婆婆就說。靠天靠地。靠
着日月三光。若得俺小的子兒來也。也不負了俺修齋吃素的
念頭。只見那萬廻老祖。一忽地跪到跟前。說娘你還未睡炕哩。
咱已到遼東抓着哥兒。討的平安家夜來也。婆婆笑道。孩兒你

不去的。正好兒教你老人家挂心。只是不要弔着謊哄着老娘那里有一萬里路程。朝暮往還的。孩兒道娘你不信不信麼。一直里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信。果然是那哥兒手筆。又取出一件汗衫帶回漿洗的。也是那個婆婆親手縫紉的毫厘不差。因此哄動了街坊。叫做萬回。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回長老。果然是道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那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升鐵針兒。又在那梁武皇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因此勅建那永福禪寺。做那萬回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錢糧。正是

神僧出世神通大　聖主尊隆聖澤深

不想那歲月如梭。時移事改。只見那萬迴老祖歸天圓寂。那些得皮得肉的上人們。一個個多化去了。只見有個憊賴的和尚撒賴了百丈清規。養婆兒。吃燒酒。咱事兒不弄出來。打哄了燒苦惹。咱勾當兒不做。卻被那些潑皮賴虎。常常作酒撈錢。擺不過一會兒把袈裟也當了。鍾兒磬兒多典了。殿上椽兒賣了。沒人要的燒了。磚兒瓦兒換酒吃了。弄得那雨淋風刮佛像兒倒了。荒荒凉凉。燒香的也不來了。主顧門徒做道場的薦亡的。多是關大王賣荳腐。鬼兒也沒的上門了。一片鍾鼓道場。忽變做荒烟衰草。驀地里三四十年。那一個扶衰起廢。原來那寺里有個道長老。原是西印度國出身。因慕中國清華。發心要到上方行脚。打從那流沙河星宿海。灌兒水地。友走了八九個年頭。才到中華區處。迤邐來到山東地方。卓錫在這個破寺院裏

面面壁九年。不言不語。眞個是。

佛法原無文字障　工夫好向定中尋

忽一日。發個念頭。說道。呀。這寺院兒。塌塌的這模樣了。你看這些蠢頭村腦的禿厮。止會吃酒噇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白地。豈不可惜。那一個尋得一磚半瓦。重整家風。常記的古人說得好。人傑地靈。事到今日。咱不做主。那個做主。咱不出頭。那個出頭。且前日山東有個西門大官人。居錦衣之職。他家私巨萬。富比王侯。家中那一件沒有。前日餞送宋西蔴御史。曾在咱這裏。擺設酒席。他因見咱這裏寺宇傾頹。就有個舍錢布施。鼎建重新的意思。咱那時。口雖不言。心窩里已有下幾分了。今日呵若得那個檀越。爲主作倡。管情早晚間。把咱好事成就也。咱須辦自家去走一遭。當時間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鐘。敲起鼓。舉集大衆。上堂宣揚此意。那長老怎生打扮。只見

身上禪衣猩血染　雙環掛耳是黃金
手中錫杖光如鏡　百八胡珠耀日明
開覺明路現金繩　提起凡夫夢亦醒
麗眉紺髮銅鈴眼　道是西天老聖僧

那長老宣揚已畢。就教行者。拏過文房四寶。磨起龍香劑。飽揩霜毫。展開烏絲欄。寫着一篇疏文。先敘那始末根由。後勸人捨財作福。寫的行行端正。字字清新。好長老。眞個是古佛菩薩現身。從此辭了大衆。着上了禪鞋。戴上個斗蓬笠子。一壁廂直逕到西門慶家府里來。且說西門慶辭別了。應伯爵轉到後廳。直

到捲棚下卸了衣服走到吳月娘房內把那應伯爵䓁水秀才的事體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的時節多虧那些親朋齊來與咱把盞如今少不的也要整辦些兒小酒回答他倒今日空閑沒件事就把這事兒完了也罷當下就叫了玳安拿了籃兒到十市街坊買下些時鮮菓品猪羊魚肉奄臈鷄鵞嗄飯之類分付了當就分付小厮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月娘一同走到李瓶兒房裏來看官哥李瓶兒咲嘻嘻的接住了月娘西門慶西門慶道娘兒來看孩子哩李瓶兒就叫奶子抱出官哥兒眉目稀疎就如粉塊裝成一般咲欣欣直攛到月娘懷里來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兒恁地乖覺長大來定是聰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說兒長大起來恁地奉養老娘哩那李瓶兒就說娘說那里話假饒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戦也先向上頭封贈起娘那鳳冠霞帔穩穩兒先到娘哩好生奉養老人家西門慶接口便說兒你長大來還掙箇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箇西班出身雖有興頭却沒十分尊重正說着不想那潘金蓮正在外边聽見不覺的怒從心上起就駡道沒廉恥弄虛脾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哩也不曾徑過三箇黄梅四箇夏至又不曾長成十五六歲出幼過關上學堂讀書還是水的泡與閻羅王合養在這裡的怎見的就做官就封贈那老夫人我那恠賊囚根子沒廉耻的貨怎地就見的要他做箇文官不要像你正在嘮嘮叨叨喃喃洞洞一頭駡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那玳安走將進來叫聲五娘說道爹在那裡潘金蓮便駡怪

尖嘴的賊囚根子那个曉的你什麽爹在那裡爹怎的到我這屋裡來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太奶奶老封婆八珍五鼎奉養他的在那裡那裡問着我討那玳安就曉的不是路了說是望六娘房裡便走走到房門前打个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所上西門慶道應二爹纔造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爹自家出去便知西門慶只得撇了月娘李瓶兒仍到那捲棚下面穿了衣服走到外边迎接伯爵正要動問間只見那募緣的來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了高聲叫阿彌陀佛這是西門老爹門首麽那箇掌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桂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有壽東京募緣的長老求見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箇潑漫好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歡喜也要

幹些好事保佑孩兒小的也通曉得並不嗔道作難一壁廂進報西門慶西門慶就說且教他進來看只見管家的三步那來兩步走就如見了活佛的一般慌忙請了長老那長老進到花廳裡面打了箇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腳到東京汴梁卓錫在永福禪寺面壁九年頗傳心印止為那殿宇傾頹琳宮倒塌貧僧想的起來為佛弟子自然應的為佛出力總不然倩到那箇身上去因此上貧僧發了這個念頭前日老檀越做行各位老爹的勝悲憐本寺廢壞也有個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盟貧僧記的佛經上說的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主得桂子蘭孫端嚴美貌日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故此特叩高門不拘

五百一千。要求老檀那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錦帕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双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厮看茶。揭開疏簿。只見寫道。伏以白馬馱經。開象教竺騰衍法。啓宗門大地衆生。無不皈依佛祖。三千世界。盡皆蘭若裝嚴。看此瓦礫傾頹。成甚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稱佛子欽人。今有永福禪寺。古佛道場。焚修福地。啓建自梁武皇帝。開山是萬廻祖師。規制恢弘。彷彿那給孤園黃金鋪地。雕鏤精製。依希似祇洹舍白王爲堦。高閣摩空。旗檀氣直接九霄。雲表層基亘地。大雄殿可容千衆禪僧。兩翼嵬峩。盡是琳宮紺宇。廊房潔淨。果然精勝洞天。那時鍾鼓宣揚。盡道是寰中佛國。只這緇流濟楚。却也像塵界人天。那知歲久年深。一瞬地時移事異。莽和尚縱酒撒潑。首先清規。歡道人懶惰貪眠。不行打掃。漸成寂寞。斷絕門徒。以致淒凉罕稀瞻仰。蕺以烏鼠穿餘。那堪風雨漂搖。棟宇摧頹。一而二。二而三。支撐摩計。墻垣坍塌。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朱紅櫺槅。拾來煨酒煨茶。合抱梁樞。拿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消盡。雨打彌陀化作塵。吁嗟乎。金碧焜炫。一旦爲灌莽榛荊。雖然有成有敗。終須否極泰來。幸而有道長老之虔誠。不忍見梵王宮之費敗。發大弘願。遍叩檀那。伏願咸起慈悲。盡興惻隱。梁柱椽楹。不拘大小喜捨。到高題姓字。銀錢布幣。豈論豐贏。投櫃日疏簿標名。仰仗着佛祖威灵。福祿壽永永百年千載。倚靠他伽藍明鏡。父子孫個個原祿高官。瓜瓞綿綿。森挺三槐五桂。門庭奕

奕煋煌金埒錢山。凡所營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破慳心。謹
疏。

看畢。西門慶就把冊葉兒。妝好粧入那錦套裹頭。把揀銷兒銷着錦帶兒拴着恭恭敬敬放在卓兒上面。又手而言。對長老說實不相瞞。在下雖不成個人家。也有幾萬產業。忝居武職。交遊世輩儘有。不想偌大年紀。未曾生下兒子。房下們也有五六房。只是放心不下。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累生下孩子。咱萬事已是足了。偶因餞送俺友。得到上方。因見廟宇傾頹。有個捨才助建的念頭。蒙老師下顧。西門慶那敢推辭。拏着兔毫妙筆。正在躊躇之際。那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爲姪兒發愿。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體。西門慶拏着筆。哈哈哩笑道。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哈哈地笑道。力薄力薄。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止是我們佛家的行徑。多要隨緣喜捨。終不强人所難。隨分但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噓吹噓。西門慶又說道。還是老師體亮。少也不成。就寫上五百兩。閣了兔毫筆。那長老打個問訊謝了。西門慶就說。我這里內官太監府縣倉巡。一個個多與我相好的。我明日就拿疏簿去。要他們寫。寫的來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教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了長老素齋相送出門。正是慈悲作豪家事。保福消災父母心

又有一首詞。單道那有施主的事體。

佛法無多止在心　種瓜種果是根因

珠和玉珀寶和珍　誰人拏得見閻君
積善之人貧也好　豪家積業枉拋銀
若使年齡身可買　董卓還應活到今

却說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廳上。與應伯爵坐地。道哥。我正要差人請你。你來的正好。我前日因往西京。多虧眾親友們。與咱把個盞兒。今日分付小的買辦。你家大嫂安排小酒。與眾人酬答。要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鬼混了一會。見那伯爵就說道。好個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也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二哥。你又幾曾做施主來的。疏簿又是幾時寫的。應伯爵笑道。哎。難道我出口的不是施主。不成哥你也不曾見佛經過來。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才是財施。難道我從旁攛掇的。不當個心施的。不成。西門慶又笑道。二哥。又怕你有口無心哩。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來。只見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裏頭。只見那潘金蓮嘩嘩喑喑。沒揪沒採。不覺的瞞魔纏擾。打了幾個噴嚏。走到房中。倒在象牙牀上。一忽地睡去了。那李瓶兒為孩子啼哭。自與那奶子丫鬟在房中坐地。看官哥喜笑。只有那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伴當。在那里整辦嗄飯。西門慶走到面前坐地。就把那道長老募緣與那自己開疏的事。備細對月娘說了一番。又把那應伯爵耍哄打趣的說話。也說了一番。懽天喜地。大家嘻笑了一會。只見那吳月娘畢竟是個正經的人。不慌不忙。不思不想。說下幾句

話兒到是西門慶頂門上針正是妻賢每致雞鳴警款語常聞
藥石言畢竟那說話怎麼講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
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
那善念頭他怕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回
沒正經養婆兒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幾樁兒也好儹
下些陰功與那小的子也好西門慶咲娘你的醋話兒又來了
却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多
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名今生了還難道是生刺刺搊搊
胡扯歪斯纏做的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
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儘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
姦了常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

減我潑天富貴月娘咲道狗吃熱屎原道是個香甜的生
血弔在牙兒內怎生改得正在咲間只見那王姑子同了薛姑
子提一個合子直闖進來飛也似朝月娘道個萬福又向西門
慶拜拜了說老爹你到在家里我自前日別了因為有些小事
不得空不曾來看得你老人家心子裏吊不下今日同這薛姑
子來看你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
在廣成寺前居住賣蒸餅兒生理不料生意淺薄那薛姑子就
有些不尷不尬專一與那些寺里的和尚行童調嘴弄舌眉來
眼去說長說短弄的那些和尚們的懷中個個是硬幫幫的乘
那丈夫出去了茶前酒後早與那和尚們刮上了四五六个也
常有那火燒波波饅頭栗子拿來進奉他又有那付應錢與他

買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裹脚。他丈夫那里曉得。以後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門情熟。這等就做了個姑子。專一在些士夫人家往來。包攬經懺。又有那些不長進。要偷漢子的婦人。叫他牵引和尚進門。他就做個馬八六兒。多得錢鈔。聞的那西門慶家里豪富。見他侍妾多。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頻往來。那西門慶也不曉的。三姑六婆。人家最忌出入。正是

當年行經是窠兒。和尚閑黎鋪。中間打扮念弥陀。開口兒就說西方路。尺布裹頭顱。身穿直裰。繫個黄縧。早晚搥門傍戶。騙金銀猶是可。心窩裏。畢竟胡塗。笄來不是好姑姑。幾个清名被點汚。

又有一隻歌兒道得好。

尼姑生來頭皮光。拖子和尚夜夜忙。三个光頭好像師父師

兄并師弟。只是鐃鈸緣何在里床。

那薛姑子坐就把那個小合兒揭開說道。咱們没有甚麽孝順拏得施主人家。兇個供佛的菓子兒。權當献新。月娘道。要來竟來來便了。何苦要你費心。只見那潘金蓮瞞覺听得外邊有人說話。又認是前番光景。便走向前來听看。見那李瓶兒在房中弄孩子。因曉得王姑子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哥。同到月娘房中。大家道個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不曾曉的。又把那道長老募緣。與那自家開疏捨財。替官哥永福的事情。重新又說一番。不想道惱了潘金蓮。抽身竟走。喃喃呐呐。一溜烟竟自去了。只見那薛姑子。站將起來。合掌着手叫聲佛阿。老爹你這等樣好心作福。怕不的壽年千歲。五男二女。七子團

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這個因果費甚麼多。更自獲福無量。唉。老檀越你若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瞿曇雪山修道。迦葉尊散髮鋪地。二祖可投崖飼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比不的你功德哩。西門慶咲道。姑姑且坐下。細說甚麼功果。我便依你。那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一卷陀羅經。專一勸人法西方淨土的。佛說那三禪天四禪天。切利天。兜率天。大羅天。不周天。急切不能即到。唯有西方極樂世界。這是阿弥陀佛出身所在。没有那春夏秋冬。也没有那風寒暑熱。常常如三春時序。融和天氣。也没有夫婦男女。其人生在七寶池中。金蓮臺上西門慶道。那一朶蓮花有兇多大。生在上邊。一陣風擺。怕不骨碌碌吊在池里麼。薛姑子道。老爹你還不曉的。我依那經上說

佛家以五百里為一由旬。那一朶蓮花。好生利害。大的緊大的緊大的五百由旬。寶衣隨願至。玉食自天來。又有那些好鳥和鳴。如笙簧一般委的好個境界。因為那肉眼凡夫。不知去向。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說此經。勸人專心念佛。竟往西方。見了阿弥陀佛。自此一世二世。以至百千萬世。永永不落輪廻。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頌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千萬人持誦。獲福無量。况且此經裏面。又有獲諸童子經呪。凡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災去福來。如今這付經板現在。只没人印刷施行。老爹你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兇千卷。裝釘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真是大的緊。西門慶道。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紙札。多少裝釘工夫。多少印

刷有個細数纔好動彈薛姑子又道老爹你一發呆了說那里
話去細細筭將起來止消先付九兩銀子交付那經坊裏要他
印造幾千幾萬卷裝釘完滿以後一攪果筭還他食帋札錢
兒就是了却怎地要細細筭將出來正說的熱鬧只見那陳經
濟要與西門慶說話跟尋了好一回不見問那玳安說在月娘
房里走到捲棚底下剛剛湊巧遇着了那潘金蓮憑闌獨咲猛
然抬起頭來見了經濟就是个猫兒見了魚鮮飯一心心要啖
他下去了不覺的把一天愁悶多改做春風和氣两个乘着沒
有人來執手相偎做剝嘴咂舌頭两下肉麻好生兒頑了一回
兒因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那筭帳的事情也不吆呼兩聲
眼又像老鼠兒見了猫來左顧右盼提防着又沒个方便一溜
烟自出去了且說西門慶听罷了薛姑子的話頭不覺心上打
動了一片善念就叫玳安取出拜匣把汗巾上的小匙鑰兒開
了取出一封銀子准准三十两足色松紋便交付薛姑子與那
王姑子即便同去隨分那里經坊與我印下五千卷經待完了
我就筭帳找他正話間只見那書童慌慌的來報道請的各位
客人多到了少不的是吳大舅花二舅謝希大常峙節這一班
多各齊齊整整一齊到西門慶慌的不迭即便整衣出外迎接
升堂就叫小廝擺下卓兒放下小菜兒請吳大舅上坐了衆人
一行兒分班列次各叙長幼各各坐地那些春臘煎熬大魚大
肉燒鷄燒鴨時鮮菓品一齊兒多捧將出來西門慶又叫道開
那麻菇酒兒盪來只見酒逢知巳形迹多忘猜枚的打鼓的催

花的三拳兩謊的歌的歌唱的唱談風月話道是杜工部賀黃剝乘春賞翫掉文袋也曉的蘇玉局黃岡直赤壁清遊投壺的定要那正雙飛拗雙飛八仙過海擲色的又要那正馬軍拗馬軍鯨入菱窠輸酒的要喝個無滴不怕你玉山頹倒巖色的又要去掛紅誰讓你倒着接羅頹不盡少年場光景說不了醉鄉裏日月正是

秋月春花隨處有　賞心樂事此時同

百年若不千場醉　碌碌營營總是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